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九九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九十九册目次

履坦幽懷鈔二卷履坦幽懷集二卷　〔明〕祝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一

同春堂遺稿四卷　〔明〕劉熠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順治十六年劉氏家刻本……五八

太乙詩集五卷　〔明〕張鍊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三十年古郃張氏家刻本……一三二

留餘堂集四卷　〔明〕潘季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二一二

文起堂集十卷　〔明〕張獻翼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二九八

芙言六卷　〔明〕余懋孳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四七六

蕭氏世集三卷　〔清〕蕭伯升輯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初刻本……六二九

履坦幽懷鈔二卷履坦幽懷集二卷

〔明〕祝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履坦幽懷集二卷》提要

履坦幽懷序

海寧祝公汝淵引歸夢窓以其子冬官尚書部惟良貴表封如其秩惟貞固天下士也予嘗玷交焉因識公公時年八十有七矣視聽以明步履不資杖策日必夙興謁家廟禮畢進諸子姪于堂下想以詩書禮樂為之訓與人交鑿鑿有實意樂賢疾惡各趨其至見鄉人之貧而無告者輒以粟相給而又幸者輒以理耳目所及之地利有所未遑害有可為則又纖悉為之無德色過賢士大夫則樂之談道義若暗室然六經百氏之文及晉唐宋元諸名家之詩讀之詞基智方昌日益批閱進之永玄益其天性然也間嘗萃其所為詩與文若干篇取大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名之曰履坦幽懷乃鋟梓藏于家塾以貽厥後昆欲予緻數語以引諸首予聞聖人設教德為本文藝其次之自古以文名世者奚翅數十輩若楊子雲柳宗元丁晉公王介甫之儔作為詞章紛紜藉藉溢縹囊而盈湘帙豈不煌煌遠矚足以膾炙人口其如立身行己之慚終非枝詞蔓說之所能贖耶彼陳仲弓王彥方二君子惟平心率物從而化固未聞其搞章繪句占一名于翰墨間今其人已歿其事已久聞聲仰其風不能無不及見之歎亦待于文莊予嗚呼宅心不祖于聖賢用功無預

于幾暇則雖諺多閑靡累牘連篇特其所謂說矣昔早夫何益若祝公者真真可以與前二君子匹休而且不啻乎文莫者也此其人　可多得乎哉故予特詳書其行俾後學百千年寓目是編者亦必有不可及見之嘆知公之為人非盡于文藻而已也

弘治癸亥冬十月朔旦臨海蔡潮書于承訓堂

序

履坦幽懷集者吾鄉封君祝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性聰慧幼嗜學涉獵經史通古今尤善詩歌凡遇風月之感懷山川之有識事變之相形輒付之吟咏長篇短章積之盈帙不啻三百之多固衰採成集命之曰履坦幽懷將以錢諸梓為子孫計噫予言為之序予惟詩本人情有不同而其為詩亦不同和易者溫以厚直諒者淡以寡逸大者奧以肆深刻者瞻以奇詭異者變以詳拘小者短以澁而其間又有山林臺閣之氣味不洋者則又因其地而異其情之故即其詩可知其情即其情可知其人若先生之為人和而不流直而不徼逸而不縱守幽獨之貞不泥而不通者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先生之謂乎則其發之詩歌有不溫厚不淡寂不典雅者哉有隱于山林而忘臺閣之鄙念者哉命之曰履坦幽懷端有自矣是集一成吾見家庭傳之鄉鄰誦之四方慕之者將因先生之詩以求先生之為人在什襲矣子孫云孚哉先生姓祝氏諱淇字汝淵別號夢窓以子貴封刑部主事云

弘治癸亥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里生查燁

文直先生夢隱祝淇著

悅親樓記

吾家本寒族世以耕讀孝弟為尚至吾父尤篤于教子未惟繼資以為束修之給第吾不肖弗克有成深負父志迄今念及輒欷歔不安于是即以吾父訓吾者施于吾子長孫次孫次柬望其有成以贖吾罪少安吾父于地下為幸乙巳冬吾有四遺以疾纏時弟襄舉萃職滿三載吾病歸養適當母七旬有四遺以疾纏時弟襄舉蝟集弗果卒業萃幸赤科名登進士秋官主事推恩底封如其官家寢食不安醫禱百至必再愈之幸吾老且廉字萃見吾寢室暗陰乃以祿俸餘貲搆樓三間工役既落成夾中貯客座東西則為寢息之所三子擇日安處吾六妻定省如初旦晝則各就職事夜則率群小具杳蜀楷顏北長以延父母之壽祝禱礼畢吾餐庶坐而先寢男婦設酒以勸母令小兒誦書歌詩諧謔承歡孝弟忠信市井里巷之語不出諸口至若取憎則或擊鼓或彈琴務以悅親為事以為常侯母就床褥乃退予甚悅之遂扁其樓曰悅親吁吾不能成父志以悅親素以為恨今則以吾父之訓吾者以訓吾子而吾子則能悅于我訓由吾父而比悅也亦豈不可為吾父之悅乎昔胡文定公曾祖妣余太君感疾十年不離床寢飲食起居其沐盥梳便閣須人扶扶男婦奉事惟恐不如其意衣不脫帶目不交睫始終一致太君常感勞曰吾無以報汝等天當以佑汝等長生文定公登魏科歷顯仕子孫綿綿仕宦忠孝聲聞人口至今稱之夫疾未嘗在右早晚侯之深得侍疾之由豈殿下善由盡孝心者之奉親者不可枚舉姑述其一二與吾三子共勉書之將以傳後為三子後者念其謂而知者如彼見而知者如此皆有以悅其親則吾祝氏之門豈有不昌大者乎又賦詩以足之

詩

搆得樓居僅四尋交疎丹牖寢幃深不思百計榮宮級只要千般悅母心一片丹誠存爰敬滿門和氣藹胸襟人生忠孝當然事慈諱斯干是賞音

附石田先生贈詩

題祝惟貞悅親樓

翼翼者新搆雅朴謝華宏林木相屏蔽良榮風雨驚流觀山水遠坐攬雲日清奉親于焉愛曠爽無俗擾日集諸子侄進酒臨前極長兴互詩誦邹魯在家庭引杯即酣適慶樂天與并悠然一門事可以占國頌悅親扁親筆大字書楣愛大篇復申記言

自心為舉設使子有為：德泳駒於子能使親悅上下寇遠情
子今粉署彦敬養由至誠所樂求親心保身修今為所樂求親
心亦復致封棠所樂求親心亦復滔島牡得心復滔色此亦古
難行誰家無高樓：上絲竹鳴誰家無父母髮白苦當：斯樓
在天地為子可作程

書加冠後圖

家禮有四以冠為首稱重成人之道也吾家自先大父將見公舉
而行之迄今不隆一日猶子風宇惟鳴者告予曰吾祖適安公生
父蘧菴為小宗蘧菴生風：生繼元所傳惟此子今年二十習禮
經舉子業粗知禮義之方欲舉冠禮筮日策賓于祖廟敢請爺爲
予斯然應之曰賢哉父也可謂能繼志述事者矣一門昆季試謀
僉同于是禮聘春官徐栗夫先生作賓栗夫亦忻然不辭三加既
畢字之曰思仁而又為說其義予素愛此子溫厚簡默無少年跳
蕩之習抑力學自強于群弟子中誠可告以善道者況予為宗長
能無一言以成勉之乎夫思仁之義栗夫說之詳矣子其願名思
義以仁之道存諸心體諸身見之行事務使無終食之違造次顛
沛必于是鄉里稱之曰是仁人也庶不墜吾家風今日爾父之舉
斯不為虛文矣子其勗之

送僧如昱住大悲閣

僧如昱海益良農子也父母慕西方聖人之教送昱禮崇教寺僧文瑞為師剃髮傳衣日以梵誦為事本寺建大悲閣久乏人僧衆僉曰如昱可遂拜領之入其閣晨香夕燈祝　國監於萬年禧緜人于多福誠不素飡于衆無愧于教者矣至若佛像金碧塗堊丹雘繪鑿池種蓮治圃辭疏一旦同華如之敝退居為至于匪其人而牛羊踐其地荒穢遍其庭盜竊取其物日就陵夷將不勝其慶弔于本月壬辰衆送入閣居無何予往觀之悵然如舊可謂衆性不失其人也矣豈閒當不墜僧當復興也邪嘆予春秋高遠往來散誕其間與二三老僧登高望遠聊銘舒片時懷抱與素愉之景象惜昱無了元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之語予亦無藉口辭玉帶之鮮姑述其顛末為昱善焉昱能進之自強不息了元亦何人哉

友竹記

崇德予館甥姚鳴和乃叔景輝以友竹卷求言以永其座右客曰天地之生物也人為至尊至貴今　友竹其義安在哉請提其旨予曰此非尔所知也吾語汝夫竹之為物也有剛柔焉有忠義焉霜雪侵凌亭亭自若非剛乎風烟慘凄猗猗翠色非柔乎堂下森森相依非忠義乎是故君子以之比德者無妄景輝深慕頗屈枉駕則其立志超出乎俗也不見夫吾之良友燕居語默道談常物之高則其立志超出乎俗也不見夫吾之良友燕居語默道談常塵俗不侵清風徐來明月時至鬱陰滿座生意盎然和神與宵乎此之時談友之輔德者也至若詩予習業昭德淨心於圖書吟詠長吟蕭瑟之聲真心惟寢主身以宜虛受應用當此之時又友之進德者也吁世之植竹者徒知取而為器豈知中含剛柔忠義而有益于人若是哉蘇子曰無竹令人俗士俗不可醫景輝能識之故能友之朝為夕焉久而不舍視彼欲騎揚州鶴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的矣將見為子苟徐徵志述事不自先哲詩文取文以志端在于此乎客唯而退書以為記

梅南卷後序

余鄉施存質氏持館人胡元暉梅南卷求言序其後予展閱諸君子大篇短章形容盡美尚奚言哉存質請不已因試閱之元暉有取于梅而必於南者豈別有說乎夫梅清物也古今名人多愛之而題咏之元暉誠清士也愛梅家梅溪之上結屋于其旁送旨哉高子曰噫我知之矣梅于溪陰屋于溪陽主人與花此乎相樂誠疎影閑暗香浮不勞隴頭之寄矣心西河之詩一開戶牖見此景特胡笳朔吹不能使吾悲春風東閣不能奪吾賞之趣有如是夫存質曰他人有心予付度之夫子之謂也予曰未也是固元暉所能知之衆人所能言之也若夫一元流行首時為春四德全具生意為仁方其歲序崢嶸水澤腹堅萬物將含故而就新准梅已獨主而增妍其得春之最先者歟四顧繁枝寂寞徘徊惟南出面陽已橫發而先開其尤梅之最先者歟主人對此念先春之意以養以長發一念之仁以充以廣斯　梅南之義不愧于所稱歸也存質每曰事雖目前至理存焉其斯之謂乎元暉何幸聞此言也予曰未也舉一隅思以三隅反得其端不若求其全吾聞梅之為物有貞姿勁質可以傲歲寒凌冰霜有嘉實美味大可以蘇閒適而燕享羹商焉而調鼎小可以療一時之疾止三寒之渴豈

三而為之所無適而無不然治天下花之可愛南之可嘉主人愛梅固其質思立其體因其實思擴其用則吾心之所存身之所施以之利人以之濟物其無窮也溪之東溪之西溪之北皆吾梅南也鄉人悅之子孫欽之胡氏梅南將不朽矣存質起而謝曰言哉言乎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元暉聞夫子之訓應數數勉善其後矣因書寄元暉以為他日面試

送海鹽令尹諱公九載考績序

海鹽為嘉興屬邑濱于海鄰燕賊侵之警鹽課之重徵調之煩日于它邑無良者往善寇伺告証以疲邑政故難治亦為他邑最今于斯而能九載考績者予老矣未之或見也今江右諱公以直聲之才發迹高科臨民之道蓋詳而中暨邑夫翹政遷入和藹廉興賴錢粮出納上不負于公家下不損于小民徵調兵荒久之繁案牘無停滯之責謁蒞禮賢下詢民瘼士風益振吏治大舉敬之由是上之人咸重之也益當九載考績之期矣(二十三民悦)咸曰吾侯去矣田疇有我誰其關之儕友咸曰吾侯去矣詩書有我誰其諭之儕友咸曰吾侯去矣政事得失誰其正之由此觀之公之榮行志雖恢矣予輩能無介然于衷也耶公之善政遂數之不能終其物試以一事之微論之縣可想矣邑治後通于海宜衙無所謂後堂者官于是者咸不便辛莫能舉也公乃經始構堂三間修令于斯退食于斯魯賓僚于斯不動聲色而民亦莫知其所從來也不賢而能之乎後之繼之者能不動于中乎于當閒之北民之善應為本明次之仁次之能次之公次之廉而不明則為更所蔽雖廉無補廉且明矣入深刻嚴酷又繼其下漁獵雖廉于仁何有心雖仁而短于剸裁民不被澤者有之其于雖能而吾何不無少倘亦終三千屬民債事矣噫公其無捏于其也豈不美哉然之難為于前而獨易于公也況公之先世嘗蒞政于浙幕光在人耳目家學之傳有自持是以往何官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行哉方今明良在上持衡秉軸當必有知公者俟公自是得盡其所施則予輩今日之介能者將不經然於予言書以俟時引治之年而已

辰冬十月上吉

勅封武德郎刑部主事八十翁海寧祝溪書

送本邑少府舒先生歸靖安序

官成名立身退士君子之高致也世有營營于名利之途者二富貴之境辛之鍾鳴漏盡而不知止者蔵矣唯夫人生世間倏然耳碌碌富貴則安以蔵吾邑舒先生篤古有道人也垂緌尋常者九仕治于邑予雖所隸薄宦遊御而衣襲之六年中每周歲辱高軒過車來而聆清論知先生頗惠先生常以年老而職事之拘為憾其未能解去角巾布衣蔵遂林下此志蓋已蓄之而今而為吾民悲先生在官六年寬厚慈良端明平慤外若無主筭而內實有維高鋤剔暴強惠利困極蔵辛丑潮喘為患民遭涂炭者不可計時適先生下車之初也先生為之惻然不遑寢處周維趣力欲一以拯之民之溺死無歸者輒捐己資令親戚買置棺木以葬埋之是時衙宇崩圮無居先生不忍費民大以己資重葺之是皆人所不能則雖古人賢尹之行殆不是過真民父母矣今日一旦棄去俾邑之黎子時懷乳哺者將安所歸吾知先生益去也缸不繫而卧總帶不束而體紆南山北山雖具所之觸景物以賦詩聚朋舊而笑傲素柘春陰稻粱秋美先生不亦樂乎視諸蜉蝣營營而不知止者何如雖然先生固樂矣其如斯民甚思乎田畴者哉

誰某植民從而思之子孫有我誰某教民從而思之乳哺誰某惠患難誰某郷又從而思之他日繼其職者有不遠為民益從而思之矣刻余朽衰過涙愛曷者又將拳如某思我乎獨歟夫當路者不黄禹之存許永之化余固為先生慶而知為吾民悲今先生為江右世家名臣大官從不乏人先生出自營壘舊郡學行名公年纔六十有四矣庶先者六矣公營守嘉禾經營政績士注存論者敦禮歸仕者仄徙蹄之不可量云

送本邑梁令還海上

海寧為濱海之邑治四百三十六年民庶十萬餘丁額數十萬之
擾軍需訟獄之繁載之他邑最為難劇前後議者亦多其人
我梁侯以鉅才由明經擢賢科奉公愛邑下車之初即心孜孜于
夜不怠切切焉以子民為念惟恐民或不得其所已而為治之一
條絲一緒之論之先是民之包歇境解者往往侯戴星出治
晨月不能完官及夫所司督併辛苦為狀家產蕩不足以償仕一
甚至浪派鄉民迫責代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以是民罹其害
不聊生侯則痛念其繫擇里正之誠實能稔者為之總收幣貯三日
一較之數不日而告完矣至如戶婚鬬爭之事輒以理諭之令其
里老和解而民無冤抑之擾吏無案牘之勞在任九年政成人
安貧弱者不罹于鉅創豪右者不逞其虎狼是其克稱吾邑
議者方謂牛刀小試借寇數年而已無何今正奉遷當六載與
興銓注者爾內外不像若干負不意侯亦與焉嗚呼天世統以毀譽
取人而卒莫定其實也許徵暴斂者為能幹而侯其能之其廉
者為有功而侯其能之侯之為人也平易溫厚不嚴以為威不
矜以為廉持重老成不動聲色之成不事張皇之處惟管理委
職而已耳於乎不罰而化民者可謂以庸斷之志平善政者廉之
論而世莫之省也開緘之日邑之行者嗟于路坐者嘆于家壯曰
夫野老兒童婦女素不識侯者莫不為之嘖嘖良久曰我侯官於
吾邑乃相顧星風扣夜衣食皓情然嗟矣何得人之深也而侯則
以富貴為偶來付之一笑略無難色自非中有所樂而出處分明
者又烏能若是乎哉嘗侯之去也予衰邁不揣為文詰之其歸以
識邑人之痛別云

送以誠林公子歸閩序

南閩林以誠余舊友嘉禾武宇公之令子也穎敏不凡幼學家學其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者有素矣既而習禮經業舉子遂從諸名師遊將為明體適用之學去年秋余見辛敏仕歸自京師貢宇公遂遣以誠來乾經以誠稍長雅飭無纖亦喜騎能善騎以為學六不徒從事章句文字間已壯知道德之堅樂夫實心造實行之若物之道靡不講求之精至于經書之旨務洛聖賢立言之微言體驗而擴充之研精覃思既得之而後已日與二三同志往還相磋交互進益于其所講授而發為文詞詩論之作節之潤色之者不

我不忘非惟以誠于燈窗之下獨覺其進而儕輩之視以誠亦若其充然有所自得也明体適用之學殆庶幾乎見之矣誠不負父師之訓也以誠可謂賢乎哉茲將辭親于官舍省祖于南閩為弟子貢以求試于有司以伸其幼學壯行之志吁自強之功進之不息其孰能禦之哉以誠其勗矣奉祖順以事之敬讓以處鄉党宗族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而益肆餘力于文將見學愈高而成功愈崇非復吳下阿蒙矣他日南湖以德行道藝聲而顯庸于天下必吾以誠也予喪矣死其可待兒孫輩當必有見焉于吾言是徵否則非所以望于以誠也于是俾書工繕寫附送別

圖合同學群友及諸賢士大夫各為詩歌以壯其行余檃言于諸首以領亦以規

賀朱廷用築室落成序

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製不過壯固軒牖而已下此競為華麗櫨楹節桷之飾不一而足也今廷用以忠厚之質倜儻之才世居黃岡之南每患所居之隘意圖新之者久矣弘治己酉相土地卜蓍龜得吉壤于舊居之東南而構室焉當其謀為之時量度之際前指後畫規模在于心目之中于是擬上度木庀工鳩僝不數月而斧斤收聲工師效其制先祠堂前廳事後寢室東西有廂與夫子舍之翬無一不具脩然皆從儉去奢卑高適宜落成之日子喜之為文以賀子惟居室之構所以奉祖先安老稚會賓客宜詠斯干之詩兄弟相好安寢吉夢生男弄璋吁世人不知斯干之作不極其侈則過于陋二者皆累于物耳求其如公子荊善居室者幾何人哉茲廷用所構之室循序有節無欲速盡美其心不累于物如此正魯隱公營菟裘吾將老焉此之謂也雖然廷用之計則可矣為其子若孫居此者親賢講學以明夫修齊治平之道則創造之緒不墜而繼述之業愈光將見和氣之充福慶之集子孫之繁基業之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朱氏之門高車駟馬轉為于公之門矣書不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戒其守舊規潤色以終之也昔吳興守東山先生 移上階盧陵守史良叔訪焉目之所見所得多矣余畫工圖之而去荷樂廷用自茲以往蓮南賓連之生吾將見之矣先效張老頌禱之一二云是為序

壽居元中七袠詩序

或曰壽可延乎曰有何以然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數固有定也延亦有之聖賢論修短死壽非正命自數其數壽也數既可虧增無可延之理乎周有天下歷年八百六十此越數也祖宗功德積累培植延之者有自也人能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天命足幾倍蹤一無所踰則太和全而順事得壽可延矣內經有曰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不妄作勞乳保養真元故延之也吾鄉居君元中康樂者歟元中謹慕人也世居邑之北郭涇渭內分而圭角外泯不離俗而皎不隨俗而溷一以柔道自持憂已寧過于謙待人寧過于恕謀事寧過于詳富精密人有過言過行輒為之掩覆隨人高下而婉與鈐存無不洽至暴悍者見之平和忿起者見之消弭兩鄉人士多歸之邑大夫成敬禮之未嘗與人爭人自無所與爭也元中修身俟命之學吾未可知其能默契冥精固形謹身寡欲以延壽脉者與若焉壽登古稀而康強犹壯識遠晚景有以也夫由是而延之不難矣由老而老而耄而期頤未可以定數拘也保身延壽之說吾將於元中徵焉孟冬七日乃其誕辰徒子理脩圖為詩集請贅以發之予

僭言弁諸首元中名正素庵其別號云

贈醫士許日新序

醫之為道其來尚矣自神農軒轅岐伯兄雷問答歌之伊尹扁鵲之范火伯秦和竪長桑君神應王扁鵲西漢淳于意楊譚東漢張仲景堪華佗吳呂廣蜀唐順慎微西晉王叔和東晉葛洪南宋徐秋夫森楷澄梁陶景淵趙宧王履燕之範隋巢元方唐孫思邈王永五代日華子三大宋七尚子醫閭寶中許醫士劉嗣道士馬志編集有效方一百三十三種人和劉禹錫林億孟詵高保衡等作慶曆善救方簡要濟衆方補註本草及各家成書自古迄今為盛哉治及金張子和劉守真滑伯仁朱彥修輩繼出不可勝計註書主言日益多矣予亦頗覽諸賢之書自恨愚陋無所成就以今天下之廣余株守林下未聞有與前賢並駕者今蘇人許進字日新者善治濕風予親董元禮遘此疾也蓋百平求江湖治之者抑亦多矣一日知許君過訪于燕迎于家請之有原委遂投湯液以攻之先數以補之膏藥以掩之不一月叡奏退矣親友咸喜之曰惜過日新之晚也予謂醫本仁術也自世道之降逞干術而惟利之視病家不識醫之二拙但聽聲而已醫亦自不知術之不明氣投湯劑幸而中則曰我之功也不幸而失則曰彼之命也惡可謂之醫乎嗟夫醫與病家兩懵然矣適足為智者之取笑尔今日新于雖不面但元禮辰疾之瘳人皆翕然曰許之功也余深喜元禮之有遇也日新治雖士人之跡歟自茲以往將見藝日精名日彰詎止此乎而已哉元禮喜不自勝繪圖成軸求諸名家詩請余并識首冠表彰之予故歷書前代醫中聖賢且以為醫士工勉焉其術不可尚商今日新雖市人抑不知亦有宋清民之風歟否即既收功于元禮其必有所本歟姑為日新賀高是為序

三妹桃君磐孺人墓誌

妹姓祝名淑安歸舊家桃震次子磐為婦勞於先世常以天及表敦水為恨不數年夫與兄名遜者分業生一男二女納婦勤儉以供朝夕未幾季夫死幼孩亦死初磐兄弟祖孫連喜以醫名堂堂祖琪為子配而孫氏妊娠二琪子庶長夫就選磐之季生由是上無以仰下無以托鬼二子立吾父母哭而撫養之二女就育成長婦翁後無嗣兄死次何堂婦石懋胡建生子女在幼辛勤壯承定省無怠雖依父母家上下咸得歡心焉和治癸巳六月遘疾胃治弗集矣建塔扶與婦養舊疾復發於庚以疹毒亡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於乎磐死時妹年三十距今六十有八字制三十八載理宜申以表之惜乎鄉里不以開親風者又不能詞而表之永與建無財不可以為悅也於乎悲夫且夫族五服未盡有不識面者多矣尚何望其助之哉痛夫以其年十二月日安厝與夫同穴禮也余山路崎嶇建塔從權葬于巳之南山書主以從夫合焉亦宜也以伯次子繼之冀不絕也悲夫至哀無文故無辭也

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名恭祖信父敬世為海鹽紫雲德政鄉金牛里人之安分守業父敬常承先訓弗耀于時居有素封之業耕有膏腴之利長生二子長惠早世至君克紹舊業志在參舉與時相逐人無相書四時但知有事于畝亦憂勤艱難之意嘗謂君曰泉貨之交當存施與左右轉移皆分內事也故君于是之憂篤之南徐達營往返其間蓋有年矣獲錙銖之利以給衣食接賓客敬祖之蘋供稅賦奉祭祀無曠其二子源瀾曰我平生舉不悖勞心與為之人豈有非之者哉爾輩無棄也但毋自敗則為善矣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後勤儉守成謙謹接物至于鄉黨江湖有愧德義者務當敬之扶奸邪者謹當遠之如是立身保族宜家吾死無憾矣二子皆領教以讀書宜乎其後昌門庭永享祖衣之樂也夫何一疾竟辛于弘治壬子四月廿有六日距生之年乃正統辛酉也源瀾之妻俱娶趙住生女悉歸為士人妻孫男二長郁山次壽齡咸在幼以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庚申祔祖安厝紫雲南山新塋宜為銘曰南山之陰水竹之濱曰住三代居之有年距名申耀本性自天轉移耕織勤力成家殿寒江邪狼滿車胡為棄捐凡泉路賒彼蒼者天孰使然邪天邪人邪抑其數耶卜築新塋青

龍白虎左右相拱更神守襲對之吉堂案拱龍虎交重環抱總：

明故處士金公墓志銘

公姓金諱璣字公秉：蒼其祥上世居海經掌星北府君元誠慷慨豪逸好事招接四方名士摘生公一人及庶子珩祖有大性曰珪曰瑋一如已出以子珪年幾相若方六七歲從師就讀書禮爾長聞寧波重文重先生才而育教禮嘗為西賓二兄與公為從表兄弟亦列于講下學作詩說四書周易既如堂先君未廢灣舊族周良孫次女為公閨人門素門始以孝順稱珪瑋娶如同一甕二十六年門無閑言幾公積算父子及之珪以子十公長成況父業稽古已踰壁理公即之以淨更意其事告生安土

珩與之尚如又紹瑋為輔翼公私兩盡矣又共二十餘年瑋亦以子長成思承父業以供祀事公從其請而無難色公夫妻俗髮常珩亦選良家子既婚一門和睦收：如也不賢而謝之乎後公復招童先生傳講易課盡得其法既而先生別去求公閱占者踵相接驗者居多名聲振義足平居往還親友一以忠信處之不談奇利不崇異端不尚浮華親戚之義之篤雲鶴集久記詩章生生之教也三子鄉之小子從遊講學賢者尚而就不肖者公而良宗族仗為表率晚年以父母之冢葬不如意寢食不安程處湾之山左龍右虎環拱可人遂遷葬高始心服之始然自得由是已公

公姓張諱麗字孟和存誠其號也先世皇岡東濮里人葉大父諱出贅于潭陳姓公之祖子丹嘗外族生先府君諱潛妣翁氏生公兄弟三人長曰鏞次曰墉公幼孤父業未終母翁氏以公通生許氏弱力本翁者乃余之妻父是公壯年勞積余之嘗與重娣壘舊實賴撫育成立年纔二十乃本翁被戶役牆壁不修公毅然辦居于請室子用文尚幼公竭其心志勞其筋骨未及數如是者幾五年後用文年方二十又被詔在鎮線之中公日夕供給不暇如是者又三年乱麾平復又運京糧在途遘疾幾至喪命天佑以歸殯葬母翁如礼乃本翁與之畢姻用文繼以糧從公事在官駐此往來應酬庶務無不盡心盡力勞心至若錢穀出納三毫整釐未嘗主者如是者又二十餘年公雖不讀書賦性敦實如有許時耳聞好言目覩好行履道坦夷無滑稽無阿色一以忠厚自愛其間訟獄與夫世事紛擾者不可指數公悉以指揮不失中歲家門晏如乃本翁營宅置產與之以居朝夕輔之翼之反哺之誠尤篤于同爨時者居許氏二親之喪喪祭哭踊本乎中情人咸謂之天性然也日以勤儉治生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子是家道日裕慈以原産歸于主家祀錢財為外物仁義實內事量己出入其施

之愛親之心不替也年纔六十有一以疾卒正寢距生于洪熙乙巳生一子淮娶海寧黃山許用行女有賢淑助夫繼述後男一尚幼女所出也女一似蘭適予侄祝梓吁以公夫妻之賢子女皆有家法人咸見稱可謂有子矣宜享桑榆晚景夫何一疾遽起無造物者使然也邦紫雲三里旅幾人哉淮以予與公舊親往來且密況幼與公同讀學倫知其詳求予文以誌之義豈容辭乎遂述始末以納諸幽擇弘治改元正月七日壬寅葬于先塋之三穴之銘曰狗欺東萊從善好義吉必悟客既卜宅既厝風水牛眠南山左龍右虎欲親之安葬祭如禮不尚異端不泥儒者猶數秉巷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里親戚斗粟尺帛成賴濟之未嘗留乎胸也是以人感之者深矣
年四十七無子余嘗謂公曰以公之忠孝坦夷天豈宜無嗣乎維
生三男二女長麟娶余姪女次玉蓮許聘遺男女皆提衿舊
族吁以公積子當本家平安而公之無事可見遇多難則三誠慰
惻周旋其間或有類貨醫者方之寧俞亦近之將謂老年齡事乎、
其子志在黃山南別墅臨池構屋數間引流種樹曰可赴水可浴
山可樵日與隱倘野叟載晴量雨盤桓剩居余素志矣僧一旦以
疾卒于戊化丁未二月十有四日甲申遠近無不痛傷者非人之
所能為也其必有感之者邪於乎余惜公私意也人情公義也

盡乎是而止也余辱知最厚且親宜誌其始末勒諸石俾或不知
公者觀之亦有動于中乎距生乃永樂庚子享年六十有八以今
戊化丁未　月　日扶柩安厝于先隴之次爰系之銘曰生而
喜死而傷此何人斯死而喜生而悲彼何人斯嗟嗟孟和胡不慭
斯天而傷傷呼期頤壽而忍期頤何為嗟嗟孟和云胡不慭

八駿圖

世傳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墟宴王母於瑤池其八駿之名有
驊騮者有騄駬者有赤驥者有白義渠黃騏逾輝山子奔霄飛
雲若凌風日月不足至天地不足周旋嗚呼王母安在王事已
誰與後世摸出者誰與何為遂良趙昌圖古豪傑最深望慶偉之
不淺豈好事者為之耶且聖經許不載郡乘亦涉誕世之慕
詳矣予復何言但穆王納綦父之諫徐偃之亂乃遊國安宗社幸
為可信今觀此圖八駿及字豈馬出于韓幹曹將軍之筆與
其詩誠杜子美之作也字誠趙子昂筆靖斯可以珍之愛之者此
俾覽之者辨之復系詩曰日乘八駿遍天涯何必瑤池事竟賒狼
鹿驚歸空好看却留虛誕後人誇

履坦曲候舒妍
文直先生夢窗祝漢者

擬古

攜杏何紛：叢草何萋；交疎百尺樓前；宵漢宵明女兒星照盈：耀光輝鉛華映采顏雲翠綰青絲金釵何嫋嫋素手理鳴箏巧笑美目盼婉孌多芳姿本自媚人士嬪為遊子長遠超昔以顧長夜空悲淒展轉復展轉滿枕不成寐明月條已遠遠：共相依

咏懷

良友越胡秦萬里遥相思日夕望長道中心獨依：感葉緣長歌音聲有餘悲四顧何蕩：愁聽哀猿啼思君日衰薄拿面何日期聽彼澤中蘭盈：正芳菲及時不采摘將被秋風吹高堂凌風翼與子同翱飛

采蓮曲

森：越溪長風微藕花香妖嬈女無力纖手渡横塘裙袖映紅蓮聯錦亂絲聲葉底語同伴相並木蘭舟

樂義

卓次故家序所行宿尚義子姓富詩書在：敦孝睦合族累世以三親樂施濟遂及閭里貧悉收先賢志匡弼重教訓百子皆規矩

左右遂其原怡然得真意陰陽德是何為推五部數理其人苟尚

懿遺風世相繼

擬王帝範應箴

歌吹雜鳴騶烟花滿路幽青山暗溪谷高閣總龍蟠光轉香塵御氣浴群臣屬仙理端坊待宸旒

又

清漏傳三殿鳴鑾出九霄花簷對華燭合韻韶歌些衆芳治庶衢聞豎誥登高春望迴惟見萬山朝

又

疎鐘出建章珠勒御飛黃統伏金貂列盤雲紫鳳翔花枝移淑景蘭谷散春香為爾諸侯度非關覽衆芳

又

侍從到烟霞春空入望賒山迴天闕迥旗旆映御溝斜飛禁宮中樹流鶯馬上花群公多樂事何必問仙家

又

朱門候晚日天子幸迷茶路向青山去雲從碧澗來故宮新霽色華載羣列鄙故聖覽歡無已從容日不遐

又

禁苑高聲還宮接細柳岳山河杜上國兵氣紫塞白仁黃道
春花對酒色雲深罷趨拜還向鳳皇池

題原寧陸三文

湘筠經妙手細織動齊紈只出中庭翫風生一掃寒勁若堅
雅淡稱儒冠夜靜憑書壁依稀見白團

贈分司黃

吾愛黃夫子仁風四遠聞亭民治惠澤交友起謹於心能時教民
塵翼薄曉雲九重斯考績擬看策勳名

了庵

故人知進退投老謝簪纓高潔陶元亮清閒向子平黨花供酒具
風月助逶情攜興江湖上扁舟自在行

崇德吳大尹

入境聽絃歌仙郎政治和文風施教遠惠澤及民多道路無剝敝
因時有瑞禾我來賡令德書記此嘗過

寄馮世寧

別去常多感憂來只獨吟竟無前日會空有懷遠心雨地徒成夢
諸生獨賞音來秋當大比又擬合朋簪

擬躍山頂應制

天伏出形閑盛和上章敬飛流垂風吹空谷聲能轉繞梁遠望於
花香侍衰衣皇仁數德兆實從樂餘群

擬三帝範和胡學士侍從遊萬歲山

漢主鑾輿出望歌還翼衰衣臨曙日警蹕度春雲旌旗從分御
宮花雜翠分御達香霧散淑景正氤氳

又

初日上林紅青山御路通羽旗塵曉露翠度春風御從分諸侯
趨陪畫上公莲菜週望遠宮閣五雲中

又

故人知進退投老謝簪纓高潔陶元亮清閒向子平黨花供酒具
風月助逶情攜興江湖上扁舟自在行

崇德吳大尹

入境聽絃歌仙郎政治和文風施教遠惠澤及民多道路無剝敝
因時有瑞禾我來賡令德書記此嘗過

寄馮世寧

別去常多感憂來只獨吟竟無前日會空有懷遠心兩地徒成夢
諸生獨賞音來秋當大比又擬合朋簪

擬躍山頂應制

天仗出彤闈盛和上翠微飛流直泉吹空谷聲能和雅音遂令攀桂客偏衆採芝人
花杳偏衆衣皇仁敷德化實從樂餘輝
擬王孝範和胡學士侍從遊萬歲山
漢主鑾輿出笙歌間道還衆衣臨曙日聖壽滿春山深林花雜扇公御溝香露散淑氣正氤氳
又
初日上林紅青山御路通羽旗塵曉露寶扇暖春風對月分詩侶超酣盡上公遂菜週望遠宮門三雲中
又
春城樂管絃旗旆滿芳甸花樹含晴旭宮鴉散曙烟金吾白羽箭驟騎錦鞍韉四海同恩沐歡聲祝萬年
又
宸遊息萬幾南轅坐垂衣所堅臨宋珮紅雲護紫微花香浮露氣山翠霧晴輝思解湯王祝春風任鳥飛
長安少年
夾巷動芳菲舍豪窄句幾新花迎劍珮疎柳映輕肥夢澤歡長夜笙歌接曙輝教坊諸舞妓顧盼有光輝
劉生
少年學兵術言從秦地遊十金酬知己一劍報恩讐月白歌於春風上酒樓平生任遊俠豪氣宮皇州
巫山高
松江巫山峻遠入巫峽長江淚悲哀玉猿內暗聽三聲谷秋氣屢出關猿光線聲出高樹遊子夜他鄉
泗水亭作
鄉人泗路北雲樹周僧次獨樹臨秋水孤城上峯秋山色芳草淚餘暉夕陽都獨坐試紙思天風送落花
岘山望漢江
岘山一登眺春城花草繁江山迴楚國烟霧散荊門水潤晴空鳥風高夕浪翻襄陽冠蓋里甲第敞朱軒
長安道
笙歌喧帝第羅綺麗春朝被道通秦苑離宮接渭橋看花三殿出執玉萬方朝自古王侯地前呼擁珥貂
塞下曲
校尉黃金甲將軍赤羽旗長驅破瀚海特勒出燕支風飢馬刀合沙空笳鼓悲班師多獻捷君聖念寧威
觀海

萬水日朝東層波動遠空氣澄天象落鼓撼地圖拉送韵春霞赤
扶桑曙旭紅皇仁同覆載直與萬方通

和早朝

高閣鴻聲殘龍墀引百官九重春色滿雙闕曙光寒此池蓮
天思雨露寬宮花仙仗外又得一迴看

送陳明府

風暖暗鶯嬌郎官上紫霄紅亭春酌酒翠陌晚聽蕉此時永思重
南宮侍鴻朝北御多任吏山路上花遙

登三茅觀

乘興上高臺閒河曙色開山隨滄海去江自白雲來孤鳥天邊沒
行人樹杪迴悠悠出凡境何必問蓬萊

送巡盬方繡衣驄馬朝天

驄馬遠朝天無錢脫去鞭風隨霜閣動露花映繡衣好溫宇若秋寒
施為合度堪題詩彰令德傳頌憶當年

訪葛廷瑚

來訪葛廷瑚肩輿穩稱身老懷殊念舊山色似迎人深樹啼黃鳥
迴塘長綠蘋那堪三載別相見鬢相親

賀錢公良得子

書齋熊叶夢弧矢兆禎祥清曉傳來訊佳音喜未央堂貴
庶堪撫懷香戴得春歸去從茲福慶長

館中作懷師玉泉先生

孟館仍多病雲山望欲迷年光不可駐時物竟難攜歎鳥
風高急蒸低川迷渺無征因首道悲凄

送人

送：臨官道遙：出武林白楊高客意雜鴉閉心清初雁城色白
風急暮砧旗亭起首望一騎去飄飄

留別鄭惟乾

大道郡城東花間駐玉驄水烟春暮色山翠映春空芳草横塘綠
新桃夾岸紅韶光留客賞不得與君同

題公子遊春圖

兒蓋樂春遊青絲控紫騮岸容舒柳色堤暗芳洲暖鴛飛流滿
晴峯積翠浮漢橋問前路何處酒家樓

梅庄

幽人得清趣結屋號梅庄樂處花疎地吟閒淡淡香已忘炎熱態
自有鉄心腸好赴林逋老詩趙曰共游

塞上

頻年苦行役離禹出長城絶漠收秋色悲笳暮角聲黃雲塞草白燒暗長平漢家荒外依事遠征
贈所知

同袍遂徇邙江路漫悠且長日夕引領遥相望歌兎罝河無梁榜徨不見空斷腸徘徊儀若參與商愁心莫歸期徒悵為雲間雙鳳皇翮凌風空翱翔

江上作

江上風寒木葉稀客鴻還向吳雲飛蓑蓑蓍落日孤舟裏釣船歸平沙茫茫秋草白江路牽迷少行客閑山長松正色人況下還思舊鄉陌歎息人間春復秋功名事業隨東流中心惆悵歎婦休田首空生萬古愁往古凄涼不可追騰臺故人長別離萬里迢遥不能見兩地相思空斷腸

送友

園林花落楊柳垂河橋送客令人悲群山險阻路遥遥故園遠在天之涯川原南望亂雲低烟花萬樹春為暉野渡舟人落日微夫風拂拂吹征衣勸君須盡此時醉故舊相逢遠上稀

燕支行

窮秋絶漠烟塵滿漢使長征未能還裂氣遥衝大嶺雲胡兵亂動陰山晚長城霜冷羽書緊中已收單于圍旌旗翩翩向雲屯風列吹征衣黃雲漫暗山塹胡天萬里無城郭燕支山邊蹄如雲鼓角喧朝夕聞沙場征戰無已日令人長憶斷絃聲

褚遂良船忠卷

一自封章奏三堺大辻典論共稱宜春秋永致功臣比勲皇臨郡守僕遺像堂堂在忠言懇懇後人思當時若姿高出意於得芳名汗簡垂

于蕭愍公旌功錄

扶持宗社賴勲臣詎料權奸枉此身功業難磨滅日月忠誠動天人逆胡北遁遠千里大駕南還樂兆民爾聖上深先帝意庶封祀典勒貞珉

岳武穆王精忠錄

皇天不祐宋孤臣恢復中原事莫論一自權奸收詔獄更無忠義訴天閽属車北陌沙塵道宇宙南沾雨露恩緑得蕨花酬初酒烟月又黃昏

秋錦堂為內姪許遠賦

庭砌秋光望裏芳層層簇錦妝華堂天成步障渾非織不用燈熏也自香月極光分銀杏白霞初色染衡湘黃花與菊誠堪談三

采輝煌進帝御

竹窓

幽居偏與竹相宜一派瀟湘景最奇翦伐裁成花結實他年待奏
風來儀靜浮月色侵書幌清帶雲光落硯池言念此君深契合回
時貞節賴堅持

漁樂為嘉禾陳時用賦

佳士樓迎雲水鄉一竿風月老滄浪烟波深處忘塵遠駕棹方知
中化日長身與笠蓑時作伴情親鷗鷺總相忘鋪船雪霽新蓴美
樂與漁翁日共將

夢鶴舟

放舟蕭散水雲鄉蝶化悠悠引夢長蓬底分明看皓月枕邊彷彿
見玄裳青田魂繞家何在赤壁神遊夜未央忽被傍人歌喚醒裕
聲咿啞過滄浪

梅雪堂為姚江鄒直之賦

隱君梅雪扁書堂梅雪於君意味長寒玉攢花難辨色冷風吹樹
只聞香吟成宮閣千林曙聽起梁園一榻光更喜江南春信早欲
騁白雀晉瓊芳

聽松軒

門對青山翠作堆一軒三面萬松開鈞廉遠挹笙簧起入座頻聞
風雨來夜靜秋濤驚鶴夢月明天籟拂琴臺主人朝夕清心再純
勝誼歌襟酒杯

菊亭為嘉禾姚文式賦

秋花百本統庭栽直待重陽次第開三徑寒芬金作綴一叢時艷
錦成堆露滋佳色凭闌見風引寒香入座來多羨淵明千載下此
中真趣許誰陪

環翠軒為嘉禾戴舉人賦

森森幾箇翠筠環統高人仄席依嫩葉蒼枝窗戶望長稱能共
石臺涼凍雷驚動期龍化清影扶疎看鳳翔養就幾年真節操
一篇撐出濟川航

多景樓

淩空棲閣壓嶙峨遊客登臨景最多山色遠凝千里目天光倒浸
一江波風清不為春秋改舟楫相衝旦暮過設觀望間題歌處碧
紗籠字平消磨

石谷為胡提學賦

南山舊隱尚巖空谷平鋪石澗深凝定幾時芳得動孤深兵庭
廓然開閒雲嫩翠峰頭起活水潛依海眼來一段靜虛真意思好

施餘澤育英才

友松

友松不慕大夫封自是吾生性質同涼矣洗心竹露日永注入奔
引清風紅塵隔斷書聲朗翠蓋張開節榆雄許吾歲衆人會紀
將交誼寫詩筒

一曲滄浪為朱仲燃賦

不受徵書只隱名滄浪一曲有餘清玄真老去耽漁樂賀監歸來
薄宦情蒲酒西香詩興小桃塘風軟釣絲輕有時坐愛南山晚碧
對一壺歌濯纓

可婦為嘉木楊二守賦

郡侯蒞政事能為中道功成志欲歸上國衣冠思已報故園松菊
念多違龜魚無主憑誰引鵬鷁沖霄已倦飛多少紅塵名利客肯
如明哲早知幾

湯楊別意為嘉興魏二尹

鄉親祖餞瀟楊邊江浙之官路幾千翠管青絲延去旆紅絲垂數
離筵天涯明月迎花綬馬上清風拂錦韉歌罷驪駒從別後佳音
莫惜奇回篇

晚香亭

予裁菊傍茅庵一徑秋香晚更清坐挹餘芳塵慮俗韻淵雅作味
道心生棲遲漫把籬邊興吟賞倫亞物外情閒說淵明得真趣義
君直與古人并

月潤

一輪明月照林丘碧澗凝輝分外幽秋淨欲嬌涵素練夜深玉兔
濯清流香閣丹桂隨波去影見靈槎上漢遊更約望前三五夜就
黎吟侍水東流

友梅為海益徐二尹

水妖雪態舊家林分府平生契合深客裡歲寒逢故友公餘風月
叙同心迴簷索笑探春信把酒吟詩聽翠禽政績收藏期大用和
羹商鼎問君尋

贈卿樂翁孫鄉大

傳家經史與犁鋤耕讀勤心守故廬壽藏已成歸老計隱沽時覩
養書生一生積善安無辱三代承芳樂有餘青眼霜髯俱老健相
逢不必問何如

贈劉通守來治海寧

簪畫黃堂協衆寮書臨海邑試牛刀天開喜景重和暖風息朝聲
不怒號德及群黎多惠愛才兼庶務獨賢芳名籍甚朝暑春寒淺

應當沐寵恩

夏旱喜雨書贈邵侯

旱鬼為殃過海鄙黃童白叟畫合愁雲霓頃刻滂沱三河港頑灾泛濫流生意一時數甲許歡聲四起動歌謳蝗功試問伊誰力此屋焚香祝無侯

贈寧一峯詩僧

詩僧冒冷到村家白餅紅柑意倍嘉素行半生長淡泊清談一味只嘗茶從師話舊情逾好老我題詩賦欲花別去雲山無窮約何時重聽演三車

贈沈石田

王維昔備詩中畫沈子今兼畫裡詩八十空慙稱我老一生壯恨識君遲藏書已閱九千卷聚問成傳五總兒日：心懸吳下路望窮雲樹益悽其

贈楊員外南峯

別來屈指又三年水遠山長意惘然致仕尚沾天祿賜為文兼得士林傳題書難見南來鴈問信欣逢北去船老我樗材無足用白頭空谷日盤旋

贈越王明府

銅章墨綬拜官來喜得賢哉一俊才強禦曾時施利器廿歌謠是發枯荄詩歌行露誠遵化琴按薰風三章前有詩三季功考最註曹掾選入為臺

贈秀水謹明府

知君父莊為邦策秀水民風一旦新楊柳應供門令化桃花滿縣盲陽春政鼓薰絃：追先哲德化施：反古人寓風堂宜裸袒鼓三堂有待理絲綸

贈姜太守

出守南閩政又成朱旛金帶映蛇名高擢秀班香德澤被溟州頌治平直以忠誠匡世道不因貧賤易交情白頭相見俱青眼無媿鄉閭月旦評

上吳繡衣

四牡騑：繡勞榮咨詢端只為民情動採山嶽露風振前代荊榛道路平士子入場精識鑑旋倪隨處頌澄清巡行歷遍東南地如日中天萬象明

贈閻憲使

執法明星照憲臺浙民有幸得公來清霜滿地威風凜紅日中天霽景開爽：高山欽仰止巍：威德贊廣哉聖朝圖治思賢佐山

甫終婦禍哀才

贈劉憲副

警車馳馬拜官來清通堅氷萬丈臺一道嚴霜隨處薄滿空春雪立時開崇儒有術誰多學理訟如流見遠方聖代正思記獨手知君久蓄和羹梅

上蕭僉憲

宮錦園花照多袍遍逐馬邑著勞原皇恩瑞應新榮給乳鯨風畫遊逃村落萬家安火食海洋千里息波濤政成從美功動著定褒天恩特寵榮

上工部徐亞卿

風勃煇煌出禁中天顏注意大司空坊庸蓄洩惟時懋民物治滿一視同萬里清風開宿霧中天明月照丹衷仲晉永土平成後爭羨玄圭錫禹功

贈聞時中兩次主考兩京

西典秋闈在兩京心如水月共清明要回文體祛浮薄萬借人才拔老成丹火一螢融至寶天山三箭定鬼名玉公從此朝朝慕視見陞除荷寵榮

贈貢戎總戎

文韜武畧兩兼全總理兵機就北虜不侯倚柬兵間入朝公論士枕文貶已無繁事勞心力贍有餘情閱覽編聖主只今思應從給音早下五雲邊

寄蘇先生正 牧齋老

白屋倚衡幃閱歷程詩酒應多思到情黃葉秋聲上幸自霜天入海邊城鴈飛烟渚連秋色雁下樂塘起暮整回首天涯唯寂寞夕陽蹄路萬山晴

贈昆山琴士楊景實

勝日崇門始識判焦桐三尺最多情風翻石壁兵聲壯雪下空山瑞鶴鳴朔漢兒童偏讀怨滿湘雲水有餘清別後夜定相憶何處知音探月明

贈嘉興鄭通判

公務賢勞屈老成黃堂佐理獨馳名已無安陵勞神騭有結歌頌治平銀漢景星原著炙玉壺秋水本來清寸心百里關仁政應歸餘光獨下情

贈紹興鄉進士父倫世珍父子

人物鬼指學老成春秋一卷過群英承從春榜看就先向秋闈安庶鳴賢父光輝燈舞月嘉兒文彩應長庚故家文獻如君少定

擬功名紹士行

贈吳江金明府

吳江政治勝河陽桃李花開滿縣香邑宰名令名聲洽宇居民生計業農桑國賦公租息清風遠公署琴鳴白日長行看聖朝求棟幹定加褒寵換金章

贈嘉興寇通府署海寧事時攝

久矣民生落炭塗賢侯一旦得來蘇陽春有脚生崖谷明主無心入座隅滿道謳歌誇善政衙喧嘆息斷貪夫擊鮮猶別浦可託五福駢臻及鳳雛

送長安樂驛丞

曾因親養就微官不計功名去住難立首已全初日念虛危三恒此時驛三年交道慈中別一路歸山高上番歎我病難使祉日斷雲殘雨暗長安

送人歸句餘

一輪迎風遠送君亂雅哀雁不堪聞山連句曲群峯合潮到錢塘一派分成鼓動驚行客夢布帆衝破渡江雲欲知別後相思處數色梅花對夕曛

送吳亞卿

賢臣巡視浙江來吳越山川亦壯哉奏：生靈沾惠澤；草木動春雷詩興行路還遊化琴操薰風正卓犖獻凌明光沾寵渥天顏霽色為君開

送林掌教任滿之京

海邑初春柳未青長條難折贈君行洋宮就教多士濟濟由海有俊英北闕喜賭天日近東風惡說布帆輕京都若見吾皇面為道輸忠荅聖明

送梁大尹

六年勤政牧斯民孝感興頌事；新尚賢久治征袍旋旋同荷發生仁薄夫永教全歸厚汙俗聞風已化淳老雅拳報成泣別空懷遺愛感終身

送舒少府

式徵賦就已多年刺旗于心竟淡然宗牘全無公餘景莫莫自有于孫賢六卿仰德懷遺澤百里衙哀猪去相老我不能堪去便風時聽好音傳

送西寶周文中歸四明

生講鑰堂歲未周問君何事不遠留霜飛吳苑歸心切雪滿剡城客路愁紫蕨花殘頻入夢布帆風便似歸舟懷知別後相思意都

在青山碧樹秋

送燕安道先生

天寒歲暮倍思親日見羣鴻夜夢頻客路去尋青眼舊庭閒掃白
彩衣新謾將杯酒酬知己未有梅花譜故人試問衰顏何日是光
霄燈火待西賓

送葛走珍

一別千標十載餘紀逢交誼只如初白頭風月成新雪青山歎索
居正是盍簪同樂矣那堪分袂又嗚嘶問君此去衰何日秋錦堂
中席上虛

送裘德輝

小雪初臨氣候寒老年愈覺別離難余知君眼常留碧君識予心
不改丹祖席且拚今日醉離弦卻忍此時彈書齋題遍定前竹長
得清風晚節看

送查文顯赴南司冤

之官獨向大江東畫鷁翩翩得便風建業山河千里外秣陵宮闕
五雲中秋臺主事施嘉政粉署聯班近上公最惜嚴君垂老病亡
心移孝即為忠

寄寧郡黃二守

一別知心思黯然新城東望水連天雨岐麥隴張花滿五柳秋成
度賢茅屋論詢深有惠棠陰聽訟自無偏嗟余日薄山西景安得
相逢話昔年

寄憲卿季醫

先生謝政早知休高臥林泉雪滿頭一代雄文垂翰墨千門車馬
頓重修清風杖履隨行樂明月琴尊入唱酬自笑老甘只
將歸計老苑裘

寄孫景章參政

徵垣歸隱樂閒居懷抱隨時任卷舒亲世榮辱今老矣一身康健
近如何閉門且著潤夫論診病須窮素問書寒暑催人時節換交
遊漸覺曉星疎

寄德日新

虛心速徹悟勞生一炷名香一片誠斜脫迹途空狗苟卻慚塵海
苦蹤營九年面壁真無悔半世為僧已有成最愛幽居清淨地時
時山色與溪聲

寄樂同知

載車六載守雲間青眼論交久識韓徐俯吉甘憑遺愛方能復踏
稱為官董澄萬卷當風捻退食弧琴對月彈有時攜杖應為送日西

湖還見舊詩塵

寄江西舒二尹

一從分手六年餘，想見人間起居惠。澤空懷芳吉化雖貧思轉
鴈來初日懸千里徒成夢手破雙魚不見書。遥德高堂壽長度芝
蘭庭除，耀庭除

寄餘姚王舍章兼東方竹庄

寄餘姚王舍章兼東方竹庄
溼雲拖雨過苕溪西望蒼茫路轉迷百里故人成一夢一廉芳草伴幽棲清尊敘，闊窗錦黃鳥囀，囀猶堤為誰啼方竹庄士相思空閣舊時題

寄胡日潤

水入洄塘一棹通，萬家春樹綠重重，雲迷遠嶠晴還雨，烟合平原淡復濃一飯不忘三益友，孤懷厭聽五更鐘相思日，空惆悵何處琴詩策短節

和查汝謙韻

八十四年空老大，杖藜隨步信閒行，何須人夢高為貴，不損天表便是榮，湖海交遊推晚節，田疇耆艾望秋成，西山日落餘輝短，深熟無能慰此生

和周楠人贈萃兒治水韻，楠人朱大僕姊

皇恩荷沐未能酬，又領東吳治水舟，河道已完還海舶，言許科悦親樓勤勞敢憚三時職，淹沒應酬萬姓憂，隨從司空歸奏最，將圖冊獻宸旒

和曹憲副韻

林泉寥落客來稀，軒騎俄臨起錦衣，奉道多年觀海日，光風此日，熙岩扉，陽和發育天時泰，雨澤治溝上瑞兆，共荷老去詩思，盡秋月湖生輝

和夏卿韻

綺羅人不過荒溪，白水黃精種滿畦，風月夢隨蝴蝶化，松杉吟待，鳳皇栖西湖日暖乘春樂，南畝雲深帶水回，幸好約三娶堂上會一壺佳醞與攜杯

和向德恭祖壽韻

不覩儀形若合符，邵堪見月影偏孤，羨君庭砌崇蘭芬噴，我門閭亂草蕪遠，斷雲無迹厭疎林，深夜有啼鳥德音貴重人如玉，空谷爭看一束芻

又

斯文氣味自相符，南北相思夢寐孤，安得格言時進益，却令心地不荒蕪，生居浮世籠中鳥，愛及其人屋上烏，歌罷小車來賀訊

嘆無黃犢與青蚨
與諸弟宴東山
海色連涵天際白夕陽微露處頭紅登高歡酒催詩興坐久秋光有何我物旗星移時節變山青水綠古今同
在浮雲指顧中
與崑山周總原遊西湖
湖上秋光畫舸移入水雲鄉呼猿洞古烟霞合歌舞春山草樹荒彩袖殷勤遊興遠銀箏依遲醉歌長酒酣未盡旗旆向北風前雨又將
宴鐵上人山樓
群公歡會聽松樓二月春深淑氣浮古閣香烟飄几席遠村風景入林丘牕含殘雨中天近雲統空山勝地幽身世俗緣塵境外但憑觴咏便何求
陪朱太僕遊峽石兩山
嬉春莫負好風光特地尋幽到上方百越雲山南去遠三吳烟水北來長葛洪井廣藝蘭舍顧況臺空草滿花喜有閒抱仍已足不妨詩酒興倘佯
又
砂川僧寺客來稀最好名山號紫微自是賞心琴樂事不將吾道問禪机烟浮嵐翠凝秋色風度鐘聲送夕暉酒盡行厨宜客散詩情留我欲忘歸
又
兩山僧寺隔烟嵐山勢中分水大河虛事却湖山境界自登臨興下方多白雲空谷閒想唱黃葉疎林聽鳥歌路轉忘歸不知江海有風波
下接上旗旆向北風前雨又將
下湖泊船藕花居遊南屏偶逢王上人賦
畫船暫泊藕花居路入南屏訪佛廬鶴取不來松院靜經聲遥度竹房虛沿河綠柳烟消處繞郭青山雨過初正欲尋僧問禪教忽逢白足是晏如
下衍俗朱 西堂注 兄子 發乃和前
遊北高峯
矗矗高峯此日過肩輿迤邐入蘿圖看南越千山迄俯視西湖一勺多上界樓臺凝紫翠下方城郭淡笙歌登臨忽忘興亡事向渡繁華總逝波
酬友
林下勞君遠贈詩音諧律呂叶永絲露洗紅杏葉酒新風入青松月印池魚遠寓情誠已足妙詞險韻知應遲盡智宜詩南宮友誼

燭連床話所思

劉長卿臺下顧

驅馬經過暫駐鞍觀風一路問凋殘獨詩為底相憐意不盡清辭耳目宜深荷期年多德惠能令六月有霜寒憑知飲酒明光宴許席從容聖意歡

自述

一生空作兩間人深愧益銘日：新青眼看餘無限事白頭誨老雲時春詩禪與客常留憲章弟子身湖之玉東去西來自在頭波滿地不迷津

舟中過雪棲南官友二首 其一 皇甫冉

寒風吹雪下輕盈積素凝華一望平落鴈亂投沙渚宿飢鳥群集野田鳴芹塘行棹應難進茅屋炊烟不見生自是合天憐凍餒耆呈祥瑞即開晴

農家

東皐卜築老耕桑滿目生涯引興長白酒黃雞秋月夜青衣蔟蔟風涼山田時見烏豚乳圃圃秋聞橘柚香最喜農家多樂事不知人世有大官羊

過孤山 夏大理張恩副詩社在此

日暖風怡樂事開再歌再咏得盤桓六橋花柳烟霞合三竺峯巒紫翠攢春鳥換人行處好篮輿來去與安閑前多少尋山景都屬耆英致仕官

半閒

可人心志欲投閒半在山林半市寰斗酒逢歡投酌飲琴書有興弄清彈曾拋世事尋常話偶遣詩懷音韻還安得向平婚嫁畢此身全脫利名關

笑雲禹奇上人作

秋藜吟步出林巒非霧非烟端不謂既是無心時出岫如何有意去還來浸空五色鋪成錦着相千層幻作堆不是山僧同坐臥旅人賦入楚陽臺

湖海閒情

閒情炊棹米家船覽遍名山及大川訪古只思雲谷美論心豈羨竹林賢謾雅興求三益時把清風入五絃自是趨迎奉樂事非關紅紫治花田

旅中元日五首

異鄉一夜換風烟屈指關山路八千正是欲歸歸未得客人兒女拜新年

晏夜示諸孫

竹床眠穩縱吟哦光景催人奈老何涼氣襲衣清不寐半空明月上窓紗

又

蘭湯浴罷坐中庭聽得猿龍恒老情雲蚊長空新月照一團良氣自然清

病中示諸孫

一寸心田着意耕細芟稊稗望秋成叮嚀告誡諸群小善報孟參好養生

病中別親友

七十餘年閱世情自將坦直信平生西山是我歸藏處笑倚欠暗聽鳥鳴聲

姑蘇懷古

閶門曙色禁城孤雲裏青山半有無太宰尚遺亡國恨吳王宮闕暗秋蕪

錢塘懷古

霜落西湖見斷鴻吳山黃葉起秋風前朝歌舞今何似野水閑雲夕照中

竹所

屋前屋後種琅玕蒼翠紛紜拂盡閑直節不隨寒暑改清風日日報平安

菊庄主人

隱君老去閉三徑為喜黃花有主人風景宛然陶令宅扶宗端的就芳隣

柳營圖

東風楊柳弄春暉烟霧陰陰野鳥啼金谷日斜歌舞歇野棠無主草萋萋

白桃花

春帷驟起恨遲遲嫩蕊銘華減玉肌一自劉郎音信斷倚闌無語立多時

題主家四時花鳥畫

迎杭

春風吹暖過江鄉處處桃夭露粉粧梁燕雙雙頭白鳥也來枝上喈喈好

夏

日長庭院動溫風數朵奇花故故紅何處飛來雙蛺蝶遠攜簫

秋

金粟香飄大火西山翁愛景亦來栖風清兒曲涼一水物色圖依

冬

曾經殘臘過湖橋湖上風晴雪未消今日忽于圖畫裏始知吾道在

立寒梢

寄方竹庄

尺牘難將別後情相思望盡短長亭逢人屢寄平安語社社燕來

色倍青

送張文辨黃東三醫士 三月初百二三

送君迢遞入長安別意詩情在尺箋為語王孫留客處當時舊法

檢方傳

鴛湖送別

早夏南湖露氣涼扣舟吹送水雲長南關此去三千里一道相思

一斜陽

暮春得雨

雨餘簾幕不曾開喘鳥聲中午夢回昨夜東風花幾許又隨飛絮

入樓來

行經旋墳

行經故址思依依山水依然景物非揮淚故人心緣去事滋風樹遠

豈苗肥

送梁桐卿二丈

繫候莊政見才長百里桑麻而翁善其道求減雖道情真一動

自然涼

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邑大夫秦撫吳禮部來取並兒之宜大

兩喜賦

衙門忽拜檄書來一道清光蜀草萊三徑吾儕仁化德恩重甘棠

蔭拈黃

詠鴈

共美周宣薛曾傳漢使書不知東海幸歌賦近何如

原缺

履坦幽懷集

五言古

采蓮曲其二

笑歌傾新顏雙花並頭開深心寂無人輕舟任往來

綰髻墜金鈿含羞畏人見蕩槳入長湖

五言律

送屠小寺

題詩屠句寺記未亦魯逆水晚回猪泄雲連野景空鐘斷春聲隔晚

樹色紺園欵更愛僧梁堂供茶苦挽留

遊錢林寺

偶到錢林寺錢王百世傳幻園幽傍水碧殿上摩天禮佛從今日

逢僧話昔年坐來方丈裏久欲聽談玄

崔押使

未得來相訪空懸九月思糧儲應足國軍旅動非關慰遠人和春

蒸嘗不失時將軍才幹捷永晝快奔馳

寄孫繼英姚江從許延實學

祖示繼英詩當勵刻思一身亦供當百里遠從知府宦無論也加

程可必期歸來拜高慶要使一門皆

猗蘭入操香平生四美具都從在詩裏

避暑蘇公島

老愛加封話晨昏晚晝長尋僧來野寺避暑入松山世事忘蘇辦

人情尚往還送迓到定誰識此中閒

賀定甥中進

文采美青春三場得意新考工知刻篤盛唐字書寫已致身泥金書帖子飛報慰老親

、從軍行七刻

沙漠暗妖氛嘆、動六軍兵符分上國戎旅入祁雲報主持長策

指教立異勳顧將三尺劍一掃六羊羣

懷萃兒

一經兒訣去貧與帝王家歷職忠難報為偏彭半菽深宜於含

天遠信音賒任是傍人好知渝不被瑕

和丁進士

祖修承天賜心耕了寸田松筐常勁直花卉任芳妍春樹交情不變遲老年無繫絆湖海縱遊三

、謝本邑張明府送酒

多謝張明府殷勤送酒來致函注惠厚拜賜行歌發勁氣

停杯看雪梅自慚衰朽贊餘澤潤枯荄

送舒二尹

送別固常理嗟君公獨不然存心深有道施政意無偏事跡餘循石誦歌被管絃西江千里外瞻望淚連牽

欽取萃兒有感

八十雙親老承恩養病回鄉人咸重孝選部又需才不厭捉襟之義惟思學老萊事君終有日王書寄定祈

艷張豆和

老我頻來往座中空一人承歡忠厚意不比泛常親自有公無忘

應無按劒新風晨并月夕痛想益治中

七言排律

上張九老壽

外舅行中俱頌落惟公齒德庚年兵世情諳伽渾非昔就爰熊勁只似舂獻壽賓朋皆有酒祝江風浪已無船奏捷景象真堪樂詩成新居甚是便南征瑞星光燦爛中庭仙鶴舞福遐手載春來頌難落日觀雞豚散野田免外利名揮獨遠人間福壽喜賓全祝孫侍月來花下簪杖看雲到水邊囊有兵書傳三略何無上策天賓祖鈐從今收拾蜡種花實成時又六千

七言律

著存堂為錢都憲賦

著存堂高揭高堂愛敬存心豈暫忘七旬康強遠慶忠勤奉職永流芳
見蓂堦焚黃喜賜龍章顯展笔閣衣手澤者嚴父應學裁九十裘
膺褫養壽無疆

耕雨軒

城西沃壤可逃名力本勤勞足養生不慕丹書天上落旦荷驄向
中統輪蹄遠市門無擾未超趨時歲有成禾稼盛場多鳥雀黃花
新酒坐班荊

蓼草為內弟許用文賦

難第云亡忽許時泉臺冰漠竟何之驚看歿後傷心事頓起生前
蓼草思判樹已孤田氏義池塘空詠惠連詩幾回想像西牕夜一
段吟情寓物悲

李恭政壽社堂

令子蒲坦當重寄高堂喜覩世嫡尊奉觴永祝南山壽拜命重沾
北闕恩白髮紅顏娛彩服華筵列鼎對金樽為官盡職親心樂五
福終峥積善門

同心堂為洞庭徐君洪賦

文獻傳家德望崇第兄契合適時中非關嗜慾多端共自是存心
家理同翠竹和諧琴瑟福慶頻臻送春晚春風名門詩禮應無數多
似怡：東玉公

聽泉

林下幽居號聽泉聽泉趣味在何邊非邀杯酒清心耳自是琴書
叶管絃松月引來秋壑夜竹風吹入兩牕天前言即物窮新理堂
但深：通已便

、城隱為徐壽卿賦

壍得城中屋數楹祖逕心遠地應偏不知塵路崇軒冕只慕文窓
閱簡編秋雨吟童芟徑綠薰風引子看池蓮紅塵門外渾無事一
枕藤床自在眠

嘉會堂為甥俞子成賦

一門男婦會斯堂翠斝瑶觴酒滿酒籌白髮慶承先澤遠班衣斑
祝壽源長就篆交錯無煩物詩禮雍容有義方又喜二孫并穴處
卷成鳳翮看翱翔

夾城文書隱

夾城文采隔微君擾：壁泉有幾人不慕高風三逕菊貪芳草
庭春論交火處和尤敬得句明時清又韵視彼醉眠歌者豈

知書隱樂天真

雪逐為洞庭李天章賦

人愛做君號雪蓬放舟湖上興無窮天光混與湖光合山色紅於雪色同滿目好詩歌罰酒一團清趣付船篷 錯寫蓬窗老我空懸望眼中

江萱

奉親愛種忘憂草親歿憂心肯暫忘兩露沾濡徵報德風雲感遇落瘡痍蓼北庭有路思廬遠幽室無春不假芳泣血追思罡罔極 去聲

晴坐食見萱花

紀哀為姚江張有常賦

遠涉江湖事舌耕諸生獻粟為親情椿萱歲月悲無極屺岵心腸淚若傾調膳難忘北堂念問安只在聽雞鳴孝誠痛絕生前養志慕哀封地下榮

有懷卷為姚江胡曰瀚賦

依尉高安父道賢理家中閫母儀全平期孝養勤終始不道神遊隔後先刻骨思齊秦徽拊心抱恨極蒼天昨宵風雨暗高起挑畫寒燈獨不眠

田春為查文耀醫士賦

多般技藝總輸醫要體天心萬物資探得一陽滋動處方知此意未生時舍魚草木均沾澤孤寡疲癃普見施無止一陽流不廣常推仁惠及天涯

慕萱

種萱壽母欲忘憂一夕凋傷倍可愁雨露沾濡思倚閭椒漿空想像淚交流北堂空對三更月九地猶驚樂憂欲將赤心酬出意 去聲

樹深為厥孫賦

雪坡為謀上人

上人自以雪坡名素行于今積累成凍合玉樓寒色相光裡漏洩牖山間不着塵埃污方外還尋潔白盟恭遠笛中玄妙理也知虛室一般明

永思

吳天罔極感劬勞親此岵登臨不憚頭永世追思同濁水寸忱報德與春暉蓼莪書罷觸諫慕倚劍哀月帷烏鳥滿前志抱一經淹歲月劬勞欲報未能伸

贈縣尹繡衣奚君

明經不赤甲科名作縣期年政自平撤廬均治仁惠澤頌聲詩頌奚書施村村夜寢安無盜處處秋田樂有成上下歡心同一德

芳聲從此振臺端

贈海盜劉捍使

雄姿壯氣：蕭疎門韜晏才高衆所尊羽扇指揮周瑜里
荷濡恩君民安堵心常樂海寇聞風即遠奔指日高登稽首拜
夷稽首盡稱藩

贈歐參相

浙藩參相治才優奏勅曾承敬已遒師表萬邦知望重
四海諸侯安危繫策勳迹范醒心文章德業絶畫老衣衰還榮
曲歸寸心懸仰紫薇樓

上憲副趙提學先生

三經奉勅司邦教許洸諸生荷獎裁千里淳風吹化雨三丘大比
出英才青雲得路功非淺毋徒成就手自培殊三元定供世用聖
朝文運待君恢

上楊方伯

一代文章屬老成堂：經濟荷詩平相臺裁法無宽嶽蔽者能仁
有頌蔡百世垂名青史重九霄月浸玉盞清衰還守祉君狀不朝歌
山謠表野情

贈把總邢公

氣宇昂：迥出群熟孫武恩又能大海洋波靜澄秋月山寨風清
絶鼙氛村鴻家：欣安堵兒童處：換將軍殿閒寶劒胡山笑長
劈他年凝勒勳

贈李把總

総戎才幹出群英臨兒堂：提重兵三捷已能全智勇大勛滿旗
立功名令嚴飛虎蛟門肅日烈旗舡海道清喜見波平沙堅漢星
兒相與贊經營

贈黃分司阻哀守

運司兩浙素馳名又拜黃堂別寫照紅日當空運方暖秋波泛月
覺逾清讀書不忘初年志易地為官一樣情更想却城留不住須
知內閣待持衡

贈華推府賜誥邑

未覩丰儀已識名詩家詩禮舊箕纓明時出治黃堂佐愚邑欣迎
皂蓋榮案牘品評多善政閒閣安堵自春耕聖朝思治求賢遠定
轉為臺歷上卿

贈嘉禾徐太守

朝罷承恩出鳳臺嘉禾咸仰使君來行春曉壁因吟闕飛舄甘棠
社直開千古事功垂竹帛滿讀風月助吟杯今聖三思賢佐前

席應需實詔才

贈司訓潘貴謨陞御史

繡衣白簡五花驄爭羨文章冠世雄片洋九年施化雨祖臺二旦
振威風菱龍接武趨仙伏閣看驚戎行近上公台吧方駐廿一駅
布衣何處問窮通

贈張僉憲

繡衣持節按南方清澤分明頼激揚深沐九天恩澤重漢施雨新
姓名香雍：雅量存仁恕肅：威風振紀綱自是嚴霜遵理騎不
令當道有豺狼

贈洪僉憲

子忠驄馬歛東來兩浙清風一道開士類恭承僉憲德寅僚協和
濟時才平反訟獄存歛恤普施恩輝及草莱仲看致君堯舜上寅
熙慶和賛廣哉

贈清軍郎繡衣

銅章榮換繡衣新驄馬行春按浙民雲漢旱田終夜足清風滌淨
舊時塵裁容未得瞻儀範佳惠空勲及野人星伍秉公持祈理喜
家安堵樂陽春

贈何大尹

嘉禾作縣得賢人從此閭閻政一新老稚均沾慈惠德政洽同荷
發生仁歌詩深效幽風俗擊壌應回太古民考績定推多善政擬
同山甫位朝紳

贈郭仲濱舉人

武闈屢戰見功成與宴蓮池聽鹿鳴父叔一門清德顯兒孫弘
彩旗迎十年始得泮丝味一旦高標虎榜名空是叔猶淹屢屈
蘆端不負平生

贈何存德

得：來尋老壽仙厖眉豐顙雪盈巔磻孫芳氣浮書室三屋清謀
滿酒筵道世已忘求利術延年常究悟真蒭青松白石幽居好何
必壺中別有天

贈本府林武守

慈惠臨民著德馨立心不負四科名久知江草留遺愛又佐梁侯
協治平愚懦蒲鞭應示導兒童竹馬競歡迎願君速奏循良誠
績尤能得下情

贈馬伯通

赤手經營會創家幽風生理實堪誇重陽築圃先收菊雨過
早摘茶山到開應如有約客來佳酒不須賒了無禁利營心應罰

慈笙歌兩部妓
贈姚江蔡生還僕改字懋陸
能學聞君積有年門生雲集喜英賢乾經素禮溫恭就藏思新歸
浩嘯崗桂發天香秋院裏草文章色正度黃功名到手北堂前壽
日雲儀快著鞭
贈慶文祥
文獻為陽第一家讀書堂生作主江武岩後裔世為儒林重石經
石徑辭宗族謙恭就老義鄉親德厚能長壽善教子孫三晚勤謙益
仰令人動歎嗟
贈盛梵天
尋趙來到梵王家龍象生光耀彩霞雖于候門迎杖屨老僧見客
具柴茶談山廚不供胡麻飯石鼎頭燒紫笋茶何事夕陽催去騎久
叙無計問三車
贈袖分張冬官
早登黃甲吐奇芬莊政冬官廣令聞自是經綸能有量却來江浙
任袖分征商有道人皆悅貢稅無虧意獨勤若使二韶為主臺綱
梁材料定尋君
贈朱宗遠
遠遊來過孟嘗門客裏逢迎禮數淳淌座清談飛玉屑一團和氣
藹陽春多君愛莊酬德老我歡心願卜鄰今日分襟眼欲枯雁
愁空入夢中頻
贈錢大尹恭政
恭政莊垣屬老成襟懷淑慎以三處清語民有道政宗政受誰無此
著政聲白髮雙親偕壽考班衣諸子總方榮錢門福社從茲入
飛綿：總後生
贈李文舉布政
承宣端拱紫薇垣赫：威嚴衆所瞻公案分曹應有術黎民詩室
已無冤士風速振深懷德賢路宏開　納言鄉里如君誠間出丹
心無愧聖朝恩
贈吳達署知州
宣推威知太守名臣典郡載循才兵燹章有法民居跟案續無虧
政自平禄養得酬人子願膽傳已送士夫情衙庭空書表文定
凝朝天法駕榮
贈錢參憲先生江浙後任江西
魯論斛輝照海寧憲臺千里見澄清政刑指手奸邪服訟庭神
海患平銀漢景星原著象朝綱維手畫知名江風又送江西道

洪焱為念老成

贈徐尚書

奮白科甲覲姬宸老去名當社稷重泉上清朝喜要津天歟先覺覽斯民江山還拱先華筋松菊猶迎舊主人卿星歟時方康濟之形不是白頭新

贈張尚禮樂人

寒暑催人幾變更鱗鴻書經最醒情久知黃菊籬中逸世見青雲足不生泛試觀翔鷁日莫又七嘆予老已若驚訶八旬又七嘆予老已恐塵壇不再盟

贈張都憲盤漕運

緒衣都憲勤盤兵轉運辛勤愈老成聲名不形仁政遠經綸皆紫蘭書清威風滿畫齊戎伍明君運富計水程足國利民功即此豈容剩要猶專名

贈張都閫參將淮運

百萬糧儲供國賦中軍舊將見才優不惟古昔稱劉晏又喜今朝得郭侯航海梯山歸貢賦太平況爲會神謀君臣際遇無窮盛看我源地上流

送歐員外

湖民被海苦為災飲望星途安草芙蓉檄急勢天上幸使生還合日邊來寫鄉頌覺添新色下澤重看發舊英聖主臨軒開景勞皇華不倦滄時方

送張太守陞任山東參政

共禦五馬出專城修己安民賀治平祖考昔起家理劇盤根大試寵恩榮已無橫飲留餘祝惟有甘棠記舊名到後君恩重東海雲環遠景皇明

送姚鳴岐會試

吉日嚴裝賦遠行九霄風力快鵬程西中能館閣勇利領不難攀射月明有待春開看揭榜無慙丹陛聽呼名一函封裹泥金帖先慰高堂父祖情

送舒二尹

一得綸音便拂衣旅懷遂逐片帆歸思覺訪舊時經恒山水堅遊願不違田有稻奚供起事門無客吏稜心檢西江皆廉清宜遷見褒封下紫微

送楼公朝京

覲光正值早於天千里輕舟三月邊任政遠聞堪獨最不欺堅志到玉階前江迴山統金陵壯處賜龍墀寶坐此榮如君詩思好

處題通薛家婆

送人

新文交契喜忘年又向河橋理去鞭祖席忘倾難別遠餘衷感寫
贈行篇功名有待與程近珍隔無方德性立語二從違歎化育精
微心易得真傳

送錢公良鄉試

既通知遠習書經儒雅由來著德馨勤苦功二夫窗靖魄光三文
桑逼奎星渥注瑞出神勤礎共穴祥生彩鳳鳴去路情所惜女懷
曲終江上歎峰青

送諱秀才

誇罷經書得意回倚門人望笑顏開久違膝下班衣舞且進堂前
喜酒杯霄漢拂成知建翮文場角藝見英才與君隔別無多日早
晚嘉音慰我來

送蘇東之

受用年華正妙齡渾然忠厚自天成一經未遂三場志寸晷無忘
萬里程旅宿有程遵父訓講堂終日會儒英勤：聽講君須益不
倦君遠自弋陽來慕我門牆講席開十里奔馳當苦雨一經教育
樂英才經聰五度心猶篤經史三場志自恢忽憶倚閭望久書
囊收卷且言回

送邵侯入覲

貢稅施廷匪一時仲由作宰亦難支只緣睦旨容奸久致使子今
補缺遲分公務辛勞無主借囊漠空乏有天知雲霄萬里朝京去
一點丹衷日月隨

送李掌史舊為教官

會從芹泮育英才樊圃賢侯克至誠聰訟自能勤吏職讀書端不
倦倫名北封處：絃歌滿蓮幕時：素牘清王事暨勞留不得相
思難畫別離情

送歙友吳應奎謝仲紹令邦昌縣試

三年大比一掄才此去期君早占魁莫惜講堂違坐席且從祖帳
飲離杯雲霄得路攀高步奎壁多光逼上台報我佳音須見慰歆
風應有雁南來

送人

青春妙質熟麟經智慮明通大有成朝席未終須倒意客途忽動
別離情雲遮南越嶠千峰遠潮過錢塘一棹輕假我羲皇長健在

秋聞揭曉看君名

送楊季諶

儀禮莊敬熟三千諸子從遊僅一年別眾未離吳苑月照心已上舜江船行程不慕先拄穀策馬何勞祝著鞭大喜洗兒君自在東黃籬菊傲霜鮮

送善太守出示謝亞卿詩因和韻

扁舟迢遞到嘉興故舊相迎喜不勝詩卷展餘香猶在坐山連笑記君曾薰風徵動猶裡裸裎雨初收當暑蒸別去相思誰是伴秋懷猶有小牕燈

送林以誠還閩

紅顏綠髮聚青春十載燈窗萬志頻惜別嚴君度劉切歸寧大父綵衣新鱣堂從此空前席終愧于今少一人老來桑榆嗟暮景萱親君親國委元賓

鴛湖別林以誠三首

鴛湖秋盡北風寒諸友臨岐話別難色養一時違寢室鄉心千里望凌安白雲山外合情望明月天涯淚欲乾有遠想世情新態淡棋觴拜頌祖顏歡

慈母知成遊子衣遠將書劍七閩歸情從親舍雖無別志在三春不可違越嶺早行青霧散禾城遠指白雲飛高堂大父迓孫喜玉樹和倍有輝

風恬湖上綠波平盡掛歸：五兩輕沙屬野鷗煙外送舉花初葉鏡中迎明僧不盡分得很父母深憂定省情遠大功名從此到征鞍快九著青程

西湖送別

春風湖上柳絲垂對景加堪話別離慈母音容雙隔天涯九回腸斷孤舟月一寸心懸兩地思將到親舊時首更期鶺鴒戲彩祝期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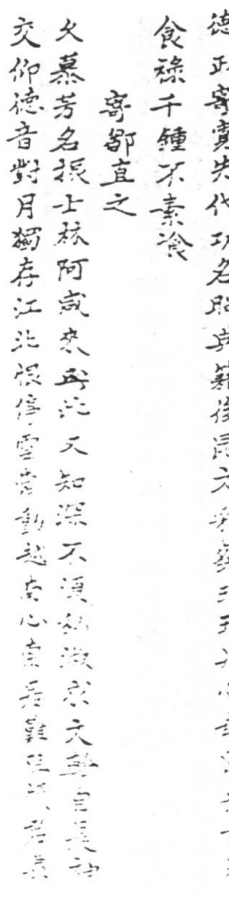
送胡曰瀚歸姚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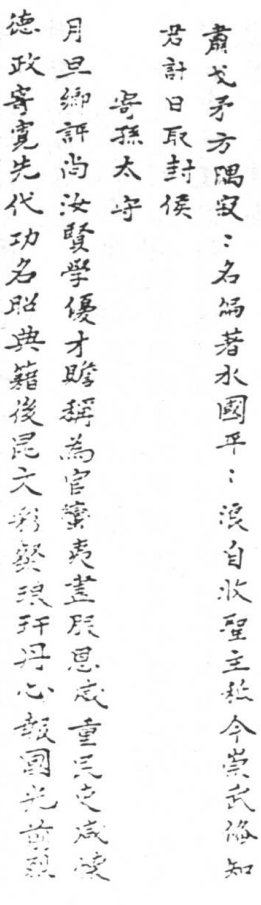
契結金蘭數十年鄉心忽動竟南遷南駒皎：留無計黃鳥嚶：聽復憐倦客莫驚孤棹雨行裏詩壓故人肩更期後會還傾倒只恐流光不我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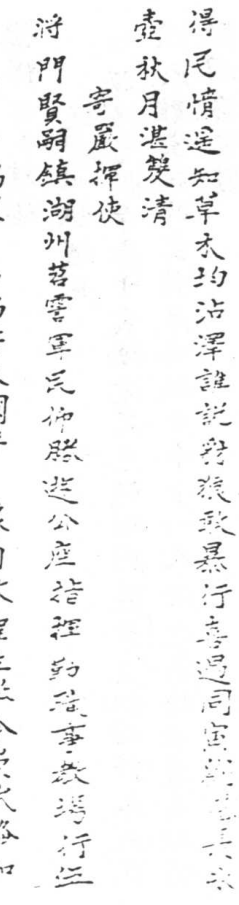
寄嘉興楊太守兼林同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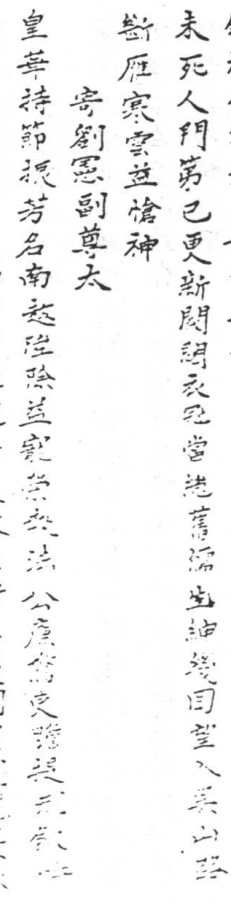
朱旛五馬荷恩榮出守嘉禾屬老成七邑尊崇勤吏職四方瞻仰得民情有為有守才能著無黨無偏政治平喜得同寅袂載守秋壺秋月炯聖清

寄大用錢都憲兼憶尊翁









冬官韓僧重南金邀迫閉門春盡放翁張燈清話久客逢故人
故情深百年契合逢知己一出塵歡遇賞音穩自今中分華髮約
回北望雁書沉

寄錢塘令大尹

明府公餘吹道隙為官治不愧文侯數亞銅墨庶仁恩一洗詩
化蠱遺深谷清風聞喜霽窗翁古硯習集結長松翠白衣至
使斯民樂有虞

寄烏鎮張文辨

從別俄驚已數年風晨月夕思悠然河邨雜情酒客談笑
望眼穿花鳥感時偏積恨熏籠入夜竟難眠嚴君銅墨門闌顯
我衰遲雪滿巔

寄姚江王城東

江閣迢迢合簪舄南北永捐絕羽翰偶得賢郎來過訪即知老黃
扉平安數年分手嗟垂白八十永思喜慰寬寃為傳語君莫相憶愁
予應有子孫歡

寄梁知縣

高樓獨倚望遙天南越莊：若箇邊政治至今攸賴愚翁歌詩
繼先賢情懇山海遠千里恨別儀容滿六年安得解簪陪燕意春
故音問到君前

寄崇德儒學司訓陳先生

親戚雁舉得賢才多士欣逢主聖廷史品量公論在山川吟咏
好懷開神交恨我違儀範素志期君奉會堦塔哀並勿道歌再
無杖屨樂追陪

寄鉛劉宅有姪在彼寓讀

湖海名聞故舊家從來詩禮是生涯祖先華扁三老二姓盛書
宮五車鄉試未嘗無折桂御筵相繼欲簪花勉予衰謝君休下火
仰清輝兩鬢華

、寄金五婺

每見鄉人道爾賢傳家固守舊青氈秋風謾看連畦韭春水浪說
蒓鱸鱠三舍親堂凝目斷一篙松火起思旋潛渠卒歲無煩慮絕
勝風波不繫船

知藝安道寺中避暑

景閒往往枕頭錢直到僧房竹樹邊萬事悟來俱是夢一禪閒處
即神仙青年貴集三千禮白首塵漸八十年坦道平：行樂趁年華
何必苦攀緣

、和建夫賞菊

年：蕭落看重陽濁醁工夫不製怎猜酒妥迈元亮趁題詩徵我
詞仙狂寒花冷落渾無意晚節數株却有香老我得延衣歲壽茱
萸重與賞奇芳

和蘇安道尊翁韻二首

聞君舊業守良田種德攸：不計年有子有孫增福慶無榮無辱
樂安全何曾涉險行塵海只欲求原閒性天老我蓑心向慕先
未知幾日共談玄

膏腴百畝有良田此報何慈早滿年卑世從儒學淺一生敝二
獲功全調和老景須憑藥保養優般敢迓天豪興有時禄杖扶
尋良會話主：

和朱靜巷韻

訓子諄：萬五常欲求門第衍蕃昌同祀故舊傷星散偕老夫妻
愛日長師席堂垂時聽講壽觴聯下每成行柴門寂：無塵襟只
課農桑老故鄉

和登青雲樓

關干倚遍四難并大火西流玉露零白髮無情催我老青雲有路
誤君登黎民安堵俱生業胡虜潛踪歎污腥蹄眺忽成憂與念布
文千古日星明

和吳用常韻

六七流年涉世難竟無聲利到門閑不放妨髮隨年改足課兒
童出度關處世已無新俗態清家應有舊儒風天時人事今如此
安得愁中却盡歡

和江陰徐元獻哭母

慈闈風雪五更寒痛想儀容夢已殘遠壑不全心長苦寒燈能莫
恩多難愁看篋笥衣終線空黃書卷勝你之恨莫哀臺無計入淚
鬢頻疑時乾

和黃分司韻

宴罷瓊林志氣豪江西文彩邁英髦官家等級從天遠鹽課辛勤
為國勞海亭民終歲樂和羹才幹底時遠君今盡職心無愧不
獨前人下詔褒

和錢天用祝王運判

為官綽有古人風命殺中途合數窮煮海鹺鹽均沐惠朝天獻績
儘收功現兒遠道愁雲暝腸斷慈親望眼空一片清永隨逝水滔
滔千併流東

、和孫大泰答遊勝景二首

登高直上翠微巔極目江山總豁然樂意久忘塵外事佳時却恰

樹頭飛烟籠細柳裊征旆恨送飛花落暮回出定老禪知故事談將興廢說當年

中峰此立對江關却下肩輿逐步攀興已忘淮北地登臨空見越南山繁華事不問前朝事勝景那堪屢興衰日暮歸來天地老松風常送白雲還

和汪克厚為我解愁前韵

夫妻偕老雪盈頭和樂依成異樣愁正好班衣娛喜事却堪綵筆寫春秋空濛綠養情難盡靜趣兒啼淚泛三千歲不老仙期是容歡拜酒盈甌

和鴻世寧遊山

遊山到有酒盈觴重九全無花向陽忽憶淵明為誰仕詩成佳句添新興友過同花解隔腸田首書堂我此地年載當可成行

和鍾世美

平素交遊只任真寸心無愧兩間人龍章深荷領芳屋天恩空懶惠老身半世窮經才甚劣一朝謁道德難酬衆時不厭頻

、和六部中社進士遊湖韵

漁家遠近住橫塘村塢依稀露草芳清露欲晞雲共盡水茫茫林巒映日山凝翠籬落經秋菊紀黃老六已無邊詩思遠流不必問劉郎

和吳太僕賀予兒弟韵

京華北望路重重五色祥雲護六龍冠蓋未酬金閨惠二喜先登紫泥封門滄洛猶前日耳目聰明即蒼容無德無才豈久一哀平敢望祿千鍾

和嘉興徐太守韵

書劍無成已作翁且將詩禮訓蒙童莊：座路白士道淫：堂室東至公德業工夫衰不倦林泉志氣老猶充新詩題就快君賀愁殺江閣失便鴻

和嘉禾徐太守到海寧理領過同鄉李通守同飲

竹葉投機滿泛盃宦情離思豁然開誰知下邑窮陬地却辱朱幡皂蓋來才逸共稱民獄訟理思多爭奪我公回盡船載得春帷去一路寒香詠野梅

和給事張時行韵

黃門給事見才長走龍蛇四海香諫職一誠扶帝力恩千里達封章賢與祖：后諸要忠忠恭：李義方旨是真君道訓在為官

福禄永無疆

和周分司韻

一官榮禄受君皇分督運司厥庀仕自是奮身文獻地以永能述

利名場淮徽振宇才偏遠宴寶墾勞駸夫霜佇看明年書最日青雲平步轉高翔

和胡曰瀚見寄韻

老景侵尋八十秋紅書端結未能袖繁華轉眼浪成空

揔是愁賓館車魚宜自樂詩壇屐月許誰逢懷君遠在金牛里巨斷東山傲倚樓

挽朱廷用

珠重朱門有二難何期先後盡凋殘君才自昔能經理家事于今得晏安青眼不堪成寂寞彩衣無復慶團欒我來弔罷多惆悵隣笛聲悲落日寒

挽嘉禾林教守

十載交情一旦休傷心往事付東流嘉禾德政存遺愛旅櫬郵程隔故丘諸子已無娛彩樂嚴親空有倚門愁君家天禄依然在環日重泉不用憂

挽歙謝處士

八十猶年老壽星由來家世舊書香孫依遠慮隔千里一音滿耳莫兩掻白社至今猶仰德青山終古不埋名二孫登：門賜進重見登科沐寵榮

挽吳都憲

恩承都憲鎮湖湘分布條條章肅紀綱奉命征蠻密叶廣左嘉賜綵勑增光元勲碩德垂良史書澤英風遠遠方天瓊哲人遺福在亭下玉樹耀門墻

挽康養之

澈川一旦失斯文哀詠徒深不忍聞家墾精嚴空教範泉臺冥漠隔松雲弔多士友成詩頌莫有兒孫獻潤芹因首總幃增感慨重來無復接殷勤

挽徐有悦母

一旦風霜入寢幃北堂萱草竟偏萎犯松群鹿稽誠孝返哺慈烏入夢思勉學難忘和膳德明燈常想辟纏時懸知今子從遊者掩卷愁看陟屺詩

挽湖州嚴夫人

平生懿德著閨門童僕欣：盡敬思善理家資產盛業方訓子母儀尊堂前有酒誰稱壽花下無人更弄孫詩禮遠風陰猶厚培：

从侄慶諸昆

挽嘉禾胡處士

一夢俄驚莫兩極神遊何處訪蓬瀛士林空德碩欽詩翰世誰當
月旦評碧水青山遺舊宅白楊衰草問新塋取裏前修逸平生事三
湊令人仰令名

挽錢老夫人

夫人懿德宜偕老何事仙遊竟不還雲暖畫堂香已杳春歸北陸
綵輿閒衣中空自看遺線地下無由覩壽顏最是堪悲新淚痕和時
時血濺北邙山

賴凌退卷

世事多端歷考老成何期一朝夕殞僕形交情不改頭顱白鄉黨
終歸月旦評琅石銘銷高士傳江天雲捲少微星嗟予卧病驚調
訃追感平生淚滿傾

賀本邑邵明府得子

賢侯堅白不磷緇百里春風萬物熙人感三公歸德禮天教言夢
叶熊羆月中仙桂開花晚海上蟠桃結子遲老我頻麾無可喜只
將詩句詠盆兒

賀葉邦祥中試

戟捷高題虎榜名鹿鳴宴裡會群英已酣文史三冬志欲書雲雪
萬里程華髮高堂添喜色終期旗滿路歡聲更與況駐瑤天酒
帝里看花信馬行

賀查原傳中試

少小燈窗立志強能經文字動臺光三場似得神明助一榜爭看
姓字香秋月已諧攀桂子春風還引折花郎予公自是多陰德從
此門閭日漸昌

壽八十

八旬喜遇長生日雪髩霜髯紅燄頤三荊三當鳩杖賜神仙又獻
肉芝來庭前龜鶴聽歌曲堂下兒孫捧壽杯況有延齡陰德厚蟠
桃終見幾番開

八十生辰自作

撫指俄驚八十春誰知今日慶生辰淵樓書史經心久繞膝兒孫
戲綵新服食遂情聊自足田園生意不憂貧一家和氣存忠孝共
享清時壽域民

壽妻七十三示子孫

偕老夫妻七十踰皇恩天澤賁門閭雖忘歌鑿井敢貧日歌賀先人
積慶鮑一子遊科供祿養二兒安分守新鹽欲京左右娛親樂只

教諸孫僅讀書

訪蔡陰陽

分手空嗟十四年河橋雲樹思懸懸寸心卷戀渾如昔疊日含花不似前斷應有時愁裏聽新詩幾度醉中聊相送謾把孤帆檥盤只恐相逢隔海天

、訪潔公

紫徵山頂訪詩僧石砌盤延逐步登畫閣嵯峨春漠漠碧窗虛地虛凭看瓶法界調仙慈定靜中天見話禪老衲久忘塵俗事三峽來此會良朋

、兩俊訪周尚行

獨棹扁舟入廟灣廟灣遠在亂山間水平難辨高低路雲重行看遠近山渡口柴鱗樹浪急龍頭黃犢鮮輸閑忘形自有相親好不憚駈馳遠往還

放訪百婆亭吳廷主

拿舟迤邐到君家門前悠悠水路斜新竹出林皆拄杖老松油熱已收花良田力本應多積美酒留賓不用賒溪北溪南多勝事好將詩禮作生涯

予與徐親家同誕子宮同又丁未受封同詩以贈之

花甲依周共七旬恩封同拜紫泥新不求金三十般富貴依林泉一散人于姓教為忠孝士永冠行樂太平民期君同福長生德歲相逢慶壽辰

父忌日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八十年驚父忌臨追思往事淚難禁冤圖深負成人祀家計難忘創業心忍讀遺書存手澤亂揮清淚濕衣襟諸孫箱序來供奠不忝生前訓建箴

母忌日 弘治十一日年十一月初三日

年：今日重悲酸痛底平生裂肺肝習字敢忘熊膳訓奉觴空憶彩衣歡恭修祀事靈前拜暗想儀容夢裡看慈竹手栽培祖厚春風長得幾琅玕

先塋落成兒孫拜奠 弘治十三年庚申

歲在庚申十月朔父塋築室落成時白頭夫婦欣供奠彩服兒孫謹習儀山水自符心地樂考誠敢為利名馳亂：場屬公尸祝些澤綿延定不衰

拜祠堂

諸孫隨我謁先祠序立尊卑肅禮儀莫縱奸邪虧德性要將忠孝作規規泉分派原同穴喬木連陰本一枝勿謂異：人不識神

靈墟的畧公私
勉萃兒成化甲午
年去年冬將六十一年不覺一年衰青春但識盤遊好白首方知
進學遲祿俸幾時來養我寢牀無日不思君工夫百倍加勤苦鏡
硯磨穿定有期
謁范文正公祠堂贈主泰
鯁生鮮謁祠堂不得瞻平生仰止心千載英名留萬古人欽後
人欽嶽：功業漫天地精忠貫古今客裏相逢緣主泰良
送端不負儒林
一、陪朱太僕遊硤石兩山四首三
欲放訪禪僧問坐閑畫船泊向水西灣烟雲環統高低寺松栢連
連遠近山仙并不隨年代換漁舟常帶夕陽還紅塵車馬應無數
誰似吾儕樂且閒
一、遊勝果寺
白雲堆裏叩禪關路入中峰屈曲攀文物久沿洪武澤岩岩記
建炎山光迎車駕何年返中畫江淮此處閒山水不消忠憤氣三
今猶憶歎歌還
一、遊金粟寺山居
閒來金粟謾登高四顧風光野興饒塵尾已空山色在茶瓢沉潛有
甲煎燒百年事業同流水半夜鐘聲自落濤謾望宮碑增感慨讀
將興廢說前朝
一、重遊勝果寺二首
路出南郊遠市闌老僧妻子強登山洞前雲起龍場雨林外日長虎
虎嘯關崗翠樹來方丈裏濕沉飛落半空間古遊且演登臨興談
笑孤松看鶴還
山童引我陟危巔四顧令人興悄然高原忘遠客古樹結寒煙
怨啼鵑恣溪猫帶千重恨飛瀑空流八卦田世事如棋誰谷變野
花芳草自年年
一、偕朱怡雲遊峽山晚寓潔公山房
何處尋詩樂暫閒禪宮逕在紫微山水寒石井龍深蟄雲暝深林
窟未還市無不侵方丈裏樓看高出半空間我心願結東社林
留擬他時却再攀
遊靈隱寺
松林石路遠迢迢靈隱風光手可招樓上逢觀滄海日門前正對
浙江潮半空仙籟天機發一炷名香艾灼燒珍重高僧能愛客茶
甌清話勝春宵

李公司見過

忽辱高軒過草堂艸堂從此增光鮮大章之濫濫增光鮮
笑語喜諳歲強足完國課及時負笈受業堂拜李公十二名著
績終期仕為府

陽興

有興隨處是行樂白髮共如秀云何美景只思長秋夜月
閒居欲著青山水吟情好臺上共書樂事多新語酒前休歌長
閒我欲日相過

老年自樂

夫妻老去得三兒坐臥看他列處宜就養無方勤子職趨庭有訓
仰家規天全景福應難取帝我嘉言豈敢蔡識破榮枯前定數今
生怕死却成痴

病中作

寂：喜高投病深每歎空細思身窮通在我性安命信仰天人
不愧心三子交嗟勞半世諸孫安膏惜分陰前程正遠未將門戶
被寒螢舒耳吟

病中寄親友

龍於擇復荷聖官夫妻天添兒司會就將卷包裹的喜為此感

一寸丹青志常思永道義無嫌隙念落誠難知之知已如
不懷刀笑換指

、自述

司馬莊：時星特到老方知少壯非事只覺住事二主安就
路危礼已承君詔公天將大任是陰陽安心避名聞益
頭家當易朝衫

等閑來

紅塵莫隨友就這現多在於中歸思詩落：未許海雲三峰：大
施衣小拂脫鞋供火吳古素胜帶度關七旬春雪治大溪一舍

春日仁不就道

、元夕觀燈

淡雲迷月半朦朧燈影千家白晝同於里芳辰春氣洽六街遠於
直姑紅生歌完落雪：啓車馬城門走：逐王侯相催滿道旦公
子應不共西東

舟中遇雪懷南宮友三首

重荷天二行舊於遇空撒出六花來焦指高市沽危高一二鎮
如見古松頭凌寒終於秀也潛蟄於虛九泉知山館清於漢一
樓風光又有振

、昔辰雨
雨深不見遠山尖楊柳青青霞起岩水深對梅無客浮江渡最有沽酒思紅粥和湯飲不堪黃魚帶酒餐更無錢心有愧人生好事兩難兼

胡綿永與華足同年詩以志之

會同我子袁瓊林兩浙風雲喜接臨談國務清山岳氣江湖思許飲船車驅馬說行部文士好閱學賞音公道明如此親誰論恒老大情

、途中偶成別郡總戎

酒闌分別不勝情贈我青與帖行飛翠羊沾春服濕新雲微露夕陽明轅門令肅威風遠海國烽消鎮嶼清四首相思不相見空閨城上鼓鼙聲

過天清宮赴道官

天清宮裏太平來今日重來不用猜遠客肯迎浮俗客山間仍為舊人開爐香丹火依常熱異境劍光舉上通台誰謂塵寰無巷地此中即是小蓬萊

仁舉為錢塘大尹胡公賦公以修貢為言北歸暴書速旅餞百餘人

共仰賢侯惻隱仁能由差等見親一言知治潮無苛令物我真未莫人白髮九泉思不忘青山長處恩於新從今林壑真堪樂子子孫孫福壽綿

、西齋一絕

西齋清雅稱藏脩一室相居趙蔣幽松下長陰古岸頭對客自彈秋春天風雪句華亭夜月友還思亦應笑我詩成癖不心合到揚州

屐迹幽探集

七言絶

思親堂

旨甘欲養親何在風木悲中倍感情是善字當不忘侯之修德

見美墻

夏夜示諸孫 其一

蚊生中庭喜聽孫驅蚊狂奴到黄昏後知是主人還未歸

燕詩論

病中有感

七八流黍一老月悼行詩弟及嫂親孟松陣去吾家事粗塙諸孫不肖人

存敬

採存省察應無失惕厲如過猶不及○孔執厥中工夫到○始知前修自逸○

張世鴻拜訪友岡和韻

平華老去苔歌：龍淨芳名振士林踏遍洞山無伴侶錦裘白有舊知音

永福寺明公房見范山川住源鴻梅盆艸

見畫僧房見故人嵐寒風來倍精神題知獨月來吳路玉骨冰肌一樣春

崐山人別已經秋遺爰誰知在小樓人說僧房同一氣時：相對解忘憂

、枯木

枝疑燒後面苔塊○閱盡冰霜不計句○老僧生言同草腐○秋根猶說發陽春○

香山九老圖 画工失寫如淵

岡中不見傅如淵此會如何缺勝堪老我 思封將八十東林始

社有誰傳

訪徐道宮

此山衆訪道宮一掃來此盡俗情茶熟飯山家蔬只欠梅花雪裏香

洪張文弁嘉東王賢士其二其三

魏閘別在白雲間書館光陰不放閑有待天時風力便鵬程萬里去何難

無恙傳親勤遠思誰風送冷蓬秋時支大雪立平生志何必紫心歌數寸

指柔

年七先浮早春風漢北漢南一樣同商說徵君心契合不知魯兩

梦魂通

沈親恵大書扇

疎枕微凉竹工成人馬山林徵若生海月正明雲障掩天風吹散

自然清

扇賦張文辨

紈素新裁寄遠思南雍何事独裨期付知音本隨君意搖動清風

自有時

謝朱學即恵扇

火仰仁風遠揮揚賜来竹箑愈清涼君心貞節真君子用則行之

舍則藏

自贊神像

我傳其真以示後人衣冠儼飭丹青若神然畫者但見其外而不

見其内視者亦見其外而不見其内一外一體方称厥美予當日

脩不負天與

贊妻神像

我貧知君務出其内入我家舍唯書罷辛紗復織紅葬水奉親教

書履坦幽懐集後

余不敏酷好文墨事嘗遊四明王泉章先生之門取漢唐以来諸

名賢詩集日誦之不下数十首然僅得其粗迹而未能求之北壯

驪黄之外間嘗引指擇毫於感觸應酬之際以洩我胸次之所欲

言日積月累其数亦與記誦等其辭之工拙意之到與否未暇計

也既而復取古人詩反覆合吟章索而句味之見其切題指語各

有指帰恍然似能參其三昧者於是頓悟前日妄作之非而益仰

古作家之有定見也頃蔦楊流播外境雖欲免笑大方有不可得

頃歲　宇藩類選文翰亦載余部作数十首蓋見自京師揭帰余

閲之不覺汗顔親知者亦勧余鋟梓以傳余惟古今傑作足以寫

人情狀物理垂世而感人者奚翅萬卷獨少是哉昔吾邑有蘇雪

漢兄弟素以詩鳴吾友南峯楊正卿指其病如中情然人人可服

是知浮泛不切深為作家之病有如此余何人斯而敢以詩自鳴

耶雖然商是以後使為吾子孫者因是而知其先世亦嘗玷名於

斯文之末必思所以継述之而固敢墜厥紹則斯集之傳不為無

所助也已爰取全稿十存一二題之曰履坦幽懐余刻之家塾以

授夫嗣世業者若於四方則吾豈敢

履坦幽懷集二卷編修祝德麟家藏本

明祝淇撰淇字汝淵號夢應海寧人以子萃貴封刑部主事明詩綜作祝祺云或作淇此本乃其家刻明作淇字則詩綜悞也是集爲餘姚胡培所編凡文一卷詩一卷

同春堂遺稿四卷

〔明〕劉熠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順治十六年劉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同春堂遺稿四卷》提要

同春堂遺稿目次

卷之一

五言排律

彭冲溪元日晚過次韻

春夜質山枉叙談詩

五言古

責子示向

五言律

立春郁陽川招飲次韻

陳賢甫傳湯生貽其詩草千餘篇次

對月憶陳生賢甫　古城巖

三輔賢勞作　和汪巖山用來韻

復汪巖山

與汪鳧石落日亭巖講學

與郭石庵　久雨

喜晴次陳二山韻　閒寂

九日次韻　雪夜赴宴歸途紀興二
雪夜與文湖宴公署　元宵友人燈宴不赴
人日冲溪見招不赴賦謝　秋懷二首
卷之二
七言古
黃萊軒陳二山雨中讌集歌
虎士歌　送馮龍灣
菊薦霞觴爲陳二山兄本灣賦

題玉溪卷爲尤思所趙千戶二首
別父老歌　戊壽篇
題陳白沙遺墨爲林三泉書
紫芝歌贈朱碧亭年七十三
示兒
七言律
甲寅春宿京口萬壽山房次馬孟河韻
前韻復二羽士　過歌風臺
送鮑醫士還天台　同唐一庵宿齊雲巖二
入新安溪行看月夜歸呈鄒東廓劉獅泉
懷鄒東廓一律兼呈同志諸公
辛亥夏葉子金子二詹子雅集詩以紀之
聞訛言夜驚偶書
戴蒼洲招飲詩以徵之用前東廓韻
登齊雲山　和林澡澗韻書次溝驛
復彭冲溪來韻　院中竣事和吳子谷韻

癸丑壽德州道中四風二首
和吳子谷韻　古驛　棘圍秋日
秋夜懷詹生時鳴
藕塘爲陸雨樓年兄尊甫題
姑熟道中　赴院城道中憶尤思所
懷戴蒼洲　飲穉氏園次吳應瞬韻
夏日山行　三輔賢勞卷爲林三泉題三
賀聖誕節事　寄湯西河姊夫

復養情叔　偶成　同蒼洲望雨次韻
九日涯羅山招飲竹山　秋日書懷寄慎半溪
和戴蒼洲書齋成　聞海寇即事
九月公除有感　九月夜坐　贈沈春庵國醫
偶成　復蒼洲同竹山前韻　秋日漫書
送臧莞山年兄工部便道中　金陵雨望
送友人還閩中　寄沈謙謙　和孫竹居韻
與孫竹居夜飲　聞鄉難　獨夜書懷

九月八日同金汝珍詹用璋夏淳甫汪湯言飲
宗壽觀　苗兵次莊康用陳二山韻
送同僚黃萊軒奏最二首
九日過立止山過飲答詩　吳子谷入賀賦贈
倭平　燕子磯二首　送莫漱石歸蒼梧
送何掄湖考最還有歸志　述事二首
以省宿法部　夜懷敬守姪　病中喜客
乙卯人日送破崇德　劝臣廟

久雨復吳子谷韻　懷吳金泉病
讌集懋虛閻談和戎
茶谷上人兵燹後徙居寶應因書近作得家信
問之　朱期韶過立春日
久雨雪飲友人宅　寇迫南都　送堅兒歸姻
夜聞雁　復友人　題孫茶泉卷
張后雍和楊升庵春興八韻見寄復之八首
重過寧國道中　送龍西華尹封丘
曉行太平堤爲王稚川守神策門作
飲戴蒼洲　壽汪肅溪七十　公署書懷
和陳二山韻　向高連失女
丹陽道中追鳳崗霖川二兄不及因書肆中
遊靈谷寺二首　冬夜客中　得休寧命出都門
遊興善寺　題陸懷洲令郎便面
下邳道中大陳霖川韻　銅陵道中
京師送沈雙峰南還　重陽對酒

燕臺哭千湖叔父　築臺對客　題沈雙橋
宿潞陽龍興寺見萬後川年兄
豐樂亭與包吉山鄉兄飲　春暮山行
除夜宿涇縣三溪　送孫東毅尚書致政
均姪便面　懷一溪叔　題羅雙浦別號
初夏朝過清涼寺　乙卯臘夜對客
留都冬夜懷友　送司業王稚川　得家書
山行風雨　夜讀

小益泉第夜飲踏雪月還二首
送左山趙太守朝天　除夜　訪沈東川表叔
秋日登鼓樓　陪祀文廟　除夕
旅中晨起述懷和楊銓部韻　元日述懷
和王九峄雪中韻
七言絕句
復陳賢甫次韻雪夜偶成寄汪湘之是后二首
當塗旅舘對梅

戲蒼洲啟小窓遠映松蘿用韻復之
送王蒙尚用蒼洲韻　途中書懷
聞子規自經三首　登武臺　分水龍王廟
留侯城　彭城　漂母祠　途中清明二首
亦證葉子貞出風木扇圖古南陔白華之流與
因書此　漫書　悲妓　看筍
遊落日賡和二首　過嚴陵瀨　偶成
牙梳答　春景　夏景　秋景　冬景

徐州除夕　東友人二首
遊霊谷寺貽古泉上人四首

鹽官劉炳東沙著

五言排律

彭冲溪元日晚過大韻

瑞靄浮城北瑶篇展日西條風穿柳細霙雨逐雲低
斥澡憐翔鳳冠纓羨祝鷄裘衣思采茨拾脊喜采薪
楮貴難爲藁詞源未可隄樂群須啞啞啓揖謝莫凄凄
獲句勝懷璧投醪且醉泥動容輕呢栗偶俗成稽梯

阮藉逢蕪嘯微生哂丘栖干時分巧拙蹈路有通迷
娉飾宜滋憲乘危欲杖藜但存和氏璞任貢荆卿鬼

春夜賀山枉叙談詩

一別吳門市天涯共此宵故人猶落寞春雨況蕭條
常儉遺經在盤瓠遠思饒才名今獨步聲價自垂髫
孤鶴高雲伴虛舟野渡漂狗監能無遇駑驥尚未招
山棲雖僊邃園臥亦逍遥乍見襟期洽都令鄙吝消
談玄頻擊節忘味似開韶鈍足空追驥高吟許續貂

五湖真浩蕩終擬共漁樵

五言古

責子詩

此生悠悠爾倏忽過五十幸有幾男兒強教美文墨
在兒五七春未奮凌霄翼庄子四八年青紫無所得
維座稍用聰屋默如塗漆曰堅初就婚但恐弛繩勒
七垂十五時朝夕與解惑有女阿姝名未解供紝織
老眼再一紀嫁娶事始畢富貴與賤貧寸心非所憶

五言律

立春郁陽川招飲次韻正月六日

正月猶殘臘今朝改歲華一元春到曆五出雪飛花
把酒憐裘敝登仙擬泛槎長安天尺五新渥正無涯

陳賢甫傳湯生貽其詩草爲子言有泫然之思
子因弔之悼湯之志而彰陳子之誼云

痛爾傷親志飄蓬江海雄高吟孤鶴迥哀思斷猿中
行客非張儉逢人有孔融墓邊今宿草群過泪痕同

對月憶陳生賢甫

清露驅殘暑呼童覓短綆月明心事炯雲幻世情移
愛爾能談道漸予懶賦詩宵年時聚首無負此相知

古城巖

初夏重巖裏虛無翠靄生雲隨征鴈度花帶落霞明
石側山偏峻槎平水自行挑燈問歸路更箭起山城

三輔賢勞代作

字內文章伯鳴琴到海陽下車詢五術約法慕三章

九里看河潤千村足稻糧腐儒逼籍晚猶得被餘光

後汪蘿山用來韻

松蘿山下客抱癖類相如大雅追無間幽懷詠卜居
虛亭時放鶴長鋏每飡魚賓至多投轄言歸意轉踈

後汪蘿山

九日前霜節蘿山過我談新詩皆別調濁酒半成酣
鶴去餘松月龍噓起嶂嵐陽春歌郢後巴里自多慚

與莊亮石落日亭嚴講學

石橋嚴下會勝友盡遷遷易簡窺全易危微說到幸
山深佳木盛天朗片雲消此景還須記常如坐石橋

與郭石庵

與君遊震澤久客滯燕臺歲晚秋風颯酣清夜月開
長卿留短句元振自多才鑿壁通隣火連朝怯往來

久雨

不斷江天雨山城水滿門析薪床缺足對客酒虛樽
欲試文舫釣翻增陋室盆巴東支漏策思與蜀人論

喜晴次陳二山韻

長夏經旬潦幽窓上碧苔雲霾移遠岫日影射疎槐
欲試荊軻筑重登郭隗臺故人今夜約懷抱且先開

九日次韻

九日秋風颯黃花信尚遲霜清楓葉醉雲薄鴈聲高
束帶慚陶令餐英學楚騷早棲冲抱裏對月漫呼醪

聞蛩

羽檄風來迅蘘氛劫未銷年饑橋李此日據夫椒

不見何追信還思飛斬么虞廷干羽在應舞格三苗

雪夜赴宴歸途紀興

青雲開雅集積雪會初晴九陌飄花暗三台入座明
鼎羹調有味莖露飲偏清共道冬宵暖春風歲欲更

其二

勝會不知晚青山日自西舞衣邀月上歌扇逐雲低
衆曷餘香繞山川積素迷醉歌歸興足白雪映寒溪

雪夜與文湖宴公署

積雪明殘夜誰爲訪戴人傳杯籌屢換刻燭句爭新
撫掌空彈劍忘形欲岸巾燈花憐病客故向白頭親

元宵友人燈宴不赴

皇都入春早士女美青宵珠燈輝錦市寶騎接雲橋
影亂迷人去聲喧失路超時平自足樂尊酒漫相邀

人日冲溪見招不赴賦此代謝

人日偏逢雨高齋燕喜時彈棋分玉局促席共金巵
玄草堆春篋梅花亞雪枝獨憐虛雅集空寄草堂詩

秋懷二首

江上秋懷動行吟看白鷳風波愁澀頒世事泣潺湲
鴻鴈猶悲塞豺狼不在山朔風吹正急南國況秋顏

其二

九月清霜節呼童熨短裾開門來杖屨稷稈向苗畬
得句沽新釀誅茅葺舊廬柴桑風物好籬菊自堪除

終

同春堂遺藁

鹽官劉熠東沙著

七言古詩

黃萊軒陳二山雨中讌集歌

重陽昨過秋風高美人來我呼醇醪酒方斟巡樂陶
陶首開局戲蒻翔翱子聲丁丁不厭參主人慇懃爲
獻羔雅歌投壺與轉豪小壺一揲矢莫逃大壺岑岑
如山猶箭飛墮雨銖短長雌雄兩匈心忉忉爰呼樗

蒲五木蠭幾廻先笑後將咷罪罪陰雨濕蓬蒿山城
古樹啼升稑群鷄棲塒燈再挑停杯憤悅談離騷幽
懷欲賦衆譁囂自甘老驥伏櫪槽風塵不獨傷臨洮
南國豺狼桀更饕三千虎賁泣弓弢鷹揚尚父閑六
韜陳師鞠旅推磬髦曾聞官黙不膚撓亦聞責育氣
吞鼇淮陰倪袴胯寶刀長陵銳頭披赭袍的盧一躍
風颼颼琱戈橫指除腥臊豈容鯨鯢紛嘈嘈由來拜
將禮百年崛然坂萃不問曹惟覩熊羆振咆嘷陸梁

苗蕃忠鞬橐外看吉甫耀旌旄中多張仲舞干翺將相調和視不恍四郊嘻嘻燕且敖即令澠湏長風濤百川難障東滔滔腐儒云報無分毫日臨青鏡憎二毛

虎士歌

家住中山兮結茅屋日羨群虎兮相驅逐一朝被命兮猴向前虎爭咆我反垂涎欲逐逐視耽耽攘臂顧兮心膽寒募卞莊兮來蠻烟徵側效順兮皆鳴絃更求毒矢兮盡齊燕日擊牛羊兮將萬千虎勇跳梁兮年復年主人嗔我兮虎和連虞我行徙兮虎翩翩鳴呼我全虎兮虎我傷我命短兮虎命長自嗟愛身兮不如虎悔不當初學周處

送馮龍灣陞戶曹

薰風披拂勞勞亭群峯沓合開翠屏餞君滿倒玉壺酒醉來一笈彈青萍君才犖落瑚璉器天街獨步飛龍驥一從辭帝承明廬娥眉衆女爭相忌江南黠突十年餘鄱陽市盡槎頭魚更向廬峰募白鹿扁舟仍載五車書昌黎送窮文熟記太學鑒盥未酬志朝來鳳詰紫泥封滬池始得揚君趨君行度支壯國備四野懸磬須望女早將計書上天府大盈當戒衣之袽古云足兵先足食滿道豺狼與蠭蠆王居一洿鉅橋藏東山將士歌九罭他日禽猶有報章鄭侯轉餉淮陰強南官飲至數軍實賚裹還有老馮唐

菊薦霞觴爲陳二山兄木灣賦

金風颯颯動清秋芙蓉開徧木灣洲登高更喜茱萸老黃花獨占東籬幽主人呼朋張綺席笑對忘憂舞彩袖自言初度正今朝且泛霞觴傾一石嘉賓屢舞盡傾傾管絃聲急酒如泉古云儐豆具兄弟胡不吹篪只奏塤主云于季有行役分得辟雝一壺宅鯉青非自秣陵來渠亦茲辰動辭客瑾章片片奪雲烟願祝兄兮歲八千嗟予吏隱賦歸去與君同釣槎頭鱸

題玉溪卷爲尤思所趙千戶二首

黃山嶙峋雄新安千巖瀉出瀑布寒中有一溪色琅
玕天都孕秀巉且盤石人拱立儼法冠紫雲如蓋相
團團將軍卜築翠微密引泉流爨百畝寬開披蒙茸
釋帶擊獨坐危石濯清湍修篁蔽日千萬竿夜聽鶴
唳月如丸襟懷灑灑乘素納圖書四壁辭後看我遊
古祁數命倡一年幾度盡君歡感君高誼眞珊珊短
歌錯雜爲君彈

其二

乾坤何處無山水盡向此中託知已但恐相知不甚
深尋山問水徒已矣新安有客玉溪翁虎賁世胄何
英雄年來卻塵僻山水誅茅結屋天都峰天都山泉
清且滑翁來濯纓倒接羅壁沉淵底流雲動卮杯一
笑傾鴟夷鴟夷傾盡呼覆舟辭人爲學醉歌行滿身
風露臥溪上醒來似覺無心兵嗟哉此溪流不竭待
飲潛蛟寢明月春風正值玉生烟汲水煮遍山中蕨

別父老歌有序

宋祁門承山年兄以諸侯入爲王朝司寇祁
民不忍釋承山亦不忍去謹述其意爲別父
老一章奉餞云

金風颯颯送予行予旌搖搖車軿軿爾民挽予皆頓
足予亦有淚垂雙睛三年愛爾如愛子念爾兒孫及
桑梓退食時彈長鋏歌素絲不聞羅與綺爾祁僻處
萬山叢山窮水竭民皆倒室如磬懸愁頗鼠侯人日
日驅征賦憐爾傷財亦傷力洞此瘡痍心轉惻自愧

寘茲藥味精爰少庀巫舍萊色爾祁弟子俱振振桃
花李花三月春秋風駿足驅馳蚤天閑自識九方歅
歸過爾民不忍別忽憶陽關情更切願言彼此去相
思莫使相思有時竭今 皇召我司刑曹漢家畫一
誰能逃古來廷尉少寃獄詩稱淑問如皐陶蒼鷹乳
虎太剛克惟貨惟來亦貪墨願持人鑑作貞觀石可
泐兮心不泐民命國命兩須全金甌益鞏千萬年史
官若修刑法志杜張不錄司馬遷爾今祖我東門榭

莫惜手行增叱咤顓川濟濟統冠君俯仰天門從爾借

雙壽篇

誰家不愛白頭吟谷風吹去難同心誰家不愛斑衣舞蓼莪聲凄淚如雨有客婆娑追期願細君結褵喜齊眉佳兒脫頴騰華仕十年色養來京師春風朋酒泛簾幙堂下一聲唳玄鶴秦箏趙管不爲娛茲慶由來首三樂填門賓客多壽章醉君清醑歌欲狂願君

莫隱鹿門去年年歲歲升君堂

題陳白沙先生遺墨爲林三泉書

白沙先生振南服獨把官墻自高築間關心盡走龍蛇墨花飛處珠萬斛倏驚風雨何紛紛不擬當年王君軍精神灑灑骨格異眼前世事輕浮雲延平有客踏嗜古三泉延平人雄詞妙翰眞堪數袖出先生片楮遺士人駭噴如童殺昔言心正筆斯正況是先生久入聖長林豐草臥江門不記耕莘起三聘泰陵前後稱時英康齋一峰洎文清三公鳴道友千古時時欽祖歸先生吁嗟先生不可作惟餘泰山與喬嶽後生莫慰斗仰私願托神交付寂漠

紫芝歌贈宋碧亭先生年七十三 并序

昔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者使之言曰臣不知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計之七十三年碧亭先生近之先生博學明經振鐸四方浙水閩山河汾湘楚緯有令聞縉紳摳

衣者時造其廬足徵先生之素矣今辭逸棲壑豐草長林宜超塵絶世焉爲紫芝歌以頌歌曰

秦顛項蹶臥山中一歲看桃花更紅倏來暫逐莊生蝶與至繅馬發閒風先生昔窺東觀書撫壯欲佩金紫魚宜尼木鐸未酌志秋風迴却墨子車歸去三徑半就荒手栽松菊多徬徨持春抱甕無暇刻風流欲繼晉柴桑護此松兮與此菊猿鶴常來伴之宿瑤花

百種竹千竿霽月清輝照梁屋最憐此屬皆同心更
有無絃三尺琴廣陵有散久不試試來細細求知音
商山四老一笈之如此役役無終期不如紫芝任天
植茹來養得長鬚眉鬚眉長兮客建成能使赤帝金
汪平歸來若遇赤松子還將枉駕留侯城留侯嘻嘻
言辟穀紫芝與我同芳躅人生駒隙且逍遥莫向塵
寰空碌碌

示兒

行一虧終身不可復學一荒終身難爲續嗟爾多男
身服尤服口食周粟妻奴在前童僕是役上宜遊高
明下宜畏幽獨手披口吟孜孜矻矻保業守身洞洞
屬屬母謂父母強兩人頭半白母謂自已少年年改
顏色倏忽躑躅間不覺過三十紛紛進取徒難者水
枝若既貝六尺軀須愛百年日少壯不努力老大悲
何益兒乎兒乎秀才騎虎之勢乎不爾則吾可以優
遊乎手簡授無恤願爾曰從吾

七言律

甲寅春宿京口萬壽山房次馬孟河韻

鷗盟江上細來尋傾蓋憐君誼獨深半面未逢知是
玉一函先達勝於金榻分小洞長清夢月映虛庭見
沈心此去雲鴻相百里好乘風羽慰佳音

前韻復二羽士

桃源風景此相尋細剪銀燈話獨深對月漫看梅伴
鶴臥雲誰問鐵成金山中有蘗添餘味琴上無絃識

素心他日重來慶緱嶺好吹玉簫慰知音

過歌風臺

數仰歌風此日遊英雄從古起徐州北連嵩岱蛟龍
隱南接江淮日月浮父老獨憐承故寵功臣猶恨未
同休威加海內憂垂裔尚愧平城九月秋

送鮑醫士還天台

落霞驚與鶩齊飛江上秋風送子歸萬疊峰中森劍
戟一輪月上動光輝機忘鷗鷺迴行棹露冷松蘿透

客表藥籠逢人春意合寧知說難有歸非

同唐一庵先生宿齊雲巖

扱履攀雲壯此行與君極目快尋盟峰廻萬仞常清瀑路繞千崎更短坪香篆烟騰眞夢裏月輪光照客懷明壑緣未解年來結剔盡心灰坐五更

其二

海上懷君已有年茗溪水月夢中牽徵官祇約憐三月使節遥臨喜二天九日登高如有約萬山佳景更

無邊紫陽故里尋眞訣亦有叅同契幾篇

入新安溪行看月夜歸效近體呈鄉東廓劉御

泉二先生

露下峰嵐繞婺城幽人乘興獨溪行逈虛白覺天無際瀉碧遥驚月有聲踏盡殘氷心更爽推開陋室火初明歸來永夜難成寐却憶羣比坐幾更

懷東廓先生一律兼呈同志諸公

東廓簑與屐遠岑要將鐵石盡成金諄諄已盤箴規益浩浩如探淵海深富貴一關須打破男兒百歲幾光陰從今一點叅前念看取牛山木滿林

辛亥夏子貞裴子緝倣金子時陽時寅二詹子讌集日未中而即至星既爛而不歸亦可謂具四美而并二難者矣詩以紀之

入夏虛堂薦碧盤廣文在座席猶寒塵襟灑灑忘三伏落日蒼蒼已二竿檻外方塘泉似醴門前修竹實宜飡乘君鳳羽藏修暇爛醉如泥盡此歡

聞訛言夜驚偶書

訛言一夜走村翁猶有蟬聲帶晚鐘水激灘頭魚躍潑風來山頂鶴歸松千家士女悲行露百里征人欲宿蛩更喜西齋惟寂寞數竿修竹坐高春

借戴滄州歌詩以復之用前東廓韻

對君秉燭破愁城不覺呼盧漫幾行剪韭盤中偏有味落花墻外更無聲素詩未得心難已知已相看倍明乘興杳忘清夜永忽驚樓角報三更

登齊雲山

齊雲奇絶聞天下多少軒車到此登暫借山限能駐
馬果然竹院可逢僧爐薰繞殿牽風細石泊穿渠帶
月明但得此中無着趣不知白日事飛昇

和林澡澗韻書夾溝驛

與君深韻道吾眞不計壚頭麴米春風透虛堂頻護
燭烟消沉寵漫藏薪長途漸覺貂裘敝故里爭看鳳
羽新明發睢陽更南去片雲征鳥伴餘身

後彭冲溪來韻壬子秋山東録圖

與君使節過南州此日秋風更遠遊倦後幾分徐孺
楊路長時借李膺舟千峰欲暮雲偏暗四野經秋木
尚稠祇駕慇懃對聽馬爲言金甲孝全休

院中竣事和吳子谷韻

深院三秋風日清況逢落盡高情山川入望堪乘興
鴻鴈不來誰寄聲此日黃金皆得駿明時大雅正調
諧春來莫草長楊賦願獻葵心答太平

癸丑春德州道中阻風

日暮中風怯壯遊孤舟一槩倍添愁楊花搖落分餘
雪鴈陣踈遷半入講午過陰霾誰識書春來旅況即
同秋窮途未得逢知已前箸誰當爲我籌

其二

匹馬都門路透迤敝裘無柰朔風吹麒麟閣遠今虛
夢蘭芷江清有所思長鋏可彈非爲食短錐欲見竟
何時年來儌走徒霜鬢強把幽懷寄短詩

和吳子谷韻

群峰踞立對宮墻松鶴清修興未央喜爾徜徉尋此
樂問渠踪跡爲誰忙隨雲出岫塵襟爽踏水臨磯底
事忘常覺箇中滋味在月明吹遂度瀟湘

古驛

迫暮籃輿暫息肩淡雲孤驛淨霏烟風凰短吹梅花
裏日落行吟竹葉前樹映晚霞爭爛熳鴈飛寒渚陣
蹁躚秋來旅況蕭蕭處看月天邊又幾圓

辣園秋日

深院三秋盡日幽況逢儒雅益風流疎簾漫捲將邀月短帽偏欹獨倚樓河朔舉杯元避暑高唐裁賦莫傷秋天涯此會憐知已伐木聲中仔細求

秋夜懷詹生時鳴

雨餘入夜憶同盟頓覺雲開對月明牖有金風來萬木坐看銀漢轉三更知君抱策心何壯老我傳經業未精他日校讐渠閣裏異同還記舊更生

藕塘爲陸雨樓年兄尊甫題

郭外方塘護短籬風光不減習家池月橫細管時移棹門對青山盡入詩岸芷逢秋堪雜錦野鷗傍晚更相知藕花開徧緣無限留與郎君飽駭驥

姑熟道中

萬里長驅又短行東風回首石頭城清樽落照添吟興細雨孤帆促去程捉月江邊遺廟在凌歊臺下暮烟生經年客裏多鄉思無柰子規枝上鳴

赴皖城道中憶先思所先生

風嫋花香日正和古祁山道此經過主人舊有清樽約客況難爲長鋏歌曲澗細流魚不見繁枝巧弄易偏多西馳欲向溢江渡遥望層巒疊翠峨

懷戴滄洲

去去征袍拂暮雲不堪松逕雨紛紛孤燈自枕詩三卷野店難逢酒一樽水渡屢經鷗作伴山隈時見鹿成群翻思雙栢蒼洲叟日放榴紅映葦門

飲蘇氏園次吳應聘韻

郭外名園倚翠微幽泉時與碧雲移花明落照風偏細松奏疎篁月正隨坐后欵開棋取勝尋詩不厭字多奇春宵此夕忘歸去未數長楊獻賦辭

夏日山行

紉草迎輿綠滿蹊相隨落照過城西月來猿跳穿空谷風送蟬聲度遠溪后溜曲泉長細細山廻叢木正翳翳眼前好景誰收拾付與仙人半着棋

三輔賢勞卷爲林三泉題

春風三月徧江南到處棠梨雨後甘耕斷水田爭放犢繰成霜繭不論蠶蔟藏窓柳聲偏細鶴隱孤松睡正酣此去漁陽雖萬里兩岐歌裏即張堆

其二

駸駸使節向征夫到處交翁再倒符政已茂誰去虎臣好皆板更無孤開來隴畝金城策紛畫流民鄭俠圖經理辛勤爲兵食廟謨早晚欲平胡

其三

長楊獻賦過西京重領魚符過太平化雨益深彭蠡澤清風遠渡石頭城不辭虎節駐三輔每聽鶏鳴坐五更當宁即勤宣室召好乘前席話蒼生

賀 聖誕即事

三秋今日拜鸞輿萬歲聲中半紫魚首戴天恩無補報家傳儒業媿迂疎高甲脚底行來路多少床頭未讀書老矣自慚多伏櫪風塵猶夢到窮廬

寄湯西河姊丈

蛩聲入夜覺輕寒漫集鄉書對雨看已喜君年今耳順若言予宦更心酸秋風想就琅玕句朝日惟餘菁莪盛軟里情深螢去遠獨留清夢淚闌干 先德甲戌夏中秋夫

寢養恬叔

一別西來已四秋每勤詩翰話綢繆流年甲子光雖暮王器丁男事可籌離黍故宮宜動感蠹魚殘簡細還求西山晚照淘涇煖醉着青蓑訪白鷗

偶成

輕雲庭際雨霏初欹枕拋書午夢餘遣興忽驚杯泛蟻忘饑不問公無魚秋來旅況傷多鴈亂後鄉人失故廬自愧迂疎無所効清齋惟有坐躊躇

同蒼洲望雨次韻

一樽酒對暮雲天望斷甘霖澍甫田千里炎歊傷酷暑萬家烟井憶豐年東吳多警難銷甲西蜀何人漫草玄此日勳名惟實憲莫言容易勒燕然

九日汪蘿山招飲竹山

重陽有約過山家泛盡流觴浸落霞藍水澗邊慚乏杜龍山會裏喜逢嘉金聲到竹握明月銀燭虛屏掩絳紗幾度驅童採籬菊爲言疎蘤正將花

秋日書懷寄慎半溪（浙江人今僦館於）

每到秋來思惘然忽驚尸祿已三年自知俗學無新得且喜殘經有舊傳銀鬢漸增詩作祟金風雖入著多權酒餘一夜還家夢欲買三江范蠡船

和戴蒼洲書齋成

秋暮書齋始落成自經手授最開情盧仝破屋迴風信杜甫幽棲放月明鼓罷瑤琴挑靜慮書殘形管点時名顏門戴記君家業保邽箕裘過此生

聞海寇即事

春來擾擾徧江南四月條桑不問蚕渤海飛翎空九室鄴城遠戍泣三男秋風版築工初動半夜烽煙候臥不酣安得甲兵常洗淨野人重聲舊茆菴

九月公除有感

公除此日淚無言欲展愁腸恐斷猿萱謝朔風仍滿逕椿凌秋霰故盈門遺書空負庭前訓有滴難酬泉下魂此恨終天何日已蓼莪聲徹已黃坏

九日夜坐

瀟瀟風雨倍傷情四壁餘明獨自行漫憶甫田多失業即看長簟有餘經神遊清夢親常戀身棄明時學未成青鏡不知梁客意朝添霜鬢愈分明

贈沈春庵國醫

闌風伏雨掩虛堂短棹西來會沈郎夜坐不知銀燭短秋懷偏向玉壺長尋詩帶月多新意種藥開雲傍野塘起廢如神遍南國應須俟水遇長桑

偶成

年來向學寖吾初閒步斜陽掛短裾山鳥自鳴知物意野花俱發映吾廬白雲出岫從何去碧澗流泉更可躇看到儒家眞事業功夫不在五車書

復蒼洲同竹山前韻

喜君高誼辱通家日接瑾篇映紫霞茂叔吟風正天聖淵明對菊是元嘉盈笑此日過青眼黔壁他年有碧紗夜詠若驚隣遂起娟娟清月度秋花

秋日漫書

秋來懷抱總悠悠半入盧家舊莫愁門掩自摇疎竹翠晝長偏共漪蘭幽峰前鶴返常隨月寒北鴻來欲送秋景物與時皆自適莫教霜與鬢相侵

送藏堯山年兄工部使滇中

朱明景序屬炎方使節旋星上遠航家傍雲山新夢繞路隨烟樹客思長越裳在望通周貢銅柱高標刻漢疆泛盡昆明秋夜月好將氷蘗侍君王

金陵雨望

卽看清夏集荷裳忽對芭蕉雨滿幢烟樹望中遥接楚石城僻處半臨江風塵未靖憐東國雲影將開自北窓此日春農耕事足有人還羨鹿門龐

送友人還閩中（滇西井同年之子滇南發丁酉魁）

頻年抱策寓京華今日東風泛短槎旅況不堪兼食薄雨鄉思還繫剌桐花鱗經久矣追公幾日足應須嗣渥注此去栟櫚山下過武夷多在舊侍家

寄仇謙謙

故人秋入夢來頻笑拆魚書意更眞路隔雨淮悲斷腸凉生九月想懸鶉折腰應爲文章貴冷眼寧知釜甑塵媿我寒氈偕寂寞唾壺聲裏倍傷神

和孫竹居韻

莒菊盤中對故人從教青眼倍精神風塵堪嘆當年事樽酒還餘此日身吏隱不知殊濟倒師貞應爲費經綸草茅欲快昇平會臥看群星拱北辰

與孫竹居夜飲

九日臺城遇伏伽霞觴泛泛月初斜十年奔走衰餘劍三徑歸來菊有花遥憶洛陽春似錦舊遊滄海亂如麻燒燈欲細論時事只恐傍人笑畫蛇

聞鄉雞

羽書日日報吳門故里瘡痍不可論窴入荒林依鳥雀泣殘邊骨辨兒孫秦灰未冷猶新燄漢騎雖增只舊屯夜說王師有殊捷案頭杯水欲鯨吞

獨夜書懷

故山迢遞隔江東況復烟塵路不通宦冷豈堪風雨後思深惟繫亂離中音書久絕三湘隔戍馬誰彎五石弓獨愧迂儒無所効幽懷空對月朦朧

九月八日同金汝珍詹用璋夏淳甫汪湯言飲崇壽觀

九日憑虛上此臺黃花一半未曾開蒼藤九節人何在修竹千竿客自來撫景不殊吹帽興論文盡是濟川才茱萸醉插忘歸去借月清輝釂此杯

苗兵次建康用陳二山韻

南國舟師列陣雲春風揚旆大江濆車徒正選平吳卒父老還思諭蜀文大范幾年延小范北軍此日仗南軍新亭對客談時事擊節當年馬服君

送同儕黃萊軒奏最

勞勞亭下送君騶滿袖光風入帝州霜落林深多惜別竹枝辭裏更添愁花征日遍麒麟閣西望應憐鶴鶂樓朝罷莫隨歸鴈早石渠玄豕賴君讐

其二

自憐雕技學成名白下相逢老伏生唐漢經師原有派古今文體更研精席謙與到嘗飛將杜甫神交有

宿盟此去暘珂拜尧日鳳書應換舊恩榮

九日邀丘止山遊飲答詩

菲齋剪韭對相知披拂秋風兩鬢絲自媿濁醪無宿造漫勞青簡報新詞籬疎喜有陶家菊客散還思習氏池願祝明年重此會茱萸分插兩三枝

吳子谷兄丈入賀賦贈

送君飛鳥上神京好把華封祝聖明三殿花開金鎖耀千門日暖玉階平恩承湛露葡萄熟步入披香琬

琰陽朝罷單車辭鳳闕早聽江上子規聲

倭平

秋風八月報平倭大將旌旗耀伏波五餌筴中饒筭
勝六奇計裏奏功多遥思張仲時陪輦坐使徐方盡
倒戈從此甲兵看淨洗不須壯士挽天河

燕子磯

大江西望渺無端歷盡層蜂坐石盤雲起盧龍迷別
岫風來石燕舞驚湍清秋薦爽添多景逸客憑虛縱

遠觀漫采芳洲泛樽綠不知月色滿闌干

其二

碧嶼秋來氣日清美人時眺寄閒情尋芳屐上千蜂
穩落照江關萬里明乘興幾頻歌窈窕濟時須伏此
眷纓莫言江左風流在好惜分陰奏太平

送莫龍山制歸蒼梧

憐君飛蓋赴蒼梧霜落天空去鴈孤江樹依依隨短
棹嶺雲叠叠帶征符啼猿偏逐傷親淚蹇騎能忘報
主軀他日重過秣陵道故人樽酒聽吳歈

送何栢湖考最渠有歸志

對君篇翰憶多才通籍金閨莫問媒黃閣每懷天上
客白鷗今戀海邊苔年來藻思驚凡雨日點雲箋傍
落梅此去蓴鱸雖有興也應清夢入蘭臺

述亂

兵燹相尋不計年夷陵處處起秦烟誰家留得堂前
燕久客驚聞枝上鵲白骨遊魂頻入夢新軍駐馬尚

鳴弦雛人歌斷無家別快覩風塵靜海堧

其二

野水孤村路益賒群黎驚竄逐飛鴉伍員瀕水誰供
食張儉東來到處家日接笑言翻暗淚夜驚烽火若
明霞年來盡在飄蓬裏辜負春風幾度花

以青宿法部

朔風一夜動初寒借榻深齋臥未安不斷柝聲傳睥
睨無邊月色上琅玕爐灰漫撥心中火霜葉偏欺頂

上冠三尺法平誰刻木皇恩浩蕩海如寬

夜懷敬守妊

隔音屢接報平安惟汝伶仃疾更纏藥草逢春頻自蒔書窓帶雨不成眠陳情欲養無餘景投筆還思未了緣從此精神須振迅莫言人定不勝天

病中喜客

暑氣初驕獨掩扉自憐多病與衾宜愁看藥裹魚爭蠹漫整方書鼠又欺客到寵光披蕙葉酒闌偲舞折

花枝相逢一笑忘疲茶半擎松陰月滿陂

乙卯人日寇破崇德

人日東風恨未央狼烟吹遍語兒疆揭來不計新冤鬼代後誰憐古戰場細柳營前啼鳥雀留花門外擊牛羊（時借兵於虜）寧知吳越爭雄地歌斷東山又缺折

功臣廟

帝業千年此肇基每憐翼運盡熊羆兵提海畔看鯨鯢凱奏雲門喜鳳儀零落丹青留古壁滅明香火兒叢祠於今東國無寧枕欲起英筌一計之

久雨寢吳子谷韻

春風重檢舊貂裘宿雨將收又喚鳩青絕故人長閉戶溪深稚子欲垂鉤巴人未解支天澤澤國難堪共水浮何日晴敎放歌去白蘋深畔侶輕鷗

懷支金泉病起人

柴扉半掩寂無喧忽憶相如病幾劇搗藥未分池上水拥衾長聽雨中蕉書藏三篋從魚蠹月吐千峰共

鶴邀好攝餘生還故里粤王臺下可逍遥

讌集憑虛閣談和戎

憑虛閣倚倍含情雲樹低迷暗石城雷奮長蛟應欲舞雨餘鳴鵙更多聲師行歲久難聞凱客裏杯深不解醒欲起書生詢柳渾平涼能信鹵言盟

茶谷上人兵燹後徙居舊廬因書近作得家信

問之

輕雲將雨過庭除便隔南來附尺書桑梓已空猶砦

木鷄豚皆廢尚軍儲陰風敗壘啼新魄灰燼成丘失故閭三徑菊松猶在否淵明歸計欲何如

未期韶過立春日

臘日逢春步短籬客來秉燭話深知冥鴻矯繳君能遠寢馬風塵我獨馳憶昨勝衣驚宴弁即今搔髮已成絲光陰去去如駒隙莫遣芳辰負酒巵

久雨雪飲友人宅

風雨瀟瀟接曙鐘旅懷無柰值殘冬主人愛客春盤細比舍添壺瓶酎濃未許華胥成好夢應看暘谷對高春誰家別後能重約不惜深泥問短節

寇迫南都

西風吹急暗飛塵烽薫侵尋到國門士被五兵驚跨馬客從三戸聽啼猿褐竿已斬丘中木易子誰憐乳下孫十道徵兵看繡斧夜深還過石壕村

送塾兒歸姻

東風送汝出郊門衰髮鬅鬙淚有痕路滿啼鴉憐久客屏開射雀喜初昏青雲鵬翮終須奮黃卷螢窓細與論莫向紛華隨俗韻君親正有未酬恩

夜聞鴈

兀坐孤燈鴈幾聲凄凄霜翮倍含情佳人搗練砧將寂旅客方牀夢已驚斷浦潮來舟若沸中峰鶴返月初橫山城秋夜多蕭瑟半似長沙臥賈生

後友人

鏡中時對二毛驚冬日凄其褐更輕黃菊可飡誰送酒紫莫初熟自宜羹故人相問惟多句斷鴈時聞倍惕情燈下繙經聊自適不知樓角起山城

題孫紫泉卷

幽人卜築傍山家分得流泉映紫霞白石爨中聲欲沸綠雲歌裏興無涯松風入戸涼生簟月露垂綸釣短槎此去忘機心事遠白鷗伴我日眠沙

張石癯和楊升庵春興八韻見寄復之 張有邊議入祭

中允聲名自輞川東風邂逅石城邊幽襟灑灑看秋

月驚漂沉沉帶曉烟去國長沙頻入夢轉邊旣脫已
多年憑君捫蝨談時事杞國深憂恐未然

其二

與君重上鳳凰臺碧嶼澄江鏡裏開滄菊逢人如有
與隨陽孤鴈不聞哀霜寒翠竹蕭疎在春帶繁花次
第來吏隱無心閑國計禁中頗牧自多才

其三

年來宦跡已知津白首逢人恐是新幾欲開襟聊適

俗有時得句漫驚神浮雲世事終歸幻揭日勳名豈
絶塵獨倚蒸床傷寂寞落花啼鳥亂殘春

其四

幸際明時接大庭鴻飛何必太冥冥殿中貂珥開卿
月野外茆齋耀德星海氣連江濤更白山光帶郭雨
遲青南洲風景堪乘興與客尋詩謝朓亭

其五

水天當日侍清班一棹星廬俯碧灣三楚風烟詩卷
裏五更環珮夢魂間題與已過洪都路跨馬今看白
下山更喜西曹無案牘玄湖時對白鷗閑

其六

春風返棹大江西到處桃花路不迷殷浩未嘗書咄
咄徵生任說丘栖栖天邊有客爭攀鳳山下何人爲
祝鷄去住無心隨所遇莫言霄漢易爲躋

其七

西風晴日更明沙有客歸來不問家袖拂清光頻弄

月酒銷愁色傍流霞行雲歌裏聲偏壯落鴈群邊影
易斜几坐孤燈渾不語遥憐塞北尚胡笳

其八

紛紛冠蓋與雲多寂寞揚雄歲幾何不見井中投有
客自甘門外日增羅受經晁錯能傳伏爲國相如敢
校頗欲扣天門閽正遠夜深牛斗動清歌

重過寧國道中

春來隨鴈遍南洲芳草偏增客況愁飛絮已驚三月

暮攀蘿時向萬山幽梁王館下巢新燕謝敬亭前折
野榴不是玄都舊風景劉郎何事復重遊

送龍西華尹封丘

別君二月正啼鶯今日逢君綰綬行江樹遠移彭澤
筋春風將偏洛陽城十年已覺文章累百里從教雨
露盈此去相思欲相問好懸南北鴈來聲

曉行太平堤爲王稚川守神策門作

郭外平堤事短行戍樓殘角尚餘聲貫城柳暗垂清

露玄武湖空動遠晶烽火未消愁汗馬公侯多等足
干城年來分擘重門柝管使東南不用兵

飲酒蒼洲

與君把酒對愁城不覺呼盧漫幾行淪韭盤中無異
味飛花簷外若爲聲前峰歸鳥雲偏變北里歌鍾笛
更橫與劇不知清夜午忽驚破鏡挂天明

壽汪鵬溪七十

結得茆茨久辟人更無鈐鍵雜流塵陶翁歸去能甘
節魯叟彌縫欲使淳薇蕨山中偏有味芷蘭江上盡
堪紉今朝幸喜稱眉壽願醉君家甕底春

公署書懷

靜掩西廖思渺然曉風吹竹帶輕烟歌聲不斷簷前
鳥黛色時開樹底天才薄自宜詩有債官清誰許硯
爲田更逢知已多吟與日報瓊瑤得幾篇

和陳二山韻

與君促席共熙裾苜蓿堆前歲幾餘自媿馬安題巧

宦每從潛令賦閑居彈棊喜爾知兵法舞劍慚予學
草書白首爲郎牒寸祿何時得與赴公車

向高蓮失女

夜讀昌黎哭女孥向平今日淚偏多門東叫我誰提
飯燈下何人再撲蛾雲暗深閨魂寂寞霜明青鏡髮
婆娑由來失子還能得且傍樽前對酒歌

遊靈谷寺

春日幽懷向此開坐看花落點青苔孤岑欹木多猿

跳深谷尋僧與客來三界尚餘蕭寺塔五陵不改漢
家梅寺在奉先縣東北右斜陽與衰忘歸去且對琵琶泛紫杯有琵琶街

其二

寒食東風草正芊客來啼鳥帝陵前松迷石逕雲藏
寺麥秀山城雨過天欲數六朝增感慨幸逢三月可
留連鷄樓馳馬朝陽道城柝年來已早傳

丹陽道中追憑崗森川二兄不及因書肆中

歲況相携過石頭冲風爲阻木蘭舟兼程夜過姑孰
道獨鐵晨登陽羨樓迴騎有人傳去跡驅車無計及
行驺遲憐半日相遠處恰似三秋動旅愁

冬夜客中

孤窗香篆半成灰聲合飛鴻帶雨廻獨夜梅花誰共
語幾家竹葉自深杯宦情鷄肋憐滋味世路羊腸易
折摧欲把塵襟盡披豁喜看清月上琾臺

得休寧命出都門

秋髮蕭蕭半屬渰自憐薄宦與相宜爭言雍齒功難
算若詢君平數亦奇十載燈殘徒盡餅一帆風急強
臨岐壽陵學步邯鄲里從此高低任所之

遊與善寺

不到山中已有年招提風景只依然山僧洗硯添新
竹野客吟詩就短篇古樹叅差溪水上群花掩映草
堂前孤村暝色憐歸路幸有漁郎泛月船

題陸懷洲令郎便面

夏日相逢即問詩而翁原有杜陵辭高懷灑灑冷風
楊瑞墨沉沉洗硯池鯉過家庭惟有訓鳳生毛羽自
多儀相看盡是難兄弟聽馬家聲早繼之

下邳道中次陳森川韻

淮海冲風客裏身梅花將落未逢春波翻渭浪多驚
楫雪擁孤城欲斷薪紅日北懸心正切青山南去夢
還頻長途知已憐蕭爽時展殘編細討論

銅陵道中

路入銅陵覓王人獨穿僧逕漫沿江雨聲薄暮未能
歇鶯語逢春自覺新松影沉沉廻石磴鐘聲杳杳接
孤蹄年來吏隱牽行役羞對長沮一問津

京師送沈雙峰南還

故人相與正綢繆奚逐歸鴻不可留北道漫誇新驛
襄南枝應聽舊棲鷗江亭柳謝秋容改驛路雲低暮
景收此去淮南知已少莫言王粲更登樓

重陽對酒

去年薊北過重陽今日匡廬菊又黃地接柴桑宜泛
醴水連彭蠡聽鳴榔尋芳更喜茱萸味覓句徒搜苜
蓿腸目斷天涯歸去鴈白雲何處是家鄉

築臺對客

山翁對日理荒臺桂子紛紛點砌苔多樹松濤風外
湧空山鶴唳月中來捲簾正喜襟初放愛客何妨醉
後杯話入中宵情更洽不知銀燭幾成灰

燕臺哀千湖叔父

甫匐南來席未温雄歌何事即招魂凋零書劍徒懸
壁慘淡哀麻半掩門湘子更添收骨恨咸郎空想哭
途痕燕雲吳水多迢遞淚灑銘旌幾斷猿

宿滁陽龍興寺見葛後川年兄

投跡滁陽喜故人漫依山寺借重茵疏峰帶雨添詩
興野島留春伴酒巡松逕久荒埋石砌鐘聲時報隔
城闉上人空寂非逃世淨掃蒲團對客頻

題沈雙橋園居

結廬獨向溪橋畔機事相忘狎野鷗日逐蓬門人跡
少春深花塢鳥聲幽鳴絲調遠廻山水看劍光氣動
斗牛出岫隨雲便歸去不知遊子賦登樓

豐樂亭與包吉山鄉兄飲

與君聯屐坐莓苔客底殘春興復廻攜李雲山頻入
望滁陽風日此登臺幽懷會賦空嗟老濟世誰憐可
用才幸借醉翁亭下月更隨孤鶴事深杯

春暮山行

春暮尋芳過遠山山前修竹半成斑自憐與客遊多興不待逢僧話始開麗日疏花蜂正鬧綸衣垂翅鶴初還歸途舞袖牽明月更喜漁歌起碧灣

除夜宿涇縣三溪

忽驚除夕臥三溪清夢難聽聒曉鷄新斗已吹歲歲去歟裘猶戀故人携鄉開信杳憐鴻翼異關途長問馬蹄遲憶上林花事裏幾人能折步雲梯

送孫東穀尚書致政

月旦歸公第一流冠裳不混此蜉蝣秋風對我思蘭芷直道隨人呼馬牛已遂留侯思辟穀即追范蠡上扁舟此行未許云長往倚杖還同漆室憂

均在便面

扁舟留滯石城邊甘苦嘗來二十年桑梓已凋先世業裘應爲後人傳莫云易掃皆花徑須信難耕有石田臥起情深相切切而翁霜雪已盈顛

懷一溪叔

獨夜清齋正憶君別來歲序再驚春烽烟雖值無邊亂桑梓寧甘可耐貧花在逢時開爛熳水寬隨意下絲綸憨予寸祿無能補素髮飄蕭日滿巾

題羅雙浦別號

知君與逐采眞遊遠浦輕帆似隔洲短短蘆花秋正好依依鳧鳥浪偏浮乘風覓句多移展借月呼朋自洗甌漫覺年來牽吏隱夢迴時復到沙頭

初夏朝過清凉寺

夏日清朝映晚霞獨騎羸馬過平沙流鶯細語傳山管亂蝶翻衣擾徑花古寺無僧開小榻野人逢客試新茶輕烟泛盡郊原綠半屬公桑半植麻

己卯臘夜對客

客裏逢君落暮觴坐來銀燭幾更紅樽中瀲灩多浮綠江上春帆又欲東別院梨花將積雪橫塘荇帶自牽風孤吟若就鳴皐曲尺素還須寄短筒

留都冬夜懷友

憐君樗散六旬餘愧我輪囷亦朽株白首無能供北闕青山常憶對南湖已經臘盡寒猶在更覺年來事每殊獨坐殘燈誰訴語不堪斷雁一聲孤

送司業王稚川

清和風日動江樓江上仙槎壯遠遊詠入五雲依北極文廻八斗逼南洲長淮浪濶蛟龍起泰岱山高草木稠會見經綸饒客勿漢家麟閣鳳池頭

得家書

夜接南來鴈有書兒曹踢翼困雲衢陶翁責子詩堪憶劉向傳經業已蕪祇信薛鴞能守龕豈知鳴鳳在高梧誰爲挽却遂途轍起廢重疴病額駒

夜讀

疎經夜讀欲精神砧杵聲高自比隣鄉信蕭條惟采蕨旅懷寂寞頓思蓴強呼氷下排愁緒偶對燈前欹漉巾多少傷時悲杜牧罪言三復更難陳

山行值雨

春來風雨倍凄凄雲合山中萬木迷突下有烟知客住簷前無鳥對人啼夢來旅況惟鄉國聽去江城盡故聲明發單車向馳道子規聲好隔前溪

卜益泉第夜飲踏雪月還

暝鐘隔岸與風傳凍月相隨到綺筵不盡樽前千日酒欲凌白下五更烟雪深遂柯驚鵲夜半青樓絶管絃歸去重門笳更咽辟纑人有未曾眠

其二

雪裏呼朋意更眞滿堤梅柳正逢春王猷莫遣船廻戴徐孺今看榻下陳漏急山城還滴箭燈挑岐路更刑薪獨倦驄馬同歸謝裘袖裏彈文不告人

送左山趙太守朝天

宮河潮吹動征裝萬里紅雲映彩舟清獻聲名馳北闕忠宣惠澤遍南洲（宋趙忠簡公鼎曾守嘉興）三年報政清朝典九月離懷赤子憂半夜正勤前席問爲言民瘼未全瘳

除夜

歲晚星迴曆正催不堪斟勸盡南來鄉書乍隔三更夢寶篆徒添五夜爐信初傳官巷柳江風纔動古堤梅寒衣北上春光好漫醉瓊林第一杯

訪沈東川表叔

不到東川三紀餘川頭風景尚依稀田廬半屬他年主樽俎猶存舊日客到始開公燕室月明仍憩釣魚磯憐君自得從吾好時向山中賦采薇

秋日登鼓樓

層樓千尺插天開萬疊青山抱帝臺落葉辭秋過林去孤雲約雨渡江來晴分吳苑多離黍烟滿梁園暗古鴈聖代金陵符王氣共瞻玉燭照三台

陪祀文廟

山寺鐘聲度翠屏蒼蒼夜色動疎櫺深松鶴夢不知曉隔樹螢飛疑是星明肅衣冠瞻舜治成和望蒼生周庭萬方禮樂歸文化百仞宮墻自典型

除夕

官署蕭條驚歲闌早梅含雪夜光寒江湖白髮催人易旅次清宵入夢殘漏靜燭光明蠡帆杯深桁葉頻椒盤十年浪跡隨萍梗萬里乘風取羽翰

旅中晨起述懷和楊銓部韻

鍾山朝對獨嶙峋玄武晴光更媚人蝶栩臥遊圖畫足鶯花聯賞倡酧新彩毫未賦三都勝玉燭初調九陌春孤客幸逢陽道泰可憐風物自芳辰

元日述懷

十年聊落逐風塵元日欣逢白下春星紀再迴辰極正風光初轉帝城新天邊閶闔雲霞麗亂後鄉關杼軸貧氷雪漸消春事早上林重見看花人

和王九峰雪中韻

夢回孤枕憶當年病種愁根苦未蠲瘦骨獨憐清似鶴布衾偏恠暖於綿雪殘上苑迷瓊樹氷泮長江亂練川報塞無能驚老大愁來只與酒如泉

七言絶句

後陳賢甫次韻

病酒年來始覺醒百壺推却未須傾爲思夜半養[illegible]
味欲飲呼童問幾更

雪夜偶成寄汪湘之皃石

虛室閒羣覓短檠坐看飛雪滿天涯須臾爭捲紅塵道點却疎梅幾樹花

其二

雪下瀧盧似覺便怕驚心火拂殘烟不知谷子重推裏細水聲中自一天

當塗旅館對梅

獨對梅花思轉清漫呼深酌坐殘更蕭蕭客館無人到惟有長風共月明

戴滄洲敬小窓遠映松蘿用韻復之

一竅通明映遠峰松蘿入我色融融主人物客時相[illegible]
韵不數環滁有醉翁

送王蒙岡用蒼洲韻

群峰雨霽日初昇餞客東郊動別情即挽征裙話裏曲鷓鴣聲雜子規聲

途中書懷

蛩聲入夜添清韻鴈陣衝寒共遠遊計却還家塵未灑又將覓騎向神州

聞子規聞怨

昔別閩中淚滿頤叮嚀歸去莫遲遲子規似聽閩中

語句句佳人囑爾啼

其二

牽別江頭涕濕襟只言須寄早歸音今朝聽爾頻頻喚似與佳人一樣心

其三

細逐飛花過翠微山頭日日喚人歸不知舌底渾無力多少征夫未拂衣

歌風臺

功收垓下渡淮泗湯沐重新馬上衣今日故鄉誰作
主大風依舊與雲飛

分水龍王廟

征舸雲集會通渠清濟平分比目魚南去北來輕萬
里鯛憐孤廟宋尚書

留侯城

留侯城在沛宮東城上清笳憶漢中爭似破齊王欲
假至今雲夢說奇功

彭城

不向三秦向此中沐猴曾笑楚重瞳漢王溺上除苛
政義帝江中葬短蓬

漂母祠

終日江頭漾短絲豈無稚食幾相知世間似母知多
少不遇王孫不建祠

途中清明

江上風烟拂去旌紙灰飛處報清明扁舟歲月多辜
夢故里松楸獨縈情

其二

青蘿裊裊綠翩翩兄弟今朝對暮筵春酒怕逢寒食
候東風又散五侯烟

亦醒葉子真出風木扇圖爲予言恰然伊尚之
感鯫即吉猶凄咽也古南陔白華之流與因
書此

道人綠絕臥空山陟屺情深淚幾潸無奈冲風到寒
木故教深墨徧秋顏

漫書

孤燈漫滴三更雨故紙難禁十月寒筆爲墨香書成
紙杯添蟻綠側裁冠

悲笳

十六開箏學舞筵哀笳陵下舊知名而今絲竹還如
昔公子相過不肯聽

看箭

血箭多年夜尚光郡連曾困左賢王將軍念舊重廢
柾管使髦頭落戰場

遊落日慶和二絕

三年踏踘此登臺勝友高情盡日開天劒芙蓉應有
待故教折屐徧莓苔

其二

初夏長歌上后臺斷雲斜日鏡中開芳樽倒盡忘歸
去細數巖花點翠苔

過嚴陵瀨

桐盧江上渺霏烟惟有嚴陵廟儼然本爲時人來隱
此釣臺頹慈客多歸

偶成

老眼婆娑五十餘床頭難部幾發書時分句讀研朱
墨若與兒孫作馬牛

牙統答

桃言奉檟已多年君髮如霜更我便不意草玄今尚
白故嘲予貌似霜妍

春景

花明上苑占春叢分得餘葩屬化功寄語青皇須愛
惜莫教容易起東風

夏景

薰風披拂徧南訛到處繁枝鳥弄歌紅白滿江花正
好更宜長遂度漁蓑

秋景

一夜秋聲動鶡冠衆芳無語倚闌杆獨餘月桂飄飛
襲金粟黃花耐歲寒

冬景

零落西風僕屢霜梅花留得去年香更從春借二分
色付與茶梅映短墻

徐州除夕

除酥杯裏泛餘香千里頻薰問故鄉欲寄夜來春意
好便風吹賜過襄陽

東友人

黃金臺下荷澗繆一別南來近五秋相去只爭雲一片陽書獨阻仲宣樓

其二

獨泛東風已暮春故人相憶欲相親只疑風景桃源似倘恨漁郎一問津

遊靈谷寺貽古泉上人

林藏福地陰千頃翠入名山路幾盤一自寶公埋杖

錫至今流出石泉寒

其二

神烈山前日未曛琵琶塔下響初聞談經臺榭半秋草掛衲松枝空暮雲

其三

垂韁石徑馬行遲露滿松塗暗濕衣借得山雲開午夢一聲林鳥悟禪機

其四

花深竹广迷過客露冷蓮塘問遠公盡日僧堦閑不掃滿園銀杏落秋風

同春堂遺藁目次
卷之三
大道賦
常熟築塘頌 并序
辟疆頌 并序
贈耿忠庵憲臺旌奬序
贈吳困宇陞大埔尹序
送同僚徐務庵掌教利津序

贈耿忠庵三年報政序
贈馮龍灣司徒之官序
送盛月洲國子助教序
山東鄉試錄後序
送沈守豐之官澤縣序
送同僚王蒙岡陞掌教涇陽序
贈呂種雲雙壽序
秦溪別意序
陳竹山六泰序
林竹泉序
江西園七泰序
卷之四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涇顧公簡授京營
戎政啟
贈沈雙峰壽啟
寄馬白峰年兄書

寄鄭壺陽父母書三則
答楊思允學師書
上鄭潛泉書四則
寄吳子谷書
答仇謙齋書
風教崇義傳
王節婦傳
通亭記

書少陽山人傳後
跋楊元軒藏冊後
端泉文
與吳士說
人峰說
嘉耦說
石人銘
處士雲峰金公墓誌銘

祭莫嶺翁文
祭姜郡溪文

同春堂遺藁

監官劉翁東沙著

大道賦送司業王雅川

王盟河嶽兮權輿比於周鎬携觸熙虎兮蒸磬髦於孔教薙榛蕪之諫聞兮廓康莊以大道鍾斗牛之清氣兮珪璋夙其自葆匯彭澤之汪洋兮不盈虛於旱滂富武庫於東觀兮典墳託於研考補石渠之缺闕兮裨謀俟於脫藁開群蒙於初筮兮懸啟明之東皓

落正派以廻瀾兮本由藁於既倒時放情於朗吟兮樂月映其藻抱或委蛇於自公兮庶幾申申而夭夭誕後進之登岸兮功必先於灑掃炯良心之不昧兮宛嬰兒之在襁褓前損以室慾兮歛躬餒以常澡使愛心之久協兮隨芳椒以自禱荀天爵之可珍兮奚木難以爲寶曰靈龜不朶頤兮舍取辨於既蚤視鼈庖皆坦坦兮亦奚徃非濊島荀忠信以自靖兮雖神明可以鷹藻稚佳興以同物兮示周行以彰好乃覩

德於侯明兮墜曠典而克討士感志於天地四方兮
食然後敢以用稻多何蕃之可傳兮衆皆竞進於杲
杲卿相摩以泳思兮涵江漢之浩浩喧譁煦於春風
兮振爽霽於秋顥貯九淵以追琛兮回淳洿於少時
茲九天之開闢兮席正虛乎傳保喜樂只爲邦基兮
賦南山之有栲洵物視以同聲兮水火流濕而就燥
說既置諸左右兮霖必澤乎枯槁羌衆材之充棟兮
化將蕃乎席草內共貢於無缺兮夷亦篤乎纖縞瞻

萬象之護其所兮風不歌乎肅揚繫相道之就續兮
祺麟重乎元老泊板茅以藁征兮起下朝於櫪皂采
葑菲之無遺兮河海不棄乎行潦茲撫一言於浚明
兮豈蔕借昭於窮昊

常熟築隄頌 并序 代徐鳳竹侍御

常熟濱江海之交擅秔稌之利土沃而讀民殷而逸
國朝富而教之幾二百年雖形勢非要害之衝而竊
叅有潰池之寇皆不旋踵苗耨而髮櫛之是以其民
安於鉏耰棘矜以相生不知鈞戟長鍛以有事設險
無城池之固防禦無屯戍之卒非思患之計踈實相
宜之道爾也今島夷醜類負海宄黎匪茹孔熾擾我
東鄙壬子有温台之役癸丑有寧紹之師再逾年杭

嘉蕪松瀆戮醜血黷兮慘悴矣熟爲蕪北岸委肉當
鋒鏑之瘏胞其寖者特易易耳蒼墅君以進士令熟
豈弟廣仁廉敬罹武帶然嘆曰虞詡之朝歌張綱之
廣陵此其時也然戰不足兵是以民與敵也守不設
隄是以邑與敵也乃屬其子弟鳩其材用析而雜之
準其費會而通之優其值民知用勞不知用力民知
用力不知用財其緩以里計者九其傭以月計者三
經費有章其歛弟事葺邑中之點慰我心非城門之

晉與我役也於是鳴鉦伐鼓飽士騰嚷日開厥武衆諸於韜寇聞之而用駴邑賴之以若保捍災患於一時固籍宗於萬祠熟民子子孫孫永世若澤矣鳳竹徐子臨於衆曰憫赤子之阨曲而全之父母之仁也苟不知頌其德以示不朽豈所以報父母哉矧蒼黽翁裔浙以文獻稱崖燕以氣節負其養豫其蓄盛遇盤錯而見利器焉雖其餘也不可不彰敬爲頌曰

東南成賦首推蕪歲輸月廩日就瘠乃今小醜來倭

叔不食海錯群爲貔頻年羣舶并挽戈南警既越旻及吳熟民驚走哭窮途回頭虐焰已滿檀老翁循墻不能踰乳下有孫磔向隅嗟哉四野多毒荼幸我仁侯煦且吻設險備寇如備胡築墻巖巖鐵不踰暨暨戎容鳴鏑鋘守在四境恃無虞桃林百萬不爲鯛夾谷由來詘魯儒文事武備咸頌虞淵源雨浙抱瓊瑜黃金臺下擢驪珠一朝登作清廟瑚春風滿路啼鵾鵠錫我民醉德呼嗚嗚永傳此頌作吳歌

辟疆頌并序贈林三泉大夫

大夫少脫穎於國其家學正而淵敦粹之處以明經高第一命令新會會人德之不忘其盛德紀績尤難且著廣南諸監司大率資其功壬子冬再命於休寧勤恤睦隱蒞事清嚴施視新會若休人歡呼惜見大夫之晚也未踰月監察御史以代巡守按留都素企大夫且欲均惠澤於所轄郡深念曰賢令居一邑之福賢令出一路之福矧予寀睦惟二二民吏

股肱予行爰檄召大夫爲先駕至則宜和緩刑弛禁哉豪宜歙數百里內翕然神明之屆皖皖視諸郡爲劇其西南下邑曰宿松風土吝嗇厥民告稔厥賦若役告病吏不可以理道理溪公曰傷哉誰爲子煦嫗之大夫揖而進曰下吏責也遂被命往取其土之踈者苗之集其民之窳者業之量其稅蠲之出其羨賑之丁口糧田不下千萬計計上濯溪公曰是誠父母宿松者耶宿松之民林林矣豈直佐子監司哉其

浚宣天子愛養元元意殆無餘蘊令也賢哉行還休
寧績當什倍宿松矣時監察后洲張公提營田聞而
愕曰招民而墾與戍兵而屯相表裏是役也爲子之
助實多子將奏成敢告天子璽書川勉予其申之白
金綵幣先彰勞勤云劉子翬泊諸弟子曰大夫勳德
在人上下詡揚宜敬頌以美盛德之形容頌曰

留都甸服半跨江北氓蕃多流地瘠且漠歲賦什一
日困征榷爰歌大東唯皖爲劇皖之西南宿松是邑

雲夢塗淤薪黃壤僻天乏有年民皆菜色曰歲癸丑
濯翁來旬股肱佐命三泉林君翁月宿松不克厥邑
耒耜弗施誅求孔棘四鄙汙萊黔首辟易視之實傷
予用怵惕惟我佐吏代予行役三泉曰嘻予敢不承
虔命西走慈湖賑生布德利令川直厥誠勢來後先
三令五申爾民來歸樓爾宇廬爾民來耕待爾鎡基
爾歸爾子俾緊含哺爾隣爾黨俾緊安居爾勤於食
予蠲爾逋爾勤於力予寬爾輸蚤繅蚤織虛爾無給
于狩于貉慮爾無禍毋鬬爾訟由疎逮戚毋黠爾貨
枉尋直尺凡百用訊爲爾立極匪予敢勤監察之恩
匪予用情營田之仁上下戮力疇不爾旻爾其體予
慰我諄諄宿民稽首公誠父母教之誨之生我全我
我子我孫永戀茲土尸祝我公伏臘鬮鼓公今東歸
我涕沾襟于苞于塗簞食壺餐公共上最必簡帝心
錫命再三勞公維深梁金赵錦光被士林士人濯濯
且慕且欽爰爲載筆式昭德音

贈忠庵耿侯憲臺旌奬序

益聞監司者守令之綱旌異者將召之本夫君子致身將以報主然必獲上始可治民苟上之心一違則吾之施莫究是故涇陽醴泉之政無能自達於天子而許孟容韓昌黎之徒亦必待張建封董晉之交章而後得大行於時要故監司之旌也我朝涖政以侍御監察者四而浙居其衝厥爲浙道所屬監察因得殿最其守令焉嘉靖乙酉侍御信陽靳公涖浙

越之十月以六條察豪右以八計聽吏治而侯以進士尹敝休寧首膺旌典揭其果毅之才足以去三惑清嚴之守克以嚴四知謐平虞芮之爭而門清如水請絕金張之託而屣棄若遺其旌侯者亦奚殊於昔之薦孟容昌黎者哉而侯則有不盡是者彼其名齊軼蘇業遠與墳心如結今終始不易其慮溫如玉今賢愚咸獲其益敷政大寬平之仁而民歌蟋蟀接人多造就之術而士喜菁莪則今茲之簉仕東南固他日之持衡鈞軸也顧不諒哉矧侯滑産也吾聞滑襟山帶河形居東郡之勝修文振武才擅北平之雄則侯之卓越天篤其生而亦地鍾其靈也熠浙之下士甫澄儒紳久勤山斗之仰幸依道德之光千旄在浚

[illegible]之時汴水采芹亚多士頌侯之日僭不自量爰譬條支式陳蕪詞僅不能揄揚萬一也

贈吳固宇陞大埔尹叙

昔子產少尹何之爲邑仲尼惜費於子羔以其未能操刀而使割猶美錦而學製焉也故良冶之範金百鍊而後精醫師之門庇九折而後試識由閱歷則智益弘才非鍛鍊則行必窒是以街亭病謖言過其實陳阭答珀名涉於虛也若我固宇先生產延平之里學有淵源孕拼綱之秀文多炳蔚釋褐而仕鄉校九載作人遷秩而佐成均六年報政詩書禮樂既日遘

而記敎社稷人民期朝修乎業命乃擢提之格改歲適大埔之命寵章由豫得而志行出罔實而慎往允矣澍澤乎蒼生展也流聲乎紫闥矣然吾聞埔草昧造邦莅荷故薮雖非襲遂之渤海未符黃霸之潁川先生出覓喻以袵瑕懸隋珠以燭愚理劇烹鮮令若張急弦持敝器猶治亂絕使若邪無犬吠之警泰山無猛虎之避吏治飾以經術雖結振以文風將彬彬也某等忝佽幸與協恭久貧麗澤非白頭之舊如新

念君泰之師非友今行矣驥駒在道無柰僕夫願詞此簡書相郵以慰惓惓也

送同僚徐務庵掌教利津叙

余少讀謝文肅公尊鄉錄知台南宋有徐尊生兄弟倡道東南晦翁文公遺之詩云學道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推讓如此則淵源所漸後必有達人務庵先生益其裔與先生少業胡氏春秋廪於庠嘉靖甲辰貢於南宮一命分教休寧凡六閱歲今乃遷掌利津教濱行東沙劉子蒙崗王子暨諸門下士執爵祖帳下諭曰先生之行寵光

矣願聞所以先生曰新安爲程朱二夫子闕里人才之盛甲於東南故所在儒宮表曰東南鄒魯某不佞敢不勗我之階與諸士共由斯我之室與諸士共入而思以勗人哉吾無負於教學而已敢辱下執事東沙劉子曰先生以鄒魯自待待多士則士不以程朱自謂答先生哉夫新安非鄒魯也而云云者取其似也今利津眞鄒魯也教其似聞而興之教其眞親而炙之今日之鄒魯非東南則今日之教鄒魯者當大進於東南矣孔孟之道不益光哉吾見東甌之徐始不止於二兄弟氏也先生曰子之言愛我矣願佩幸茲諸士躍然遂筆以贈

贈忠庵耿侯三年報政叙

世之誦牧者以循吏爲首稱然循吏不同西漢班史所傳六人東漢范史所傳倍之唐宋諸史所傳則又倍之何循吏之盛於後而古反不逮與曰不然漢以上循者多多則不勝書故書也畧畧足以勸漢以下循者少少則不忍棄故書也備備亦克用勸其稗民固邦垂休聲而景後世則一而已耿大夫以明經高第令休陽政成化行士服民悅何宜動當道旌書累

尺牘乃今三載報政矣不俟駕而行餞祖悵客執爵而言曰大夫古循吏也敢擬所安東沙劉子曰兩漢循吏文翁衛颯而下大夫兼之矣進而上惟兒寬董仲舒乎史謂二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然寬治尚書位至三公眞相也仲舒生廣川學有本原眞儒也大夫以滑臺之傑去廣川甚邇顓門尚書業與寬同其學淵源其文爾雅其敷政優遊不蘁不絿負董之學超兒之秩又非

兩漢循吏可擬則以循吏目大夫豈足以盡大夫哉客曰子論確矣客誠不足喻於斯大夫曰某不佞敢辱下御事之命某聞文翁在蜀選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餙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蜀地大化風同齊魯衛颯之治桂陽修庠序之政設婚姻之禮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不佞某方桂陽蜀郡不敢齒而暇優孟兒董耶東沙子曰此正大夫之所以賢乎吏也今日布諸郡邑則稱循良他日在帝左右則稱輔弼以眞儒爲

眞相何必讓古人一頭地哉異日史所書詳畧未可知然如大夫者備書之惟大夫最畧書之亦惟大夫最寧不爲千古循吏勸也耶某等今茲執爵之言爲左券矣是爲叙

贈司徒馮龍灣之官叙

撫提格之歲既龍灣馮先生抱南海之珍壤皐比於太學模範章誦說勤弟子彬彬河汾也越二載天子以爲賢擢南司徒郎逾月乃揖其僚而行東沙劉子執爵而言曰司徒國之計相也民之所天也而屬又股肱乎相者也相得則佐國者大屬得則佐相者大而國無急矣先生其知所以佐乎先生曰竊欲聞之矜矣劉子曰予讀太史公平準書知西漢所以經財

用者敢爲先生告先生曰苟然歟吾從子訊曰式之輸財助也是乎劉子曰財用者可輸不可嗣也式可能不可偏也先生曰無已則桑大夫徙乎劉子曰其徒言利悉矣然竭澤而漁將無魚也反裘而負將無裘也先生曰無已則可之告緡忠之株送皮幣討金是乎劉子曰使蠭蠆無遺育於宇內也巧之實所以拙之肥之實所以瘠之至是而室懸磬矣國何庇焉先生曰助之於人不可也取之於人不可也然則何如劉子曰吾取諸文人給家足都鄙滿倉廩府庫餘貨財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無取亦無助也先生曰時之際也非文所能爲也劉子曰文常欲作霽臺召匠計之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朕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是以專務儉德海內殷富夫費財百金而貽民若是所開豈淺淺者哉先生曰展也子之論也吾敢銘諸紳以蒞厥司劉子曰佐國以財豐財以儉崇儉以君先生以是言之相

相曰幸哉有屬如此也相以是言之天子天子曰幸哉有相如此也吾豈憂不足哉命左史書之某年月日以某爲大司農令克奉其屬以風後世先生曰願是哉遂什之以爲贈

送盛月洲國子助教叙

盛月洲先生閩傑也以太平教還助國子教過留都別所知友其標灑然其器顓然其學淵淵然領荅若故者不數計東沙劉子曰先生積學抱珍實大聲宏動於監司徹於銓衡於樂陛廱於論鼓鍾群天下譽髦而校樸之先生之行壯矣哉其快是也先生曰吾方甚有所戚焉奚其快吾聞隱不遠親古有泣柊凡以其不可解於心也吾三母皆不逮養父笑笑二弱

弟無恃予乞娶今母母於諸子中乞子予也自念宦遊浙廣今十有七年母倚閭不勝大耄吐情當路歸省者屢始允之戒行而有國子命當路食其言聲聲於心夫自北去家逾三千里更之北則將八千矣見母何時茲堅風志拜膝下恐三釜凄凄母以祿養爲言言而迫之使出則去就無據矣其能弗慨於懷耶是以哦也東沙子曰異哉先生之行賢於毛義遠矣先生篤於家如此寧有薄於國乎戀其母如此寧有

忘其君乎極其儔古閔損王祥之流而寖隆乎南陔白華行教大學必將有何蕃之徒出其門下者先生曰某不佞願受教乃序而贈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山東鄉試錄成熠當序之末簡敢竊言曰三載舉士制也熠於斯錄也重有慶焉山東海岱名邦鍾靈誕聖而涵泳群賢咸萃於斯流風餘澤浸被弗窮故英傑代生紀載乖殊孟軻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我國家制科錄士鑿鑿言揚奮庸敷績聲光相望惟皇上凝命承休丕揚文教禮樂薰蒸道化龍洽三十餘年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茲

其時矣夫士產斯地以紹文獻之遺蓮斯時以蒙漸摩之澤乃得躬際其盛論秀以賓王家將得人獨盛而他日建樹必有超軼後先者故曰重有慶焉夫上之舉士也將須其學以贊成化理而士之求舉於上亦將以所素養而效用於時是以士不患弗庸患無適用之學舉士不患文弗工患無攄裹之素素定而關於文則非徒餘而達之足爲經綸之資學茂而後庸之則乘時服采而顯布天下者皆實用易曰修詞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蓋言不徒餘而措之爲實用者也士不以實用待其身士之敝也舉士而不得實用之才典試者之恥也故熠入院恒惴惴焉而況以管蠡之見求之文藝之末乎國家以文取士而以政試之隨才授任咸登於理間有未效非文與政果不相侔也繪詞襲旨文非不蔚然而心源未徹將弗融於聖賢經世之蘊傳古訓按成憲曰孰此可施之用而弗達於

時則潤澤生民之效容有未臻此熠所以惴惴焉而不能自已也諸士以文達矣果皆文之攄裹學之適用者乎抑或有專繪襲泥訓與者乎天下誠有業同而超異文須而實殊者士辨之責實也況產茲名邦濂言聖化則既幸矣其尚思弗愧聖賢之鄉以贊成皇上仁世之業芳聲嘉績流耀無疆夫然後士之自待與典試者之責均爲無負否則以熠今日之慶而貽將來之恥非所以望多士

送沈守豐之官嶧縣叙

昔太史公自叙云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鄒射鄒嶧夫齊魯之地廣矣獨於鄒嶧記鄒射焉鄒嶧東嶽之連亘也誰無層峰奇嶂而邃迤隆起如蛟龍蜿蜒綿綿不絶又如鸞鳳翥翥勢於飛雝雝祥風瑞靄益然盈液先王遺風於是乎存秦皇帝東巡海上於鄒嶧山立石頌功德豈無意哉後之人得官其地者非幸耶韓昌黎記藍田縣丞廳壁曰其下則主

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倘倨以嫌不可否事勢力反出主簿尉下則佐令而得主簿尉又非幸耶吾部沈守豐先生倜儻嫺吏治始副文思院於工曹遷主簿嶧縣問其地太史公之所講業也問其官韓昌黎之所詞揚也守豐獲此亦榮矣哉然吾聞風俗盛衰隨世而殊今之鄒嶧非昔之鄒嶧也水旱不時忌窳失業鄉飲廢而椎埋之徒與射禮廢而弓馬之技仲所謂夫子遺風不無少替有一命於茲士者不可不豫爲之所也又聞官職崇庳與時不同今之佐縣非昔之佐縣也監司以勢而加令令以勢而加丞丞之下又何如所謂主簿尉乃有分職勢力反出其下者不侔簿亦難矣哉則前所幸者不可眞以爲幸而泰然也守豐其自樹焉曰民齊魯之黎也可不煦嫗之職令丞之佐也可不夾介之俾民曰此誠父母吾也令與丞曰此誠股肱吾也其留也安其去也思稱於監司必曰是嘗有德於東魯之民

不稱然者則守豐有聲於簿簿用光於守豐行將進秩此爲階矣不可眞以爲幸者非大幸與怡泉何于曰命之矣敢不祗承遂叙以贈

送同僚王蒙岡陞掌教涇陽叙

仕於教者凡以成人材而行已志材之成有二析經工詞利進取躋膴仕今之材也正心辨術尚忠厚祛浮末古之材也今之材世不以爲後古之材世亦不以爲先由君子觀之則異於是按照門四科文學居末周人三物德行是先教人者其望以今之材乎抑望以古之材乎蒙岡先生以江右之裔接河南之傳少精毛氏詩簡原計偕一命教休寧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所學純矣素絲羔羊節儉正直居官慎矣其詩人也讀已之書修已之行先爾祖考貽爾子孫毋黷財毋倚勢出言令人可愛作事令人可法意皆諄諄論皆侃侃自負以古之人不敢望人以今之材也諸士領心悅勤之咸曰先生真人師也余觀先生故崖士也漢書傳汝南黄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雙壽云者志備福也夫福人慕之壽福先之深願而難必者壽也況於雙壽乎學稽諸古君子偕老是已然亦有爲栢舟之賦者有爲鼓盆之歌者是厄於天也亦有爲白頭之吟者有爲谷風之咏者是厄於人也無是二者善矣其如美而無子衛風之悲顧人嗣而匪肖叔向母之卜羊舌氏皆非福也亦惡取於雙焉故曰雙壽云者志備福也當之者奚種雲先生配

俞夫人也先生家稽李之崇德詩書禮樂緒有令聞志於用世嘗讀列子鄭公孫朝當蠶木叔事嘆曰此寓言也以戒世之檢押靡靡者苟非其人可若是乎哉於是善居累世積益豐其財散以業里之乏者出佐公家之急上下賢之其筮仕也佐縣縣大夫與其民宜焉進而佐州州大夫與其民宜焉閩楚間感感其去先生以母乞休得遂請歸色養其母暇即以萬石君家規勵其子弟俞夫人能繹敬姜勞逸論指從史之故令子有河東三鳳之譽丞太僕者煥也魁鄉薦者炯也廼淮府者熯也碧梧翠竹鵠峙鸞翔而先生夫人同齊七衰幾於終縣之老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髮鬢也可量哉於古所謂厄於天厄於人美而無子閨而匪肖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庸可弗志龍津子奮焉操觚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實而弗彰之晦也矧夫人子母姊也先生子父事之久矣義不能以不文辭謹叙之以贈

秦溪別意叙

士之立世行其志也志心之輿也心不雜則志不携可上可下可窮可通可久可速是故黃屋左纛不以爲榮考槃衡門亦終身焉無悶也高園黃先生世新安文公闕里幼讀書抱大志遊太學嘉靖赤奮若之歲一命巫海鹽明朗軒豁有大志慎畏縝密多廉操然與時齟齬越四年遂講西還昔人所謂余不負丞而丞負余者諒哉君子悯其行也爲賦白駒三章以

挽之而不得昔吟哦祖帳不下什篇名章籍籍矣東沙劉公王諸君乾野訊曰子曷云烟曰黃先生奮志欲効當世而竟賫志以歸其亦三閭大夫之形容乎諸君曰然子又曷云烟曰黃先生持策走北平東帶來東海馳騁萬里契濶幾年明發不寐久矣然則茲行也能無動桑梓之情乎諸君曰俟烟曰未也黃先生士族多簪纓有賢子孫歸山中開塾時誨經明行修不失乎考亭之典刑登巍科占仕籍彬彬矣在漢爲萬石君家在唐爲河東柳氏在我明爲浦江鄭氏非黃先生所以光昭令德以示子孫者與諸君曰旨哉子之言也三閭之說忠而不遂者也桑梓之說孝而不忘者也光昭令德之說慈而不違者也具此三善永以有辭先生之志畢矣其與遭時取貴滿溢致傾夕陽芳草凄然餘悲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烟拜曰敬聞命遂尾諸卷以爲黃先生贈

壽陳竹山六袠叙

余敎國子之八月國子生六欽者來自徽業於門介執友撝若翁竹山先生齒與行乞言壽之余日聞之莊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夸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子何庸生日固已然華封之民生堯之世以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効三祝以致慇勉父之於子不可解於心常知其年一則以喜者寧恝然無所係於衷哉余日情矣夫勤矣

哉其不可已也若是而祝不逮三者何生日翁善作而成之饘於是粥於是無乏足矣奚以富爲善顧而寖之兄於是弟於是弱息盈矣更無望於多男也余日分矣哉其知足也敢聞所因生日可嗜而不可深者慾也可夷而不可崎者心也可恒而不可渝者屨也可粹而不可辰者氣也可泰而不可嗇者施也翁慾無深心無崎屨無渝氣無辰施無嗇和之以天倪益之以葆光胡考之寧竊謂愼斯術往也敢因以質

於有道余曰噫善哉歛諸福者翁也保厥歛者生也生知所保之身立名揚輝夸孰善焉貽之於翁曠心怡神壽孰量焉余接翁而友生舊矣於其乞也送叙而贈之

林竹泉號叙

竹泉者林先生別號也先生家延平永安之貢川里世有積閥至先生益振之先生少讀書川上愛川之修竹泠泠然鳴泉瀡瀡然日與之遊而適因自號曰竹泉人亦曰竹泉先生云或曰川在栟櫚山之北其奇峰怪石聳而秀古林盤谷翳而幽可愛者多異也皆不見錄於先生而獨取竹泉云請聞其說東沙子曰君子以萬物爲體凡目所遇與所乘雖魚蟲草卉

皆吾侶也至於紀號必將假物以爲用是故物不足以吾適者吾不取也適矣而不足以吾修者吾不取也先生之簡於竹若泉者夫豈徒哉吾嘗觀之衛風衛人誦武公之修也以竹興之首曰猗猗者美也則有切磋琢磨之功次曰青青者堅也則有充耳會弁之飾又曰如簀者密也則有金錫圭璧之詠故曰有斐君子終不諠兮又觀毖風毖人美君子自食其力而賦伐檀以檀雖無所售而寘之河干始見其水之清且漣矣而爲檀自若繼見其清且直矣又見其清且淪矣而爲檀亦自若雖當窮阨迹其厲志非力不食獨與泉眷眷焉蓋取其潔而不淖與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生富學砥行自鄉校歷成均負海內經師人師之望其切磋琢磨金錫圭璧爲後學範而羹墻之不知幾十年矣詩所謂不可諠者非是與迨釋褐經歷長沙府事以正學爲嶽麓書院長起廢樹規授經廸徒上下師之甚宜而先生翛然解組凜不

可援學者斗山之仰先生象於書院與朱張大儒埒夫先生之德之才不究於試而爲兆於屈原賈誼之故墟是猶鬻韓而寘之河干也然光前修啟後人名實可不朽詩所謂不素餐兮非是與槩先生之素而實之詩則竹泉云者非偶值於物而漫無所取也是皆先生之大都云若其動履端朴正是族閭有陳仲子風根器清明以長子孫有萬石君風施于周旋不遺故舊有范文正風眞古之謀人非今之謀人也或

人唯唯曰吾乃今知先生之號其稱名也適其取義也遠其樹德也弘矣宜什而叙之東沙子曰然遂叙

江西園先生七袠壽叙

世之頌壽者必迹其所以致之見壽非倖也夫壽以完眞而獲眞以至樂而全人之樂豁矣孰有逾於光祖考爲良子孫馮子孫爲福祖父者茲其樂出於由衷於壽誠爲多助故西伯之九十七成之者武王衛武公之九十五獻之者文公矜孫可馮祖父益壽余始至新安江生應麟以古今文尚書遊泮水而翁西園氏陳厥愛勞自爲怀躍余壯之載越歲生偕兄

應麟壽翁問其年曰七十矣問其辰曰一之日也余還自留都集於初筵生日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今日以之願乞言余曰名章燦矣嘉祖悉矣更言贅矣無已則願爲伯仲諗夫伯氏業商以善居厚積爲職仲氏業儒以顯親揚間爲職伯職可以願翁之身壯筋強澤毛髮華衣珍饌坐榻行軒動而自適壽之資祿者具仲職可以慰翁之心怡神思曠知慮紆青拖紫揖公抗侯壽之資爵者充則翁之樂也融融而其壽

也駟孰可量也不然絳老誠杞非其好勞以無子孫馮也故壽翁而觴者伯仲也俾翁而益壽者伯仲也翁曰善哉七十以下吾壽之七十以上吾子壽之壽於吾人所同也壽於子吾所獨也余曰嘻翁真達者哉爰叙而贈之

同春堂遺藁

鹽官劉熠東沙著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京營戎政啟

竊以京師爲四方之極貴居重而馭輕元帥領九伐之權實安內而攘外遴選難於克稱倚任尚於能專若非文武兼資名實並著即使登壇而授鉞豈能制閫而運籌洪惟我朝始焉分五軍以隸五府既而合三營以肆團營會豐亨豫大之時休濟憲刑屯之計師律遂發凱績無聞伏惟我皇上勇智天錫聖武日昭煥乎啓新毅然革故謂書重世臣之選盟府可尋詩壯元老之歌簡書具在聿求長子爰得丈人恭惟門下夙治奠裘閑家無悔山河帶礪與國咸休先武毅公奮跡江都長驅粤徼開國之勳庸詘恣靖難之翼戴尤勤漢室通侯周家列爵淵源有自奕葉相傳襄恪清愼肅恭榮靖明慈允懿遠至門下承湯貽燕

翼之謀展鷹揚豹變之畧廉明本之夸友宏達濟以
端方綸綸留都布東蘆之惠推轂嶺表紓南顧之憂
督漕者三一扇行李入朝者七兩袖清風竟惟保赤
於江淮抑亦儀形於寮宋每車所至每懷沒沒之私
倉庾既盈甫奏陳陳之粟適承咨命遂拜俞音上將
騰輝式賭九天之象緯星軺夙駕竟迴三月之樓船
聖明材辭之思公卿遠茹之義胥得之矣牙璋玉節
行看倒佩之光鳳闕龍城坐擁金湯之固籌策足魏

元凱忠順不亞汾陽徵洋水之章見魯侯之無忝烈
祖考漢詩之雅知穆公之克薄英孫赫赫厥聲而濯
濯厥靈內恭廟筭穆穆在上而明明在下冲靖邊疆
垂自是高宗無憲甲冑之起戈而重華不忠舞羽之
得夏矣

贈雙峯沈太翁壽啟

東海溟溟久萃氤氳之氣南山律律弘開屏障之圖
顧鍾秀於兩間爰欽福於萬壽書稱黃髮則罔所愆
詩詠白眉有秩斯祜恭惟門下秉心淵塞制行剛明
以敬與之裔奕世簪纓入休文之宗傳家禮樂冰壺
骨格翛然山澤之癯玉宇情懷允矣鄉閭之望友徵
棠棣花萼交輝斧感蓼莪餅罍相倚村翁走伏臘時
伸春酒之歌詞客滿高堂屢啟需雲之宴門市而心

如水瑩徹無瑕道古而時則今淳朴不散恢弘舊業
日計月計歲計而不同黃餘有居苟合苟完苟美之
無累歌唐風之蟋蟀無已太康戒晉國之婾遊惟懷
遠慮萬后君訓于愛而知勞之陶刺史惜陰勤以居
遠矣詔哉詔服切鯉庭之趨貽厥孫謀謹燕翼之道
詞其詩讀其書也經訓蕃畬繼其志述其事焉譽髦
紹鑿春秋隆盛遠屈原之志在庚寅邊豆靜嘉紹晉
平之業以子邪武夢九而與三將益進於是舜年百

而有十敢用以爲

祈凡屬蒹葭之孚式稱葑菲之頌

寄馬白峯年兄書

昔人論交謂心同琴瑟言聲郁於蘭蓀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久誦斯言乃於門下始味其言之旨也往歲落魄京師重荷綢繆情逾骨肉朝夕開導老於前籌諳於世故以示我迷別來兩春温言如昨聞榮補於光深慶雄才更展子惠日深趙人去思之碑方新蔡人頌德之謳即繼傳循良者當首採能不增我兄弟之華耶弟賴併懞得遷國學雖寒氈凄其或

可稍事筆墨然不敢竭祿以羞知已過蒙存記惠我手教兼以綈服夏屋渠渠之中不忘綈袍戀戀之意弟將何以爲報哉

寄鄭壺陽父母書

別踰半載不獲勤問左右南音時至備詢臺下展練

不能不重軫仁者之懷海隊遺黎曷勝怙恃附有白者京師輿議皆云四月盧忝將之敗由軍過治下不餉坐饑因而受困生爲力辯言孤城被圍求救於盧而不赴外無救援之兵內無釜庾之粒卒然眥至何以勞軍衆皆領之將信者半非大司馬張半翁行敝鄉盛南橋先生爲幕下忝謀郊餞時再申前事渠云半翁甚不釋然生又懇之南公首可曰吾當自其任也

又

奉違道範日切懸注桑梓干戈日尋未已勞我父母宵汗支撐孤城無恙痛少瘳仁人君子所貽福澤豈淺淺耶但盪平之謀當道云何賁畫之訣高明預有成算乎若欲一勞永佚必須選有能之將與不懼之師庶舍衝草薙之無難也惟不棄千慮之失以裨萬全之益

又

日來狠警甫息遺黎暫安保障之功不可誣也第秋禾寡收師旅之後何以堪此當道免租之令輕重若何惟我父母大聲疾呼極力極援庶可少甦洄敝也此中物議已定臺下弘濟險雾堅持氷蘗平易近民愷弟弘敷媲美古循吏奚啻一路之福哉

答楊思允學師書

奉違教範閱歲良多熠才疎命蹇深負門下陶鑄之恩庚戌偶落乙榜叨教休陽蒙奬者六被薦者三壬

子首車登文對之後癸丑年南走國門之命曰寅春蒞任迄今二載菲才落魄株守蠭鹽故人聞之可爲於邑庶來得吾師起吾枚屢逍遙佽山林自得之樂距徒鄉評領之卻亦士林慕之者也言念敝鄉豺狼衰久烽火日尋城外竟爲漫漶式弁半屬陣亡墟里蕭條非復舊時闔闔寒舍亦遭殘破今已卜棲城闉矣徐泰山在泰和甚有聲望其故廬被焚可傷元白弟幸尊南水曹徐鳴川亦喜同署沈泰川在家陳霖

川授河南上蔡縣以內難歸胡仰崖卒於官而得子孫竹居屢之任而屢乞休亦可優遊卒歲鍾紫山教婺源推重當道敬畏獨德遠不能通滕高崗在順德得王芑川在上猶得書洪子宜貢而得中北畿天亦不負所學也倣邑諸鄉老俱無恙獨惜海后公遽逝耳徐雨山授望江縣李見川謫潮州三倅鳳尚仰雪奇峰先後入京來春必有大擢者十年之內出處既殊升沉亦異愛不能助憎不能排達人旁觀

浩漢而已今爲門下備述之耶當千里便面也使庇不莊

上鄒澹泉先生書 貢入吏部

得訃報七月念四道駕莊壬林爲之吹觀坐中聲業減其半者衆矣入秋來鄉難稍靖流盜盡徹於蕪栢林遺孽堅壁不出東南軍容號爲頗振瘡痍有更生之望矣浙榜甚爲得人但少溪兄叔初弟不與何也龍溪表弟必能奏捷於北未得試錄一慰耳田不

今秋倍入於往年此亦乘除之數也

又

燈傳員末品過辱敎愛時惠德音呼寐使寤朔月得尊翰備體經略之勞負荷之勇非素養之至曷足堪此然狼子之往來無常今蕪又復熾矣恐不一勞者不逸不大懲者不戒也廟廊之成笑東南之全力闔廬句踐之遺民能無氣吞小鹵者出於其間哉苟堂上之奇兵豫定則島外之小醜無難殄矣聞道駕將

入留都會議此誠救一大機也又聞網運報完足食之功不細鄉信來云郡邑甫寧縣尹獨守孤城經理可觀四尹出守汴清捍禦有力海寧遣寇三百抗會擒蔑其二遁逃其一耕者先易後難恒陽之故附達

又

去月既望介景山先生通候想遭清覽久矣北來士論具仰清德惠足懷威足懾東南長城江淮巨障非一人之私談實天下之公論但今賊酋未除旱魃爲

渺焦禾殺稼逾數千里吾嘉湖爲尤甚恐秋來野無青草反爲賊所憐焉將若之何所賴謀國者蚤爲計議或青災以寬其征或折色以平其價多方撫卹救此瘡痍不然饑饉之害大甚於盜賊之禍迫此杞人憂天之慮亦不自知其量也

又賀諸兵部書

入夏來失修問初得邸報榮蒞南都冀領諄誨何乃命自宸衷俄改戎政蓋戒我師徒休父是歸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晨籌邊之略以壯長城南牧隆慮之功北悉寇軍之凱寧非其時哉此宗社生靈之慶也所憂者故里狼烟日甚頻年虎士徒勞桐鄉之圍旬未解江陰之緩一月始休維揚再寇而漫及長洲吳淞重來而坐扼上海寧紹劍床以膚杭嘉析骸爨此何時耶幸吾鹽爲賊所棄過而不犯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也

寄吳子谷書

別來歲星三改有懷耿耿不勝西馳遲訪道履已知迪康瑾篇珊翰盈箱幾何蜚聲振羽將不越歲會快鵬風爲知已一雪憤也弟辱教愛情逾肉骨偶爾轉遷不足齒數然不敢不淬勵以慰故人惓惓小詩數章奉呈左右婢子學夫人終是羞澁惟不鄙夷俯賜清覽

答仇讌讌書

江淮地阻南北懸思雖嘗借便鴻以傳音竟不能禁日荊以詩書高長何如迨接手書兼領珍貺高情雅愛慨若面談乾事以棄才宿望逸興高懷處往來鄙吝之地甚廓廊緩緩之儔知業新澹翁典型在望昕夕新舉揚花千古此可以寓交誼之相逢遲宦情之落莫也故鄉兵荒咎至蕪悴可傷居者鼠竄而不知所息行者狼顧而莫詰所歸幸當道諸公有弭亂之策誠望外也因貴同寮還率爾奉復

風教崇義傳

東沙劉子曰余讀東漢書悉許武薛包事見古人篤於兄弟嘗異之武以二弟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產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弟所得悉劣鄉人鄙之弟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益弊弟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益弊寫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議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歸之東沙劉子曰此異也武欲成弟之名

故寧取譏而不避嫌然武同母弟耳若包則以父娶後母憎出之乃父既沒弟求分財包不能禁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什物取其朽壞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取其產輒侵賤給東沙劉子曰此異也包欲豐弟之養故能克已以居於退然包異母弟耳乃若楊子德輝之事則大異於是德輝少育於楊楊世爲千夫長楊初子德輝後襲嗣德輝以儒名振嗣以武蔭微楊氏世業逼於豪強其售以半值德輝冤之直於當道奮不顧身訟未定大妨德輝德輝曰吾無惜也知有弟而已卒白還弟業衆咸義德輝之所爲而歌其事時若盧子得之羅子浴齋其著者越一紀劉子東沙過德輝於新安輿曰同母者以母故也異母者以父故也父母不同曷以哉曰以恩故也以義故也恩義不忘豈非夫也哉受簡漢書二事以大異之嗚呼誰謂今之人

不及古之人耶然吾聞武位至長樂少府包卧於帝公車特徵拜諫中今德輝既凜上率以才名著歐哉超包武矣望天朝德作善降祥以古驗今信不誣也

王節媵傳

節媵王姓名菊香少孤爲諸母所育母貨視之鬻於新安營季子季子將軍弟媵歸數年季子室之媵恭順温練事季子及嫡咸適閫內事悉主於媵宗戚侍之如嫡歲辛亥季子疾媵侍疾凡七月不就帷席季子曰余病不起矣所未卽逝者獨以孤耳俗重女而輕男余囊不過百金若徇俗孤何以生今金在顧汝爲嫠曰以存一綫若不可汝資金以自爲毋徒以未

亾人苦汝也一侍女汝售而私之語毋浪季子遂逝媵泣死而趣者嫠曰夫子不可作矣妾必殉之室人衛之三閱月乃曰毋我防我未死死則貳季子託矣悉季子像於牖前朝夕哭進食如生時食必季子所嗜好歲時伏臘祭奠丗正月二十七日詣將軍前謝曰妾受季子恩義宜速歸於其居今倫生至三七月以季子治命託孤今孤長嶄然見頭角矣無庸妾爲況將奪妾志以沽賈者見其徵矣殆不可生矣

遂出季子手書及遺金與貨侍女資封識如故將軍壯其節曲諭之媵曰今告將軍卽死者以二不可緩緩則將軍室落成有定者不祥一也閒將軍有行役妾衷不訴定無知者又一也今妾歸獲其所矣願將軍垂手足愛以子子孤妾瞑目矣遂焚季子像哭於中庭曰余病矣不能拜皇天后土爲我謝季子相見在旦夕矣淚血漬腹嘔不能言室人疑其自毒視以醫果和解之劑乃張目曰劑何爲吾毒吾身若庸解

不毒也翌日以將軍臨之或從將軍至寢曰母亂吾飲毒酒和乾繼以漿水必不解矣遂偃仰屬纊越二日林寧王子是吾過營將軍內第將軍乞書媵莊得媵事狀評又介泗人葉青畦廣詢之不謬汪告其牽同志莫以文鳴於東沙劉子劉子曰貞元間氣其鍾之也無別於男女亦無別於嫡媵若王者古烈士儔也其可以媵目之君子處窮鄉居下屬媵地也彼所持屬信若發乎天地之大也凡媵不以地故而節自

貞君子不以位故而守自一則史可無紀矣吁紀勝者以我能知勝也百世之下寧無知我者求其知不爲不勝可也季子名竿孤名懋先將軍名　號春谷指揮使鳥石名以湄岸生以志行著

蓮亭記

吾聞君子以萬物爲徒而荀卿亦曰必將假物以爲用也故人之尊已者必取物以喻焉物不同有植物有動物隨人之嗜可也而於蓮者何夫蓮木行也偕其類有木而不華者有華而不實者有實而不味者有味而不悠者皆一節之可玩也君子或以之比德焉若蓮者其華煒如也其實纍如也其味芬如也其悠聲如也雖然質而俚不可也吾取其華焉豔而淨不可也吾取其實焉體而寀用而脩不可也吾取其味與悠焉又襲之可衣也藻之可裳也泥而不滓其本深也生而不息其心幺也資以自衍諸益備焉蓮之所以名吾亭也名之者何寧部蔡生也生問業辭雖其儀脩然其氣温然其文理也皙然其應務也劃然其藏身也集衆善以自樹其託物也擷群美以自芳亭以蓮　主顏精矣名以問說好修矜矣是可泯乎遂記

書少陽山人傳後

少陽山人居吾郡嘉善思賢里少遊邑庠多讀書負蜚聲今貢於大廷鬌眉鶴骨古道脩然後生考德問業者資焉予適至京師山人出記傳賦諸作示予予曰號少陽者云何山人曰某朱姓寫自附於晦庵先生之裔晦庵以韋齋尉尤溪生焉而新安有紫陽書院後學山斗之不忘某考忍庵府君始教福之莆生某繼還徽之歙某朝夕紫陽闕里與同志濡染有得

焉後正學日棄異說蜂起潤步寬衣談高行卑爲晦翁垂盛際夫垂盛嘉禾艱不雨立然垂盛終不能嘉禾損損則蒸民匪粒養道息矣夫始爲此者一二人耳吠影之言也借曰得其彷彿疑似而信之既倡之群然吠聲之言也人皆吠聲天下遂遂呶呶聚喙貴陣張萬物匆匆五教滅裂幾何不胥爲戎狄禽獸哉此紫陽之道不可一日不明明之者非某若儔也而燔火於太陽亦自盡其誠耳此少陽之號之所由也

予曰子之稱名也邇其取義也遠是不可泯泯山人初名明今更愚亦自晦之意云

跋楊允軒輓冊後

南洲清淑之氣萃於衡衡東北走千里爲匡廬廬與衡相埒皆荆揚鎮嶽江水過衡合漢而達匡廬爲彭蠡在廬之北地益遠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南康軍列其間氣之所鍾盛而不過必蜿蟺拱輿磅礴而蓄積鬱草茅竹箭橘柚之美與夫千尋之名材不能當也意必有魁傑材德之士出焉以儲是氣南康楊允軒先生以開西之奇接將樂之傳其淵源漸矣先生

讀書勵行學勤業精歲比廩學宮大比凡七戰而不捷貢春官津太學卒事於司空旋歸臥匡廬山下出入白鹿洞與四方士上下議論一遵海翁規持身教子奉先睦族且有成法凡八年將仕矣疾竟不起遺囊蕭然而終惜哉熠聞之有道者必究於用卽不用必發於子若孫先生茲也其在後之人乎先生有奇男子五人皆嶄然見於世詞先生業有光其中子益加悼先生志而弔其不終因號曰思允學行尤粹聖聲盛輦而命不踰於先生固盬車來教吾邑勿替先生之刑蘊經籍史霽月光風開誠布公敏誨正率處師弟猶父子焉熠辱受簡至詩所謂飲食教誨後車載之者非與是皆先生遺化所及熠得先生之業於思允敢以懷思允者懷先生先生沒幾年矣名章雅輓不下數什志不朽也熠不似卽贅其尾以寄誦思云

熠又聞之昔蔡神與泊其子西山迨九峰三世儒不仕而卒振於其孫杭舉進士有聲今思允多孫千里駒也然則先生神與乎思允西山乎諸孫其杭乎是未可知也因并論之所謂在後之人殆未艾矣清淑之氣鍾之奇之才足徵也哉先生南康人既居安義南

謝鼠文

昔金天氏之裔有居休者曰有光弱冠業儒顓門治經琢句一室堅茨蓬生縱屣是納軒車莫領晝不停晷夜不絕吟觴以墨染指以翰盈歲在辛亥二月仲春日維庚辰迄於甲寅子尾行窮袂及褥文隱几告泊居穴載深宵知探竊聽若裂繒生乃呼僕爰令篝燈制梃一擊群尾適驚乾其魁者薄示以刑曰若與吾奚不相容哉爾有皮我有儀爾有齒我有止各肖

以形吾不爾侵爾晝伏而夜動吾終作而夜思各矣以時吾不爾群爾有五技而爾竊我有七略世適相傳各修其業吾不爾恭靈蠢異路人物各天胡不交忘故爾相煎子尾曰吾焉敢匄龍之社乾我敦謹吾發秘矣墜斧斤之力乾我敢覬飽食無謁帥州嘗紀吾之在永高居自適李斯每羨吾之乃舍吾固久樂於人世也今茲見苦若是哉生曰子之苦也無乃自取且子之世吾悉之子之兄颺三歲食人之

麥魏風爾頌子弟曰颺三次食人之郊牛魯史爾懲在僖者渴病而飲匍飲河在田者計窮而變化爲鴛晉之九四爲爾而貞厲詩之雨無正思爾而泣血以若所爲銳若所業烏能長世子尾曰子發吾隱必我賤矣然吾諦觀子子豈眞能我賤昔者禹貢治土使我與烏同穴今子若是是不能處我也斯干作室使我與烏攸除今子若是是不能去我也士成綺居積使我壞有餘蔬今子若是是不能食我也王周南

黑也使我妖昔露與今子若是是不能敗我也託不我去又不我處託不我敢又不我食子與吾賢不肖之相去安能以寸幾欲腐子之肉以輸其憤慲張湯之徒而不敢也幾欲湯子之器以竭其忌恐賈誼之死而不敢也幾欲污子之室以遺其矣禍吳王亮之察而不敢也幾欲醢子之薑以沸其黙慮燕子贈之賦而不敢也我之忍子曹矣而子不我恕子誠負我安可我賤生曰爾之書我亟焉兄而鳥愬我之賤爾

如癸蒙而振落荷四郊多壘如睢陽城之羅雀我能不爾揺乎荷八靖告成如郊特牲之迎猫我能不爾越乎子之命懸吾掌握熟矣吾不爾甘心焉子尾曰子將羅雀以及我然不聞召南行露我有牙以穿墉也子將迎猫以制我又不聞唐宗大曆猫反乳以惠我也子雖甘心且柰何哉吾聞之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吾敢以德而報怨以義而息爭使交驩如羊陸豫附如勃平仇從和韓

愚自忽生生曰甚哉子之猶也就爲爾迂子尾曰子直褻豈迂於人我實固亦不迂人我問太歲制命吾爲子神與支同敦子將告文吾陟左右爲子云云稽首文衡生有令聞詞宏學逸曰典與墳久我室處察微核真寓承靖點緩以青遥執衡曰唯吾九方歅遠緣子語已校庸珍薦書辰告共惟帝臣金天有靈謂我知人嗚呼追惟及此子掌我瞋使不子就子屈木伸始莊曰善終將我親子若不信子還不辰生曰子言則爾是迺我津子裏不然欲全乃身維津之通自天之申維身之全愛物之仁吾不以天之難必者是亦惟以物之既窮者見哭吾刑亡曰子歸莫呻群尾翕詞慝生振振僕童載詳爰紀過泰

與眞士說

余讀太史公禮書于夏門人之高第老猶云出見紛華靡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憶世故之汨沒乎人雖大賢猶不免況其下者乎靈均之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是以高人志士超氛埃棄醇粹排空御氣浮游八極此長生久視之術所由起也嘉靖執徐歲有眞士葉姓者謁余於蒲山精舍

乞予言予語之曰吾聞天地從虛中來又聞進道莫如靜夫虛則無物無物則能物物靜則無動無動則能動動故老莊有致虛極守靜篤之言靜虛乃致守之法性命又從入之門性爲理之根命爲氣之根雙修雙用雙修雙證不可歧而二之迪古之言道者多矣皆不敢二其說夫何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第所入之門殊故學之者不得不異眞士果能辨之乎雖然予又聞之道家流蓋出古之史官其爲書有皇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究其指可以理國可以治兵可以修性可以延齡與吾儒初不異者此漢用蓋公言而致清淨無爲之化而或者稱其術與虞書所載者合宜業儒者所當庸心也奈其學一變修性延齡之旨失而神仙方技之說與同死生齊旦暮大異於前矣走以有儒

老之別原其旨豈誠然哉眞士果能知其所以合性命一原儒老一道通其指斯可以守其眞矣

人峰說

人峰者何志人后之遇也曷遇乎曰后以人名取其人峰者何志人后之遇也曷遇乎曰后以人名取其肖也肖於人后斯靈矣人以峰號取其介也介於后人斯貞矣靈則質非塊然聲非鏗然形非聳然衆群峰而特之自有不后其后者在介則身雖退然言雖响然行雖孤然雜人衆而處之自有不人其人者在后以人始不后其后人以后始不人其人故曰人后之遇也后何居松蘿山之陽也人何居陳氏子之仲

逸山有基維仲之先仲有室維山之坳山有鳳月洛仲之峰仲有詩書詒山之雅山非仲莫而山也仲非山若而人也今之論者或曰后人峰云俾百世之詞者易而曰陳人峰云則可仲子勗哉仲子有實字譽肖休厚弟子之嶄然類古之學者固以是俟之

嘉耦說并叙贈浮梁吳生

大婚古禮也大婚之禮得則二姓之好合萬福之原肇矣作嘉耦說

太學沈生以內弟吳生婚乞言於東沙劉子劉子曰曰若知所以婚乎離騷經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弊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此婚義所由著也君子曰婚以時若古人之驚飛雉晚矣於是賦標梅之首章欲及時也又曰娶以嗣若古人之稱別鶴單矣於是賦螽斯之三章欲廣嗣也婦從夫爵君子曰是貴貽其配者也頌人曰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有之外由內相君子曰是勤勤其夫者也小宛曰鳳與友寀無忝爾所生有之進之勗哉曰予有室曰鳳與友寀無忝爾所生有之進之勗哉曰予有宅

文望久孚於人長發其祥於吳生吳生業儒克昌厥
後者配以黃士族是爲說

石人銘

爾之自衛直爾躬不偏不倚黑爾知誰譽誰毀誰
我吳有司志宜亮我之詞矣

處士雲峰金公墓誌銘

公諱龍宇文明姓金氏宋司農公棨後世家休寧中
市明初曰仲善者領郡掾時有疑獄所逮甚衆衆冤
之仲善取獄詞悉焚以身全活數百人人曰活人者
子孫有封仲善後可占矣金氏富衍里中以爲陰德
之報云公祖曰萬全以厚德見推於月旦數窺於鄉
飲酒禮父曰世安魁傑人也弛斯不羈多歷天下名
山水抉豔焚以致饒母查安人城北世家婉德娠賢

夢祖龍許且斤斤以嗣妾勝內外訢如公性孝友少
事父兄惟謹得其歡決甚父沒析財産任兄弟分擇
取其遺敝於貿遷益光前烈父妾以推濟誘訟搆諸
子反覆遷延者六七年公以義自任曰必正我家法
鳴於當道當道直公之義而屏其妾族黨皆黜之堂
是稽父母塋十餘年遂持青烏子書求善地卜宅兆
而窆宅之時伯兄窆於荅仲兄次於旅弟發乳穸皆
不與聞其事凡費俱身任之不以錙銖芥蒂於弟兄

弟虎與公同乳生其念鞠哀甚篤弟性清修好黃白術常輕舉遠遊戒家人毋通問候公間關數千里冀一遇至泰山無跡遂賦招魂禮而還塋之最弟婦汪以栢舟誓遺女三長育之每嫁各遺金以脩儉餘業兄氏欲公季子嗣公固辭曰無以爲也謹終汪氏未亾人老公材明敏弱冠遊吳楚幽冀居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嘗誦白圭之言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噫曰旨哉乃言也愼斯術以往

夫貲之積可立致已里之末業者得聞公語無不蓄蔑其利哉曰孔桑心計於無垠今復觀矣用是起家者數十輩公每人坦坦不爲珍哉恒念人之難可報其之諸所深造而不爲者公獨奮爲之至貢俗累弟恤衆得公一諾愈得黃金百曰昔有季布今有文明云雅善文學士士之譽髦者無不厚遇之鉴師友以誨其子築精舍於石人山家爲藏修之所情文備焉嘗攀崖絕頂俯眄雲水傲然坐嘯曰呼我爲雲峰山人足矣故因號雲峰性尤澹素無執袴態費不妄一錢王所當施錙銖傾囊折券不恡每謂人曰丈夫縱不仕遊亦不可效兒女婀娜唧唧門戶內桑弧蓬矢有事四方可也故令其家開遠貢恒身先之往年南入辰州觸瘴得消渴疾時瘴時作今夏寓京口作而不療矣竟卒嗚呼賈業末也惟義可永之利布衣微也惟德可守之貴世之貢與布衣何限然生不齒鄉死不稱於友夫亦有自致者若公其賢矣乎語曰好肆

不守新長者不爲市公可謂長者已銘曰以義而殖其殖也培以德而潛其潛也遲志曰允宗思孝之崇祖曰仁里於族無比塤篪若鸝友比元季投漆似膠更有嘗鮑於齊云仰茹不可強爾室有懷茲既克諸嗇仁而銘銘非無徵鑿幽以開開之永惕

祭莫嶺翁文

旻天降割晨光熹大星崩隕世式微嗟哉我翁國黃耆淸先朝露逢百罹追翁素履眞可愕位不稱才困尺蠖開談不出鷄鳴徒道人夜振行枚柝翁緣秋興憶蓴鱸飄然長揖歸蒼梧當道廉翁不竊祿旌書滿路啼鵾鵑丈夫出處無鉅細相彼淺深爲揭厲若翁高蹈誠卷懷不數華亭傷鶴唳郎君繼志掇巍科唯知祿養白華歌嶺南鳴鐸未酬志成均時述盡爲蛾

翁藏古心偕古貌義方偲偲過庭敎郎君道氣孚友寮咸詞翁家具慈孝寧知翁性厭苦囂首夏郎君掛綴紵一時相杵不聞春兢緯何須用桃荀令翁歸視過鄱陽東風颯颯隨征橈隹城已眠三尺土蚤還郎君上玉堂吾歌楚些爲翁薦泪灑郎君情更胥翁歸冥漠無可蹤空梁惟有巢春燕

祭姜柳溪文 代徐東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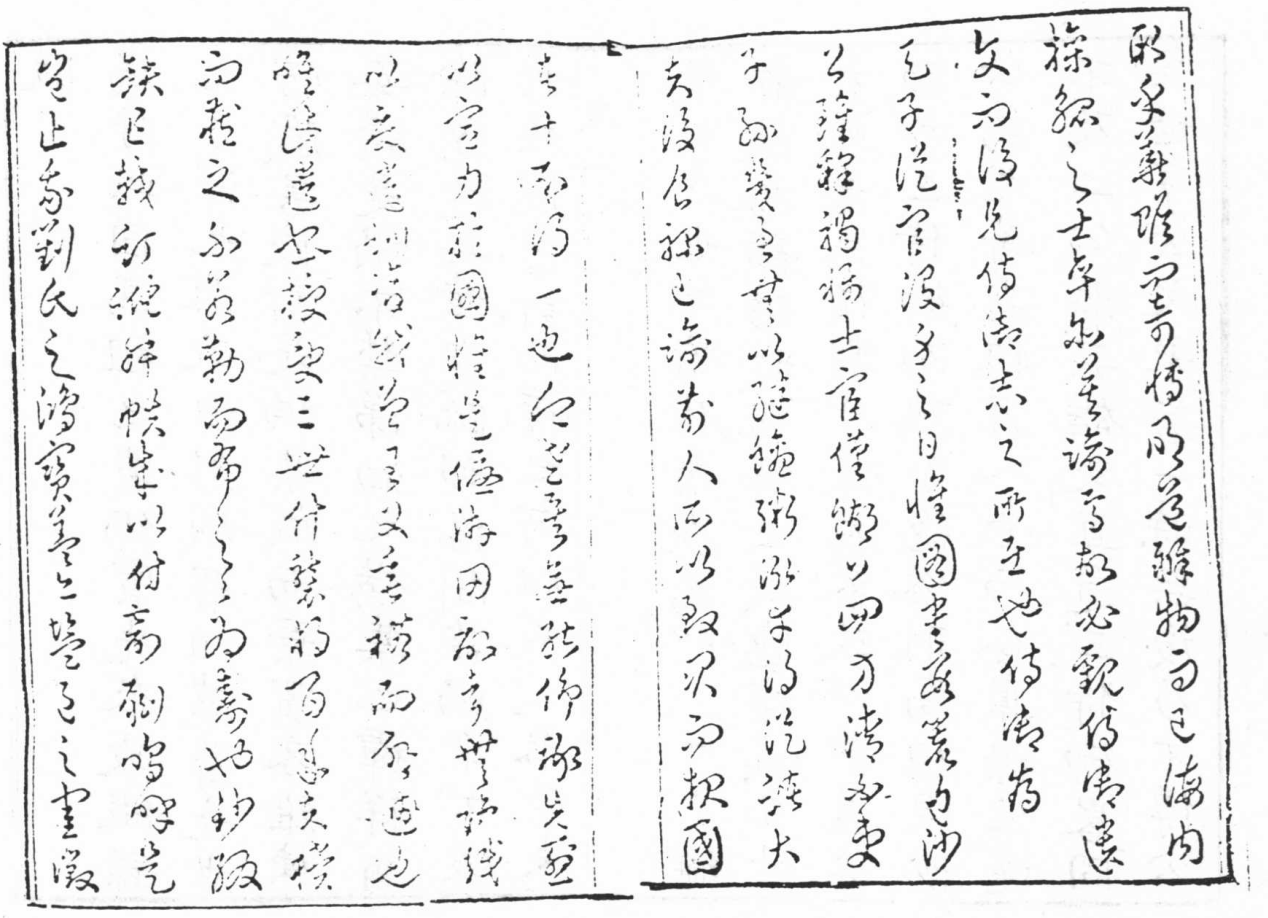
嗚呼乾坤寥廓氣不齊哲人迍邅兮祿命微嗟哉溪翁一時傑遽先朝露嗚呼痛哉憶翁在肺腑周我急兮恤我苦我生落魄如飄蓬翁能俾我無失怙家事論說歌大東虞芮交爭恒質成翁能調停曲直理鼠牙雀角空自生顏淵陋巷原憲窶門衰祚薄憐偪僂惟翁弘濟我艱難危者已持仆者起憶昔仲姊歸翁時我正髫年賴相依姊恒念我難獨立相見淚涕

如珠悉情意懇懇力未逮牽衣頓足徒嗟咤怒懣恤我訏謀指點荊花同一汎哀哉吾姊歟且柔伎君莫等俱白頭溪翁素有伯鸞行吾姊舉案成好逑上嚴宗諡襲先志下啟本支宜百世凜方二難兄弟賢揚震四知淸白裔翁才卓犖擴先業吾姊治內敬姜烈風與夜寐無忝生二人同心心如結過庭詩禮敎兒曹公甫文伯時退朝隹兒奪錦期有日諄諄誨爾不憚勞兼以蘭生三四人彬彬濟濟皆俊英惟翁種

德已日久故能發洩源流深有子若孫瑚璉器門閭
無恙願宜遂天胡奪翁與姊頓嚴霜忽隕隹木墜不
半載兮俱云亡使我內膚裂肝腸哀翁夫婦相繼歿
滿堂哭踊皆盡傷古云七十古來稀況云夫婦兩兼
之念翁未已復自念我今頭髮俱成絲哀哉執紼盡
一哭落日啼烏逃寒木哀翁靈子奮鵬程泉下焚遺
須膜目氣氣莫報生前恩今來奠翁空踟躕陳姊翁不
哀薄日愛潢汙雖薄必我歆

先傳衛東沙公集後序

洲自幼毅學堂先君子所以洲洲者亦
楊公其大約為東沙公傳鄉大節先生
史誌暇備矣茲為風勁節孫先生於
公之傳采之以考先傳時如侍衛從陪
公之材不一居民社地望致身仕進能
公沒於位先生致事歸養致沒之言



跋

嗚呼此固高祖之遺編實先叅政綴錄之手澤也叅政自彭城解組蒐葺先世所藏書較訂是編集成而棄賓客維棟每讀是編不禁涕泗之橫集也禪祥甫除遂違兵革寓跡邨落間茲編幸不燬於烟燄後讎而訂而梓之所以成 叅政未竟之志也不有作者孰為紹 一十七

者孰為顯揚祝宗奕世載德接武而仕於朝者先後數十輩在叅政以前蓋冥顯於三侍御而耿介絕俗則高祖東沙公為尤著高祖甫入臺而奄奪祿位遠不及二公然其雄文直道三侍御畧同矣世亨公文采著一時無後乃不傳公

奇公之後無興者文詞亦不少見惟我高祖篤紹相承至叅政彌顯遺書在笥百年今且壽諸梓然則高祖雖歿猶叅政而名益彰繼志繼事豈不以人哉

順治十有六年夏五玄孫維棟敬拜手稽首以跋于末簡

同春堂遺稿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熠撰熠字元麗海鹽人嘉靖庚子舉人官至監察御史是集乃崇禎丁丑其曾孫江南布政司參政泓所編

國朝順治中其元孫維棟始刻之韻語皆非所長古文亦不入格

太乙詩集五卷

〔明〕張鍊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三十年古郃張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乙詩集五卷》提要

刻太乙張老子詩集序

余令西越五載迄接滋宏仁賢多藉由適漸遊靡遇弗孚有古郃庠員張杲者先諫垣太乙公嗣也公翁別墅僑西生川栝租來西余幸遇焉生秀雅而光穎居旷僻邇川冬長惟余緣幽寂刻公詩集暨樂府以似余受而珍之政暇三復則見其意趣暢超風骨逕峻蓋式踵盛唐而律於宋人之理致者余心竊向慕之以給由入林兩度經郃又厚生館餼既瞻形勝漫竊羨曰是古姬籙氏八百載長祥之餘源

歟是我明太魁庶太史奮翼之
潛淵歟川波地靈奚鍾弗傑又
奚疑張太乙之符孕也而況於
輩出者且未艾乎既而生耳至
西知余有契迺以公詩刻屬余
序且示川西孝廉王生所紀公
略蓋公為庶太史甥幼而能文
雅志於詩太史每與同館美陂
王公見而擊節稱為漢卿樂天
之儔云戊子公舉於鄉甲辰上
春官第對
廷稱業擬首甲重光太史無何
以取忌權相見抑筮授大行殊
見蕾於桂洲夏相稱公文章氣
節當彷古人凡大疑大議必與
公參決夫一公也而兩相之見
若左則遏乎嗣拜司寇諫垣殫
劾不避竟以取忤外補佘憲楚
西未幾而托意倦飛長志高蹈
著述無慮數十卷茲刻詩者蓋
一斑耳是不可無傳則何可以
無言或者曰茲公之緒餘耳蘊
藉弗與焉欲知公者其如斯已
乎余曰吁若不聞輒夫子之訓
乎考先世德政者類準之禮樂
而誦讀詩書以知人論世是曰
尚友以余生丁也晚雖未獲晤
公於當年然遺編有茲刻矛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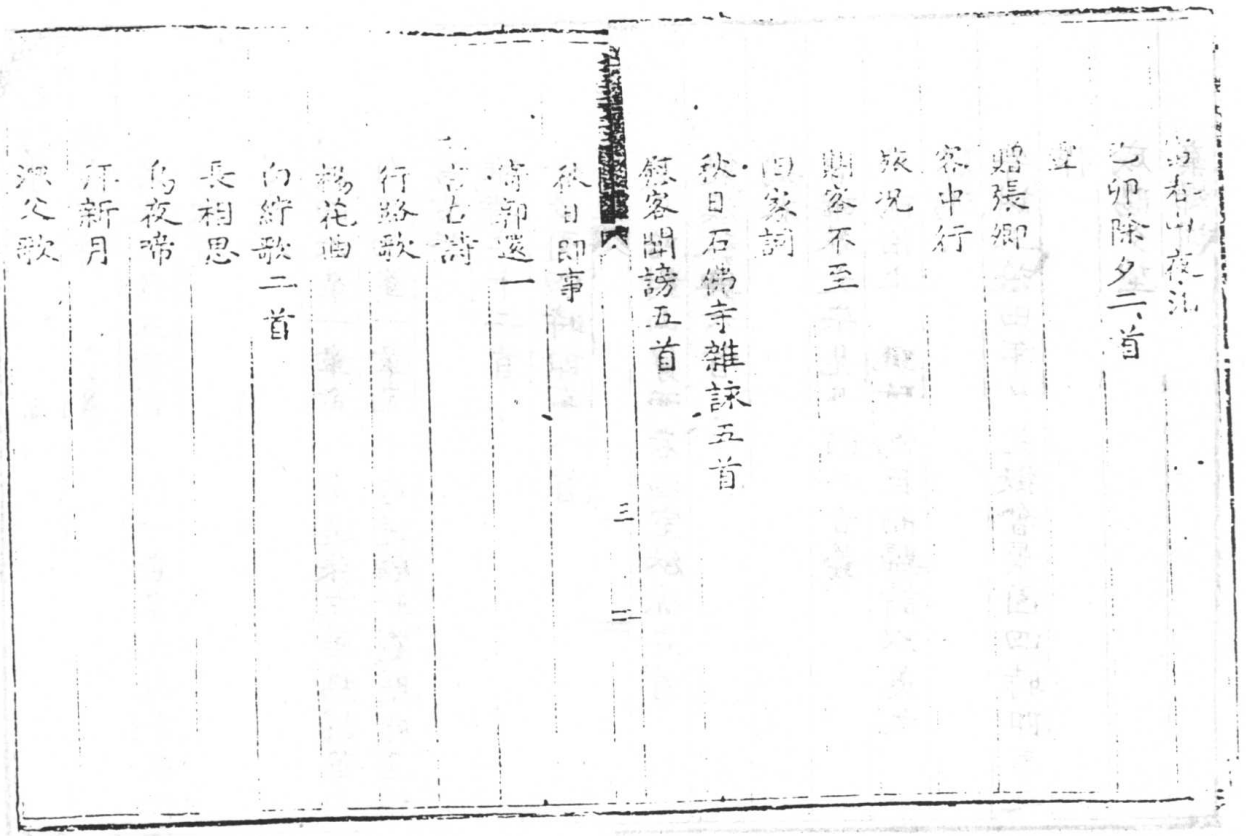
公之禮樂興詩書不可也余幸
見矣聞矣誦而讀矣即謂神交
左右而竊領謦欬豈妄語乎乃
若建明策樹公之宦績有彤管
表正儀刑公之鄉評在月旦則
即人士固家户耳目之者而何
俟余言抑公雖徙矣刻不俱徙
有詩如公故宜有刻如此乃公
詩如此公遇胡以如彼余猶有
繹焉余曾見張生崴試藝矣嘉
其合舉子式而恠不早售也又
曾見生令嗣入泮秘矣奇其有
乃先風而知未可量也然則竟
公未究之施而寡公未食之報

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噫方余
未有言重公詩者類皆知為公
惜而靡有知為公慶茲余既有
言凡為公惜者未必不為公慶
而益以重生刻余是以不可無
言惟張生賢橋梓勉之余日望
之

皆
萬曆壬寅歲冬吉
賜進士第知西鄉縣事豫宛後
學通家晚生關迓訪頓首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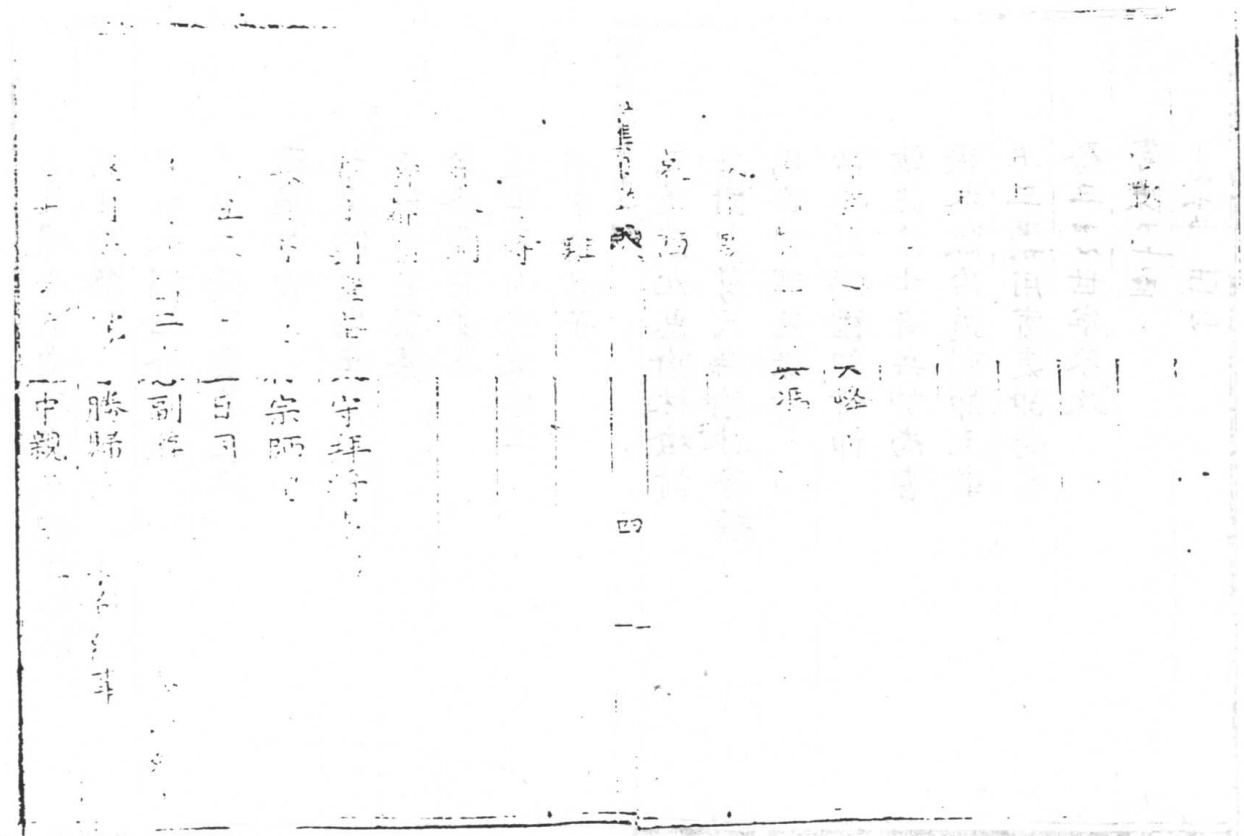
四言古詩
昊天六章五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寄在位
短歌行
善哉行
我田六章一章章章八句送張左華甥歸華山
自昔四章一章章章十句送趙軒劉明府還熊
五言古詩
雜詩二十二首
會景園四時即事八首
夏日陪對山舅西岩石室納涼二首
雙溪秋興六首
搗衣
曾確菴文宗見贈二古義
曾陽伯上　疏辭為臣而歸詩以美之
歸鴻
寄謝王徵田年兄擬會景園四時即事之作
咸陽夕望
棄婦詞

夏日同牛槐堂孫真公洞岩登眺
明日與登
宋丞相公
送周太傅熊雲夢還汴
感遇六首
秋東明宅宴集
王徵田宅宴集
李終南宅宴集
送李西山憲使北上
關中八君子
王漢陂
九思翰林檢討
對山舅氏海翰林修撰
馬谿田理光祿卿
呂涇野楠禮部侍郎
韓苑洛邦奇兵部尚書
張太微治道刑部主事
王三溟用賓吏部尚書
喬三石世寧參政
寄陳五臺
西山



庚申春山夜泊
己卯除夕二首
望
贈張卿
客中行
旅況
期客不至
田家詞
秋日石佛寺雜詠五首
餘客閒謗五首
秋日即事

寄郭遜一
古古詩
行路歌
楊花曲
白紵歌二首
長相思
烏夜啼
汗新月
洞父歌



閨中吟
夢田録上五九
夢予卿判並存
送郭德敏入虔陽訪李泰野別駕並序
淮南吟寄張鳳原年兄
寄答吳厚仁僉人
寄淮南友人
自北安初冒風濤渡渭寄謝同年蔡侍御
寄許令夫
和答李玉峯太守金陵寄贈
和答李玉峯太守金陵寄贈
滁州來山齋舍還朝
寄滁州張竹亭太守
送表弟章子喬還京

送客還蜀
五言排律
春日直省東省中諸君子四首
漢南錢雲江憲使相招同傅築野太守華法
寺宴集
再過仙遊寺
春日陳文岡見過
送楊侍御還閩
送張葉野大參赴兩浙
送栗鎮山少參赴隴右
送石毅菴年兄年梁州序
寄贈西亭王孫
送黃星池二十五韻
三西石年兄副使東[illegible]
池邊偏師破虜口山十二韻寄贈

北安留別諸君子
春日會景倫堂寄贈徐[illegible]
丙子除夕
雙溪獨泳
五言律詩
春日遊[illegible]觀二首
田家留客
熊雲臺侍御自奉天訪予[illegible]
佛寺對山滿川兩舅氏[illegible]
奉答兩舅煎呈雲臺

同榮對山滿川二勇氏楊南里先生泰濱
觀瀾亭宴熊雲夢以臨清流而賦詩為餞得
詩字
春日於東明孝廉青橋王孫見邀留飲
移居與張太微同里和答太微見贈之作
春日和答張太微輞川苔雨見寄之作
寓長安寄閑外友人
張太微宅同劉西陂許小華姚南西觀江野
董陽谷宴集得齊字
戊戌同榮濱五兄下第二兄若京邸卒業事
西歸留別
京邸留別交人
滄州留別牛鈍齋時鈍齋憂昌平守
湖口阻風
喬三石辭南岡高坐寺招飲
觀音閣
燕子磯
翠屏山
江上答贈陳海樵二首
江陰王少府宅宴集
梁少府宅宴集
海上酬別黃粵松省元
山中別陳處士
滄州贈宋道士守真
滾滾亭
宿金山寺
過七里灘
桃山道中二首
過黃石公祠
江東驛聞孤鴈
五嶺苔雨寄休寧宋明府同年
都門送張鴻臚使越鴻臚水南學士弟
七夕同五兄朱射皮年兄宅送王吳雙還閑
中
雙溪雜興十首
京邸聞對山五舅訃音二首
南游留別邑中諸交
王吳雙環春亭同諸公宴集
郝西野都閫曹鹿村王吳雙二孝廉相送南
游

共宿金潭沱寺
松林驛夜雪
柴閑苔雨
馬道驛
張良避敵處
山中懷邑中諸子
山中懷曹王二子
山中逢道侶
山行
同西卿張明府過水東寺

宿堰口寺
歸興二首
送人入山採藥
春日過對山草堂有感二首
暮過石佛寺二首
西岩石室四首
北溪雨霽二首
春游
康氏二表弟園亭四首
客散

金臺觀
太上懷
馬兒北山寺
過耿氏北林
再過北林
同牛秘堂再過耿氏園亭
張少參入東都見過
早朝
俠客
村居二首

水亭
東園即事
昭君怨
春思
九日客至
春陰
村居二首
感懷二首
獨酌二首
送張生入漢

首夏姜燮城郡伯章斗陽魯西郊二明府禮
視先營因過西岩石室宴集二首
孟夏同三唐文邑中諸宰從陪魯明府訢山
草堂宴集二首
明日同諸宰姬再集二首
章斗陽明府行邊歸
冬夕感懷二首
春游
呂王宮大參見過
小院

冬日唐新洲年兄入蜀見過
村居期蔡子言李生
春日張秋渠少參見過
因閱東使寄孫肯堂
春游二首
憶石佛寺
紫騮馬
陽日錄師
漫興
同王明府諸客許中丞宅宴集
同諸客許中丞宅夜集
何中丞宅宴集
寄叙州守周吳峰年兄
戊午除夕
寄贈吉鯤渚年兄二首
雨至
種竹
高濂泉年兄有約泛渭余以他晤不果赴悵
然有懷
日夕劉明府自安邊還詩以送之

送謝興梶文宗東歸
送劉體庵憲使赴井凉
春朝喜雨
錦瑟
雪夜有感
長至
送僧人還山
送道人還山
滹川別業二首
春雪

秋夜
步出上西門
除夕
春日東園獨步寄長安諸舊交
七言律詩
北溪即事
青溪招飲
三山道士
溪邊雨霽
閑居二首
水亭夜坐感懷
長安元夜
送劉兩山郡博還金陵
幽居
避飲
答山中人二首
樓居感興二首
再宿說經堂
會景亭初構
寄王吳陂先生

寄張太微
寄許少華
九日雨
九日陪對山舅氏登黃山
春日讀書石佛寺與熊雲臺薛南山歸仍寄雲夢
春游過張太谷同過許太微園亭
黃公初度
除夕二首
春日過太微宅
友琴王孫園亭賞牡丹
石妓為尼
石尼復為妓
憶石佛寺了上人
再宿石佛寺
吳熊雲夢
月夜渡黃河
金陵懷古
都門送鈍齋之登州
都門送許冬夫平涼封拜

春日同行人司諸僚友登報國寺毘盧閣
聞牛槐堂自泊頭別駕轉南少曹主政
山中夢牛槐堂
飲縣贈邵西溪明府
送馬龍谷入蜀訪李左相
寄李芝山左相
送姚畫溪年兄還省
寄張鳳原年兄
送牛勿齋孝廉還汴
春日喜楊會江年兄再過

南游釣臺高党二孝廉携尊追赴不及悵然
賦寄
親縣西郭留別曹王二孝廉
碭溪宮
彭氏洞室觀妙
歸興
五兄登第聞報
寄送李春林二守之衢州
寄劉西陂
北溪刈稻劉明府彭少府楊白李三廣文見過
送王柱史還朝
四月晦日陪南川舅氏南濱釵齋諸老翠芳
亭晏集
夏日耿南濱牛釵齋二老東園招飲
題武亭帳別圖送王明府歸池陽
草堂納凉用曾子韻
春日同年孫侍御見過
悼亡
暮秋同年塗大參見過

秋日與平章明府見還
登浮圖谷浮圖
與趙尋齋游三層殿寺
彭蘧山房同趙尋齋小集餞贈
山家
田家
春日對山草堂感懷
冬夜釵齋翁同賦
寄牛槐堂左史
同趙尋齋過彭蘧山房

長門怨
深閨怨
相地
病起
送謝大參赴東都
閒道尋齋自閘泉重移旋藩
送陳羽人游峩眉謁李太守丞
送章斗陽使君之綏州
送史平城火參歸涿鹿
送李西山還朝
過中山處士
春日溫嵩厓使君見過
和荅康子閑子與二表弟
和荅張侯菴省丈
寄梁大川使君
寄朱明虹憲使
郭還一憲使卧病梁園因使寄荅
長安旅寓感懷兼同游諸者共二首
花朝暴玉溪李徵川二使君宴集草堂寺用
朝字

喜雨和荅梅翟松方伯
除夕和荅邑中諸友
古意
五言絕句
塔院鏡石
古意
明妃曲二首
從軍行二首
俠客二首
訪客遇雨不果出二首
侍對山舅觀瀾亭宴集二首
侍南川舅登西山菴翠樓二首
讀書石佛寺滿川舅數寄篇翰題二絕謝荅
一首
贈荅一首
宿草堂寺期靜土寺老僧不至二首
春情二首
子夜春歌二首
子夜秋歌二首
買花

種花
看花
惜花
棧道漫興十首
雙溪漫興十首
別意二首
宮怨二首
期不至二首
天天庭前奏四首
對鏡二首
過酒家
訪山中老人二首
都門送客還鄉
拜新月
游西賞牡丹四首
登江上樓二首
江行雜詠二十四首
復郡東湖荷花盛開招郡中諸耆英泛舟四首
習家池懷古二首

都門旅況二首
田家留客二首
閩沁子落第二首
燕至
六言絕句
登楚州城樓二首
客至二首
雙溪即事四首
偶題二首
寄遠
七盤山
獨坐二首
會景亭即事六首
七言絕句
呂公洞
金峰寺
太乙峰二首
長春洞
張果老洞
石虎

火牛行二首
贈道者
送人入山採藥
寄牛鉄齋
送藥李二鍊師游華山二首
寄方外友
后稷祠
蘇堂
建子溝
慈恩寺

唐太宗讀書洞
游氏故里
春閨怨
秋閨怨
採蓮曲一首
從軍行三首
宮怨二首
俠客二首
吳門歌四首
有感

椿
萱草
紫荊
松
竹
梅二首
黃楊
菊
牡丹
芍藥

山楂
梧桐
玉簪
玫瑰
榴
海棠
櫻桃
瑞香
題境內八首
唐宮夜月

偶題
春溪
種稻
治稻
穫稻
種柳二首
雪裏尋梅
秋夕閒望
孤鴈
病起

時牛硯堂再游雙溪之作二首
春日與桃堂過東園遇雨二首
江行夜泊二首
因韓羽士寄雲夢鄭逸人
宮詞十二首
諸陵四首
園中四時花木二十詠並序
終

寶意烟霞
太白戒空
風雨積雪
客山陰雨
驪山返照
東橋花柳
報本晨鍾
送山後再住石佛寺漫興十首
詠池中五色蓮花五首
紅蓮

白蓮
黃蓮
波斯並頭蓮
觀音座蓮
送陳少府之滇南

太乙詩集目錄終

昊天六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寄在位

蕩蕩昊天昌我下土文祖則之億兆一覩萬方作君
各寧爾宇爾宅既寧不忝謂父
離母鳥翼三哉在褓亡乳求甘卽濕予燥顛躓必繈
侵愚亦寶亂我邊豆忍棄于楚
赤子亡言父母會之兆民有憂公侯衛之俾民有憂
胡藉于侯俾民困窮嗟爾鳥公
為邦建侯天子所命豈弟君子庶幾有慶謂植其生
覆戕其性民可戕也天子之命不可方也

短歌行

大塊一粒祥有並生龍蛇冬伏舟木春榮萬物咸復
無復惟氓氓之永視無逾期願一日開口十日顰眉
借曰無憂風雨間之醴醪在罍殼核在組彼美孔偕
式歌式舞何如孜孜為貨作虜一墨與衆十人同心
彼山攻玉黝沼範金之子好我無替爾音

善哉行

南山壘壘其下惟陶中有良士于焉逍遥朝挹泉流
夕烹澗毛飲之食之適意實嘉意適豈狂貌燿非病
猛虎可群高山無兢伐木載謳飯牛亦詠何人知心
茲樂弭性我性安土我命在天既遠趙孟寧忌如弦
胡榮弗辱胡德弗愆無譽無惡可以永年

我田六章章八句送張左華蜀歸蜀中

我田有廬在渭之陽耕優而誦惟爾相將此蘭斯馨
受礪為璋相宅無忝于康益光
我直承明君亦出宰義問相宣仁風兢來蒞路多岐

玉步寧改條庸條揄胡尤胡悔
渭水多魚華山叢桂心之懷矣及爾同逝九月醞黃
三日待禊西陵弗瞻東門出噬
東門有臺陟予望而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伐柯蟠泉
刈茅縮醪四筵畢偕三世集茲
茲集實艱我爵未卒啓明在垣王繩覆軌及火膏車
候雞言發同星異域曷契弗闊
契闊出祖于河之洲爾歌我賡旅獻爾酬昔爾兩祖
一歲再求後期無愆見鴈來將

自昔四章一章章十句送麟軒劉明府還燕

自昔有邻克年肇周巖劉改庶及守令代侯我侯明明
我邁前修後刑先禮綏靈易嚮民愚有神侯建無求
有神輒感無求易足既醉既飽如公如王何偏弟鬯
微幽罔燭教育無類施衰從欲初筮告吉先蠲
聖王分職咸以為民寬猛代濟救弊皆仁既浹頑懦
繼寒以春成功去舊登俊郎新時時還無遲還去秦
去秦之日民心實若婁雨飄風侯歸何所烟村泉門
翁松北望竭我閭慮望言出祖惟侯永念無忘斯宇

五言古詩

雜詩　其一

黃鸝喜深林遷鳴遠幽谷玄鳥巢房桂婦子同窟寀
氣形情乃安吾猜彼始忌君子心休休大觀齊萬類
經體關痛傷侵惡與覆庇居東不謂羔遵荊豈云異
天下歸吾仁何但忘充伎

其二

壯鰥行適楚馬良道阻遠吹笙謁齊門信美與情反
期至帝乃師意乖婦且違天步問艱兇世途倚亨蹇
達人如天雲隨時以舒卷焉爾感寒心亮節在遲晚

其三

百齡幾曛旭群生紛較譬變態何多欲厚亡緣廣求
晏越誰千祀張陳各一丘屯來孔畏匡泰往秦易周
繼天計功利君子慎德猷樹節苟無願殤貧安足尤

其四

跰蹙遑跰蹙日月如轉轂人生寄斯世容從主人宿
齊途雲出岫成功鳥過目奈何英賢人馬半同駑逐
萬鎰日貯盧百鬱蔽充木多欲徒累形流風在清穆
願以君子心恒如小人腹

其五

燭燭天邊月湜湜澗底泉清光有餘景澄波隨蘅圓
三五輝輝映二八侵簷還復恐浮雲興奄忽相棄捐
願化空與星靈景常周旋

其六

生女願有家生男願有室合巹為夫婦嬿樂成良匹
入門篤施敬上堂勝枕漆朝游弋鳧鳧夕宴御琴瑟
人生遂倘无天意適陰陽大義苟無愆相好毋相失

其七

落日在窗幽佳人樹蘭芳蘭芳有懷袖無與言獨坐彈素琴
洋洋衡門樂悠悠靜者音天地忽低昂鳥魚為浮沉

其八

所志匪山水餘韻猶高深鍾期不在側感愴弭幽衿

其九

曉夜改曦宅奈旦奈何來辰苦易得去日恨已多
見物新[illegible]當時同游客接輿歸山阿
庭前紛[illegible]

其十

妾身在君席君夢歸長干長干多風沙君遲留妾家

其十一

合綵被琴瑟伐竹為笙竽有酒且醽我無酒為我沽
樂秦廣庭內酒行雙玉壺兄弟及友朋戚戚享閒殊
日出在暘谷轉明薄桑榆姣女俄傾媚丁男忽衰夫
寺朝兢促逼牽牛就庖廚今者不為樂來茲空歎吁

沉陰彌四節出門昧土疆玉衡指東北浮雲猶翱翔
暘谷正沉冥朱曦潛晶光鴻鴈漸北陸玄鳥歸南鄉
陰谷蕭木茁升原艾已黃覽物傷行游咄咄內心傷

其十二

山高非有嶮澗深非有雜松檜生其間亭亭干雲霓
歲寒飽霜霰幽岩遠朱曦恥為桃李顏空擅梁棟資
衆庶共仰止大匠徒見知非無津與途舟車靡所施
千秋萬歲後棄置山之陲

其十三

悠悠遠行邁悽悽去桑梓豈不懷苦辛所謂在萬里
萬里有程期中道多荊杞客心正忉怛悲風向夕起
吾盧寄天末他山隱岵屺何不早還歸逢當委弘矢
驅車仍北轅萬事勿復言

其十四

江南採芙蓉芙蓉花欲歇江北拾蘭芷蘭芷猶未發涉江江水深無人擊榜檝擊榜漸我衣遵渚泥我襪群龍亂洪濤津梁畏汨沒無如且還卿西山弄明月

其十五

靈雨漸原隰群卉方茁萌谷風扇林莽桃李同敷榮載馳治游園晛閱倉庚倉庚在喬木百鳥相和鳴感茲愜心賞白日忽西傾標梅委曩豆楊花化流萍壯林鵾鶴至南陸鴻鴈征慘慘對搖落惻惻傷我情

其十六

攬衣候明發鷄鳴在高樹游輪赴前轍征夫懷往路衆馬及盟津臨流日欲暮無舟無梁蔓草夜多露昔歡隔洲渚今悲莽弗顧含情竟誰陳循流赴漁父

其十七

浮雲赴西北一瞬彌中天中天多飄風須臾幾變遷歸扉期不至墨蜧潛深淵群羊委赤澤饑烏啼廣阡白日已淪沒滄溟猶沸湧舉頭問眞宰此公亦茫然

其十八

鳳鳥何翩翩棲息高梧林下見治遊子皆皆肆好音遊子欣華羽等視丘樊禽左彈右攝丸見擬情何深綿藐色不祥一舉倏千尋神物不受侮從儕衆鳥心

其十九

孌孌階上槿蓁蓁階下栢槿華非不妍零落未終夕栢葉自索漠歲落顏不易商風交至朔雲宵集眞脆並天成氣類各有適同域不同操君能無改葉

其二十

東溟有狂客不睹鮮匹儔翩翔島嶼間遠逐青鳥遊青鳥契客心日夕結綢繆綢繆未終歲人情生隔讎意渠同鴈鶩思將克毅義客來鳥乃逝雲間聲嘲嘲不惜幽盟絕詎知靈翼脩奈何忘形交中道成仇讎

其二十一

日暮登西山擡首望所思列岫礙崤函林條互參差東道豈云遠僕痡我馬疲夕聞鴻鴈鳴朝見浮雲馳鴻鴈遺我音浮雲述所之三歎遠游子不念別時期

其二十二

斷兒渡干莫搆渡竝櫂欒濟川乏巨舟中流見覆汨為理棄髦俊何以供天職五人固不賢九官方奏績奈何遠三五清濁失揚激食祿咸世胄臨民徵白皙牧人反見笠羣羊貽以戚無感自生民鄭玄一爻漸

會景園四時即事八首

其一

谷風從東來習習開宿霧葦魚弄好音喈喈轉芳樹
吾亦念吾儕佳辰期良晤三徑開不遲二仲來非暮
入林繫英明布榻群智聚放歌際流雲起舞俯淥鷺
沉酣欲避觴花間晒相遇攜手復同行清溪引閑步

其二

僻性偏種藝薄紀徵群芳荷蓄自深里分叢來涯陽
續芬湄四序區名隨五方交柯罕過忭匹禽無棲傷
趣書逐遠朋匏酣開北堂枚馬豈虛閣秘阮各盡觴
俯夢翳斑幡健慕行徜徉非敢忘人禮隨時惜景光

其三

敝廬遠市門縣車益如掃集襖鮮塵纓結轍滿芳草
有客餽新漿呼童召鄰皓擊石鴈雀巢浮杯避魚藻
南風扇林薄穆然灑懷抱散役入幽深連茵話情好
情好永無斁來茲罄淡討

其四

種桃依岩竇種李環京坻結實都無言其下俱成蹊
芳亭搆其中廣蔭交萋萋亭除丁抱甕亭背童飯瓶
我渴汲寒泉我饑蒸新黍我懶聊假憩一窠午日西
蛙蜩遞鳴噪蝶蟻安能迷寤言語婦子及爾成深棲

其五

流光迅奔駛日月皆及申山川會雲物吾生實茲辰
朱陵匪異域岱牧為嘉賓旨酒沽鳳壑多魚來鼈津
涼風吹絺衣樂白呼耆旧南陽輕裘翔會稽引袂新
流水不返泉逝車鞅回輪賢者矜其名愚者親其身
誰謝當途子但須實吾倫

其六

涉露出楓葵晚草榮侵祥灌木已黃落客鳥紛南翔
獨坐懷無侶吟觀經石梁漁人具筌罟餽我鱸與鱨
我釜適有黍我甑適有漿烹炊釀並佳酌言及魚鱉

浦腴通天廚五鼎然坐相忘誰謂此宇外更有無何鄉

其七

新松齊四墉綠竹敷雙牖梅英暮始芳虛中坐羅叟
二秀淡相依又予為四友節堅令不孤馨香風堪偶
北風天同雲玉川散瓊玖握粟易一簡伐枯蟠斯肖
微賤綠綴飯飧怡志無咎卉木冬不妍人生老成醜
共保歲寒心淵悴後蒲柳

其八

昌穀出東門河水方流漸颯風捲回袂入門媚所私
匪異人偽婦雖犬婢勿婢斷棄非語婦烹雖雖

餘酷入新茶置瀹啜其醺樂夕復一夕歲暮兒渴饑
鳳凰巢九苞鸑鷟安一枝諒比蓬萬內爵羅無所施

夏日陪對山舅西岩石室納涼二首

纖翳散炎颯恒陽積蘊隆豈無堂與夏不能庇微躬
緬彼西山陲陶穴闢窮隆上戴芳樹林下與寒泉通
斯辟陰曛溜幅穴出靈風入門委市拂禪室開綠桐
綠桐感時物逸響鳴幽衷悠哉洪屋史吾生適與同

其二

及陰解紳佩扶老入隈隩庭筠弄清影居鮑散幽馥
眷茲遠人境況乃消炎燠節榻聊成臥臨盤方一沐

忽筐沽李歸連甕醞黍熟坐曛不以彈延季椒其下
梁鼈共甚酌鼈螯還復縮深酣忘來豁獨崔嵬雙筑

雙溪秋興

其一

孤雲西北來亭亭結輕蓋二水東南馳宛宛合襟帶
澄淵寫獻允幽谷發天籟露凝野初肅日入林未昧
壯肆沽醇酵期與南鄰會酣來卧西岩暗言復何悖

其二

結廬遠世喧攜琴事幽討行見山出泉中流浮蘋藻
勑奴荷畚鍤分腾墊粳稻晨霧滋初苗夕陽刈曹草

消鷺敬保證征鴻下頻好尚翬春夕作幾預寄以慰老
當孟未忍飯藥匙應於吳

其三

沛湖梯庭柯映月流東稍日出夜魚棲林晴樸鳥翔
載歌峻嵓岩淡杯渠流長笑歌沛公故臧泉遠樂綿
甘綿泥宇中惟怙襄來稍止一在綢陰稀逾梁
高深聞何適非豫康

其四

鼓盤杨與柳在彼河之洲下有白鼓可以浮酒毋
徧毋載清酤湊波上下游釣者樂比絲耕者行飲牛

招招集播干淡淡鳴鴈放歌聲傳谷倒在觴滿衆
林籍忘簡汝股肱為衆調明發不知處日晏還相求

其五

解性厭囂塵斷陶入西阜長林互其前大澤帶其行
有鹿承蹄馳蛟螭數下田連雨陵上田越塗柳
深老組亦明流甘萍堪剖川陸不改貧與物非貿已
修纶魂眠清陽入虛牖翛然絕外營詠樂可永久

其六

[illegible]夜將旦梢木鳴前檐[illegible]出門谷有煙
農家慶秋節耕穫並在茲鄰畝播牟麥東皇授黍稷

二租欣有賴數口可無饑烹羔祭方社伐鼓薄鳴絲
神飽人亦醉婦子同嘻嘻

鴈农

李秋黃葉落午夜明月圓清蛩唳西牖旅鴈鳴南天
感時懷遠人三歲行成邊居者且寒苦行者越山川
玉門正長望金閨忍獨眠淒涼攬衣坐心與雙杵懸
力盡無人知农成無人傳安得雙鴻鵠寫衣贈君前
願君服此衣復乘鴻鵠還

曾確菴文宗見過贈二古義

喬嶽擎拳石滄溟集百川構廈非一枝翊代須多賢

隆賢俾世庸覺者紹其先良木俟斤墨瓷器出陶甄
才德則成達會遇終變遷四輔寧栖栖毋令化雨偏

其二

我本狂歌者情尚宜楚人今夕良晏會兒值分昕親
我有盈觴酒欲以娛嘉賓一觴奉賓歡再觴寫吾眞
匪憂觴不續但恐夕易晨中心抱區區去去難具陳

曾陽伯上 疏致為臣而歸詩以美之

萬古縣浮雲百年劇流矢物役詎有窮指人貴知止
始願倘未酬後昆有孝子化鴈 鴈初棲分波樂淺
安家邦美懷訓通塞贊脫履討玉不在山藝蔥不以

歸鴻鴈

秋日照西序負暄理焦桐曲終視天宇仰見鴈鴻
倘行聚危嘶健翮馭長風參差日南翥布翅自翱翔
羨爾獨高飛不與凡鳥同所以淡泊志終然無所窮

寄謝上薇田羊兄見徵會景園時即事之作

宮室邇香山刊洞入雲谷得陂宜沃壤宜喬木
小構三畝成名花四時發地遠喧囂好在忘機獨

繞階坐陽星懷人抱雙鴻鴈去來遲鯉魚來何速
綸竿掩秋英清風灑茅屋歌竟罷抓琴登高盡衰目

咸陽夕望

日暮咸陽城墟荒臺草漫漫借問道傍人漢代未央殿
紅巖帶斜暉不禁起寒鴈當時宮裏人此際正歡宴

棄婦詞

心憂行自語安歸何處所步出城東門秋風吹禾黍
忽見孤飛鴻哀鳴求其侶舉頭不忍看低頭淚如雨

冬日同牛槐堂孫眞人洞岩登眺

高眞謝塵海卜築洪崖端驅龍駕紫霄手金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龍令高畢陳安用人鳥紀蕭部鳳來儀諒從擊壤始

其三

臺家事重句舉意布聖賢唐虞可一跳夔龍繞比肩
飄然膺一職紛為物役遷寒約日以遠藥競與周旋
婦悅汾陽第客壽樊溪田閑題登賓玉入閣晞婢嫣
皆日黔婁子今為群穢纏卑榮貽始辱多福隱禍愆
他日東門歎翻為衆庶憐

其四

天地有秘寶荊山璽拳石形質向來判頑潤安所捧

其五

[illegible]卑臨岐路僕夫昧南北況值田父引寧免蹈左澤
[illegible]非詩成諷情比倭為德媚臣近泰娃厲宰適吳國
欲愜姜非心肯為家邦恤舟覆身脅淪凡民寡前識

其六

巢許耿萬乘堯齊薄諸侯仲子樂蘧園叔孫甘放休
高位誰不榮君子先德猷匹夫有天下韋禹懷隱憂
委之莫能去餽之不見收奈何曹馬輩領奪成怨讎

秋東明宅宴集

別館開新堂征驂赴陳跡欲踐前歲盟嘉會在今夕

脩垣間芳樹曲几陳殽核拂英泛清酤臨池鱠鮮鯽
雙槳泰泰爭主人自按拍白駒縻遠人鹿鳴歌未央
此蓼久不聞聞之若數息蓋亦物理然

王薇巳宅宴集

端居懷友生廬井異鄉縣風吹我衣寒一何早
更深把燈坐酌酒置清宴蕃華集蓬室
[illegible]氣亂梅芬琴絲拂庭霰[illegible]

[illegible]

太平詩集　卷二　十九

今夕何夕[illegible]一醜間三妙各以蒼松幸同吟榮英調
何心論[illegible]始可稱四皓當筵且盡歡臨池更留飽
青蠅點[illegible]盃白雪復同調人生非金石百歲以為約

送李商山憲使還上

宿雲欲作雨凌晨已為[illegible]覆帝京河以[illegible]
風回白雪易[illegible]映清酤庶人生[illegible]況
征軺赴前驅吾人懷後期[illegible]
努力奉令德東名及良時

關中八君子　王漢陵九思輸林檢討

先驅凌班楊朱路附綺皓西陂泛紅葉碧山拾瑤草
丈人年九十行歌分終老新詮等離騷流傳備天下

康對山舅氏海翰林倫輿

威鳳非羽儀神龍豈騰躍鳴世為禎祥行天濟枯涸
斯人抱奇器道豈五行薄誼侍從有文稱尚終奠墜
岡腸吐危論與善益嚴惡即已無古今隨時與衰樂
風雲既失期龍虎聊成藥浩氣不見容依然返寒廓

馬谿田理光祿卿

文武不墜地小大俱在斯舉力敘功序侯三五期
河清偶一出斤化質已離郡縣滿寰宇阡陌寧可移

不在四鄰列徒然侍軒羲歸來池陽園蕨黍足心知
高文無綺布幽衿洽旌倪絃誦久寂寞三禮為世師

呂涇野柟禮部侍郎

大道難為名元善身自有運會適向濁降予此獨厚
溟渤匪一勺荊山豈須剖三仕齊浮雲萬言等微塵
真風如可還高踪其能偶斯民尚在塗皇天未啓晴
寤寐終六藉絃歌憶三后生不為世庸將來惜黃耇

韓苑洛士奇兵部尚書

高陽稱多才仲也彌堅奠服華見邦直拒金流寇警
出鄉舞倫數入 國朝若石清十宦無石儲八座猶誦

生繼嬴不扶戟讀方臧巨鯨樂記畫天和近古明九
成

張太微治道刑部主事

上台席已虛平津行且侯憚治龍忽乘有終誰見酬
風雲竟消寞益為蒼生憂

石世寧祭政

未曾顏千襲軻逝王風昏纖儒分九派末習益多門
新人鑿鑿好古窮其源雖善楊韓文不詭姬孔言
時雨滿七澤遺芬在二昆經濟終丘隅何人回義軒

齊魯玉堂

二聖奉虞唐四鄰翊戴力鳳鳥曉鳴梁鴻遂復出
綜論屬後昆玉堂紹前猷

皇天忽降割佐時流失期六星孝子有餘恫
踽谷苦塊憂尚思 宸旒側六部雖未備三川虎嘯

軼戎番並陸梁揚越方淇溫裘宇紛多青洪濟豈當
衔廟勝須高賢少傳有初席

日暮游西山

老年無外事坐卧圖書閒偶憶君子望雲游西山
山空萬籟寒幽人方開關青深無遠入苔峻無力攀
徘徊日將暮復遡深水還

富春山夜泊

寒汭浮遠濆微月生長林天空鳥鳴遲夜靜聲龍吟
反顧越山高前楹吳江深江干有綸居　王事靡鹽
尋臨風思故態欲以投吾簪懸弧游四方何如此陸
沉無論動與賢並愧狂漁心

七夕除夕

張羅致雙禽春泰醞一石烹酌薦　先靈發香蕙菜
格微物何足多所貴身耕饁　有春頃宇壯者列綺
陌餘福飽婦子夜深燈火息秋冬卧前楹安知帝有
力

微生無百歲百歲已草草少年苦貧病中年涉遠道
歸來始息肩蓬門跡如掃朝遠不願名市遠不願
但願來歲容常如今夕好

雪

初雲歛塵埃再雪沒阡陌凌晨益漏浸終食已盈尺
曼倩卜豐年二陽見三白出宦未七載墾田纔四頃
兩宮無賜金五徵有游客車馬不擇貧鶉衣倘稱稼
春事指歲星戒傭賃斛麥曆象倘不誣嘯歌荷天澤

贈張卿

知君抱奇節見我惜頹年有酒願我飲有琴俟我絃
床頭置道書引我觀內篇萬古此骸骨其誰能變遷
亦知三物貴多焉共欲壑腐者神之基香乃臭所禪
東萬以類從津梁在氣專至樂如須時聊且餌紅鉛
積歲離還陽胡惟病疢指三山倘未達處代為循賢

谷中行

十里度一水百里過一山山水本清曠乃在道路間
善宦多白髮長途無紅顏但聞雞歌悲不見游輪還
羨彼山上雲英英常自閒

旅況

秦吞寡儒侶塊處無歡榮出門欲何之僕夫悼遠征
車輪摧羊觴誰謂周道平城門見談呵郤舍誰將迎
朝廷有肺腑公卿非前盟策謀未見收口實身自營
懷慘歲云暮霏霏霜霰零勞勞竟何益脈脈計歸程
期客不至

出門遲所歡入門日將暮階下魚潭多雲閒月已素
披叢設芳醑常日談客處斯人黃赤流來從西南路
符佩自齊梁顏形尚童孺千里勞夢思今夕擬良晤
孤雲如羽衣颯風想虛步四山盡沉夏蔭蔭倚庭樹

田家詞

四郊春雨足行潦交流泉遲明呼隻健適我山下田
偶耕偏南畝於耘竟東阡父勑子慎苗婦慮姑先肩
節力甜場木懷餉窺突烟唧唧苗間雀隨人鳴且顧

搖搖廬中犬道侶相後先歸來各入室籍茅枕塊眠
四體雖云勞中心無憂煎

秋日石佛寺雜詠

其一

優優塵刼中種種皆苦趣怒然懷舊游祐公楔禪處
杖蔡聊復過楓林日欲暮貝閣入金風蟬枝泛白露
孤月靜諸天一葉下雙樹撫景無染著逢心頓能悟

其二

世事如浮雲人情一飄瓦此際無解脫豈是運生者
吾欲遠物役又結遠公社何必五千人兀坐道林下
躭幽乃性真得趣豈天假雖鮮菩提心踪跡亦潛瀉

其三

開門見南山山光在林際日出曉霞明雨過秋容霽
龍吟飛瀑泉樵翁殺松檜世傳鍾離將授戈從此逝
中隔一澗幽不返人間世對此感風尚彌多塵外意

其四

明發懷逸侶日夕期不來數出給孤園頻登雨花臺
南望宿犬至東林山僧回飛鳥如霓裳遠清耶運徊
斷雲見新月零露沾古苔寂寂楓門幽夜深啼鳥哀

其五

金華赤松子卓犖安期生牧羊耻偕侶賣藥誰知名
不受祖龍召甘與獨子盟精誠自相感富貴安足營

至道存微密還丹豈外營奈何徐生輩入海求蓬瀛

慰客聞謫

其一

灼灼園中花夭夭路傍草春風方敷榮秋霜已枯槁
萬類總蜉蝣百齡幾昏曉太上寧獨存立德貴及早

其二

白玉隱拳石刋磨成圭璋黃金付烈燄煆煉益輝光
尚霍跡易明屈賈情徒傷世途有夷險君子履其常
明德苟無頗巧言空如簧

其三

高第豈先飯食媒聖且疑殺人理或然慈母不遑恩
告客向未迈盜金終見唼毒賭閭申生齊蜂蝶子奇
親賢尚不保他人安足悲

其四

百禮訓君子五刑執強梁禮刑苟無越皆備選稽祥
三歲阻甘澤六月飛嚴霜浩哉雨露澤普為一物傷
休哉開化理安謝天養養

其五

人心劇滿疴近京北奔電東雷連夜鳴山日已晏
夜鳴雖九回秋雲復萬變愚聚各自私依依寄蓬蔂蓍

行潦注瓦缶黃流瀉玉瓚由來無言者災祥視淫善

秋日即事

輕霜被庭草木落鴈南飛百卉無事十月方授衣
茅簷倚滄浪孤桐橫翠微秋氣入商音微吟送殘暉
尔雨歛場黍淩烟昏釣磯不戒巖扉扃視羣羊牛歸
同人非海鷗歲久忘情機

寄郭還一

南紀饒新知北山有舊約新知多喧譁舊人終可托
抱病經秋冬何山採靈藥閒雲入疎牖幽鳥傷寒落
莊周甘遺榮伯陽貴處弱食芝道自在名跡事塵漠

我田在南坡我廬在郭外願言必歸來飯牛亦秦計

行路難

君不見錦樹花東風飄落沉泥沙君不見榮顏
飛直上青雲表萬物榮枯各有時四時窘迫本性絕
憂戚多愁何君子安命道

楊花曲

門前楊柳花狂風一夜落東家東鄰織不收不
成施門前楊柳花狂風一夜落東家東鄰織不收不
成施

白紵歌二首

織手抽絲白紵絲織成疋布贈吳姬吳姬裁縫作舞
衣舞向君前雙袖垂鴻鵠燕矯當庭戶蓮花地錦承
鴛步紈縢准擬君王憐蛾眉復恐宮中妬舞罷離席

玉樹

花殺月清光少金燈照池魚沉藻宮中鼓琴宮外
聞滿簾無聲夜窈窕君王數問夜如何明星漸稀紅
霞多徑修庭半寢前庭醉吳姬猶歌白紵歌

長相思

長相思心獨苦苦心無人知閨寒與琴語琴心三疊
總思君路

長君不聞

妾身生長芳菲處可惜芳菲愁裡度歸期原指庭前
開眼見花飛春又暮暮鴻雲外寄書遲欲附回音不
可擊但留錦字如見君含悲置之莊意閒朝有慕玩
催朱顏

烏夜啼

樓前錦樹與樓齊樹杪夜夜烏烏烏莫愁來欲作遼陽
夢無奈哀音耳畔啼夢裡聞烏驚夢斷燈殘獨熒熒錦
衾鸞鏡思夢景不分明展轉空床夜始半

拜新月

舉頭見新月低頭繫裙帶呢呢背人祝回回望空拜
拜罷香臺白露滋西風闌檻獨支頤侍兒不解心間
事只見潛潛雙淚垂

漁父歌

西山雨過東溪深群鴉噪晚烟光沉山空人靜是處
落白鯀如玉鯉如金得魚沽酒溪頭泊老漁同舟大
碗酌空谷丁丁應橈聲秋風颯颯翻蓬脚芳洲無際
橫塘多洲中下舉塘施羅罾罾鴻隨所惟蓑笠之
邊鴻鴈何

懷仙吟

涼雨初晴桂新綠明衣別我黃山曲此別不知幾
華且共山頭醉醴酪山右神君丹有期本期丹熟偕
我行我帶白雲三千里君不起青霞十二城城上樓臺
恍金碧一朝飛入形骸開春花秋月太匆忙天上人
間無消息相思翻遣鬢毛斑漫道紅鉛可駐顏話今
纔想別時語始開雲房迫大還

悲歌行

哀音怨調清商度阿閣新聲凌桂棼鳥不自
知當塗漫歌丁都護君從東騎上頭君一別天涯隔
鴻顏十斛明珠易蘭膳九華寶帳留春住飛魂入望

鶯吐音妾身百事當君心舜華應悔妾顏好滄海不
及君恩深但道海水不可乾誰知花枝有時殘出門
怪底留玉玦秋風未動相泥納當時君愛妾苑帝笑
裘雙蛺蝶今日妾思君并底泥沙天上雲彈成黃鵠
空自怨歌到青陵誰面開青陵高白居懶妾心不改
君恩斷相思望望湘江深鴻鴈南飛夜漫漫

將進酒

將進酒為君歌少壯時奈老何流光銷遣紅顏去
坐見繁華隨逝波君不見咸陽市上綠袍客板輿擁
路喪亂一朝奇計點君王秦廷相印俗手拾人不

別君即年少鬢如絲銀瓶汲井牽綆汲井牽綆
珠先始知貧賤親戚人生一身惟一死何
吳十前五斗寧折腰今勝千金百歲生時
上歐至今想像門前
女轉丸樂見冰山化為水
項誰臧否亞減顏回相問
終織謀到看嶺百年幾回同
泉流之水不回流請君飲酒君莫愁

烏烏歎

烏烏有巢棲老烏羽毛悴悴雙眼枯生雛兩兩不能一

飛雄去雌來相與呼野田得粒不自食遺哺老烏烏
哺雛耶夜烏林風怒號兩雛驚啄啄前翮翮
塗地死衆巢墮盡存烏猶來鳳凰和鳴鳥鳥
雖不棄處鸞鵠蛩蛩自相依世間好鳥無比數
無如烏烏心幾見烏巢感斜深人生有親不自
聽林間反哺音

馬生歎

歎息復歎息鴻鵠欲飛折雙翼人生一失還一得
生窮困無終極早年氣俠身手長

改卽原門戶無光彩移居遠市鳩僧輿輸粟助邊高
壇海拜　命無期歲月深半生愁苦百病侵出門到
處皆白眼旅食何事非黃金黃金外盡長安市人
無食與晉王陵里猶望卓氏榮道路忽傳馬生死馬
生汝死惟一身妻子歎嗷愁殺人

劉姬怨

妾本紅樓嫡嫁與青衿士同心兩不疑朝夕奉巾
櫛落頭白君遠行主人騎馬奴挑燈知君早晚歸
路東流不返西日傾朝日開風猶未信鳴鳥已驚啼
外間將雛哭上望夫山道逢長子扶歸襁人間萬
古千古詩集　卷二　五
皆出游狐行千里首向丘人生老少皆有死蓄耳聞
花亦結子皇天后土心不平摧折斯人到終始蓄歸
來與妾作夢陽雲靈魂不迷君家桑梓龍山路妾身
未死無歸處祇伴庭烏夜夜啼

青雲歌送周吳峰還閩

吳山矗矗千峰攢中出雲氣青琅玕下駐西郊客
舒上承白帝凝高寒朝來偶逐東風起五彩光華亘
千里乾坤忽變鬼神驚雷電相將蛟龍奮蛟龍奮迷
雲氣青一樞蒼池潛萬靈化作甘霖過九有灌溉隴
畝歸滄溟周郎素有青雲況致身已在青雲上正值

南郊大旱時憑君早慰蒼生望

雲門歌贈宜興馮少洲明府

真宰東分太行麓起作雲門鎮青牧穆陵當水相紆
盤此山秀出何嵯峨地靈人傑萬文長古今為礎玉
為梁中開一竅通天門日時海鷗參精光宛如寶月
懸雲漢又如銀鏡升飛向蒼蒼天表仙靈就中閶宮
歌鐘縣分明見瀑布散作水晶簾千年石室六月寒
周時鑄上已羽化秦代幽人曾考槃馮家兄弟神仙
伯卓隱雲門吟梁甫蛟龍忽蓄頭角成同日升天行
雲雨丈夫得志四海開故山松檜增芳芬他日功成
古今詩集　卷二　六
留宇宙歸來還伴雲門君

秋雨歎

往年春雨貴似油今年春雨濕且優十日百穀稱足
過赤地轉時綠雲稠禾麻豆郊稻盈浦婦耔男耘不
道苦西長歌復漢時憐實有直歷周原土土潤雲蒸
穀盈阡稱人歡悅路人憐隔隙黃茂築場圃飽饌蒼
頭候仔看那知天道不可測小有垂成意遽變帝命
九龍龍馬水瀉下銀河收不得河翻海倒勢如狂洪
濤崖屋溜決墻應是十鳥被羿射俱盡遂使乾坤正
晝無輝光羿乎羿乎何不更射商羊元鳥梁飛鴻雨

弟子茶業生屯禾生耳

行路難

貯身何必金作屋載行何必米盈轂終朝適口樂盤盂何必三牲萬鍾粟丈夫要有高賢志舟楫鹽梅分內事一日金貂集鳳池也應回首鶺鴒恩明主願治簡賢良徵君為君籌策長玉宇馮君誼北億馮君東遠疆那能靖側陋誰堪揚回天轉日見君力前後

虎寧為強五百年來聖王出經綸在命須才術天生我才非等閑太倉稊粟萬人寮千載竹帛四海望言在轟轟富貴瑣瑣恩怨間

慈恩寺

吳越陵南溧縣西左有瑕丸右伏犀溧水如衿涓如帶終南太白居坤兌萬古佳氣蟠高邁二河山此正中周秦堂奧漢天府每到芳季生眞龍幸實欲大湯花終晉陽義旅西復東當有二十一葉歷數至遜德七十二域氛祲空往日懸弧五雲處即從勝地開清宮慶善宮成慈魂寢後王改作慈恩寺要假佛力

答酬勞直以家堂充布施塔廟報恩無繹功不為懸鑒痕舍利繪古全唇聖畫容磴殘稍辨威神字楓林憔悴辭門幽門外恒河日夜流欲覓山僧問前事一行鳧鴈起汀洲

張公洞

天高老果可帝弼委棄金紫躬道術玉虛宮前受寶籙陽羨山中開石室炎帝驅遣五丁奮千山聚神萬聖叱巨靈擘聲厚坤裂眞官到來山鬼逸空冥豈須跋鑿功洪濛判後成窟宅石髓半為駐顏容半寫懸岩肖形質金幢玉節紛啾啾鸞虎妖蛟狀非一我來

乞靈無所控臥拂琅玕枕盆瑟夢入別洞稱洞天若人引手吾屈膝餉我餐核非世味二卣神嚴三枕實使我秘訣非世文斬皇九閽圖一快自吹自飲甘如蜜請之風之精魂俟大藉舉來遶七日扁鵲雖在不及

蟄年翁

蟾宮山從西極來龍騰虎躍何崔嵬東下斗山落平堂大與連山田湯湯開田約未斷都君夜後廻題畫不開一夕風雷怒香爐大廈開巨扃山出烏雲統黑蓋四方瞻拱走牲五三十六宮集高真二十四

司象刑徵爐烟結蓋儼神臨電火凝階恍幽矚火餘青翰虯螭形龍輗長松崔鵬鳴留侯臥處夕陽斂胡奴吟邊春草生鹿林豹窟彔仙跡洞草岩花帶客情松徑仙跡兩悠悠遠嶼長江無盡頭雲斬出谷天風送到衣還山盡雨收四有來處楓蘿暗惟聽流泉萬壑幽

春日劉禮慶太守拜將臺招飲

漢南太守風雅人坐消漢水春花民日暇徵歌載琴要共眺城南花鳥春城南春色關堰上烟霞曙寂寞對江干漢將登壇處今石齒齒水瀰瀰江鴻西逝太東故虞人放山羅千錢猶似當年拜將時雨雪連朝山虫見夜斜口夕陽下鹿陂傷心對尊酒王孫去後蘭芷芳麋壘猶存狐狸穴流女機頭坐工蟾耕天堂下拾刀斗拜將臺未央宮成處敗處俱飛蓬新條已蝗今安在赤帝炎圖豈再隆炎精銷欲盡煙風未歌心已哀相逢有酒不盡醉別後玉山空自頹憑君莫問興亡事祇看城南拜將臺

春日香山寺林宗師留宿

春泉漸澄山窈窕白石青苔閉蓁蓁泉山皆畢此山皇訓陣當中枝雲門門前童子把經卷傳語客來殿堂殿堂上焚香掃落花宗師出室具袈裟長者面目如舊識予等語言省思繹遠來敷坐仰威儀似曾入威觀根德東西心印昧覺音談柄猶禪住景流日雲假宿蓮花社明月流入水葉衾梵聲未斷水峰曉起步危廊意悄悄 帝里閑閑一日中紫陌紅塵諸天奏錫杖錫杖共山行二日香山四大輕交落別後幾惆悵誰謂僧伽無世情回首南崖掛雅蝶圖思遠共十年夢

己丑正月十五日同劉郡七選士從康十一舅省郎劉二憲副游盤山夜宿中盤晚登上盤圖

恭欣詵奇勝歸途賦長句紀事

三條名山中條奇界畫奏晉環海滄東抵劍門更盤
突天無雲虹堆琢璃仰觀等屋纔咫尺與扶桑邇
衆喜吾舅司農劉執法以山之陽司分司中元夜
梁燈火邀我入山暴藝師下盤蒼過中盤宿晚登上
盤漢天恭衆中屬我與劉對白鶴瑤子敢爾為紅霞
獨亭獨崔嵬青童捧奩雙玉陛初扳一局酬異迹來
意少長齊力格植生動指陸生心周天大鈞先天策
老衲懷機不敢言得處破顏失處額抵首元元冥冥
寒雌雄未判愁日夕不分放奩甘寐休依舊隊空踞

危石山下雨雪山上晴巾拂光輝復恭白共逐流泉
到下方山僧掃雪復炊梁環坐蒲團俠鳥群輸奩欣
博俱茫茫

辛未除夕示座中親友子姪

緋衣破舞綵唇歌翠眉行酒顏半酡衆風習書入定
戶未嘗無餘子夜過排肩屈指座中客各計流年幾
今夕但見經文戲龍虎誰聞蒲柳質金石旦裂金
亦銷青山黃土皆英豪彭修殤短數已定毓憂行樂
隨吾曹三十年前香山內十年燕喜十年憲向後十
年漸凋零一社九人惟我在莫言往事且謀歡銀缸

倒盡鷄鷄寒雞唱送歸明發至仍携彩勝賀千安

鄂中吟

三年通一經五年獻一策銀臺未拜官金市猶為客
金市東連長樂門門前車馬如雲屯山東六郡上歲
計關內諸王朝至尊至尊無為端冕旒勾陳羽衛羅
弓袭紅旄杖引要荒客白鹿幣薦大小球章句小儒
為將相椎埋健兒封公侯分符按節如流水三道奏
明再曳履手書十事蝸頭上口奏一敷牆闕裡東朝
講德語不同北門懷刺心復耻北門擁出湖南行高

歌白雪過鄂城浮雲蔽日豈復返臨風長嘯大夢醒
醒來回首望愚谷桂樹蒼蒼溪水綠種玉燒金皆可
為何須更守荊山哭

夢回録上五兄

二人見背諸昆逝骨肉惟存兄與弟同過六十間二
齡兄膺偏仁弟是曳曉月流光日下坡急川赴海無
回波總饒歡宴不隔夕來日苦少去日多不須更起
明光草不須更上長安道雖然四海兄弟多無如草
堂兄弟好夜夢扶親上草堂弟前起舞兄垂膺後
出門長歎恨獨立棠陰數鴈行

夢子卿祠并序

吾邑北鄙有蘇坊者乃蘇氏故里也其處濱漆水
舊有子卿祠成化間秋水泛溢堂宇傾蕩塑像漂
泊入水土人協力出之容範衣履無損即近地香
山尼寺作佛像安之歲久為游僧道逆旅污塗狼
籍矣予為童子時嬉游其中至今垂五十年未
予為大中丞茹泉董公述其狀公曰蘇子生為烈
士沒為正神既表章先賢詎可以尼寺褻之哉乃
檄別為祠遷于有田墅在西原大道傍乃
即其地構堂四楹肖貌於內題其堂曰漢蘇子卿
祠公屬予為文以紀歲月因為長句詠歎其事云

忠貞民裡尚妖厲士女化巫風乾坤消正氣
邦典褒忠臣褒德有祠宇仁賢無慕嘗
盛世皆稱聖諸天皆謂王龜龜有祠宇仁賢無慕嘗
節義烈驚絕域一生萬死不為德節旌落盡黑髮
歸來纔授典屬國千年簪劒失丘陵一夜毋青空
掃來纔授典屬國千年簪劒失丘陵一夜毋青空
秋息隋唐廟貌委滄洲蘭若焚香依北丘鼯鼠穿垣
紀雨入鴟鴞落无黃塵沉我自童蒙慕蘇子衣冠異
世生同里幾到香山心不平掃拂門牆飾衿履中元
到來仰遺容東林移向西園裡四時薦扉十日成肖
貌的的照燕荊門前周道連芳邑裡南山對赤城
春來百祀牲醪過不及邨原但見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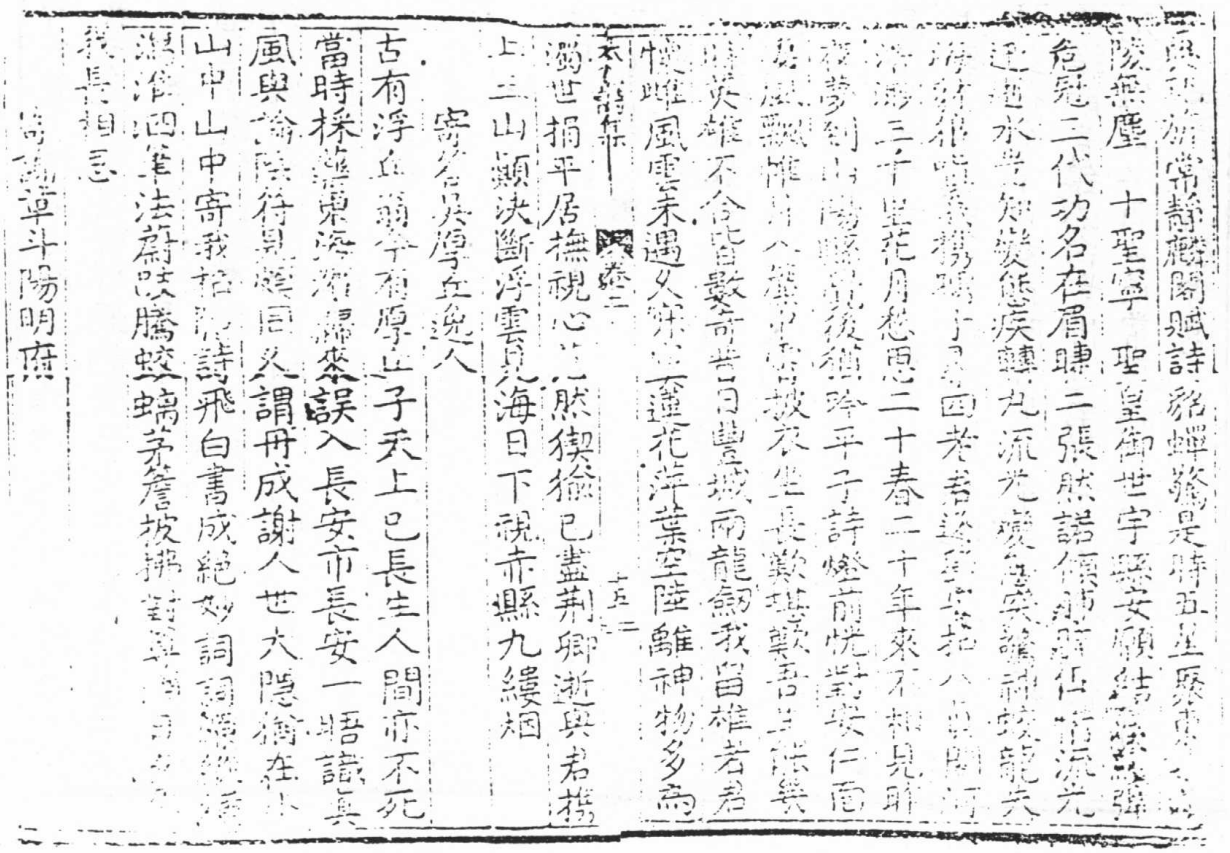
送郭德盛入慶陽訪李春野別駕並序

洛陽春野李子大父翁昔為吾邑少府以春野
父翁從官長而無子乞靈姜嫄聖母祠隱君得
人夜夢老嫗衣貌類姜嫄者手授一子覺而有
娠實生春野日月不居別去向三紀矣辛酉春
春春野以慶陽別駕特遣子姪郭德盛美嫄宇
文新德氏隱君莫逆交也為予數稱奇秋予
因適春野館見其情神朗慕貌宇弘深真非偶
然者郭子期以暮秋時候將訪春野於慶
邸予為長句送之無以紀異等春野云

花下草堂平旦開戶外傳呼上客來客來何鄉去何
里慶陽別駕洛陽才洛陽才子李少府昔佐邨封治
行苦生子長大未生孫相與穆原禱聖母聖母開園
授王麒麟麒麟隨地異國有人開一睡三十七誰謂
成名正入秦報享聖母開陰陽氣關帝門北郭生昔
與李父贊令名如今又逐郎君去出世門墻汝並登

淮海吟寄張鳳原年兄

我愧三秦傑君實淮海英憶昔相逢杏園裡一日並
馳四海名海上同舟負雙槳即歸來共棲棲承明天山



興到新詩題閣賦詩飛蟬驚是時五星聚東
隊無塵 十聖寧 聖皇御世宇騷安願結陰騷
危冠二代功名在眉睫二張然諾傾朋伍指流光
迅過水無知變態疾轉丸流光變態誰知此龍天
海外鄉關萬里四老芝蘭一室花人間何
滄海三十里花月愁思二十春二十年來不相見明
夜夢到山陽縣況復秋後獨吟平子詩燈前恍對安仁面
名風雅推前人筆中有故人在坐長歎惟君與吾子
時英雄不合比數奇世日艱危兩龍劒我留雄若君
懷蜀風雲未遇久伴空蓬花萍葉空陸離神物多尚

蜀世揖平居撫視心悠然猿猱已盡荊卿逝與君指
上三山顯決斷浮雲見海日下視赤縣九縷烟

寄名儒學士逸人

古有浮丘翁今有學山子天上已長生人間亦不死
當時採藥東海濱歸來誤入長安市長安一晤識真
風與論陰符見遺旨久謂毋成謝人世大隱猶在小
山中山中寄我招隱詩飛白書成絕妙詞詞源倒瀉
銀河落筆法翔跂騰蛟螭茅齋披拂對芳草
我長相思

高論章斗陽明府

南斗之陽止山鄉中有美人玉冰姿槐里作令多逸
興雲房構酒無前期醉寫新詩不停手四座傾龍懸
河口齊向萬類總浮雲不分人我稱烏有烏有先生
好著書山海文成錦不如一從贈我南山頌夜夜長
庾射草廬

寄淮南友人

閩君誦我淮海吟欲往從之淮水深人生今古重知
己片言當意千黃金我從梁宋望南紀不見小山思
桂林黃雀欲來青鳥語預開文軒張綠綺陽春白雪
不足奇請聽高山及流水山水茫茫期不來再奏孤

琴心轉哀

自長安歸冒風濤渡渭寄謝同年蔡侍御

浮雲四塞天茫茫征鞍欲稅泥途長綠楊岸轉路忽
盡飄風古渡臨咸陽蒼龍奮空白浪湧估客畏前漁
父藏遙望邠原愁日暮楊帆強欲從鷗鷺來日原從
一葦過歸時那意三川聚中流未卜天地心到岸始
恨兒童誤自信還山樂事多人生何處無風波幸借
餘吹送孤棹微軀既濟心靡他河漢安流會有時願
言眼知不知

寄許令夫

昔我遊上林歲出盛關道雖結天下士樂君義分好
君家兄弟總英賢杯酒論交三十年十年共寓長安
市詩卷琴杯動接連連縈曉謁侯門殿花林宵聚話
唱迭酬遂倏散歌聲雲游子雖懷心個個比我猶能
釣渭濱會君劍符辭京國五馬西駐綠柳朱一霍泉
歸頭正黑君歸亦臥痾洲山玉勒雕鞍入關白蓮
開花迎宴笑青鳥銜書但往還白蓮青鳥皆依倚紫
紛黃芳尚可求當時已悟處生涯早晚相將海上游

和答王三巢太宰金陵寄贈

仲兄遙從金陵還來止堂開視庭堂前拜壽未及

語對客先披九華篇華篇出自王太宰雅頌如金玉
如海旭日舒障散雲烟秋風門徑生光彩四座悚聞
歡歎盛音雖列不敢鳴義分轉見山岳重玉帛益
比鴻毛輕吾家兄弟稱任俠弱冠游龍門裡閭人
識識鳥中鳳托身欲同翼後議誰知九棘本綠倫君
上雲霄我陳塵十年杞菊潤川上免見紅塵來往津
梁悠悠不可越再陪弁履何年月夜話客舍雨牕燈
宴晴臨青鏡添白髮閑道南隸今復東齋坐悵望謂
元功但願江南與北常寧謐 聖主萬壽君與同

送何來山給舍還 朝

鷹飛鴈西山限山頭使節天上來南風
坂徼南灑道無氛埃彩鳳雖懸青樽客終南業封紆
餘澤杜下名言刊疏草民間好事傳堂后錦皇衣通
湔路光渭陽門客餞意輪感易義分至死交門掌
荊吊草堂堂前草色暮光晞遠送皇輔入 紫微會
見新麻申舊誼預驅座綬待君期

寄滁州張仲方太守

流俗交分輕宰途感恩重不辭蘿縛松何妨鳥群鳳
滁水清清粳稻肥鴻鴈鶴相伴飛前程入東後塵
但羽毛不殊意肯違予之兄君之弟與君同姓還同

類刺史當懷下榻情王孫近有資身計莫為親心
匪他太山可傾義不磨天涯見說憐才者世上猶聞
伐木歌

送表弟康子秀選士入京

武皇以前 孝宗後天下文章選高明四海皇華終
一丘祇餘小弟傳衣冑與鵷詔以選卑生榜揮本為
明堂茂十五人鵷顯望資三十翻傳因有周長安俠
少非吾好郎上名賢是若師山流水同千古桃李
春風共一時一時英後推公路萬里天衢漢初步
裡應傳寒食詩人聞謀誦凌雲賦即今

聖主重元元大述對策先時務

月川吟贈顏二

蟾蜍出滄海天宇澄清光下映南川水浩氣同蕙花
横空寶鑑迴雲訶施地素練千里長白榆為桂淨中
央桂花香露濕衣裳潛蛟驚聽逝者歎洞蕭倚歌
月常泥空不渡沿浮雲望見姑射儀水月渾相忘

送客還蜀

華夜池鳴花冬夕秋風至郎原有遊子迎秋動歸思
送子思歸苦別親高堂衰衣新冬時校風霜遲
木去處巴江鹿食頻江上幽棲好著書會逢揚億夏

相如莫嫌茅屋逢商洛他日還停駟馬車

五言排律

春日直省東省中諸君子

縹緲九重城旂常切太清畫樓窺鳳眄玉燭照花明
閶闔通中禁威儀肅秉行絳雪氣欲散黃道日初昇
象魏陳王政箴誦詔誠　帝情百司登俊彥同日理
忘勞

其二

步虛聞華省清蹕集近臣圖書森桂殿戶牖入椒宸
前英聰先達後龍力易陳倩璧摯翰墨候仗各綠紱

限下棲遲久　迓前獻納頻寄言同被客他日長為
鄰

其三

隱約閑笙吹依稀望冕旒朱衣排燕頷白簡立蟠頭
補袞榮三接殊方薦二球殷宗欽澤相韋冑讓為侯
缺補天無缺愷宣化已流杞人情自苦何地敢忘憂

其四

秘室栝章去明堂相禮歸廣除鳥影合遠署珮聲微
靈雨千門靜朝陽萬象輝棠泥初易鳥宮露尚沾衣
不夜鈴青鎖兼春藝紫薇賦詩聊展問安敢懈瞻依

漢南錢雲江憲使相招同寧無野太守華法部

宴集

漢署郎伊節文園署有書欲徵平子賦先謁送公庸
[illegible]

大士心期遂名山恣賞多只貪情境寂未問法如何

春日陳文岡見過

前夕太微明酒曹選士行秦宛期並雪映法頻全平
不覩君特意安知　帝好生青春遊上都彩筆賦西
京萬里風塵色十年故舊情河梁一尊酒未是緩王
程

送楊侍御還　閩

帝念秦中瘼人俾柱下名神羊繞奮觸怒馬遂巡行
去處豺狼盡經時郡國平岷梁先鉞震涇渭候肅清
[illegible]

開廩停擔負分炊飼老嬰檄傳三輔黃疏乞萬家生
何物平番署能如濟代情留臺刊雅頌歸路款柴荊
明月供餘興黃山入舊程
牖廊須骨鯁未與赤松盟

送張襄野大參赴洮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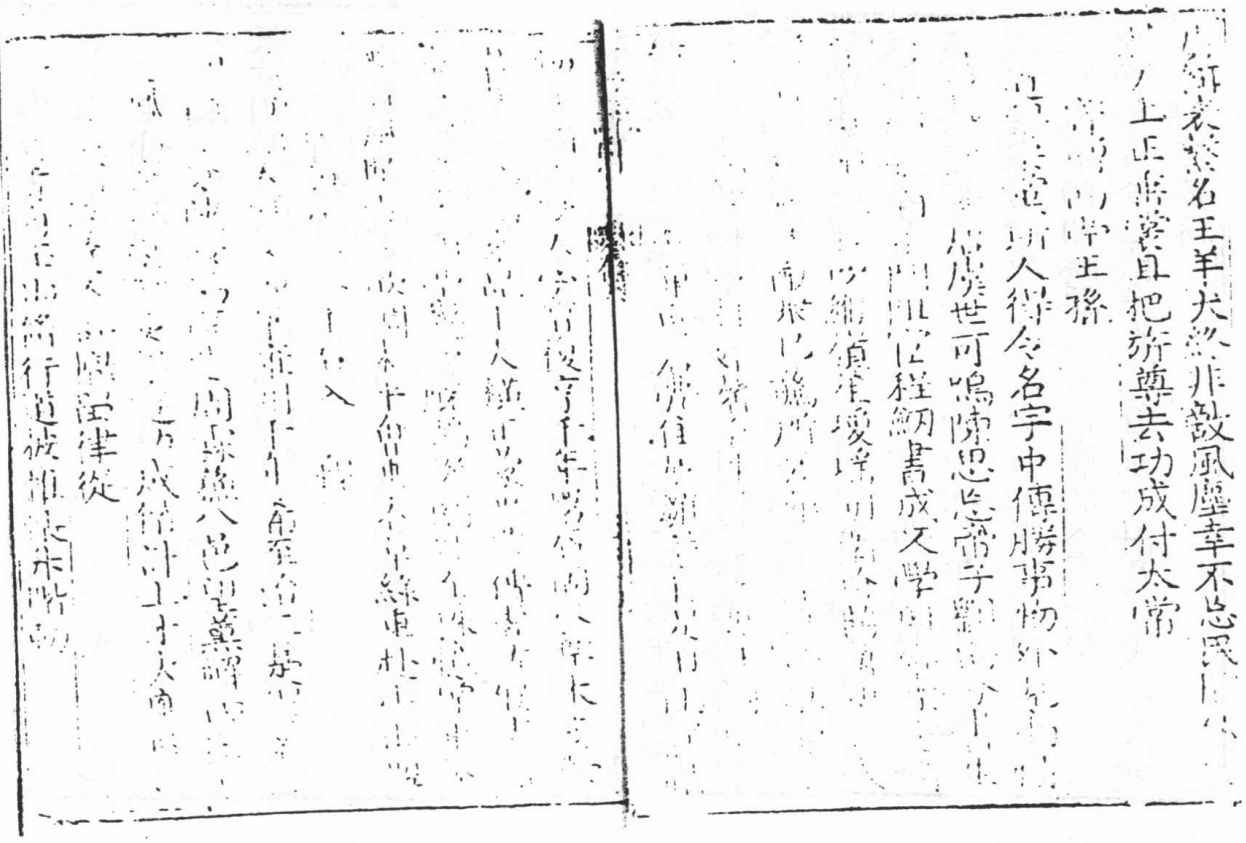
金紫連三錫風雲又一方棠陰留旅服麥雨入河隍
旋節先驅震陶刑託古詳籌書申恕枉把劍黃疆場
旨署眠山靜宜容漆水長功成趨
後命還適白雲坊

送栗鎬山少參赴隴右

北省才難盡西周力易陳到臺三事理行部萬家春
署展張地術兼宜尚獨民金科原佐漢毛節不離秦
庭學貧堅俊鄰光借隱倫異雲先化雨隴水又通津
別後加餐飯公餘養谷神仍脩雙寶劍西北有風塵

送石毅菴年先甘梁開府

聖主懷戎蒐觀桑初承　寵中丞又出疆青霞懷深
沮緣節赴甘梁載雨行花縣勞薰過草堂旌旆連野
綠弁騎接山香酬酒明簪盍鳴笳士氣揚探韜龍約
集虞賓鳥魚翔較獵胡沙白開宅塞草黃威儀雖閑



春日會景亭獨坐有感徐崇源文柔

黃酒來山市扶筇步水濱獨憐勝事已全塵
尚識笙鋪處猶聞鶴舞春青竹林疑兵燃劍室
野集關風教康言琴書安貧仰儒業堂前當
候賀期山嶽培蓮燕棟梁四科華夏國五德奏周王
徵好雲門客新知仗爾郎

帝王終思尺賢路孔門長日思頻笑餘生托脊脅
地時經漆沮還當期滄浪

丙子除夕

何勞問明朝七十春風雲還是幻去來即還真

悟空全消日柴荣半枝會當玄省在塵伯仲正為隣
[illegible]懷高嶠杖[illegible]絳防酌慨百恐敬高紳
[illegible]容去門無厭春來[illegible]新舍真秘駕滄海誤知津
諫徵書空遠職結[illegible]水伸乾坤惟此路雖兒寧何人
仗節聊燕塞垂[illegible]消黃菱龍非異物巢許竟同倫

鉛槧徐童蒙之答有若芳夢山或卜壽戚火浪稱仁
稷里農家苦邨原十俗淳交游惟李賀婿得未陳
谷口當猶阻湖陽鴈又賓鈴廬欲入夜未嫌思僧展
白靜海若合忘機鳥雀馴道家如得意無復歎沉淪

雙溪獨詠

五氣災祥異群生命數偏高車防喪敗岐路歎迍邅
倚伏如難卜乘除聽自然六扉先謝籍九等又逃塵
土德升平運西郊大有年氓黎同燕喜天地即神仙
火畢乾坤閉山藏草木篇周官餘李耳商逸剩彭鏤
獨寔寧求侶群龍正比肩朱匡授寶玉青海息風烟
道泰刑全措息深賦並蠲杞人憂稍慰孺子志方堅
結室幽源裏燒畬大麓邊循岩通杪徑築室傍巢田
秦晉絕三戶陶漁共一川聯墟疑壁壘高塚定勳賢

積雨摧華表洪濤潰綺阡草深潛雉兔地僻叫鴟鳶
雞羣垂顏障陔萌出肺孺屋覓白板蓋戶用綠梅編
義張公皆隱愚溪性所便買花連怪石斲洞出飛泉
趾浦千株柳橫塘五色蓮濃陰欹露杖脩萼染薰絃
泛澤衣全濕窺叢候屢遷蒙師酬問字野老解懷箋
艇翰俱隨幕菱菱不費錢江娃名燕燕海客字玄玄
翠袖當風舉楸枰竟日彈芳林花影亂空谷玉聲脩
改席星初爛留賓月又懸後造情纔卷別琴意纏綿
集椐隨鷗散吹笙望嶠旋鸛鳴楓渡外雨過草堂前
榆社今皆寂蘭湯手自湔瑗枝雖統砌獨倚北窗眠

春日遊鴻禧觀二首

千日鴻禧觀當年慶喜宮蔡恩餘寸草遍業入春風
手樹花仍發龍池水未空乞靈酬社祝仰止意無窮

其二

北極迎祥館南薰習意過葛巾依濯本竹杖礙驪蘿
爐氣深猶滿花香別院多洞天三十處無處不笙歌

田家留客

遠山不可到岐路赴孤村黃犬解迎客桃花適映門
呼兒看僕馬成婦飲雞豚會有東園要招來佐酒尊

能雲夢侍御自奉天訪予舅甥時予讀書石佛
寺對山滻川兩舅氏走使邀晤歸途口占奉
答兩舅無呈雲夢

有客辭芳署探奇入上邨欲陪鹿鹿去況被雀書催
茅屋留僧守楓林信馬回到家乘夜雪先試兔園才

同康對山滻川二舅氏楊南里先生滌濱兄觀
瀾亭宴熊雲夢以臨清流兩賦詩為韻得詩
字

汧上揮軒從林間貰酒巵翠眉行鬬草黃髮坐題詩
躡屐探魚穴觀蓮集鷹陂宿徙與花月不道晉家池

春日從泉明先生廣青揚王孫見過留飲
戶外開車轄廚中具酒巵芳亭留客處暮雨落花時
玉牒開園賦銀塘泰草詩從茲知巷陌興到以為期

移居與張太徵同里和答太徵見贈之作

直喜鄰君舍移居得此廬過從忘日夜坐則有琴書
細雨紅葵潤南風翠竹疏感君贈佳句昨夜夢雙魚

春日和答張太徵渭川苦雨見寄之作

霖雨幾時晴寒衣春未更不眠防屋漏從倚聽簷鳴
塞鴈愁邊度江村夢裡行鄰家餽斗酒遙對玉山傾

寓長安寄關外友人

邂逅知情性追陪見肺肝同舟浮渭水共襆客長安
鄭縣一分手秦樓獨倚闌後期逝不至再再歲將殘

張太徵宅同劉西陂許少華姚常西倪江野董
陽谷宴集得看字

未盡龍山興斜心歲又闌端居懷所好一夕達長安
竹徑携琴入梅溪冒雪看七人同意調無日不招歡

戊戌同滌濱五兄下第五兄居京邸卒業予西
歸留別

有底傷心極天涯弟別兄雲霄俱失路去住若為情
古寺無人到春郊有鴈鳴感時休憶我孤客易沾纓

京邸留別友人

御苑春風煖無楊落日斜青尊慙別汝綵袖喜隨家
吳會當花滿函關道路賒相思應有夢夜夜到京華

滄州留別牛徵齋時徵齋還昌平守

君又飛騰去予還落晚游燕趙地五馬渡海下扳舟
岐路難為別春風易得愁還知他日夢南北到滄洲

湖口阻風

湖水易生波南風入夏多扁舟休遠泛沿岸是經過
渚近喧鷗鷺隄長暗芰荷夜深愁不寐處處起漁歌

喬三石薛南岡高坐寺招飲

上刹俯華巖心期靜處偏鳴絲驚白鷹玄酒映青蓮
四座虛空住千燈晝日懸海公陪杖履何必問棲禪

觀音閣

南屋懸峻閣上士集高空水陸香花異僧凡拜禮同
金輪回斗柄寶座俯江蓬苦難如相救歸帆借便風

燕子磯

萬里澄江水何年杷釣磯洪厓叢樹合樓閣片帆歸
風月無今古人家有是非欲投仙館宿雲氣暗柴扉

翠屏山

朝游紅壁寺暮上翠屏山柱杖探金穴牽藤覓石關
幽人白羽扇仙子綠雲鬟來到處留維泰無心出世間

江上答贈陳海樵二首

四海尋知己三江喜見君雲鴻思避繳天馬壯隨羣
上世相知重平生鮑謝文高才宜自惜交結莫紛紛

其二

同是踈狂客相將汗漫遊風塵雙寶劒天地一扁舟
笑我編空葉憐君筆已秋半生俱不遇踪跡過滄洲

江陰王少府宅宴集

江陰王少府宅宴集

海上同遊者惟君分最深夢魂常渤澥舟楫忽江陰
綠園青桂飯松窗綠綺琴我歌君欲和並見故人心

梁少府宅宴集

金勒王華驄當年恨莫從今過搜粟尉始識監門風
劇飲情無極高歌調頗同人生能幾別又匆匆

海上酬別黃粵松省元

食魚忽不愜彈鋏欲何之海上浮槎處秋風三友時
吳姬白紵舞越女竹枝詞莫道明朝別相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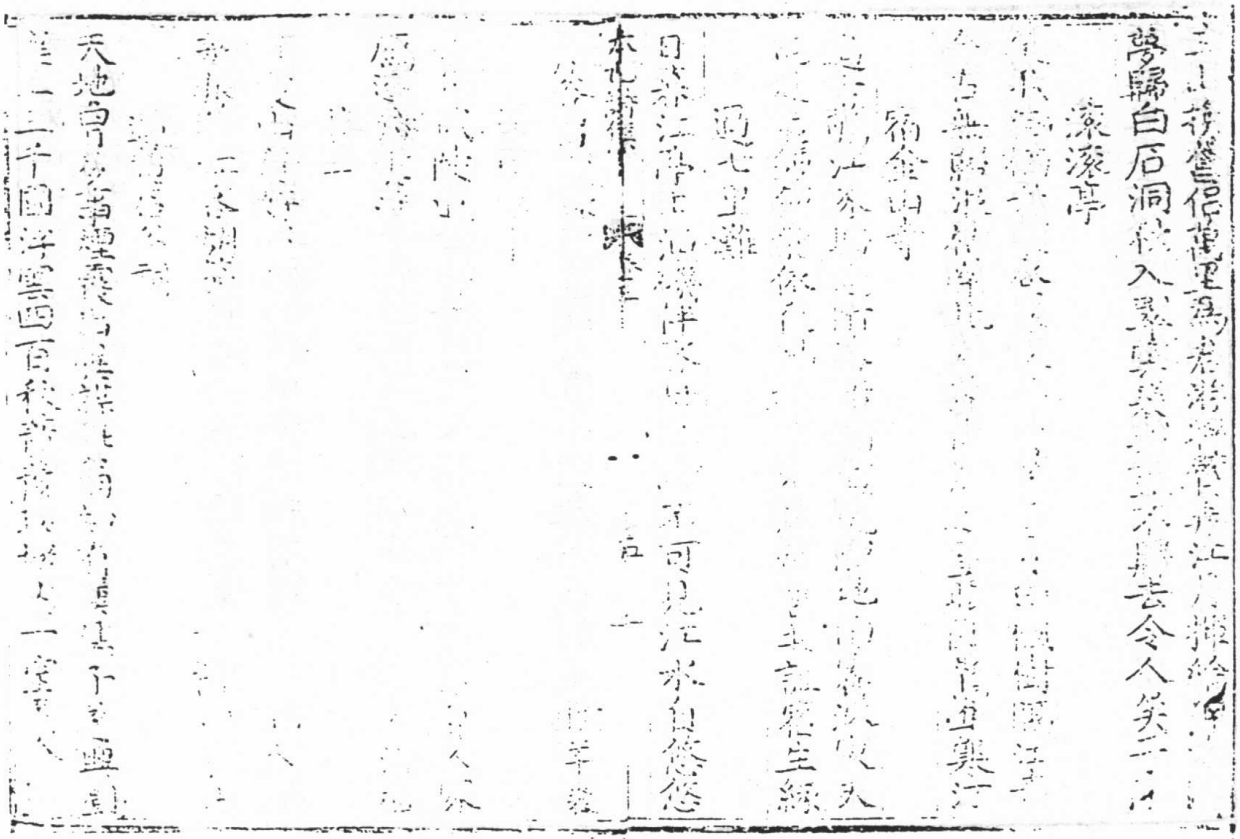
山中別陳處士

昨日歌同澤今宵愴別筵山中題石罷池上釣絲旋
幾夢毘陵道終耕陽羨田憑君問消息新婦賀漁船

滄洲贈宋道士守眞

夢歸白石洞秋入翠屏寒去令人羨□□

滾滾亭



江東驛聞孤鴈

孤鴈寒方至羣飛夜向沉過江憐獨後失侶解相尋
永落偏山遠月明湖水深哀鳴向何處流恨有餘音

五嶺吟兩首時使粵東明府同年

五嶺高乘興其如行路難雨餘山屐滑日暮客衣單
一徑穿叢棘千峯帶瘴煙此時懷宋玉搖落夜漫漫

都門送張鴻臚使越兼懷水南學士弟

旄節持漢節東下又南征越嶠佳山水吳門好弟兄
馬隨鴻鴈發始伴鷓鴣鳴我亦思歸者因君一愴情

七夕同五兄宋射皮年兄宅送王吳艘還閩中

牽牛七夕會客向五陵游天上相逢夜人間離別秋
浮杯槐影薄入座蕙風柔月落聞雞唱王孫不可留

雙溪雜興十首

其一

振袂出人寰全形不愧顏柴門面流水茅屋負青山
白夜窗不寐幽人往未還此心那無事終北世情關

其二

未安東山兆移丘向北林一杯三世六
嘯歎蛟螭和依棲櫪櫪深老農知孝義悲我裂裁

其四

為趁沃州會因開鳳渚田除沙得黑壤種秫
五月半棲亟三秋稻滿川齊明欣有賴良作喜年

其五

不識黃龍寺今乘白馬過臺平惟聽蓼
后笋與幽鳥合仙庵逝波人間餘物子

其六

旅琴第一篁蓋遣頑人寬小園春常在鄰屋夜不寒

過溪房與翁燒石聯句 并引 飲醒酣醉笑語破

其七

何人吹玉笛稍稍近芳洲一笑推蓬戶三山舊羽流
藥將千歲贈訣以片言酬謫龍携童去關雲不可留

其八

鷗散溪邊曉花開雨後春果
賦龍題石沽來召野人山川皆八磨

其九

輒尋東里去終愛北溪幽柳暗筠潛樹淺水
好風來牧唱尔雨失漁舟惜

其十

夜夢文溪水晨游到草堂重岩懸燕壁曲嶂結蜂房
閒煮青精熟閒翁白醞香日晡眠未起門外綠陰長

京邸閒對山五舅訃音二首

已謂生離苦其如死別何訃來規斷絕驚定淚滂沱
一別佳音阻連宵惟夢多當時喬木壞前夕向誰歌

其二

頻作連宵夢相逢各黯然不知捐館舍猶望得神仙
南墅燒丹竈西山種玉田他時成異跡翻被俗人傳

南游留別邑中諸友

送世貞林中酒送子原上村春風開繡圃旭日照青尊
候犬環征寢啼鶯亂別言相從有漁父此去得迷源

王吳雙環春亭同諸公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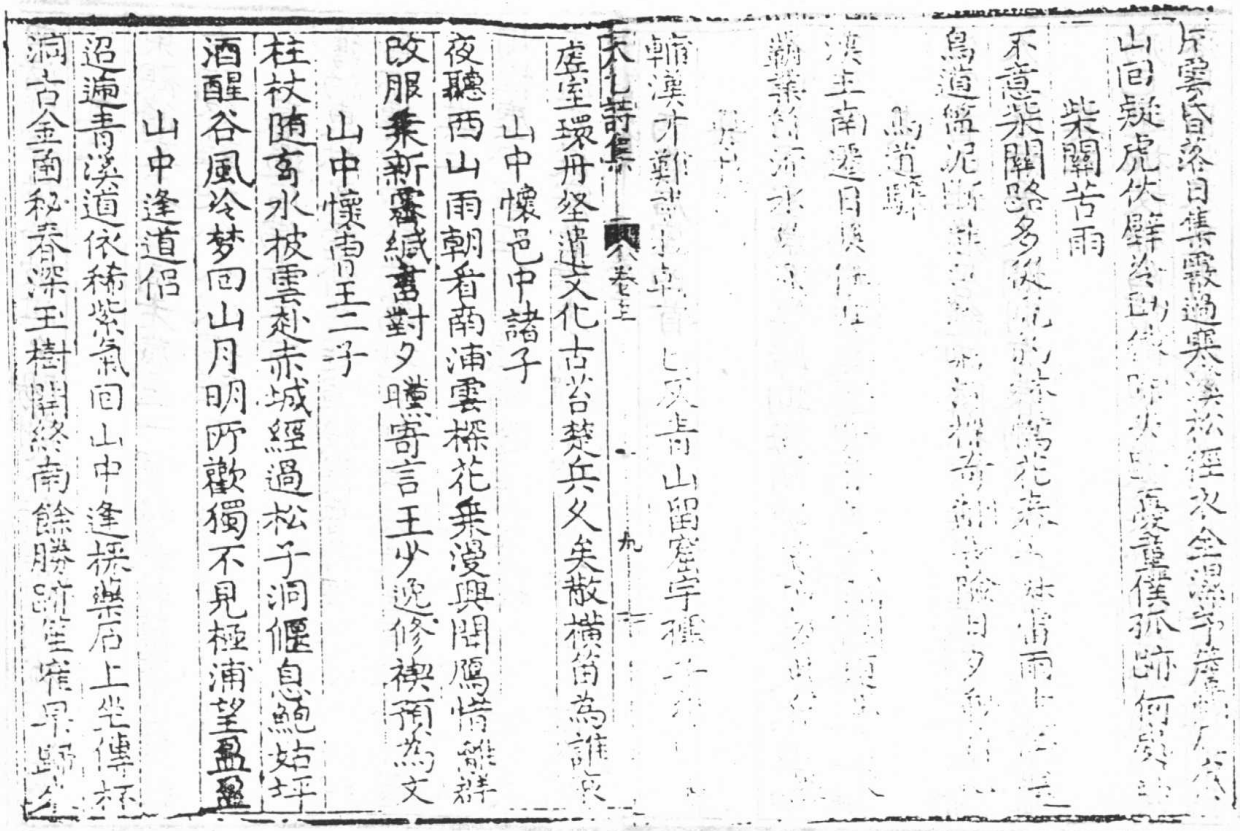
名家開墅苑勝地隔囂塵竹覆芸窗靜花環柳市春
張平無俗累王翰有芳鄰共喜離羣盍樽觴可殿頓

郝西野都閫曹鹿村王吳雙二孝廉相送南游

共宿金湾沱寺

入夜探初地依鍾到法門僧廚炊白粲野鳩餽文蓀
竹引賢人集詩從覺者論未云禪是舜吾醉亦忘言

松林驛夜雪



片雲昏落日集霰過寒溪松徑水全澀竽蘆岸石滑
山回疑虎伏鼾谷聞僊人更覺僕孤跡何緣
柴關苦雨
不意柴關路多從花外尋苔深雨未掃鳥道傍泥侵
鳥道
溪生南邊日漠漠
輔漢才鄭世卓　七夫青山留客宇禪
天乙詩集　卷之三　九
虛室環冊經遺文化古岩焚兵久矣散橫笛為誰哀
山中懷邑中諸子
夜聽西山雨朝看南浦雲採花無漫興閒鴈惜離群
改服兼新霽緘書對夕曛寄言王少逸修禊預為文
山中懷南王二子
柱杖隨高水披雲赴赤城經過松子洞偃息鮑姑坪
酒醒谷風冷夢回山月明所歡獨不見極浦望盈盈
山中逢道侶
迢遞青溪道依稀紫氣回山中逢採藥石上坐傳杯
洞古金函秘春深玉樹開終南餘勝跡笙鶴早歸

山行
危途謝車馬緩步陟岩阿徑轉迷松檜泉飛雜薜蘿
新田鳩虎跡幽谷答樵歌欲採芳蓀去其如蘅芷多
閒西鄉張明府過水東寺
一帘謁深公聯鳥到水東香花諸品別禪磬四鄰聞
倒景龍峯直澄虛鴈沼回來應在此處處有真踪
宿堰口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曲渚聞芳杜停陂湛夕陽謝公行樂地何處不沾裳

其二

東觀脩文客西周老歲星一官纔戟戰萬事止傳經
古調終難和今人恨獨醒九淵如可作元不負靈均

暮過后佛寺二首

舊約東林客西齋共遠喧殘霞昏薜徑落日下柴門
鳥跡傳心印鈴音寓妙言如云共長者當住給孤園

其二

煩惱塵中事經行靜域偏過溪霜滿地入院樹棲天
支遁方從寐曇維未出禪今宵有明月空向故人圓

西岩后室四首

其一

入山留后室歲久誤歸期晦朔蛩先見春秋木葉知
有客夜眠少無營晨起遲出門隨意興常過北山陳

其二

窈窕香山北岩居絕四隣松杉供薪樂鸞鶴伴幽論
天上應無暑人間別有春翻嫌塵土客於此浪尋眞

其三

病已還拋杖探幽信杖如京葵供野酌磨碎臧山茶
落日留次泰良宵卧枕書夢回時聽雨外總關鈴

其四

欲識西南勝玄關詎可猜逢師傳火候悟我非仙才
倚杖聞青鳥呼童掃綠苔少微風入戶疑是丈人來

北溪雨霽二首

山寺霽晨鐘溪邊獨倚笻晴林聞鵲喜春水滿鵝同
鷖鷗回深浦孤雲沒遠峰花間有雞犬漁者亦相從

其二

殘雲載雨下喬木帶餘暉田父荷蓑去山僧汲水歸
月明分竹徑峰下濕絺衣茅屋無燈火貪眠失掩扉

春游

有客思芳郊呼童載綺琴出門謝車馬移杖即園林
洞秘行難盡山高日易沉來晨辭雞黍勞力遂幽衿

康氏二表弟園亭四首

城附山麓曲竇接深幽下見龍花入因巢佳樹留
軒窗窺日月洞火失春秋卷帙齋中物小安與校讎

其二

斗室書林靜衡門后徑通大迎三重友惜其勞日花叢
醒酒盡微露被衣薇蔭風修然北窗下高臥自羲皇

其三

為失仙源路回節到竹林陷向家問字改調答知音

今古文名紙歸連義並深窮年事探討應會苦人心

其四

琴惡諸生館松窗處士家題魚招白社集裙有黃花歌斷雲猶住杯空玉自斜坐憐清境裏無地著塵華

客散

客散拂尊罍重扉晝不開呼兒驅雀去語嫗抱衾來花氣薰朱箔墻陰下綠苔酣眠送長日無夢到蓬萊

金臺觀

不為依陳寶浮雲自往來三峰留玉洞一杖下金臺海嶽歸何處君王名不回無生本無地人世漫排徊

太上懷

峭壁無藤滿深宮曲寶瑟水浮花出洞雲逐鳥還山向麈招馴鹿青衣路閉關前溪有歸路渺渺望人間

馬嵒北山寺

清師海會場初地即黃岡檜樹中庭綠蓮花別沿香地偏原寒洞古益清涼無語酬支許瞻回到夕陽

過耿氏北林

我有漁耕侶深居水木間樊垣依北渚扉陣即南山避鷁庭喧雀窺魚沼聚鷗茅簷載筆札吟酒夜忘還

再過北林

自昔東溪上尋源到北林杯携尊隱侯大策杖散楔公映水花光薄浮階竹露深無心禪梁甫興極又成吟

同牛槐堂再過耿氏園亭

回溪雙洲入危橋一木通重招題竹客再訪灌園翁以瑟下飛鳥流觴飲落虹機雲在良晤高調實相同

張少傅入東都見過

山扉入高蓋茅屋對青磴今夕一尊酒明朝千里行

夢闌從僕卧詰旦忘鷄鳴試看雙溪水何如去住情

早朝

旭日開三殿春雲霽五城鑾我隨玉集岳牧和山鳴命使分天仗徵賢列御屏小臣懷諫草欲奏尚羞營

侠容

殺陛聯門戟陵結伴游赴危飛紫燕買醉解吳鉤時俗趨三市當關咤五侯心中懷片諾親在未能酬

村居二首

日出放柴關荷光香滿間杖隨流水去心與白雲閑野火新燃俊溪風落釣綸重居委薜荔未許世人攀

其二

雨後峰嵐近籬邊水竹分虛矜當夕吹緩步送餘曛谷鳥林利木泥香淵斷汀丘中非分萬慮動為群

水亭

一徑沿溪入漁舍搆屋深環泉灘舊舊舟小鷗芳陰蟬蛹鳴雲鴈無數集水禽坐來當此晚閒然懷東林

東園即事

滿地樓遲者衆中淡蕩人稀衆供釀酒雞豚無絕性為躭詩僻家因好客貧市門嘗又無吾但任吾真

貽君怨

萬里度交河託意恨多胡風催玉劒邊月冷宮羅五戍烽烟起三城驛使過傳言漢天子冒頓尚橫戈

春思

檻外百花香樓頭日正長落梅催玉管無柳拂銀床並語鶯遷木雙飛燕逸梁相思欲有贈竟日不成章

九日客至

落日下簾鉤幽人獨倚樓丹楓迷望眼鴻鴈助悲秋三徑招原亮十年憶子猷黃花初爛熳與汝共淹留

春陰

芳歲綠溪濱欣逢物候新六旬渾滯雨三月不知春枕上詩無賴花間酒漫醇經時忘櫛沐盡損白綸巾

村居二首

斗室戴孤岑楓門夕照沉鳥隨雲入岫犬逐客投林

白谷回風峭紅溪過雨深花琴誰與奏山水爾知音

其二

新舍臨水澤漁父即農家未暇開場圃唯應問釣槎留賓催薄酒語舊麻何處去門前山若耶

感懷二首

徘徊千古事往往半生過簡簡烏來何暮紅顏變已多日當甘草澤手著遍若阿一帖智成應真堪且歌

其二

隨人終碌碌高舉即欣然無補乾坤事空長草木年風雲驗後進禮樂讓前賢獨抱布衣氣南窻日晏眠

獨酌二首

久約人何在豪吟興未孤花間即進酒門外罷吹竽衰白今如此神仙定有無吾生貧適志底事抱區區

其二

振古才難盡何鄉路不岐且須今夕醉莫遣後人嗤

錬藥童為侶題詩婦贊奇請看庭樹鳥不從向南枝

送張生入漢

卷書辭北墅荷劍入西鄉雨雪江天暮泥途棧閣長建弧防虎豹老馬識澤梁春近南山道應逢桂樹芳

送譚少卿憲使還蜀

聽鶏林客徵言洽道情鴛書知去志草色餞歸程
流俗嗔中散幽懷拓始平並憐婚嫁畢晚計在青城

首夏姜雙城都伯章斗陽魯西郊二明府禮親
先營因過西岩石室宴集二首

鳥隴入平蕪長林日欲晡松楸迎五馬雲水下雙鳧
細草環廬坐新醅入戍酤同田見顯者知我是潛夫

其二

永畫登臨興重探洞壑幽蓬高開一徑皆共集諸侯
花氣溪風入琴聲谷響酬斜陽侵歸騎旌吹滿滄洲

五夏同三廣文邑中諸賓從陪魯明府對山草
堂宴集二首

夜雨送春回南風迓客來酒隨兒鳥載花候鹿堂開
徑向槿紅萼移毡坐綠苔茲遊事幽討笙鼓漫相催

其二

歲時臨巳日雲樹適三家野曠聞吹笛溪暄見浣沙
登山邀落日歸路拂殘霞莫歎琴尊去重來玩物華

明日同諸賓姬再集二首

琴瑟未移席池亭再盍簪白雲迎客遠芳草過溪深
選效迷花徑分曹散竹林詩成競揮灑獨愛惠連吟

其二

倚楹雲光合回軒雨脚飛正思沾麥隴那果濕荷衣
片火漁家晚長洲鴈陣稀山靈應有意飄灑送予歸

章斗陽明府行邊歸

木落送君去花飛君始旋到官能幾日為客動經年
閭家疑還閟閒笳驗邊氈相思有古訓從戎豈徒然

冬夕感懷二首

峽閣輕陰霽虛窗夜氣清雁聲驚海月
[illegible]

山好古今行[illegible]

其二

即上成何事終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日唐新洲年兄入蜀見過

霜天正高卧夢中聞客來枚衣開板屋杞手立茅堂
病已無他事家貧有舊醅一尊談往昔後騎莫相催

村居期蔡子言未至

地避行人斷川長落日遲小山開綠桂流水歌朱絲
尔雨憂黎枚浮雲想接離厨中具雞黍知與故人期

春日張秋渠少參見過

太白樓霞客文昌載筆臣十年江口別一醉武昌春

駐馬馴場灌回旌倚釣綸華棹身自藝未嘗季鷹羹

因關東使寄孫肖堂

問訊衷梁使知君未入關文章禪白簡道路損朱顏
忍負山中約應從沂上還正憐草有酒抱冤得餘閑

春游二首

謝客行歸舍旁春復上臺寢從紅樹集車載紫雲來
野興鶯雙轉浮生鴈幾回草堂供晚暮無日廢啣杯

其二

昨夜新醅熟今年春事遲相携薄晚客感李園期
醉後考槃石歸途倒接離經雲蔽微月樵徹述芳枝

憶居佛寺

從游帝里稀復到仙宮苔憶梅邊宴眞慚禪下錫

白雲棲上剎玄崔巍高楓獨負西齋約遶花幾度紅

紫騮馬

葉驟紫騮馬雕鞍白玉鞍赴危千里去貽勝萬人看
顧影天山曉嘶風瀚海寒功成仍素喜一睹達長安

傷田錬師

幾日青溪上柴扉候汝開已遶流水逝猶望駐風來
寶鑑吾應載霓裳何處埋亭前芳樹在失侶夜鴻哀

漫興

濁酒足禁愁郊原得浪游身仍歸白社夢不戀滄洲
多綫終難結魚竿可更投餘生齋本旨無慶亦何憂

同王明府諸客許中丞宅宴集

桂館憶同游星分向十秋豈期浮海客還對酌山樓
月出蘿陰薄蛩吟竹徑幽堂歌燕翰墨何處著離愁

同諸客許中丞宅夜集

仲夏暑初烈南園夜始涼主人乘霽景留客坐雲房
酒注郫筒綠詩題蕙炷香佇看明月上枚馬報新章

何中丞宅宴集

笑我無長策憐君有少容薄遊開錦帳一飯薦駝峰
池館游多豫韝鈴問不窮過逢隨意興不為借長風

寄叙州守周吳峰年兄

岷江上觀風五馬榮夾法湯會郡詩捴謝宣城
下邑潢池靜春田錦雉鳴似聞宣室召未快一揖歸

戊午除夕

童顏如昨日白髮忽盈顧繰管洞長歲烟霞捴壯圖
閑情招羽客餘論着潛夫社稷變龍在蒼生付爾徒
寄贈吉鼯渚年凡二首

不分長沙去歸來白髮生附書經灌校便事漁新
白雪千年調青山萬古情高懷遺珀垂仿此伴初平

其二

少日恭尊侶中年兒女親幽燕同仗節江漢共迷津

北鴈停高盖西山招隱倫海鷗將野雀無事更驚神

雨至

雲山邀落日風雨下平原雨浣花間獨風開竹下門
栖雖愁檻濕聚雀噪庭喜寒寐歸廬早良宵獨寤言

種竹

小院叢芳滿深情屬此君琅玕霜後見蕭瑟夜中聞
壯節凌云閣濃陰集鳥群諸賢高會處無間入塵氛

高濂泉年兄有約泛渭余以他晤不果赴悵然有懷

門外草萋萋風花媚遠天西方人獨去南浦月空圓

弔古經鄔塢觀漁亂渭川蕭遬誤高會回首意茫然

日夕劉明府自安邊還詩以送之

映水月如弦城闉起暮烟東橋仙醞熟北地使車旋
列炬驚魚鳥迎塵竭市廛人情與物色今夕驗仁賢

送謝與槐文宗東歸

幾日南中去栖栖又北轅山川循府待桃李已無言
夜雨經槐里晨鍾度漆原心知雲路杳還首款柴門

送劉體庵憲使赴甘涼

錦幰黑貂裘雲程及暮秋揮符辭漢郡仗節赴涼州
棧閣留新詠郵原別舊游野人情漫極定遠欲封侯

春朝喜雨

灌木聞風至孤雲載雨來長川回滾滾崔深院浸苔
省稼沾衣出移花引溜栽喜心無了極一詠一啣杯

錦瑟

錦瑟繫朱絃銀屏倚玉枝前楹白紵舞後夜阜卿詞
池草承舊步簷花拂翠眉洞房簾幕暖月上漏遲遲

雪夜有感

楚塞風塵暮周原歲月深百年懷十事萬感付孤琴
雪裡衣安敝溪邊莊易吟不知車馬客何事亦相尋

長至

病起逢長至歡悰與日長貧家天挾復晚歲體遷陽
冒雪携仙醞探梅過草堂此身存小道無老惜流光

送僧入選山

常聞卓錫地多在草堂西來逐雲辭岫歸從度水溪
片時游世界幾處宿招提總入千山裏中峰望不迷

送道人選山

白極雙峰外悠然一片雲青城人已逝玄圃鶴閒
幽閉乾坤闊寬開龍虎文人間風雨夕那與歎離群

凉州別業二首

結室凉川上茅茨俯碧流場新穫黍屋後筍生稠

孤跡去人遠塵心從此休平生江海思長繫水蘭舟

其二

農家無几案隨意坐苔茵一水流紅去千山浮翠來
鳥沾寒雨集鴈帶夕陽回不盡躭幽興柴門竟日開

春雪

遠岫片雲生初昏集鷺鳴移時青嶂合一夕白茅平
虛閣無梅度頭簾帶月明曉看融露處百畝恐深耕

步出上西門

步出上西門天寒日易昏浮雲迷漢畤積雪遍周原
歸騎下長坂驅羊入斷垣經過埋玉處顧影一消魂

秋夜

長夜幾時旦秋蟲何處哀西風吹綠樹落葉遍蒼苔
月出征鴻叫更深遠夢回閨情兼別思展轉若能裁

除夕

芳歲已云暮孤生復幾何鈴廬增幄寒積雪照陽和
燭暗老來健茶酣後興高堂弦琴思聽白華歌

春日東園獨步寄吳安諸君友

雨後園廬富閒園獨自行出門芳草遍倚杖暮雲橫
向晚東陵道淹留北斗城梅花誰欲盡江上日含情

五言律詩終

七言律詩九十八首　古邗張鎮著

北溪即事

十載棲游水北村每從窓徑訪仙源千章灌水圍蘭若百道飛泉繞石門香稻熟時鴻鴈下漁舟過處白鷗喧叢中應謂常閑客自結王劉事亦繁

青溪招飲

山戴晴虹雨收花間啼鳥正相求誰知出水橫塘煖蘭笋生香小閣幽接舍舟臺勾漏令同田瓜圃邵平侯浮雲過去休回首共集青溪泛白鷗

三山道士

三山道士五陵豪煉就還丹脫寶刀洞口種桃春色好峰頭吹笛月輪高閑調白兎鳴雙杵耻謁黃公問六韜何物五行能禁管人間天上恣游遨

溪邊雨霽

辰起不櫛亦不襪杖藜扶我溪邊行灘頭墮岸水新漲雨脚過山天半明綠野耕夫自有適滄浪漁者非無情歲時伏臘不出里惟恐縣官知姓名

閑居二

山鷄塞馬兢紛紛不出青溪總不聞抱甕日陪漆苑吏烹葵夜酌華陽君岩開秘室閑燒藥師授陰符僧著文池上浮鷗休見訝荷衣與汝正為群

過盡寒鴉日欲晡林陰嵐霧失屠蘇前溪水冷魚初瀨背嶺風高鴈陣疏盧小洞閑園存晚計筐床曲几度潛夫此生倘類鴟夷子何必兵舟遍五湖

水亭夜坐感懷

客散東湖酒罷傾西山風雨入簷楹寒潭夜黑蛟龍鬬喬木秋深鸛鶴鳴晉國多賢遺介子漢家無事老更生幽蘭芳芷空堅結其依哀吟湣哲行

長安元夜

燒殘桂火續蘭膏換上輕衫卸錦袍大盞沽來三市

酒傾城嘯到十陵豪杯傳楚玉催詩草帕覆吳綾射侃刀醉後不知身在處笑蓉帳煖畫樓高

送劉雨山郡博還金陵

左思詞賦右軍書公幹才華我不如西岳相逢纔纏綿東陵送別即踟躕驪裘煖身無恙鸚鵡杯寬興有餘再入關門憑記取桃花流水是吾廬

幽居

幽居何用歎支離故友青山並在茲閑徑誅芳旋旋草屋沿溪補槿遂成籬尊罍剩酒桃花笑琴瑟凝塵燕子知昨夜客來不相見門前芋葉著新詩

避飲

謝客歸來引避深竦窓殘月夜沉沉青袍豈入平泉驟玉食翻慚仲子心校理義軒思正苦牧陰多文尚仍侵從遊梁甫何年事不厭秋風學甫吟

答山中人二首

紅顏住代後彭鑛白首傳經視伏虔西社相逢連飲南風獨倚壯窓眠門無辟客三千騎家有長城十四絃說與山人休問我此生不用世情懸

郤原雨過驅羊下漆水漁歸把釣竿一笑洛瀑楓橋日暮渡横烟分溪依沼憑鷗狎種檀成林伴鶴閑

月懸不有桃花延外客爭知人代是何年

樓居感興二首

肯以孤踪歎陸沉自營高閣日登臨何須杖履游南畝但啓軒窓見北林鴈驚動摩千里日園書聊寄百年心不知更有豪中事獨對青山歲月深

炊烟爐露結林稍碧幌朱簾納晚秋入夜將雛鴻栖兎侵晨呼侶雀營巢山禽二鵰皆並樹隱豹雖羅盡交近日子雲慵作賦只因嵩白被人嘲

再宿說經臺

貪尋瑤草夜忘歸曉霧初開濕翠微杖不高憑三嗣水松風偏快五絲衣前山驅石呼羊起別洞傳書放雀飛欲住冊丘常不去去時惟恐世人非

會景亭初構

郭門泉下綠溪長適對溪頭架草堂一徑道旁千柳暗雙鬟進酒百花香乾坤有地容吾懶鷗鷺無機共汝狂自笑平生饒藝業家園山水載空囊

寄王美陂先生

芙蓉陂頭問百年不知何物住形神久辭天祿猶能賦一叩雲房便入玄世俗向誰歌白雪生涯祇自服紅鉛放勳逝後驚龍盡惟剩黃山夫倡佺

寄張太微

等閑慕遣紫髯皤想見城南勝事多太主洞前花正發少陵祠畔雨初過休駝楊子逐貧賦且聽常娘進酒歌白雪陽春真得意清風黃閣欲如何

寄許少華

雖然消渴病全除莫向文園便著書卓氏釀成還召客茂陵花發渺愁予青蓮會處加餐飯鴻鴈來時問索居共倚高才鳴盛世忍教梅柳誤公車

九日雨

床頭空數紫紗囊揭含茱萸酒漫香祇為遠朝愁積

雨不知今日是重陽黃花有汝開東圃白帽誰子坐北堂往歲登臨何處是亂烟飛鬻意茫茫

九日陪對山舅氏登黃山

黃花專候主人開適到花時載酒來謝傅風流原好客張衡愁思强登臺雙溪水繞岩巒合二嶺雲迷鳥路回欲說與王奴休便去更邀明月醉青苔

春日讀書后佛寺與熊雲夢游南山歸仍寄雲夢

歸來還臥祜公廬悔別青山又索居人去曉天紅雨歌夢回春草綠窗虛林間尚磬王孫馬戶外如聞長者車新鴈北歸憑問訊劍峯高興復何如

春游遇張太谷同過張太微園亭

久杜蓬門負物華出門芳草滿天涯忽逢綺陌遊春客共訪桃源處士家老向行藏寒雨露綠林南鳥夕陽斜相拚一醉酬花事莫待浮生似落花

黃公祕度

黃公本意薄勳名睥睨博徒官道已成別墓暫開紅藥舊青齋猶煮赤浮萍曾聞故吏山中隱豈待明時上行今日一尊須盡醉今成東去任冷冷

除夕二首

滿城簫鼓送殘年桓火闌宵起夕烟明月高懸楊柳陌素梅低拂綺羅筵歌殘皓彩添銀燭舞罷霞裳委翠鈿惟有文園貧病者寒燈永夜對愁眠

一盞燈下百重愁却憶當年萬里遊三策許時辭北闕孤舟挽棹出南州經過陽羨尋丹洞歸到秦淮上酒樓翻恨不浮滄海去眼前世事日悠悠

春日過太微宅

經年不見悵離祥何意芳齋更對君平子多愁須縱酒孟嘗高興豈論文簷花暗襲芙蓉扇池草晴薰翡翠裙病飲狂歌過知已人間萬事等浮雲

友琴王孫園亭賞牡丹

名花初發桂堂東三徑遊觀五色同巫女衣裳沾暮雨湘妃肌肉醉東風不分翠袖浮尊綠故傍朱扉照眼紅看到開園春富貴何心更對百芳叢

后妓為尼

半生業障染塵埃一失眞如性却回奈水河中撒手去靈山會上獻花來天桃誤向仙源種無柳還從淨土栽恐尺盧家歌舞地相思莫上望鄉臺

后尼復為妓

一上香山思不禁即拋鍚鉢出叢林色身本是風塵

態法界難持淨妙心竟別支廬棄白馬更歸石埭乞
黃金迷魂此逕行雲去永墮泥塗萬劫沉

憶石佛寺了上人

楓林遠見城南寺月宇孤栖了上人口化十方無別
教心知六祖是前身香廚一飯寧忘報紙帳雙禪覺
有因與爾同修期同度百千億却等微塵

再宿石佛寺

笑我纔逃欲悟禪又隨給社到人天一章獨誦三千
卷五老同稱八十年日出菩提收宿雨春歸揚柳駐
晴烟上方舊是棲遊處閱過殘僧益自憐

哭熊雲夢

緇衣未化棠芝芳猿崔猶聞權草堂賈傳祇知真漢
室鄒生終不悟梁王高名偶與嵩山峻遺恨翻隨汴
水長幾度寄書俱在眼一回把誦淚千行

月夜渡黃河

迢迢銀漢接黃河舟楫招搖使節過午夜中流聞鴈
鼓悲風隔岸起漁歌東浮滄海星槎杳北逐
皇陵王氣多寄語宦遊人客道此津一渡一風波

金陵懷古

六朝歌舞委塵沙又作留都屬漢家青史攀已非昔死
囚衣冠猶有晉風花大江流水歸滄海落日浮雲鎖
翠華千古興亡何處是張騫還此泛仙槎

都門送銳齋之登州

半生寤寐古今文四出為官總不群道路亦傳黃叔
度關河重識孟嘗君千金解玉徵朋好五夜刑牛餞
客紛共理玄暉非宋寶齊東勝事數相聞

都門送許令夫平涼封拜

西入閒關仗節行關門應識棄繻生重逢舊日游仙
侶更聽春山伐木聲看到龍沈花正發寄來兔於賦
先成幕中會計歸休晚遼海新傳烽火明

春日同行人司諸僚友登報國寺毘盧閣

道林盛集栢梁才三殿鳴鍾萬戶開鳥榜高題樓應
刹紅樓俯視雨花臺鳥爭玉粒喧行藥風送天香入
酒杯野興禪心俱未極禁城迢遞夕陽催

閏牛槐堂自泊頭別駕轉南戶曹主政

閩南志在又飛騰一見除書喜不勝別駕雅宜浮鼓
海地官再拜入金陵龍江明月中秋度牛首黃花九
日登劉景相逢情有洽惟應佳句肯侵凌槐堂集小
龍江九日同諸曹登牛首劉工部景上元相得甚歡秋夜有詩語

山中夢牛槐堂

十載鄉原思不禁天涯一見萬黃金到來不醉能江
酒別去空懷牛渚吟芳草謾縈游子恨月明應滅故
人心遠宵夢見長山道知汝懽予意獨深

欽縣贈鄧西溪明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磻溪宮

丹崖迴造翠微宮十度溪橋一徑通碧崖歸棲客到
暗三花過雨后墩空林稍落月間啼鳥溪上清風
釣前　聖主即今懷隱逸遲應有詔到茅廬

彭氏洞室謝妓

青春羅綺競芳菲洞府幽閑晚色微
帝駕鴛浴罷自成群修容入户凌波襪
舞袖三偏竹枝一曲酒初酣獨歌行樂

歸興

不辭回遠漫經過春盡歸程草色多
已浮江水綠

社端陽結綵吊江波因逢龍舟鼓鼙鼓為憎初夜急
艾荷日夕抱琴何處去背山木棟綠陰歌

五兄登第開報

十生抱璞志難平十載　天開高榜名又以少年驚
覺道偶因文學致非為春歸成行笑彌茂雨過池塘
綠正滋蕭鼓滿城催送客開處杖答歸

寄送李春林二守之蒲川

焦丘拂露望行旌雨妬離花落晚晴
虎渠山喬木又遷鶯明年不見春風
綠情南國春來夢

寄劉西陂

閩公謝政身多暇关我貽詩意有霜綸閣會過先入
夢瑤華欲報未成章眞慚畏出青霞洞大隱還栖綠
野堂世事紛紛何足道謝家庭樹幾時芳

北溪刘稹劉明府彭少府楊白水二廣文見過

一川禾黍稱先成二老同懽望情慕展青絲送卓
色歌潮白雪催淹留那惜應更泉何事久住愚夫谷
有名衣見年豐慰帝力安居飽飯盡餘生

送孫侍史還朝

相史曾披五岳圖先乘驄馬過西都飲餘河朔心彌
壯賦能關山興不孤椎辯萬家驚問俗簡書千里屬
平胡即看代狩重來此會引春風到草廬

四月晦日陪南川劉氏南濱銑齋諸老翠芳亭
宴集

凌波荷葉大如錢帶檻榴花曉欲然隔圃飛英隨
竿近溪流水和鳴絃雙飛出蘭亭外五老行吟柳
堰前日落閑園人去盡孤琴一奏惜芳年

夏日耿南濱半飽齋　在東園招飲

東郭先生載酒過南濱老子赴幽期溪雲度閣琴書
潤竹徑侵階杖屨滋坐近池魚觀列卜門開藏鉢安

風吹興闌却記長林迈別墅人家竟不知

題武亭帳別圖送王明府歸池陽

銀鞍錦陣繫華騮百寶粧車醫此遊夜雨再經鴻鴈渚春風又別鳳凰樓東籬酬酒揮金賈西子離歌繫玉鈎君到池陽相憶否野人家住兩溪頭

綠堂納涼用曾子韻

過輕雲滿草堂當簷卷榻懶衣裳頭簟展後檻南風入小篁派陰午夢長故墅修成雙燕語新醅酌罷百花香東溪浴罷當風立遠聽童歌笑黙狂

春日同年孫侍御見過

十年恨別此經過共倚春風發曙歌祇眺天閶勞夢寐不防使節入烟蘿杖藜豈逐青驄馬荷笠寧忝白玉珂他日柴門一相望秦山迢遞隴雲多

悼亡

十三織錦鮮成章十四歸來不下堂准擬藍田生白玉何防金屋妬紅粧秋深玉骨埋荒草夜冷香魂泣洞房往日履綦那忍到任從風雨暗添黃

暮秋同年塗大參見過

百家墳典十尋樓自對青蔡傒出游破鏡日辰懷獨坐看花伴侶忽相求王程一為黃鐘緩使節重經經桂留好去西川還北闕莫將簪弁滯滄洲

秋日與平章明府見還

田家留客有成期月上東山日下遲黃菊再逢槐里令錦囊續出茂陵詩雖懸墨綬心無累似服丹砂貌不衰陸海游仙如可並鳥來莫遣俗人知

登浮圖谷浮圖

浮圖高與四天齊手挽銀盤宛轉躋百丈遊花懸石壁千枝燈影射丹梯虛空倚檻驚魂動世界連山望眼迷聞有宰官常禮拜對此峰影直如圭

與趙尋齋游三層般寺

誰營初地三層殿即引靈山百道泉剎入諸天懸慧日波分九井灌慈田華嚴會罷僧俱定香積炊餘火尚然總是浮雲留不住何如此處共安禪

彭蘇山房同趙尋齋小集戲贈

[illegible]口好峰多十面芙蓉一[illegible]洞前[illegible]士墓從月底見雙娥猿啼欲下青[illegible]崖夢頻驚白紵歌終戀人間復歸去武陵回首問烟蘿

山家

後垣附蔡金通泉廬舍丘陵近接連只倚桑麻供上稅多收芋栗當豐年晚呼黃犬山中獵曉餉倉牛隴

上眠聽說裏中多異事生男貿魚勝才賢

田家

移家今向故城居門巷雖除尚草疎花徑新通南郭去社堂遥向北山開里窮不來偏戚絕落日羊牛下來頻

夜半聽胡笳賦

中宵別之意相從思閨經過皆感事前酒直呼明月不必然燒討二三知已酒清宴七十高年近少公催恐漢廷開綺季終期向隱大人峰

古十愧當年史

不忘松社誓遂山田人先問酒地莫君腰

幣十年許我長安道

大給閑住假使君心事

同趙尋齋過蘿山房

彭山東畔結芳廬松徑蘿新晝不如户納峰陰傍

馬厨分澗水接饑魚日嘶遠岫紅將斂木落長枝

漸疎枝上夜烏啼不斷似呼赤舄赴公車

長門怨

雲間清漏統微茫繡閣春深畫刻長眉黛長顰芳草色夢魂暗惱落花香千金買賦聊相顧一辟蒙恩豈自傷獨倚歌樓時望幸羣華流影入昭陽

深閨怨

東風入户雨瀟瀟綉幾香奩伴寂寥燕壘空梁雙語澀春來忍淚見花飄多情自解同文錦離恨誰憐碧玉簫立盡殘陽還待月容光日向暗中消

相地

暮雲曉月伴登臨白幘青衫愜素心北郭有川咸類輞西山無地不藏金行窮鶯嶺芝三秀坐對梧岡鳳一吟

校老肯離生長處五陵佳氣未消沉

病起

尊酒常盈夜未闌清燈半爛漫漫風回綺琯流清微霰拂銀屏感峭寒一笑憑兒揮市藥三時有客問加飡起來獨酌增狂態坐索梅花帶雪看

送謝大參赴東都

兎瓶注酒遲佳期鴈候承 思見始知漆縣夜經鴻鴈渚梁園春入白雲司鄭家谷口鶯遷木謝氏庭前

草滿池北過甘棠思自致鄭牧詞賦未為高

聞趙尋齋自閩泉量移楚藩

漫登北閣望停雲近隔南川動靜聞夜雨定驚金閨夢春江暫伴白鷗群方優十道難為倡世際重華易樹勳見說更徵高士駕聽君東轍不移文

送陳朔人游崆峒謁存齋中丞

遠送黃山白兔公手提如意入崆峒子嗟不暇言夢一息聊憑袖裡風猿嶺笙鶴心有約蓬門道侵詩無窮西臺記取南岩下老子當壚灸未終

送章斗陽使君之陵州

太丘出處一無因獨倚高才稍致身執禮三年纔變俗除書再拜不離秦陵州父老迎新使槐里雄旌訪故人寶馬雕弧應自愛年來西北有風塵

送史平城少參歸涿鹿

未叩君平已掛冠歸來東郭益留歡黃山稍向燕雲近武水猶歌蜀道難缺月照人生白髮浮雲留客誤還丹相思相見應無地獨遣梅花問歲寒

送李兩山還朝

東山錦瑟思纏綿西嶽雲臺肆別筵謹閣彩欲停歷歷寢新章未報又登仙我偕雙雁棲河上君逐群鵬

日邊比到承明應有作逢人先寄 帝京篇

過山中處士

長安萬戶競豪華不及山中處士家日出蒙師開舊舍春來奚子藝禾麻雲昏板屋連青嶠水激筒輪灌白沙好景留人歸未得紅梅結實碧桃花

春日溫嘗屋使君見過

未聞林外歌鳴笳不忌柴荊祝使車山雨新晴開野障溪流初漲網魚蝦杯浮翠柏千層葉坐對黃梅樹花濁酒更勞絃再奏應忘身在野人家

和答康子閎子鳥二表弟

一卧岑樓冬復春夜來榮衛始調均當遊倦結狂生徹把鏡重修處士巾雲閣未能忘卷帙文園因得避風塵暫捐藥餌加飡飯基墅鶯花實笑人

和答張復菴省丈

浮生幾日鬢毛蕃坐對西風感慨多芳草欲尋沙苑客白雲仍戀穆山阿十陵何處淹車騎三徑常時掃薜蘿聞道 聖明容直諫禽中疏草近如何

寄梁大川使君

龍樹依依隔彩雲梁園西望日無曛浪傳莊舄過山縣嘗遣兒童迓使君到處白衣來送酒何時秘閣更

論文春來欲問岐陽政首立東風候鴈羣

寄朱明虹憲使

徵閩紫氣自東來倚杖西山日幾回千里關門通驛置一春谷口問高蔡今年二陝甘棠合時夜雙溪並舊閩芳歲欲闌期不至飛鳥無窮共悵徊

郭還一憲使卧病梁園因使寄答

有約青溪採白蘋溪亭醒酌候佳辰四時花病客梁苑七日無言問越人豐鎬西來多故舊殷園北望是風塵憑君脫履入閒事且向龍巖養谷神

長安旅寓感懷東司游諸耆英二首

又住黃山已勒文翻令狹徑怨離群錦城雪霽春猶淺寶閣鍾鳴夜始分夢裡不忘韓眾子市中猶倚信陵君常時黃酒探奇處西望愚溪滿白雲

荷衣底事染塵沙幾報歸期歲又賒白雪歌殘思子樹青溪酒熟看梅花鄒枚詞館容馮倡綺季園亭到是家閑道山中人共笑年年芳草誤丹砂

花朝暴玉溪李徵川二使君宴集草堂並用

朝字

翳岩風煖雪全消近渚梅英半已飄忽外鵲鳴來使鄰社中酒熟值花朝寒香入座巾衣薄艷曲停雲

憑調良夜欲闌人吏散可堪白髮倚青橋

喜雨和答梅雍松方伯

玉愁氣黃妘芳辰忽訝雲雷起暮春鳳旗移淑瑛三時能早載雨過雙津新田牟麥頻經眼野徑桑麻又故鄉聲語潤陽農圃道吾曹猶是太平人

除夕和答邑中諸友

六切群從厭游遨多兒喜事候爾曹盤榛柞棘花藥參眼林浮柏斧盥吟袍圖書暇日延三益典館經年改二毛欲益衿期何處好曉遣春色上東皋

古意

衆床蕙蔫洞房幽隱處留春顯處游院院香塵施地錦層層寶閣掛天毬青陵白紵歌皆別海燕江梅舞不休醉眼泥蘇紅日上玉螭煖水候扶頭

七言律詩終

五言絕句

塔[illegible]石

片石明[illegible]光散遠林對[illegible]無垢礙何處問禪心

古意

風前[illegible]絃[illegible]閒[illegible]倘息合歡堂即君今夕

明[illegible]

[illegible]思歸客[illegible]人掩淚聽自憐音[illegible]令非[illegible]

其二

榆塞起黃塵玉門[illegible]

[illegible]小從軍行壯心老不歌[illegible]殺胡豈論功但惜寶刀[illegible]

其二

朝入玉門關[illegible]經隴頭水回看烽火明[illegible]北邊[illegible]

俠客[illegible]

每恨白[illegible]城[illegible]中便不平千金買[illegible]夜夜[illegible]中鳴

其二

驅馬出[illegible]

[illegible]客[illegible]不果出二首

昨日親[illegible]他今[illegible]閉復雨出門遲入門[illegible]

其二

花滋已無[illegible]竹林空復情行來齋閣裡坐對[illegible]

[illegible]

待對山[illegible]

絲筆分題竹方舟並[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日明秋水[illegible]亭坐不[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門陵外[illegible]陽共倚闌欲知今古[illegible]

[illegible]

待南川[illegible]

[illegible]閣倚西山山下[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外天桃樹高枝[illegible]紅飛花隨彩袖詹畔舞回風

讀書[illegible]佛寺[illegible]川十一男數寄篇翰題二絕謝答

[illegible]郭未經句寄詩盈一篋最[illegible]明月章題入芭[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裡青雲曲窻間綠綺琴一彈還一詠祇[illegible]

隱者二首

未霸營[illegible]室不夜[illegible]柴門明[illegible]無行徑青[illegible]

其二

為愛谷口田[illegible]谷口住獨[illegible]招遠人門外[illegible]

宿草堂寺期靜主寺老僧不至二首

早謁西方人相期到東土日夕還不來似畏溪邊虎

其二

雨霽見新月山空聞遠鐘不知禪室處相候隔重峯

春情二首

不怯羅衣冷惟愁玉漏遲徘徊芳徑裡徙倚綠陰時

其二

夜雨憂蘭砌行雲暗渚宮不知春色在吹入小窗風

子夜春歌

不分春芳歇東風掃內門任將紅淚灑仍是舊啼痕

其二

展轉思殘夢銀床睡起遲花間聞鵲噪不語盡成癡

子夜秋歌

樓外孤飛鴈哀鳴引恨長西山到南浦斷絕幾人腸

其二

鴻琴閨裡奏半是玉關聲奏罷無人聽空階月自明

買花

南墅花半開北園雨初過逢人賣花來襲得數枝歸

種花

飛處名園內移花贈野人數溪三月雨一種四時春

看花

傾辰看花去薄暮戴花還只恐群芳歇寧嫌兩鬢班

惜花

寒雨花開遲一驟雨花落早花開花落間匆匆令人老

秖道濫吹與十首

其一

千里白雲浦迢迢四園青山遠日午舉頭看園園白鈴小

其二

逶迤回回繞澄江曲曲深何人歌款乃谷口鳥餘音

其三

江岸歌紅樹琴巒上白猿落花落水面時引游魚吞

其四

小駟隨流水垂楊鎖暮烟欲從花徑入紅雨濕鞦韆

其五

嶺嶠橫雙劍危途掛一絲莫言棧閣險世路總如斯

其六

山店雨初霽荷衣春尚寒中宵歌白石江靜夜漫漫

其七

夢裡聞基塢紅溪發婦家沿溪基徑入隨處是桃花

其八

火斷縣莊閣雲昏拜將臺壘壁行吏夜一路白猿公

其九

辛苦蜀門將回翔木石間至今東近水不復下神山

其十

探古忘歲隔往夫恃一丸金牛不盡力蜀道三千難

雙溪漫興十首

其一

[illegible]頃陂陀中千株柳白鷺逐青蒻來往雙溪口

其二

壚頭酒冤春石畔綠陰長微醺已思飲松風搖石床

其

深谷隱蘭若谷中出白雲雲間清磬發泠泠隔溪聞

其四

[illegible]南偕幽賞茅齋坐石[illegible]歸溪頭春水至一定失漁磯

其五

雨餘繁星明水落魚鼈見留寒不受魚宵住桃花片

其六

為農歲云暮學圃還自晒石田無力新分泉灌[illegible]

其七

[illegible]家蓮葉舟繫在水西頭欲往東溪去雙溪水不深

其八

[illegible]散東[illegible]新月生長浦[illegible]堤度溪人對立沙[illegible]

其九

[illegible]名川[illegible]青[illegible]日霞散紅樹夜[illegible]不迷鳧自來溪漫漫

其十

[illegible]溪歸山月明鄰舟[illegible]門勝[illegible]關盛情

[illegible]

其一

[illegible]風入玉門天涯芳草遍何處[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郎[illegible]伯秀維衣裳郎歸衣帶短郎去衣帶長

宮怨二首

一被君王顧西清輦路多自呼雙燕入不肯再經過

其二

妾心深於海君恩胡遽改萬一知妾心君恩比海深

則不至

如何谷口人負我樓中約檻外月華明不忍下簾箔

其二

欲往恐他適入門還獨愁登樓望遠野寒鴈沒芳洲

天天庭前樹

其一

夭夭庭前樹遠揚覆戶牖如何同心人相歡不相守

其二

夭夭庭前樹葉長君不知殷勤寄君去如對雙蛺蝶

其三

夭夭庭前樹飛飛樹杪花花飛無淚誰家

其四

夭夭庭前對淥水中洋婦人中間浮子高且仁

對鏡

漫道眼前人紅顏盡夫好如何鏡裏身一見一回老

其二

為惜鏡前身時窺鏡中面無論醜與妍形影常相見

過酒家

去年沽酒處明月對嬋娟今夕重相見樓頭月又圓

訪山中老人

知有長年叟追尋石竇間微聞搗藥杵流水復潺湲

其二

斷岸無行處青蒙逐水流溪頭問老人不語欲歸休

都門送客還鄉

送子入巫關明辰我亦還到家期社客同日會香山

拜新月

片月下簾鈎孤娥相對愁心間多少事欲語又還休

其二

下堂拜新月殷勤意無極顧影還上堂寒蛩聲嘖嘖

游西實壯冊

南溪連夜雨隨處看花問看到紅霞塢白雲載酒來

其二

把酒奠花神簪花坐蘇苔倒倒雙蛺蝶飛上白綸巾

其三

花落還復開人老寧再少無如沽美酒花間開口笑

其四

昔日看花笑今來淚滿巾西原三尺土下有種花人

登江上樓二首

已為秋風苦那登江上樓暮雲千里外何處是秦州

其二

北地青山遠西風綠柱寒長林斷殘滴落日倚闌干

江行雜詠

其一

回首商顏道浮雲蔽楚關懷恩欲有獻白石滿荊山

其二

十二逶峰外心知舊楚宮停舟欲借問雲雨暗丹楓

其三
祝鐵僊楓林維升在路居居上清青苔門晚雪白
其四
[illegible]十里客[illegible]後悠江水[illegible]
其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二十三

雲擁下山日風回上水船長林向侍黑不見有人烟

其二十四

水月招不來風帆留不住各自返仙山我亦遂山去

復郡東湖荷花盛開招郡中諸有契遂午日訪幾日東湖兩蓮花一夜開前言湖上客盡室看花來

其二

晚出尚書門正值南薰趨翰林送酒船蕩入荷花裡

其三

詔郎宮湖行拳高士柳仍招高士來共醉郎官酒

其四

不道湖亭慕猶呼金屈卮山公眞欲醉漫唱白銅鞮

習家池懷古二首

晉聞習池好今向習池游孤墅斜陽裡蕭蕭楓樹秋

其二

沿霜摧芰幽亭花映扉風流知未改只是主人非

都門旅況

閉閣獨凄凄出門共攜攜衆俚無苦念長安

其二

經時花落盡何處鳥鳴哀共上雙親墓白楊

田家留客

莫往東溪去西山日向沉遠霄聞犬吠云處綠林深

其二

大客卑為留日家無所有呼兒掃塵榻新壓舊窗牖

閒況寄落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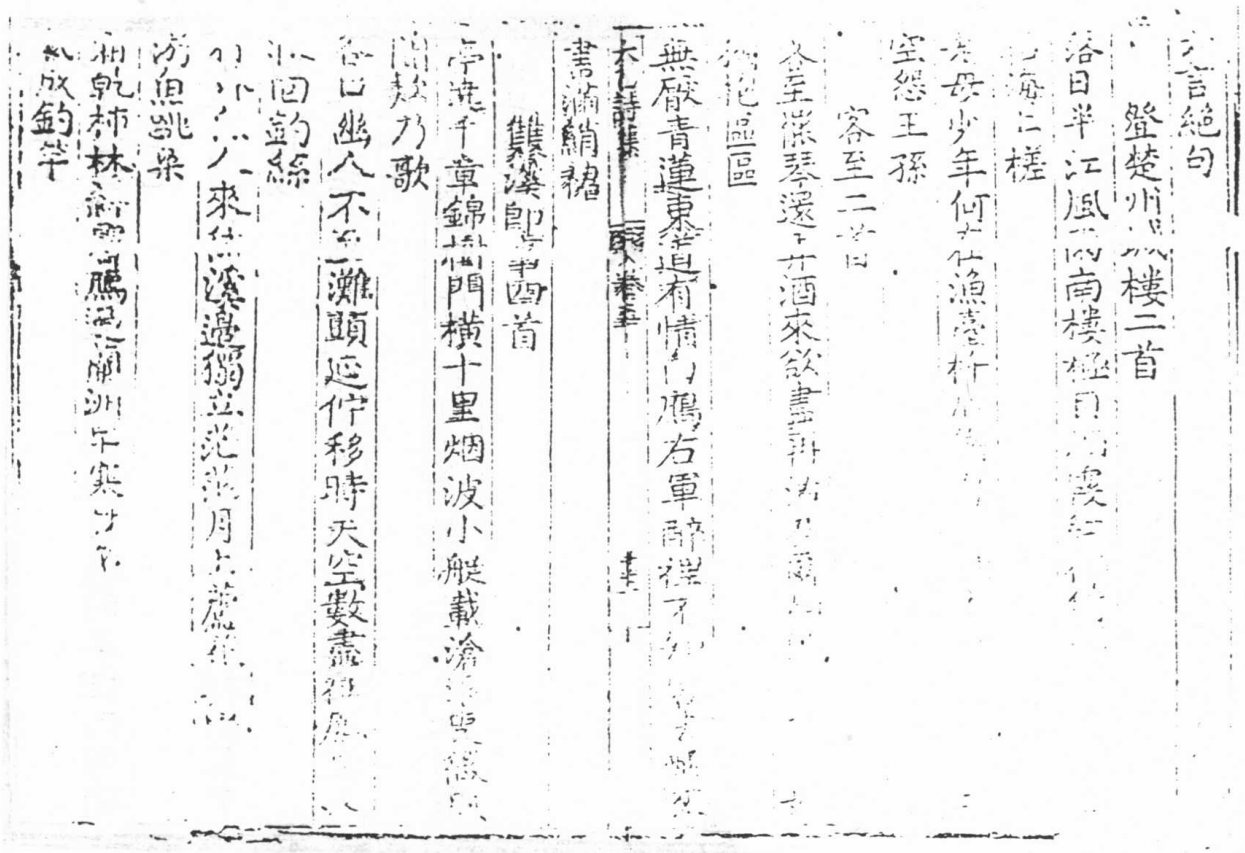
世事懶人心流光不相待奈何新策即又習舊書

其二

今冬不疎愚但憑讀卓举後為造物調燮萬羊生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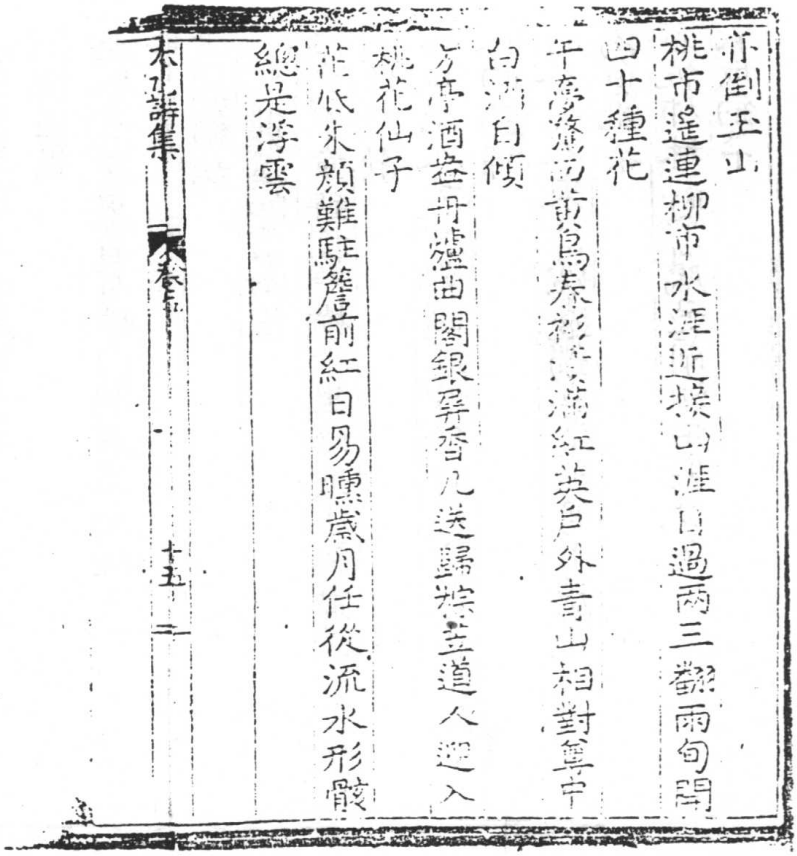
燕至

去年燕不來今春復滋至作壘伏成雛家門有好事



偶題二首

歲月忽驚白髮數名不到青山本願居室消書劍豈
金丹駐顏
金鑄有成有破舟室無喜無嗔無使役從衙在我從他
造物弄人
寄遠
日日愁生芳草年年人在天涯去處當看鴈影時
莫後桃花
七盤山
昔聞商嶺秦嶺今過六盤七盤古木啼猿裏裊裊荒祠
夜雪漫漫
獨坐二首
詞客朝來有約支頤坐近黃昏細雨潤階前草微風
開竹下門
雨過良宵寂寂花開小院沉沉寒塘有情待月棲鳥
無聲聽琴
會景亭即事六首
雨前舊園分竹雨後新畦藝花兒曰主人不到朝來
紅翠交加
招客每從雲外啣杯只在花間麗景何須金谷濁醪



亦倒玉山
桃市遥連柳市水涯斯山涯日過兩三翻兩句問
四十種花
千樹落西前鳥春移滿紅英戶外青山相對尊中
白酒自傾
方寸酒盛丹爐曲閣銀罌香几送歸賓玄道人迎入
桃花仙子
莊依來頗難駐塵前紅日易曛歲月任從流水形骸
總是浮雲

七言絶句

呂公洞

呂公洞

白石巖巖護紫霞爐烟猶似煮丹砂不知黄鶴歸何
處洞口長松自落花

金峰寺

百丈金蓮倚畫廊玉泉流水射千香天花落處浮雲
斷始覺峰頭是上方

太乙峰

坐對雲山幾萬重中間秀出玉芙蓉四時攬盡浮佳
氣知是終南第一峰

當時僧著九霞衣一謫人間向百年欲往仙山尋舊
侶夢魂常到白雲邊

長春洞

山畔虚明小洞開千年門徑鎖苔苔夜深月出松風
歇時聽鍾聲別洞來

張果老洞

校閣當中石洞開袁盧寄在白雲隈此翁不管人間
事行路難時首自回

石虎

道傍石虎臥江雲萬古無人識綠錦文日暮孤狂鶴

見令人却憶李將軍

少年行

內廐騎來宛馬駒橫門宅退築金吾西山射鹿歸來晚醉臥平陽賣酒壚

血染征袍塞上還馬蹄踏到御階前君王新賜黃金券把贈燕姬當酒錢

贈道者

萬里蓬壺一日還不緣塵網不棲山朝朝醉臥長安市別有真蹤出世間

送人入山採藥

不裹糇糧荷畚行白雲深處斷黃精歸時但記去時路莫與山人道姓名

寄牛魏齋

笑我終勤數寄書名家父子意何如滄州少日經游處海水潮時見鯉魚

送藥李二鍊師游華山

野鹿閑雲不可留手提如意拉丹丘相將騎二茅龍去飛向蓮花頂上游

莫羨峰頭王井蓮仙人公在石床眠人間萬事悠悠眼一守中黃八百年

寄方外友

棄官終歲未還家五嶽扶笻海泛槎多少仙山餘舊侶知今何處煉丹砂

后稷祠

萬古無如此世長先從邰國肇封疆雖然粒食難稱報歲歲春風俎豆香

蘇臺

蘇家門館冠當時祇剩荒臺傍水湄欲向耕人問前事西風吹鴈黍離離

建子溝

數掾闌若倚丹丘萬古相傳建子溝霸業不知何處是渭川秋水向東流

慈恩寺

風雲不護慈恩寺金碧空聞慶善宮只有當年舊松柏寒蟬盡日咽秋風

唐太宗讀書洞

自啓潛龍小洞窩紫雲常駐御仙車如今翠華一去杳絕惟有長松掛薜蘿

游氏故里

游家兄弟世稱高衆口筆誅爾議勞些少勳名總一

聽也餘故里長蓬蒿

春閨怨

倦整雲鬟插翠翹玉琴羞展日斜嬌西樓不到尚恐
信立盡殘陽候鴈歸

臥損羅衣繡帶寬朱樓翠幕怯餘寒落梅落盡無人
見倚遍東風十二闌

秋閨怨

銹生金鎖未曾開朱戶無人月自來獨立花陰愁不
去任教風露濕香腮

天上雀期恨已休人間節物近中秋深宵獨擁朱簾
坐月滿空庭鴈過樓

採蓮曲

露下南湖秋水深北湖採蓮已盈衿臨風低度山花
子好是兒郎非夜音

月明風靜水無波菱葉蓮花相應歌並翠閨桃何處
去楓橋東畔綠陰多

從軍行

小勝初從海上還仍隨驃騎出燕然先鋒正值名王
幕奪取金人學祭天

五道行師一將膺祁軍轉戰益梁滌長陵日苦遙遙

至十萬匈奴關李陵

屬國俱憑大將威胡塵不染漢旌旗班超身老玉門
外何似蘇卿仗節歸

宮怨

楊花未落日初長獨坐花陰刺繡裳欲問君王行幸
處風傳清吹出昭陽

少入深宮總不知如今相學畫蛾眉蛾眉畫就渾無
事又是長門日暮時

俠客

錦韉白馬去悠悠棄妻春閨盡日愁啼殺鷓鴣君不
聽一心只向五陵游

五陵俠客逐春風花下離群馬上逢約到平明游好
時黃昏沽酒入新豐

吳門歌四首

風送郎舟雨送春西江有月少炬塵黃金博得歸來
早莫使遊絲罥佳人

五道危蓬十丈船大江東下水連天狂風巨浪渾閑
事日暮防他惡少年

遠水平沙無盡頭三江人去五湖秋門前過客饒相
問曾見吳郎販寶舟

寒到吳門鴈不來　抛面盡情猜連宵夢裏
惹多是紅樓不放回

有感

一種勲庸一代賢裘葛滿路勢燻天憑君回首叢中
事若箇豪華過百年

偶題

夜來夢謁紫宸宮階對秋山思不窮欲叩金鰲無
竟一輪明月在虛空

春溪

漁磯向晩悵非綸漸見溪流復故痕萬井雲消雙谷
滿滄波一夜酲柴門

種秫

柳市南頭日午暄哇啼新長稻苗繁高排石磴澄流
水恐有蝸牛齒稻根

沿稻

水煖銀塘蔓草多藉培未了日輪過家人饁午棠陰
裏塵鼓鳴時齊唱歌

穫稻

黃雲覆地綠陂空手纔慶滿處處回老子歸南田
甽上塲爭喘下山風

種柳

四面山房撤槿籬千株楊柳匝清池柳條窣水時堪
折不為行人贈別離

過畫簾溪十二橋溪邊高柳拂雲霄歸時候月黃
昏落不向南山買桂燒

雪裏寒梅

見說梅花北渚開斷橋遠岸亦徘徊□□
處時有寒香到酒杯

秋夕閨思

西風樓閣鴈南征過盡浮雲月乍明夜轉深霄不成
寐孤棲枕畔一蟲鳴

孤鴈

遠逐西山一片雲東家嫂婦不堪聞月明低度寒塘
水孤影橫波認作群

病起

病起翻思病裏愛便應無物繫心知人生百歲須史
事一日平安萬戶侯

惜春

漫天柳絮尚沾衣落地桃花肉不飛有約錦溪歸進
酒東風一夜送春歸

偶題

擬謁東皇到玉京無端風雨暗蓬瀛欲持長劍決天
梯掃盡浮雲信步行

酬午槐堂再游雙溪之作

憶昔征游入翠微共傾瓦缶坐漁磯醉來衝破東門
道馬上橫駄小玉歸

十載漁家酒一危鬢毛楊柳各成絲座中賓客俱非
舊惟有雙溪似舊時

春日與槐堂過東園遇雨

並策青騶到處行雙童載酒逐流觴洞中飲深花圃

臥耳畔彈琴也不猜

樹柳恭聲起宿鴉簷前乍雨欲昏鴉家亦愛江湖
好復恐林中有落花

江行夜泊

浮雲漠漠水漫漫一川煙波下灘急夜船無
侶又隨鷗鷺宿江干

碧莎覆岸綠江深一葉帆飛萬里心何處笛聲
吹斷月見依依江月下楓林

因韓羽士寄雲巢鄭逸人

韓衆將歸寄子眞荷時把袂入商春終南渭水多

憑但見桃花覓主人

宮詞十二首

萬國車書正一家風烟不動日光華四邊羽檄
極三相酬勳降白麻

百子宮中玄鳥來三清臺上祭蚩蜣昭容笑倚
談盤雲髻墮玉釵

天上麒麟畫裡熊金仙抱送畫堂中

君王御筆批庚甲飛遣黃門報兩宮

三花低度五雲旗玉塵盈掃皇女少師玄極殿中
降齊楊法鼓唱青詞

寶幡結蓋舞霓風五色雲霞照日正中群鶴摩空香不
散玉皇眞在紫虛宮

落盡天花曉日生彩鸞青鳥盡收聲聖躬初慰朱
門合只恐風搖錦瑟鳴

一叢紫袖捧青囊繡几當軒玉燭光死外鷄鳴知夜
旦卧聽宮女讀封章

銀海分渠透畫樓垂楊繫定木蘭舟舟邊兩兩鴛鴦
卧不逐梯花出御溝

金釵噴水灌堤花桂楫移舟入彩霞兩道紅渠十六
院君王幸處布金沙

綠楊影裏正徘徊玉匣遊頒錦再來一曲宜春歌未
穆西園齊報百花開
撥盡殘更夜不眠亭亭獨立繡簾前固思往日承恩
處花發西宮月再圓
昨夜宣呼得抱衾曉來失却珠翠聲回回出着無人
見只在 龍床下垂
六宮粉黛皆羨羨玉水一時翡翠樓中鎖
了彩鸞相對寫新愁
自入深宮四十秋年來無力抱琵琶新恩放遣三
千女未面 先皇半白頭

大駕恭謁 諸陵四首
天山七十二回龍每箇龍堆占一峰內裏不教藏寶
玉上頭惟樹萬年松
五雲多處是 天山松柏 園陵虎豹開夜半元戎
猶未達 龍飛只在庶明開
緋衣錦帶掛吳鈎 玉輦邊傍弩紫騮一路威儀人
共羨黃花戍主敬陵侯
仗停千羽息蕭韶萬騎千門夜柝寥晨鼓聲聲
端冕坐一天風雨百神朝

園中四時花木二十詠並序

予負郭有園饒蔬果鮮花舟游者快之乃即
園內隙地別築圍垣中央構亭名會景四面
構四小亭名百花瑞蓮秋香四友亭前區分
時品藝之每一花開與客載酒即其亭酌而
詠之然庶品叢雜經時略備猶苦不錄但錄
其古今最著四方共傳者二十種以見其概
無見野人好尚荒僻之跡類如是耳

蔡
小苑春深積雨晴芸窗草閣布繁英從他百卉爭榮
艷獨抱丹心向日傾

椿
老幹靈柯十丈長雙溪照影類扶桑西山風雨休相
妬留取清陰蔭草堂

萱草
手植芳菲傍小樓慈顏相對不曾憂芳菲未改慈顏
逝一到花間一度愁

紫荊
棣蕚亭前種紫荊一春風雨半枯榮東皇培護須臾
好始慰田家兄弟情

松

三徑邊傍藝六松松間黃綺日相從世人不解服食
子訝我衰年有少容

竹

愛爾長干出短垣月移清影入文尊寄言桃李東園
客此物無堪石子孫

梅

北風拂檻棲鳥雪在寒枝月生杪五夜閑香思不
禁孤琴一弄疎窗曉

碧帳朱闌白露滋素娥相對影參差家山歲晚無多
事惟見盈盈玉桂枝

黃楊

江上移來雪裡看閱年出土亦闌干無端慈雀休相
傍留與松筠共歲寒

菊

柳衆遥通一徑斜開園籬落類陶家白衣未迈青山
暮對泛巢香候月華

牡丹

四圍行藥雜群芳獨藝名花近草堂荷芰未開桃李
盡一時紅紫讓天香

芍藥

美人贈我紅芍藥植向溪亭紅灼灼但願美人日夕
來邊傾斗酒樂相樂

山楂

花影侵階人未起起來携酒開新禮前光陰如流葉

花東風歌斷山楂子

梧桐

石井闌邊濺寒瀉金井初暗夜無聲一葉欲飛餘露
滴高梧明月伴吹簫

玉簪

為愛素芳新葉陰白露滴滋翠碧深多少艷香紫落

後如今秋老始抽簪

玫瑰

西子雲鬟懶曉粧東山粗豆助芬芳王孫採得銀罌
貯一勺靈膏百和香

楣

小閣榴花照眼明秋深結實倚前楹閣中客散留紅
拂為寫巢漿一解醒

海棠

錦里移春到滄陽吾家綺樹倚生香玉壺舞罷嬌無
力並倚東風鬪艷粧

櫻桃

梅子青青杏不黃朱櫻結實覆銀塘流鶯百囀春光老裡夢起游思逃石梁

瑞香

客葉鬱英標紫宸一時嬌艷欽凌陽手畫不盡今傳意豈得纖兒女子端香

題境內八首

唐宮夜月

泰運回時聖主生我衣一著萬方清功成謝部龍泉劒掛向長林伐夜明

寶意烟霞

青蓮上剎住虛空三疊洪崖一徑通欲識牟尼珠在處紅霞終日護龍宮

太白峨空

鳳凰原上舉頭看積玉凌霄六月寒向夕雲生池水沸西風吹雪遍長安

鳳岡積雪

孤墅人家絕四隣門前積雪遍冬春雪中偶見狐狸跡馬上時逢射獵人

客山陰雨

楓樹岩邊帶古城桃花澗底咽泉聲四時陰雨客難度一段行雲畫不成

驪山迤照

東門瓜圃北坪田柳市桃林共一川牧子下來漁婦過千家烟火夕陽天

東橋花柳

千章垂柳萬株花回遠河梁水市斜東去西來看不盡馬蹄終日送韶華

報本晨鐘

漆縣城頭散鳥群香山僧裡罷經文鐘聲未徹人天夢

曉又喚浮生逐世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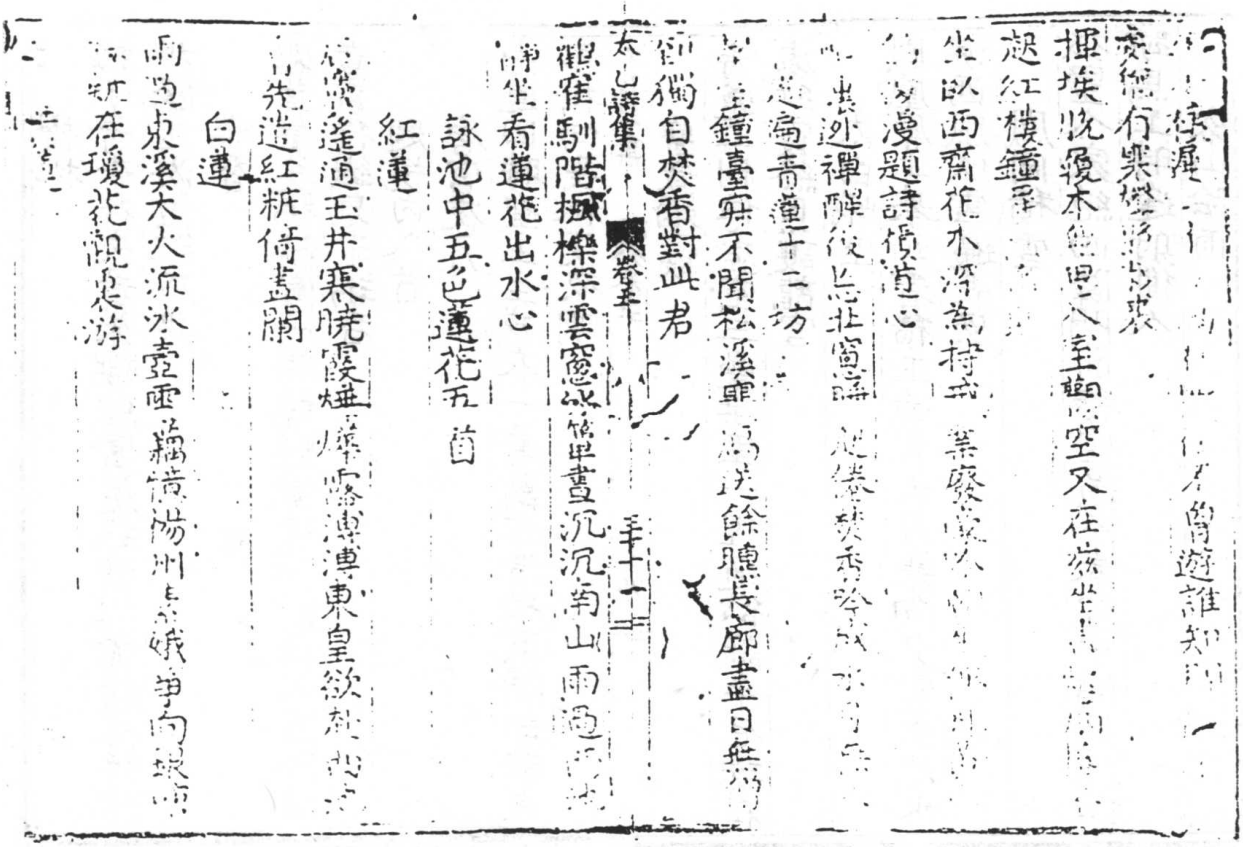
還山後再住石佛寺漫興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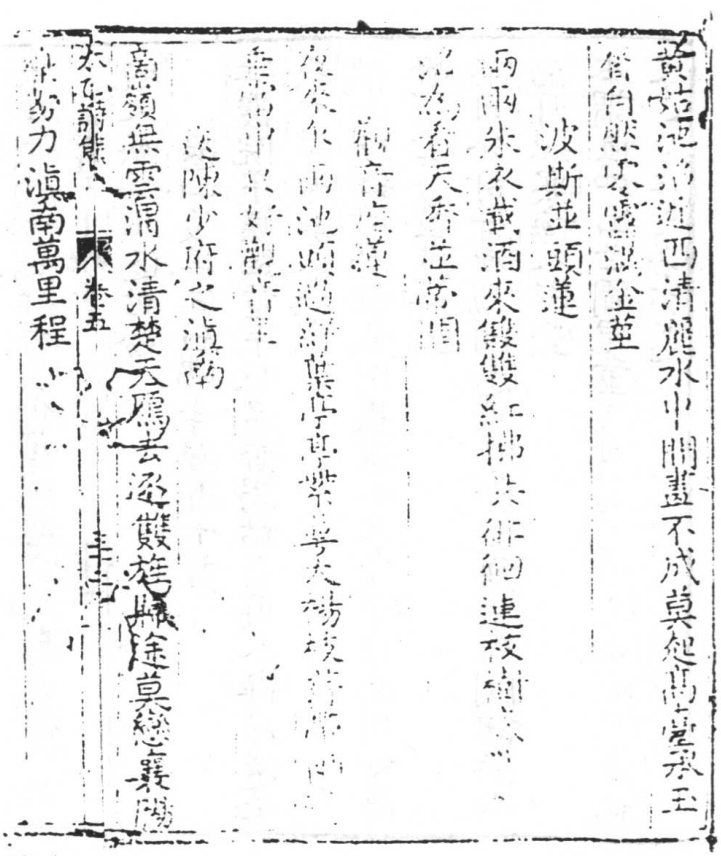
紅霞院宇候綸童手把名香謁祖翁再入維摩還是我十年春夢又成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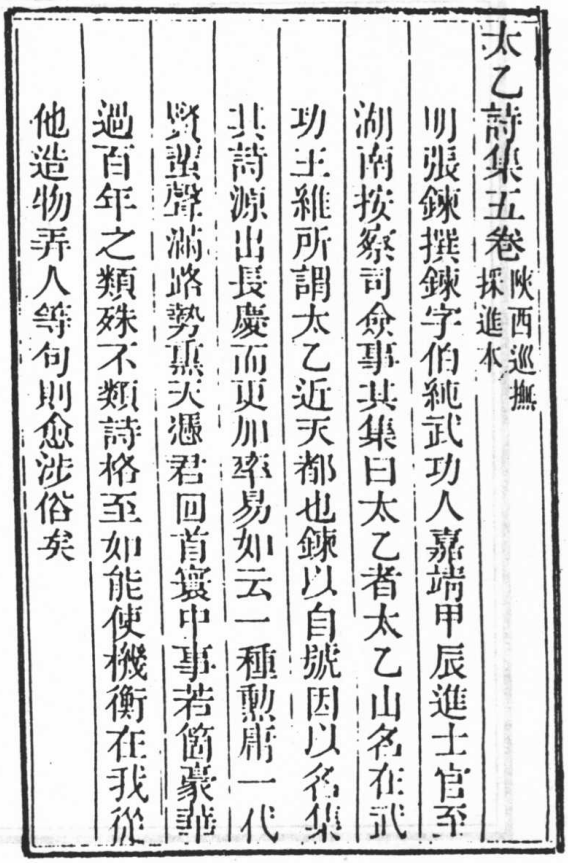
龍山錫鉢憶追從恨別湯溪此又逢望斷南川如夢寐白雲芳草舊行蹤

幾日分司寄漢陽因思惠子即還鄉今來問訊無人語月照寒梅入影堂

本謂眞如出世間兒童戲引







太乙詩集五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鍊撰鍊字伯純武功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湖南按察司僉事其集曰太乙者太乙山名在武功王維所謂太乙近天都也鍊以自號因以名集其詩源出長慶而更加率易如云一種勳庸一代賢豪聲滿路勢凜天憑君回首寰中事若箇豪華過百年之類殊不類詩格至如能使機衡在我從他造物弄人等句則愈涉俗矣

留餘堂集四卷

〔明〕潘季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餘堂集四卷》提要

留餘堂集序

余既為吳雲潘司空序其疏牘大半多督漕事至其按粵督學燕畿撫洪都管白桓長中執法諸疏於

朝廷大有關不暇縷數竊以為不勝其慨羨之私已讀公留餘堂集乃復理前語公所陳白河防一覽及全河圖說固在集中粵部輯有永平錄漕河凡費金錢數百萬亟宜行移酈使者則不見集中因備論之蓋嘗歎公勞勤四十年聰靈燭

照事幾而微其庶況毅圄護不中
奪不未勢墮有經猷之略有體國
之亮有周身之防具三善焉何者
公廵頌以南視墨吏勤黜寇視民
之瘼若疚厥躬定經賦均厨傳興
學校別奸良儆荒札紀誌方册以

模久長名之曰永平錄南海侍御
龐公按澗壹循公矩畫施之澗中
澗之尸祝南海公甚盛吾土寔被
公明賜我公初於潯陽阮江以西
俱以徭編重困立瀘蘇之遂須之
諸郡國遵行焉此謂未予在其喪
隱惻有祇而後酌於民同諸白日
經天其為敬略一何歸然壯也公
不特建監良又重惜國體甲申感
時事上書大觸忌諱令人以招相
戒曰微及唇死矣況不係司寇正
得唁聾時乃吕言排之孟簾陞有

體我大臣也不可不爭往泇河之
役江陵屬公役竣去即正刁空席
矣公極言無以泇為也其事有三
難後且二悔後卒不竟江陵之時
可知也公不難觸鼾江陵不甚慍
玉甲申卒削籍以玄故泇之爭國

是也甲申之爭國體也此大臣之
亮節也人臣受任彊埸冀効尺寸
以見其平生乃文墨之吏引繩而
糾其郤吾敢謂諸臣盡瑕而不伯
夷浔無幾微耶則冥怪枉枳者之
過也河工費鉅何異沃焦金錢浔

請委之雛使右即煩報銷公不一
過手烏露章凡可詔訴不遺餘力
矣未嘗謂公緇衣嗟夫公之待盡
人何薄而自視何特重也非周防
過人遂烏能是大拙公志憲忠純
本以宪委將以嘉乘初晛之甚慤
甚暇徐察之若宿若信天為社稷
昇斯博敬博碩弘濟之上臣哉乃
茲集詠歎敷敘述脩審公志在
匡時不以一技名故偶涉是示不
留意公之家嗣旌元氏暨諸嗣敬
梓之屬余題其端而余所頌乃在

彼旌元氏方紹公明志當以余能
識公之大也
萬曆歲在戊戌上元後三日古鄣
白杜里人余寅撰

長洲沈咸書

留餘堂集卷之一目録
五言古詩
過熟水亭
古意
總題老子出關圖
七言古詩
登玉女渾
贈黃桂峰
五言律詩

同七兄八兄江上言別
秋日遙聞叔氏謁選之京因懷老母
舟發嶺東雷雨大作
舟過博羅望羅浮山
巳未七月廿又一日夜行莫村道中有懷周六
夜泊江干問角
途中喜霽
攬髮自歎
早發
宿通衢驛
同張顧二使君集鎮海樓
同張黃門顧侍御晏集海珠寺
詠海珠寺
長至日同張顧二君集洗心亭
同張顧二使君言別平衡堂時二君將巡邊因
余將出海北二首
覲同登陸有懷張顧二使君
那夏道中喜霽

除夕
元日
春日自雷陽發嶺西
宿樂安驛
春日太平道中得青字
春日陽江曉發道中書懷
思平道中得旋字
山行得巒字
予西巡入端溪小憩于獨崔驛堂名亭使更名

日來崔堂因走筆志之
西巡滇州渡瑞溪得閒字
春思
寄書
春日發東粵郡守潞南公餞別峴山
雨後獨步涵虛亭
曉發曲江
初歸
秋夜起祝　萬壽
鎮海樓秋望
冬日赴韶石瓜代
新化里社學小憩
九日後與張黃門王侍御小集署樓分韻得金字
夜半閱卷得文字
十五夜集王侍中園亭得明字
上谷校士一首兼示諸生
夏日小集

送金文之武林
送沈道禎
雪夜懷道禎
贈沈道禎二首
元宵懷沈道禎
與王秋泉對酌
題張君求志園
秋日訪馮大參年丈
送陳鳳山二首

七言律詩
春日同周公瑕登釣臺
春日度嶺經張曲江故里
駐節潮陽即同郡察祝　聖一首
同顧侍御夜集張黃門行臺言別用顧韻
再別海珠寺用張文韻
冬盡行蓮堂道中
接吳給事書中有買田宅作久住計
太平道中風雨大作因懷張顧二丈

新正二日發石城
春日遂溪道中有懷
獨孤道中望山家有作
月下舟行
赴代留贈蔡龍冕道長
七夕書懷
聞仲兄擢守皖城志喜得舒字
聞余龍津牟丈乞養得廬字
由虔南登舟
贈張金吾擢亳州二守
仲夏同吳光祿楊趙二大理送周中丞開府留
都四公相繼為畿輔督學予亦適拜　命焉
因得同字
送北渠毋舅之南淮轉運二首
送龍灣徐丈左遷長蘆判官
觀龍湫得淵字
遊張公洞
濟上有懷昆山

憶道禎
懷文子姪二首
舟泊夏鎮二首
鳳羣文招飲雲龍山二首
艷凌藻泉
吳門元夕邀追張助甫即別有作
與陸山人對酌
坐上贈養白大參
萬曆丙子杪秋既望予西巡古亭度梅閘賦此
先是山寇作予發兵捕之俘馘殆盡且將為
寧民圖久安長治之策故有是行
聞報起家
壽望陽夫子
春日懷歸昆山有作
奉別張部使敬菴
使院聞鶯有感
江行
聞陳我渡起家二首

秋日與余午渠萬西原二年丈晤飲清風亭
聞兒輩下第賦寄
齋居對雪
聞文湘南除浦江令
余午渠況丹湖萬西原會餞予於湖上草堂而
萬丈不至賦此爲別
聞惺菴中丞內擢左丞志喜
候代出院賦此志別
春日偶思河鮎有作
江行初霽
同江戶侍小酌雲龍山
陸西巢新築
壽天泉兄翁太史未復自感三首
萬曆庚辰十月河工告成予拜大司馬之命赴
留都都水郎中張君譽陳君璞方伯游君季
勳泉長張君純憲副朱君東光宴別大觀樓
而都水郎余君毅中則以病不能赴賦此爲
別

燈夜街市喧闐達旦賦此
春日同太宰何丈大司徒王丈會飲于陳卿陳
丈署敘年雅也薔薇盛開澍雨方霽
司空我渡年丈北上贈二律
太宰宜山何老年丈奏最北上謹繪別意爲贈
附以俚語情見乎辭
五言排律
觀七星巖
奉送栗東巖太守入覲
三殿成詔進大司空雷老師大宮保賜玉帶
飛魚服皆異數也敬賦小詩奉賀
七言絕句
陳年丈言代有日詩以送之二首
山樓睡起
送中翰漢源親丈北上
目録終

吳興潘季馴時良甫著

五言古詩

過熟水亭

銅魚鬱岩巒靈液出山下煙氣結丹霞薰風吹綠野停驂俯瑤池掬水浮玉華不見浴沂人空悲濯纓者

古意

牕前一樹梅是君去時栽梅高等於屋君去不知來雪暗關山道梅花滿樹開清芬入羅帳繁影紛莊臺

舉手不忍折含情淚盈腮聞罷黃龍戍君應早晚回

總題老子出關圖

致柔若嬰兒服膺周柱史觀彼舌之函頭顱已如斯雄心猶未已願言守其跡

咄咄騎牛人悵悵何所抵胡不欵其華餘氣尚成紫遂令函關尹得挽眞人轡吉哉五千言逗漏玄宗旨

七言古詩

登玉女潭

我來濯纓山之澤尋幽直上千尋壑當年玉女洗頭盆水挽銀河清可酌萬木凌空日影寒半巖涵碧蛟龍錯中天玲瓏一竅開白雲裊裊半空舉酒一傾三百盃酒光却與潭相若逆名何人遊絕勝是明漢王鑒

贈黃桂峰

黃生豈是風塵客落落襟懷吞夢澤從來家海內公卿誰不識學書學劍英妙年狂一楚亘

中蓮李廣未侯還自詫王門曳裾誰復憐自別有青囊秘逢人便說牛眠地賣卜君平是異人見垣奇術稱能事此日相逢茗雲間憐君高蹈出塵寰一樽共醉溪頭月何處登臨是故山

五言律詩

同七兄八兄江上言別

岐路何須泣那堪析羣山前飛暮雨江上起寒雲思咽言難盡愁多緒不分陽關歌未闋四壁已紛紛

秋日遥聞叔氏謁選之京因懷 老母

高堂愁日暮有子各分飛俱捧毛生檄誰裁萊子衣長安天路遠五嶺鴈書稀落日秋風起將無賦式微

舟發嶺東雷雨大作

凌旦出烏臺平衆海上開霓旌飛暮雨龍劒起風雷鱷避三江外塵消五嶺限驟看明月上萬里共徘徊

舟過博羅望羅浮山

八桂開僊境新秋此地過可憐促星棹不得捄烟蘿樹色雲中斷山光水上多平生仰止意此際更如何

己未七月廿又一日夜行莫村道中有懷周大

日暮曲江頭秋風鼓棹遊千山飛積翠亂壑瀉洪流渺渺一身去盈盈萬里愁去年當此夜與子正淹留

夜泊江干聞角

野戍樊樓遠誰傳畫角清搖空疑鴈唳度壑似猿鳴帶雨聲偏咽含秋思轉盈不堪羈旅夜聽此斷腸聲

途中喜霽

秋雨連朝夕忻茲曙景迴山雲猶帶濕野色已先開鮫浦明霞發龍江新水來旅人愁寂莫對此一啣杯

攬髮自歎

年未躋强仕蕭蕭短髮垂臨風常怯帽攬鏡忽生悲便欲投簪去那堪載筆隨即今鄉思切猶忍變成絲

早發

驅車凌曉霧望望下晴川入樹知榮路登崗覺有天千盤谷始出萬疊嶂仍連翻怪朱旗繞搖搖破綠烟

宿通衢驛

幽巖通客逕郵館傍青巒歌馬疑投刹看雲獨倚欄鳥聲驚夢斷泉氣逼衾寒旅客愁多思迢迢夜未闌

同張顧二使君集鎮海樓

海上逢知已招尋十二樓行行霄漢近面面海雲收百粵軒中盡三江檻外流此地自有三江知君能作賦不忝仲宣遊

同張黃門顧侍御晏集海珠寺

共是瀛洲客來爲蓬海遊芳尊開水榭錦瑟奏雲樓極浦烟花合長空帆影流悠然忘去棹漁火滿江洲

詠海珠寺

中流一拳石搆作蚌珠宮江檻澄秋碧霞窓度曉紅潮平看似小月滿望俱空欲擬鮫人室還疑屋氣中

長至日同張顧二君集洗心亭

客路逢芳節還忻知已同寒雲開瑣闥霽色上簾櫳

疎竹將舍綠餘柑尚墜紅更憐逢海月來照酒杯中

同張顧二使君言別平衡堂時二君將巡嶺西

余將出海北二首

海上離羣久相逢客思寬可憐歡未極更覺別猶難
搖落歲時暮蕭條客舍寒當杯莫停手回首路漫漫

又

久客懷歸切兼茲惜別心憐君猶北翼二首秋我獨
分襟思咽寒城角魂銷永夜砧醉來歌古調涼月滿
空林

峴岡登陸有懷張顧二使君

苦海方辭棹驅車又向山人迷嵐氣裡馬度薛蘿間
天外同雲起村邊倦鳥還何當對知己盃酒破愁顏

那夏道中喜霽

久厭風塵客忻茲霽色開寒輕知臘去氣變識春來
綠樹征旂出青山列騎廻忽聞吹玉笛花落隴頭梅

除夕

行到海窮處仍驚歲盡時燈前惟共影愁裏强吟詩
遊子歸何日芳春坐可期滿城簫鼓動客思益凄其

元日

可憐衡石吏此日獨幽閒相酒誰爲侶梅花何處攀
心馳丹闕迫夢繞白雲間無計酬芳節蕭然學閉關

春日自雷陽發嶺西

乘春還返旆遥指鑑江前高下山間路蒼茫海外天
澗花看欲吐驛柳望將眠去住俱爲客年華空自憐

宿樂安驛

古驛含殘日停鞍思不勝十年餘叙佩半夜獨聲燈
對案知爲吏孤眠似作僧有懷誰與吐夢裡向親朋

春日太平道中得青字

遲日明春晝芳郊若畫屏草連千頃綠山帶一痕青
花艷如能語鶯嬌不忍聽青樓歌舞處沉醉幾時醒

春日陽江曉發道中書懷

去去嘆飛蓬遥遥向遠空海雲連草碧山日競花紅
百粤行將遍三春思轉窮寸心何所托嶺外斷歸鴻

恩平道中得旋字

遊子促金鞭行行向遠天魂飛馳鳥外淚墮落花前
異國誰爲侶王程未可旋誰言親舍近縹緲白雲邊

山行得繼字

旭日照金鞍迴光映碧湍高松帶長薄石磴接烟巒
山鳥呼歸去林花見合歡客愁不可道對此淚空彈
予西巡入端溪小憩于獨崔驛堂名宰使更名
曰來崔　因走筆志之

獨崔去何處庭空松自閒蒼飛千尺水門鎖萬重山
久斷雲中嘯長疑月下還誰知令威子千載到人間

西巡滇州渡端溪得開字

久厭山行苦茲逢巨浸開海雲迎棹合桂水遂帆來

鏡裡春城迥天邊綠鴈廻濯纓聊自慰還媿濟川才

春思

妾貌還如昨君遊已十年風霜何自苦夜月幾時圓
思結晉楊下愁縈織草邊淚來空似雨那得到君前

寄書

雲中久斷鴈江上偶逢魚萬里長為客逾年一寄書
寸心難盡札霰淚忽霑裾王事愁靡盬高堂漫倚閭

春日發東粤郡守潞南公餞別峴山

言發三江棹仍煩五馬來高襟澹去節促柱送離杯
山色檐前合湖光樹杪開故鄉春正好臨發復徘

雨後獨步涵虛亭

客緒亂如麻行來路覺賒池開一鑑小亭構數楹斜
竹暗叢生笋松香欲吐花更憐春雨後窓外落明霞

曉發曲江

征心悲夜雨曉霽復登舟江漲潮初合山迴翠欲流
乘風辭錦石載月渡英州不忝星楚況其如宋玉愁

初歸

遊子嘆飛蓬顦顇西復東身歸雨載後夜夢月邊中

鄉夢今宵斷方言此日通斑衣當晝錦醉舞向春風

秋夜起視　萬壽

華月正當秋清光拂檻流乘虛趨步輦倚斗望神州
爽氣開三島卿雲度十洲遠臣何所祝滄海共悠悠

鎮海樓秋望

乘秋來騁望高閣控洪流雲淨開蒼嶼江空起白鷗
沙邊隣絕域嶺外隔神州莫就登樓賦空緘宋玉愁

冬日赴韶石瓜代

兩年懷土望今日始言歸江水搖空碧山雲帶晚暉

袖中新詩草篋裡舊征衣尚有羅浮月相隨玩素輝

新化里社學小憩

古里名新化賓亭即講堂苔文侵石砌峰勢落池塘野老供山蕨梨歌伺客觴暢然成一醉士夢清斜陽

九日後與張賁門王侍御小集畢樸分韻得金字

風塵千里客高閣暢幽襟喜共人如玉還驚菊似金宮雲連綺陌海月映珠林願以一杯酒同領滄國心

夜半閱卷得文字

燕趙原多俊才踈媿論文無因寧按劒有翼未空羣清漏兼風度寒雞入夜聞誰能賦平虜是日得卿得論戒最酒北持此報 明君

十五夜集王侍中園亭得明字

聯轡出西清芳園月正明中天開綺席千夜奏新聲樽酒百年情風雲萬里情何當三五夜況復際昇平

上巳校士一首兼示諸生

晴日藹春雲掄材欲報君明時須自策吾意不徒文氣識豐城劒良空冀北羣天王問道直若箇是劉賁爲上谷人

夏日小集

暫以程書暇論交憶布衣盃傳哀渤海人對謝玄暉艷曲卿雲合高談玉屑飛相看俱是客此夕可忘歸

送金丈之武林

羨子名成早還家尚黑頭長安元似奕言道詎如鉤試拂峰前石重開湖上樓周南有滯客何日共淹留

送沈道禎

燈前看行色把酒强爲懽意氣凌長鋏風塵敝鴈冠

寸心知自許千里爲誰難不是燕丹客休歌易水寒

雪夜懷道禎

已辭燕市酒不上剡溪船白雪憑誰和黃金祇自憐青春懷故國霜髮感流年此夕誠何夕梅花笛裏傳

贈沈道禎二首

塵市三吳隱乾坤一酒徒塵埃會識汝意氣却投吾慷慨悲荆劒風流吠阮途但令貧到骨不慣學齊竽

又

生計非吾事飄蓬任歲華傾囊醉落日走馬踏飛花

一諾能輕死頻遊不問家知君舌仍在塵世總堪嗟

元宵懷沈道禎

對酒忽不御金堂空管絃故人千里外衰鬢一燈前
試問今何夕愁心倍昔年江南花欲放莫謂上林先

與王秋泉對酌

白首論交舊相逢意澹然山青春雨後花發燕雲前
世事總一夢人生誰百年當杯莫停手況復酒如泉

題張君求志園

梓澤何須問吳門別有園臨池宜酒翰看竹好開樽

孰解耕莘意還應避世喧青天發長嘯遥指鳳高騫

秋日訪馮大參年丈

海內論知已如君復幾人廿年名是幻今日隱誰真
籬下陶潛菊盤中張翰蓴一尊疇昔話感慨欲沾巾

送陳鳳山詩二首

與子聒白下蕭然一腐儒談玄便領座探抱若懷珠
結客輕千里歸舟繫五湖金張非我貴意氣重昆吾

又

憶昔相逢日于今已六年一官眞傳舍朋舊半林泉
秀結鍾山老光涵湖水鮮知君有新好相對且陶然

七言律詩

春日同周公瑕登釣臺

片帆搖艮白雲來攜手同登江上臺風過巖花迷石
徑雨餘山翠濕莓苔縣崖水自千尋落合嶂天如一
線開莫訝故人不相勗肯將金馬易高萊

春日度嶺經張曲江故里

隴梅花落柳垂絲十里旌旗繡谷馳地盡天南江露
濶山連楚北嶺雲奇埋輪未抗張網疏攬轡先與孟

博思奉使偶過文獻里敢云先哲是吾師

駐節潮陽即同郡紫祝 聖一首

青翰飛泊鳳城邊早起焚香共祝天窮海亦知君命
重微臣悉列聖察先遥瞻北斗增佳氣盡說南溟似
聖年莫道炎荒闔闔遠儼然環佩玉堦前

同顧侍御夜集張黃門行臺言別用顧韻

離席乘燭坐深更對酒悲歌黃鵠行萬里不堪遊子
意百年惟有故人情悽悽暗草蟲喧砌皎皎寒空月
滿城此去何年逢顧凱風流誰復似張衡

再別海珠寺用張丈韻

天涯一倍惜相知重向江亭話別離無那曉歌催潑酒故將盃酒强支持落落滄海之何處翩翩飛蓬定幾時偏怪嶺南無鴈到慈來誰與寄相思

冬盡行蓮塘道中

歲杪巡行向海隅蕭蕭短策出長衢乍經幽塢看芳樹還見平原遍野蕪縹緲晴空飛羽蓋逶迤古道滿車徒路傍偶遇僵僕者爲問吾民漢有無

得吳給事書中有買田宅作久住計

天涯喜見故人書展讀難禁淚滿裾一別忽驚三載外寸心遥寄萬山餘功名未遂匡衡疏踪跡聊同緑上居 聖主全生終有意莫將身世付樵漁

太平道中風雨大作固懷張頴二丈

亂山飛雨濕征裘山氣泉聲帶雨流飛鷁定知回海外乘驄猶自躡峰頭驟看瀑水瀉溪徑何處寒烟鎖驛樓遥憶江哀相對處偏憐風雨入寒窗

新正二日發石城

四牡驅馳稅駕稀纔過元日又翬翬雲低野戍朝含雨樹暗村莊晝掩扉越鳥春來能喚客隴梅臘去欲沾衣故園無限同心賞獨向天涯悵未歸

春日遂溪道中有懷

依依芳樹含丹日藹藹春雲度緑蘋欸向陽山歌陂屺誰從海國罷征鼙六橋柳亞垂垂綠三竺花深路欲迷百歲春光今幾度可令長繫子規啼

獨崔道中望山家有作

青山杳靄路難窮遥見人家倚碧空高壑松蘿皆徑

轉半泓烟水小橋通採薪去向白雲裡扣角歸來明月中不是武陵花下客定疑此處有支公

月下舟行

暗潮初上月流華有客孤舟夜正賒水盡南溟逢島出天高北極寄牛斜清輝照對山陰雲瀕氣疑乘河漢槎涼襲宫袍禁不得一江零露濕蒹葭

赴代留贈蔡龍屏道長

梅花早度嶺南春雨載言歸萬里人海郡自來多赤地嶺民今已半黄巾滿讌設自詩長欽賈誼宿懷定

積新臨海聲名今尚在知君事業匹平津

七夕書懷

銀河縹緲度鑾車雲幄香筵夜正賒天上今宵論別恨人間隔歲未還家聞人欲就回文字漢使空乘犯斗槎遥想針樓腸斷處秋風獨倚慕雲遮

聞仲兄擢守皖城志喜得舒字

幾年涤倒長沙傅三輔于今試仲舒剖竹暫煩乘五馬賜環應許佩金魚龍山秀結孤城外皖水清分九派餘聞道文翁桑梓地公餘還爲訪遺書

聞余龍津年丈乞養得廬字

懷君別後獨躊躇忽報君歸芳草餘共羨東方能避世還同潘岳好閒居看山幾問飡霞客隱几還看漢石書我亦天邊倦遊者春風樓畔結吾廬（余於津有春風樓）

由虔南登舟

驄馬行行粤楚分天風吹棹下江濆即從帆外瞻紅日不向山頭望白雲水面烟霞相掩映沙邊鷺鷥自爲羣十年劒佩還堪拂却笑劉郎受一文

贈張金吾擢亳州二守

菰城甲族漢金吾三載承　恩佩竹符久擅才名在左廣仍煩撫字向中都行事春滿垂花塢臥閱秋開明月湖見說淮陽兵火後鐘離尤自嘆無襦

仲夏同吳光禄楊趙二大理送周中丞開府留都四公相繼爲畿輔督學予亦遄拜　命喬梓同字

郊園祖帳落踈紅言集同袍餞上公南國自看新使鉞東吳猶避舊乘驄臺中執法稱先達幾向檐楹拜下風此夜試看奎聚處何年更擬一尊同

送北渠毋舅之兩淮轉運一首

漢庭曳履老臣家弱冠天香浥露華初試一官稱少府成名三載遣長沙雲開潞水飛帆遠柳暗江城落景斜許郝共憐同宦達渭陽此際不勝嗟

送龍灣徐丈左遷長蘆判官

南州高士出西清非夜秋風一葉輕浮世由來稱畏路孤踪未許襯社名楚臣澤有靈均賦漢王終原意苡情執手臨岐腸欲斷不堪天外送君行

觀龍湫得淵字

一壑能涵萬斛泉輸園古木閣重淵斜封御石疑無路巧入扁舟別有天雲護琴龍猶亦雨潭沉寶劒氣如烟到來身世俱成幻便欲凌風冕羽仙

遊張公洞

秘蹟千年琪樹重天開一線白雲中窦窦自銀河落列席仍憐玉宇空怪石旬形渾是前重淵曾宴坐能追當年煉藥還餘竈何處招尋第幾翁

濟上有懷毘山

溪盤茗水曲如龍溪上山亭一逕通蒼井煙疏春雨後洞庭縹緲夕陽中栽花已擬尋潘令載酒誰當似柳公太白樓前明月夜不堪徙倚對秋風

憶道禎

懷人一夜髮如絲不分天涯又別離一騎長途衝朔雪千山落照問寒炊燕（缺）收駿濟水重來且泛怎吾憶華鱸歸計決五湖烟艇可追隨

懷文于俳二首

歸帆落日大河陰河水湯湯入夜深萬里邊聲聞過雁千門月色搗寒碪燕臺豆蔻青雲士郢詞爭傳白雪吟羈思鄉心并是淚因君寄後金沽襟

又

夢君江上夜分襟萬里風烟秋正深不信世情隨冷煖敢言吾道遂浮沉新蘿定擬栽春服棗髮堪堪共越吟公等有人收駿骨莫因貧賤以遂寒心

舟泊夏鎮二首

帶緒新河亦壯哉飛泉石峽震如雷春華根向重門斷汶泗流從地底迴萬里梯航從海上九重雨露自天來野人不識新開府還道姑蘇制使才

又

二月垂楊夾道齊河流莽莽豆長隄舳艫一望遙相屬燈火千家夜不迷萬苦自傷沉白馬孤臣已拜錫玄圭行人莫問當年事落日西林鳥亂啼

鳳臺丈招飲雲龍山二首

當年放雀人何處此日乘軺使者來山疊萬重寒照裡河流一線古城隈好將梅鳥催歌管更取蜂霞入酒杯潦倒不辭今日醉天涯意氣重徘徊

又

龍去山空水國陰楚天搖落此登臨望中遺蹟總塵土檻外浮雲自古今赤地已無懸磬室素懷空抱發棠心知君袖有匡時疏衰髮迎風忍不禁

輓凌藻泉

陽老先朝副相家耳名君獨擅才華青年長袍支國病一夢翻爲國士嗟英氣化爲華表鶴光芒散作赤城霞敢云似舅郎君好爲喜絕絕寄五章

吳門元夕邂逅張助甫即別有作

十年夢裡覓張衡此日相逢意自傾春雪全掀官舫

細華燈欲亟客星明映人珠玉筵間墮拂面雲霞坐上生一晤殷勤情未已東風無奈促君行

與陸山人對酌

溪上相逢溪水清溪山如帶白雲橫尊前飲興開衰紹醉後談鋒有士衡老我已無蕉鹿夢對君猶媿海鷗盟爲道風流吳季子秋波一棹五湖輕

坐上贈養白大參

十年一晤髮縈絲把臂相看淚滿頤南海當年成意茲東山何日慰瘡痍予從鹿苑情偏仰君有龍泉好自持見說漢庭猶尚老馮唐未可遽言遲

萬曆丙子杪秋既望予西巡古寧度梅關賦此

先是山寇作予發兵捕之俘馘殆盡且將爲寧民圖久安長治之策故有是行

衰髮羞彈貢禹冠秋風叱馭夕陽間欹盆徑底千尋壑戴辭峯頭一線關前著欲輸籌國計捷書先報慰天顏停軺極目烟雲外直北應知是故山

聞報起家

五十年來志已灰雨序　丹詔出蒿萊無才性僻人

滋忌多病情偏世益猜已許白雲身是侶不堪蒼髮首重回小臣願守箕山節敢羨黃金郭隗臺

壽望陽夫子

絳帳相從不記年東風回首各依然即看弟子絲縈髮却怪先生髮尚玄蒿徑已無張仲宅詩名應共長卿傳與來剩有登山屐羸得人呼葛稚川

春日懷歸昆山有作

春深溪畔草如茵溪上堂開綠野新總爲浮名虛歲月却教清興混風塵踈才故忤羊腸路衰髮猶驚駒

隙身昔日高陽徒尚在何時漉酒試綸巾

奉別張部使 敬庵

使君意氣古人如握憲翩翩半載餘拙宦自嗟潛岳髮新知得御李膺車金蘭未盡論交意玉陛先催報竣書此去好司中執法五湖深處是吾廬

使院聞鶯有感

桓臺三月鎖寒氷憑几蕭然萬里情忽聽鶯聲來別院却驚春色到江城敢云宦況輕如絮自嘆浮生聚若萍忽憶若溪深且碧桃花飛處釣舟橫

江行

櫓聲軋軋下中流水面微風卷幔秋地合楚吳千古勝江分章貢片帆收未誇祖逖江心檝翻憶王猷雪後舟明月一盃聊自舉漫將身世付浮漚

聞陳我渡起家順天 是年得我渡書少選得報

朝來尺素到江湄忽報徵書下赤墀丘壑已無高士跡廟廊猶繫老臣思同袍意氣增今日千載襟期屬此時俯仰乾坤吾輩在問君何以答恩私

又

節門北鎖鞏神州宿鑰于今付汝收天廐畫騶西宛馬漢家仍購月氏頭貔貅畫擁三河俊刁斗宵嚴九塞秋自是折衝樽俎上何須談笑定封侯

秋日與余午渠萬西原二年丈晤飲清風亭

吳楚分襟十載逾中宵相對意踟躕半間氣誼曹掾劒月下光分合浦珠未掞東山來謝傅休論江左重喪吾任他青白人間眼且向清樽問有無

聞見葦下第賦寄

三載天涯念別誰秋風一榔馬成絲青箱玉葉中丞

學玉樹庭堦太傅兒富汝年華應有日悲予衰朽恐難期試詢季子懸金印可在陰符既讀時

齋居對雪

檀府森沉刻漏賒起來飛雪點窗紗庭中對樹皆成玉簫外翻翻總是花惟有蘇心閒貴白堪無逸思賦瑤華年來已買若溪棹可是春前得到家

聞文湘南除浦江令

憐君宦路吾歸路計爾離家我返家雙鬢異即看俱歲晏一盃安得共天涯定裁彭澤當門柳遥憶河陽滿

縣花更有絳帷諸弟子一經還擬授侯芭
故云
余午渠況丹湖萬西原會餞于於湖上草堂三同
萬丈不至賦此爲別
天涯兄弟半凋零白首相逢倍有情未問行藏俱是
夢共嗟去住總如萍百年心事盃中盡萬里風塵坐
上生却憶袁安何處臥空將此別看秦嘶
閒惺庵中丞內擢左丞志喜
八閩山斗似聲華銅柱巍然未足誇東土秦衣方借

箸西京石室又宣麻若論 聖世原無閥須識 君
恩豈浪加明詔甫從三殿下歌鍾先罷五侯家
候代出院賦此志別
兩年衰髮此棲遲藉爾晨昏稍自怡已覺海榴三易
夢還看石竹半新枝案頭咄咄傳餐文夢裡喃喃報
主私一片丹心君獨見可云傳舍不相思
春日偶思河鮎有作
河鮎二月滿吳閭會傍橫塘繫野航釀就新醪稱若
下呼來舊社有高陽偶因魚水從 王事敢爲蓴鱸
憶故鄉十載誰言滋味薄素餐循媿玷班行
江行初霽
一年花事未全消積雨初晴景更嬌江畔羣山青入
幕沙頭纖草綠侵橈乘潮卅似來天上奉使槎從犯
斗邊回首孤城春正好幾人簫鼓泛吳船
同江戶侍小酌雲龍山
握手論交共白頭天涯相對一樽留蕪前秀結千峰
色檻外聲喧萬里流世事悞人稱老馬浮踪到處

閒鷗知君亦有煙霞癖可許相從范蠡舟
陸西巢新築
銅官秀色結吾廬不忝柴桑處士居狂態盡從詩裏
見愁懷俱向酒中除當壚自是文君事問字偏多長
者車莫問城南田幾頃床頭應富五車書
壽天泉兄翁太史未復官感
吾兄起草石渠年太養人間一羽儀官比潘安還自
拙席當賈傅總能前識笑世上風波惡贏得山中日
月偏最喜懸弧當此夜一星南極照初筵
又

嘗聞老子善知雄一退能收玄牝功曩後索居但覺
幻悟來天地總成空殘浮緑水并堆泛家傍青山屐
可通此去百年餘幾日須令日日醉東風

又

質如清柳早衰遲冉冉風塵兩鬢絲薄技豈堪供物
役老懷終自媿天知四山排闥開精舍萬竹千雲覆
小坻花萼樓中春萬斛不因鱸美始興思

萬曆庚辰十月河工告成予拜大司馬之命赴
留都都水郎中張君譽陳君璞方伯海君泰計動

臬長張君純憲副朱君東光宴別大觀樓而都
水郎余君毅中則以病不能赴賦此爲別

情當別處更綢繆醉後重登城上樓建業雲含鍾阜
色維揚濤撼大江流乾坤爾輩勞行李事業他年竹
帛收獨憶文園消渴吏金臺遲暮不勝秋

燈夜街市喧闐達旦賦此

帝城燈火競豪奢盡有森沉玉漏賒忽自風中傳艷
曲翻從星畔落銀花鸞心一片隨明月歸夢千回亂
曉鴉浩蕩　君恩懸未報却因衰鬢感年華

春日同太宰何丈大司徒王丈會飲于韓都陳
丈署中敘年稚也薔薇盛開封面方膏

一架薔薇花滿枝香分巳酒菁花後廿年兄弟看
後九列衣冠明盛時玄武湖光春正好紫金山色雨
偏宜從來此地多豪飲況復今朝總舊知

司空我渡年丈北上賜二律

度支初捧　璽書新再拜　明綸下　紫宸雨地勳
名爾宇宙一時　思寵冠臣隣司空原自宜兼於崔
鄭無煩及故人　
此日早將姓字上麒麟

又

相逢正苦緑尊虛又向天涯嘆索居白首難禁司馬
淚青山遥送范滂車石城雲鎖三秋夢江浦霜寒八
素魚龍劒有時還自合可能分手不躊躇

太宰宜山何老年丈奏最北上謹繪別意爲贈

附以俚語情見乎辭

奏績無歌行路難春生薊北不知寒漢廷舊事尚書
履南國今彈貢禹冠病骨自知懸鳳侶畏途已羨

留餘堂集卷之二目録
序
太保皐陽吳公七十壽序
贈總憲陳公榮擢操江都御史序
贈郡丞鳳岡昌公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序
贈侍御西塘王君考績序
贈郡侯東巖栗公入覲序
方寅所歷試藁前序
贈郡侯東巖栗公擢憲副懷隆兵備道序
贈司理順齋張公榮膺封典序
壽江司徒六十序
贈都諫中齋戴公擢河南大參序
贈父母楚璞楊公奏最序
羽泉劉公督撫疏議序

留餘堂集卷之二

吳興潛季馴時良甫著

序

太保皐陽吳公七十壽序

國家際雍熙隆盛之時凝沖融和粹之氣則必生篤棐寅亮之賢以翊康豫靈長之運當家食之日則參經論道博古績今吐茹棲藻以潤飾人文襄然抱公輔之器侯弓旌之招及其升詩朝也簪笏龍雲接跡鑾路經綸宥密品隲才俊霖雨沛乎蒼

生聲聞達於寰海迨夫勛功既成奉身而退則戛耀弢輝蟬蛻塵埃高標大節爲時瞻仰衍溢之餘衣被後造風聲之樹無心化成此其人芳徽靡間於始終仁澤不遺於出處可謂德業兼隆古今全懿矣天之生若人也固非偶然而其宇錫於天也曰百祿是遒曰三壽作朋曰君子萬年語皆經見璀燦可徵如保又殷邦則書稱有平格之實篤祐周宗則頌美於經德不回清風穆如垂裕遐禩始亦世所希覯者哉予時惟我

默泉老先生吳公足以當之公諱隆自号出應昌期學得道脉文爲世範涵養弘邃塤起倫壯試劇清曹聲名中禁出司文教風生憲節當時人文之昌桃李之盛無與之等載陰藩轄遂晉臺端水土之司轉漕之與所至展其經綸載底茂績

先皇帝簡在宸衷爰自司空特拜冢宰忠貞直亮明鑒平衡官無冗進加之官保峻秩重接日敭然處滿懼盈恒念說命周以寵利居成功乃幡然引疾栖息故里知進退之幾得易之肯達明哲之義體

詩之辭緑野娩美於裴公香山娛老於白傅百奮觀教於其家韋賢傳經於其子荀龍鼾風于姓彬然或珥筆鑾坡或分旨東地未盡之施至再發而益光以引以翼百斯昌公之穫祚于歸田也不既厚矣乎今歲公晉和七十神采豐矜道望彌尊囅然靈光作鎮其所調冲融和粹之氣者得其全而所以翊廓廖廓長之運者有其具又不徒身自饗之而邦國實與蒙其休焉閩古之黄髮大老其出與處係國之盛衰雖閒居林壑猶能表率

士類訓整鄉族立之儀刑秩彼名教其所取重非淺淺者天誠有意於斯道則龍葉道望如公而俾之壽康錫之繁祉以俟韓魏之處鄉侯文潞之再相固其必加之意者而於祝辭何有哉雖然剔鄉之後進荀公之題録而又申之以稽詣其積固不能已於祝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敢稱述之以爲賓筵告

贈總憲陳公榮擢操江都御史序

臬使陳公擢操江都御史其時憂荷陽羨山中部守黄君以書告曰陳公行有日矣其與陳公後先今嘉善頊以屬吏事公辱憐憐焉第未有以報也願丐一言爲别予固不文然誼不得方郡侯之命而於公之行又不可無言乃北嚮稽首颺言曰嗚呼今天下事權惟御史大夫重而御史大夫惟留臺操江重蓋操江與有轄院之責儼然臨諸御史上固非風有望者弗克表樹而握兵上游控制千里又豈淺鮮者所能坐鎮耶

今天子厲精求治首在擇人新冢宰拜命不兩月方

舉端雅卓犖之士充諸要津以稱報寧適操江員缺即以公名上蓋雅重公且欲借公為留臺重也竊又聞之南都在天下為胃腑諸路轉輸四方輻輳

高皇帝破海牙軍遂定大業自秣陵抵彭蠡延袤千餘里間堠戍烽臺棋布星列倉卒有變數郡衛應今時平備弛枹鼓不聞敗柯疲卒取具故事往年崇明一夫奮臂京師震恐丙辰適倭不滿五十即能橫劒犇薄城下陳兵數萬股栗莫敢誰何客歲荆襄浙直之間馮夷稍稍為災即鹽盜充斥估客結艫伺便始敢寸進識者誠寒心焉夫拇股有病而榮衛和鬬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病在胃腑始矣今當事者舉天下胃腑繫公公得無念之乎雖然公處此固裕如矣公其行哉公為人不矯不附不矜不濟處案文牘閒閒焉如其家之昆季肝膽畢照未嘗立異相高下也處吏民煦煦焉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維係未嘗立威相草芥也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為張飾競炫之事有黃霸之察而不為鉤

鉅摘發之術抱侃直謙抑之度而無功能敏巧之聲以故自縣令歷御史卿寺藩臬所至孚信頃總憲兩浙兩浙素尚浮靡遊冶詛詐之事會城尤甚公下令禁之不動聲色三月而翕然一變舊俗夫愷悌足以附衆絕識足以剸繁介節足以鎮浮博學足以測遠吾固知公之裕如矣公其行哉噫是知公矣而未觀其深也公曩自御史陟閒卿人望之如瑞麟祥鸞一奉色笑為幸駸駸秉鈞軸矣忌者遂搆飛語薦紳咸為公危告公曰盍趨當事者白之公曰咄嗟丈夫得志則昂首青雲之上不得志則拂衣而去耳安能喋喋與魑魅爭雄哉且吾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彼雌黃其口秪自損耳奈我何假令其說得行亦命也竟得外補曾不少悔未幾當事者亮公之素歲再晉公秩而忌者遂落職公亦未嘗色喜終不出一語自白夫能堅持於震撼之日者必能解紛於盤錯之地能強忍於拂抑之秋者必能石畫於艱阻之時公何有於此哉公行矣

君相方虛樞筦以待不世之才留臺非公久棲地也
子以是復於黃君黃君稔知公者必不以予言爲
佞遂書之

贈郡丞鳳岡昌公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序

吾郡丞鳳岡昌公閩人也少負時譽起家進士自
嘉靖庚戌抵隆慶辛未逾二十年來貳吾湖癸巳
春被
命擢留都司農郎行有日矣鳥程令方君餞安令鄭
君率其屬吏徵言於不佞曰鳳岡公之蒞湖也抱

謙抑恂直之德屏功能敏巧之聲不骫法以相附
而城府弗樹不察察以爲明而裁鑒弗爽追呼啁
喝之苦不及里閭茂直淳美之征不入公府純人
也茲行實倦倦焉不能舍於心也公爲鳳岡公同
年友稔知公矣願丐一言爲贈馴不敢以不文辭
馴聞鳳岡公之初至湖也湖人曰此二十年郎官
也奚其來哉居甚年湖人曰若而人也陟清華躋
通顯如拾芥耳奚其來哉茲去矣湖人曰若而人
也即少需以守吾湖爾奚其去哉而又奚其復以
郎哉嗚呼湖人蓋未知公也公筮仕寧波司理掌
人宜之有鄉貴人者干以曲公竟以理折之未幾
公被
召爲刑部王事尋轉爲郎而鄉貴人者已握樞符矣
持公短長囁嚅不置口人謂公曰彼將甘心于子
冀一見或可釋公曰咄嗟人生不有命在天假令
不汗而死亦可一見釋哉當事者謂不稱稱淺貴
人憤將大不利於公乃以不及論謂於貴人之身
凡三擢皆偃蹇於司牧間公亦尋以憂去家食者

六年始補我湖今當事者將大用公矣蓋留曹自
巳未脫巾之變悍卒生心殊有隱憂徇則將不制
激則虞不逞比年以來司農郎缺當事者每難
其人期得老成長慮者常懸缺以俟公抗節于貴
人則不徇濡忍于卑寮者二十年則不激故以公
當之真知公哉雖然汲長孺居漢廷久故時小吏
皆出其右勢若積薪後來者上張湯起家刀筆吏
不數年猶至御史大夫以彼與此得失不較然哉
則公今擢縱未足以償公公固裕如也諸君曰然

遂書爲序

贈侍御西塘王君考績序

嘉靖壬戌春仲御史西塘王君滿三載部院具其最狀以聞

天子報可服官如初同臺諸君子徵言於某爲賀以某與君同年且同爲河南道必知君也某固無文辭之不可乃爲言曰我

國家稽古建官內而部寺省院外而藩臬郡邑皆官也而惟御史之官爲難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內

外臣工皆得援例以請而惟御史之考績爲難得其故維何蓋部寺而下各有專司事專則易辦易辦則任輕惟御史糾察羣寮評隲衆政事無專攝惟其能故朝有闕政御史得以諍之將相大臣失其度百官有司弛其職御史得以白之天下之事有敗決亂紀伏讒蔑慝御史得以絕之夫莫尊於朝廷莫貴於將相莫衆於百官有司莫繁於天下之事御史皆得言之故居乎其位而有所不知知之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皆御史之責也有一於此謂之辱官辱官者自朞月以上皆得外補凡御史報竣御史大夫覈其所行之事而考察之迄無過舉乃得請於天子而復其秩其不可者黜之故御史得歷三載者十不一二見也嗚呼亦難矣今君自甘肅瓜代還

朝援三載故典以秩滿聞

天子曰故知甘肅政矣賚若休命睠恩若父母俾若丕績宣明永有辭於世世此人所難者君皆有之君亦榮矣哉君起家太常擢御史不數月即拜甘肅之

命夫甘肅古河西郡狐懸二千餘里爲關輔屏蔽屯戍無慮十萬文案武帥相雜爲蠹事權甚重也命下之日人皆謂太常清秩聲奏之外無所事事一旦當此重任秉節持斧節制百司之上且君素謙雅與物寡忤而御史職在搏擊無乃不可乎及君按部則約己率人發奸剔垢豪右斂伏不敢出氣時套虜方桀驁連衆數十萬逾河西下將卒披靡

君嚴號令信賞罰徵兵督餉威中邊寇遠者畏
皆歸功於君君曰論功非御史事也乃具疏歸之
鎮巡及諸將吏人服其量所轄之地寇漠之至有
以虜告者君曰不至是我先示人以怯也其能令
人之至哉用是諸將皆知畏君莫敢長虜者終君
之日邊鄙以寧報竣不兩月復有山西之
命蓋山西地隣沙漠虜患與甘肅等故議者欲以甘
肅之治治山西也一時薦紳皆謂山西得人其以
甘肅卜君乎夫君性謙讓不爲震峻危厲之事臺

中稱爲長者而君之績每成於倥傯盤錯之地在
易讒之六五有曰利用侵伐夫侵伐危事而惟讒
者利之故讒固君之所以成績也昔李全交爲御
史深文慘刻酷烈無所避忌人目爲鬼程明道不
事沽激掇拾臣下短長惟以補闕拾遺稱賁朝廷
爲業而神宗稱其得御史體然則御史之職在此
不在彼也君固知所適從矣剡今
聖天子離照于上如日中天其於臺諫之言朝發而
夕行之有非唐宋諸君所能髣髴萬一者君之所

就寧有量乎臺中諸君子曰是知西塘君者乃次
爲序

贈郡侯東巖栗公入覲序

萬曆改元
新天子將合寰內吏而大計之宦於浙者例以十月
行而我湖守則山東東巖栗公也行有日矣其爲
州守勞君某縣令鄭君某方君某顧君某趙君某
楊君某鄭君某徵文於不佞爲贈不佞蔑稱不善
以口舌諛人辭之力已而方君復列萬頃語示予

曰郡侯之賢公稔聞之矣以郡人頌郡侯之賢烏
得諛且吾輩辱東巖公之教不異吾師其庶之也
不異其家之子弟而公之去也且將峻陟大用不
復爾湖矣其可無一言以贈予曰馴沐愛於郡侯
不異諸君乃斬一言於其行乎予固不善諛人亦
以公之賢非不佞所能諛也夫有吏於此有號於
藩臬臺省之官曰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郡
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捐職徇時足
以媚上而未能附衆者乎號於郡縣郊鄙之民曰

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禁令足以動民而未能作人者乎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寮屬百執事縉紳鄉大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章志貞教足以厲俗而狹褻淺瀆玩世自矜者乎甚矣全才之難也侯之涖吾浙也三年矣日出坐堂上左律右牒俛首朱墨之間諸司分猷群黎委籍公以一身肩仔書作夜思盱不得食可謂勞矣而休休之度若有餘閒設館舍立章程

羣一郡之士而督之課月必再試弱爲枝閱而品題之扳其彥不拒其來旌其妍不鄙其媸中無私好庭無私謁作人多而門戶不立也自處甚潔常俸之外纖矛無染旅廨蕭然若僧舍叢時府中以班銀紙價或權屠宰充公費公一切屏却州縣徵解銀兩應入府部者封鑰如故俟原役領解即以付之督吏登記其數而已其御吏尤嚴苞苴無所自入至有枵腹不能具餼廩投牒告去者矣而公處之若素無炫飾無盱衡無苛責其廉不近名者與揆三尺殊厲其所不爲雖尊於公者不可奪視於公者不可挽風裁凜然石壽不奕而應接委諮必以情實與之言者俱得自盡益然之容可掬也若鉤鉅傳致鉗鈦敲朴持牘而代刃者又公所深惡云夫敏能集事介可鎮浮和以附衆誠足動物以是而號於人曰賢又何間然之有嗚呼昔公儀休與李離石奢同列循吏傳而李離石奢法吏之長也至論約身循理必曰公儀休黃霸與趙廣漢張敞同以治郡稱能而廣漢張敞幹局之任也至

論崇禮敦教必曰黃霸然拔葵去織人病其矯道烏亭猎人病其察公益渾涵幷包冲泊淵邃如長江大河吐納元氣停畜萬類注焉而不盈洩焉而不竭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誰然是未足以盡公也而予言已若諛矣此不佞所以辭之力也諸君曰茲惟公能言之而我輩嚴公實堪之非諛也非諛也遂書爲贈

方寅所歷試藁前序

予嘗讀嵩之詩有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以詩

人頌申甫之賢而必歸其所自生何哉蓋地靈人傑自古記之矣嘉靖己未予持節按嶺南度庾關經韶石浮湞陽順流而南入于羊城崇岡疊嶂不可名狀飛湍瀑流縈滙爲江江水明瑩可鑒毛髮又自羊城而望則峯巒髣髴突然擧三十二峰於羅陽之界者羅浮山也而渤澥巨浸浩瀚瞬瞻點點天浴日森然爲全廣之大觀矣夫嶺海鍾靈鬱秀獨鍾其厚融結而成環奇異狀之物以發舒其扶輿之秀乎乃今所産穆黍果布之外珠璣齒革足以供玩好

者率多重譯而來殊有未解於心者豈亦觀風所至羣弟子而試之閱其所爲文閎音肆者深且核者藻績而有章恢奇而當於用者肝鬲擊節不可勝收譬之入寶藏之肆縣發夜光簡珠和璧燦然奪目而嵚崎汪瀚又若凌巨飈踐名嶽而入滄溟矣予掩卷嘆曰嗚呼崇山巨浸蜿蟺融結者其在茲乎而廣州故全省首都輩英騰茂甲於他郡予合試之得番禺生方君寅所其文滌濯淳瀹根極理要述性而弗矯其眞譚藝而弗詭於道圖事揆策而皆度於衷讀之如飲醇酒不覺其沃肺腑而睟顏面也較之恢奇絢縟各自其資之所近者宣泄之又不伴矣則方君又非嶺海靈秀獨鍾其厚者哉予遂以方君衆然首郡邑多士而郡中士大夫咸賀予得人諮詢之則方君益績學之士自垂髫時即嶷嶷然爲郡中白眉矣予去廣之一年方君魁薦於鄉辛未登甲榜來會吾鳥予聞之大爲吾鳥慶人曰如以文而已矣天下太多善政哉予曰夫言而不要諸道是說鈴也寡言無當不適於

用是漏卮也方君若而人哉行之莽年則其所謂弗矯其眞弗詭於道而度於衷者皆見於政而烏之民皆若飲以醇醪而沃之矣以故郡人士遂謂予能於塵埃中識方君而且能識君之政於調吻搔筆間也乃竭予外舅於君而乎其生平所著述方君辭之不得則僭以屬試諸行司與其薦於鄉會者若干篇授予曰不佞辱諸明公之知乃幸獲至於此其爲敢秘不奉揚諸明公之休命然不敢溷以他作爲本之災也予曰不揚已之長可以

觀度不秘人之美可以觀德孚又因以占乃若之所就者遠矣敘曰命乃爲贈都侯東歲梁公擢守關陵之清道亭先是郡侯栗公以治行奏績考功民部人士依依然不忍釋也鐵其事刻石亭道以久任得請于天子俾復守吾郡曰吾郡人士仁而柔而相生曰侯其終惠我哉歲爲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候陞道副使員缺銓部揭選中外吏得栗侯以請

天子命之侯乃拜命郡人士愕然相顧失色曰咄嗟茲久任哉且吾侯之視吾民若良醫之療勞療摩其腹而食之察其體而衣之審其力而時動之而猶恐其或傷也故以安養生息爲功而不用情於敲朴鉤檄之事以簡重恬愉爲治而不注意於刀筆簿書之間閭閻無雞犬之驚而民得肆力於農畝值蓋再倍疇曩矣吾人士實佑恃吾侯而彼憲使者將秉旄建鉞荷戈負弩日以斬殺擊刺爲事茲剽悍兇狡者爲之耳而謂侯宜乎哉殆傳者謬也乃以質于不佞不佞曰信哉爾人士之所疑者正銓部之所以破久任之例請于

天子而奪吾侯之速也夫天下之患在西北而西北之患不在夷狄之強而在吾民之弱懷隆介上谷居庸間去京師二百里而近處薊京師由白羊口入則懷隆爲吭嗌之地蓋重鎮焉而馬步官兵僅四千五百有奇屯糧不滿六千石編戶共二十餘里其單弱可知即以所轄之力遍全虜猶惧弗支

以所轄之供餉士卒猶懼弗給以所轄之地利養土着之民猶懼弗附而統帥者競爲肥身之圖彈壓者巧爲固位之計月米則以准役歲布則以折差裝資賞賚則掠以賂權要即伍未煖腹已枵矣驅枵腹之兵以當匈奴豺狼之衆其畏不死勞瘵之民星散野處州縣僅存虛名而牧者又以重稅蕪其田繁科傾其橐不急之工墮其役如之何其不困且斃哉聞諸邊人有云漢人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黠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云漢賦繁重

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故昔漢而安胡負德違節弗顧也夫胡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誠欲保境攘夷非撫循不可耳是故移侯撫吾湖者撫懷隆當使懷隆之人樂伍若戀家樂成若安土樂屯若世業樂戰若弄先虜至則禦虜退則休勢敵則戰勢怯則守懷隆有葛桑之固而京師建磐石之安矣侯之功顧不偉與昔李牧治趙北鄙居鴈門備匈奴輸市租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

匈奴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趙充國治隴西先零羌時畔侵掠充國數數挫擊諸羌時稱良材而晉蘇則爲太守一意撫循諸羌歸附議者謂若子所處在此不在彼也故古之選將必取能詩書敦禮樂者而折衝千里之外乃不出樽俎之間爾郡人士其未知當事者所以用侯之意哉若其守已之竣取吏之嚴與人之誠諜士之勤則皆所以成其撫字之仁而投之所往無不宜者侯述職時

業已爲其屬頌之茲不敢贅也不佞以是復於郡人士爰曰然吾侯去我矣其樂何哉而侯之寮友梁君月川游君三泉胡君潛白張君順齋屬予爲贈予即以復於郡人士者復諸君諸君曰侯之焦心勞思於而湖者四年矣今復以邊徼重任頫侯侯以兄弟視吾儕吾儕誠戀戀然於其行也若子之言懷隆坦途耳吾儕顧不慰哉昔王生遇九折之坂吐御以驅而侯可比御矣遂書爲贈

贈司理順齋張公榮膺封典序

按周官封典掌於司勳然未有推及其所自出者

我

朝稽古定制貤恩之典益獨隆焉自內及外由崇及卑三載考績最者皆得以其官封其父母及妻然內爲易外爲難崇爲易卑爲難予嘗以都御史雨承治河之役皆不三載以事歸不閱月新天子之覃恩至而予獨不得與故封典若有成例實倚數焉乃吾郡司理張公治湖之三年監司上其績於考功氏考功氏覈實轉聞于

上報曰可乃封其父謹齋公如其官嫡母熊氏生母

王氏配徐氏爲孺人夫司理以刑爲職而上官之耳目恒寄焉刑不慎則怨易讒耳目不真則誣易起故得考者不僅見此無論矣至其畧者上官又恐失之交章論薦治未成而權之臺省矣故得考者亦不僅見則司理之得計也於外官中不尤難哉而順齋公何以得此也先是當事者以言官之請行久任法故我湖得久借順齋公而公亦得以久道成治乃以治功報其所自出夫使順齋公賢矣而不久則不得封賢固所自致也而久則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奇數也天以奇數付之順齋公殆必有說矣公初至湖迎警齋公黍羹稌飯不改寒素閉關固鎖蕭然郡閤錮閉不至人亦不知公之在官舍也常語諸公曰吾願汝爲好官不願汝爲美官事業不在過客不負地方塞亦通耳今日即止何嫌成間有客賦順齋公辭之不力輒厲聲曰何愛此官而不爲辭也間有豪右順齋公遇之不力輒厲聲曰何愛此官而不爲過也順齋公性最孝每以奔走於官不得朝夕侍公爲恨公曰毋以我累心遂乘其歸飄然去湖人亦莫知其去嗚呼賢哉父矣以故順齋得肆力于官濟泊自將麤糲不厭率公之儉早起晏罷祁寒甚暑乾乾不廢案牘奉公之貞苟可以行吾志而無所愛於其利則不辭嫌疑以避謗苟可以濟吾事而無所便於其私則不爲觀望以塞怨奉公之亮識獄務在得情不希旨不混或案遇有枉抑捐身白之讓言至必面爭卒以理勝無挾有恃公之仁遒強則抑過暴則鋤猾畏其嚴宂避其照奉公之教

儉以持已貞以剸繁亮以集事仁以拊衆毅以撼重之數者皆順齋公之所以能于官而皆公之所以迪其子者公何忝於官哉嗚呼世有恥長貧苛而齟齬坎壈曾不一遇視衣冠之榮若登天然而庸人喬夫材不試於事行不關於鄉而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秩曰是其子若孫之所有而推以與其祖父益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爲其人之榮下之人亦不必量而受之秩曰是吾子若孫之所有而推以與我益非有待於賢且能而可以安

享乎上之賜此凡封官爾爾也而公其然哉豈其然哉故謂順齋公之賢爲其父之賢而謂警齋公之官自官之可也順齋公之得久於其任也殆天之所以報公歟鴻呼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順齋公之位未艾也則公之食報也寧有涯哉學官某某等各率其學之諸生而屬予於不佞曰吾儕之徽惠於侯者大矣植我教我誠不異父母之過其子也今侯之得封其父母誠不異吾父母之得封也子其爲我言之不佞

曰順齋公以父之賢賢其官故能以其官官其父可以觀子道矣警齋公以其賢賢其子故能以子之官官其身可以觀父道矣當事者以久任之法治天下而因以成其父子之賢可以觀治道矣僉曰俞遂書之

壽江司徒六十序

夫世所謂社稷臣舉宮內咸疇之雍熙爰以其身陪貳太平同享無極豈其浮材偏能詭觀聽博名高者可得嘗試僻致哉非爲縣首異置弘博者弗預非爲廟社營構隆高者弗預即已流異置營構矣儻非思極窒淵挾一炫暴心即名高修一時亦一時爾也安得浹萬祀銘鼎常乎格古者以遂大年令萬紳摛文之徒襲美譚忘衰邪國家永平久文恬武嬉苟目前一切極矣即一二傷髮趨策而振揚之而或未得于計謀遠畫民社久慕雲泉修永之報從可知矣於戲茲觀六右司徒江先生深思而遐圖享施而謙居食報久長而莫所自知顧可易得者邪曩先生既對公車也其保百姓功首

試之吾鄉安吉安吉阻萬山羣不逞嘯伏巨測先生悉爲懲論啗乳活之更以易治稱諸所解散條科至今州國奉爲令先生欽邺恩綸試之閣右閣右當衷漢交頗用竣法往昔獻刑使者率狥成案先生至悉破拘攣多所平反守荆州守襄平周旋東粤藩臬又再轄我潮藩所在建奇勳民往往有殊異稱其始官東粤也職都府紀報東粤士京師萬里外故事上首功者率視專閫大臣指耳先生獨時時躬履行間殿殿最已又督兵會擊俘元慤

以獻而東粤平其自瀕左轉進帥南度也虔之黃鄉距險三百里盜藂世據其中益六十年所司付三百里民壤爲異域先生出奇計衆之逸已其逸黃鄉祠事先生比諸新建久之以考最進今秩後鎮淮陰云淮爲國家南北孔道故事開府大臣帷督兵漕捄循諸執掌耳比者黃決梗運道廟議假余節總理諸鎮而淮徐之議則或伺成先生余始意河工必如是迺可計久遠而議者頓刺刺有異同益深燭必然之畫者上荷

聖明與二三當事元寮外則先生惟余之信以就今勳微先生余得獨持一意自效哉夫以先生不世出之才隨投輒效假令養交遊藉聲譽猶取大官如責左券奚必敭歷中外垂三十年邪先生嘗曰六吹生生鍾呂遞遷年功溫燸漸薄之高寒我朗然營營哉故其官安吉時最矣才得秋官郎秋官郎最矣才得外補二千石其監戎東粤時最斬卤獲功最矣迺循資積六轉始得建虔節中間率多常擢黃鄉之役衆謂先生且超拜予世爵先生顧深自引抑僅受賚金加祿而已今河渠功畢藉先生告成又謬以班階謝居余後古之人臨全牛若割小鮮臨聲華若探湯謂先生其人非邪夫其韜抑深歛羨泊則其精神意緒皃精神意緒皃則其所建樹規爲者日益宏彼世之愒日月競旦夕榮稱者當或迂視先生而詎知先生所以爲國家永圖所以共國家休祐蠹蠹者正惟有此不然天鑒之謂何而修永何以琴焉今年首夏上以河渠故

下

溫詔出內金嘉勞先生謂且有後命益上意始駸駸大用先生矣而先生年六十懸弧之辰適在秋吉時若四方賓從若文寮武吏若境土青衿士若垂白父老各以不能先生戟門上壽在土着士民見先生永土平成安海民安功可百世利也則曰是宜年在爲婺麾下將士轉漕之徒見先生制令博大誕敷德意貽上下永久恩也則曰是宜年在客子從四方來者各就所知言曰是宜年是宜年於戲今海內外所以知先生揚詡先生者咸僅睹其

隆旌耳余與先生其事久知先生最深述先生
所以樹立所以享有今日與將來之必然者最詳
謂塞淵不貳心得之與雖然余不喜作詞諛死
生也顧方爲先生負深厚爲天世之龍根老壽
舊大夫之既投閒者始聞之往者其已矣當一二
心膂大臣方仰其老成練達一旦國家有大無故
大征討大謀猷則必藉以坐而論思或出而秉鉞以
祖宗朝若夔夏二太師王太平劉大司馬諸公或以
殊勳上壽爲天子毘倚裨我王祚今

主上方嚮用先生而先生年甫六十壯猷無二余恐
先生未有息肩期也先生其益進乞箸專精神以
迓天休而副
聖天子簡眷之意斯其永稱社稷臣哉先生謝曰子
知我愛我計我實深顧我弗堪也余姑記之以俟
諸將來

贈部諫中齋戴公擢河南大參序

予嘗讀周書至立政終篇則矍然而起曰甚哉聖
人之重刑也夫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諄諄焉於
用人之道詳且盡矣自三事大夫而下咸無所指
摘而獨歸重于司寇蘇公豈以周室人才之盛莫
有賢於蘇公者蓋重其事故重其人也夫刑以弼
教故曰禮之所棄刑之所取坊民惟刑周民亦惟
刑刑其可以不重哉我
國家稽古建官憲章有周獨於明刑之官則部院寺
與立而分治之復設省臣以司封駁中外刑獄乎
反居多即使

天子之所可者省臣得而否之而獄於是乎無平矣
故省臣之選與部院寺蓋並重焉假令當周之時
寧能獨重蘇公哉癸未之春予被
命入主司寇事時三晉戴公中齋爲刑科都給事因
數造請焉視其人剛腸嫉惡鯁直不可撓也
聽其言侃侃若斷貞金而裁堅玉也予曰嘻哉其
人也持二尺法而不爽哉不數月而部臣以慮囚
請故事長至將領文武大臣暨臺省諸寮俱集
承天門外慮所當決之囚稍可原貸即從末減而司
部事者每拘成案僅僅以十餘人塞責循忍不能

舍戴君乃抗疏請覓其數若曰
聖天子方隆好生之德以臻至治乃聽無辜之殺誅
赴鉞及耶
天子曰可故是歲得全活者再倍疇曩人謂公陰騭
浮于王氏云是公固長者而嘗救人誠又不敢用
而熟臣有奸法者業寘于理已而得罪上官陷謫
乃並劾前論獄者又以睚眦欲有所報匿數十人
事下所司按問薦紳中駭相語曰機穽不可以觸
芒而虎不可以搏翼其奈之何公乃具疏直奏其

奸而曰第令其說是也亦不當於謝疏中陳之無
人臣禮先是
主上誤信其人將柄用之廷臣無敢言者至是始大
悟
降旨切責而寢其奏朝中肅然綱不敢紊
天王聖明者夫滇刑之人直蟻虱耳公則喑喑若將
捧而持之而於勳貴人之橫為者則視之若蟻虱
然公茹剛不吐柔不茹儼然有道君子哉如公者
宜日置
天子左右以贊聖人中和之治而顧使之出為外藩
恭知政事當事者無乃媕婀循故事耶或曰中州
善地藩臣匪卑而公何為是言也予曰昔漢長孺
出為淮陽不薄也而萬世之下猶謂武帝以戇直
戇奸面折不能忍故出之公固今之長孺也而
聖天子心知其忠固不若武帝之於黯也鄭不為公
一破拘攣哉雖然予更有說焉昔虞舜操人柄以
馭萬民而舉士師之任宅之咎繇不從中制故咎
得以盡其職而虞舜之德益大夫弓矰畢弋機變

之智多則鳥亂于上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
亂于水今之為弓矰畢弋罔罟罾笱者多矣試懼
其亂民也此予所嘗與公感嘆而道欲為
明天子告而未竟者公行矣其謂我何此又予之所
不忍于公之去也若公之器識蘊抱內可也外亦
可也他日左右
天子翊贊中和皆公之能事又何庸於予言公之同
寅顧君問田君疇常君居敬陳君聲劉君尚志索
予言為贈予以所不忍於公之去者告之遂為序

贈父母楚璞楊公奏最序

烏程楊侯起家進士來令吾烏也已三年于茲矣乃告其成于郡侯郡侯曰賢哉之諸監司監司曰賢告之三臺僉曰賢語人人咻皆上考也例得賛冊牒奏諸

天子而烏之父老率其子弟而謁于道曰侯將報政矣擢去有日矣侯其可一日去吾烏哉三臺僉嘉其情乃疏留之而以其績轉聞于

上民大悅斗酒相慶而吾宗黨于姓兄弟徵文于予

以爲賀予曰侯介素恬穆温文渾厚音予從諸進士中物色之請于銓府而得之者其日當爲社稷臣是烏足爲侯賀雖然今之縣不易考也夫與人主分而治民者守令也與守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今言官疏重守令者無虛日

聖天子下令責成于守令者亦無虛日而海内臺使與諸監司皇皇焉惟恐守令之不善而又皇皇焉惟恐不得守令之　善寄之寮屬諮之賓旅偵之道途廣布耳目以求必得其　善而耳目者又爲得人人而悅之無論甲可乙否即可者十九否者十一聞者投杼起矣何有于績茲其難卑卑者以殿最出自臺使監司每睞潤其治條聚精神于奉事間心喻其所非是亦必磬折稱善其又進下之而上之人苟遂其一切即最矣亡論其前言最也侯固沉敏元直遑暇守是不善定議不折苟鋤人知之不爲喜人不知不爲奉若本避然所謂守之節額供例饋悉屏絕之未嘗示人以棄有如上之人一旦疑其跡而不諒其心何有于績茲其難昔

嚴延年爲河南奸殺幾發摘鈎擿中人之陰若神鬼焉而更多畜奸人交口助其赫赫故人皆搤手腹慴嚴使君而聲問遂起吏治稱最今之爲治者多竊效嚴使君以起聲問故上官稱其能吏民鉗口不敢出一語道其短長侯不事操切必祗席其民而後洗濯之使元氣常充精采詘惟平情即不直者亦未嘗深文刻法人于能名故被法者亦得意去曰吾固不敢以倖望侯庶幾侯寬之耳我湖賦役甲于西吳督賦使者冠蓋相望于道而

令每欲處取辦以悅上官之心故閭閻有破產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或致顛頓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博一生耳而侯至則下令曰吾不取速辦以病若冬取其三若衷其農之所獲以償衷取其一若衷其素之所蓄以償若亦無得貿吾豹以病吾令既下民起賦如趨市曰侯不病民民無病侯爲也某鄉豐而鄉之某某尤豐某鄉瘠而鄉之某某尤瘠某鄉在豐瘠間而某某謬當瘠名時匿賦以累豐者某寬而瘠某瘠而豐某不亦南而

實索坐照數百里明若觀火朝審役而夕榜于衢鄉人皆大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轉相戒來受役也侯以片語取辦無所事敲扑而里閈閒不覩徒卒者三年矣至若鄉之狡者直者善柔者強有力者靡不悉知其人知其豐瘠而人又大惴恐相戒勿犯而侯固未嘗以約鉅待之也且世以最望令者有出簿書期會之迹迎者乎高之亦不過剔垢任奇露才揚已而侯獨以寬平敦大清淨不擾治吾烏有如上之人舍休休之澤而收察察之名侯于績乎何有茲其難夫茲三難者不難于古而難于今而侯行古之治乃不難于今之所難昔嚴河南之政豈不赫然稱神明哉而使者將奪書黃金自西方來輒之頼川而不之河南守頃見璽書黃金之至我烏矣是可爲侯賀也而寻業已爲侯編氓何敢賀侯寻仲兄某屢然起而謂予曰曩嗟烏之民祖席于侯者三年矣民所欲言而借吻於子子無論矣獨不念汝宗黨乎而又不念汝兄發膏待盡得優游牖下未先朝露者不有侯乎而于

何讓之深也寻唯唯乃次第其語以告侯侯曰以不穀之治而諒于郡公諒于監司諒于臺使是不穀所難而臺使監司郡公易之也於不穀乎何有遂以爲贈

羽泉劉公督撫疏議序

中丞羽泉劉公節鎮兩浙三年島夷讋服四境謐寧

先帝以留都重地獷卒隱憂遂改公爲南少司馬逾年得代屆行有司請公之章奏及諸所檄牒錄諸

梓且曰將爲地方存掌故非爲公也公辭之不得采以付杭州太守吳君其校刻之事竣題曰督撫疏議乃以一帙示馴且屬馴敘末簡曰知劉公者公也馴拜而讀之曰馴乃今日真知公矣其敢以不文辭夫兩浙自癸丑來一二狂酋竊踞島中諸吳搶攘內亂蹂躪我人民焚劫我屋廬攻戮我城邑十餘年未靖兵日益驕賊日益衆兵勝則益起賊重則民亡四境之內蓋黯然不勝其丘墟莆徐之色矣尋得劒門趙公來庶幾安籍而又病其不久

去吾浙也羽泉劉公以京兆擢御史中丞代趙至則汰無益之費捐不急之務計餉以犒賊選兵以息民謹烽燧申號令凡趙公之所行而未究與欲行而未逮者悉斟酌而充拓之一洗前人之弊矣夫荷安平之福者則能頌公之德免剽掠之慘者則能頌公之功知公之躬抱鼓冒矢石者則能懋公之勞而於公之苦心處則鮮乎未之聞也是集也其可以不梓乎夫公自蒞浙以來小大數十戰搴旗斬馘批元擣虛材官騎士咸出死力以自效於公故如諸家尖島石塘懸山等處倭奴揚帆東指喘不及定旋即授首雖外洋窮島之寇咸望風躡踪搜剔芟刈至若隣境礦徒勾黨爲亂流毒於徽衢饒信之間聲勢不亞昔年流賊三省震動幾不可制而公分道命將指授方略一切叵測形勝虛實謀暫了然於公襟帶間一鼓而殲之雖古南仲之謀衛霍之勇誠不是過矣夫堅駿敢者必有不經之費運鴻謨者每略細行之矜故劉晏當大事不惜小費而武侯躬親簿書識者謂其忘大體

也公計兵而餼量日而給程能而資市思胥賞之事一切勿事故當兵務旁午應接不暇之時而減餉銀數王食革冗役禁妄派之議特惓惓焉至於上下案牘片言隻字必自裁決少不當意未嘗依阿若綜核功罪藩訪臧否花鬘髮不爽凡就公論議者雖老吏亦自謂不如夫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實皆今古不足爲難若操刀而割咸中肯綮即爲難耳公非其人哉雖然公亦苦心矣議者又曰往年倭奴煽禍浙直之民有力者充兵有家

者充餉自山東迄於川廣數千里間徵書稍緩自
夜達旦公南殄海夷東剿山寇用兵亦無虛歲而
民不知兵且不知有督府吳其故何哉蓋人各有
志志在功者必役民以樹功功成而民悴志在民
者必勞身以安民民安而功民公之用兵不益煩
惟其人不益卒惟其勤不益餉惟其當吾所當者
調而移任善世者酌俗而制事卓載行千里而不
滯吳軸自若也今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炳乎煌煌赫焉盛矣而公

却名如釋辭能如捨又烏可與張皇炫飾矜功獻
技者較短長哉公昔年嘗令浙之瑞安覩縣若家
愛民若子瑞之民亦戴之若父母尋由黃門擢太
僕則以瑞視馬曹擢京兆則以瑞視畿甸擢督撫
則以瑞視全浙故所至民有去思今太僕京兆之
政附載輿議固可覩其大都而瑞之口碑猶嘖嘖
未已也然則公自營仕迄今其志寧有一日不在
民哉公不日晉樞筦秉鈞軸四海之民皆在公社
席間又當以吾浙視四海之民矣則以此復於吳
君吳君曰公真知劉公者遂書之

留餘堂集卷之三目録
記
重立總河題名碑記
無爲州學新建尊經閣記
武安王廟記
重建大通橋記
聚奎樓記
傳
少傳雷公傳
北岡翁傳
贊
太宰宜山何公行樂圖贊
雜文
留餘堂題辭
春秋讀意跋
河防一覽説
先考太學儁卷三府君事略
全河圖説

上董宗伯乞國王廟碑文
與吳太守書

吳興潘季馴時良甫著

記

重立總河題名碑記

題名者何題總河諸臣之名也題之者何考其人鏡其事其也善從而師之其也未善從而改之凡以爲河也夫談何容易哉自北通州以至浙之武林凡三千七百餘里通州至天津則資潞白桑乾諸河抵直沽入海由天津至臨清則資漳衛之水

而與汶合由臨清以至徐州之茶城則資汶河而與泗合由茶城至清河縣則黃河合沁汴涇渭諸流河南出豐碭而合汶泗諸水於茶城歷徐邳靈睢桃宿以抵清口而與淮合由清口入清江浦裏河至寶應則資通濟閘所納黃淮分派之水以達高寶諸河而浮舟抵江矣由鎮江之京口閘以至常州則資江潮之水故視潮之大小以爲盈涸抵常則宜溧諸山之水相濟而惜其入江之速也由常至浙則資苕霅諸溪之水此運道之大都也而

河漕各有憂焉馮夷揚波則河湖有泮洞之虞而內漕安如祝帝祝融煽虐則內漕方慮涸轍而河湖瞬息千里矣此天地之大尚有憾焉而總河者不亦難乎然水有道得其道則順不得則逆吾求其所以順之者乎昔

成祖建都燕京餉道爲急尚書宋公禮濬復元會通河導汶出南旺分濟南北而二百年享其利沭陽伯金公純濬黃河故道引水入塌場口會汶入淮而運道遂通陳恭襄公瑄隄管家湖通清江浦以

河爲運而元人海運之患遂絕弘治年間河決張秋劉忠宣公大夏董夫塞之築長隄自武陟至沛碭千餘里蟠蜿外護至今稱之曰太行隄而漕道遂安嘉靖甲午河南徙魚沛濟運爲巨浸內漕淤墊運道梗阻議者另鑿一渠而中丞劉公天和毅然爭之曰宋公之業焉可棄哉遂畢力疏濬而故漕遂復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數君子者非吾師乎馴猥瑣鄙人不足掛人齒頰謬承

明命自嘉靖乙丑歷隆萬四役于河矣而不能彷彿

數君子之萬一以貽後來者之安眞可愧也雖然
衷考數君子之治河也皆以循復故道爲主未嘗
有私智穿鑿炫奇騖新博名高要捷徑者夫禹之
治水稱神矣而疏九河排淮泗決汝漢瀹濟漯乃
其胼胝之功也晦翁夫子釋之曰疏疏通之也曰
決曰排曰瀹亦疏通之意則知九河淮泗汝漢濟
漯皆天地固有之河禹特疏之以復其故非初鑿
也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者曰九州之澤
既有陂障而無決潰則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

有所歸是所以固其疏決排瀹之功者惟陂障是
圖耳蓋必如此而後謂之行所無事謂之大智謂
之神禹之數君子其深得禹之心法乎予不敢望
數君子之後塵而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規
則固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舊有碑樹之堂左數
君子在焉石無餘隙有司以再建爲請予不自揣
而妄識其端恭襄公以非總河缺其名氏而其功
不可泯也故爲著之若其未善而當改者則其人
云

無爲州學新建尊經閣記

濡須古巢國地介江淮之交漢廬江郡轄居巢臨
湖襄安三縣隋省襄安置無爲鎭宋改鎭爲軍皇
祐二年始翬學于軍治西偏據芝山爲屏臨錦
溪爲池居山川風氣之會矣舊於大成殿後建閣
藏書扁曰稽古且爲諸生肄習之所兵燹于建炎
中理宗朝計使張士元檄郡吏創新之元季燬獨
殿宇頹然爾

我興高皇帝表章六經祀先師以太牢詔下州郡各
起黌序如太學制禮半辟雍洪武三年州守王奉
始設門廡繚以周垣惟時級學之士自邢大史而
下振起詞林摛藻掞天庭矣顧庠舍例得建閣藏
經而州學獨缺無以示來範博士弟子數爲守言
前後奉行故事僅僅備餼牢之需而已無有補敝
起廢創新規明 上指者今上七年州守海寧查
君志文以兩河告成拜廬江郡丞兼綰州篆甫蒞
學舉諸圮廢悉飭而更之稍復進弟子員按以忠
質課以秩文俾不詭於六經之道凡三年所諸弟

子員業已激芳潤而鬱雲蒸矣頃且申其所請前議即稽古閣故址撤懸鼓之樓爲閣而命之曰尊經以成

祖制是時制府太倉凌公雲翼按臺晉江陳公用賓泉憲臨川朱公憲光常德唐公鍊在部方稚向文學掄選茂異爲

主上隆右文之治據議皆報可於是以　年　月始事迄　月而竣且丐予言勒貞珉以告來者夫六經不尊久矣予於查君之請而知先王之教要而

易守也嬴秦之君奮私智而反古舉六籍付之祝融經學不絕如縷西京之季學士家賴高帝尊崇之功遺經稍出元成中各得立于學官師有專門功至較著矣乃宋儒則謂秦焚書而道存漢明經而道晦此何以故哉彼京房費直非易者也歐陽劉孔非書者也荀氏二毛非詩者也大小戴記左氏公穀非禮與春秋者也其名曰叛經彼祖龍之烈直焚其書爾道固無恙也迨漢之黃老刑名魏晉梁陳之禪章句儒紳且翱翔乎其中況以戎亟君長爲之嚮導乎

高皇帝奮淮甸驅左袒而還三代之舊臨雍釋老餘厲學官追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士不得薦賢書公專對制一稟於經術颯颯乎函三登五矣夫經常也常道晦而不尊則人心邪而不淑其所繫於世道豈淺尠哉予嘗發視圖經見所稱州人士賦性淳厚好學務本無吳楚勁悍之風復以荒度之餘覩其士風殆與予所聞往昔不異或曰天運三十歲一小更百年中更五百年大更州自閣

廢三百年于此矣時極而反否極而通將在於是而是閣之建適會其時山川枯而復潤人文衰而復興可指而觀矣予聞袁昭毅賈文肅諸君子皆州產也一以忠勇聞一以正直聞猶得聲施後世而芝山錦水蕉之不朽況有進於是者乎諸弟子誠入而升堂也揖讓而登斯閣也諷習遺經憑虛坐嘯慨然有飛揚之意而激昂其將相之氣得時而駕則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比之諸君子豈直過之哉故曰予於查君之請而知

先王之教要而易行也予又聞之文翁之化蜀也脩起學宮于成都招下縣子弟爲學官童子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蜀人士之風京師比之魯焉查君今守文翁所產地臺省諸公又振翼于上諸弟子釋鉛槧之業上公車對制策獨爲蜀人士後乎諸弟子勉之矣是役也因舊爲功力不役編氓用不煩官帑蓋州中縉紳云

武安王廟記

高家堰居淮安之東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

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宋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有數十里許而淮水盛發則時及堰址秦漢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又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圮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訐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滙洞東注合白馬泛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淮爲巨浸矣歲四五月間淮陰舊土塞郡城門穴實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原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萬曆戊寅春

聖天子不忍魚其民乃擢南廒節鎮江公其蒞其地而以不佞總河漕事協公治之時議者咸謂堰必不可築且欲增濬以暢下流俾無積潦不佞曰良工苦心矣然堰土堅非畚鍤罔濟第令洒水爲之乎亦將犀水令洄而後畚鍤之地如可洄也烏用復濬爲也吾第詢之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諸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不佞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吾何疑乎遂謀之江公爲南河郎中張君譽董其事始於萬曆六年杪秋之望至仲冬八日從水中縷小隄二千餘丈來合者百尺耳而雨雪大作

工遂徹至七年工再舉時水洋水高數尺怪風
鼓浪一纔復敗衆皆失色以公不可成告者萬口
至有鼓掌而笑者予不佞曰第無餒予將往焉安舍
而居不成無歸乃於是月之二十四日發淮陰宿
清江浦夜半夢一大將軍頎而頎[illegible]
題石示予以公成之意一老兵持[illegible]
此武安王雲長公也予矍然起寤然喜曰此何祥
也掃者埽也其諭我以負薪乎明日告之張君唯
唯別去頃復來曰某邨舍蒼頭走書告某邨中人

亦於是夜夢雲長公若欲宮是堰者遂爲蕭宮畢
一像堂記之不佞往視其像則宛然夢中所見也
乃數[illegible]
協之下椿護板實土投楗各分屬董舉而堰內外
皆水索土如金故楗工最急漫思曰四十餘丈水
甚深塞之不得不佞期以五日報勞往督之水忽
避去自午及戌而塞竟水復至不能入矣塞決
之工惟合口處最難蓋諸水會趨一決勢激而猛
渠久而深故俗謂之合龍門以其湍洋如禹所鑿

龍門也大澗口爲堰南北之中素稱澗會合當其
所衆方難之有欲沉巨艦於上流者有欲投石者
不佞曰不可第仍楗俄而水平日暮水僅三尺萬
夫歡聲如雷一鼓而合嗚呼亦神矣是爲二月二
十五日也堰成遂建廟於大澗之上諸君謀所以
壯觀者乃得一像於故圮處中像範金爲之高丈
餘非數百人莫舉擇於十月之望迎像置四十人
界之如號抵冊時方澗冊膠不能及堰少頃水忽
長浮冊若鞋危像登冊膠墻上衆皆踴躍曰神哉

予惟王昔發跡邳桃間不忍溺此方之民於孫曹
滔淫濁流中而佐炎劉弱息拯出之今獨忍魚其
民哉且也不佞猥瑣無當
明天子拔之草莽之餘當國者復以治水薦之
天子而授之柄時堰議蜂起云不便者十九而以便
聞者十一當國者獨主其一諸所措注咸授成算
其不忍魚此方之民如王心也王其能無默相乎
廟門三楹西嚮面湖門之內爲儀門儀門之內爲
正殿各三楹俱南嚮旁築一舍棲守僧殿後爲堂

二層俱有寢室以備齋宿各三楹門廡迴湍丹護鍾鼓畢具計工費三百八十金有奇不待官撫臺江公鎮守總兵湯公某郎中張君純清江分司主事陳君瑛板閘分司主事黃君懋榮政游君季勳淮安守宋君伯華都司俞君尚志淮安府同知鄭君國彥揚州府同知韓君相兩淮運副曹君鉉山陽縣知縣曾君錦各捐金有差董是役者則俞尚志曹鉉也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工徒子來不日成之而把總諸葛堯賓宋大斌姚潼亦

各以所得廩餘來犒足占人情云是爲記

重建大通橋記

春秋之義首重民力而徒杠輿梁之作周官益不廢焉鄭子產非良大夫哉至捐一車以濟人孟軻氏鄙之曰不知爲政則建橋固政也我湖之水發源于天目合衆山松木經梅溪又東過湖平箬溪四安塘諸水北來注之滙爲西溪由清塘門而東二里而近汪濊湍急溪北諸鄉數十里之民皆由此入城絡繹于道靡間晝夜競渡爭舟往往葬魚腹

間民病涉焉嘉靖乙酉太守馮君留建大通橋擊石爲柱衡木承空施以磚石凡費二千金民咸便者餘五十年歲乙亥徽商倚橋聚木水溢木漂橫蔽橋下水嚙其址橋崩閭里嗟怨之聲載道焉程方侯視之曰是誠在我問財於吏吏告費鉅力於民民告疲侯曰事誠在我鉅有難者曰侯誠吾土久其待遷耳烏能竟此會有計商於庭責以復者侯曰橋費不貲一商詎可辦哉彼商吾邑亦吾子也乃請於分守參政白野朱公郡守東巖裘公

僅罰商金二百五十有奇而斂諸鄉之必渡者得若干戶擇道流潘普雲者民黃希賢等董其事給募銀簿以勸好事者多寡聽之侯曰以民之病病民雖病亦利以民之勞勞民雖勞亦逸而未有以先之民罔勸公前庫金七十五緡爲諸商倡緣自是助者接踵乃擇耆民之殷實者司其出入戒金毋入縣帑僅白其數凡得一千一百三十九緡有奇鳩工聚材而因以募民之不能食者役之咸踴躍恐後侯三日一往閱焉雖甚勞且疲不廢慫恿

勿奚易碑木以石南北跨溪凡二百四十尺廣一十二尺有奇視爲五洞自址及顛高六十六尺左右高濶各遞減五之一宏巽堅緻視昔有加南北各建橋亭五間柱以石始于萬曆三年四月　日訖于四年四月　日嗚甚遠矣玉虹飲河新覓訖工于四年四月　日嗚甚遠矣玉虹飲河新覓垂碧澗濤之上安若堂臺落成之日歡聲雷沸載舉手加額曰侯弘濟吾民哉維橋之巨侯之壯矣維橋之固侯之齡矣父老相率走予爲紀其事予曰長民者當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而世有跛聾而居飽食以嬉民之疾苦疹阽則瞀瞀而莫知雖於捍災禦患之事稍涉嫌疑輒掉手閉目若將浼焉視侯何啻徑庭哉至有此不爲而彼爲之者又無論矣侯之爲政日兢兢焉不遑寧處尺寸而事關民生若茲橋者則毅然任之捐之以毀舉利害屹然不動可觀其謀畫不踰則慕不越鄉金不入橐可觀其廉其用有經而力常舒其役不亟而功有稽可觀其才自損而後損人惟其願不自用而用人惟其能可觀其仁於茲橋也識侯之大都

矣昔杜預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不可預方成之武帝臨會舉杯屬預曰此橋非卿不成今天子方側席賢有司當必有所以屬侯者余曰然遂爲記侯登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工字季郡貢所其別號云縣丞某主簿某史某皆預有勞勤於法得書

聚奎樓記

嘉靖壬戌某緣承

命視學畿輔越明年癸亥三月將行部金臺適中

丞聯泉孫公自延綏入僉院事馴爲江州司理時受公知最深而金臺又公故里也因造請于公以行公曰貞敏樹坊奬賢黜惰子之事也吾其敢預聞之子起家大寧都司學學創自正統中制甚儉子登第後稍稍拓其地始建　敬一亭尊經閣及教授官廨頗就規制第學宮逼於城虎踞龍鉄形家忌之昔曾曰諸當事者請建一樓於左而更代靡常事竟寢閣子曷爲我圖之馴曰諾抵金臺三日躬往視焉即以語太守嚴君某嚴君曰諾乃量

度工費僅若干而以帑貯驛遞餘銀若干具疏以
白剔曰可復具以白撫按兩臺兩臺曰可嚴君乃
謀諸都閫使閫使鳩工集材擇幕中職能者分董
其事事有緒而嚴君即擢易州兵備副使太守沈
君某繼之沈君督之加謹越三月而告成穹窿壁
起歸然在望庶幾據向良而規模壯矣剔曰士抱
碩大光明之才負奇譎卓犖之氣彪炳璀璨奕然
於稠人廣衆之中不猶星之麗於天乎金臺之士
隸府州縣學者僅各土着之民惟大寧都司學則

總其司之所屬凡十有二衛所其子弟散在各府
而子弟之先世又皆東西南北之人其鍾英毓秀
蓋非特一鄉一邑之靈氣已也夫聚五方之人於
一堂之上不猶五星之聚於一舍乎宜漢其楫曰
聚奎兪曰善乃爲之請於聯泉公大書付之而太
守沈君復請記其事於剔且丐聯泉公爲重剔固
重違聯泉公命也乃即以公之意告諸士曰爾諸
士亦嘗聞五星之說乎按星經云東方曰歲星於
人爲仁爲貌南方曰熒惑於人爲禮爲視四方曰
太白於人爲義爲言北方曰辰星於人爲知爲聽
中央曰填星於人爲信爲思夫繁星麗天爲名者
七百八十有三而五星特與日月並耀欽若昊宅
其所不相合併故自羲軒以越唐宋其聚無幾也
周聚房齊聚箕漢聚東井唐聚尾箕至宋聚奎則
聚奎者尤無幾也奎主文章又爲天之府庫故宋
儒濂洛闢閩諸君子彬彬然以道學鳴一時人
文之盛倍儷往代占者爲聚奎之應蓋天以五星
而爲四時之紀即人以五常而爲百行之原天以

五星而聚于文章府庫之中即人以五常而聚于
文明丹府之內其理一其機一也其理一故其應
不爽其機一故其瑞不忒剔也敢不能仰答
天子休命以昭敬敷之訓而惓惓致願於爾諸士者
惟敦仁徙義秩禮東智以信也又惟爾諸士之貌
言恭視言明言聽言聰言睿也濂洛闢閩
之教不越乎此而我之所以願爾諸士者亦此而
已由此而陟華躋要秉鈞當軸上而楨幹社稷下
而康阜黎載之旂常垂之竹帛固其遇矣其不

遇而窮約終身亦不失爲砥行立名之士也復何媿于樓哉舍此而飾章繪句卑卑於佔佾文字之間或馳騖當塗徼浮虛而入隅曲則爾多士寔有樓矣能無懼乎此聯泉公建樓之意亦訓之所以命是樓者幸相與勗諸是役也撫臺鋪峰李公與代巡西野溫公實主之慈育德振文崇雅勞治二公素所加意者故於茲樓尤樂觀其成云

傳

少傅雷公傳

少傅雷公者讓禮豫章之豐城人居鐔舍鐔紀瑞也蓋公上世有祖煥者以博達知于張司空華爲豐令獲寶劒而公其苗裔云鄭夫人得異夢生公岐嶷顖異父傳强恕公亦夢少保夏文靖公告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公兒時能脫水火不死弱冠舉于鄉繼成進士授興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兄子益夫產乘兄子婁待其弟寡恩乃匿其弟而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屋而居曰是何能殺人昇尸焉往乎詰子誠子知

瞻諸潮州公遂生致之益夫得釋龍溪有其妻與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其夫曰若與人有郤乎曰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書赤號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母而庶母白其父之狥行公出所書赤號示而其人哭堵下叩首請死尋以制歸復補淮國司理涇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六格而華六死矣乃告淮殺其僕昇于華六所以爲質而華六駐吳與思華死其僕而華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六與王格鬬

不格其王乃格其暴僕必吳懼華六死而死僕爲對華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鞫者曰豈神乎請發人隱側類是以異等入銓曹時有來補是官者太宰許公瓚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汰權勢嚇者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真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相嚴與陶比嚇之而夏文愍亦欲黜仙居應公公抗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紬才賢而後快

吾不願也遂出公大名通判未幾以憲副督浙學政獨持衡鑑不褒毫髮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學政爲之一新時馴以諸生受公知每試輒升諸生及今不能副公知則甚愧云然浙人士至今口之俄陞南太僕少卿異數也是時逆鑾請北俟需馬亟而公尚未蒞任云事亟矣先期辦理至再議意用大司馬趙公訝曰何迅雷若此事轉不當耶推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濶不得便又內外府舖行召種蝟聚毛錯公一切絕斜以法務以利

民陞工部侍郎是時營
天壽山計其費且不貲公疏議節省過當且夙夜在
公
上遣中貴人偵視知狀乃嘉嘆又之公受知始此比
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爲能私昵者不得已方以
公晉部事司營造已遂除上八事而特作大匠徐
杲得爲卿有心計與之易礪石爲須彌座積木爲
柱省不可計即巨瑞黃錦見以爲天生若人爲國
家用而瑞袁亨千

上前輙言未備公疏請吉立木頼
上聖明知瑞輦欲中公一惟公言是信工成而推恩
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書添註分宜父子
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
一
萬壽宮災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時徐文
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萬是矣即以問
上喜而分宜不悅公念
上諭且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蹭油扉履行泥中

執益自障即元夜不休
上知嘆異撤御饌勞之又念其孤勑須畀以人輔而
華亭子璠司緝近分宜孫紹庭司巡緝分宜以其
孫何不能緝逆而必人輦之巡緝會內監復言無
所需激
上怒公力請
上閱閱竟
上悦喜稱公爲良臣有銀鎖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懌
然

上意固憾卷知公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疏公狀亦
灼然見矣他如兵仗盔甲織造內使針工承運庫
段疋為所司隸行者未可更僕數而節冗費汰偽
累紓解運困不悉心從事但工曹動與璫貂相屬
公輒裁抑令無所漁射側目者比比公不以介念
一任之而卒以相安曰雷公正約無撓為至是
歷一品三年考
上援故事賜羊酒鈔錠授柱國尋加少保
紫宸宮再建公疏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遷內使廉
[illegible]集 卷 [illegible] 言十
慎者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姓者
求葺板房公不許曰營建必奉
旨而內言豈可出外毛遣人謝而心銜之至是乘
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休沐蓋指公而
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瘁曰禮忠勤毛屏氣不敢視
賞上尊以榮候成加少傅
謝辭不允曰督掌工務節財任怨知深矣無何
世廟賓天公臨毀甚
穆考登極公舉前此之加派費稱冗者一切罷天下

以為更生而一二少年始媚分宜及敗而擯之天
下不直其人必欲甘心于公疏入
上曰雷尚書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咸謂
天子聖明而公更振厲部事如抑冠服之請停床卓
之派汰匠役之冗裁減曉之乞一一著為令
上幸成均公與徐文貞公東坐聽講其重遇吳給事
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法
上震怒公因便言前杖石今復杖吳恐累
聖德遂得免會中消言內教場公疏謂
[illegible]集 卷 [illegible] 言[illegible]
皇上尊居九重必尊迎和氣凝神淵默不宜武躁震
驚事遂寢御史李志學奏裁中官冗房內使群毆
御史于朝公正色奮前曰此何所御史何官而爾
輩攘臂辱之無君甚矣衆始解散尋疏謂內府年
例各有額近營造輒額外派而內監又題派倍之
臣不願見此事乞罷宮歸里大璫滕祥以為指己
嫉之不送閣徑擬
旨不准辭公再疏謂工部與內府相關今內璫怙勢
行私臣每事掣肘願乞罷歸遂奉

音准致仕公前後所言事輒干宸聽不便而若是倘之力必公去後已省臺交章請留而公携一僕一敝篋翩然往矣歸鍾舍杜門謝客者書如大政紀內閣行實列卿年表鍾墟摘稿行世家居十三年爲辛巳小恙語涂夫人曰夢夏文靖公送遊南岳何祥也後遂不起異哉公立朝大節炳炳烺烺實相省夏公強恕公之夢此其驗矣訃聞

上輟朝

贈太保賜祭營葬制也公之曾大父母以下皆以公貴贈如之子若孫姻婭咸名族具載志中茲爲傳其行實如此世稱公爲古和先生云

論曰馴爲諸生時公知余及守御史臺則馴又諗知公云無論其他績樹更僕未易數卽

世廟宮建豈不稱亟而元相沽鎮巨璫陰中閣急倭北急胡民苦征輸帑乏餘積一工興輒計數十百萬而

上諭迅發期以工竣而朝食公一一看之旣以稱

上意復以勝羣心茹勞怨他無所覬卒以就績

主上鑒知豈不稱社稷臣哉然公誠難之矣夫古人臣任天下事而或阻于權奸牽于宮壺卒以無成令後之人柅肸不平者何限也而于公則有所歆艷焉君臣相遇可多覯哉

北岡翁傳

當

世廟時海內多文章知名之士而不侯時得人最多曰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武昌吳明卿桐梁溪皇甫百泉吾鄉者曰徐子與南昌者曰余德甫子相公實既蚤亡諸君子又多不遂祿養獨德甫時時稱其家大人懽也同年生心貌豐之今

大初丞不佞起家填江右德甫之尊人北岡翁者指餘杭三年矣意有若德甫大者而不佞猶以未奉几杖爲恨至

知文章所由來遠矣爲採擇其大者傳之傳曰北岡翁者姓余氏欽其名初字良倫避先諱改仲倫其先世得姓於秦由余自歙而徙布四方宋時有名邦佐者始來南昌越元入

國朝族姓繁衍多起家爲士大夫而翁之大王父孟琛則自陽里徙居岡南孟琛生子良子良生泰翁父也翁少承家學當李獻吉先生視學時爲弟子員儁有聲也而會里中豪有特抏其父者翁槩身出理坐訟繫三年而業廢居貧猶以經書教授里中自給門人益進武昌朱公廷立爲御史家居時聞翁名迎置家塾賓主大洽翁故善爲星家言自謂五十外當貴而朱亦雅奇翁第謂翁安所得貴乎是時德甫甫齠而能文朱公見其文歎曰余先

生所爲貴者是不五十驗矣於是朱公立走一介迎德甫館穀之令其子卒翁業爲父之奉其父諱生所爲貴者是不五十驗矣於是朱公立走一介迎德甫館穀之令其子卒翁業爲父之奉其父諱歸而德甫已爲博士弟子高等執東脩受業者戶外屨滿矣壬寅元配萬太安人卒翁凡遘兩喪德甫輒以月既東脩佐之經紀以是翁即食貧不大困丙午德甫舉於鄉閒庚戌進士而翁年甫逾五十云里中人好言星者奇其徵且以奇朱公之知人也德甫選爲比部郎三載秩滿得封翁如其官市冠服進之翁爲一再御輒遣去曰無如吾故野

服便何德甫業與同年生徐君子與雅稱爲詩若文時同舍郎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先爲古詩文有聲德甫與諸君子游於二君所皆彬彬儷於作者於是翁聞而善之貽書德甫曰昔北地李先生以文起弘正間江右所稱同聲惟能士選兒今乃幸與歷下吳郡兩君者遊也諸才子又左提右挈之此天將有意于斯文乎夫人有不世出而右挈之此天將有意于斯文乎夫人有不世出文章事不朽小子勉之即士選何嘗焉德甫以是益自力爲名家德甫之爲諸侯使者歸也翁迎問

郎所治平反活若而人具以大辟改戍者論思薪城且春末減者計之數百人對翁大喜出笥中冠服爲酒命故旌勞德甫曰吾乃今知兒所以顯我也憲副閩中時嘗以俸餘市海錯絲枲一車之翁則遺書峻却凜凜有泚毋風德甫乃克三載不敢復遺也其中飛語罷歸德甫意不自得以不能屬封瑣謝翁怡然撫之無幾微望鄉居室燬於火盡德甫懼傷翁意願亟肯搆而力不能翁又謂之曰數也性好賦詩適意不求甚工至謂德甫詩數

能名其趣于鱗諸君子或家居間走數千里詩辭相慰藉翁喜謂曰范母有言爾今與李杜齊名吾所爲怡然者也癸酉正月翁無疾語德甫曰吾今氣少短吾將終乎迄三月疾作整衣冠而逝春秋八十有四翁被頒詩書恂恂有禮不敢侮於董子既貴而報前怨家子曲厚之人尤以爲難矣後開德甫之治閩也翁書方勤之歸未報而罷甚以余氏之在南昌即歎有生皆本不盡書果又胡有文章名如德甫者此翁自謂知足卒如其言云於

戲意深哉

贊

太宰宜山何公行樂圖贊

恂然其容珠潤玉瑩儼然其容泰山喬嶽言不擇而自中事不謀而自成行中規千金一諾駭歷幾三紀芳足跡遍于六服名位躋上卿今歸休載于簡竹嗟髦髮之如絲今而寸丹煌煌要今昔而常若人方期公以汾陽之考韓王之相今而胡遽圖其形于長林之壑嗚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予將乞身於天台鴈蕩之間今以從公杖屨之遊錄塵幾者英如雅如洛

雜文

留餘堂題辭

嘗讀宋蔡政王伯大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遺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遺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遺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嘻然嘆曰嗇哉言乎夫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苟知其

餘留以還之寧至盈而爲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之所惡哉爰念先考儀庵府君生而鋒頴卓犖不羣弱冠補弟子員即食廩糈人以青雲之器目之而僂僂衿學不沾一命之榮輕貨財喜施捨不善韜晦遠冒名而囊橐罄空屬纊之日家無百金之蓄刻意教子嚴受產爲館穀資四子庶幾成立

褒錫可待而竟賫志以沒其所有餘而未盡者不既多乎茲剔不佞謬厠臺臣之末不家食者二十年

矣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山可樵有溪可漁夫不穀如馴乃幸徼惠於天如此揆厥所自就非先君子之所留哉馴小子敢忘先君子之休澤雖然馴又懼其責償已浮取用已竭莫以還矣因乞文太史書留餘扁其堂顧諟之庶幾有省焉

春秋讀意跋

春秋讀意者何我一庵唐先生讀春秋而會其意也意者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孔子之志遡孔子之志何遡人欲存天理教天下以盡性之學也

詩言情書言事禮言中樂言和易言變皆性也何獨春秋以性言性與而難知因跡求性顯而易見孔子欲天下人人皆知是之爲理是之爲欲是爲理理所當存是爲欲欲所當遏譬之聚衆觀場衆智愚賢不肖皆能指而言曰某也善吾所慕某也鄙吾所羞興起其久泪之良心觸動其瞥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而性可盡矣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春秋性之故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嗚呼孔子憫憫愛人無已之心至是益悲矣或者不亮孔子之心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褒貶之權立法自已是非之公所取在人人已之間公私判焉是不可以不辨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此意則會通在我之述馴霸紹堂翰之由托始絶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說春秋者自孟子而下紛然雜出更僕未易數也其言之當與否諦意已析大較馴又何贅焉馴於

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蹟蹟然者逾三十年讀讀意重有省焉者溯洄之滿風蘇蘇之迅霆也敬識之末簡

河防一覽說

季馴生而顓蒙居東海之濱不知所謂黃與淮者長而計偕北上尋奉使南遊亦貿貿然性舟子之所之耳河中沙渚鑿鑿操舟者尋隙而進竊謂河道固然也嘉靖乙丑謬承總河之命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而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河渠盡塞馴視之惶懼無措道謀決趨東南
從曰吾其問諸水濱乎乃溯流而西逕索荒陵故
道新衝煽然在目所至則導田間老叟與語長年三
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決而行者過輒復山之
水也非其性也喟然曰河在是矣葉有成議力請
僅得復留城以下故河六十里隆慶辛未河決邳
睢渠成平陸奉
命再治而故道盡復萬曆戊寅三奉

命再治而故道盡復萬曆戊寅三奉
詔書以右都御史總督河漕時黃決崔鎮而北淮決
高堰而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實與鹽諸部
邑則淮爲巨浸懷山襄陵矣爲馴慮者曰爾居常
欲復故道今故道安在哉馴曰是固難第無他策
乃以身先之荄舍爲宮廬 寓曰于奋鍾間者八
閱月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道築高堰黃
浦八淺而淮水得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海口遂
闢復築遙隄十萬餘丈以爲外護如此者十年而
人皆忘其爲隄之功盡棄之爲車馬踩躪之場風
雨又從而剝蝕之而河復四潰矣歲戊子某從草

萊中再拜
明命而出治之如故而河亦如故云夫議者欲合其
舊而新是圖何哉益見舊河之易淤而其新河之
不淤也某則以爲無論舊河之淤且黃鬯之未必
如舊即使捐
內帑之財竭四海之力而成之數年之後新者不舊
乎假令新復如舊將復棄之何所乎水行則沙行
舊亦新也水潰則沙塞新亦舊也河無常於新舊
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但當防水之潰毋慮沙之
塞也昔漢武塞瓠子之決而禹道遂復宋欲力遏
北來故道使之東注卒無成功而國大疲此非萬
古明鑑哉或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泗
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即此河也宋神宗元年河決于澶州合南清河
而入于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也行之五百餘年矣
是亦黃河之故道也且我
朝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毋是天所以默相
我

國家而預閟此河以助之也敢荐守予馴辭不獲已
二十七年今且歸而死矣不敢不以一得之愚貢
諸後之君子庚辰河工告成司道諸君曾以不佞
奏議及諸名公贈言編刻成書名曰
宸斷大工錄然其事止于江北而諸省直無所發明
事體未備檢閱未詳故遂奄鍊之暇復加增訂類
輯成編名曰河防一覽首載

留餘堂集 卷二 四百三十六

木鐸振揚夫子敎大父喜曰他日振吾宗幸有兒子矣九歲卽操筆爲文章詞多俊拔綺紳先生咸奇之是時大司寇閔莊敎公仲子琴軒公讀書甲于三吳少女賢淑司寇最鍾愛擇所歸閶府君其敏善對句召而見之時方雨日占云雨滋蕨草治階綠府君答曰風颺殘花過地紅司寇大悅曰吾家乘龍婿也遂以女許之成童遊郡庠試食廩餼自謂取青紫如拾芥耳不幸大父早逝所積資產半爲門戶費去而府君亦自負才智廣聞見納

交游曰吾豈能效田舍翁守父兄之故址竊刀錐之利抑鬱終身哉遂入成均徙居蜀山之別業修葺舊聞以期進取君無何復遭回祿囊無長物而世業幾廢於是銳志克復方困務嗇先世脫簪珥相之庶幾光復而歲計所入自賦役之外必倾囊以敎不肖輩甫襁褓卽爲擇師自旦讀以至明經講授必求持身端雅學問優裕者延之館穀必豐贈遺必厚用是稍有成績已而仲兄與不肖相繼登第鄉人靡不艷羨而府君未嘗有盈滿之氣形于顏色宦遊之地雖不數百里不屆一往人或勸之就養府君謝曰余豈好安逸媕婀林守門戶哉每見世之士宦往往以父兄之故撓其清譽余所深恥也家報往復必叮嚀告戒以淸愼爲訓方物雖絲縷勿攜歸以磨我志以是不肖輩宦轍所至無俯仰之累云府君汲汲而伯兄與叔氏出仕皆能以淸節自礪府君之敎也有若甘石同黨特達不甘下人卽有顯貴人與之平交不少自抑嘗曰彼焉能陶鑄我哉身外浮溫寧足爲輕重也

以是往往招尤取悔然非閭巷之士可同日語矣至其閒婚取友每嚴甄別湖中一時名士如曹一菴嚴溪亭邵康山朱雙橋沈竹里咸結爲交親居常詔其諸子曰諸先生宦轍身動有妃嫪願汝輩宗法之以是不肖輩[illegible]

[illegible]之書旁通醫術湖中以醫名家者莫能屈甲辰歲大饑疫流行鄉人病者十九府君親爲吹咀全活甚衆平居以疾扣門者求閒不施施閒不效此其種德之尤可紀者與太史公所稱富好行其

德者非耶嘗與鄰人趙某者相構訟之官而其病且劇急呼其子乞藥於府君其子曰吾兩家者相角勝負未卜得無撫乎某曰出差羊叔子非讐人者幸藥而愈其見信於人大率乃爾年未六十子女孫二十餘人環繞膝前親爲旬讀多方取譬以發渠聰明晨昏自娛不知老之將至而竟意遂捐館舍耶嗚呼痛哉生於弘治壬子六月十有五日卒於嘉靖甲寅四月念有三日春秋六十有三歷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

史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娶閔氏歷贈夫人子四長伯驥湖廣桂陽縣知縣娶鎮遠府太守嚴鳳女次仲驂翰林院編修歷官廣東按察司僉事安慶府知府娶山東按察司副使郗南女次叔駿授龍江關提舉娶吳氏次即季剔娶光祿寺署丞施嵒女女五長適張貢次適鳳陽衛經歷馮時雨次適　衛經歷李學次適生員沈子禾次適太學生沈蕙孫男十有四人景生娶沈氏冠生娶徐氏弁陽太學生娶王氏茗陽太學生娶徐氏繼娶錢氏朝陽娶郗氏繼娶吳氏岳陽娶沈氏桂陽娶蔡氏俱伯子之子京陽太學生娶太學生朱蓉女瑞陽太學生娶吳氏鍾陽生員娶溫氏文陽太學生娶太學生凌稚隆女俱仲子之子震陽生員娶閔氏宁陽太學生娶愼氏華陽娶李氏繼娶朱氏忻吾俱幼俱叔子之子大復丙戌進士授溧陽縣知[illegible]太宰吳公孫女龍翰恩生娶知縣閻道充女玄振公孫女玄儒生員娶御史張[illegible]女德女繼娶陳氏俱季剔子曾孫二十八人王大

公儒者百餘人而府君之枝爲最蕃或者曰府君志行才識可立勳名當大任顧不獲效用於世卒老於牖下蘊其餘祉施於子孫亦天道也姑述其著以告伏惟俯賜採録幸甚李剔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企河圖說

臣謹按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蟠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會淮而東經

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然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而水由江陰入江故至丹陽而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矣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澀自瓜州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

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分流南北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較然也河漕總之濟運而利害實相予盾霪雨連旬則河湖有泮洞之虞而內漕安如祲席元陽為虐則內漕方慮涸轍而河湖瞬息千里此天時地利又未嘗不相須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眞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

淺澁泛溢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予支萬曆癸

源同委凡以輸灌漕渠利濟舟檝以成我

國家億千萬年職貢之通津者豈偶然哉忍只之屏

拍顧千里臣謹略加展拓繪圖貼說以

進恭候

聖覽臣無任惶悚屏營之至

上董宗伯乞開王廟碑文

漢壽亭侯雲長公神雄千古人也嘗於荊河故蓋

功最多而最奇馴感侯之神疏請於

朝敕宇祠之高堰且勒之石以昭不朽其事詳見小記中其藉侯以竣堰工心時戚之願所以奉事侯無閒歲時者復龍工建宇於昆山之陰貌其像祠之初扁其門曰武安王廟予嘗侯其授筆於鴛改曰漢壽亭侯廟署額未曰羽書又題廟中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與乾坤不老嗣是遠近爭趨承之凡以事祈者無不響應里民若父母事之積有年矣而未得所以記之者顧何以旌侯之神且畀馴之意夫地由人重事以文顯昔王建云碑文

合遣貞魂謝史筆能令諂骨羞故片言華袞一字
斧鉞良非虛語竊惟公研機三篋探策九流緻
筆海之珠鱗綺春花於詞苑眞師表一時翻倒百
代偏長見錄大吕爲聲而況英英於赫和侯斷
一言以旌異之且爲此山重乎見山故湖部東北
一大障也若雷陂水自天目溪分流逶迤而下會
於蔵城而滙於具區其由東南滙者道溝水而公
建祀三廟於中流復建侯之廟於東陸以遵之其
由西北滙者道韶溪而崑山實障之某所建侯之

廟則當其要衝也我湖比多高第與閭闔殷佚者
咸德公而力侯之陰庇於不衰公與侯直符千古
而比勞尚者矣微公之言不足以愜侯之心通某
之意而爲百城申其喁喁異時者微公之言以爲
侯之廟重侯世亨湖之爲奕萬禩以爲此山重湖
之民亦實受庇無窮且感侯之神思公之德亦誰
不徵福於侯以報公萬禩之遐昌者某敢爲湖民
長跽以請容鐫諸貞珉以垂不朽云

與吳太守書

非登侯遂承開晏旌集被禩暢飲不覺劇醉別時
殊不成禮茲有一事相告願與公共成人間勝事
客歲遊張洞玉潭蔆覩令親玉陽公畫樓臺於
映竹樹交加此山增勝百倍竊爲此山慶之頃人
善卷善卷之勝可兼張洞玉潭而緣分淺薄未有
作興之者人生遇不遇大率類此且寺西連近一
山斧斤旦旦伐之砂礫茆盡良可慘目和之云是
本寺故業因貧鬻於玉陽公爲人佃去仅百畝茆
玉陽公初未知其如此光景不然玉陽公普施功

德到處沾濡何獨薄於善卷乃爾山靈有知善卷
見笑於張公玉女多矣今寺僧願出原價取贖聞
公與玉陽公至好敢借一言爲毛容倘如李丞相
故事玉陽公即以此山爲玉陽精舍本寺功德王
則芳名大雅當與竹木共垂公盛爲圖之何如
以美事望君子以成人之美望公或不見訝也臨
楮皇恐并中草草

留餘堂集卷之四目録
墓誌
明上舍沈東園暨配碩人閔氏合葬墓誌銘
少參余龍津墓誌銘
贈安人茹氏墓誌銘
光禄寺署丞一泉李公墓誌銘
太安人閔母王氏墓誌銘
文林郎高淳縣知縣貞吾陸公墓誌銘
明進士順德令思泉胡君墓誌銘
凌宜人墓誌銘
何淑人墓誌銘
太學生閔石塘公墓誌銘
太學生鳳里嚴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陳君暨黃宜人合葬墓誌銘

目録 終

留餘堂集卷之四
吳興後學李馴時良甫著
墓誌
明上舍沈東園暨配碩人閔氏合葬墓誌銘
吳興閔沈及潘顏稱蘇城著姓故三姓者世有姻好嘉靖癸亥馴奉
命視畿學時上舍沈汝端適謁選銓部汝端與馴爲
母黨親相見甚歡也未幾汝端母閔氏訃至汝端爲位慟哭絕復蘇者數四歸有日且髮首跣足杖

而乘門曰孤不孝年九歲而吾父東園府君卒乃吾母自持家事今二十五年矣春模計偕北上以母故遑延弗忍行母誡之曰第行矣吾老幸强健善飯且而父績學弗仕甚傷之日冀爾沾一命之榮以終而父志也言訖歔欷數行下模不得已就道茲未半歲距意吾母遂至此哉模乃生不得視湯藥死不得視含殮罪其何贖復拜哭已輟慟踊起曰往府君葬也欲誌未遂今將啓窆而祔吾母誌則以累公予謝不能越兩載汝端從弟水部

玉陽公以已所爲狀造予曰疇歲兄以誌辱公今
頹有日矣願卒兄志馴度義不可以不文辭也按
狀沈本姬姓武王封冊季子於汝南之沈亭後遂
以國爲姓秦末有郢負才名始皇召相不拜傳十
三世有戎爲漢濟陽太守光武時以功封海昏侯
弗就乃避地烏程之餘不鄉吳興有沈自戎始又
十一傳而爲建昌侯約又四十一傳至餘慶府君
子敬徙居歸安之崇禮鄉遂爲竹溪沈氏云子敬
生居義居義生壽官繹繹生登仕郎輅輅生玭玭

生鏊鏊卽汝端大父也氣磊落喜施人以長者目
之舉丈夫子四長卽東園君東園君補弟子員尋
食廩餼日與故大宗伯午塘閔公今少宰濤陽董
公相砥磨每試輒頡頏人視君芥拾一第無難也
乃累不第則幡然改曰此一鄉士不足以爲天下
士且獵者祝網不獲則徙其處奈何刺促守一株
也遂以例入太學結交盡海內名士而諸名士亦
樂與之交走相扣者門外之履常滿也司成涇野
呂公每閱卷輒嘆賞不置名大起比試則又不第

君曰昔蘇季子遍干諸侯不遇歸取陰符讀之遂
師六國予敢謂能盡讀天下書哉卽逕故里下帷
懸燈刻厲倍少時逾年疾作嘗志以沒時嘉靖已
亥六月望日距所生弘治九年 月 日實四十
三年也君性孝友重然諾而不事崖岸故接人卽
疎微咸適其意人皆以遐祉卜君乃竟止此其可
問耶嗚呼寧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劒于匣化不逾
歲君負器需時蓄才善閟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所
謂照之珠劒非耶而固靳其施奪之速何耶豈賈

生早世季賀弗延理固然耶君配閔氏閔卽宗伯
午塘公之妹生於巨族嶷然殊異父母愛之及笄
德充於容口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
害其和工于剪製之事而不美于服東園君肆力
舉子業壺內外事悉以屬碩人碩人操井臼躬組
織風夜執掌靡有逸志事舅若姑先意順欲一敬
不怠內外親姻三四輩與朝夕無怨議者且盡
爲之禮雖臧獲必蓄以恩無不得其志穆如也東
園君有疾躬侍湯藥寢食爲廢願以身代及革類

踴叫號哀徹天地欲痛茹苦三年髮不勝弁體不勝帶嘗潸泣告其子模曰而父幸苦一生天禽共報今望報于汝目未瞑也且吾與死等爾所以未從而父地下者有汝在也汝勿墜先業庶幾成立以瞑地下之目吾死何憾哉以故汝端恭敎惟謹益振家聲卒之春頷人親爲治裝促之北上葬竟升斗以報東園君乃不旬月卒痛哉爲之銘曰

猗維巨宗克配顯族璋之沃沃宣喜嘉猷俊寺匪蘭彼粹匪玉爾玉爾蘭宜佩宜櫝胡德之豐而嗇其福往嗇來豐豐爾後服

少參余龍津墓誌銘

嘉靖庚戌龍津余公釋褐南宮寔與余俱昕夕論接情甚殷無幾公以外艱去繼之內艱閱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遷精膳司員外考最得

贈父母如其官復予告去出遷主客郎中尋陞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而公倦遊歸矣踰年丙寅十一月十七日公卒于閶之吳之哀又明年戊辰　月　日其子日望卜葬于　鄉　圩之塋函刑部王政亦山王公狀詣予泣曰先大夫孳從公遊敬禮公之辭以不朽於墓余辭不獲乃爲志之余世爲歙人宋季徙崇德縣之安丘里今著籍安丘余氏明興有諱志行者七傳至信號東丘以通三禮升太學授浦城簿生子懷忠號圮南贈禮部員外郎趙氏贈安人生子曰田字舜畊是爲龍津公公醇實瑋才爲學有深造之思下帷乾壹志務在經義級文尚體不衒奇譎新綺歲在辛酉即舉高等士林競賞其文鄉鉅公已目公國寶矣既以癸卯

鄉薦登進士於同儕中抑抑自將温良有讓然明察內敏間發一論中法恊大義一座盡傾憂居凡六年始選禮部再轉亦禮部時學益老養益固國家典章明習益精初督會同館湔弊剔奸不峻而矯甚適柔懷之宜僚友有疑多取公折正莫不謂余公達國體時鈎泉吳公爲宗伯最慎許可獨於公亟稱之甫奏績吳公去位公亦懷蓍蓋之畏移疾南歸公家屋井間而墐戶無溷高居謝迹公府日惟檢方書吟諷古今名言自娛將不復理簪紱

矣故禮曹郎累書勸駕曰天路廓清公奈何不出
耶公勉起赴
闕補正郎旋有蜀藩之
命公謂旬宣可澤一方遂叱馭去分守襄慶兩府悉
取諸條教芟薙蕪穢塞絕並緣務在爲善防匪不
爲容容之計吏民畏懷而狙獷之習稍革然公意
猶歔然若不能舒每歎安得盡化其俗如文翁者
適支羅黃忠作寇臺臣往剿之檄公監軍公結營
林莽中橫被風露或竟日不食渠魁以藏公因冒

病少休而會有言者公歸策遂決雖被澤之民借
挽遮道不止矣公平生孝友恭儉事圯南翁恒夔
夔不敢懈翁性褊急伺顏色左右之未嘗不當意
昆季羣從悉處以和易人或有少忤而不欲少忤
人讓能卹之加意宗黨得古人厚本之義歷官以
廉著聲朴素恂恂疏糲不厭即貴無異章縫時然
遇事則趯然身赴利病辛酉水患民無所上供公
爲陳情乞貸鄉邦賴之高誼率多類此公喜讀書
會心處輒命筆成篇爲詩亦陶寫性靈不屑屑俳
偶所存有龍津藁若干卷藏于家距公生正德戊
寅十月九日春秋僅四十有九嗚呼官不竟其用
年不逮其德惜哉命夫配胡氏封安人生子一人
卽日望太學生克世家學娶義氏孫女一許聘平
湖曹龍田太守孫奮庸銘曰
安丘之余世長厚三百年來蕃以茂龍津發之大
厥受行或厄之用弗究玉有時璽折而壽蒙乎誰
謀天之賚玄宮之藏當王賸贖祉弗陊卜其後

贈安人茹氏墓誌銘

安人茹氏吾湖太守思湖黃公之母也太守來治
吾湖鋤暴植羸振廢起敝三年政成人士相慶僉
曰吾湖何以獲此於太守哉雖然太守何以獲此
也歲巳巳冬太守持所自爲狀過予再拜請曰不
肖無母無以至今日生育閫內之行一二乞列諸
石馴再拜登受讀之再曰嗟乎滂有母澄清之志
行載有母忠讜之節立吾乃今日知太守所以獲
此矣我湖徼福於母且久敢不爲湖人志之按狀
安人茹處士榮之長女年二十歸贈君黃公某柔

惠婉孌善承其意室無迕言事舅坦庵府君暨姑萬氏必恭必順所爲縫紉釀酒檢奩鋪設之具悉身操之惟恐一不當意時藩溪公積棺趾無處贈君身役府中每以不供所需爲憂安人盡拮𢷾具相之且告之曰濠之危若朝露僅以身免幸矣毋他靳也未幾濠果敗贈君竟無恙而家就凋落矣贈君乃經營什一之息於四方第不問錐毛悋借往往失利抑鬱不自得安人曰命固如此可奈何故若忘事藩濠時乎奪若所有且旦暮惴惴不自保今失利不尚可高枕臥乎毋徒戚戚爲也安人年四十無子念及後事輒欷歔數行下一日贈君商外安人囊簪珥授曰子亦長矣毋以婦故更失時願持此十一妾爲後嗣計踰年贈君置側室鍾氏歸安人甚愛護之日夜冀其有子不啻其已之有其子也未幾安人懷娠遂生太守人以爲報云太守幼多疾安人撫摩倘至每以身禱及稍稍嬉惰輒厲言色督過之贈君數遠遊安人躬自課責緋就外傅夜歸必篝燈以女紅相之平旦課促

起甲辰贈君捐館舍太守方弱冠哀毀踰節安人召太守慰之曰汝不能恐爾父耶踰哀莫益也汝未有立汝父未瞑也汝能成父之志斯爲不恐爾父矣太守用是益厲學兩試不第安人殊不勝悲悵然猶妮妮爲好語解之惟恐傷其意乙卯太守領鄉薦安人不色喜且泫然涕下適贈君之不及見也壽病作踰兩月卒卒之時執太守手呼曰自愛自愛吾與汝父九泉下猶日望汝之大就也曾無一言及他事嗚呼安人未娠而憂娠而疾又憂讀書未第又憂既第矣乃不少需以逝此太守所以捧心號痛十五年未能釋然於懷也安人性勤約井臼蠶績贊屑之事恒身先諸僮奴其所服食率麤糲不擇甘美處窮約然者儲蓄待需緡貲佐急故贈君入無綦囊之饒出無反顧之憂處妯娌姻黨終身無幾微間言雖於臧獲亦未嘗疾言遽色病則親爲湯藥療之治如也平生無私蓄人問之則謝以私易起爭不宜爲子婦倡贈君伯仲怡然共財者餘三十年安人之力也將以　年　月

日遷葬於灌城鄉陳家橋之原負坤面艮啓韓
君之兆而合之禮也銘曰

婦德含章克章厥閫讓娠於妾夫異其子曰父與
師母則備已維母之教維子之岩子謂不慶孰謂
不死堂樹其墳大厦允峙

光祿寺署丞一泉李公墓誌銘

萬曆改元光祿寺署丞一泉李公將就窆其子武
德衛經歷李學率弟存持其叔岸生李君狀傳狀
涕泣請銘於予學之妻爲予女弟義不可辭勞予

不文何以銘公按狀公諱夔君韶其字先世爲崇
德之錢林人五世祖林隱公徙居華林始隸籍歸
安縣傳至大父守素公子六人而觀稼公以醇謹
聞公益觀稼公長子也童時即嶷岊自喜練習世
務以故觀稼公任以家事及壯則喟然嘆曰傳不
云乎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吾安能局蹐畎畝
爲轅下駒乎遂厲志舉子業彬彬然列於青衿意
氣軒軒若將翹首雲霄之上而觀稼公故多疾必
欲以門戶事責公公不忍拂之因奉例補國子生

稍捐章句之學營於家矣然猶嚮慕文學交游於
賢士大夫間以故家日饒而賓客日益盛聲稱藉
藉元宗子李氏云公處家庭孝友莊篤少與諸父
朝夕同寢處數十年雁行不形已而觀稼公謝世
諸父後先没公率族姓子弟情義敦好歲時晏會
必道說先世遺事殷勤誨語不可者輒面詰之不
少讓諸族姓子弟亦以父視公不敢鴈行進也御
僮僕不尚鞭撻中堂無叱詬聲而僮僕咸感奮得
其死力平生絶不以口部傳人過人亦無以口過

公者公固饒于資然猶督耕課織贏入縮出一衣
數漿非敝不改七筋不出蔬豆之外恒曰拙可勤
補窘以儉裕若更徭賦役義急公家之事必先于
所謀諸父中早世者公撫其孤經紀其家且爲請
于官旌其仲母之家居者蔡第嘗夭遺一女公携
歸撫若已出暨長贅婿之公素慕儒術常以不得
志于儒意快快割田百畝於學宮以濟貧士曰表
吾志也督學及郡守公並旌其廬其所御財類如
此又似與錐毛恡惜汲汲營于母者不倫矣謁選

銓部補光祿寺署丞治官以能稱三年例得請褒
命而以不稱上官意遂歸歸逾五年而沒是爲隆
慶辛未六月二十三日也公寢疾時嘗言我死第
葬我於趙村之原蓋公治生處學等將於　月
日舉葬事成先志云嗚呼李氏先世不可考自林
隱六傳而至公率多謹厚長者非有過軼之行離
倫之跡以耀視聽驚傳詫也而家世饒裕享高年
子孫詵詵然福澤未艾漢萬石君家父子相繼皆
二千石至爲丞相列侯而太史公稱之曰醇謹而

已李氏其可少之哉銘曰

公處其贏欵之若虛公處其能藏之若愚愚以成
能人故不爭虛以居贏我故常盈百世而下猶未
泯乎長者之稱

太安人閔母王氏墓誌銘

太安人王氏吾母閔太孺人之繼母也吾母少太
安人五歲而太安人撫吾母若己女吾母事太安
人亦若其自出之母自及笄至老不衰蓋相得甚
懽也吾母先太安人六年卒馴視太安人猶母也

太安人又卒馴慟太安人若慟吾母至今思之猶
涔淫流不已也卒之明年將就窆舅氏某持所自
爲狀命馴曰汝其銘之馴泣拜不能起曰嗚呼詎
忍銘哉二舅氏亦泣曰雖然有甥如子子不可以
不銘也馴援筆復墮者三捫心次狀而爲之誌按
王氏世居歸安之重兆里歷宋至今西吳世家王
閔諺諺人相傳爲十年主八百閔云王處士瑜配

某氏實生太安人而太安人族姑歸少保莊懿公
封一品夫人生琴軒公某爲莊懿公伸子先娶吳
安人早世王夫人欲繼二姻姻好爲擇族中昆季
女淑婉可承宗祧者乃太安人歸琴軒公爲繼室
太安人慈柔雅麥善承夫子未嘗纖細逆旨視吳
安人所遺子女不異己出而吾母尤鍾愛焉事莊
懿公暨夫人甚孝所爲經紀饗餕濯之具惟恐
一不當意以故莊懿公夫人篤愛之而太安人猶
蔥蔥然常自訟也已而夫人與莊懿公相繼薨逝
太安人哀毀逾節相琴軒公喪葬事竭盡誠信四
時饋奠必躬滌濯羞爨烝以爲常其視身不事矯

飾然妾媵侍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及見齒之笑若有不可犯者而太安人之待妾媵輩實不少恩僮奴有過從容解諭俟其自悟此嚮不出於棰其於族里姻稚雖其襁褓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冒貫人而歲時秉栗腥腩之問雖幾世疎遠者必及焉故人人自謂太安人有德於我時閔氏方盛而琴軒公善飲喜客日進解靡曼歌舞爲樂太安人主中饋佐之不爲怪每至夜分整衿獨坐候琴軒公入無惰容然性素澹泊獨儉已爲僧其所

服御不事紈綺簪玉非賓燕不設粢肉耕織累積絲粟一如窮約人諸子婦供饌稍豐必令徹去每諭子孫曰丈夫不能自食竊父兄餘惱夸毗鄉黨此斷楮破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幹僕間有營刀錐之利汲汲權子母者輒厲色止之仍力勸琴軒公雖貴介公子稍稍嚴憚太安人尋亦約敕爲恭儉而閔氏自去莊懿公數十年訖無艷虞太安人之力也嘉靖戊子益入寢內琴軒公方醉臥太安人掖公避之恐其攫取不爲意曰此身無恙剩物何足惜琴軒公亦以解慰辛卯仲子勉薦于鄉太安人恬如也甲辰琴軒公捐館舍太安人大慟幾絕終身不色喜壽以長子宜勵貴封太孺人繼以勉貴進封太安人再膺

榮寵而吾母太孺人亦以子貴

錫命太孺人歸省則兩人皆翟冠翠翹揚袂曳裾于然相接也觀者嘖嘖稱盛事而太安人每以履盛爲戒相對無一侈語尤善調攝客歲三月馴歸自濟上候太安人時已八十有四聰明不減壯時步履不杖迎之中堂摩挲款語依依然若加諸膝問起居曰吾尚強飯紡績如故而不意其距五月以逝也嗚呼痛哉銘曰

孰不有富安人約之孰不有貴安人下之慎此以滿誰則傾之丈夫所難安人有之以永以康坤德宜之以蕃以裕子孫保之固此玄室萬年祀之世婦與母庶幾祖之

文林郎高淳縣知縣貞居陸公墓誌銘

公諱隅字允方少司馬陸北川公之從父馴之從

妨歸焉卒之明年其子徐携弟希宣持北川公狀乞銘於馴馴曰予稔知公矣北川公狀足徵也敢庚午冬馴赴　召且行公方臥病强起顧予於東茗廛隱相對欷噓曰此死別也意若有所屬託予其敢以不文辭馴泣而按狀公之先有諱圭者仕宋真泗兵馬都監宣和末死王事追封廣靈侯神靈至今不衰郡人咸廟祀之享者如市子孫世居石塚里常有顯者高祖敬徙居郡城之東溪遂爲東溪陸云敬生震以文學起家登鄉薦任

四川瀘州知州震生崑及當同舉進士崑知清豐縣有聲配童孺人無子娶側室閔生公於清豐即崑以清豐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生而凝重性不好弄時貂璫用事氣焰炙人人莫敢攖其鋒者御史公抗疏劾之璫震怒僞詔逮獄尋就梟徙時公方七歲額天號泣牽衣不捨令人負背從之見者咸嘖嘖稱爲奇兒知御史有子矣比長讀書無間寒暑御史公憂其體弱不任勞苦以例補崇藩典膳公曰人不飫書史昂首青雲之上而齷齪以貲得官非夫也乃不就益篤學補郡庠弟子試輒高等食廩餼御史公剛毅難犯公事之惟謹得其歡心御史公卒公哀毀骨立終喪不見齒牙衰録以紀御史公忠烈郡人固樂御史公入鄉賢祠公厭世之談道者卒多空言閒湛甘泉呂涇野二公倡學留都崇尚實行公往從游二公亦雅重公尋入太學嘉靖丁酉領應天鄉薦再試南宮不第遂謁選銓部會權奸專擅選事不以賂輒卑其官地且齊人勸公賂公艴然曰吾父以直節蒞官

吾不肖不能効父所爲耳柰何以此爲吾父羞竟得大庾縣令庾介江嶺民貧性悍令無良去者公至示誠信與庾人約曰吾民上者力學其次力農又其次商賈毋薄毋詐毋盜弗如令者罰無赦庾人翕然從之毋敢犯公視百姓之害去之若仇讐視敝政若匪澣衣之於體郡蔬飲水額供例餽悉屏絶之豪胥黠吏咋舌不敢動屬歲旱穀湧貴民嗷嗷待哺公請發倉賑貸一邑賴以全活首重文學先是學宮傾圮公力請新之羣弟子於中而督

之課士風頓與時北川公以恭政表樹江濱赫然有聲而公令名冠諸邑藩臬諸公輒舉為領北川公亦自為宗人榮益相與為聲名矣秩滿考績廋人留之不得尋以北川公辭命節鎮南贛公例應避改高淳縣高淳為畿輔近地民多玩法尤稱難治公治之一如廋而邇浮完銅豪右自效尤多有邢氏者饒富甲乙爭鬨久不決公廉得其實曰曲法徇人吾不為也遂寘之法由是邑中凜凜矣公心存於愛民故於振風教植善類者為之惟恐不力事主於奉公故於千貴勢遠上官者執之惟恐不堅而時稱賢者率卑辭媿趨以得人情猶惴惴焉日懼以冒罪吾包藏機心狙伺事會公知方枘不可入圓鑿撫然嘆曰吾即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伏尸蕃以範我馳驅也竟引疾求去都御史周公如斗暨御史劉公節林公耿公定向咸嘉公勇退檄為程縣表其堂為掛冠云公既歸深簡自重平與客接二三耆舊相過禮徑言緣詩文尤敦性喜飲酒

勸酬至醉目光傍流輒倚榻假寐鼻息鼾鼾有頃睜目視坐中呼盧復能飲矣公讀書不求精博間寫為詩雖不務工苦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如風高梧色老天闊鴈行踈及河流入夜濤聲壯月色懸空樹影微句殊驚人可傳也公性剛直趾為諂媚諛婀之行對人少寒温語若落落寡情然久與之處真意藹然至其情所甚鍾處思禮款曲即素嫉娈多兒女子情者不及也其遇事雖不關己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忌人有過輒面詰之雖大吏無所憚挺挺自若而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然不為翕翕相懽態以故士大夫多敬信之其守己甚厲自發科至歸田逾三十年攝衣冠謁長吏者可計日數晚歲郡守固迓為鄉飲上賓一往即謝却倭奴掠境上邑中徵公戰艦費且不貲衆謂一見可脫公曰吾敢挫法以敗公家事哉即應命比者有司議以里逓徵賦公即率二子赴役邑令趙公宦嘉嘆不置曰人所規免公獨任之賢矣哉生平不事家人生產言不及貨財攘便爭利

汲汲權子毋者非獨不爲心不知也御史公有別業公舉以讓異母弟曾無吝色嘗有就公索賦稅者公隱几臥家僮滿其欲而遣之比寤不問盈縮公固巨族獨不事侈靡浣衣經十餘年不易至周困窮即傾篋笥不惜襄赴試都下猝遇故人以事逮禍且不測公竭貲營解乃得免其尚義好施捨類如此嗚呼公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未究其施者哀哉庚淳人閔公卒咸悲思之淳立石頌公德度爲建祠祀之士民復申詞移檄烏程請

入鄉賢祠公去庚淳且十年而其人追思之若此非德澤在人有以根結其中而不可解寧至是哉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詬其生乖其死而卒以貽臭百世者何足以易此哉是可以瞑公目矣吾邑有溪堂歐先生者亦以鄉薦令分宜分宜人至今德之不衰予嘗至其縣父老猶能頌其政有潸然出涕者吾郡屈指賢士大夫必曰溪堂溪亭云公庶幾近之嗚呼馴自諸生時擇交於公公於親黨亦忘年而交予益相得甚驩也今其已矣乃拭淚而爲之銘曰

謂公弗揚實邁于鄉令德孔彰謂公未施施于二邑邑人思之不媿爾父庶幾先哲道峯崔崔君水洌洌君子之藏高且潔

明進士順德令思泉胡君墓誌銘

萬曆貳年　月　日順德令胡君卒於官舍訊吳於巷農哭於野大夫士相與哭於堂如考亡焉已廼經紀其喪以歸已復請於當事得如令甲祠名官報可會予以節鎮起家填江右君之子某等匍

匐乞銘焉辭不獲則捃摭其狀而誌其墓按狀君諱友信字成之思泉其別號也世爲吳興之德清人大父梅屋翁仕至歸德尹生兩泉公潛德弗耀配魏氏寔爲君父母君生而顖異自爲兒時已蔚蔚露頭角稍長不好弄下帷治經獨師心匠不卑拘趨時好其於古文詞尤所涉獵意超玄乘際實境衍曼色澤之詞一切謝去遂以嘉靖己酉舉於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時年四十七矣君既歷强仕始登仕版或謂君且倦君獨慨然曰二十年廢一

第寧自好耶手版腰章凡吾所以事君者敢以遲暮廢也試政禮部使祭會濟歸拜廣州之順德令嶺外饒裕順德尤稱沃饒墨吏視之不啻朴府多以此敗君既受命曰親民者獨守令耳安能不惜緯功令之謂何而苞苴公行貿民事于何有予既矢乃心冀效職萬一不復能及家矣益以是訓其子云至則下令輸稅農得自達于令胥無及于農民乃大趙令所久之帑有餘金則盡捐以佐他費是時海上數警戈船下瀕駐近堺瀕海壁壘而烏

大二洲擅魚鹽之利爲盜藪羣不逞之徒鴟張詗察縣官爲大盜耳目君至則患之乃立保甲法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都黨正統之三丁籍一爲兵具器械出入守望得救濟重連坐其諸惡少不趨田作而被楮鎧持矛盾者籍之會盜發鄉兵圍捕得數十人君訊得實悉寘獄桴鼓遂息已而大冠以舟師十萬犯香山勢震鄰矣君咄嗟備巨艦邀之境上冠逸去督府異其材檄使監兵潮州君奮然往雖病不恤也縣治瀕海城數圮君嘆曰城復于隍無以保泰易有明徵遂其咎築程土物時其興作節其經費期年而城成得地六百七十丈有奇葺巖巖屹壯百雉焉于是以其餘羣羣爭登進邑弟子而課習之自諸明經飭行者焉除吏緜使卒業又以其餘葺演武場訓卒厲兵振鐸鼓合士伍凜然文事武備兼舉矣然君之爲治以文馭吏以禮訓民緩弱小急豪猾恩施甚厚而約誓明即三老畜夫莫不循禮讓懼蒙耻見令也居三年所而課最嶺南使者上白狀首荐君君且以賢

能徵無何會病病頃之遂卒時某年某月某日也公配吳孺人哭公過慟扶襯卒于塗孺人治家嚴整有法度能佐君砥礪名節者悲夫夫死國婦死夫孰謂君與孺人之死耶往予按章海上數嘆令長之難聞君治順德有聲且爲順德慶亦爲君喜今據狀君者胡君蓋嘗守廣知其事尤著當實不謬而予同君舉于鄉迄今垂三十年其知君尤深始君弟以大東役爲仇殺君既壯且復之仇懼攜千金爲解君竟不納卒得反兵之義又君爲荐

士窘甚當事者察其賢欲周之君不可竟辭去其于倫理辭受大節閒之有素矣嗟乎其出而為循吏入而克齊家也亦有本源也哉銘曰

宜賓真宰敷錫諸至于南海南海帥府曰候之令海若呈祥海波不揚剸兄鋤強善梓共掌帥上大穰與人嘖嘖孰當廟食應侯順德順德之令非誰于屯曰令之神神氣恣適而逐其義生城郭夫享其名婦守其貞玄宅永寧

凌宜人墓誌銘

潘宜人者刑部員外郎凌約言之元配工部員外郎凌迪知之毋尹伯父隨州判蓮洲公之伯姬為尹之從姊也凌之世家在大宗伯董公所為刑部君誌中宜人生甚慧十歲輒解女紅受女誡列女傳于母陳悉大義隨州公曰是不為凡婦也勿亟字之而練溪凌先生者以文學授經于尹伯天竟公家刑部君垂髫從之慧甚尹父監察御史僦巷公有人倫鑒亟語隨州公曰何所垂髫生必大其門其以伯姬妻之隨州公諾凌氏僅僅若纍陳數

耳隨州公忻然納之乃練溪先生日以賈諸毋日攝宜人笑曰寡人子即大其門而得持歲薤論與諸毋較輕重矣或以讓御史公而公與隨州公持之益堅年十五逐嬪于凌凌諸姬咸易其少不諳婦事而宜人固諳之躬秉刀尺蠶繅不懈鼓筴力貧支德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練溪先生數奇亡風雲之便宜人居嘗順適王姑意相益脫簪珥諸供具湯藥一不煩王夫人練溪先生語王夫人季婦善事我舍練溪先生不祿王姑哭甚

與宜人為命宜人上事王夫人而陰佐刑部君學刑部君課子最嚴宜人輒左右之兒勤苦嘗父意宜人慰勞備至稍不當意輒顰蹙言獨柰何苦而病父為以故諸子皆斤斤毋惰志刑部君久淹鬱病怔忡弗復能理生計嘉靖壬辰始以選貢上南雍舉應天鄉試而病益滋甚宜人籲天請代踰年身不解帶歲丁未益病竟不能上春官嘗自嘆曰寂寂寥寥楊子宅年年歲歲一牀書宜人曰楊豈不古英賢哉而固困頓坎壈命也夫刑部君然之

庚戌復當詣春官病不克行宜人曰姑老矣君直
取進士位養乎抑以祿養也刑部君大悟乃謁選
得全椒令尋擢守沔陽州皆不愜所志少拂意輒
欲棄去宜人輒款語姑老矣君宜以官養法乎抑
以祿養次也刑部君復大悟已而長子遵知舉憲
天鄉薦遂舉進士拜司空王政而叔季亦皆鋒穎
翩翩然起矣宜人時一歸寧翟冠翠翹揚被曳裾
皆而顧填而流珠其行于于也隨州公色喜顧謂
宜人曰諸毋安得持歲鑰與而較輕重哉刑部

君擢廬州永廬有饋六安茗者中匿金焉君時有
事揚州宜人三日發茗覺之念固茗傳詣揚州所
刑部君且置餽茗者于法歸謝宜人宜人咽曰吾
又愧夫逆暮夜人也幸勿自多君益謝之以其故
君三持利柄而皆有令名人不多君而多宜人內
助之功自刑部君入仕即迎養王夫人於官邸蓋
王夫人嬪居十五年至是始愉快給使令而宜人
事之益謹羞脯羹禫非躬治不敢進即王夫人所

室中急益攻苦不異貧時至賑窮乏即傾篋笥無
吝宗族姻黨閭里賴以舉火者歲凡數十家君以
廬丞　擢尚書員外郎乃奉王夫人柩歸未及
家王夫人病革召宜人曰吾死矣莫以報汝第顧
而年若余而子若孫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
若而事余也遂瞑目宜人號泣幾絕蘇乃理諸務
附身附棺罔不備具及十餘年爲子婦文言王姑
必泣曰若大毋雖上壽且祿養然不及家舅子婦
女男永訣是終天之恨也刑部君性至孝王夫人

卒遂弗仕而司空郎亦致爲臣而歸宜人慰勞甚
籍兒即不隕大節歸事而父所得執與官多司空
郎侍刑部君甫八載則宜人事刑部君四十有八
載矣而刑部君病日且强半焉宜人拮据撫摩少
加粲則喜溢眉宇精潔烹治刑部君數舉匕箸則
欣然之不則踧踖不自安又不令刑部君知也庚
午君寢疾宜人與諸兒若孫號泣侍三閱月而刑
部君遂捐賓客宜人慟曰妾甫及笄事君子備當
艱難中遭險巇既良苦官守茲幸有田廬之樂諸

子庶幾成立可以永年而竟先朝露未亡人其若之何遂絶而司空郎昆季救之乃活然駸駸公無生也每舉刑部君遺書數數或一事爲相及輒淚浸漶下又三年體漸羸弱乃甲戌五月家孫亡八月冢婦包宜人亡九月嚴氏孫女以歸寧又亡痛篤郎司空郎款諭之不能止疾大漸屬纊遺言無眩語亦無戚容蓋嚮曆甲戌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先是予起家江西巡撫車既脂矣寔知等持所自爲狀詣予涕泣伏地請銘曰舅氏以吉行不孝其

曷敢以凶事聞雖然吾母舅氏姊也其忍以不祥辭予亦泣曰而母吾姊也其曷敢辭且婦職婉而易弛母教溺而靡節古今稱令妻賢母不難兼善哉而母相其夫子於姑而訓其子於母婦道備矣斯不足恢恢乎勸哉且吾先君子能識而父於垂髫時也又識而母之卒能相而父也而不及見而母之貴盛也卒無解於蔵藏之言吾固嘗銘銘曰吁嗟乎宜人維湖之瑞維家之珍施于夫子佩玉垂紳鳳飛翬翬麟趾振振彼其可化者有盡而其不可化者無垠吁嗟乎宜人

何淑人墓誌銘

今南太宰何公與予爲同年友司馬司馬故意氣偶合益甚歡也公爲人侃侃有度無叔季士人無以故縉紳中雅器重之間有知者謂公得內子之助云予識之久矣越三十年而公淑人卒時予與公又同官留都公告予曰予室人亡矣不忍其沒也而以屬公則以其冢君大縉狀來請予曰予以公之賢而知淑人久固安所白哉今願有以誌

之矣按狀淑人爲太學俞生甍之長女甍世居寧海之婁坑里父陸業儒以貢爲臨清參軍而伯父穩起家進士守衡陽郡蓋甲族也淑人生有令儀在髫丱凝重如成人衡陽公奇之曰此女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太學君受以內則列女傳諸書輒能解其意每飯淑人必侍側偶一不在太學君爲之不怡以故偪塞其配及笄未有當意者而太宰故居柵浦去婁坑二百里而遥聲問不相及太宰父贈左司空徒良者先任江西進賢縣尉一日參軍

公勻當江西假道進賢司空公以鄉故館之太宰適以省覲至時已補郡諸生有司第藝輒冣然上列聲聞蔚跂矣司空公見之忝聖太宰不事計禮時忝軍有偕遊者董生乃爲太宰以淑人請之忝軍而未之諾也則歸而言於太學君太學君曰何郎果才耶尋司空公滿歸復以太宰見之太學君太學君心竊喜之而柰何撓之者衆也則令人扣之淑人曰女子字人其擇賢乎淑人曰亦擇才耳太學君曰決之矣宜莫如何郎者遂以淑人字之

館太宰公於貳室而婚焉司空公曰是貴族女而吾寒酸子强項恐不相下乃淑人故自抑損太宰雖居處飲食於淑人乎淑人無幾微德色種種求當太宰意每夜讀輒爲篝燈拂拭几硯溫粥茗尋聲將之而已則織紝相之歲庚子太宰公領鄉薦淑人欽祉啓太學君曰非吾父塵埃中識田舍郎女不終身爲田舍郎婦哉則又跽而請曰女婦於何而何尚未得一日婦吾也柰舅姑何遂徙於何而以事其父母者事司空公與太淑人汪授貪斧

使自給家素貧約淑人拮据室中僉堅攻苦然猶時時調甘毳與太宰公捧盃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二尊人庶幾忘約矣未幾司空公病淑人侍醫禱經月不解髮逾年而司空公卒淑人經紀喪事傾裝篋不少靳戚里觀者乃以誇司空公曰天以賢婦報善人也庚戌太宰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汪淑人亦就養邸中淑人日再問安否務探志弗懈汪性嚴急雖兒女間不少假顏色而與淑人獨煦煦焉已而太宰公擢成都守汪淑人以老不

能行淑人亦以奉汪於家不肯行太宰獨居成都者五年得畢力公家事以淑人之代供子職也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汪淑人謂淑人曰爾不偕吾兒遊久矣且吾尚彊飯第無慮淑人不得辭又數載太宰公歷陞湖廣按察使心動謀歸而汪淑人之計至矣淑人匍匐自責曰天乎胡不少愍而使我得侍湯藥也又胡不使我少忍於夫子之行而使吾姑啁啁望我於數千里之外也旦暮號泣悲酸不忍聽太宰公起家晉中丞節鎮閩中閩素多絀

穀珍玩之物淑人一無所好雖脂沐亦不以煩縣官以安太宰公以廉耀大理卿晉秦受代淑人忻然相慰也曰君爲廉吏吾不得爲廉吏婦耶且纔不得持蔵鞭鑰爲守財虜不異職效蒙事固舍郎耶淑人以夫貴累拜今封呼大姉謂之曰姒氏吾一老婦耳而三被

璽書榮寵極矣若不能爲我少塞萬一耶乃督其子課於家俾太宰公無內顧得致其身於

主則又曰燕中苦寒寂寂逸夜乎且吾夫子鮮餘日

綿一綫耳得無寒心哉復置一妾佐太宰公行人謂其有樛木之風焉淑人素有痰疾庚辰再作時太宰公爲南京刑部尚書再疏不得歸更晉今官淑人手其子而泣曰吾不及與汝父訣矣遂瞑淑人率素無他腸處妯娌間相習爲婉嬡終其身無間言御臧獲役任必中其能而恒優其力不令盡米鹽瑣屑必躬必親寸縷粒粟勿漏也而族黨有宴生以緩急請捐橐周之不虞伏臘文弟婺也而貧淑人歲時顧問需所不給卒則衣衾棺槨靡不爲備姑族有孱孫貫者汪淑人實將摩之淑人曰此吾姑所援立也撫之勿替太宰公割腴業若干畝推賜宗族淑人歲手籍其貧者給之不足則佐以他田租以故死之日人巷哭之卜以辛巳八月日葬于釣魚嶺蒲塘之原司馬氏曰世之談內行者敏給詳幹精剌衆鏈鎖之役指揮治生曷可不稱婦德哉然要之非其至者淑人爲富室女嬉而貧則忘其富爲貧家婦既貴矣則安其貧是可銘也銘曰

夫子窶然其儒兮相之貴兮分子職兮夫子偉然其官兮守之約兮裨臣節兮吁嗟乎丈夫者女兮歸其宮兮樹之悴兮胤發祥兮

太學生閔石塘公墓誌銘

菰城多世家而閔氏尤爲著姓葢自宋建炎中其以將仕郎由汴梁扈蹕南遷而其子德淵素有文學領敎歸安遂卜居烏程之晟舍里凡數十傳而生太保莊懿公又再傳而生石塘公乃莊懿公仲子琴軒公之季子也公生而岐嶷豐頤廣顙望之

若鉅公長者雅不好弄垂髫即屹屹有大人志心竊以太保公自期矣顧慧善讀書琴軒公乃以太保公所習春秋授之舅冠工屬文試輒高等而屢琴軒公惓勤即以家政付公公日出而就塾師吳而課耕織至炊浣米泉醢酪竹頭木屑之事詣所肇畫悉就條理而其役任咸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俾有纖而已不爲市井競什一無故冊從拮据中且課且誦而以其閒就師剖析疑難探索要眇至夜篝燈爲經論義計弗屬弟就枕不二

三年其家與學俱大成然數棘試輒北一時薦紳青衿譁然爲公不平而公志日益銳心日益虛曰丈夫不取青拾紫登華涉要而能揚眉吐氣聲施於天下後世哉且吾豈有所不足於一第也耕者不獲則易地而播之株守匏繫非計也遂入國子爲太學生又數試數北公嘿嘿不自得翻然改曰孫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且男子何必身行志哉吾不做吾子二郎必做遂事業身先勞之仲季庶幾駸駸

駸望成矣公性孝友事琴軒公與王安人蒸蒸敦謹奉養百方修甘滴調聲色而進之終其身如一日也琴軒公與王安人實鍾愛之已而先後捐館公柴毀支骨幾絕復甦而王安人之殁公已逾下壽矣不任勞劇竟以成疾侵尋十餘年而篤至庚辰冬訓錄自淮陰拜公於堂公懽然相迎若爲隔世之見而厄羸之狀可知矣人謂公不旦夕也而復從床褥間勉强盥潄者二十閱月至壬午仲秋杪得其季子鄉薦之報業已昏憒猶時三解順焉夫病宜死久而不死若有所忍以需其子子不第久而忽第若有所激以慰其父之死天之所以待善人者固如此公之兄姊若妹凡五而異母者三人公視之如一而其待宗黨少長循分經紀徭役必以身任之貧則賑恤之患難則力爲解脫之子姓中事無大小咸折衷于公得公一語賢於券矣公粹而坦洞見底裏不厚城府不茅塞岐逕人驟接之無脩貌徐徵之無改辭猝而厚之不色喜薄之不色怒生平不爲郤亦不脩人之郤蓋寬然長

者而至於善惡是非則其中井然若別黑白特不喜談人過失故人人願交公上館時某交公最契者出令烏程不忘公平生公于初至時一旅見之無私謁或謂公卽一言可以席而有家公笑曰某不可以私干吾非干人以私者而公所善劉君世卿少嘗師事之客死于官遺孥弱息貧無以自存公爲置宅産時周其乏終其身不倦公忠信篤敬擅稱湖中至或舉之以礪俗云卜兆于鄉之履宇一圩葢公擇以藏王安人而與仲兄北渠公相期

左右之者死不忘親也友會等將以 月 日奉公之柩瘞之先期持公之從孫安成君狀乞銘于馴馴拜而受之涕泣不能視仰天而號曰嗚呼公吾太夫人之少弟也長馴甫二歲自少及長從公遊者二十餘年甥舅昆季而公實昆季我也公病不視藥死不視殮而又不文無以發公之潛德也痛哉然何能辭乃拭淚而爲之銘曰

公才可售不售而售於其後昆公德可壽不壽而壽於其令文天欲揚之必故抑之天欲永之必故

靳之而不於其身嗚呼其無忝於中興名臣太保公之孫

太學生鳳里嚴公墓誌銘

明興以來我湖入座起家葢 四輔嚴公一人云公諱震直以輸賦入覲

高皇帝見而偉之遂拜河南布政司參議歷陞工部尚書醇謹直諒蒙眷優篤賜老復其家嚴氏遂爲吳興著姓凡五傳而至樂萱公錫益拓世業饒裕甲於菰城鳳里公乃其最少子也垂髫峯顖能解

長老意指韶秀可愛樂萱公大異望之曰此子必振吾宗是可紹司空箕裘者乃令習博士弟子業而鳳里公綽有治事才頗以外務奪其內志久之請于樂萱公曰兒非薄書生不爲顧於中不甚了請得更業以奉大人朝夕樂萱公曰爾欲何爲對曰大丈夫豈立稿哉結俠行賈鑄山煑海兒所不能飯牛牧豕動樹陂魚之術兒所不屑偵伺物價先時而消息之趨若猛獸鷙鳥之發操奇贏與狙儈競刀錐之利兒所不欲不有皇大父與父之

世業在白圭善觀時變李克務盡地力亦各言其志也吾與爲李克哉於是強本力穡課督臧穫愼擇土成上腴卽寸縷粒粟無遺也而閭孺人實相之相與節爲勤儉薄飲食節衣服與事僮僕程勞苦僮僕之指千所役任必中其能無不自食其力者晝作夜思鮮出償入閒推其贏什一而息之卽善心計者弗若之矣時時具甘醪調聲色而進之尊人尊人每爲解顧曰兒生事日益獨柰何衣褐冠素入大司空之廟乎吾懼不享鳳里公乃

奉例入太學而太學生多富人子腯轄怒馬鮮服媮食相高而公獨澣衣敝履寒素若貧儒知者竊詆笑之曰爾固吳中簪纓巨族獨不能鶩鶩其衣連車騎長安市中卽公曰禮義相先之地非紈褲子弟角富場也烈不爲煩公自守甚堅卽絲粟忍不能與而心慕陶朱公富好行其德樂嘗公授產諸子欲私厚于公公瞿然曰兒弟也安可瘠兄而肥弟樂嘗大奇之遂均其業而筆其事于券詔來世也仲兄涕夭諸孤甚窘鬻公家產至千金會有

白之于官者將索其償公曰猶子亦子也何忍其轉溝壑乎獨議貸之而復與五十金賑其乏族衆待公而舉火者未可屈指數也眞生理貧不能自立以父舊依公公衣食之更爲傅訓瑚荒蕪以成名嘉隆間歲饑僧仆充路公捐穀千斛全活之其棺以斂死者其施恩于不報之地如此公尚悒悒退不爲郤亦不修人之郤羣不逞少年見以爲易與也而侮之君不爲校偶訟之官官不爲直公頗受之未嘗求勝煩役劇征迄無寧歲人爲不堪公

曰吾先世以役賦受知高皇帝起家役吾分也每事輒躬往無怠人不得以衆中之或勸之仕稍稍避役公曰吾側當仕顧人利吾財雖仕其奚裨吾直爲公家需餘以溉貧交疏昆弟不隆先人業泉奚多富何爲家亦日削年甫中壽而遂偃蹇以死也惜哉夫高貲者必後其躬而公處之以約儉者必吝其施而公行之以義轉粟于官者必食其粟而公棄之若敝屣吾觀于天道盈虛消息之數而知嚴氏之興未艾也公爲

閔琴軒公館甥內子予大夫人之少女弟少保莊
懿公孫而公少予□歲娶其子為予之妻也予之母公何嫉
也歲壬午視予割稱病[illegible]予之母公而公未卜
也公曰嫉而視公乎此也予曰吾民國開幸公
還期故來訣公乎此也予曰吾民國開幸公
善攝還我於五洲之濱為物外之遊也公唯唯而
去去不數閱月而予歸則哭公于堂矣嗚哉乙酉
月 日葬公于郡西南之虞村去城五里而近
諸子持予表弟春元閔遠慶之狀乞銘于予曰此

先子志也予曰予為公甥公不甥我而以友視我
也非予銘之而誰也乃拭淚而為之銘曰
富而不有其富乃久貴而不居其貴常儲益謙惡
盈天道之經振振兩子繩繩而孫司空之澤庶幾
存存

奉政大夫陳君暨黃宜人合葬墓誌銘

余得交於方伯陳君其者十三年矣初以同官交
繼以心交今且以生死交矣故於其父之死也不
覺三踊欷歔泣數行下益以方伯君之愛而不忍
於其父以其父之死而不忍方伯君之[illegible]
從奔鋪中掊事為文祭之不逾月訃方伯君走使
數千里持其所自為狀請銘予[illegible]宜人亦
逝矣余固不文奚以銘誌雖然公不敢辭公數千
里[illegible]也其何辭[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日救者

[illegible]勅[illegible]公從忠武公[illegible]忠
孫多賢而相國[illegible]公從忠武公[illegible]忠
肅公文龍乃其最著者武肅後先徇節于宋子孫
義不仕元暨我
明
勅建二忠祠命有司春秋致祭沂國凡十五傳而至
處士腸別號鞠莊始家于蘭之椒峰遂為椒峰陳
氏腸生景星別號春谷春谷生大夫大夫生而穎
秀授書過目[illegible]大義而岐嶷方整如成人比長
挾經術以上文衡不得售即翻然曰一學官弟子
何足榮陳生哉是天所以解吾縛也乃遂觴咏于
篠塘西埔間散橐中裝購異書充櫃儲校同異今
古疏傳間出所得多窾機奧旨籌策世事率多雅

語折簡數行人驚詫自愧不及遂與君名齊名者為諸
郎君師友親為督課伊吾至夜分書尚未竟每一句
句不能讀者揭于壁令諸郎君入公館讀書日誦不
廢黃宜人時時出漿脯勞賜而大夫不復厲治生
黃宜人指掇佐之聘享師友行修脩節蓋不啻焉
大夫有人倫鑒其從諸郎君游者無不覘其抵極
如族子憲副祖堯中丞其志皆品藻器重之今顯
榮膴仕不啻郭有道云方伯君學大起有司第薦
輒高等人艷羨之大夫曰汝謂吾為諸生父耶僅

僅脫踐更耳方伯君聞之益奮庚午遂魁鄉貢不
第而歸大夫謂之曰吾嘗見士人偶得一薦即從
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竟以自廢吾不願汝有此
也方伯君唯唯操之一切如諸生時甲戌第南宮
授南計曹郎權冊于淮尋轉虞部董造漕艘兩官
皆稱利囤而大夫皆就養邸中勑之曰吾平生獨
惡官而橐者若不淄誰能淄若不慎吾不而父也
方伯君竟以廉稱時方築高堰障淮淮水欻蕩不
能固需板甚急大夫命方伯君曰王事寧分爾我
亟裒羨材襄之隨取隨足工用克濟尋以奏最封
大夫如其官黃為安人人謂自食其報云四年大
夫以松楸之感偕安人歸而方伯君奉侍冰郎
分司中河遇
覃恩加封公為奉政大夫黃為宜人家居閭閻中去
邑不百武而庭無大夫之跡君長吏時時存公輒
謝不敏燕居未嘗改庶人服或謂大夫以子貴家
稍稍稱羨矣諸貴人父皆鵷鶵其衆連車騎交守
相以誇耀里巷間而公猶然為田舍翁胡不為兒

子增色乎公應之曰吾正不欲借兒子面生色也
郡邑既重大夫或問以所欲言事大夫曰一屋之
氓何所知事而有所欲言耶郡倅某者其先人占
籍東廣以宗盟來謁大夫絕不與通俟其罷歸乃
招之飲引至墓所一拜而別郡中論秀于鄉意大
夫必有以子姓相托者大夫卒無所托郡中諸君
相顧而笑曰倘皆如陳大夫烏所用官人為儼然
介紹于門請為鄉飲大賓大夫曰此獨尚齒哉吾
何德以堪之竟不赴歲乙酉方伯君擢山東參政

督餉於淮大夫以漕儲大計且謂兒念我甚也疾
馳視之至則篤輕舸歷覽河渠壁畫若素講了了
遂歸謂方伯君曰吾尚健飯茲來未汝共今汝得
畢力而
主坊分念也時余跧伏高萊中詢知大夫壯甚喜而
嘆曰此天所以庇兩河矣未幾而方伯君擢掌憲
巡海東學奉大夫宜人以行大夫甚歡且謂方伯
君曰吳隱之何人此其軟泉也不數月而復以治
河改徐州道大夫曰

明天子方宵衣旰食于河特召潘公于家吾兒繼有
是命
明天子知吾兒矣兒勿難之而其中固快快不樂也
遂偕宜人歸閭河溢邳睢間怦怦不自持黃宜人
百計寬譬不能止入冬病作自知必死竟不服藥
時從床褥間問河如何病且革猶手書授急足趨
淮令方伯君努力河事而戒去者姑勿露吾困篤
也乃呼姪祖堯書旌令毋私謚顧謂宜人曰吾死
無憾兒官三品而王父與父尚祭寢室吾何以報
地下其亟營祠及兒爲慰宜人嗚工庀材不兩日
而大夫易簀箱張目視左右曰河何如也嗚呼大
夫死于河矣夫人委質事人而遇事幾稍疎則周
不謀解避且秦越視而況死生之際大矣賂無兒
女子喘沫諄諄以國事爲念非明于君臣大義百
年日暮者能乎大夫性最孝春谷公日寢食將中
人產然好客多長者游日事宴飲歌鐘不徹已而
家稍落大夫日營珍膳貴酒以進黃宜人脫簪珥
給食不給則以織紝佐之惟所需咄嗟而辦猶歎

踏古矣春谷公意蔥蔥然曰盛也春谷公知狀稍
稍謝客大夫膝而前曰大人非對客不樂兒力尚
能辦此矣以兒故不樂也乃宴客如初春谷公年
四十五始生大夫而大夫則四十有餘矣春谷公
鞠然曰兒大矣吾報乎今後薄莆城春谷公病
且革語大夫曰而吾之曰城且破而夫婦挈累飲
爲縶城計大夫涕泣不忍去無何春谷殁城果陷
大夫方毀瘠柴立計無脫理而鄉人感大夫與宜
人之孝引之間道入山得無恙大夫頗嫉惡有爲

不義者避之若浼然未嘗修人之卻鄉黨有鬬力爲解救而所解救者亦未嘗有德色中子爲郡幕幸幕中籍諸豪譴令幸挑上當死幸救甚力而補之無所辨黑白而偶漏其事子大夫大夫聞之亦面陰陽也幸遇中貴人而免不以官之所逮者有德色幸終俱貶于大夫急急若大夫救而食之既死子之柩而恤其孥卒不問其里氏遷倭都中偶得貴人遺貨數十金還之兩日還之堅不受謝賈人曰公方急何以却此大夫曰吾固急第

不盡得而所有而乃以分耶一笑而去平生最愛其鄉先輩王筆峰之爲人過淮購其守淮時所爲文稿梓之以歸筆峰藉以不朽前士義之其施恩于不報類如此大夫長宜人一歲夫妻相禮如賓宜人爲翰林士嘉險公孫女生而婉淑有令儀年十七歸陳陳之中表如戚戚以貴家女故難宜人而宜人故自抑抑折節爲勤儉以相大夫翁之諸姬咸薰其德大夫性狷急黃宜人以柔道將之故終大夫之身無豪舉臧獲有小過輒爲掩覆有

窮其所有者待爲不省終不暴其短甚至

中表及比鄰之有急者取之若將死之日人爲悲哭大夫病宜人日不交睫者若干晝夜侍湯藥如辛力疾促築新祠遂不能起有若告之曰幸稍忍以俟徐州兒歸也宜人曰我所以不即從大夫於地下者欲完新祠以終治命耳祠成吾又何憾且吾已神見吾兒矣急促奉主入祠而以方伯君歲所上俸金爲諸有分親屬及左右有差澹然而逝大夫生於嘉靖壬午三月之望殁於萬曆

己丑仲冬十有七日宜人生於嘉靖癸未七月十有七日殁於萬曆庚寅二月七日後大夫八十日而享年則皆六十有八後先若待亦奇矣余嘗與方伯君督課河塘語次及其父母即悲咽殊不勝曰瑛之得有是身與是官也孰非吾父母所自出哉而相隔數千里臘有不測瑛何以爲生余亦爲之動容已而得公訃不三日告代即解維而南人問之泣曰吾父待我瞑目寧能須臾淹也而猶冀得一見吾母父死母必與俱矣心竊怪之已而聞

君渡錢塘舟中心動恍若有覩乃黃宜人易簀之日也豈即其所謂神見者耶令方伯若年望過四十而負鉅望階二品駿駿台輔矣嘗於夢寐之濱再厄而再不死又聞其未第時偕二見黃皆城隍廟中忽頭痛奔歸則暴雨驟至顏垣敗屋毀然成丘正當其處蓋天將以大夫宜人令德而繩其報于方伯君則方伯言之所以圖報其繩者未艾也哀毀滅性云乎哉冢子某云云將以某月某日合葬于其原銘曰

沂國發祥蟬聯奕世爾純其武宜爾詵詵況也振振克昌爾祚隱德弗耀耀德以于曰藩侯父相夫以孝食報以于曰藩侯母夫死以河婦死以夫曰得其所子報云何於維其河爲其望烟其目曰以望汝

留餘堂集卷之四

留餘堂集四卷浙江趙振採進本

明溜季馴撰季馴平生功業著於治河所作河防一覽已著錄是集詩一卷文三卷皆無所見長干頊堂書目作五卷此其尚佚一卷歟

文起堂集十卷

〔明〕張獻翼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起堂集十卷》提要

文起堂集序

吏部司勳大夫勅撰

張仲幼于守先人之廬奉母氏命請堂於司勳氏余曰文起哉語具記中茲以名集復屬余序余展誦歎曰昔人以禪喻詩文亦有然非頓悟遏超上乘非速化奚肖聖人幼于可謂頓速矣此于將貴乎立斷騏驥取其驟至也仲子者裔沿圮上望麟江東誕秀髫齡博綜冠歲潛心稽古高目視今通達擬賈生之才慷慨睎魯連之烈至其孝友張仲性然也余自解官歸数枉過存未嘗不為倒屣云間嘗示余近體詩若統綺集余訝曰何幸乃與四傑遊乎間示余古選若百一諸篇則又訝曰余殆與三謝遊乎間又示余以樂府長歌若南都諸稿則又訝曰余殆與供奉遊乎茲覽其賦頌碑銘殆進而與潘陸遊矣覽序記書論殆進而與中郎遊矣至覽雜

著卜夢殆進而與屈子遊矣若仲子者相馬知為騏驥說劍得之干將謂頓造速化非與故文日益進學日益充名日益起鄉縉紳先達皆忘年以交呼為小友郡邑大夫以至臺司貴公皆忘勢以交優以國士雖署籍六館從博士遊豈其好耶區區一第亦惡足有亡也志在立言垂不朽耳研味集中海頌穆若犧谷淵微祖贊述德弘論託諷黃文涕睫以洗瀾陸誄纏綿而悽愴如此之類稱物逮意並出匠心得之司契矣即其世而尚論之深湛玄思平子所以裁京也彬蔚綴藻孟陽所以錙石也季鷹縱任遂列文苑士簡寬雅爰拜秘丞仲子克濟世美無墜家風允哉其傳乎集凡十卷總得詩文若干首萬有千言乎自刪定僅存十之三四耳嘗自謂八十高年已踰其半竊比元長然則後之著作寧可量乎序所未槩以俟他日

文起堂集序

皇明御宇百度咸貞然文弊未興尚存宋轍論者未嘗不追恨於王宋也永宣以下沿襲猶初譬江河之趨日下不返風雅浸微其道或幾乎息矣馴至

敬廟朝野稍振覺往轍之非而悟舊弦之謬更張易運而風雅漸還時李子獻吉首倡關西何子仲默接響河內徐子昌國鳳起吳中彪炳會稽先後同朝相與磨切於是含風跨雅越盧超漢躪我

皇明登諸熙代功亦不細矣

武皇紹統三賢並存而江左諸才彬彬出矣然齊德三賢屈指四人餘則鮮儷至於異門岐徑名為該洽亦不數矣迄嘉靖

上好玄脩一時侍從之臣以清詞相尚海內欣動援附奔趨不復知有六藝矣長洲張子幼于

氣足蓋世才可籠時早圖試用以樹勳名然屢
投昏壁轍遭疑阨遂翻然改悟篤志典墳博綜
緗緗悉意著述見時製多非樊然敝亂爰苑鴻
裁於漢代探妙製於唐風以為漢賦宏奇詩具
鋪陳唐什妍麗賦存長律典禮行於會通變化
成於擬議而海內昧昧真贋莫分每對客長吁
歎恨不已時豪飲數杯頹然就榻迺交皇甫
司勳汸林屋徐緯黃君姬水相與討論斯道故
常虎視江表龍伏海甸國寶未收竟為行惻良
可悲矣乙亥冬仲以所撰集十卷緘寄山中且
以書屬曰子為我序之以成勝事於是展誦三
周掩卷歎曰吳文獻勢如將絕之旒僅屬一線
張子又能脩綴而綷之耀豔深藥猗欤美哉今
誦其詩賦宛西京天寶之風讀其諸文即中郎潘
陸之筆時步驟壇間遊魏苑優游暇豫綽有餘
閑其氣昌以達其材橫以肆富似海涵藻如春
麗勢若河瀉惟類鯨鯉萃而不靡壯而不厲直
而能温婉而有則嗚呼藝家之能事畢矣余老
且賤幸獲附驥豈非大願也哉他有不述已具
司勳之文矣林屋徐緯序

文起堂集目録

卷一

賦

白公石賦　娛親賦

求志園賦　贍姚賦

述先賦　傷弟賦

卷二

五言古詩

數詩　七月五日夜泛梁溪

卦名　芙蓉園爲用晦宗室賦

謝郡倅姜大夫過訪

送張令君入覲

賦得岸花臨水發用水字

投贈十五首

遂菉堂詩爲徐長吉賦

劉侍御邀看垂絲海棠

卷三

七言古詩

春遊曲　答黃孔昭徵君

貽陳子野明府

相逢行　欽許太常

徐生行　招監郡歌

春遊曲送王娘禮茉君

貽鄭吳江　自笑行

三子行

分得洞庭山送吳半刺還越

會稽太守歌贈岑給事

送家兄弟赴試春官

席上聞喬娘琵琶各賦

送蔣子徵僉憲兵備岳州

送張羽王郡倅督漕之京

卷四

五言律詩
寄王青州
山中勞文學陸隱君携具資慶寺相餉
酬角頭鄭徵君席上見贈
送家兄弟赴試南宮
春夜飲柳明府衙齋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寄內
憂來命緑尊爲沈憲僉賦
途中記憶　送趙侍御起任
送徐比部起任通參
奉寄伯父推台州
雨中過虎丘東劉郡公
立春日文博士皇甫勲劉侍御集南館
南城紀興　霸夜飲余侍御臺中
渡江　賦得歐司訓首蒲齋
憶弟
九月二十日伯氏季氏虎丘言別望月
孤坐
月夜飲費參軍樞館
重別鍾天章前軍
呈姜夫子
仲冬月下費參軍樞館秋菊將殘招友
人賞會與李駕部姜膳部蕭比部同
集
陶司成校藝謂僕堪上第感而賦之
陳蔣二比部蔡費二參軍邀飲清凉寺
途中紀懷　過丹陽寄姜夫子
寄徐子與使君
謝郭侍御邀飲山莊
贈莫雲卿　自況
贈王崑山　寄郁三人

下弦燈宴　白雁

寄贈陳總戎

坐家弟林館因寄

獨飲家兄弟林館寄懷

寄家兄弟燕中

紀興

元夕喜家兄弟燕中書至

懷伯氏季氏南還

室人再生女報伯氏燕中

不寐憶家兄弟

虎丘啜茗

春閨病起和黃得之先生作

四月四日文休承彭孔加二丈集南星

館送春

餞邑大夫張公擢省曹郎

七夕立秋

邑大夫張公晚涼過南舘

王崑山過南館得花字

張長洲將赴比部之擢相招王文恪第

宅留別

皇甫司勳席上送徐徵君還洞庭得芝

字

閏二月南星館牡丹盛開有懷

壽皇甫司勳

除夕寄孟季二氏

俠香亭懷古用寒字

感哲兄俊弟返駕春官

寄家兄弟姪落第春官

憶弟感蘇子瞻四海一子由之語

聞琴爲顧生作

王舍人招看池蓮

督撫宋公過訪賦謝

夏夜梅二尹同孫指使過集
懷陸太僕假歸平湖
王中翰招看芙蓉
劉子威使君宅看菊
十月菊
墓上除夕　得休寧蘇君楫死後書
傷東甌項思堯太學
傷何元朗翰目
傷李于鱗先生
二月十一日范方伯邀飲虎丘乃嫡母之忌不赴報以詩
予方立年秋髮漸落感而嘆之
戚符卿舟中
送鄭迴還琉球
吉莊蕃瑞上人房小憩

卷五

七言律詩

送欽水部避讐之金陵
春日飲孫侯　贈李郡博攝理長洲
送莫大參起任洛陽　憶懋上人
飲陳將軍　飲謝將軍
李比部席上賦贈得開字
贈閩中張比部　過章道華并王少參
有所思和黃吉甫
賦得愛妾換馬　送宋憲副持憲閩中
惱謝將軍兼爲勸駕
郡守劉公見過南館　別何比部
龍張吳招四郡倅過南館
簡招郡倅　簡徐紹卿徵君
贈王舍人子永　寄歸長興兼簡徐汝寧
羊日與鳳文鴻翼二弟侍世父湖上觀
梅　投贈兼眎蘇君楫沈元異

人日　小飲真公房梅樹下
黎職方再宿同賦
荅毛國琛進士　送傅成之
寄徐太學維垣
潘治中集自遠樓放席
送周公瑕應元輔聘北上
灌息軒爲用晦宗室賦
南城遊眺遇王世廉之京得雲字
懷徐徵君於洞庭用波字
王元美太僕之京郡大夫張別駕龍理
官出祖虎丘與吳中諸君子同集
懷家兄令弟將歸
席上送周懋脩之白下
督撫宋公期泛石湖病不克赴
望龍司理還郡　陳長洲見訪不遇
少司成范夫子招飲衙齋
李駕部席上言別
荅郭吏部乞休見寄
送龍郡理遷太平郡丞
石湖餞黎人曹　御督撫宋公舟行
贈兵憲永嘉王公　荅蔣戶侯
卓光禄樓成詩以訊之
雁後南還過陸荷卿子傳對殘菊小飲
追憶文太史徵仲王少參直夫彭徵
君孔加王選部禄之悵然成詠
黃公補公紹失第　謝張明府過存
奉懷掌院趙中丞
同張比部飲陳大理亭上得才字

卷六

五言徘律

寄懷朱比部子震
皇甫司勳席上觀舞

夢朱比部入吳社中
送蔣明府擢南曹比部
立夏日愁南禪寺滄浪亭
張長洲以縣志相屬遊飲王相國第
王敬美祠部服闋之官過余言別
同徐徵君皇司勳黃徵君劉侍御宴南
孫故侯
夏夕同樓霞寺光上人南樓觀電限韻
謝子循司勳惠嘉瓜
寄袁考功會望王儀部敬美
七言律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鱗王憲副元美
六言律
南星書塢紀興　靈隱寺觀貝葉經
對十月菊

七言絕句
口占　憶使君劉子威　漫興
九日遲伯氏歸　聞琴
送王處士還明州　贈儀部李郎中
七夕贈妓　贈王觀察起宦之楚
僕中年且爲太學遊十國子先生妻夫
子將以薄技入薦禮闈有以貴不與
之議感而成篇　代內柬贈
謝蔣子徵比部借馬　寄吳膺福
與袁考功索酒因謝　贈王人佐
謝龔民益參軍借馬　寄陳子野
贈別慧上人還棲霞寺　紀遊
送自如上人從師慧公之攝山
送張山人絕句　贈吳三德先
杜鵑花湯與二絕　虎丘採茶二絕
無題　南星館牡丹盛開

與二三子談經阮都閫折緋桃見贈
無題和歸給事二絕　紀時三詠
五言絕句
春晚　納凉　送慧上人還蜀
自金陵歸示家人　春半寫懷
三五七言　四六八言　湖上懷古
六言絕句
將之白下漫成
過冶平寺朗公房
過真上人房讀書處
中秋湖上看月　過王半刺
答俗人問
銘
鑄香爐銘
酒卮銘志江院姚侍御之貺
製卮銘志姑蘇郡守陽曲王公之貺
酒卮銘志督撫姚江周中丞之貺
製王母壽杯銘志長洲令浮梁張公之
貺
爵銘志大中丞吉郡宋公之貽
製硯銘　宅銘　門銘　座右銘
卮銘志按院邵監察之貺　堂銘
樓銘　階銘　牀銘　杖銘
扇銘　如意銘　燈銘　槅銘
枕銘　履銘　几銘　琴銘
屏銘　柘銘　筆銘　盤銘
卮銘　壺銘
箴
門箴　簾箴　鏡箴
卷八
序
百一詩自序　妙門新律題詞

送長洲黃博士陞廉州理官序
章道華憲副詩集序　孫將軍稱壽序
瓊管鍾戶侍公文集序
顧太僕歸田贈言序　刻古樂府序
陳將軍虎丘飲餞序　求志園集序
按院邵監察瑞芝徵孝序
贊
南太僕少卿李貞伯先生畫像贊
高祖畫像贊　可一居士自贊
漢壽亭侯關公畫像贊
碑記
眉州守張大夫遺愛碑頌
陸居士移居記
瑞光寺白雲房重脩佛亭碑銘
書邑大夫張公去思碑陰　客星樓記
雧著
卜夢文　答問
頌
清海奇功頌
論
薄昭論　公孫弘論　司馬相如論
傳
沈憲僉小傳　張叔貽傳
卷九
行狀
世父台州公行狀　叔母彭碩人行狀
世父陸涼州知州張公行狀
墓文
先嫂李碩人墓志銘
明故處士朱德潤先生墓志銘
張母曹少君墓志銘
下殤五女墓碑銘　陸符卿誄

寓目松秋辭　勑封張安人墓碣
祭文
外從祖葉贈君祭文　祭沈憲副文
祭二伯父台州李官文
祭曹母張太夫人文
祭海防張郡公文　祭郡三守招公文
祭博士文先生文　祭章道華憲副文
祭外舅朱醇之先生文　汪夫人哀辭
祭從伯母湯夫人文
祭少泰王公庭文　祭叔母彭碩人文
奠大伯父文　祭憲使張公憲臣文
奠南孫將軍恩爵文
奠哀考功尊尼文　祭先姑妹朱母文
祭淳父黃先生文
祭范太史太夫人文
祭比部陸公文名杲　祭燕翼弟文

卷十

書啓

答汪伯玉中丞書　與李于鱗憲長戚
與汪伯玉中丞書　與陸秀才書
再與李于鱗使君戚
與袁履善比部戚　答王元美參政書
與李鳴卿書　寄徐子與使君書
貽崑山王令啓　上海防張郡侯啓
與王元美使君戚　答用晦宗室書
上司成姜公啓　與周給事戚
答舅氏葉虞部書　貽黃徵君淳父戚
貽郡大夫南昌姜公啓　與徐徵君戚
致邑大夫張長洲書　上督撫宋公啓
與王觀察東　答督撫張公啓
再上督撫宋公啓　候姜大子司成啓
奉答督撫宋公和詩啓　答韓行人書

與龍郡理書　荅廣陵袁進士書
荅兵憲永嘉王公啓　荅洪憲副
荅陸工部　謝按院邵監察啓
寄龍郡李　責從父弟書
柬府尹吳公
與沈體道太學乞蓴絲啓
弔平湖陸上卿戔　柬王孝廉以道
寄大司寇姚江趙公戔
柬國子丞沈先生　荅吳之衛
柬桑大理　貽武選顧主政書
報劉新會　寄毛僉憲
訊泉州李比部　柬文休承博士
報王元美中丞　柬徐太素太學
報鄉進士盧先生書　柬盧子劍
柬皇甫司勳
起堂集目錄終

文起堂集卷之一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賦

白公石賦并序

白公石者家弟燕翼採奇搜殊之所置也家弟雅賞才章尤愛奇逸居然有名士風流先是哲兄伯起卜築園林旋營池館十郎名巷地是禪機曲水爲池人希晉代居無何俊弟代而有之泉池之舊增濬益植又起蓬臺於中庭列島峙於環堵纍纍而至列而置之爭奇騁怪厥狀非一工未畢而白公石至焉昔人有好畫龍而入室市駿骨而得馬者夫乃類是歟初白公澄吳出見幽石遂品題而鐫勒置之郡齋親如賓友至宋名賢題詠不絕傳雖寘石猶在官有明徐中丞見而奇之請移別第昔予游宅傍有監介石爲梁太守蕭正德持去莫知所在今人代

俱遠此石嵚然獨存豈非山靈護持以待奕世好奇之士耶隆慶改元之際有司請易徐隙地爲公府地之不存石將焉附家弟覩斯而嗤至駐心掛氣神祈夢請其嗜石而病僻如此徐君既諾乃捐金轉移之爲力誠非易易然一旦卒獲所好爲是物主不離軒楹奇峰當目拳然片玉光生於家徃徃率昆弟友生列坐而庥之自非俊調迥韻慧志聰情能使外適内和身寧心恬如此哉夫理雖足錦才無可勒且瞻且顧以春以秋念既馥于徃昔乃今欝于斯今苔蘚侵駁摩滅誰辨不有嗣響遥然以慚爲作白公石賦以其白公題也故以白石名篇

湖厥貢於青州肇嘉名於土精結停積以爲山尋台嶽之崢嶸抱玞介以成性樂高曠而自榮借天姥以眉目訝鬼鑿而神營何蜕差與麤魄卒起立而東傾恣棲遲於一丘若芙蓉之初生諒我心之不轉孰亦有而不珍雖一拳之獨立載五車兮未能想女媧之補闕取艮象于羲經遵老戒於蹟垤奏韶樂於舜登感神禹之所産多熊渠之沒金慕煑石之仙跡感超距之荆兵覽劍光於昆吾寧掩口於宋人傷亩女之赴河非李廣之夜行羙燕然之勒功高欝林之嘉聲卞懷璞而未售戚叩角而歌與鵞隨化于成氏羊見叱於初平曾無隱于虞愿常據草於道衡蕭守持以長往陶令卧而未醒出宜都而占霽當太康而一鳴契三生于道者悟點頭於異僧歲難停而易逝忽易朔而移晨至有唐之白傅佩蘇印于江城日凝香而晏寢托爲政于閒情作太湖之石記序履道之磐銘復標奇而采異樹危峰於戶庭與平泉爭角勝何丙丁之足云處郡齋而多暇懸清畫之緑陰爲耳目之近玩宜養志而忘形何軒軒其韶衆遂把臂而入林

是誠擅美一壑專勝一丘超世自遠追爾何求至賢仲尼將聖子游儀若今史爭並督郵形類丈人封比五侯藉奇章之甲乙寄刺史之風流迅千齡於分噓屬徐生於南州選丘園之暇豫開島峙於芳洲來爽氣於襟袖起蓬臺于林藪鑒殘行之未泐懷達人於清秋若乃其狀崎嶬其形弗蔚或直而不倨或曲而不直複疊攢仄奔逐相逼瓌怪奇偉殫不可識遠而望之崒若

斷岸矗似長雲身荷聖於宇宙恬何毒於世氛迫而察之驚龍見而遵注疑鳳戢而在林凡有高而斯陟鳥有峻而不凌諒微尚之靡墜映乎連城維仰止之不遠實中心之所欽稜稜霜氣蕭蕭風威傍以嘉木藉以芳菲獻白玉以為質披丹霞以為衣倘雲霓之可憑翻揮翼而俱飛濫奕棊之仙嶋寵天漢之支機匠伯不知所斲坐氤氳於翠微惜遘會之苦速多昕往而

宵歸然非夫英鑒不凡者不能以之眷拔非夫鍾情玄邈者不能與之閒適非夫縱心調暢者不能委之無吝非夫鑠奇播殊者不能置之若隧也爰我二昆實荷先基伊育俊弟漂志於斯岩岩岳立中心好之先民有懷曠世繼奇瞻仰[illegible]顧盼生姿清輝遠振風標並馳幽居玩物[illegible]景自願靡曠不遵興言永思胷中磈礧象外[illegible]嵷何奇不有何恠不儲含月魄于鏡峰遍蓋

嶺於雲枝飛一片於孤城瘦絶洞於千株疏錦文于苔駁出蓮勢於雲移若有來而且輟若有去而未辭處窮獨而不悶體堅明而靡譏信卓哉其雄特惧世俗之難知心悠悠而未半情閑閑而若飢匪見奪于醒酒堪永保于仇池斯珪璋于文苑寧璠璵于階墀能得厠于軒宇侍君子之光儀於是慕穆王之采假神人之鞭弭豪裝之必賤何處褰而不指劍有利而斯合就深

公乎買山非長房之請試假杓索而相懸便爲
時所羈紲仍縱適於雲天實爲海内之秀不徒
美於東南架飛梁臨方舟排虛房伐長楸毀墉
垣闢林數十人倡百夫謳玉山醉而易頹磁鐵
引而難留樂人物之有托若乘煙而遠浮分四
明之靈秀借五丁之奇謀超曲街而高峙翔廣
除以夷猶恐藍田之無擬非陸渾之可儔懷金
塵與香雨非望夫而相求根含彭澤之浪頂入
香爐之煙久矣磨而不磷歷千載而彌堅感其
操者懦心立志覩其確者貪夫反廉勢出峽而
臨棟狀當階而入簷開蔣生之三逕對此君乎
千竿臨曲水乎流杯嗣永和乎當年登高樓以
騁望曰馭風而泠然欣大塊以假我厭小禮以
自煩托長嘯以懷人類停雲於尊前若在宋而
方隕非處晉而何言維白公之品藻頡長價乎
丘山生珠玉於字裡吐風雲乎行間碧苔不落
綠字難傳面墻闚戶孤堅橫盤展華林之勝氣
相沐浴於妙言理藐溢於春水興爭高乎秋天
朗壁立於千仞看秀峙乎岩岩既繽紛乎先軌
續古詩於曩篇播山光乎甕牖衍磬影乎清軒
若乃東林豹隱南郭龍蟠言啓遺籍靡妙不妍
心入雲抗志晉天片景不窺衡門重關烟霞
仙桃儼然屹然若乃曲宴華堂近賓名娼酒御
理賢肴錯圓方舞絳樹歌吳昌進童客命葛強
發西秦紹陵陽遏逸響而裂石振林木而繞梁
乃若效雞林起雁堂時惠餐于香積月贈席于
燈王觀左圖而右書溢岩穴之輝光夏蒼翠而
欲滴秋明淨而如粧畫崴嵬而峭卓宵嶙峋而
微茫睨仙的乎孤臨睇神嶽乎獨翔飛郁弊於
婁縣送雲隱以巫陽命崑崙之伯仲傍謝家於
池塘陳敦彝與匪洗雜金薤於琳琅蒼然古氣
與之頡頏爾乃負塵痾抱太疾憎小兒之相戚

遣二孺之在側玩豫文于貴園不終日而貞吉
覩連山之蔽虧如有助於藥石乃若人務不將
喀焉游息神氣激揚群籟方寂脫畧公卿跌宕
墳籍言必入媚動多應律隆片景于青雲降危
峰于白日謂碌碌之不堪寧落落之如昔備砥
礪於雍璞陋四山之飛魄款嗣宗於林竹成范
寧于敞宅按樂句于秦青訪手談于王質騫遠
氣以烟翔聳孤韻兮風逸締石交于當年廢賓
主無愧色夢行簡與敏中轍同懷而共術列我
哉之幽硎蔭落落之青松露披清于崿岫霞投
光于夷嶼既儼焉而山立復秀外而慧中貞介以自僻迥孤秀而生空諒會心之不遠懷舊
物于深衷將枕流以矯志具江壑于心胷謝鍾
乳于靈區拔摩痾之在躬懷祖德于玄超繼瑞
夢于文宗依僻疆之園林聽貞白之松風縱上
遨以下遊任徙倚於墻東聊御首以廣頫學端
務之南宮存父道於陟岵戀毋儀之岳崇追二
陸之絶嶽躡三謝之神峰佩切玉之利劍抱没
羽之神弓恩彈巾于青霄期栽栽兮銘功詎一
行之便廢置此子于岩中果修名之能立問橋
邊之黃公亂曰桂叢生兮山阿小山招兮興歌
遨白雲兮青嶂結于秋兮庭柯

娛親賦并序

萬曆甲戌之歲生毋許少君六十有八九月二
日毋生之晨也夙閨六十者壽又云七十者稀
毋年七十而未足六十且有餘矣是日也子丈
夫三人舉觴中婦少婦進履諸孫暨孫女羅舞
諸壻姪咸在毋氏輒呫呫有喜心夫壽毋令妻
還成宴賞哲兄俊弟早並詞才一則以喜詎知
其他繼而儼然拜賀客之辱有入門者見堂構
是飭尊姐咸設也作而曰昌哉有入幕者見毋
氏居處順適耳目以和出而曰康哉又見三子

之兢娛其親也則咸曰養哉湛而樂之之謂娛今亦娛矣夫使掠取顯榮而色養弗備神雖王弗娛矣酒酣以往中男獻翼乃前跽稱賦曰維尊人之有立兮敷奕葉而揚葩荷堂搆之隆起兮惧繼美之不遐承毋氏之聖善兮喜年歲之日加爰伯昆之兢爽兮遂振秀而吐花侍顏色于慈闈兮服左右於無涯早馳芬以宣範兮中勞瘁而何嗟冠才淑于宗祊兮擅令則于宜家

溯七十之漸近兮見日臻於休嘉問今日果何日兮美吾毋之所生共猶然而樂康兮值九月之嘉名采芙蓉於金塘期黃菊之落英歌叢桂而朝攀聽蟋蟀之宵鳴背朱明之游颺面北道之長庚種忘憂之瑤草享黃髮以爲盟薦五絲之文履上九醞之仙靈瞻南極之在吳指寶婺之朗星念今日之懽侍奉膝下而自榮眷桑梓而不遠暢慈景之方清繼湛氏以截髮後曺姑而東征光考妣之令德昭祖禰之遺靈對樂時而踴躍移俎豆于賓朋奉千載以爲觴第擊鼓而吹笙奏優施之妙技揚子夜之新聲映萱枝以棣蕚兼青鳥于鶺鴒陳塤篪而既具調琴瑟而再行觀孫枝之方長克覃訏以崢嶸客林宗與果之出常膳於魚羹製班衣以芰荷笑名位之不成希受賜之不宜羨輕軒之潘生多捧檄之毛義慕禄養之子平並王陽以田車勝東林

之三牲供朝夕以調膳劈伏臘之斗升乃因心以發義匪外感而爲情檢古人之芳躅咸承志於閨庭菜弄雛於危齒黃扇席於弱齡孟抽筍於積雪王鱠鮮於斷氷茅供客以下饌趙率子而躬耕荷丞丞于耳順曾欣欣于雞豚田同遊於山水李侍養於宣明思反哺以逸豫實一焉而未能是會也方開北堂乍啓瑶席再舞再歌既順既翕可以養親欲報之德刲羊擊鮮家人

賓客彩袖翩躚繽紛堂室衣線望雲芝蘭愛日喜氣晴添歡心夜溢河海稱慈消塵爲力賦成又稱歌曰念母氏之深慈向北堂兮相看方樹靜而風停後靈椿而未殘逢故鄉之節序兮天已涼而未寒適春春而寧慶兮卜歲歲而承歡當曲罷而起舞兮忘夜深兮更闌衆咸稱壽於是諸子婦孫女姪諸壻無不醉飽歡喜此與繪西池以爲圖謗東海以爲壽者何如哉衆賓輾然而起曰二三子之娛親也庶幾哉吾儕無所事其酌者之辭矣

求志園賦 并序

昔陸士衡賦遂志不及郊園庾子山賦小園無關志意予孟氏爲園名曰求志兼二氏也客有窺園者退而爲之記又盛有篇什皆麗藻天逸難以嗣章孟氏仍命爲之以備作者之末夫王摩詰輞川莊屬而和者裴迪一家謝康樂始寧墅稱得句者惠連一弟遊則美矣王阮缺友于之助謝亦罕朋儕之歡今昆弟友朋紛然咸集遂爲之賦

陟彼崗以望兄如鴛龍之翩翩日翔翔於書圃嘉麗藻之鶱然喜幽居之傲物遂摽志於林樊取于將以名里傍辟疆而開軒嫌金谷之何侈樂仲長之所便師高軌之澹臺慕清風之伯鸞諒恬貴於紛華謂身聖於人寰不違親以成隱雖絶俗而何愆性有方而未遺快茲境之可潛聳雲館於池上倣風榭於林間池因書而畫黑林效帷而全丹豈會心之在遠由心遠而自偏苟片景之堪採奚歷年而不觀匪東帛以爲貢聊日陟而成歡巷有門而常掩路啓逕而盤桓非異族以爲鄰接陸渾於藍田無負郭之二頃有三畝之郊園再上書而不報返桑梓於雲天其致也逸足長衢學優未仕一枝之土遠圖容

思潘岳面城晏嬰近市水有坳堂山過覆匱葉
下半床花狂瀟砌書就玉杯琴懸珠柱初菊餐
英晚花歌桂傲岸留顏千霄溢氣竹酒蘭着薄
遊小憩族有餘榮朝蔬夜被賞未與餘情愉心
至是故心之徑也有域而抱擇木之思身之珎
也無涯而懷待價之想乃託水而依林登東皐
而辭軟假淹留以息交寄丘壑於世網縱混跡
於雞群實耿介而獨往覩羽戢而鱗藏謝羈紲

於塵壤遯盤紆而杳欝雜交互而踈徹思風逸
而烟高襟霞舉而雲上孟亭亭以孤標季蓑蓑
而兢奕並運暮於芳洲泊澄心之外獎子親親
以敦予吾賢賢而尔賞奉連枝以吐秀雜埏箎
而流響謬河東以成三叨平原而作兩生玉樹
於階庭閱龜羅之同長庶慈景之晚茂慰天倫
之安仰擬伏膳以何求逞孤志於吾黨辭曰臨
堂兮芳林梧葉兮垂陰崗阜兮翳莽杏館兮雲
深潛魚兮洙沼野鳥兮與音毒人鎮之喧卑兮
聊卜築兮開襟

贍妣賦有序

余盛年夙孤與慈兄爰弟銜鄔喪庭感物興懷
悼心剖髓欲冒諒闇之議聊寫罔極之德哀痛
未能乎夫毋者在內而成德者也昔人有不作
父誄而作母誄者矧吾民毋有慈無威雖非所
生愈于已出能忘情於述德哉至覽吾祖吳中

人物志有葉公名德潤者以人才徵實吾妣於
祖大父紳黃扉給諫同母兄弟四人弟允有臨
操特相友愛從父弟可成虞部尚書郎乃知母
德之成有自云
彼凡人之周旋猶臨別而關情彼翔友之離析
尚驪歌而悲聲況坤厚之仁妣絕下壽而早零
想形容之不見奄失恃而哭欲縱體以從之
聊息駕于空庭腸紆曲而勞結魂慘澹而飛驚

覩遺物而忉怛入孤幃而屏營懷鞠育而剥裂
思報德兮何生傷門人之廢哉持杯棬而涕盈
慈烏反哺祈報德也靈蛇銜珠與酬志也禽性
虫情猶有如斯顧寻小子能不方思此志此德
荅施何時生則吾母育則先慈顧我復我懷之
畜之實爱所鍾寤寐相隨惟疾之憂體貌頻瘁
暑避清涼冬忘寒饑晝夜靡寧躬此勞疲再離
寒暑終始不移鶗鴂陽春恂恂母儀比暴共林
鴛鴦同池鳴鳩均一千秋母師此鳥將分哀鳴
告離母没誰驕泣下漣洏泣下伊何有志不就
昔我盛年既淪天覆耶耶孤偏俯憑坤厚極願
盡歡婉孌懷袖安親保榮願性養壽壽母丞丞
靈蔭並茂今我不辰心焉內疚追昔日之有恃
何慈景之不長嗟口澤之猶存散婺彩之星光
對遊子之衣線痛物存而人亡泛吳江之澄波
訪舅氏于渭陽赴荒塗以尋遠終被露而含霜

述先賦

維祖德之貞亮啓先人之遐烈標奇迹於盛年
抱塵勞于嚴月返衆馬于燕京罷絲竹而不設
製非師而應規動率已而合轍逢蹉跼以歛步
顧旋復而失軌思急客而金全惧亡親而股割
並王商之推財同陸景之感咽貽後昆以遠圖
昭前光而未歇踊長者之遺跡騁達人之妙說
雖善謔以寓言必忠信而後發振一鄉之仁風
挺千秋之朗節蔦儒行于人倫齊慷慨於游俠
聳孤興以烟高吐心境以霞潔累世羅而忘憂
臨山水而自悅對片景而神王向一丘而袂結
召密友與近賓試偏提而携榼辨卮爵於商周
兼心計而稱絶若開我堂搆也則約已勤身仕
而後立蝕易不虧終始若一以析我薪以考我
室引約摧豐仰怀俯拾繩墨經營頭須爲白書
能忍以開基弘守辱以爲域用和光以作藩築

無怨以成璧裁明信以樹棟揚孔仁以安宅匪去故而就新乃治良而相襲迺我父方也則雕琢[illegible]勉以德義周蠻求師成我凡器弃日弃身庶幾懇至感悟思往次曺勿與怒必援木商颺示勵畜我仁慈也則生之育之顧復何已躬此勞瘁謝予小子從容過庭德音徽止恩洽陽春河海為比惟瓚姿之晚就願生子之速融生不辰而薄祐遭偏孤之閔凶既生我而何怙欲

承顏而無從憂婆娑于膝下集同氣而從容嗟閔極之莫申徒抱恨于蒼穹慕仁考于陽春悼嚴君於商風哀孥守孜荒庭罷鯉戶響聲音堂空蓁履哀悼之思於焉至矣念桑梓之故里憶丘墳于佳城感駒隙之不待嗟逝川之難停傷林木之異佳懷燧穀之再更睇落葉之振布踐霜露于宵零眷几筵以增結觀棟宇而靡寧承克構而方喬荷析薪而未能望歸風于星漢寄雲以心旌肝不孤而獨摧神豈迫而自驚負俎豆之伊教曠蒸嘗於弗營脩塗尋遠人道短矣彷彿平生嗟何及矣樂時無歡孤思咽矣怨痛莫訴天罔極矣湛離親而成詠綽表哀以賦詩效平原之述先繼王氏之懷思

傷弟賦

徐長成于升穴覩羽毛于雕籠溯家族之輝華俟龍駒之抗宗承祖考之駿烈務悃款以為思

號入冥之衛玠呼幼爽之阿戎指赤霄以為路橫四海兮焉窮諷百氏以逍遙慕詩人之遺風鍾康樂于惠連眷平原于士龍惜白日之未暮埋玉樹于地中鳥分飛而猶悲況長殤于遙空自風流之都盡誰獨秀于江東未中河而墜月照半岳而摧峰今賦服之賈生昔入關之終童感疢傷而消鑠駭枯槁之形容雲為我而罷色心無期而難通尋山足以歸骨樹白楊與青松

循階除以惻愴思無限而曲終思光靈于想像
長掩涕而填胷夜光死而又育隋侯去而還逢
胡魂魄之離散托九招而難從倘歸君之恒幹
慰愁心之懮懮

長洲 張獻翼 幼于 撰

五言古詩

數詩

一命薄世榮寧堪廢經籍二頃微山田先人餘
敝宅三十雖無成時流豈吾匹四方重懸弧中
年滯南國五言詠長城煙霞染奇色六爻玩貴
圖嘉遯知損益七貴總希聲聲名是何物八月
散金飇玄冥何其迫九轉不還丹親壽同過隙
十載抱深衷清宵動悽惻

七月五日夜泛梁溪

駕言夜行遊行遊陟岡阜月出梁水中雲生惠
山口玉輪千頃波金飇一尊酒茂樹動秋聲傾
河犯星斗耿耿欲入懷皎皎不盈手暮色鑑林
塘夕煙翳郊藪重陰澗阿增餘映巖巒有驚鵲
未填河時蟬已鳴柳炎暑將漸移春華豈能久

高鳥宿舊枝輕舸溯靈湫商氣肇茲晨清暉散
虛牖撫景獨娛心臨流幾延首西北望招搖東
南滯畎畝近嘉陶令巾遠慕莊生缶孤懷阻晤
言寘身念親友

卦名

乾龍方應五晉馬已過三鬥騰禮右職豐厨迎
左驂萃器除干將益木行楩楠巽牀起末代井
汲如鬼祭蹇拙看冀北睽索哀江南咸舌不得
吐屯膏無七堆升峻在高符困瘁非塵龕盡尚
乃嘉爵貢園爲美談震風來抗館旅葵發舊潭
尋父倘貝錦漸陸如優曇

芙蓉園爲用晦宗室賦

連夢重皇枝相輝映朱邸名卉散其華秋光滿
修渚高天爽氣來晴霞一何綺葭蓂信疏蕪林
塘自清泚芳菲難可歇繽紛何窮已采香等蘭
蓀含英若桃李蓬蒿曲觀中葵藿平臺裡還隅
西楚詩復覩北河禮未陪梧苑遊預奉柏梁體
裘桂不待招修竹得與比詎忘佳人期日暮颺
風舉

謝郡倅姜大夫過訪

明牧何所求所求在民瘼朝發江陵城風送滕
王閣閒眺姑蘇臺徧聽華亭鶴吳楚作仙令繽
紛映花萼翩翩豫章材行行青山郭佐理揚高
分莘問如芷若前職苴徒勞謳吟且爲樂吾廬

擅蓬蒿甘彼葵與藿長懷白璧心獨抱黃金諾
季鷹乍還吳士龍初返洛解榻竟無聞迴車久
寂寞念此愛士風餘輝濫微薄征幰遵楓林別
乘指雲嶠單衷願申焉眷然荷優渥客鳥獨無
依群籟欣有託千石意苟輕寘垣未淪落

送張令君入覲

茂宰朝天日鳴珮遊帝鄉惠既垂涼雲義復明
秋霜小人冒休澤君子聞馨香別顏一何瘁征

途一何長朝舲發揚子夕駕辭吳昌百城莫不
嘆千室徒傍徨昨日枉榮顧衡廬爛輝光倦翮
安卑棲黃鵠起高翔安能生羽翰奮翅隨縱橫
寒卉不自持芳樹何凋傷安能敷春華採掇遺
相將延頸向列宿惜哉成參商考最倘不回留
思誰能忘

賦得岸花臨水發用水字

高宴臨曲池東風爲誰起野岸繞春流新枝照

綠水微波方泛艷秀夢超衆美氣暄自韶華何
必桃與李嘉樹影清潯雜英漾中沚潛鳥將摘
芳遊魚思拾藻牽荇薇汀洲折蓮奪幽渚洛河
觀宓妃湘川逢漢女俯睇一境霞回看兩重綺
采擷惜良辰菲菲共閒止

投贈十五首

華陽部雲

南國數名賢西州感良友遐哉莫能儔褰然爲
衆首五十始一官再命猶嫌久拂衣去東都耽
卧向北牖樓看謝傳山門種陶公柳結交雖忘
年與世亦寡偶末學藉人倫後俊資善誘蟲技
豈雕龍稱之不容口早晚慧旌前臨風持察酒

陸少卿師道

二十謁明光奏對天人策光耀干青雲君王動
顏色董賈爲等倫顏曾是儔匹温室儼詞臣清
班心所懌龍劍出豐城明堂貴朱瑟思展升堅

情休告息停軺汗簡多殺青臨池畫成墨畢棲
道益尊中朝企名德簪紱非所榮雲霄待整翮
鄉里乏後賢投交遂良覿嘉運節逾高頹波志
靡易不調餘十年起家至千石使星爛長林卿
月照良夕家園非寡仇終焉念離析

彭徵君年

貧居廛清規盛年抱風尚中隱不遠親同游盡
英行學古不入官素襟薄雲霄一封已匪自高爭

席偶成伉城隅白雲屯樓端遠風暢聆書類井丹專經薄劉向閭里厭浮沉紛埃寧骯髒公府張就徵輈門謝乘障雖節久安卑何心慕飛鼇物論已先齊達觀一何曠數畝下下田簞瓢代祿養愉心發奇言睦耳成浩唱霞光入胷懷苦旗亂衣桁羽觴無停飛牀頭但傾酌地是鄭公鄉人爲儒林望幽客侍光儀時髦執鞭杖爲文光翻輪獨妙果心匠奕世早申交涼月見昭亮

此生箕潁情千載亦神王

宋大理儀望

吳邑神明宰令名若蘭芬一時君人德千載超人群見素周柱史無冤漢廷尉重士棄溫涼抗身振風義位望一何隆嘉覩銘絲桐鳴珂訪令客惠好如臨邛

黃徵君姬水

徵君名父子聖童夙所稱中年冀俠骨骯髒難

縱橫辟書祇自笑結駟不得賓羞與官長接恥借傍人名意氣苟相許尊酒如平生先人少結客視君如弟兄片言傾四座故侶娛新聲落羽毛棄世避寇長安城圖書共還往不步七貴庭三車逐張葦一榻隨管寧可入獨行傳慷慨常自鳴長光推務光仲兄推向平小弟生年嬾負此林壑情醉來語酒德醒時玩丹經願保黃金軀白雲揚徵音

阮指使鏊

武庫屬征東古今若晨夕隨世豈高符恪居奉司職瀚海請長纓轅門森畫戟軍旅昔嘗聞組豆素所習舒計泛舟行陳卒尋帷入中途蹋險艱倦鳥歸飛翼衡茆思養真娛心在經籍抗俗懷耿介閑居抱拙疾位下道仍高學古致家食粗糲常晏如鶉衣欣自得內偕肥遯賢外齊隱名何容勳名未及建歲月忽已易顧影君存故

膺予念昔殘酒願重持再論胥與臆

徐比部學詩

山有鷫鸘姿林宜鳳皇食逸響奏于飛棲宿寮儔匹文彩何翩翩毛羽皆秩秩奮飛起高翔衆鳥驚自失冀爲擊隼用遂同宴鴻逸此路信茲寥因風托其質翱翔凌九州鳴聲自相求願得爲黃鵠同下雲中遊

何翰林良俊

三何子朗多其人更卓異籍籍盛嘉聲翩翩富才藝整駕遊京畿身世豈相棄自言土木容久汚玉堂署投簪不待年風尚始能遂陶公漉酒情謝傅尋山趣疎狂野客襟坦蕩高人意四壁盡圖書牀頭陳周器毫素娛心神粉墨上巾屨祁鄭天機清張王有餘地卷舒入髓愛周旋更深秘忽若無丹青常如入浦溆微絹春風揚古色千里至愛子歌還艷佳人舞逾媚送客幾留

髡千鍾不成醉還家思異鄉流俗非所累何事玉珂人一生外聲利

徐比部中行

吾友富文藻和歌撫下節宦成困常調魚鹽游海濱戶惟芋栗園門多達人轍歸來箸下春一醉常累月

劉郡公溱

二吳借寇時九府徵黃日盛得循吏風彌工理

人術貽治仍嬉遊簿牘更細帙皎皎洛陽才翩翩凌雲筆選勝訪白堤凝香寢苕室重士賤簪金抗禮兼可述蒼蘚侵華裾丹楓映朱轂夏餘暑旋徂秋至氣方瑟愛彼甘棠花還垂兩岐穗愛彼神雀群還見祥鸞出欲報吳公知慚非賈生匹

王郡公道行

吾愛說劍篇清廉士爲鐔吾希循吏傳廣求在

民瘼來遊建德卿出守青山郭城隅寒水清棠
下閑花落坐嘯少諠辭爲邦掩高閣并士美無
度農桑欣有託停軺似南州文彩映華薄見推
如洛陽儒雅敦林壑露晃瞰危峰空庭下神雀
常將一月糧分貽蔡與霍慷慨既酬義心衡闕笑
龍蹻

柳長洲東伯

猶彼邑大夫今客久相將官薄閩彭澤名擬顧

建康琴堂待流月訟庭錯華觴抗義枉光駕結
知贈春芳良覿開吾襟勝遊安可常所恨隔湘
浦深裏諒難忘

周令君良臣

區內非不佳豈若超塵世託身非不全難以並
蟬蛻許遜理旌陽移家謁群帝爲洪治勾漏丹
砂徧堦砌王喬爲鄴令雙鳧入雲際文斤宰高
平真人授靈劑縣有明府君四賢自相繼君子

酬萬年僊吏耶百歲夜色擅中秋露華墜叢桂
嘉節近生辰白日坐堪繫逸驥展楚材香名紉
蘭蕙商風抗其高春雲垂其惠隱跡任郵官潛
名取高第妙氣澄胷懷琴堂麗雲霽奇樹挺西
崑瑤草稱南齋思呈百草花茂菟花初藝思和
童謡歌絃歌既迨遍爲詠仙遊詩殷勤謝末契

兄鳳翼

顧影兄弟少同氣惟三人情寄苟不異唱和宜

相因賢母勞斷髮察父勞析薪哲兄起儒術吾
生亦嘉辰嘉辰日未馳我志諒不移雖爲山中
木猶付珊瑚枝雖爲失群鴈接翼猶差池十五
通經籍二十振羽儀羽儀丹穴成光彩何崢嶸
文賦綴偏早詞場擅新聲筆硯未燒却春草池
塘生清輝滿槐市高第誇連城連城許誰同愛
弟開心胷飜飛各有託南北辭驚鴻牙籤表乘
犢黃犬傳詩筒潘年未倦游賁園抱深衷深衷

復何如願勿爲世儒君子貴大節末俗多所拘
委懷在竹素有練仍先書家雞信可愛筆陣獨
有餘

弟燕翼

小弟學娛親跳地作虎子虎豹氣食牛龍駒勢
千里大人與客談于垣識至理此寶生陋宗越
席提其耳放情少年場翹迹渥洼水成童解聲
樂顧曲隨調起玄黃非所論神俊乃堪比長公
有鳳毛軒軒早雄視仲氏古遺狂胷中足塊壘
手足重怠難聲名任糠粃拘俗詎須陳朴儒自
當恥一蹙造青雲駿骨返燕市豈云蹴霜跱相
待聊爲爾能畫當致名前言自長史期生若不
佳謝公不相士幽景寫瀟湘柔毫雜芳芷花蓼
同枝條春風紫荊裡鴻雁亦有行逸翮雲中起
嘗言見兄文火攻亦何鄙

遠翠堂詩爲徐長吉賦

幽居屏氛雜偏棲事儒術蓬蒿非吾曹悄勞望
三盃末俗豈所任良友不可即荃蕙未堪把簪
裂詎盈室榛翳信阻膏披蓊若有得寡耦倘遇
欣慕士仍感戚清颸入庭戶寒流抱雲席瑤枝
巢朝攀衆芳匪余匹春宮時未央榮華映初日
馥馥隨風聞芬非在良夕素襟誰與期願言謝
塵迹

劉侍御邀看垂絲海棠

累月侍群英一生幾歡友無使春欲闌勿謂夜
將久芳菲桃李前芬馥蘭蓀後衆蓼相因依雜
卉迭牽採綺態不成妍沈姿自寡偶新粧條上
鮮紅粉枝間有無力向東風含情學垂柳騁艷
乍出幃凝嬌一窺牖仰看庭際花俯映尊中酒
可令良宴會酌之不盈斗

文起堂集卷之二

文起堂集卷之三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七言古詩

春遊曲

庭樹花開春滿堂美人有意留春陽花發同心
春未遠燕來比翼春將晚花間三五月又圓花
下二八人堪憐年芳春色看如綺羅衣初試春
風裡朝霞夜月轉相催雜珮明璫心自迴情來
春去爭佳麗繁絃別曲春情繫翠眉未畫成青
山紅芳未歇留朱顏解道人生不踰百莫令二
日花前擲憶昔風流賢達人今日猶能勝于昔
荅黃孔昭徵君

金陵山比洛陽多當年李白成酣歌清林浦上
已陳跡白鷺洲前東逝波君向溫陵度京口一
丘一壑胷中有聞道溫陵似洛陽洛陽佳勝輸
平康毫端湘素不盈尺已覺萬里江天長邇來
山人太無色盡是官家曳裾客君看蓬戶若朱
門公卿望塵莫及不及王子將遺叔夜杯景純還
假江淹筆治亭祖道嘗追隨青溪一曲賦一詩
相逢太半他鄉客憑誰把臂論襟期客裡交君
不為薄有酒尊中且為樂

貽陳子野明府

鴻都仙吏金陵客早上春官去南國浮埃不辨
才質殊腰間墨綬無一尺中年方展豫章材遠
時已作長沙謫花憐潘令有千株吏笑陶公惟
百日鴻雁南飛影自隨鱸魚東去心偏憶一官
五斗七不堪角巾遂返烏衣南雲物三山映蘿
室波光九曲隣江潭歸來自號遺名子折取松
枝代麈尾有時開逕待求羊有時入社稱支許
孫楚樓前秋正深治亭遊子落日吟已從江山
露秋骨況對花月傷春心江山花月當窓牖愛
君襟期飲君酒一秋相別赤城霞十月還看白

門柳白綸紫綺出院遲青峨紅袖凭欄久筆下霜枝掃萬竿胷中煙榦橫千畝出雲入霧三琅玕長林何必瀟湘有六代豪華羅綺春香魂艷骨飛黃塵二十四航桃葉渡惟有魚鳥來相親翛然便有濠濮趣澗前欲折蘼蕪去月高霜白夜未央一言勸盡黃金觴襟期此夜懷千古肝膈何曾是兩鄉

相逢行

有美東城姝相逢一何早含情採桑陌理曲垂楊道知音良獨難容光還自保春樹曾開並蒂花桃葉番爲斷腸草並蒂相憐全盛時斷腸何意中聚離此時對客舞垂手此地邀人看畫眉爲雲共藉鴛鴦被醉月雙傳鸚鵡巵鸚鵡鴛鴦最相得翠館華燈永今夕佳人本非出北方朱顏久已傾南國南國佳人世所稀風前一曲雲不飛俯看澄江駐顏色仰見明月流光輝蟋蟀空堂歲云暮芙蓉別館餘緗素烏衣巷口莫愁湖朱雀航頭桃葉渡神女遥憐宋玉才漢皇不好相如賦傷心欲去然如何卧聽佳人挾瑟歌鴈後裁衣錦綉段江邊解珮黃金波香車寶釧臨蕭寺朱顏欲送青絲騎九秋風物過重陽一時節候逢長至可憐洛浦還明珠可憐瑶席歌驪駒館娃宮畔春偏早莫忘扁舟泛五湖

飲許太常

主人有酒菊有花酒邊花下皆烟霞俗情不入陶公逕野客偏多謝傅家秋至招摇已指酉卜夜漏歡夜方久不飲將爲後代嗤處士星前太常酒

徐生行

先人少有遊閒風黃金結客多英行酒邊呼尔爲葛疆山頭日爾爲翁向有時鞮鞻青霞中有時笑歌白雲上自爾王門久曳裾先人俠骨埋

丘墟兒曹意氣苟徒爾丈夫安用七尺軀丘墟

宿草成蒿萊素車白馬齊中來一生把臂幾人在仰天高歌聲甚哀七首解作延平劍絮酒澆爲河朔杯五侯之門七貴宅萬二千人四人客客有報恩還報讎淮南空賦小山幽徐生徐生頭轉白爲我悲歌永今夕

招監郡歌

嶺南才子何紛紛清詞健筆多出群風流爲政明使君敷詞一一皆春雲方外司馬如昔聞十載官成還自笑岸幘郡齋聊寄傲一氈五斗豈雄飛牛刺東吳困常調塵催旅髮未全殘句入匠心稱獨妙別駕元非百里才行縣吳江花正開萬里鄉心大庾嶺千秋惠績姑胥臺相問孔融爲上客喜得王祥自今日諸生弟子一何鄙服虔原憲非吾侶別有當年國士心慷慨爲歌報知已

春遊曲送王娘禮菜君

館娃宮中春鳥鳴西施洞前春草生真娘吳女抱春思李始張能含春情今日春風滿閶闔昔日芳菲詎消歌千載蛾眉貌不同一時同照吳天月遊情饒思何紛紛江南桂櫂入氤氳三茅峰高五千仞美人去禮雲中君玉佩蘭湯練時日凍雨飄風動香陌粉黛即隨土木容鉛華半淚烟霞色掌上羅裳當羽衣曲裡琵琶代緘瑟維揚江水如沅湘欲采芳洲杜若香相逢不作吹簫侶此去應知別思長

貽鄭吳江

君才非百里祿米只五斗種花似河陽風流直與潘生耦交客似臨邛詞華得並相如否游仙莫問葛洪丹辭官且釀陶公酒笠澤經時政欲成文章餘治濟南生投袂起從華不汪拂衣歸自闔閶城憐君芳歲不偶世禪院春風一相遇

倘逢白日重鳴珂過此還來訪雖禪

自笑行

僕本嶷嵜可笑人薄遊人間三十春賞窮江山與花柳未知陸士憂沉淪黑貂裘白接䍦一縣嗤笑吾所爲曾參孔子今已矣賢名聖行徒自欺衡門衣綈胡簪可是俗中人半成方外士井丹非不高不如長卿之嫂世千里何人似比肩萬事從今類交臂笑殺揚子雲天祿徒繽紛眼前客嘲不能解何用後世知其文讀書未能半袁豹且散千金買一笑誰言我貴在知稀自云大笑方爲道漢廷往往聞公卿悉欲坐召嚴君平若遺俗人稱快士寧與智者呼狂生東海鷗西山藥欲俟河清始爲樂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白日西飛乃相謔伊周之事奚足鄂王謝之風不爲惡恥向窓前老一經即於座上搖雙鬟

三子行 有序

予托交於百君子作百一詩晚得齊中馮君嶺南歐君新安汪君作三子行昔周子居非仲舉叔度不交予竊比于二氏矣

馮博士惟敏

大馮君小馮君君家兄弟何繽紛香名未識遥相聞相望不見心氤氳一自鳧飛度淶水頌聲直與詩名起風流爲政掩前賢重客交懽邑人喜上邑能官仍左遷吏情兼隱一青氈昭明石案今猶在招隱佳山京口傳不遇倘令君自度所至當云郡文學君向滇南校士歸滇南泉石色欲飛輕軒稍過吳王國把臂林間一相識開心寫意凌赤霄雨散星離不終日不謂當今見此才一編慰我長相憶句裡全攄丘壑情字中皆挾烟霞色爲君歌且謳今我蒙慮消蹴躠風塵君莫恨浮榮元不換吾曹

汪中丞道昆

朝傑閩中開幕府節鉞幾時還歙浦白筆封章
盡逸才蘭臺秘籍皆行譜千里河流詠石犀三
軍兵衛雄貔虎剖竹襄陽卧理時循風堪繼峴
山碑日暮訟庭無一事興來常醉習家池忽憶
新都舊山裡微服角巾歸故里已從青漢起勳
名還於北斗懸文史雲裝烟艇過吳天芳宴初
啓是法筵名高吳下才人上氣壓扶風豪士前
鶯嶺烟光如綠野劒池風物似東山青蓮白社
風何遠傲吏清流意不淺白雲裘汗漫游山僧
海客同膺舟幾看支遁隨玄度長藉江淹擬惠
休明公方寸殊挺特常笑公卿是何物禪境已
令鍾鳴踈漢廷方爲蒼生惜謂我堪成爾汝交
相逢莫道忘年客

歐博士大任

五羊才子江都客一官千里遥相憶爲我將爲
吳會吟憐君且枚蘭臺籍句裡青氈不稱情座
上遺經復何益二百年來無此詩忽然高詠方
破荀帝子空餘文選樓春風吹夢度揚州閒庭
芳草皆書帶別澗遊魚盡墨頭莫笑披帷官獨
冷香名籍傾臺省當年先達且北面何處詞
林不延頭博士得人如漢庭其人烟霞在口吻
獻粟惟供沽酒資衙齋客滿多勝引二十四橋
烟月賒無雙亭畔吐瓊花君看鮑照無城賦可
憶東陵五色瓜

分得洞庭山送吳半刺還越

玉柱金庭瑶草碧七十二峰五湖立縹緲峰前
消夏灣葛洪丹井茅公壇吳王覇骨埋秋草洞
天林屋看瑶島先生角里跡空留橘奴千頭萬
戶侯湖山湖水連于越帆檣曙色偏催別卧轍
難留明使君明朝歸棹越山雲初衣倘遂勳名
後訪勝還從鸞鶴群

會稽太守歌贈岑給事

魯稽太守羅浮容五馬雙旗二千石爲郡重看
出諫官幾人遺愛兼遺直贈蘭夕拜青瑣闥剖
竹朝馳白雲驛曹娥江上越王城若耶溪頭浣
紗石定遺岑殊似孟嘗寧使蘭亭減疇昔受俸
綰留一月糧千家萬井樂未央諍臣相屈爲循
吏靈鼉忽變成井棠聞道君家元世美一時治
行誇無比專城方藉古諸侯共理遥分漢天子
他年課最爲公卿故山猿鶴多逢迎昌蒲澗中

草堪綠遺榮別有王官谷

送家兄弟赴試春官

序曰昔機雲振藻仍友愛持家哲兄俊弟伯
仲相呼兼有之者吾家之良更爲快也予甫
南還昆將北上雖風流雅韻早已成行接武
鳴躍猶乖附驥同氣三人既念兄弟之少分
飛兩地重感離別之多寒霜露林巾車在路
祖筵聊設慷慨成歌適予俊弟少解聲樂新
傳曲譜令童子進伎奇彩逸響名場罕儔當
日入而未闌令坐闌而靡怠月話方抑燭醉
始酣皆岑立注視而觀馬舞態遲妍以笛人
歌聲結風以勸酒即今事叙天倫親逾康樂
別來憂牽池草秀比惠連知浮沉之有時眷
聚散之無計直須勸駕何事沾衣用別共氣
之親且慰所生之毋

哲兄俊弟元比翼車馬庭前有行色花緣附鄭
無分荆樹乃連枝映圖棣弟也字字輕欵飛兄
也言言皆破的莊生鵬賦勵圖南孫陽馬群空
冀北知君文彩冠時髦謂我丰神有奇格童年
負志已崢嶸中歲浮名未揮斥篋笥並入風雲
氣圖書獨抱烟霞癖明月隋珠豈暗投玉璋琱
盤莫虛擲四海兄弟今何人十年骨肉歡茲夕
無論簡牘千青霄直取意緒凌白日家住南阮
北阮閭樓望千峰萬峰立離筵濁酒爲我嘗征

路飛埃爲君拭不願稱壽千黃金但愛徵歌聲
白璧急管繁絃春已深黃花紫蕚秋還入夜觀
前溪影自憐甚聞子夜音相及發聲早許動梁
塵迴腰故自傾人國伎比淮南何足誇曲和奏
書兩無敵翩翩羅綺兢豪華奕奕賓朋展良覿
今看兄弟盡風流昔誇父子俱好客燈前弱女
解欣賞堂上慈顏幾榮適名是燕公就曲江相
輝玉樹何英特

席上聞喬娘琵琶各賦

文姬開隴恨一心托四絃蕭蕭出塞吟古曲今
人傳懷風抱月未發弄翠眉玉指先自憐王人
爲客開林館春日春風小堂滿四絃並奏客試
聽棲聲踈韻何泠泠隴雲如爲芳袖起邊中却
向羅帷青絲中既多緒上腔復下柱身著紫羅
襦自有天際意此曲何須謝客調小喬一鼓心
寥寥摧藏掩抑態仍媚淒鏘幽咽調正高江州
司馬當筵客番突歡悰是今夕長安娼女佳麗
時相看不似潯陽日

送蔣子徵僉憲兵備岳州

晴日芳菲動南陌莫浦東風爲誰碧公瑜元非
百里才羊仲舊爲三逕客迢迢全楚岳陽城去
去使旌吳子國朝遊夢澤烟蕭深夜過湘江暮
流急燕子岩前楊柳枝鴛鴦浦上桃花色仙郎
時昔宰臨川楊柳東風花滿烟庭前野鳥皆馴

雉去後歌謠盡入絃倅郡豈云無祿米單車羸
馬貧如此婺女金星列宿光州縣雖勞豈徒爾
西曹文采何亭亭鵷鷺清班在秣陵君家聖童
起邦族愛君爲人復如玉作吏爭誇第一流上
書曾奏三千牘外臺持憲使君來春日春風幕
府開消兵此去應多暇訪古長懷屈宋才

送張羽王郡倅督漕之京

桂林一枝君獨領風塵往往歌哀郢幽情

相思江時價高於始安嶺吏道將無二始嘆交
誼堪成五君詠爲李誰云不入官鵬飛羊角何
足難南遷左徙不稱意青山芳草徒自寬儒臣
鄭復恭戎幄記室詞才未渝落武林一往春復
秋天竺一峰頭適寥廓蘭臺校罷過吳昌清風千
里乘帝鄉邑喜參軍爲鮑照人傳別駕是王祥
張君爲政來何暮千艘忽就金昌路鷗波仍作
泛舟行徇監先推子虛賦金昌亭畔是關河二

月東風柳色多君去府中傳盛事一時揚馬共
鳴珂

文起堂集卷之四

長洲 顧嗣立 侠君 著

五言律詩

寄王青州

七子才何儁風流似建安嵇公易得罪文起早
辭官敝日浮雲散悲風落木寒長沙知有賦空
作白華看

山中勞文學陸隱君携具資慶寺相餉

不盡留人意香林載酒過緒言童子偈機事太
湖波歲晚收寒果窓虛掛綠蘿陪歡多地主朝
暮醉巖阿

酬角頭鄭徵君席上見贈

谷口棲真處人宜角里看遊將遍湖海名已動
衣冠蠟屐青山在高齋白雪寒向來多著述書
帶未應殘

送家兄弟赴試南宮三首

兄弟同遊洛青雲指　帝鄉棠開難附夢雁去
不成行臘計途中換春期客裡芳後時須振翮
或可效翱翔
自信非時調風雲意緒長人猶誇二陸吾已媿
三張愛弟年猶少難兄舉阜揚欲爲鴻雁曲氣
結不成章
上計榮親意無嗟遠北堂名當重仙籍才可應
賢良情至人難別時來玉有光須知倚門望行
矣慎風霜

春夜飲柳明府衙齋
仙吏留賓處閑雲几席生百花然茂苑孤月照
春城才調河陽著丹砂勾漏成還憐能好士下
客也逢迎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自入青蓮宇攀躋興不孤祇林懸覺路清梵出
香厨夕照還依樹月光潛逼湖同遊誇二朗宛
與白雲俱

寄內
作客晨昏闕思家憂想偏芳菲殊未歇送別總
堪憐舊路一千里勞生三十年鴛機看錦字欲
寄不成篇

憂來命緑尊爲沈憲僉賦
休文擅詞藻猶笑勝公榮不取青門醉其如白
髮生高陽多舊侶彭澤寄閑情載酒消憂日能
兼吏隱名

途中記憶
殘臘旋流澌寒梅空滿枝關山信寥廓魂夢亦
相思宋玉悲年月揚朱泣路岐懸心無遠近少
別比長離

送趙侍御起任
匹馬向長安霜威夏自寒恩波天上近春事客
中殘　明主方容直孤臣不爲官滄洲飛動意

今日見風翰

送徐比部起任通參

昨日徵書下金閶轉玉珂赤霄人獨往滄海意如何關外夏雲出驛前春草多一尊苗未得臨別又離歌

奉寄伯父推台州

佐理神仙境當無世網嬰山居看謝賦林叶寄成情秋雨郡城齋臥雲官舍清平反緣吏道不爲問長生

雨中過虎丘東劉郡公

水煙籠野寺獨往與偏幽片石千人座孤雲百尺樓惠風襲林薄膏雨潤山丘禹錫題詩處長歌憶勝遊

立春日文博士皇司勲劉侍御集南館

已自歡情洽兼之景氣新早梅全帶雪弱柳半含春盛藻非凡吏名花是美人青山雖近郭小隱不遠親

南城紀興四首

不謂滄洲趣移將向赤門斷雲殘野寺踈雨灑江村樹合春難盡林交緑易繁客來花落後蝴蝶滿空園

伊昔關山月隨予入漢京卑棲今日意高視古人情漫滅懷中刺浮沉世上名向來非俗網不用脫塵纓

好事訪衡茅時時載酒肴舞從墟曲飲不與俗人交江水憐同調山雲笑解嘲松枝代麈尾步屧白楊郊

六十年踰半三千髮未侵一言醒鹿夢百感悔蟲心樹靜花猶落庭閒草自深與來堪獨往信策傍雙林

霜夜飲余侍御臺中

開館能延客清宵命羽觴烟輕烏署月寒重柏

霜白雪誰同調青山自異鄉獨憐叢菊下屈
草共含芳

渡江

霧罷疾帆流兼葭風送秋幽雲常抱石寒水尚
宜舟天外山如影江邊樹若浮客心差可緩烟
月在揚州

賦得歐司訓首宿齋

贏馬客江干蕭齋首宿盤與來聊取醉才在且
加餐爲米荒三逕留輕絆一官更誰歌白雪烟

月廣陵寒

憶弟二首

意緒堪誰達詞才向爾論看雲思令弟拾草寄
王孫病裡消青髮愁中具綠尊春風在庭戶何
日報蘭孫
枕上思千里天涯弟與兄功名真長物旅跡尚
浮萍鴈去傳家信花開算客程南枝堪共守今

夜獨含情

九月二十日伯氏季氏虎丘言別望月

孤坐

月出當殘夜家山弄白雲鶺鴒池上別蟋蟀定
中聞禪榻懸秋露離尊散夕曛一燈香梵裡幽
思坐氤氳

月夜飲費黎軍樞館

稽生千里鴈今日在朱方明月尊常綠秋風菊
自黃戟門停去馬霜葉罷啼螿公子能延客無
煩鮮鸛鶴

重別鍾天章前軍

落日一尊酒青山萬里人藥苗供謝病萱草待
娛親露冷芙蓉幕霜寒楊柳津不須歌古調岐
路欲沾巾

呈姜夫子三首

夫子稱揚震傳經似馬融款筵叅皓月談席領

春風冀北驪黃外江南竹箭中常懷國士遇真
與古人同

金馬番棲豹悠然自遠情雖云勞侍從不爲厭
承明雲卧丹陽郭星懸鐵甕城披帷天不遠人
並玉堂清

一兩東山屐三春北郭田鏡推當日鑒文抱昔
時玄片語皆經國殊才幷濟川浮雲聊寄傲未
是拂衣年

人賞會與李觀部姜膳部蕭比部同集

草木俱搖落菜莫獨未殘誰將籬下色留向省
中看月夜光逾媚霜天影自寒三冬如九日佳
興滿江干

陶司成校藝謂僕堪上第感而賦之

幾落邵生第常過孫楚樓宰司稱漢策浮客滯
秦裘彩筆才還健青雲髩已秋但須存劍氣離
合任吳鈎

陳蔣二比部蔡冀二參軍邀飲清凉寺

烟磴披雲集香臺傍石頭山將寒色暝江帶夕
陽流消夏成遺跡離宮枕一丘仙郎塵事逐駐
馬快同遊

途中紀懷

久客懷孫楚耽詩憶謝公長安遊子路玄賞晉
人風霜落芙蓉老林疎橘柚紅勝流多念別張
翰去江東

過丹陽寄姜夫子

白璧世人疑浮雲懶自披不容何足病强起詎
嫌遲蒹葭難明日金縢未啓時莫酬知己分羞
入絳紗帷

寄徐子與使君

宦跡絶中秩烟波久外臣門無題字客座滿問
奇人苕水雲初夏胥江草尚春離居常見月倍

憶阻音塵

謝郭侍御邀飲山莊

曾是霜臺舊買山爲故園秋風歌桂樹春水記桃源竹裡歌紅袖花間倒緑尊高襟能愛客谷口望來轅

贈莫雲卿

客路何年別相看氣槩中故情懸落日新賞寄秋風公子游方倦詞人調已工自堪卿獨秀何必問江東

自況

時輩謾相識世情都已闌惜花曾謝客爲酒欲求官雁過雲將夕林疎楓半殘更誰能浪跡猶作衆人看

贈王崑山二首

聞道王喬爲相期張翰杯崑山誇片玉河洛見殊才訟閣潮聲至明廷海氣來風塵屈爲吏矯矯浮埃

茂宰日弦歌金閨轉玉珂花枝官舍滿柳色縣城多嘉藻懸蒼靄高襟寄緑蘿邑人知倍喜今客偶相過

寄郁山人

鑿牖非人外翛然自遠風孤雲隨地僻野鶴赴天空業有三江水居無一畝宮興來輕白髮游俠隱江東

下弦燈宴三首

脩賞雖殘夜燃燈總上元月疑懸畫棟星復聚衡門雲氣搖朱焰烟霏間緑尊流輝正娛客且莫問歸轅

火樹揚輝夕春烟散翠時陸離看綺席爛熳照羅帷艷入江淹賦輕隨謝朓詩自堪沉日夜吳酒幸重持

落日未云暮春風吹綺筵百花遮夜吐四照列

星懸朱火爲丹燼青煙是綠烟更誇留上客漸
思滿燈前

白雁

偶下單飛雁空庭序已分斷行全帶雪一字欲
凌雲影似霜天散聲疑旅夜聞更誰堪接羽鷗
鷺且爲群

寄贈陳總戎

學文還學劍壯思滿春烟綠水芙蓉幕丹書虎

豹幕山風和銃管海月引樓船儒術誰堪似輕
裘繼昔賢

坐家弟林館因寄

憶爾向京華藍田獨演車連枝俱客路芳草自
天涯殘日歲將暮空林意不譁風雲雖可攬吾
計且烟霞

獨飲家兄弟林館寄懷

曲罷不成醉長安念客杯鶺鴒常日詠鴻雁此
時來氷雪幾千里風雲第一才獨留書帶草春
向故園催

寄家兄弟燕中

不羨河東日還期振羽翰贈無青玉案棲有碧
琅玕一舉將臨組雙飛但整冠奇毛在丹穴猶
作鳳雛看

紀興四首

不盡飛揚意鴻冥見羽毛青雲雖後達白雪偶

先操璧水遊方倦珠林卧正高側身懷舊德長
嘯托逢蒿

獨往甘搖落人間玩世過故交書後至春酒雪
中多生計殊閑事浮名且放歌秋風吹短髮何
必問蹉跎

綵筆誰堪健清尊我自寬髮從芳歲換書與白
雲看不論家人計長歌道路難高堂慈母在早
晚慰加餐

張翰倚帆寒烟接暮秋素衣江漢影團扇婕妤愁俗吏海鷗鳥世情風馬牛城南山色滿高會一登樓

元夕喜家兄弟燕中書至

迢遙長安道燕山望不窮關河猶旅雁時序又春風燈火元宵後芳菲漢苑中高堂千里信真與萬金同

懷伯氏季氏南還二首

才在惜年華愁中客路賒旅情兼棣萼歸思帶烟霞月自鄉山夜春非舊館花慈親須色養何日是還家

花下不成與離居月又圓芳洲忽欲暮美人私自憐名落郤生第情牽謝朓篇肯因黃綬事辜負綠尊前

室人再生女報伯氏燕中

門戶將誰主琴書且自隨征車停冀北春事憂江南庭下猶三釜人間正七堪急難兄弟在生女不生男

徐太素招飲先文敏祠房得音字

雲物麗中林芳菲游客襟乘春來締賞無日廢招尋酒氣花間遠詩情竹裡深赤城山水趣一為託知音

虎丘啜茗

設茗聊成供丘中不世情塵緣從此脫詩思向來清石自生公悟泉因陸羽名好山如顧渚幽鳥報春明

春閨病起和黃得之先生作

佳氣抱房櫳年華自不窮山將眉合翠花傍鏡分紅曉色羅衣上春聲燕壘中猶憐芳樹下無力倚東風

四月四日文休承彭孔加二丈集南皇館送春

留步惜殘紅青林此望同看花歡未足飛絮思
何窮小苑春情裡長林夏意中芳菲不可駐回
首怨東風

錢邑大夫張公擢省曹郎

林館聊爲祖秋雲傍席流鳳書來上國花事在
長洲更散鳴琴坐官成放鳥遊迴車偏愛士一
倍欲相留

落日金閶道秋風散玉珂單車堪自遠遺愛許
誰過畫省連霄漢紅亭入芰荷驪駒憐一曲猶
似聽絃歌

七夕立秋

牛女隨秋至清宵未覺長彩雲添令節白露發
初涼改夏星還聚分河鴈欲翔今朝戒流火投
杼不成章

邑大夫張公晚涼過南館

小隱赤城限清尊逸興催停絃非俗吏放鳥是
仙才山月出未出庭花開不開林邊殘暑退知
帶惠風來

王崑山過南館得花字

蕭館足烟霞秋來換物華白雲常傍客仙吏只
看花琴奏山俱響官成興轉賒林邊一尊酒陶
令不能誇

張長洲將赴比部之擢相招王文恪第
宅留別

筵列平津第人攀使者車琴堂宓子賤今客馬
相如畫省雲偏白清尊夜不虛閑花與馴雉相
對念離居

皇甫司勳席上送徐徵君還洞庭得芝字

老去人難別秋來客易悲川原分遠望湖海問
佳期綺席聞歌苧金庭慕采芝山雲薦高枕堪
與慰相思

閏二月南星館牡丹盛開有懷

閏月春難再東風在草門名花誰並色芳草自
消魂粧閣開猶爛歌屏夢更繁只愁今夕夢爲
蝶繞南園

壽皇甫司勳

疇昔奉仙班相輝棣萼閒文章歸吏部風采謝
東山月借中秋色花分九日顏歸來有春酒玄
晏早投閒

除夕寄孟季二氏

四十今宵過椒盤歲又新關河千萬里兄弟兩
三人病起書難到吟殘草易春一燈雙鬢下京
洛自風塵

俠香亭懷古用寒字亭在要離墓下

俠骨埋春草千秋香未殘五噫青史在一劍白
雲寒廡下幽人隱江頭壯士看清風與高義今
日映林巒

感哲兄俊弟返駕春官

我自甘蓬累春風獨閉關機雲空入洛求賦未
還山漢策才仍屈秦裘髮欲班心旌懸客路庭
樹不堪攀

寄家兄弟姪落第春官

客路如天遠王孫歸未歸家駒徒自駿國馬許
誰騑南阮林堪入西堂草又緋只愁春色晚花
落點征衣

憶弟感蘇子瞻四海一子由之語

四十無知者非君誰賞音病堪何日起憂向此
時深可使丘園落毋令寒暑侵懸心在書問黃
耳勝南金

聞琴爲顧生作

嵇阮林間趣相看自出塵風前彈夜月雲裡和
陽春亂手聲難續嬌絃調易新聽來多遠思兒
是曲中人

王舍人招看池蓮二首

曲宴清池上芙蓉映落霞社中聊命酒幕下別
成花蓮影千重亂荷香一逕賒紅芳在庭戶不
用涉江沙
雲錦麗銀塘香風送晚涼葉堪居士服花奪美
人粧康樂才難盡靈均意未忘座中時度曲茲
夕棹歌長

督撫宋公過訪 二首

閩天持憲後漢節又江東不覺中丞貴徒思國
士風論才無下調懷遇有深衷門外非車馬何
由接上公
官秩爲交輕中林豈世情三朝榮出處千載重
逢迎抗禮光岩穴長懷轉旆旌晤言皆意氣不
作一儒生

夏夜梅二尹同孫指使過集

梅福神仙吏風塵私自憐桃花爲赤縣松樹有
新福暑退將秋夜星闌欲曙天冠軍還好士心
賞自留連

懷陸太僕假歸平湖

我志竟誰賞知音爲報君一名何足就獨立自
爲群駸驎看時序鷦鷯遠世紛簪纓同長物長
望故山雲

王中翰招看芙蓉與徐徵君皇司勳劉
侍御同集

席傍芙蓉沼相看醉未歸秋先籬下菊香續省
中徽葉落風光晚花開宴賞催歌梁塵不斷隨
候惜芳菲

劉子威使君宅看菊

言就公榮飲萊黃色滿堂花枝日堪把林薄興
何長十月春難盡三星夜未央一尊芳意在不
是爲重陽

十月菊

佳色滿東籬重陽物候遲黃花青女節綠酒白

雲期開逕陶公興餐英楚客詞踈林秋不謝猶是採香時

答余伯祥

千里挹清芬書因伯氏聞可堪同病客猶自久離群南國已紅葉東林空白雲相思如命駕開逕遲夫君

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

墓上逢除夕流年一倍驚片雲心盡折孤燭夢難成草樹春何在寒暄歲欲更白花親不待空負此山名

不謂離供養循陔詠未忘淚從今夜盡恨逐昊天長孤思流年外寒燈總帳傍那堪人世裡地下是高堂

得休寧蘇君楫死後書

結客今何在緘書尚有君不因天外至安得夢中聞愁處惟青草看時但白雲自憐如野鶴太息更誰群

傷東甌項思堯太學二首

一自蘭襟斷愁看玉樹行客同秋葉散人逐夜川亡慕色將侵幙寒雲欲上堂誰堪歌下里情寄似山陽

夙志今何在佳聲昔已傳倦游常謝病羈思獨無年舊館哀蛩入新塋慘日懸還嗟鸞鏡裡花月不重圓

傷何元朗翰目

爲問雲間鶴華亭遂不傳圖書空四壁歌舞散當筵春日歡情裡秋風俠思前三何推子朗白馬泣黃泉

傷李于鱗先生四首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蔵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
齊中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徵言從此絕令
我泣無窮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
停雲笛奏全披怨蘭芳半落芬重傷千里駿孤
兒且爲群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
南生知已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
可重西京

二月十一日范方伯邀飲虎丘乃嫡母之忌不赴報以詩

遊眺那堪阻嘉招地又偏芳晨懷故宴忌日感
流年見草憂仍在棲烏影自憐叅義雖久廢聊
和白雲篇

予方立年秋髮漸落感而嘆之

種種嗟予髮飄零不待霜權將捐我罪披處減
吾狂看鏡愁能短衝冠心自長獨留雙鬢在年
復過潘郎

戚符卿舟中

春入中郎調星懸使者車情牽三逕裏交傍十
年餘水氣浮仙棹城霞上客裾蓬蒿非不念或
恐薦相如

送鄭迴還琉球

卉服遊江左樓船駕海東離情隨漢月歸思逐
羌風漠國雄夷落雞林慕白公不須悲異域繼
路接閩中

吉草菴瑞上人房小憩

僧宅清無敵城南地又偏池光凝絆宇竹色帶
青蓮酒德堪消夏詩狂豈礙禪迷襟元不染高
枕憂涼蟬

文起堂集卷之四

長洲張獻翼幻于撰

七言律詩

送欽水部避讐之金陵

荒臺落日滿姑蘇臨眺那堪送旅途莫遣姓名同范叔何妨踪跡混陶朱黃金將盡家難徙白髮新添客易孤六代江山千里路側身天地唱驪駒

春日飲孫侯

將軍西第白雲隈別館還從竹裡開夜月管絃時醉客春風花鳥日啣杯起看晴色搖芳樹坐聽歌聲送落梅識賞不辭頻駐馬更憐佳景欲相催

送莫大參起任洛陽

鱸魚一憶去江干病後徵書鬢未殘旌旆昔年辭蜀道風雲今日滿長安欣從人譽遥持刺懶向時情再整冠强起不妨林卧意青山依舊洛中看

飲陳將軍

島夷都盡始還家林館新成玩物華開逕半緣營裡樹爲圃偏傍縣中花人留妓席延初月事違戍麾醉落霞此夜登樓堪騁望無邊秋色滿蒹葭

飲謝將軍

池館遥連第宅開林邊舒嘯有高臺朝馳畫戟三千隊夜送金釵二十枚度曲未終雲乍起看花將罷月還來最憐今夕同歡處依舊留髡送客回

李比部席上賦贈得開字

石頭城外白雲隈散馬郊圻野興催祿米但供沽酒費烟霞常引狎鷗來官成傲吏閒皆吟菊有黃花滿逕關湖上青山俱藻翰憐君不忝省

郎才

閩中張比部多才善書意氣出風塵之外晚得子爲晬交愛而贈之

與君相見又何遲歲月爲郎髮未絲千載襟期邀笛步一時文彩白雲司新寒欲下江天雪晚露偏侵辟荔帷張旭醉來稱草聖毫端風雨在臨池

有所思和黃古甫

鴛鴦七十自成雙翠袖紅顏映碧瀧淮水有時邀玉笛秦樓無伴對銀釭梨雲入夜常飛夢桃葉乘春欲渡江相望本無千里隔共看明月照寒窓

賦得愛妾換馬

嬌姿初比洛川神驕寵方移恨正新憔悴玉人辭繡閣翩翩金勒付祥麟香魂自冷閨中月芳草何曾塞上春不是壯心千里外肯令傾國向

風塵

惱謝將軍兼爲勸駕

將軍新故盡亡羊能以風流比謝莊別弟自來紅拂妓青苔閒卧綠沉槍扁衣君自同羊祜上客誰堪減孟嘗烈士壯心元不已相看猶是少年場

郡守劉公見過南館

城隅卜築賦郊居今日何年長者車草木盡榮佳政後烟光初換惠風餘林邊蒼靄侵華綬郭外青山擁敝廬處郡未妨稱卧理白雲幽鳥訟庭虛

楚中龍公涇陽張公孝豐吳公南海招公四郡倅過南館

交多王父未全疎方軌能來慰索居綠水堪名別鴛渡白雲深媿孝廉廬常將談笑爲兵衛耶取鶯花作簿書最愛清流乘逸興餘春三月蒲

林間

簡招郡倅

郡齋清晝緑陰成晏寢凝香夏更清佐理未荒循吏傳憐才重見古人情殘春花鳥供詩句野逕雲霞薦酒觥傳罷遺經還飾治一時文藻屬羊城

簡徐紹卿徵君

文苑何人有鳳毛百年湖海一綈袍歲華自可添新藻蒲帛誰堪換碧蒿榻寄空山青史在寸蔵深塢白雲高思君掃逕遥相待莫遣秋風又暮濤

贈王舍人子永

鳳皇池上鳳皇毛薇省爲郎意色高南國詞華青玉案東山薛荔白雲袍圖書盡是烟霞氣賓客偏多湖海豪繼美玄成誰得似不應家世佩虔刀

羊日與鳳文鴻翼二第侍世父湖上觀梅

遊情奕世阮家同玉樹連枝傍謝公晴雪乍消香滿逕白雲初散月凌空嘉時歡暢澄湖上小死芳菲野寺中開歲看春春未入牖梅花下竹林風

人日

今年人日在春前人日東風花滿烟芳讌欲將春並入華燈堪與月同懸浮雲一任時情換佳氣重看節序還自笑野生孤興在不教雙鬢惜流年

小飲真公房梅樹下

春風春日叩仁祠春酒梅花正滿枝衣點謝莊成故事興饒何遜有新詩香筵本是青蓮宇瑞樹重開白雪姿獨有山中舊遊客年年同醉艷陽時

黎職方再宿同賦

秋風昨夜入吳昌忽漫逢君喜欲狂久矣故人懷故讌向來仙署憶仙郎青雲何日陪鵷鷺舊雨連宵解鸛鸘高會未堪從此去廣陵烟月正蒼涼

荅毛國琳進士

藉甚嘉名動漢庭憐君中歲卧柴扃花催澡夏蓮初白山爲迎秋嶼更青綵筆未荒文士傳藥苗堪助衛生經薦雄已在長楊賦莫向江湖當客星

寄徐太學維垣

儒人元是少微星瑶草丹書滿戶庭蒼鮮盡懸東海色白雲何愧北山靈琴尊不向寰中設僧梵偏從定裡聽爲羨世情高枕外衡門棲隱畫還扃

潘治中集自遠樓妓席

赤城霞起畫樓閒白鳥清江意自閒新得佳人爲暮雨竭來京兆畫春山番楊猶笑如張緒折柳遥憐似小蠻今日次公狂未足欲令秋月照雲鬟

送周公瑕應元輔聘北上

東閣平津正渴賢清江行李白雲前客星霄漢誰非隱人日梅花自可憐彩筆向來文士傳朱門今復帝京篇明時解識除書意不棄殊才孟浩然

灌息軒爲用晦宗室賦

尺書招隱到江東鷗息青軒意自雄竹素不知華衮在丘園惟許白雲通春光半入鴻都裡曙色全開雁沼中勝閣少時渾欲賦曳裾何日趁長風

南城遊眺遇王世廉之京得雲字

吳山楓樹越山雲忽漫相逢眷久曛霞起赤城

聊選地月臨芳宴柰離群梅花爲客寒猶發竹葉留人夜未分氣槩如君還獻賦漢廷堪薦似雄文

懷徐徵君於洞庭用波字

洞庭山色太湖波家傍仙壇壽幾何蕭寺一身三逕少長城百代五言多林殘飛鳥餘青靄欄攏浮峰半碧巒春水滿時還放棹欲尋瑤草赴岩阿

王元美太僕之京郡大夫張別駕龍理官出祖虎丘與吳中諸君子同集

才子雄飛入禁林府中嘉吏共登臨春山蘿薜時時長野寺烟霞處處深仙駕不曾虛今序祖遊重得厠華簪今朝締賞成高會把酒能忘悵別心

懷家兄令弟將歸

名駒千里下長安蹀躞風塵道路難音信獨將黃耳寄友于同作白眉看敝裘天外堪誰問濁酒江頭且自寬不恨還家落春後故園花萼慰加餐

席上送周懋脩之白下

別酒相逢且自親東風晴日歲華新江南烟月時時好臘後梅花處處春可使社中無此客更推名下有何人六朝舊事堪懷往孫楚樓前醉浹旬

督撫宋公期泛石湖病不克赴

中丞開府建高牙沿泛聊乘八月槎鷗鷺尚疑雲裡島薜蘿猶似縣前花荷衣不入元戎幕節鉞還存處士家見說山川多喜氣遂令秋興滿烟霞

望龍司理還郡

多君爲李叩柴荊昨日　朝天下玉京千里自應慚一士萬家誰不望雙旌春風宛奉平反對

夜月能忘作吏情高論未酬懷故宴幾時車馬到江城

少司成范夫子招飲衙齋

石渠元自擅詞華十月春風滿絳紗池上寒流皆壁水庭前霜樹盡槐花何緣鱸席逢秋露幾見龍門醉落霞東序試看桃李色西河經術不能誇

李駕部席上言別

遺直憐君出漢宮當朝正色更誰同一時雲物郎官酒十月霜威御史驄命駕偶從千里外長城今在五言中江山莫怪重留客明日河橋送轉蓬

荅郭子忠吏部乞休見寄

漢庭遺直播芳塵獨好中林賦隱淪當路幾年還正色明時何處不歸人三江水落初逢雁二月花飛欲盡春願得乘舟同郭泰相看湖海是通津

送龍郡理遷太平郡丞

姑胥佐理還姑孰惜別憐材恨若何半刺他年從此重全吳令日不堪過清風亭遠共明月白紵山深餘浩歌愛士府中誰第一倍教離思滿關河

夏五同錢徵君劉憲僉史吳二文學石湖餞黎人曺惟敬假歸羊城

詞人誰不惜君才憂入羅浮放舸迴身寄郎曺頭轉白飲追河朔酒重開鱸魚入思先秋去鷗鳥關情犯暑來海內交游看氣槩姑蘇城外一登臺

御督撫宋公舟行

樓船橫海鏡中行萬里長風掛席生矯矯西臺推獨座翩翩南國擁雙旌雲霞入思成佳氣魚鳥親人遠吏情詞客自慚何記室滄波談笑欲

消兵

贈兵憲永嘉王公

吳宮喜氣滿山河昨日師從席上過客有分庭開憲府幕無傳檄淨滄波神經寄興看金柱仙省投閒轉玉珂行縣幾逢遺愛處功名偏比舊時多

荅蔣戶侯

伯於麾下佐元戎幕府爭傳國士風畫戟遠臨滄海上玄心長寄綠烟中陰苻讀罷霜侵戶茂樹歌殘月滿空逸興頗能驅澗壑幾時沿玩與君同

卓光祿樓成詩以訊之

王孫高閣枕江流別墅初開謝遠遊陶令一官纔百日蔣生三逕已千秋潮聲近浙全迴榭山色侵吳半入樓念爾登臨勞悵望秋風堪寓舟

寄贈李郡博攝治長洲

煩君案牘傳經暇桃李聊從縣裡看文苑幾人兼治行秋林何日遂邀歡詩饒白雪成千首道在青氈寄一官正是孤懷無可贈凉風忽墮握中蘭

入日集章憲副道華再過王少參直夫寒谷鶯遷淑氣新條風初入轉芳辰情添山簡迷花騎恨減陶公漉酒巾七日逢人欣有月衆星爲客況當春何如逸少仍開逕留興相過不厭頻

竹堂寺觀梅憶懋上人

落日香風送酒杯歲時心賞一尋梅南墻冉冉芳春動東閣英英逸思催歷亂殘花飄講席參差疎影挂香臺虎溪共禮新松塔相送長懷給苑才

投贈兼訴蘇君楫沈元異

白門烟月勝揚州十四樓中第一流眉學遠山
餘黛色心將初柳結春愁渡頭桃葉王孫草巷
口烏衣客子裘都市相逢多意氣與君同作五
陵遊

寄熙甫歸長興兼簡子與徐汝寧

經年離思欲無涯昨夜東風又歲華洛下使君
曾剖竹霄中嘉吏近栽花白雲天外交情在碧
浪湖頭草色賒仙駕倘尋高卧處林邊渾似野
人家

送宋憲副持節閩中

別關河萬里賒十年離思在京華漢庭遺直
臺中草吳苑清規縣裡花南北旌麾皆雨露往
來詞藻盡煙霞相逢此地還相送閩水閩山待
建牙

蜀中何比部有長者風其令子由黃門
歷京兆矣引予爲昵交招尋投贈者
再焉有不易別者報以詩

西省爲郎不乏賢新詩何遜向來傳紫衣庭下
承歡日錦里淹中化蜀年平浦吏情鴻雁後芳
林吟思白雲前多君不盡逢迎意相送河橋夜
泊船

嶺南傅成之僕群紀交也偕南雄陳劉
二君見過將試春官送以詩

才子當今傅長虞翩翩結客總文儒青雲驛路
同遊洛新雨離亭乍入吳奕世幾人知野鶴一
時千里見名駒江南若報王孫草憶爾春風滿
上都

陳長洲過訪不遇

闕下雙鳧去復翔長洲花色似河陽袁生卧處
嘗迴駕子賤來時不下堂雲到訟庭無案牘星
懸民社有輝光衡門何用題凡鳥愛士還堪駐
驌驦

雁後南還過陸荷卿子偉對殘菊小飲
追憶文太史徵仲王少參貞夫彭徵
君孔加王選部禄之悵然感詠
交客忘年嘆友生滄洲草木倍光榮白雲不盡
千秋興黃菊猶懸九日情禮數自寬江左士人
倫誰擅世間名廣陵歸後逢君醉愁聽山陽笛
裡聲

黃公補公紹失第

敝裘何日去幽燕忽漫春歸在客先逸氣舅甥
殊矯矯驚才兄弟自翩翩天涯容髮星難聚旅
夜關山月又懸但遣此生留健筆莫教彈劍覓
人憐

謝張明府過存

惠化當年已出群向來爲政有張君青山碧樹
啼黃鳥粉堞清溪護白雲蔥蒨儒臣元抗俗經
過仙駕只論文河陽今在長洲死花氣還堪隔
岸聞

奉懷掌院趙中丞

漢廷遺直世儒宗一望關河路幾重昨日都人
還避馬少時交客已登龍垂楊報處曾爲別叢
桂開時可再逢見說金陵思玉節烟霞猶戀會
稽峰

同張比部飲陳大理亭上得才字

雲物幽庭送客杯二星爲吏出群材座中白雪
春常在籬下黃花秋自開都市風塵偏寄傲江
山裘馬重憐才逢迎可入交游傳不遣長干旅
思催

五言排律

寄懷朱比部子震

旅館過重陽離筵集異鄉遊堪從此倦能復向來狂暮景雲偏白寒天菊尚黃松風開短逕蘿月抱空堂世議才還在時情氣未忘卑棲常對客高步且爲郎別路無知已同盟少報章一杯誰與晤西省憶含香

皇甫司勳席上觀舞

舉袖若雲行佳人舞態生微風吹弱步初月起嬌情鶴顧粧綃罷鸞迴曲乍成腰纖嫌帶急釵重怯身輕哥手千金動凝眸一座傾青娥與銀燭茲夕共盈盈

夢朱比部入吳社中

長揖謝群公思君漢死東交游叨上客晤語寄深衷雅調傳吳下飛聲入社中郎曹推吏隱詞筆慕才雄旅館當年別風期此夜同青山心不隔落月夢還通留戀元無已徘徊自不窮清暉那可卽惆悵倚春風

送蔣明府擢南曹比部

花縣得人芳名聯漢署香風塵煩作吏冠蓋重爲郎才在傳鸚鵡官成任騶騑東林懷豹隱西省送鴛行別緒離亭上清暉驛路傍客中過二仲三逕詎云荒

立夏日懋南禪寺滄浪亭

言就高襟客幽期與未央寺門當睥睨池水接滄浪野逕三春晚青郊九夏長庭花變新節山鳥愛餘光竹氣開軒靜麥風吹簟涼鶴林留夜梵鹿苑繼朝香投跡同蕭散論心自激昂含情來締賞誰不惜年芳

張長洲以縣志相屬邀飲王相國第

相府開層構城西舊草堂烟雲生澗谷岩石傍
池塘欲就吳都賦因從藻翰場下才叨接蘭上
客共流觴膏雨含春氣仁風引夏涼波民安茂
宰青漢待星郎飲德心逾醉留賢興未央頌聲
傳邑里憂色爲農桑花前還成賞瑤琴別院張

王敬美祠部服闋之官過余言別

高價本雙金青宵白玉簪別兄裁謝草懷客就
稽林愛日看逾近披雲望轉深野花非俗累黃
鳥有春心比翼啣恩詔先驅起漢陰重添郎署
色臨祖爲開襟

同徐徵君皇司勳黃徵君劉侍御宴南
孫故侯

西第留賓處南城締賞時鳥來啼碧樹花落滿
清池草木爲戈戟雲霞作武貔柳營堪駐馬龍
劍罷分麾逸興乘春暮芳筵待月移水烟籠霽
色山照落璸尼遠嶂城頭合疎楊雨後垂雅歌
心賞洽不須赤松期

夏夕同棲霞寺光上人南樓觀電限韻

結夏留山館清涼得苾芻野僧巡駐錫玉女正
投壺慧日乍明滅慈雲倏有無輝將智炬揭焰
與慧燈殊旱火飛難定長星閃易徂赤城天不
夜水觀月同孤婺彩流青漢霞光漾綠蕪恍成
江上練忽過隙前駒出定龍啣燭安禪衲獻珠
觀空自冥室觀影在昏衢四照神全悟三游障
已驅浮生捴如電一爲指迷途

謝子循司勳惠壽瓜

不識東陵味勞君雙玉盤未勝蘭氣馥欲奪蕨
漿寒氷谷名堪重文園興未闌夏庭初抱綠秋
實正懷丹阮氏詩中見嵇公賦裡看更憐爲令
日梁楚爲誰驩

寄袁考功魯望王儀部敬美

僊郎題柱日舊國念張融忽忽歲云暮勞勞訊

始通寒流宜載雪弱羽欲凌風並命登華省分
曹入漢宮開心辭異北優詔起墻東逸調詞人
擅清班倣吏同梅邊懷水部竹下憶山公典禮
君能草銓衡宦未工殊不信倚馬薄技果雕虫
抗俗名難盡交遊酒不空圖書官舍裡丘壑
帝城中天空霜爲序林殘律易窮難群看野雀
鳳署托冥鴻列宿星光動雙龍劍氣雄漢廷冠
蓋遠今復有嚴終

七言排律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麟王憲副元美

侍臣高價總班揚二俊才兼七子長辨覓何緣
聯鳳署登龍遥羨接鵷行十年舊雨鸕鷀杓一
夜秋風薜荔裳得句向來推李白投冠今已並
王陽關心西省成千載回首南枝是兩鄉歷下
爲誰瞻泰岳吳中元自說干將山河不隔雲霞
契詞賦同爲日月光倘念平生飛動意笑論張緒
似春楊

六言律

南星書陽紀興

欲就赤門山水還從西市歸依後進好事儒者
祭酒諸生布衣歲歲年年花木朝朝暮暮巖扉
不解覓人顏色何妨與世相違

靈隱寺觀貝葉經

妙典製超人匠義非飜譯所窺葉葉路開仁壽
條條門闢慈悲六地一音輟響八聲三點成伊
安得矯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對十月菊

籬菊忽然佳色碎黃冶冶融融暮髮朝朝欲換
寒花歲歲相同晚艷不逢九日冷香偏惹秋風
何必羅含宅裏采芳更有陶公

文起堂集卷之六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七言絕句

口占

亂山高下送行舟塞鴈初飛蘆葉秋客夢不隨
潮水去夜分還在鳳城頭

憶使君劉子威

盛才摧落見時情砧杵能添旅寓情願作三秋
合浦葉隨風飛入洛陽城

九日遲伯氏歸二首

秋日萋萋百卉腓遲遲行道中心違旅人若忘
菜萸節直取登高當遠歸

鴻鴈來賓未授衣吾兄不弟幾時歸歸來別作
重陽節菊爲儂家開尚稀

閨琴三首

獨夜逢迎漏未沉香車芳草意何深停絃欲問
臨邛事笑指相如綠綺琴

閑館雲來曲未終絃隨流水調隨風鳳凰琴裡
離鸞操占盡江南夜月中

南陌東城花滿煙春風日日弄繁絃羅衣初試
春偏早燕子樓頭二月天

送王處士還明州

四明狂客寓吳閶初醞重開對夜航月上西興
堪取醉酒徒何必是高陽

贈儀部李郎中二首

聞道南陽古帝鄉使君重起臥龍崗一朝讀遍
蘭臺籍更乞閒官客建康

陸沉金馬是當年贏得人稱李謫仙都市秋深
多病後相逢高義入雲天

七夕贈妓

翠帳紅粧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
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

漫興

溪樹山雲滿客船滄洲佳趣向來偏酒村魚市
多相識爲占湖頭明月天

紀遊 三首

銀河耿耿夜迢迢月滿關山旅鴈高明日孤帆
去何處秣陵秋色廣陵濤
歌舞當筵酒似澠金芝玉草映華燈風流杜牧
情猶在怒馬鮮衣過廣陵
萍聚長干興未窮勞勞亭外起寒風只今海內
稱兄弟半在當筵氣槩中

寄贈陳子野 二首

五斗難忘一釣絲清江不恨去官遲何時爲訪
新林浦明發還吟謝朓詩
月傍關山風送秋白雲紅葉滿芳洲青溪橋上
桓伊調別有題詩趙倚樓

贈將樂王人佐畫梅二絕

月滿山中雪滿林春風一夜入瑤琴千枝染翰
盈紈素落筆還堪寄遠心
洞開春牖卷羅帷何遜才情白雪姿只恐東風
早飄落與來常作兩三枝

寄吳徵士膺福二絕

新都俠客在揚州一劍隨身又遠遊自向金閶
亭上別幾人同作五陵遊
江南芳草念王孫千里襟期在一尊不爲黃金
駐顏色秋風初散孟嘗門

贈王元美觀察起官之楚 三首

君才如海復如江別酒重開倒玉缸曾是李膺
門下士相看今日嘆無雙
衡陽巫峽重鳴珂此地山川喜氣多 新主
全勝漢文帝湘江今日是恩波
擁麾持節去江東慷慨離筵曲未終憶昔與君
投分後憐才誰復古人中

僕中年且爲太學遊士國子先生姜夫
子將以薄技入薦禮闈有以貲不與之
議感而成篇
旅情搖落世情踈先達徒勞薦子虛今日鄒枚
漢廷上好文何必馬相如
代內柬贈
江帆七夕指河梁一字遥傳當八行雁候客衣
何足問贈君猶有譽如香

謝蔣子徵比部借馬二首
魯國諸生漢法曹昔年州縣豈徒勞官成爲笑
貧猶在櫪上看君馬骨高
天閑十二五花驄獨步長嘶向北風翦拂爲君
誇駿骨黃金何必在燕中
與袁考功索酒因謝二首
自笑窮途類阮生江干裘馬倦遊情若非厨下
有殘酒誰向山公乞步兵
欲向新豐醉濁醪美君爲吏快持螯馬卿當取
鸜裘在不管長安酒價高
謝費民益參軍借馬
錦韉玉勒紫金裝上苑煩君解鸜鵒爲報五陵
裘馬客壯心猶在少年場
贈別慧上人還棲霞寺三首
傷花飛後過吳閶叢桂開時到雁堂遥憶香廷
論經處孤雲一片宿閒房

明朝飛錫向金陵水滿清江月滿庭空外閒身
如長物慈航惟載法王經
簷林白足似君稀臨水登山且送歸今日重持
社中酒離心先向落霞飛
送自如上人從師慧公之攝山二首
古寺脩然山更深雲帆西去欲相尋澄江如練
秋逾淨恰似支郎不染心
一朗經行歸去遲楓林携錫遠相隨定中莫問

清涼義看取庭前柏樹枝

送張山人絶句

柳深江碧哢殘鶯花落寒輕雨過城今日送春還送客相看俱是別中情

贈吳三德先

錦城花柳赤城標物候相看暮與朝季子才情誰得似杜陵詩骨沈郎腰

杜鵑花漫興二絶

花花葉葉正含芳麗景朝朝夜夜長何事江南春去盡子規聲裡駐年光

新枝別自有芳菲淺綠輕紅散舞衣最是關情三月後杜鵑花下送春歸

虎丘採茶二絶

竹間茶竈綠烟迷採徧空山日已西野寺清風何處起生公臺畔白公堤

穀雨春風滿劍池東吳瑞草正參差一杯不羨金莖露消盡相如病渴時

無題

燕子來時花又殘一宵明月兩情看春風吹遍王孫草門外天涯去住難

南星館牡丹盛開

非非三月自韶華開到城南小隱家莫訝著書多閉戶春風看徧洛陽花

與二三子談經阮都閫折緋桃見贈

西第桃開一樹花折來春色在東家芙蓉舊是將軍幕今日相看似絳紗

無題和歸給事二絶

潘郎清潤沈郎腰張緒風流暗裏消半度試看誰得似黎花一樹柳千條

春情如海月如霜燕子樓前夜未央一自比來供宴賞座中常帶令君香

紀時二詠 并序

夫佳節既昔人所珍疊軋尤嫌代罕遘蓋孟陬之所不能貞疇人之所不能順也是以詩人興詠止於令節良宵六朝三唐翩翩間作閱歲時維詠備矣未有元日立春端五夏至七夕逢秋之異也故元日椒花春朝生菜受歲豈立青幡之候雙星并夕一葉知秋改夏非度絳河之期觀池陽風俗不喜端午而重夏至亦其一徵矣百歲之內難一值焉予從十年遇斯三異生豈不辰哉乃各賦一絕紀歲月之不偶值云

東風元日已歸來淑氣年光不用催昨夜寒隨殘臘盡椒花柏葉對春開

今年至日是端陽金縷靈絲夏倍長生死分時能續命家家改水浴蘭湯

瑤落迎秋送暑時雙星今夜是佳期長河忽報涼風至一葉先飛百子池

五言絕句

春晚

澗水流芳春殘鶯惜花落不見采香人但恨東風惡

納涼

雲流半壑陰幽溪涼氣滿魚鳥來親人輕舟弄清淺

送慧上人還蜀

留關支遁馬今日送征鞍定后聽猿處應忘蜀道難

自金陵歸示家人

芳訊屬秦嘉清江溯桃葉欲知舌尚存不問妻與妾

春牛寫懷

春日正遲遲芳菲二月時惡風如可繫不遣到花枝

湖上懷古四首

三五七言

弄漁舟望山月與客酔壺觴無人說吳越西施
一去不重回湖上芳菲坐消歇

四六八言

朝發開門暮信獨園覇業惟餘香梵煙霞不負
清尊玉顏憔悴艹天鏡閣春光蕪没艹紫薇村

三五七言

涼夜長幽襟積星移野徑寒露靜巖扉濕赤犀

去後留仙蹤吳山一望雲千重

四六八言

二美重傾四禪初定石湖今屬何人野寺猶多
逸興郊雲没范公之田園使人懷徃而愁無言

六言絶句

將之白下漫成六言二首

萬事不如高枕青山榻上猶寒白笑浮名漸損
無堪借客長安

又

遊情羈思相牽林色仍供散客高秋卜夜逾深

一月四十五日

過治平寺朗公房二首

寥落西峰晚磬踏花看竹東林清梵空扉靜者
惟容玄度相尋

又

羸病還成苦行青苔舊逕蒲團湖上狎鷗浴鷺

梁間馴鴿相看

過真上人房舊予讀書處

自從抱策逃禪儒道相看象外貝葉共是遺經
忍草別成書帶

中秋湖上看月

忽然秋月又白湖上雲山待人今夕清輝未減
小凉新霽無塵

過王半刺

三楚一爲傲吏歸來五柳方成階草盡懸秋色
山禽猶作春聲
荅俗人問
客問先生遺行當年冒禮爲譽奇服從吾所好
買山不用一錢
銘
鑄香爐銘
鎔赤金物堅芳灰始然氣旋揚名自名譽如香
垂千霜誰復商
酒巵銘志江院姚侍御之貺
魚龍避驄澄江激濁青雲之交御史文學
製巵銘志姑蘇郡守陽曲王公之貺
良二千石貤分祿秩何武英年吳公朗識
酒巵銘志督撫姚江周中丞之貺
桓桓中丞好士右文緬思飲德銘此清尊
製王母壽杯銘志長洲令浮梁張公之

貺
洪之丹喬之鳥薦春酒揚毋德
爵銘志大中丞吉郡宋公之貽
思建康中聖賢推獨坐上萬年
製視銘
予尚其玄爾守其黑材簡陰山侯封卽墨欵散
輕烟細流青石曜明雅章點黛健筆堅潤不磨
伊誰之德
宅銘
先人敝廬輪奐非一百堵皆興五畝遂葺迹勝
道南神凝巷北地革湫隘家宜堂室盤桓今朝
爰止自昔岳賦閒居總詠還宅志狹九州投閑
蓬蓽
門銘
卜宅啓扉如革如席高蓋莫容棲遲自適納賢
閉邪咸汝之職

座右銘

緩可止遽儉豈常貧謙爲繒帛恕乃席珍濟洎明志味道守真靜以成學愛以廣仁思而後動無慕風塵出非小草處爲素臣遊必擇士居仍卜鄰東南西北涉之無津天地不足而況于人一聞人過慎勿重陳極口恣意刑戮之民不善加已直受千人惡論奚損白頭自新以優容劣莫廢懿親架學九冬飛才三春宿業衰落是謂不辰家聲恐隕野無遺新展敬墳慕克睠宗姻敦期厲俗信擬結神外苟弃日內實棄身德則吾薄性亦難馴徵隨月積過與年均將爲不善面熟累旬搆罕全冤歡幾畢輪佩流千載用代書紳

卮銘志按院邵公之貽

霜爾質直爾躬送一鴟杜史懷對秋月臨春風三日醒賛酒功

堂銘

惟考作室何以構之既勤垣墉何以塗茨聚吾族於斯歌於斯哭於斯以待來茲

樓銘

信美吾土爰與重屋栽栽隆構遠見風木耿在雲中因高騁目匪泰匪嘗與存顧復假於祖考神靈棲宿仰瞻俯懷清芬可服

階銘

無平不圮吾視吾履莫蹟於山而蹟於陂

牀銘

與其逸於膚也寧逸於辨逸於辨猶可莫也逸於膚不可眷也

杖銘

若行遠匪汝不遄若登高匪汝則勞用汝警後大則走小則受用汝防前持其危扶其顛

扇銘

誰其奉揚商颺非涼仁風惟涼

如意銘

虛舡自來飄飄或墮釋憾除嫌緩心抑怒

燈銘

晦其明燄乃長照千年暗惟汝之光

櫏銘

好此奇服一絲累成疋顛倒衣裳惟爾之失

枕銘

不貴汝之莊而貴汝之蝶貴汝之鹿而不貴汝

之列爾身則寧爾憂則驚爾無忤干晝之所行

履銘

干將奚補爾之缺在田奚傷爾之納寧寒偶而

少雙毋毀方而疪合

几銘

匪倚于人而倚于木斲其曲是馮是伏

琴銘

素絲無絃兮復無徽離鸞別鶴兮鳳凰飛但恐

曲未高不患知音稀

屏銘

勿露人之非而掩已之愿塵事屏是用表汝德

杭銘

髮髮如雲我嘉疎比晨悔科頭朝懲宴起昧爽

巾櫛惡亂好理首如飛蓬伊誰之恥一沐三握

願言沒齒

筆銘

與其過於筆也寧過於舌舌之愆尚可說也筆

之愆不可滅也

盤銘

何如以此洗心何如納汚而容垢何如沐浴於

深湛

卮銘

翼非鸚鵡器別鸕鷀舉則宴樂置乃懷思獻酬

有節斟酌惟宜不踰其量德有若斯

壺銘

直爾躬緘爾口以容吾有重其入謹其出以防我失

箴

閇箴

蜀道之難難有形鴆鳥之毒毒有名鴆尚薄蜀猶易世情飜覆當年事天有春秋識四時接塵造膝人相欺安得人心化戶樞或明或闇皆可知晏平解左驂越石謝知已縲紲之中勝無禮不以我爲貪不以我爲恥鮑叔千秋豈再生江左夷吾笑徒爾磬折脂韋市道交不告於門向誰語

箴箴

闇於內而明於外是之謂昏掩於已而昭於人是之謂昧惟昏與昧名曰自欺非昭與明名曰自欺若端直以常懸且廉方以獨持交則踈而能容處則卷而復舒上不以曲爲鈎下不以係爲絲有一於此予則師缺一於此予則思當清風與明月願拂檻而鑑帷

鏡箴

命歐冶採秋金百鍊良所欽明齊止水皎若寸陰輕塵拂拭豈蕪沒閒窺色相來相尋對面則人已難辨分眉則形影易侵善惡隨形而現妍醜曾不有心屢經徐孺子之雕磨嘗被梁高寡之照臨人恒短於自見懼愆儀以自箴既鑒前而慮後乃整冠而捉襟匪鉛華以外飾期肝膽之內深係鑑者之開掩豈斯器之陸沉

文起堂集卷之七

長洲 [illegible]

序

百一詩自序

百一詩張子爲友生百一人而賦也昔應休璉何遜並有之予取義不同適符其數遂襲以名篇蓋之門柴六首而列焉亦附友于之義云張子少多長者之游大父行者半丈人行者半垂髮齊年者屈指無幾大都以操業相尚筆札見知多出塵越俗咫然於一時蓋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也是以朱紱金章與雲冕褐坦然一致風齒危境與垂髫弱冠汲汲若等倫上至國子先生郡邑大夫外至緇衣道流近至懿親戚屬咸臻斯義焉雲會常乖萬里方於造膝風肯不違片言愈於對面長懷以短札具陳卑棲以高言自慰殆無隙月有若蘭芬矣歲至改元張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緬想昔日交知紛然雲爛未終昵好轉聆存亡落落日稀靡靡愈索重感吾黨長沉飄散爲之興慨焉因念鄭世翼交游傳頗延年岑參五君三君詠予依倣前人爲百一詩敷文析理昭晰言之適朝遊夕讌寃歡愉之情舒心抗聲宣優渥之肯感往增愴重飄泊之歎或累言以寄懷或短章以贈遠或托物以比美或據情以送別詞固不文事則頗覼覽者不惟識予懷舊之情亦可以得百君子之所履矣客曰心累世羅俗疵文雅吾子風調不羈恥隨常格亦寡侶少徒矣知子者誰歟何修客之多也張子曰士之慕儔侶崇名價有半面一揖之顧片辭隻韻之貽皆不忘者予托交於百君子亦云重爾汝之交深雲霞之契矣詎非仲宣實以發顗士龍託以籍甚乎即數溢於百猶有不能盡者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

敢爲酬所報復寡于德乃不然客言而書之

妙門新律題詞

吳江之先達數公以風義蒲章魁然於時者沈憲副先生其人也先生名啓引獻翼爲忘年友獻翼視先生爲大父行因得與先生令子太學生賢甥姜徵士玄爲人外之交早以筆札見致爲晚節更隱機埋照藪澤爲樂蓋其性所

多也暇日取樂府題爲七言近體二十餘章雖用古又全創新詩陵臘漢魏含跨晉宋皆近代詩筆之變豈不以屬物命蒲研情比象最爲諧切者耶如送宮人入道愛妾換馬唐人嘗有七言律七言律賦古樂府知唐人所立之濫觴矣至遊仙咏古而下一一用漢以後蒲目彷彿唐人章句合爲一編將壽諸梓以傳示同好爲詞頃一段快事乃先貽以示予請爲擷定而序之予托交於二氏也深矣能恤劉季緒之諂乎乃受以卒業而嘆曰是編也其摽逸響也夫其應同聲也夫二氏既踵武風謠之美名章遒句人人間起各各爲容徵士用儁士之才創變其體殊美膽可觀在唐中葉可分庭抗禮太學伏清剛之氣贊成厥美骨氣奇高孤枝挺特列於初唐托乘後車並得亂龍片甲鳳皇一毛求之詩人激刺之旨未失高流矣一編之中女有揚蛾入寵士有解佩出朝或漢妾辭宮少年結客若織女懷牽牛天上等於人間蕭史携弄玉名流入于仙侶香陌餘春嬿閨掩泣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近體何以展其又非七字何以騁其情間與憲副爲詩品則令子升堂賢甥入室此見其一斑矣寧特坐于廊廡之間而已哉

長洲黃悔士陞廉州理官序

昔者哲王　　少學以建之官而化於邑也群諸

第子於其中而教之非徒教以詩書禮樂而已至獄吏獻囚必於泮池則聽訟平反之具雖傳經問道之日無弗習知者使博士之調入可以爲廷評出可以爲理官於刑名讞獄無弗宿辦者故博士而材往往擢爲之李郢都黃先生家本豫章徒爲楚材其人則見賤如貧視少如長不驩於險墟之俗者也業擅一經早擢郤詵之第情懸五斗乞就廣文之官持衡者謂宜補大邑表多士也乃赴長洲焉先生道在一官家惟八口位安其卑養甘其薄開素王之堂博士無倚席之譏削青衿之羞生徒有鼓篋之志朝夕討論而聖意以窕歲時課程而師道以尊令升堂入室之士沐浴於秋月春雲之中莫不闇闇然有所發揚矣夫瑚璉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不過山林之木蠶繭之絲耳有巧倕加繩墨而制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以機杼斯東南之

產皆成宗廟之美黼黻之事先生之作人也實類此一時監司郡守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者殿最講習之優劣明彰義訓之得失咸以先生器識才藝拔萃出群稱之不容口所謂學通行優豈復謝於漢庭淳明典義寧獨美于晉代而已哉潛光後時以期大用何道術鑄人者未及年而文章餙治之命至矣下講堂以辭毬之廉郡而咄牒廉又合浦珠官地也珠璣在御先看照乘之珍桃李過江盡是傷心之樹襟期不遐楚越易遠斯行也將使亥日趣墟蜑戶穴處致無刑于千里本獻囚于一蜚平反之具真不虛也惟楚有材實難沉屈固已激昂青雲矣如珠雖潛光照萬壑奚假南宮一第間爲顯耶時天南迴以夏火西飛而獻秋海雁嘶雲林風吹露臨岐多嘆惜別沾巾其諸弟子中裒然成材者二十人列祖帳爲諸弟子倡予雖不學游士嘗

爲長洲弟子員又辱先生遐眷爲金石交乃首
嘉先生造士之情次服諸君子隆師之誼遂不
敢愛其敝帚而書之

章道華憲副詩集叙

東吳岩谷之清嘉秀野者在穹伽石湖其間上
方雲色越溪水態與免水治平諸禪境鈎綿耀
映即片景可採者憲副章君特鍾其絕秀產於
此鄉才性超然丰儀玉立得山泉之助爲多至
爲詩章又風骨遒舉體裁雄邁有燕趙慷慨之
氣非江南聲調所能拘最爲壯也君通籍盛年
持憲中路秦廷漢署目爲仙郎象郡鴻都稱曰
良吏翼無卑棲趾不局步輕榮財於塵土貴名
位於山岳猶以隨輩而進乃單身謝痾少有棄
冕之志長遂布衣之心厲節抗行匿景藏采卑
俗罕開其言時士不識其面官過二千石家無
三畝之宮情高十八賢跡類五君之詠立俗與
流議相迕中歲之不偶世也懷情至閒見俱滅
劉伶之善閉關也探道惟淵玄是好向秀之甘
潛泊也深衷自見于短章一摩未出於屢薦性
固難馴秀實獨稟矣謂余越禮驚衆庶可識徵
止論寓辭未始埋照尹敏班彪之親善孔僖崔
篆之相得何以加焉雖事非通圓風軌有足懷
者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帷堂之日百
年始踰其半竟不免喪得盡其養不得終其哀
吾黨懷知之士靡不惻愴山陽私用流涕君之
仲子士雅抱青宾之姿負丹霄之翮泣持君集
請爲刪次仍命爲序用見生平余看野鶴倍憶
稚公自堪絕言勉爲是叙

孫將軍稱壽叙

孫之先以戎馬策勳於塞北其末孫以金紫干
城于江南傳至將軍其世凡五隆慶辛未之歲
將軍春秋七十矣七月四日其生辰也壽將軍

者冠履填門而入客目之而言曰昌哉見將軍神意和朗體履矯健能騎怒馬既而曰康哉又見令子都閭之懽其親也則曰養哉孝子愛曰愛之咸欲其久久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曰將軍年七十亦云久矣若吾所謂久者不可以期而至之耶古人云七十者稀故杖于國養于朝夫使七十者誠易得也豈宜優禮之若此哉兩漢號多賢將予讀漢書稱老將之賢者僅獲二人前李廣後馬援然皆不及稚年設其年與將軍比然未必皆優游事外也即事外免于世議未必有令子之懽其親也若將軍者不誠罕哉將軍自歷官以來輕裘緩帶不喜視貴人眉睫以故亦不見任用而又射不穿扎得以從容事外若不居其官者然至末年有貴傾中朝者臨吳人爭願出門下而將軍意恬如也竟從事其間獨超然免于訾議人尤高之居無何不待年而謝政將軍爲人簡易直致畧去邊幅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與人言輒披瀝肺腑衷不少回伏賢愚皆樂親之居常不事家人生産作業獨娛情花鳥入其室者鳥語喧雜如一叢林奉身之外無長物焉賴所嬪張夫人實賢得免於內顧憂將軍毋氏亦張子從姑也於予兄弟有鍾李之戚相得懽甚暇日輒過從飲酒命童子歌呼爲樂往往逾夜分始散去以爲常性尤好馬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人以爲孫陽復出今子襲封任江防將軍沾沾色喜曰兒必能以事我者防江再督漕又曰必能以防江者轉漕今子嘗折節讀書秉心毛氏之學至如日之升馬如岡如陵馬如松柏之茂焉再歌再謠詠此三者以爲親壽獲詩之義矣子客皆詩人文以壽之托物以宣有曰日者月者岡者陵者松而柏者凡

以達愛焉爾矣適庭有修竹將軍爲主人而賓之予作修竹篇以附於開文達愛之意焉歌曰

冥冥烟榆兮青林端瑟瑟風葉兮生微瀾修篁一枝兮抵萬竿神龍彩鳳兮相盤桓干雲貫日兮六月寒金光玉樹兮輸琅玕

瓊管鍾戶侍公文集序

夫文者經紀事物章明統類者也閭里四教未舒遺文漢室多才尤稱獵俊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然光勑雖有勲伐不知儒林皐忘善爲詞章不至蠹廟求其位居上卿藻數哲匠如戶侍鍾公者有明幾人哉公因質以發其文託理以全其制不必極美盡麗耨采彫章而皆事該軍國紐之王教若述聖道揚儒風則博士經學等序美成功旌善人則忠節孝行等碑於揚襲祭義見公闡明訓典綜覈名實於奏疏簡牘見公識探便宜理合權道於餞祖送贈見公表揭職司訓厲官業卷舒必形于詞土風必著於聽如不經思慮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方之史克駟馭張老負輸古甫清風伯喈無愧奚多讓焉非經紀事物章明統類而能然耶公既珠崖冠冕炳烈後人公之令子參軍倬又奕代名德光昭家寵思綴緝遺文永貽世範嘗以屬予昔蘇子瞻生晚不識文正公何狀願則名集中以遂向風之義予獨何人敢爰其倣帚乎枉史姚公秋霜明著冬日照異出江介而風翔臨外郡而雷動閱武干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緬思鄉里前賢命以薄技效德代爲銓次餘以蕪詞若夫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有枉史公雄筆爲之序

顧太僕歸田贈言序

大岡卿顧先生之由上谷歸田也於城隅託勝之舊別成小構焉溪不衮數丈山不過十仞而

意擬衡霍趣伴江湖固已軒冕松風珠翠煙露矣無論馴羽之化逆鱗之忠即其累歲脫縻無復北意恐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有不馥烈譽於一時欝茂名於當世者哉改元之際　皇靈再煇亨旌降於白日蒲帛墜於青雲先生拂衣而放既翛翛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復闇闇於大夫之右正色立朝多所建白可以染丹青縷金石者無何以鴞鳥自況以鱸魚興思且曰浮榮曠年世諦所譏叨光縣日道經所談與其激昂榮華之間沈潛印組之內孰若遵烟洲而謝岐伯迎雲山而揖許由哉乃不待年而祝駕遂向風而懸旌於是吏懷石慶之轍客集疏公之帳風流之事不易出處之懽可齊宜其諷詠於文人滿盈于笥篋也未荒三逕重開綠野之堂不改雙林再入碧山之社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遐踊之事不負魂祈褒請矣單

車既返雖長謝諸公之班祖餞傾都則永懷群玉之贈因緝而梓之用傳同好仍命空儒序之末簡

刻古樂府序

萬曆改元之秋予薄遊金陵值費參軍刻古樂府成持以示予因命爲之序客有作而言曰參軍佐理戎幕從容文史其悅禮敦詩之意歟予曰不然參軍寓情樂府之意大都有三而敦詩不與焉客觀之曰樂府者詩之原其非敦詩者何也曰幸時也方今

新主龍飛非鐃歌所謂聖人出太和玄化者耶則悉調如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者真千載一時也故唐堯伯菰擊壤康衢卿雲南風以次興焉然而著觀光之義矣其二不及詩何也曰泣軍也如橫吹所言定武功攄武師平荊克皖城仲春振旅仲秋徧田參軍所職者也

此將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耶然而知泣軍之節矣其三不及詩者何也曰吏治也恭軍將一麾出守南面百城則如歌謠所謂鄭子產張堪皇甫嵩郭喬卿岑君裴公吳人京兆之類非取其政治效彼循風異行古人之事耶然而著為吏之道矣予固曰大都以此三者而敦詩不與焉君旅遊則京洛訪古則長干振藻則陽春好賢則晨風撫時則月節意氣則劉生乃恭軍所自

標榘為日久矣寧俟樂府而后見哉弟如上陵言東都儀上邪言君相知其祇言升高遠望下難自正也自何承天始也雞鳴言兄弟表裡烏生言壽命定分其但詠雞詠烏而不及其義者自劉孝威始也江南曲言嬉遊及時也至梁簡文惟歌遊戲而已度關山言少有方鄣防也至戴暠則但録恒人行役之思而已又如董逃行不及卓秋胡行不言胡鮑照非風終南詩之旨王循晨風誤為晨朝之風隴西匪關干健婦攉歌何與于平胡雖卑人燕說與爰禮存羊恭軍詩美青溪情高白社必有能辨之者夫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恭軍地高且才遊情于此三者何負于清時何尸於戎幄何缺于吏道乎敢以大都三者為復恭軍曰實獲我心客亦以予為知言

陳將軍虎丘飲餞序

昔之良將軍嘗雅歌樞下清嘯樓中以輕車驃騎之謀展風流文雅之事未有昵僚友開祖筵終讌一晨寄懷千載者也維我陳侯棄筆文場彰綏武帳以賈勇為槩鷹揚表于上年以取義為誠燕額占于冠歲學劍已成則陸沉無敵橫槊多暇則金鍰忘歸赴赴焉翩翩焉勢能虜南越之君力足係單于之頸矣矣及盛年適遭不造虹沴阻于海壖蜺妖扇于城邑陸血于野水

青于河非賴鞠旅孰守攘搶侯乃受算內楹積
威外圖每視夕而按甲恒待旦而梳戈既俾其
澄清俾其式遏遂廢一干陸廢一干車家無七
十萬錢卑經百十二戰醜戈不返函劍乞殲由
是凱歌蔽逵歌思匝道功足染之丹青勞可鏤
于金石紛紛薦剡偏于元戎矯矯英風達于司
馬乃降金紫于碧漢增食邑于青雲即使高議
雲臺之上進圖麟閣之間得此何過哉弟君侯
爲人貴賤共色卑尊一貌不借游談未盡提獎
乃令功浮于用賞不副勞大將軍幕府未開擁
兵如故太夫人眠食爲計謝病以歸將解佩松
石散簪山郊而兵符之辟至矣維我蔣侯則科
名自致萬戶起百夫之長陳侯甲第重新當時
延世賞之榮昔程李爲東西衛尉衛霍稱虎豹
雄姿殆氣本相期事足爲埒者乃借東吳儒將
江左名勳駐干旄于武丘感池邊之劍氣具壺
觴于香積消席上之兵威于時提柳始黃澗草
猶短靜嘉尊俎盡是折衝之旨不驚徒御無非
優武之容前筋知其欲炙浮杯喻以投醪蛫兎
之魄將闌驪駒之曲方起組練照雪樓船乘風
清鐃間發目悠悠之轉旆畫戟再臨睇肅肅之
去旌應星文而動將奉天威以策勳君子以爲
是事也是會也雖雅歌清嘯不能尚茲乃命空
儒濫成末響

求志園集序

求志園集者吾兄求志家園而作也吾兄少有
遠志夸邁流俗所修者賓揆之業所詠者帝王
之經可以漸鴻之達空騫之乘蓋登庸之門軌
非岩海之踰蹈也一旦起而振藻逸足駿駸有
排終拉賢爲王超陳之勢不近名而名彰名公
大君子多迎門締交猶有不得賓者方弱冠而
綽然名世矣寧特光生於家而已哉懷玉丘樊

晉野人於小隱之中校蕆禮闈將君子於大夫之後居已於顯晦之間適情於浮沉之際親欲養而祿未及志逾邁而文益壯嘗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以井邑喧鄙故開軒於園林以塗陋寡歡故關霞於庭徑濯纓清流可以培介特之操振衣高阜可以展矚眺之情遵竹林之秀知候柳阿之清蹈幽花燦於欄除候鳥激於簷宇披襟解帶趨會悉佳怡神散髮玄解攸寄至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歎弄之叵測而痛英俊之難遭也是以詘抗志於孔鮒則笑蘇生穿履之嘆慕樂志於仲長則哂寧戚爛石之歌詠勵志於茂先則誚孫弘十上之勤觀復志于韓子則譏商君再干之陋乃知志達曰仲何藉高爵志塞曰屈豈在處卑陳思云潛大道以游志取諸此矣是集也雲霞瑩其心神岩巒發其氣骨泉流滌其衷本魚鳥償其性真見至而彩彰籥盈而綺露或託古以盡其詞或假喻以抒其蘊感知傷逝選體立成慨昔傷俗風騷間作片言小屬孰非素衷短章雜著悉歸玄致偏於逸歌輒加常等信哉詩無待於池塘文欲燒乎筆研矣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遂與俊弟編校而梓之

按院邵監察瑞芝徵孝序

夫孝子效誠而瑞草生貞臣範俗而神羊至勁節貫乎金石至性通於神明因樹萱而廢義遂委祥而集異煌煌一枝亭亭三秀有不激風揚聲凝華標馥者哉粤稽漢世忠孝成俗乘軒服冕非此莫由褒也樹爲之枯邕乃木生連理六朝以來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墓廬或嘉樹異草榮瘁于庭宇爲瑞不同何非徵孝成播徵烈於一時垂休聲於千載罕聞墓上生芝家間呈瑞有類九莖於銅池似玄光於紫微者也再稽宋

代盛著休徵居通有芝草之祥延慶有玉芝之異與齡生於墓亭王珠產於墳側皆緣姓民用紀芳規然上下百年縱橫萬里臻斯瑞者翹然惟四君子而已惟我監察御江郎公孕蘭皖以生姿引茹而結綬雖以明經擢第實本孝廉致身著作龍鳳之署則瑞徵於書帶歷歷驄馬之任則瑞徵於栢臺既資孝而履忠將觀風以錫類即命按吳揚舲辭越津吏郊迎市人色喜沾沾相慶曰觀公衙恤喪庭可以側耳風政矣視公高步承明可以企想氷質矣自江以南鄉慕義感里興和順使宅有堪表門多可旌者孰非先聲所被耶居無何嚴霜秋降叶隼擊以防奸零露春濡飾羔旌以待士吏憚而縮民恃以舒風飄十里之雄雨洒三天之渥亦太夫人劬勞之訓也鑿井孜守燮爾偏孤庭效鯉趨甦然崇嶽懷仲路華轂之哀展會輿喬木之敬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蔭承析薪于閩中遂揚芬于吳下翱翔烏署猶啣烏鳥之私翹企霜威彌深霜露之感瞻絲望幌鏡史觀圖紃組鳳閣鱣藏屬是宜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恩深外邸榮照下庭矣逮泉扃一逝松檟千秋俄罷北堂之歡半輟南陔之詠公乃結廬佳城抱痛聖室蔓草榮骨拱木斂魂產芝非瑞居廬爲瑞居廬非瑞內疚爲瑞由是不假劉根而宛奉板輿無事少君而如聞組豆名號冠帔不足爲其榮也拜跽奔走不足爲其敬也牲醴黍稷不足爲其祀也崩心如創不足爲其哀也惟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頃產數芝傳榮萬葉玉根耀天邁百草而獨秀朱英亂日冠衆蘤而不群非英非蘂非香非馥殆珍跨瑞枝寶踰靈木矣非純孝動天昭性曠古而能然耶昔君協政績神明生十二於便坐之室徙

令也李與孝誠幽達產紫白於墟墓之亭能子也公姓同君協事並李與是以多孝感者聞風而永懷稱冥應者擊節而長咏曹娥江上更有傷親之跡禹王陵畔重聞致孝之名緣子孝而覺親榮動天心而震人聽即賈恩至性丹青於越城夏方居廬像貌於浙江以公方之不足三矣豈區區於紫蓋黃衷以爭奇交柯攢莖以競秀而已哉夫屈軼指佞慈菁于衣簪之間上藥效靈紛菲於畝畞之下蒹之者其在公乎行見孝治所被變衰草於春雲景風所場沾枯樹以霖雨有不因庭闈之盛事表國家之禎祥者哉郡人顧比部望白雲之司將之直北辭青轀之座言返東南於公則契金蘭而責舊披玉葉以交新思圖詠嘉祥宣延風美乃命拾艾幽人綿蕭末呂首為之序竊計野生無似先妣徒瞻嘗累月處廬半生刻木未有一禾無聞隻竹乃知至孝斯能效誠格天方可致瑞高山深谷繼四皓以興歌洞府青雲感羊愔而入夢敢效菊羞以代糠粃

贊

南太僕少卿李貞伯先生畫像贊有序

緜冀少為文待詔先生小友先生每謂獻冀談長卿之游必首李先生李先生不去口實先生有明鯁亮之臣也以學鑒書法之美聞於天下

人倫吏道千載一時國史具載其事微文先生雅已能言之矣如以閣官不可以托身也故遠引以謝辟后妃不可以信佛也故抗言以守經要津不可以踰次也故反古以明秩政府不可以賄成也故求出以見志其大在名體事皆此類始終可述乃知正色當官漢廷號為汲直退身厲俗吳死目為鄭鄉形可暴而志不可凌出匪榮而賤不為戚雄節高氣可謂邁倫蓋世者

矣談者又以先生家徙壁立富於圖書耿介絕塵弘於獎借駐武庫於胷臆生風雨於毫素想先生之高風見先生之遺像皆感歎前輩風流以爲當有虎賁之事焉矧茲丹青善狀圖像無差如分形于鏡入自外者聞若子若孫俯僂拜謁不知其畵也先生仲孫衡携以相示既延家範復麗門輝獻翼兄鳳翼又先生從孫壻也因感而爲之贊曰

矯矯先生志正體直雅性高厲英風挺特軒軒墻宇舉舉天骨槩市絕游薇省投筆質無毀玷義每形色霜雪獨凝雲霧相蝕巍然屹然不撓不屈才匪見琢忠乃受黜古今詞翰終始名跡昂昂孤標凜凜嘉則後生擊節懦夫憤激身逐烟消名與山立想像儀形念茲冠冕漢廷高步舊山深入賢哉先生吏隱如一儒行再傳世永經脉星郎月卿荆扉藿食其生也貧其奉也廣

清白所貽孫謀子翼

高祖畫像贊 并序

吾家自濠州徙金陵再徙吳至獻翼六世矣獻翼録其先人丹青狀貌與延家範麗門輝自高祖始并譔次父行以上暨同行門業凡著者令後人知所自云高祖一世二人二世三人三世八人四世二十五人五世四十人名在家譜其隱居者書有吳中紀事行於世者一人季子泉是已好古博物者一人孫鉉是已生有至性稱薦行君子者一人準是已貴而封知縣者一人銘是已知州而多宦跡者一人曾孫汴是已推官而擅清介者一人滂是已過爲醇謹賈而儒者一人瀚是已以儒術聞者二人涧洋是已慷慨然諾游閒曠俠者一人沖是已能畵致名者二人涇涌是已負邁往之性聯舉于鄉者二人元孫鳳翼燕翼是已以貲爲郎任府經歷者一

人鳳翎是已爲學官子弟即弗諸弟子群者十四人太學則公材鳳岐鳳儀是已少學則鳳梧公春志良學顏鳳文鴻翼獻琮道成明翼是已最後舉于鄉者一人仍孫文奇是已獨行弗顯若世有之風風乎遠而彌繁盛而彌賢所謂餘慶歸積善之家今德有百世之祀者也茲像也洵寫真淵補景獻翼贊仍孫少學生懋賢書贊曰

記稱肯堂先人之宮詩曰孫謀王祖之風彷彿咳貌凜然神鋒貌與神會形分鏡中閑庭野崔層漢雲鴻艾年不登高朗令終雖云耳孫目覩儀容起敬起孝具瞻崇崇仰止光彩門輝何窮凡我昭穆出自太公氣滋木茂土腴禾豐身履其美後登之庸重規疊矩家聲隆隆雖有弗顯咸敕乃躬當時朗鑒如在心胷卓爾欲語誰其亢宗葉散枝分子孫四世遠無傍枝近惟正緒何以嗣之平泉石樹何以敦之兄弟且孺爲當家乘匪展才悟

可一居士自贊

聖人不誣十室衆人乃咻千載予復何贊哉軒軒霞舉匪爾之形超超越俗匪爾之能愧凡姿非野鶴見者疑爲先靈謂忠言不可以諭俗也或廳語以自汚謂浮沉不可以抗志也或玩世以自穢處清濁之間爲顯默之行路常在善謔驛禄願爲太樂承續人物以述祖註犧易以專經寄東南之葫蘆消世味于戶庭蓋材不材矣何名可名乎八十踰半斯人也其恥爲諸生者耶

漢壽亭侯關公畫像贊

肅肅關侯誠貫金石國士之風萬人之敵喬出河東身許蜀國爲世虎臣乘時投跡功銘鼎鍾聲垂竹帛剛而自矜義形于色展圖端拜恍若

再出逸群美鬚貌長生浩乎其氣軒然其形
祭其心神終無留意若昔辭曹慷慨而去目雖
眥裂眉仍不展若昔翊漢不避艱險困不于躬
怒髮上指若悔猶中飄颻江渚雷霆叱咤雲霧
談詭若昔破臂引酒自若鐵騎嘶風寶刀淬霜
[illegible]自刺良萬衆莫當頹則如生誓乃共死若守
下邳心狹基宇裘帶夜緩烽檄朝停若披左氏
卒伍不驚今也顯神向焉名將家祝戶禋靈威

既抗勇畧忠肝千秋未喪

碑記

眉州守張大夫遺愛碑頌有序

吾蘇郡倅涇陽張公倅吳之三年文韜素閫兵
術遠飭滄海息而無波重城啓而不閉有卓然
異績結於人心郡之士人欲書其章明者揚揭
於石惧公弗克留俾久而愈思焉公儉然未之
許也先是島夷犯順必首都會

先帝軫念東吳之民添設防[illegible]
史之半而晉保障以一方寄[illegible]
應建牙之尊懸章握節之重非資望威明者鮮
克畀之若公之諒移此職特百不試而一出耳
初公之守東平歷覊州也擢奸通于神明持法
[illegible]權貴累官稱職所在著聲世績並列於九
[illegible]爲列交馳於監司下之圖芳撰德者非但一
[illegible]又得士若賞拔下才爲上客好賢如渴止道

駕於衡門風岸嚴嚴蘭交綴綴於獻翼特相深
焉雖暫留於借寇當不久於徵黃郡人之請以
揚揭公者未已也公乃手先大夫行實一編携
以相語曰吾先大夫實賢光靈堪遠嘗托交於
綴詞之士使芳流歇絕而區區以片長自耀於
一官豈人子所能寧處乎課績在茲贈典將及
思爲令德光昭計非子孰志之據行實先大夫
諦時芳字永春世爲涇陽右族父準少負奇氣

以儒術通吏道官止一命云至大夫英英妙年綜覽義旨與仲氏各勵高志相繼擢桂挹蘭芬于謝庭拜家慶于萊宴者爲日久矣上計不入第維田生致親之誼悟毛子捧檄之懷授眉州居無何值芒部土軍寇亂道塗相望適鄭中丞統大軍往討移檄征餉卒卒以三千取辦於一日二日間公召耆舊諭之曰吾尺寸未效流遷未集遽欲征於不粒賦於無衣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與其侵牟無度寧爲胥明罰乎於是黎庶感泣負輸爭先相屬於道若倉盈庾億者中丞閱狀而驚嘆厚見周稱焉越明年東作重以大旱公徒跣致禱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此侻內史之所不能課而潁川長之所不能請也然此其大都耳其餘激頹俗慰窮旅者豈勝道哉會直指使按眉山以大夫抗直少委順輒萌孽其短論罷所州州人惜其捨去發胷懷爲聲詩固已炳若丹青矣獻翼雅頌之大夫三異之績次嘉郡公述德之义遥感者舊去思之勤因采其旨而變其詞頌曰

天有觴客其星則張于時太姓曰惟涇陽昭哉世美善有餘慶於休大夫奕代發祥風標秀舉冠於一鄉初學神茂弱冠業昌過庭世父亦曰义方聯跗齊顯接蔓均芳握瑾懷瑜再翔再翔何以棲遲徒勞之職情則潘輿义乃毛檄蜀道非難永資望實亂繩阽危講自發跡失义犬羊伺我瑕隙畧畜俘民攻城剽邑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幕府征輸實繁孔亟風動神驅處之彌逸山河千里水陸三七舳艫蔽江供於不粒薪蒭詎殫人畜取給才異濟艱智能拯物旱與喜雲涤致晴日潤彼田疇爍此原隰執物字民終始可述芬若椒蘭歆如親戚異風以揚解雨仍析陽鱗爲觴疵類蕩滌既稱遺愛亦曰遺直與朋

信心事人正色疑淺功深嶮害搖筆賢哉大夫爲法受黜退守丘塋閉關偃息第過共被慈踰含食沈跡飛名硯硯高立卷志山阿結心泉石書誌脊盤鳥閑魚適居屈道伸前良取則傃幽告終曠度長畢哀哀郡公没有餘泣公也雕龍克嗣家聲矯矯明牧小大雙名景風之賞泉壤光榮

陸居士移居記

古城之南曰蟠門擅東吳二城之勝復以水陸紫回屈曲易名爲盤金湯雉堞與西山襟帶而膠庠絆宇參差繞列其間古跡則百花洲洗馬池在焉代多市隱君子存達者之通趣哲人之明志云予友陸君生長於海中洲有隱操遲年以島夷入寇携家避兵竄入郡城得城南一畝之宮而樓焉率然小構木榻素屏有清爭宴坐之地而堦庭戶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囂俗塵不飛人意自遠籬邊種菊則慕靖節之高簾前賣卜則學嚴平之達江中灌園則效陳仲之潔井糟糠而安黎藿者數稔於茲泊然有終焉之志矣間有崇其操業與之游處皆一時人物之選吳中益愈雅重君稱之爲陸居士云觴詠嘯歌靡間弦晦一日與客宴坐月話方狎燭醉始酬浩歌至一丘渾欲卧三逕苦無資之句客乃知君樂貧無營雖藿食藜羹有不具者他日居者捐杖頭錢行者出橐中裝買負郭田數畝主其歲事於孫故侯以爲君八口計因謂君曰令君籍足以庇身入足以給家俾綽綽可從容于山水詩酒間此舉獨非快事相傳不爲美談乎君於是始有負郭田而以資隱名實非其好也居無何蕭然心數曰昔之隱淪遇邑令以猪肝相給尚謂口腹累人移居避去今材力幸强健柰何不力作奉七尺而勢孥使將軍也遂以

田廬易故侯隙地將躬耕食力以終焉君之操業在伐檀之三章矣且君之卜築于圃也含虛顧以四達邇清暉而交映轉溟渤於環堵起蓬臺於中庭見烟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可以步而眺濯而矚視昔之結構種蒔又多幽曠之旨焉居士居之以適其適如魚川伏而鳥雲飛也予頃成抗館于學宮之傍有安仁閒居之意寔情閑暇緬想鄉里前賢種黍養鳥以遂其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粤我覺王之化降流東土引諸子於火宅度群生於迷津道洽遊魚福沾行雁流鴻名懋實於不朽被神功寶業於無邊凡一燈所照一雨所潤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珠寺性海吾鄉法界吾宇戒爲之墉定爲之户鑑闢妄執園增惠宝修不捨之壇導西歸之路啓慈悲之門開仁壽之域遊無礙之堂升智慧之殿登解脫之樓踐法空之座置須彌於芥蘆納世界於微塵庇苑可期鶴林非遠雖不生逢三寶亦得窺覩真儀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然不過人間塔廟之常季代建立之末但可與人虔恭耀人瞻視而已未有聖神妙應之蹟真若世尊親涖之地者也若東吳瑞光禪寺肇建於赤烏之性康演法於元豐之圓照斜出城隅事非湫隘傍起泮水望異狹斜信息心之勝地忘想之嘉所也即其爲瑞不一而三堂上之法鼓自鳴池中之白龜出聽枝美合歡於庭竹光添舍利於浮圖昔釋迦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六動方斯祥瑞

何多讓焉況當山水盤曲之境法門鈎帶之鄉沙鳥風帆皆成般若金湯雉堞盡是津梁清梵接上座以俱飛白雲依香臺而共遠曲逕通幽閒房抱寂旅雁來賓叶落中岩之月幽人見客吟殘半夜之燈片月分照于叢林一燈相續于法席亦云盛矣無何覺岸罔求荊棘圍繞象教陵夷欐椽毀而莫構棟宇崩落土梠鞠而就荒甚則鄰寺安焉火宅紛作俗居尚云醜地亦是道場況有山可守有刹可依乃使普賢失其境界達磨不居少室去聖茲遠有不思聖茲深者哉白雲房主僧曰廣潮者有守護之責仰慈蔭之恩念染緣之易就嗟道業之難成隨衆衆請不辭破夏欲薙草開林再置經行之室崇臺表刹重立禪誦之堂修途托至於步初成山假就於始簣拽石般土各有門庭墻壁甍礫盡歸宗旨爲衆不無望於檀越接引庶不阻於後機有勝士高流成此僧以性康圖照之事躋今日於赤烏元豐之年今寶座巍峩香花絳繞或乘象王或乘獅子佛佛重興生清淨心生光明心處處無礙庶法鼓所振倘迴機而自鳴佳氣所浮或傍塔而呈彩翠竹原成般若誰非合歡白龜本同佛性還來出聽變炎火于青蓮易苦海于甘露坐見功立願爲之銘銘曰

簷蔔林中香亦孰輗金剛脆軔味醝孰返意察晨飛心燈夜烟明鏡臺空菩提樹遠魂寂雁堂色空鹿死高流居士賢哲傳人嚴事招提歸仰慧因亭棲靈剎地迹重闡基雖舊域其宇維新更維釋網重柮玄津風存寶筏道茂金輪眷言靈宇載興載葺脩脩梵宮皎皎緇鍚光昭法門承事諸佛卉無輟掉月寧掩魄仰酬慈蔭不敢不力乞士命工日者卜吉殫慮矢心開扉建室往來人天輸財助役以唱無緣以資兜率睟容

已安象設既繭竹向庭交龜從池出法鼓祥光圍繞其側支提永固福業恒集靈心去住神足游息迴日東維紹風西域標榜後人用紀金石

書邑大夫張公去思碑陰

唐列縣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畿縣近於百長洲爲之最蓋萬歲通天元年所置云無論一都會閭課稅之夥簿牘之繁即郡之近縣當郡守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今日趨

監司部使者再揖郡衙再禮賓客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瘼事難制今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故官人卒以官敗往往爲今者治不一二年則諰諰然欲亟去之勇於取名而怯於爲義巧於奉上而踈於得民求其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者誰耶方今人亦勞止上思義息邑令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得浮梁張公焉公爲人含和而不假脩推誠而不詭行簡易直致眾去邊幅蓋蒿行君子也奪誓墓之情受求瘼之寄承積弊之餘理蓋訛之俗下車視簿書簿書紛如絲視吏胥吏胥沸如糜召詰其屬眡然如醒登進其民蘧然而疲因嘆曰今之才吏予也非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苟有意焉尚足以朝布而暮及吾惟政之善不惟官之達而已乃操刀以臨游刃而理蠲筦范綏之政行焉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諸已大都勇于爲義而怯于取名巧于得民而踈于奉上上嘗令非其令違民好公執而不行讓言至公往往爭然理勝卒無撓者於是他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非令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此植民之效也校士之暇出篋中稿一編士人目爲穿揚之技一時序而傳者數人謂長洲建邑以來獨無邑志遂投幣迴車分門授簡令千百年之缺事不一月而落成非公稽古右文虛

懷好士盡得名勝之心何能不費公霊而踴躍相效如此哉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治未再稔最于一郡清白之操較然絶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所謂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者非耶夫秉公則私惡抱廉則汚讒非公且廉有能爭非其人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與非令至則民擾民擾則四等各失其業何能絶類遠聞如此哉公入覲還民畏其右遷移文上中永慕府泣請留之居無何竟擢秋官不假薦籍車不克留路有行色因請皇甫司勳汸爲之去思碑謂予受公知特深復題其後

客星槎記

客星槎者何左府參軍費子齋名也齋曰槎者何類也昔嚴遵至而不能屈人謂之客星參軍吏也非隱也亦謂客星者何吏而隱也參軍風流雅韻跡係心曠於金陵客舍別成小搆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蓽蓋戟府如浮家泛宅翩翩然有乘槎上漢之意是槎也木全其樸墻分其素素屏木榻竹牀紵幛可以施曲几可以容宴豆戶內何有有吟草一帙階下何有有嘉木數章而靖節之酒玄晏之書中散之琴率稱是焉大江烟雲雜乎履舄三山嵐霧生於襟袖境或超詣似非官曹俗塵不飛人意自遠蓋人與境相得於一時也參軍又以雄詞與學潤色其事奉世德而聿修之咏道風而游泳之休沐宴息盍簪投轄別有宗工儁人清流野士如太歲少微者往往集焉嘉招盛會靡間弦晦非名人素侶不與此流非古琴香茗不登此筵百里之外皆知爲德星所聚矣攢秀木於弱榦幽絶極發生之辰納清風於輕棹炎蒸滌襟槐榻之月俯顥氣於彩艦神慮澹搖落之時棲同雲於柱礎吟嘯暢嚴凝之節不

徙席不運几而鍾山當目淮水在下豈必覆簣土爲臺環斗水爲池然後爲適哉大凡人間蹋來難有閒日投跡風塵側身天地求其視環潛如滇渤中庭若蓬壺者誰耶乃知晏子當湫隘而不徙陶公處容膝而易安其與寄誠有在也燕軍入芙蓉之幕棲楊柳之營談笑之際尊俎之間當有積甲山齊扃貢百萬之氣他日南面北城擁麾萬里亦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矣燕

軍嘗示予書曰鴛泛於斗邊融住於岸上皆吾子家故事也請爲記之播芳塵而追廻躅非文不可遂攄筆爲記

雜著

卜夔文

宋沈明遠序蘇州先生詩謂士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以自表見于世如獻翼者可謂悔與厄矣其何能復且奇耶先生化去千載而清規惠化遠風雅韻揚滄吳會郡劺之中先生神祠在焉祠必于郡劺者蓋先生有郡齋與諸文士燕集詩又嘗閒郡中諸生殆爲先生重文教也無論異代即唐時中葉風流爲政一時得三刺史焉先生乃見舉於劉公禹錫見推於白公居易爲二氏之冠吳人稱先生延禮秀民撫其嫜婺循良之弄吏也詩效陶何高遠雅淡文苑之勝流也性質閑妙鮮食寡欲高士之英風也以

先生吏於吳專以吏治祀而才與潔不並稱焉先生龜紐虎符豈史曆巫卜人耶推步不如樊英筮不如侯生卜不如詹尹嚴君平吳之士人往往從先生祠祈憂慶輒神以是求見憂者日益夥按史稱先生年九十餘猶領轉輸處職後不知所終先生豈仙去神遊遺愛之地而能然耶獻翼少讀先生詩如戀新竹而留客聽江聲而寄僧過蘭若而受田婦之饋皆風俗而題道

士之壁皆飄飄然有欲仙之意不似從人間來
宜神遊八極寧獨以占夢神吳中耶獻翼少負
不羈之韻長好方外之遊恥辱身屈意於閭里
間者也考比捐養痛百年於一光兒女不辰悼
短日于半氣蜀道五千潘年四十佳人遲慕金
石懷傷陋叔夜之雞群慨相如之狗監學非而
名不任毀才在而志欲遠時豈百鎰之可珍曾
一杯之不直庶幾悔而能復厄而後奇之日也

又聞先生少游太學任俠負氣及流落失職折
節讀書客游江津交多名士尤獻翼所向風而
竊比者人非顧況重爲太僕之賓才乏皎然悞
學左司之詠乃於求夢之前三日掃地焚香以
炙雞絮酒爲奠而致辭曰

吾將介然脩然彷彿乎塵垢之外乎將爲木雁
處才不才之間乎寧訑詭滑稽抗俗玩世以曼
衍逍遙乎將恭恭若不足爲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乎寧爲衆意所驚六親不知如古之
閉關人乎將衒玉賈石與頻頻之黨齪齪焉自
保乎寧一日一月善其飲啄同澤雉之神王乎
將哀生人之長勤獨欝結其誰語乎寧守先人
之廬避風雨具饘粥乎將傳尸鳩以鷦明之六
翮翱翔蓬蒿爲飛之至乎寧騁步技成一家言
乎將屠龍稱百里才乎寧援綏登車輿馬之
飾貴於屠羊之肆乎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
爲泰乎寧支離其形養身以終其天年乎將無
壽類終庶人之職斂手足乎寧塞逕絕賓杜墻
不出乎將橫議漢庭怒髮燕路乎寧藉前賢遺
世故爲狂人辱其先乎將揚駿烈誦清芬爲達
人嗣其祖乎寧俛首求衣斂眉寄食乎將五侯
交書群公走幣乎寧言不純師或忠言厲語而
好詐乎將深淺顯默能汚其迹而我則不恥乎
寧珠隕玉折爲東門之達乎將封胡羯末爲謝

家之庭乎寧隆隆錚錚有聞而窮乎將悶悶闇闇無聞而豐乎寧蘭孫無人而自芳乎將丹青初炳而久渝乎寧有迷罔之疾行非以爲是乎將遊古莽之國以夢爲真覺爲妄乎世無知音遺之在野潛髣阮途恥以攄鴈智有欲明神有欲假何吉何凶必有辨者

答問

張子著犧經臆說門人並侍有進而問曰竊聞之善易者不談易犧經何以臆說爲也予應之曰前史云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況不佞哉或又問之曰經術者青紫之具也今日所重者惟一第上第者惟一經騁渥洼之蹄則捷于空北振扶搖之羽則厲以圖南先生以英茂之才游情于六藝之府散意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又弱挺秀資少懷高志駿發綺齡象披童孺行已則襲掩鄭鄉研書則理窮莊肆敷藻則長驅藝林抗心則冠絕當世藻鑒屬于司成光駕枉于法吏固將奮羊角而逍遙非賦馬蹄以自御者矣且易之爲書也玄黃色分卑高定位兩儀既生三才並峙仰觀天文俯察地利虎豹以炳蔚凝姿龜龍以圖書呈瑞象離以昭析文章取夬以決斷書契三因從事而有成四以括囊而无譽陋闕觀之女貞惟中饋无攸遂矧今聖人之有作也運炳重離之輝潤含風雨之氣聲有洊雷之威人有天文之賁與二曜合其明并四時二其序慶曆數之无疆開泰茅之嘉會乾龍應五相求同志晉馬過三噬膚何易是以徂征並馳千魁萬騏巖窣幽人水乏浪士此正擢髮雲漢之秋非所謂天地之閉者也以先生之才之學曜含章出龍潛承明廬而雄視必能景拔電飛邁倫超次胡爲臨川嘆晚辭價闐匱震風不揚旅葵自衛也膏孚交寨拙困瘁頡頏魚龍之閒

傲岸榮悴之際玕琅貴而遁如鱗翼戚而井泥吐感舌以饕奇安蠱徇以帽義煥耳穿彼巽牀徙然除此萃器張子啞然而笑曰若子可謂見俗人之不容未覩羝羊之觸藩者也循世羅之羈網未知翰音之登天者也習內觀之輝耀未睹靈龜之足貴者也昔宋玉不譽于衆厥東方莫容于同胞孟堅以死益見戲子雲以拓落取嘲令先以什譏守已束哲以荅問含毫稽公以十疑藏彩郭生以客傲撫毛曺毗以儒對絕迹士安以相勸執高是皆斥鷃之論雲翼井蛙之量海鰲故五十有五應萬有一千五百四十有九法三百八十四爻子徒謂我違時而駭衆吾亦怪子擬人而非吾曺也夫資斧不周時所棄也盤桓迍邅朝所斥也是以小子有言飛而垂翼軒豫之戒已遲朋盍之義未得俯仰乾坤方知損益幾射雉而矢亡求王明而未汲乃知飛鳥以鹵頓守尺蠖之屈縱酒食之可需猶自強而不息出不躡天衢之亨游不踐鴻漸之域退不居潛龍之淵趙不希良馬之迹抱咸腓之志而井束帛之戔行左次之兵而貌好遜之僻舍禽之逆而冒後夫之鹵率獨行之願而叨弗拯之益由此觀之進退觀乎我生德業繄乎及時今也義和促轡離火西馳雖晉如而已晚況來復之何期干是考四聖于八卦乎十翼于九師周孔壺奧羲文藩籬海將蠡測天以管窺同在于郊需出于泥魚不借足于獸鳥不假甲于龜何則下誠冥升上卤迷復或得輿而剥廬或噬腊而遇毒或顛頤而拂經或大壯而脫輹或過涉而滅頂或明夷而左腹或任重而棟橈或大烹而折足或載鬼而張弧或濡尾而不續或履虎而咥人或羸豕而蹢躅是以慕高尚者雖幽人之貞而可榮觀朵頤者雖赤紱之來而猶

辱研六籍以安身抱專經而諭蜀謝素飽于詩人獲其旋于空谷豈包蒙之可享非初筮而必告非同心之如蘭雖再三而匪瀆門人未喻或又問曰說者悅也宪爲口舌故言皆悅懌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故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鈞興周戰國則一人之辨重于正位之鼎三寸之舌强于衆正之師封五都佩六印皆說之力也漢猶披寫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說貴撫會不專綏頰先生之所爲臆說進有阻于成務退无助于榮身敢問何說也張子曰如子所云是昧乾初之潛而責以或躍執升虛之邑而病夫射鮒者也若君子之道或默或語立天之道曰剛與柔樞機定于榮辱樂天命而何憂非守貧園之局操忘觀國之遠由不克與二八群何妨與七人之儔乎故上不享于天子下不事乎王侯又何必

雉膏爲餌大川爲流有車爲輿益木爲舟鼎烹爲養井汲爲求耶二三子謹聽予志庶免乎或承之羞

頌

清海奇功頌有序

夫元戎之出鎮也遑其蕩平則循理之功易值其猶察則安撫之業難故不有非常之人安有非常之事不有非常之事安有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人所能建也夙聞海島諸夷日本最大自弄兵濡沫敢抗天誅使者有司循於常軌往往以能罷之師挫于犬羊之族懸旌擐甲者得不足以償失建牙干城者功僅足以準過雖尋就翦滅而長漸滋蔓矣前則曺中丞任憲使功銘鼎鉉而身處於勞瘁繼則胡司馬溫侍御梟首伏辜而兵抶於敉戮時猶戒備未閑故皆爲力不易若坐領臺端專制閫外不俟血刃而指

麾電掃無煩老師而逆黨雲鋤則我大中丞宋
公可謂獨履其盛矣公體英偉之才抱忠義之
節溯其敭歷皆世之所謂榮踐也解褐負豫章
之材製錦流東阿之譽忠藎攄於憲臺徽猷宣
於藩岳無寃頌於廷尉多士作於閩天曾不待
年聿及初服今
上嗣極搜在野之逸屢側席之憂旌車賁於東
山詔使下於北闕纔數月而膺督撫之拜其在

東吳也雙鳧乍遠則恨奪公之速方深去思玉
節重臨又恨得公之晚式歌來暮開府專征鑿
門申命建梁國之旌旗吟漢庭之簫鼓自是遷
徙之民已盡歸農蕩析之婦已盡還織波濤晝
戢關門夜開亭障設而不嚴舳艫脩而無戰倚
節鉞有南紀之重使國家無東顧之憂可謂奇
蹟光乎曩賢惠風穆於茲日矣逮乙亥首夏風
汎忽作且戰且却蔓既難圖倏往倏來勢亦叵

測公乃謀先協同意勤咨訪與明大夫王兵憲
良將軍黃總戎申以旦暫刻以宵征將帥而下
各亶乃心幕府諸屬悉聽縱指遣名色把總江
應璡崇明把總童養浩奮駕海飛渡之雄當其
水戰遣陸兵把總陳習駛簡景騰雷之騎承其
步軍督巡哨指揮濮大有等絶其飛走之途戒
領兵把總常錞等斷其潛伏之寇凡在師中莫
不既壯中丞之節又美諸將之勞賊黨離心各

以猜忒天殃如此人事又然頓餓狼之喙而不
能竊食制巢鏤之魚而潛俾消爛膽落於羊山
馬蹟之間魄褫於南匯吳淞之上斬寇攘者七
十餘級返擄掠者一百余人其自相蹂躪者不
可勝計警未及聞而捷已奏嚴未遑戒而師已
班黎庶無征遣之苦婦女無繫腰之辱嬰兒無
貫槖之慘閭閻無餽餉之費蓋由公之登壇也
羽檄朝馳則風之所被若前無敵者狼烽夜息

猶心煩於慮若敵在前者非常之功於是乎著矣夫士著之兵非向之屠販無賴也堅利之器非向之鉏耰棘矜也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而遇非常之人出非常之策不有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波以沃炮炭者哉向非元戎獨擅威名百執事各效勳績則我有黍稷金繒安知不齎為盜糧我有長鎩勁弩安知不操以予敵哉事應七旬之候時當六月之期將什韜鈐而秉鈞軸舍鎖鑰而司禁闥矣時方不雨人咸望霓適計日凱旋甘霖隨注警則公為長城旱則公為霖雨予小子業在蓬蒿身賤犬馬不克忝帷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而少登龍門長窺虎帳公接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躬逢太平目覩盛事匪韓子之淮西效宗元之唐雅乃興言作頌焉頌曰

島夷不順東海遺逆倭擾疆場虜窺京國波振塵飛焚城畀邑千里想魂四郊收骨禍延四省驟搆在昔民不歸農婦罕還織宵旰厪憂申命有赫瘡瘼甫定閭閻稍戢生擒斬俘得未償失乃命元戎建彼雄戟糧饋霧飛材官雲集朱旗絳天玄甲耀日貔貅奮臂鷹揚騰跡蒸厥求思式茹懿績挈子負妻荷簦提笠散則勞來止乃安輯征賦惟均千室如一郊圻既夷兼訪儒術刁斗雖弛遺孽未息困獸猶鬬催其辛螫尚稽天誅計斷邊戍元戎執憲受師以律一鼓作氣倍增勇力足蹈鋒刃躬冒矢石蒙暑與戰戮星而入摧剛則柔凌險必克桑陰未移三獻其馘厥角先崩回面內逸首腰分離垂頭蹋翼束手稽顙交臂屈膝人恍忘勞烽燧罷色自為鯨鯢遞相吞食潛消其氣默褫其魄破竹輕中還師祗席千里又清六師無敵才為世用功美非常名跡無愆雕磨益光干旄在階尊俎在堂古有

重睛嘻咨舊章豸冠鶴鮆衣繡簡霜治絲去棼
更絃解張若降時雨如熙春陽虎符不發言邁
吳昌登壇句曲開府建康鑿門築臺梁棟輝煌
始自元戎鎖鑰南邦羅衛布堞嚴爲之防羽書
竭來戒毋劻勷樓舡橫海先聲夙揚濡沫弄兵
環島瀕洋察見狡譎盤舞跳梁乘風溯浪駕艦
浮艎處之彌泰運用無方發軍興制董統分行
左翦右屠兢射天狼滅此後食今也何强長城
在躬韜鈐未忘恒恒上將允武允文遠畧英謀
邁倫絶群功言並立將相不分恍禮敦詩名若
蘭芬同歡萬姓慶快三軍寵命有輝師錫酬勳
竟命羲和周任祈父舟濟巨川旱爲霖雨決敗
算成效于屈指幕入蒼鴞營禽白鼠若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之江漢之滸在漢中興充國
作武淮蔡既平晉公振旅代豈乏人俟公成五
人則蒙休天仍受祜坎坎興謠蹻蹻起舞伊予

作訟詞美古甫

論

薄昭論

漢文帝時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其未發
也薄昭與淮南王書責以入事盛陳禍福勸以
改操易行昆弟歡欵于上群臣延壽于下雖古
之純臣善處兄弟之間者何以加焉夫馮野王
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即昭所書不可以弘申
伯之美乎嘻此昭之所以爲奸也昭有淮南王
之心而將舉淮南王之事其拳拳上書勉以無
忘先帝之功德者非戒厲王也乃以愚文帝也
何也厲王之必反反而必敗雖戒之無益者路
人所知也王嘗問伍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
被曰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問吳王舉兵及陳勝
吳廣之事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王曰苟如
公言不可以僥倖耶以是知雖戒之無益也況

王之信被豈反不如信昭乎信夫昭非戒王也所以愚帝也使昭之門業有呂氏之強有祿產之勢則謀反之事先厲王而爲之矣惟薄姬之得幸也始于織室漢王心悽然憐薄姬皆稱薄氏仁善斯時也以忠義勸王王敗使帝見其書信其人可以與萌侵權未必非強盛跋扈之基也故今日戒王而明日殺漢使者猶竇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踰年無幾兄弟專朝嘻昭之心見矣其書有曰大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夫列侯者漢之列侯王且不得而自殺之矣使者漢之使者昭獨可得而擅殺之乎昭之敢于殺使者見帝之赦王殺列侯也帝苟以區區母氏之故從而姑息之呂氏之禍自薄氏起矣況高帝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王之殺列侯可貸而昭之殺使者不可貸也帝以賢聖仁孝聞于天下觀帝不肯豫建太子有公天下之心惜厲王之畔不足以紹先帝之業勢不容于不廢耳高帝子獨有淮南王與帝昭蓋產祿之流而非厲王之儔也顧有明如文帝而肯以赦王者赦昭乎吾特服帝之明防芽萌而區區一昭不足責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皆位有餘而仁不足所以獲戾于時聖慈于後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又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貸昭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昭誠巧于售帝帝乃明以燭昭史遷帝紀曰將軍薄昭死不惟見昭之罪因以見帝之明

公孫弘論

予讀公孫弘傳至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嗚呼丞相而有此不亦公且吐握之風哉雖蕭何造漢名爲致賢亦未聞起一館開一閤也自察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益見弘之能

延賢矣然計當時所謂賢者孰有賢于董生汲直者耶汲直者武帝所謂社稷臣而董生者劉向所謂王佐才也未聞二賢之造其館入其閤得從容謀議其間然則弘之所延者不過瑣碌碌阿諛順旨者爾豈真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哉昔弘上爲賢良國人鄉長倩贈以撲滿一枚曰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後弘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弘則賢矣至贈以芻一束曰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贈以素絲一縰曰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後黯嘗面折弘弘欲誅黯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仲舒至請黯爲右內史薦仲舒爲膠西相如二賢者曾不得視如生芻而脫落之且以名節見忌安在其立功勳效名節也夫黯不拜青青以不拜之故愈重黯遇之加于平日弘不逮青遠矣他日仲舒上弘書有云願

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又云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思本仁義至誠而已乃知弘之所謂延賢人者且非蕭相國而況于公旦乎仁義至誠之說實以規弘之所不足也諒弘之爲人以儉約持身本其所長以虛懷廣益則其所短故于長倩之言僅免于聚斂于仲舒之言終莫之下士焉不謂漢武得人之盛而爲之丞相者止于免撲滿之敗也

人有言曰西漢以張禹亡東漢以胡廣亡謂碌碌凡夫秉鈞持軸使正直節義之士不伸其氣也弘亦禹廣之倫耳何以得免于是議耶曰弘之起館開閤意則美矣事則善矣視之客館丘虛者不猶賢乎後世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無私慨雖力挽泰山不舉一羽揚波萬里不濯一鱗豈特宰相哉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爲日固已久矣弘亦賢矣哉傳曰丞相封侯自

弘始寺曰丞相延賢自弘始

司馬相如論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訝其爲造化所至雖相如自謂亦云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襲六爲七志在減五登三一何偉也昔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償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義夫壯士哉相如名犬子既學慕

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他日諫獵則誡以垂堂敷辭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黨遂絶殊俗欲令人主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寧非慕藺而然耶至竊貲于卓氏滌器于市中又何穢也怒髮衝冠頸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發譽者何乃賤已自汚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然則卓氏之富孰與漢武尚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道濁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卓王孫哉即說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犢鼻纓簪皆烏有無是之說爲之若委瑣握蹙拘文牽俗當世取悅云爾者誠非其所屑矣故曰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于藪澤不可以察相如之嫚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雖節邁倫高氣蓋世卒至割名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髡所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居喪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讐抑又過矣雖然相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曠世逸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可不謂知相如哉

傳

沈憲僉小傳

沈熙載字端揆吳郡崑山人明時儁吏也少解易爲郡諸生稱一鬯之俊爲天水胡郡守所推拔登于師陳謹先生榜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司僉憲其人任達頹縱遺落世事終日酣醉不自藻飾不以家產有無介意讀書不任研求而黙識其要未嘗屑意文翰及所識評皆得其實爲

廷評常飲酒廢職與王元美諸名勝有誕伯達伯之號既不樂吏道兼拙于人間解官東歸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矣寓郡城與予爲比隣予居先人大憂時慰予煢獨之懷遂定爾汝交再得皇司勳子循何翰目元朗彭徵君孔加爲竹林之會芳尊之友如劉伶之遇稽康阮籍携手入林欣然神解當其意得忽忘形骸五斗解酲塊然復醉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嘗起官之滇南過予廬所言別居無何乘醉見御史酗酲自若穢卧輿乘而歸御史以此彈之笑曰張融以舫爲居王尼以車爲宅吾以乘爲榻兒罷去率意獨篤脫屣爵服以緑尊命軒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嘗曰晨雞不鳴母起座也玄談善謔辭不足而旨有餘雖散髮盜尊亦不自

謀外坦蕩而内淳至毋卓王無功以後有此人焉馳騁莊門排徊李室躅躅之外有可談者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衙杯酒而已

張叔貽傳

張燕翼字叔貽蘇郡長洲人也曾大父昶著吳中人物志行于世父沖嘗割股療親償金急客以孝義聞家世無通顯者從父汴刺陸凉滂推台郡統能其官不過徙勞之職而已燕翼少而聰頴不類凡兒七歲解聲樂父與客談謔其鋒頗敵卒以片辭解圍一坐盡驚十三屬文著辭

有可觀採十五授犧經于蔣夢龍遂通經術嘆曰青生藍藍謝青深器異之十七游郡黌二十與伯氏鳳翼領鄉薦越石楚金號爲雙與然區區混以一第非其好也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爲人醞藉佚蕩開敏多能輕榮利於塵土重才行於山岳又雅尚風流不拘儒者之節好尚或殊尊富不與接情趣苟同賤貧不易意樂施周給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知名之士莫不舒心焉

辟數畝爲園蒔花藝竹栽石通池日含味經籍其中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或詠詩南軒百家衆氏煥爛溢目所鈎名章秀句書之戶牖牆壁輒成欣賞嘗稽謀問疑于仲氏嘆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此等友于於師授者也間寫瀟湘小景疎柯片石一時號爲清絶至童子亦善丹青時人方之鄭玄之婢焉與至則課僮客歌白苧理陌上桑以開適獨爲秦青有誤必顧傍有薛能多繼其聲繞梁震木令聽者踴躍漏盡忘倦值母氏生晨或嘉時令序大會賓客奏優施之妙技揚子夜之新聲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與親暱酣飲極歡以爲常無論賢達卽鄉里庸兒輕俠少年相與竊樂于此皆愛慕欣欣焉居宇器服多存華飾有雕鏤玩好之具尊罍鼎彝能別款識一意所營千緡不惜好事者想聞其風采物價因之高下焉每與衣

裝以置白石捐華勝以購名畫其好古標奇多此類也詩類中唐暮居第三品盛得江左之風動合晉人之調言必入冥坐無塵語不屑人間事亦足有可稱談間爲俗儒誚讓笑曰古人有創基于格五要幸于談優者豈必方領習矩步飾以賢名聖行然後爲儒耶昔有作驢鳴奉母者吾今在樂句間矣生平與人無詬眦之怨常疾世多市道交以章句爲雄伯乃著掩關銘常

感時澆薄以謗議爲談藪乃作行已箴若不盤桓難進累歲脫屣等輩皆已公卿矣少待文待詔徵明每戚席提其耳與徐禴爲忘年交與文彭文嘉彭年黃姬水爲群紀交與何良俊錢穀陳習爲爾汝交游道日廣未逮潘生之年竟抱相如之渴仲每調之曰愛弟耽味遺經得非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耶吾經給醫藥不忍遠去亦欲鍼膏肓起廢疾耳咨云仲舒三年不窺園桓

榮十五年不窺家園皆以史癖書淫吾以僻疾動不獲窺園安能起哉日損一日歲亡一歲至除夕憂貫誼出服賦相示又憂一大樹枝榦已絕元旦謂所知曰吾殆不起矣誼賦服之年當三十三予今適符其數豈非命哉昔王獻之將歿徽之請以身代日者曰君兄弟同算當不得代徽之卒以哀傷死謝安風流痛弟萬十年廢絲竹吾家仲氏恐不免貽其哀傷絲竹將廢乎

子聞之揮涕而已詎意破瓶於孟春絕命于仲冬無問知與不知莫不憐哀焉病革之夜向母氏懼然心數曰兒不孝不能伸一日之養重貽吾母憂無傷于尊懷母勸之居內曰兒終不效于婦人之手呼仲戒曰吾兄才太高跡太奇名太盛相忌而萌孽者不少白璧不可爲以此展離訣之情生母許少君泣曰吾兒事我備色養孝友兼至既有今望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一家之人莫不酸鼻短氣予入故園而歔欷登舊榻而嘆息追誦賈生服鳥賦哀痛未盡

文起堂集卷之八

長洲

行狀

世父台州公行狀

屠維大荒落之春世父天台理官卒歲之冬日將卜葬於伏龍山祖塋之傍從父兄鳳岐弟鳳儀過獻翼別館泣下命爲之狀且曰吾家世載其德代有人物大人更嗣其美且治命也獻翼

惧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兄若弟之所欲言而贅其辭焉敢不諾吾宗世爲濠州人元末七世祖仕平江路避僞周之亂徙金陵再徙吳自五世祖賜始以家牒逸墜故絶服之外不克究知賜生高祖彥達彥達生贈大父景泉生大父準世德颺於鄉邑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大父丈夫子四人仲即世父諱淯字應霖大母李碩人出吾世

賈而好遊遊於燕山世擅博古多聞之譽先人與伯兄代大父服賈燕中治家人産供仲氏研書費時世父則以尚書遊郡膺起儒術矣世父自少聰學既窮日力又繼以夜自强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當寐而寤在饑而飽遇冬夜下帷至火熱衣頳尚未覺悟其勤如此夫承世德之清源復浚之蠲潔以端其志采群言之枝葉復枯之茂實以脩其職議者知不容於風塵矣頃

之卒業成均與兄弟雁行爲燕都裘馬之遊以履行雅素爲前後大司成所知積分考行得升上舍召置左右親爲解疑惑造就之意不淺遂登戊子上第射進士策不中治嚴而歸問晨昏外益肆力讀經傳言其說數家又推太史公班孟堅書下到今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薦於聞不以仕爲事所爲文皆蒼然有古色而頗違時好計凡六七上閒有採拔者而卒未遂

遂有卷志長林之意云析我祖園林闢爲第宅式隆堂構克嗣世業仍構別墅一區地無三畝之廣而備池館島嶼之勝非將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者耶不交當世門無雜賓食系重味案上不過三梧而已性尤介特不苟受施間有清交密友至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往返無他俗談請所藏圖刻器玩過目輒生古氣再出筆床茶竈見古人特思往朝制作坐輒移時日故靜者道流從世父往返若入一古藏常書焉援柳玭之言於四壁示訓子姓門楷戶席皆欹器論座右銘歲延塾師命獻翼就而學焉朝夕課業衣食無二不知其猶子也居常雖嫉而儉不惜費有從姪子婿並無室廬嘗以別舍折券畀之群從婚喪不能舉靡不稱獻其意居親疎聞言堂滿堂言室滿室無面朋市道之交寥然不易爲塵垢雜者非所謂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乎如是者積三十餘年無一日不自得至甲子上久投袂而起將就銓曹冤仕人莫知其旨先是嵩相之爲司成也援太學之俊異者十餘人另行校課隆以異數之禮世父與焉一時登上第者九人後值相國漸向柄用公論所嫌當時受知者趨之多得危科膴仕世父遂絕意干計以避權門要路至相國罷斥始請一官自效知上策非時先期而往得台之李此烈丈夫大君子先見卓卓之爲也豈濡首慕榮丹轂赤族者所能及哉易青袍爲綠綬變山客爲李官爲吏非吏欲行不行有偃蹇風塵之色一時言侍御之威明尤所畏憚者咸首麗公尚鵬當公按浙之命下而世父亦卸牒將之郡矣公大署其門屬吏無得上謁世父欲上謁不已伺公送客方罷隨之入闇人止之遂至排闥叫闇焉公驚而進之庭參未已竟升其堂曰未嘗

吏不知吏道然下僚謁官長亦禮所不廢惟大人先生鑒之公不以爲黷成禮而罷京師士人言議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時之承風望光磬折道傍者能無面赤沾背哉單車至郡居無何觀察使者委以訟牘以世父名名之世父訝之入而作色相告曰理官與囚伍名相列禮數憲使業已知世父爲人引前事而善諭之前後與郡者多乾沒侮文世父矯之以廉持之以直至而攻疵類卒不相能其方於事上多此類也下車以來直以率下嘗曰縱奸漏枉牧冤也伐善殘弱擊民也吾無他技以民之知知民以民之怒怒民而已由是累年疑獄多所平反於大盜之久逋者除之弊田之罰贖者革之鹽賈之賄例者郤之家累不將祿有餘粒因飾所在學宮以先士脩薄海浮橋以濟民建正氣樓以祀方正學倉吏失米鬻女以償爲憐其事出橐中裝贖之仁聲水洽郡內皆以來爲稽矣生平好爲導引之術復官神仙之境支郡待理結飛轡於龍湫雁蕩間訪仙才探靈氣自謂有夙緣偶爲歌詩雖不求工皆有名理又述祖德以風後人林間舊倡貽書周給多出俸錢山澤之情至作吏不廢矣臨海禮侍秦公爲司成時於獻翼有國士之顧世父復理其郡隆以世誼與項虞部每過吳郡升堂致敬稱數異績焉太平試禮闈者惟趙氏昆季三人咸感世父理行至則下榻成歡結知而罷監司臺省課績咸稱之不容口第以立賢繫之跡生毀謗之塵典郡者從而萌孽之雖下不屬其法而上終咎其言卒同爲斥遠之士然一以賄敗一以引年清濁異流矣聞報之日角巾就道士人耆庶多留鞭肛轍不能去去之日多去后思薦紳先生飭地立生祠瞻禮焉閭閻塑像享祀者往往而有抵家出裝

惟美人蕉丁冬花蘭蕙數本台郡志圖經數帙而已夫以沉毅之才學古之助而祿不及伐氷政不獲專達始無其時而過其數終有其道而位不逢人情所不自得者世父乃逍爾而歸迎謂所親曰人之冤仕寧介而躓乎將涸而遂乎吾年齒危境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未有其味也今廻首一顧舒氣快意可以符仲長之言協應叟之志矣乃理厥園池增以樓館丹書瑤

草逍遙戶庭卉木益奇泉石益美超然獨往人野何辨一展圖經宛爾天台雁蕩間也人因號為天台仙吏云獻翼時從杖屨彷彿東山別墅銅盤竹林每指獻翼謂人曰此兒我家文龍當求之千里外論者方之顏見遠之知師古焉歸未經年頓膺末疾手足不仁者自冬徂春始杖而起獻翼於下元尚為燈宴徧延父黨之客為世父娛樂計晚登藍輿笑比攢眉叟謂可日臻佳境夫何未涉句而故病不可治矣是果棄我而逝耶抑神遊仙境蟬蛻而往耶惟我先人纔一甲子世父俯辭天倫友于兼至獻翼稍稍孩孺于世父而天奪其志罔極之痛仍集焉夫少而屬于學長而成其名壯而克其家晚而遵其生葬而葉其官老而安其養事多可紀卒之日屬邑令萬言策諸君而下有素車白馬千里臨哭者卒于隆慶三年正月三十日生弘治丙辰十

一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配世母沙氏用柔明儉勤以昌其家沒身相敬不衰男女各三長鳳岐娶陸次鳳儀娶徐皆太學生女適郡學生史臣紀次適長洲縣學生熊燦章孫男二長為長拇曰懋學娶程次為次出曰懋衆聘周長出孫女四並未有行謹槩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誄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敘謹狀

叔母彭碩人行狀

先考比終喪之四年心衰內疚二伯父天台理官卒予既揮涕而爲之狀矣越三祀從伯毋靖州知州湯夫人卒載踰年二伯毋理官配沙夫人卒再踰月大伯父以壽考終是月也從叔毋彭碩人亦以病瘍相繼殁歲終將奉堂帷合于先原從父兄鳳翎乃命爲之狀嗚呼家門不造數年之中老成凋謝殆盡矧不踰月功衰素冠奔哭不寧予忍爲叔毋狀哉碩人先世江右之清江上族本朝以歸附隸尺籍爲蘇之衛人高祖諱仲英曾祖諱彥洪王父諱淳由祖而上皆讀書習禮稱善富甲於吳中考諱善心計屬治家人産勤生如先比朱氏旌表孝子之孫女以勤濟之貲殖益倍從父昉由進士令新會從兄年徵爲郡學生父子負清流重譽群從科貢蔚然競起彭遂爲文憲世家矣碩人生而賢淑資尤明慧事二親能盡色養特善女工剪製之事自笄而上至於幼孩舉動罔不曲當父毋心由是益愈重生女愛之甚於男年十三遂作嬪於從父不屑安矜烟視媚行時從祖與風人墨客游好神仙方外之術專蓄古今石刻彝鼎鑒洗書畫玩具甚夥家人産亦落碩人嫁時行奩百兩爛其盈門至餽女之餽幾無隙月碩人年未及笄處兩姑之間當姻族之多姑叔之衆遂移事父下已者慈之如毋嘗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又謝去鉛華出資裝佐夫治養生處分籌會智計精敏有丈夫所不及者家遂爲之大振王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罔有惰容夫子善病一不問家政壺內事惟碩人是賴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焉舅姑殁嘗痛不獲久養歲時功祭必躬執爨具中外戚屬有婚喪不能

舉者輒爲給之睦姻仁恤之行甚備靡不各厭其意於先後間先妣及生母視遇尤厚每過從必清歡劇談窮日落月不分宵不起坐也歲時烝嘗之祭未嘗不餽貽至登丘墓入園廬多招親戚結伴以爲常值花晨夕序間以眺覽爲娛嘗與里媼鄰母交極生平酬洽之分至存歿委托之際終始不易有士君子之槩焉予竊評叔父如閨房之秀叔母有林下風氣彰徽君以爲知言大都高朗而不傷于柔嚴恪而不害于和通方而不詭于正中道而寡遂專家政以制义而代夫以閑家爲從子慈容嚴嚴門業益起諸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戚屬慶弔之往來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如也倭夷犯境雖征役百出卒能音應之不爲所困事庶姑朱氏如事已姑衣景膳耳子侍孫携終其身不衰子踰强仕孫踰弱冠即米鹽之事不敢自專撫愛弱女嫁送之際有如嫁送碩人者事姑二十年事良人三十年生子四十踰年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明智識量獨斷之才治於公私而外美彰焉可不謂賢哉昔嚴憲年十三適于杜氏早歲嫠居卒使子能顯名女有淑德辛憲英與弟敞論事敞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碩人之嫁也如嚴之年其識量也有辛之義庶幾其近之矣又與昆弟詰難有道韞之風與從子周旋申杜預之戒與妯娌歡恊嗣鍾琰之禮見兄公叔郎如見女姒女叔其丈夫女哉夫獲父母心孝行也事姑有聞婦道也貴殖日起儉德也壺内處分能政也嫠居戒子大節也保家繼代美功也襟靈蕭曠雅致也雖一操可稱一藝可紀況具宜閨範有裨陰訓者哉是宜延于上壽宜齒于貴位然年始耳順不克至于壽子未至官而大故及焉不

及待其貴嗚呼哀哉碩人歿之前三日子捧檄自燕京歸猶及拜寧慶將移三釜之樂為板輿之行盥巫藥膳之不濟而碩人已矣衰門多釁自壬戌逮于茲歲其間冠衣純采暮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碩人之壽歟子即鳳翎保慶府經歷娶朱女二長適王乾次適羅愈春孫男四人懋賢長洲縣學生懋智懋官懋功孫女三生於正德三年七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謹狀

世父陸涼州知州張公行狀

國家用士科貢與而孝廉賢良之舉廢人咸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或曰科貢者其實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賤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況相縣長吏名曰親人其職尤非易易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留聲績無論科貢即孝廉賢良有不易臻者顧可以例少之哉世父陸涼公諱汴字子京先人再從兄也曾大父而上有家堞在祖垣少為諸生階承事郎父銘封縉雲令妣吳氏封孺人配湯封如其姑公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尋師於鄉先達彭昉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弱冠為邑諸生再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與文徵仲蔡九逵王履吉諸君子友善又宗徐昌國為詩同產兄弟五人多任俠公與季以儒術起大人服賈燕中公操其贏而已不有私財先所藏圖書甚夥悉讓于季大人色喜扁同心堂以自慰焉正德末年謁選銓曹除光祿監事掌醞署先是解酒者苦繁其役至公徵米製造酒人便之值世宗大婚選能幹職員供事公與選奉職允當賚錫幣儀進階脩職佐郎時

人榮之嘉靖七年擢知縉雲言者曰光禄丞也
弟而内吏也縉雲令也長而外吏也丞與令内
與外弗相諳也選曺曰今者養民者也丞嘗脩
膳致養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縉雲何以養
也地當兩浙水陸之衝邑弊而職繁公下車首
問孤弱不自存者乃勸農桑均賦役竭心綏撫
使逋亡歸復戸口增加邑逼山激水連年泛溢
爲涉者病公審其地勢令水工累石築隄旋爲
橋梁自是無復水患大姓應朝壁等藉豪縱前
后有司不敢繩以法公白監司曰奸孰不禁如
良民何遂深竟黨與縣人戰惧皆稱神明縣故
有告訐贖人之金並歸私帑公令納穀貯倉三
年積之數千石適稼穡多艱乃開倉廩給貧民
不煩官費而賴以全活者甚衆每至編册必宿
公廨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其宛嫌久訟歷政所
不斷者立斷之莫不曲盡情詐各壓人意俸禄
之餘咸供公用并給貧士由是諸司薦剡稱之
不容口遂考滿入覲士民攀留幾不得前大中
丞直指使上疏爲民復借二年事具編脩程文
德去思碑司丞應典留爲亭記以輩前世李陽
氷時冢宰張公孚敬條天下牧守課績公爲理
行第一榜示吏部堂以勵衆因勞之曰天下縣
令固多矣君能獨異于衆良足美也若不殊擢
何以爲勸擬尚書郎公遜謝曰以例拜官而與
科製士叨六曺是濫也竟不就乃諒移光禄署
正楊大卿特器異之待以僚寀之禮遇恩始篤
逮親越五祀出守靖州丁父艱去職服闋補漢
州其治不減縉雲守漢之明年忤丘中丞養浩
吉卓辭論改公謂所知曰州之設吏以利民也
吾豈以民力利吾官乎苟守吾官即論輸左校
何減增秩賜金也赴選曺值順天丙午鄉貢公
爲對讀官臺補陸涼陸涼古滇南地州帶山谷

俗悉蠻夷民不知禮則公親自飭厲爲設四誡仍延通經自樹者宣示之彬彬有化蜀之風士官資轍據州爲雄伯所至流官往往奴辱之動徹馭於繩墨雖有胷臆約結不得施公造其部落慰諭示以禍福始知攝服又阮江賊奴鑑素持兩端叛弛憲臣公傳檄資徹以金湯爲計中外協力相保賴以無虞又資與羅雄州土官海潮者世仇也嘗執仇殺人操兵相攻連稔不息民憖然若焦公謂之曰酋長無狀相犯各在長吏不能訓導且時有叛將而無叛州今願一蠲吏不能訓導且時有叛將而無叛州今願一蠲往徵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奸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爲之主和卒不敢相侵二州安堵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爲守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朝拜而朝理夕受而夕法乎夫兩趨日月之側三泣州縣之間思立微節內外匪懈政得以專達位逮于伐氷兢能其官者三十餘年不爲不遇矣即科貢之士稱嘉吏著循風者無以過之顧能以例少哉昔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皆起于獄吏書佐故稱明牧惟漢爲盛明與不限科制俾公得與廣漢翁歸諸君子相埒後之冤佳吏者安知不以貴郎爲重乎在官之久嘗憂飲三江之水醒曰季鷹蓴鱸之思今在我矣竟不待年無疾請告至于再三方遂所請至家日與昆弟友生逍遙池館以自適出則角巾布衣匿景藏采鄉里見者不知其州刺史也余嘗客都門遇括蒼之客且曰吾鄉長宿傳說邑中廨宇學舍隄橋並是公之遺跡賞嘆良久凡公所治治人有守倅吾土者往往拜奠祠房陳說遺愛公之長子公材嘗從公于官具知其事爲予道之如是此其吏道也公性謙和與人無貴賤待之若一與群從子弟言若賓客然家故饒貲歷宦途一不克問家人產乃

稍落然亦不失中人至與客言必曰日晏歡菽
儕石無儲苟餘錐刀有如白水其嗜慕清素性
故然耶遽歿之日猶從容口占可謂考終寧受
見遠之知而銅盤竹林風流盡矣嗚呼痛哉公
生弘治癸丑秋七十有二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生
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二十三日終隆慶六年
正月三日葬葬於五峰山博士塢之新阡元配
合焉子四女成燦長即公材太學生娶陳女嫁

顧佐湯出次公榮娶王繼劉次公懋娶盛次公
集少女適劉認湯任尹側出孫男四文炳娶蔣
文理娶徐文奇癸酉貢士娶周繼陳孫女嫁岸
生計元又熊文燁公材出文煃公懋出曾孫男
二維垣維城葬必有銘以狀為先粗述家風告
于太史氏

墓文

先嫂李碩人墓志銘

獻冀丁年不逮歲壬戌丙寅之春相繼失怙恃
丘嫂李碩人亦後先考先妣捐閤五年之中
三遭閔凶予兄鳳翼率二弟奘奘馳丘隴間惟
考妣窀穸事是亟因舉丘嫂柩厝于墓廬暇則
擇地而藏焉大事既之明年為隆慶改元乃購
地于吳山下卜葬以嘉平節之初四日二弟
謀于兄曰吾父道毋德所以不隨世磨滅者賴
金字銀書以傳矣吾嫂逮事舅姑相夫子撫小

姑叔郎字子姓恪居婦職宗姻有聲者垂二十
年非兄莫志也予兄喟焉相讓曰吾逆旅夢欻
臼中意不自得雖恩義不疑終以嗷嗷者為不
通于命蓋惟妻子可以行志之謂矣矧汝嫂沒
之日予與幼弟上計春宮喪中之役吾弟克任
之既今死者不至無主今欲使葬者不至無聞
皆吾弟事也予復何言哉先是吳
中之稱上醫而兼以儒行顯者必首李氏李氏

之以議論風節冠于先朝者必首貞伯先生官至太僕少卿奕代以醫師世其家業而文彩書法魁然一時者復首亨之碩卿二先生云亨之諱泰貞伯猶子碩卿父也碩卿諱果碩人父也官止太醫院御醫毋王夫人夫人從夫貧仕以故碩人生長京邸先人亦携家服佔久之與碩卿先生昵好習知碩人淑性遂聘爲大婦時獻翼方產時時乳王夫人乳子女互育家無間然

用是二姓之親粲而不殊在毋黨則誼猶婦姒不知其姻家也在兒曹則睦若同生不知其嫂叔也李有緩急先人竭力佐之碩卿先生謂先人云昔人姻侈潘楊交多管鮑兼之者惟吾與君耳吾愛女憐之與得一快壻君之子豈凡子耶居無何先人既倦游歸碩卿先生尋以私艱去職王夫人又病卒逮先生服闋將治行也家大人傷碩人失恃不欲更令侍父千遠乃先期娶之待年於閨閫者五年而始婚于歸之年年纔二七有若成人度寢去舅姑之所僅半武未聞一聲欬至近習莫見其墮潛先君子常嘖嘖稱說之謂娶婦當如李氏女他日娶中婦少婦得如大婦足矣先妣葉仁慈一世所罕有于子婦中特鍾愷愛之間因視疾遇免身調攝不知劬勞有類婦之事舅姑者予所生毋許才淑過人先妣專委以家政因教碩人以居室之行碩

人視色知教人以爲不忝二姑焉碩人性本端毅而能奉舅姑以和相夫子以禮居尊卑間靡不各厭其意即獻翼韶丱時頹襜衣線多需碩人而後辦躬親周旋面無怠色處先後敬之若姊愛之若妹終其身無片言微忤男女教養如一常以正顏色正詞氣誨之御臧獲使治居第皆有條理施于傭保乳毋之類皆嚴而有恩多遣之不忍去者家大人咸稱其明達喜得一佳

婦其爲女時爲婦時爲毋時淑行有如此者男二人女四人而已出者男女各二皆不育其長適吳邑諸生周長康次許沙窰鍚者皆非碩人出也居常怏怏以絕後爲意而又痛先人之喪憂先妣之疾奉禮未周以艱疾委頓竟卒于乙丑之正月初九日溯其生于嘉靖丁亥之正月二十二日享年僅三十有九予兄方北遊未返得以無內顧憂者賴令婁以奉壽毋而俄成長

別嗚呼傷哉碩人闡德如此不永其年復夭其嗣長志屈于短日九原大夜若埋吾一枝獻翼所以抱馬援之情而感唐文之議服也先諱皆詳于家乘故僅紀其卒葬而銘其懿行云銘曰

鬱鬱山隈脩脩湖濱伊誰之墓賢哉碩人厥聲維舊厥兆維新未笄有行待年作嬪不出一室靜然冬春姒稱婦師喬屬名臣慈容嚴嚴婦言恂恂爲婦如女事姑若親性以柔克家由義振侍疾如醫乃荷析薪周旋圓方乃勖嚬賓孝吾家嚴敬吾天倫采蘩結褵踰時涉旬內善姑嫜外厚族姻二門籍甚四教式臻史知大義事播遺塵心長運短生胡不辰北風戒寒蕭蕭晨泉原埋骨松檟棲神仰德于斯瞻賢靡因兄有息男單獨殞身分雖義感天屬情均挺生吾兄吾家克昌進于禮司奮藻含章居爲伉儷別成參商舉延親枝猶子發祥民毋之祀孰云不長

吳山我我湖水湯湯水遠山高碩人之藏

明故處士朱德潤先生墓志銘 并序

有明處士朱先生德潤代有隱操好學世其家留心經籍闡究學義境踰立年業已行爲人表經任人師矣先生奉先人清業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猶有不給者乃開受學之室生徒成行上以爲時養器下不失八口計焉居無何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蓬茨野席師容嚴嚴使諷

誦之音盈于堂室矣客有知先生者謂先生才性足以射策干時登上第去家食胡落落甘爲章予師也先生囅然對客曰君薄童子師耶昔西河東郭並以邁往之韻不取世資其爲一先生之言者如四遠傳業於李善學者接跡於陽城廬起於袁滋市成於張惜將待我而具五矣此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且一章一句微言具而大義存焉今坐令弟子北面執經代手板顧不勝耶由是輟干禄之學兼修養生之道於經脉藥石之藝靡不討論鱣席方書輝映門館藥苗書帶紛雜階庭間賣藥於市市人以上醫目之區區養性經桐君録不足以槩先生儒術也東吳士人有識者則稱爲隱君子云獻翼紈綺之歲學一先生之言家大人雅高先生名非先生莫可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者遂得與束修之流繽然爲生造鄉親受者三易

春秋焉獻翼少猶不敏先生善解田何之易恂恂皇皇誘誘無倦晨昏寒暑同累祀于一朝仡仡訊言竭兩端於多術不施戟級無敢惰簪一傳十時一丁六甲由先生而通若重昏之見曾爽十三時抱策專經由先生而具若昧旦之覩初學有日用之功津梁多素絲之益矣先生闔館有日用之功津梁多素絲之益矣先生事王亨世父天台理官再主亨三從兄太學君事王亨世父天台理官再主亨三從兄太學君凡十餘年爭相致之終始無間夫先生儒行萬不試而一出觀王亨一氏誨亨一生可槩見矣年踰七十以壽考終知之者稀晦而不耀羔雁不至殁于空山堂内有篇簡巾褐枕履遺掛藥笥而已堂有接賓之位衆孫受學之室過此以往無以送終與形則干清風猶在士無表墓之文誰執其咎先生之子雅知獻翼爲先生門下士嘗屬以不朽計因祈爲之志亨感第維張藉叨右文之知師維朱晉有成業之誼乃以心喪

居經之禮系其門閭而銘其卒葬云系曰先
布衣之雄代德安貞延耀于後者曰朱堯民先
生堯民生茂由國子簿爲萬安令茂生欽欽生
鏞鏞生澤字德潤毋莊氏配張世居蓟門之濱
生弘治三年卒嘉靖四十五年享年七十有五
子淪賢娶袁女成燦長適王育賢次郡學生蔣
學禮次湯秉中孫男本立本固葬於長洲縣匠
門塘祖塋之傍卒之一年然後卒先人之志銘
曰
游兆攝提格少微星失徒維執徐乃營宅窆月
在嘉平乃練時日幽礎是銘永無媿色

張毋晝少君墓志銘

由拳檇李之間有世其農業者曰晝氏家傍清
溪之側溪之居人以晝溪名乃知晝非单門云
正德末年嘉靖改元之際東倭有寇警所至村
市爲墟晝又多宗黨[illegible]
[illegible]私貸負衆債家
[illegible]落至所生女貧不能自育育于外家外王父
[illegible]爲泉州倅因其窘急遂撫爲己女居無何父
若母相繼卒世未及年已執箕帚於吾宗宋少
君爲女時坎壈有如此者故家風逸隆雖父名
[illegible]婦亦不克究知而閫其父吾家世父之卜少
君也適世毋陸太君久而無子有碩人之嗟待
年于中閨能薄飲食節衣服與臧獲同苦樂及
笄納爲副室陸太君者婦容嚴嚴少君之事太
君也事事當太君意懽其心世父見少君事事
當太君意也於是悉米鹽之事委少君少君即
又事事當世父意懽其心於是世父優游日圖
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少君視諸媵子女
無殊已子女於是又盡當諸媵意懽其心逮世
父奄世者幾二十年少君事嫡猶事夫者不衰
閨不敬也然閨不勤也少君所生子好任俠數
[illegible]通剽輕少年者於心本所得亦隨手[illegible]

人豪而反受制窘辱圜狴間至不禮於詎流未之匡改也少君念之不御改之而産亦落矣少君乃勉豢蔬糲文錦布縕輪奐蓬茨不以爲戀有孫男一女三日課書教以居室之行爲事竟以河魚之疾終焉將終之日嘗曰吾生六十有三年爲張氏執箕帚幾五十年謹飭不怠以至此醫巫藥膳之不具命也所生子禮屈於厭降心哀內疚乃卜庚午四月二十二日藏之泣持狀來請獻冀爲志以耀于幽以表于家獻冀視少君所生子同高祖弟也義弗得銘辭矣銘曰

弘治壬戌四月初八日景曰朱明少君之生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九之晷少君之死夫諱曰潮厥姬維曹子名國棟扶柩辟踴祔葬於故山博士塢之新阡二魂是安

下殤五女墓塼銘

下殤五女生長於長洲縣之干將里死於隆慶六年之九月一日凡七歲妾妃斐男女各一男曰牛及葬天感念亡兒若在初没毋亦相繼化去葬吳山下五女後妾毋四年而又夭因祔焉魂氣無不之也昔陳思有金瓠之傷白傅有金銮子之哭謂二氏兒女情多今我呼天之痛顧有加焉吾女幼而氣柔三齡知讓五齡知戒六歲禮若成人教之唐音數章對客能誦之中表兄弟在傍不易衣履以吾家尊長之多自能言未嘗誤舉其諱雖泥車土馬風箏假面諸游弄之具未嘗與其類爭奉上逮下發自生知無不曲當人意者予往返留都必叩首於庭疾則跽而問七歲巧惠尤異人親之甚駭尊親間常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家駒復生此寶無何骨髓之疾實鍾於身每對食輒復大啼人問曰食不足耶荅曰氣不足見食不御是以啼耳自春徂秋日益消憊吾兄鞠愛過於所生視醫藥調飲

食不廢旦夕至禱鬼神問卜筮者神竭事聲竟
爾轉劇尚慮積愛傷於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
少間臨終綿惙前三日猶謂婇傅曰大毋生日
在即吾病不能拜然不可無拜也若扶我拜前
二日謂伯父嘗惠我巧我顧我復我我今不幸
去他生還來爲伯父子至婇媼皆囑令善遇之
且曰我今不起佛我依也頌佛不止前一夕顧
謂吾曰我累伯父已疲抱我還父所而去竟如

陸荅卿誄 并序

惟萬曆元年秋九月初二日明故尚寶少卿長
洲陸公卒嗚呼哀哉夫奉親就養則希會閔之
行華國藻身則尚賈董之術狥祿入官則重質
威之清省躬約已則多丹冉之操有一于此炳
若丹青是以孝義儒林良吏隱逸殊轍異門紛
綸紀述級辭之士未有能或遺者也孰有冠彼
四美獨在一身如我陸公子傳者哉公姿性端
雅味道清真志操足以勵俗學古足以信今不
以家食世務營心惟以節儉清修爲暢少失所

給烹救之祭糧粒供朝夕之需雖室如懸罄家徒壁立未嘗不晏如也絕墨矩矱一無隕墜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吳趨之間爭尚風軌矣逮隆慶改元旌録舊德弓旌及于有道之門蒲帛賁于丘園之士公一爲强起焉增秩南省奉使洛陽賂遺甚多一無所受非好廉克已能使家人忘貧者歟人方以公輔期之竟以未疾乞還從好床頭初醞以松竹爲心庭際閒花與白雲俱

潔予感王蔡之知薦禽尚之契雖賓客稍落未嘗不拂席相待館以延倏忽之頃便成今古春秋六十有六嗚呼哀哉公當代儒宗彝倫準的千里一士百代偉人行則曾參閔子才則賈傅董生清則胡質胡威操則井丹范冉也人之云亡梁木摧矣瞻望山頹將安仰矣今欲招邀名勝對秋月臨春風入脩林裁謝草其可得乎據向栩之板床餐管寧之木猶悲其餘風泣其

名跡孝方之續文似乎雲介類于贊隱比於績是四君子合而爲一人也所可懷者徐生之絮慚死友者臣卿之車念德音之猶存亦賴之於見述乃作誄焉其辭曰猗歟上卿學府鉅公衣冠巢許望重堯隆顯考裴遯無禄早終名器雖光勲業未融伊昔不造遘此閔凶嗟彼聖善式勑婦功四教閑惑彤史追蹤萬生令子振揚休風玷冠味道貧病在躬親既丞丞友亦雝雝委

身北闕策名南宮奮躍淵塗煇映詞鋒並驅揚馬接跡夔龍入侍禁闥出光厥宗以忘爲養禄實未豐敦睦閨庭淳深孝敬義緯仁經金聲玉振博而不縈和而能峻爲士作程悉本慈訓言厥承明謝病山丘乘德而處虚已以遊藝伏吳市鴻逸長洲秀氣茂姿高格遠猷何道弗洽何藝不游方公壯日及予富年倒屣逢迎酒德留連肯盤畫態接衽對筵廣召名勝靡間晦弦尺

牘必琛賞鑒罔愆片善小才特用相憐孤標絶侶日月重新公亏既招皇輿乃徵敭歷兩都勵翼允升志隆衙館跡屈朱門恪居官次四牡再興八元斯九德之休明乃眷五湖榮名脫屣昔也斐龍今也園綺公將愒陰亏非茂齒疇日之遊于茲二紀乃寢乃疾行鮮居鄙痛矣夫子與世長捐天不憖遺不享大年同銓異世新悲舊歡哀此大賢勗彼明德氣貫秋霜義掩白日宜享遐齡長保天秩纔踰耳順奄有斯疾秋雲晝昏金風凄急豈忘再奔念我良執殯不簡器斂以時襲孤嗣在疚名公之息想見其人瞻戀何及嗚呼哀哉

寓目松楸辭有序

泰和龍大夫姑胥之李也大夫有至性不忘其先盛年舉鄉里登春官啣命之郡將奉板輿躬調膳而欲養無日松楸之悲寓目興焉雖樹非其壤而行則迥俱止則相對未嘗稍去住爲二途判出入于異門也此不必霜露之感居處之思而悵然泫然形于作吏與過制而不除喪廬于庭矯于墓者何如哉大夫平反多暇延禮秀民嘗澄及亏且曰子當書我明發之懷存我顧復之志非吾子之望將誰望焉乃授簡而爲之辭

公之來亏南陌鳴珂辭舊里亏故山之阿思循陔亏日遠望陟岵亏嵯峨捐薜荔亏謝女蘿散玉葉亏分金柯丘墟榛曠亏焚芟裂荷培壘荒蕪亏槐棘爲羅邦之李亏平反既多威之喙亏俗化且和仁風扇亏猶狂謂何俾我土亏無寃換讙譁亏謳歌指孤雲亏寄款向親舍亏經過吳水不返亏汎泛驚波吳山企踵亏馬鬣蓬科身去國亏念桑梓士在門亏廢蓼莪臨高臺亏姑蘇矚茂苑死亏長洲天蒼蒼亏平楚心邑邑亏

松楸拱木林衡兮神往形留四郊白楊兮芳樹先秋奉先追孝兮棗栗芳羞露往霜來兮日月其流族茂幽阜兮宗生高岡九府論材兮椅桐橡樟挺奇振馥兮文欒楨檀隆冬不凋兮揚雄耀芒垂蔭萬畝兮擢本千常同竹箭兮是貢嗟荃蕙兮不芳桂林一枝兮感慨遺塵雖則異域兮霜露所均脩途寿遠兮我獨何人

勑封張安人墓碣

隆慶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廣布政司參議狄公嬪封安人張氏卒越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於華山之陽既葬其子鄉貢進士同煃謀立石以揭於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五品爲碣高四尺按安人參議嬪也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生卒婚嗣則參議與林少宰馬內翰紀於大墓安人者句曲人僉大父曰紳山東布政司參議考相比陳安人爲長女有才淑愛之甚於男張與歷陽之狄埒望狄委禽焉以歸大宗之室逮事舅姑姑爲夫人者嚴人也而夫人乃謙約孝敬沉慧事事當姑意懽其心舅姑見安人克婦道也顧喜謂所親曰媳婦賢而善事我必興吾家安人退而私又喜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晒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嚴嚴慈容在桃夭小星常杖之七章矣於是參議公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游其相夫也又罔不敬也然罔

不勤也姑先没所遺二叔郎皆幼方悲號莫知爲計安人曰嘻此吾事也亟撫視之恩意甚篤及長力佐其室家不衰忘其母之歿也後姑楊事之如舅皆安其養事宜狄之道夫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姒相厥夫子成其子之令名而不失其貞則誠賢矣矧撫叔郎如母事後姑如嫡不益難乎伏波以制服爲義之推以後娶名篇良有以哉予未弱冠時與

參議公有中郎仲宣之誼無[illegible]紀
交即安人壺行不聞見參議[illegible]安人相成之功彰彰矣故爲稍隱括事畧措之
幽塗

祭文

外從祖葉贈君祭文

溯彼吳江江流甚長泛彼汾湖湖波混茫民毋
深慈情鍾渭陽世居東喬家寵煌煌至曾大父

葉並昌韻宇淳深至性易良撝挹無忤敦穆不
忘簡禮遺累逍遙徜徉春雲等潤秋月齊光風
比閭韋人如羲黃亡裘既克父新日彰爰有貽
厥乃多義方手談坐隱細杯深觴遙然嗳然自
埋自藏盧敖之杖計然之航敖敦不肅德務慈
祥曰子曰孫如金如璋擢髮青漠崢嶸翔翔國
器英英門業穰穰名都振翮華省含香祿養爲
情娛親雁行七十者稀既壽而康滅影北闕匿
跡南墻馮婦來妻伉儷頡頏素侯堪託視福未
央生平寡疾胡遂當頭不登上壽溘爾永喪酒
德在座碁聲在堂峽岵何依衎陔何望總帷冥
漠牖牖誰嘗見物蘭孫夜麥嚴霜惟中外孫等
痛同傷伊予舅氏爲予慨慷宅成匪窖文歸則
張隆孝甫展大人云亡念予民母素車黃腸戚
容忍哀奠饋椒漿

祭沈憲副文

有明憲副沈先生千載人也類齡舊齒引予爲
小友把臂入林之日覩者目爲爾汝交焉隆慶
疆梧單閼之歲先生歸于玄室予慨前輩風流
一時都盡翹首名德屈指何存嗟悼不足繼之
以泣嗚呼白首如新朱門相笑上下千載間惟
伯喈倒屣于仲宣阮公青心於阿戎楊郎折節
乎君平張純抗聲於驃騎爲屈年耳故西州有

感知傷逝之嘆亨獨何人能忘情於光慰哉乃
抆淚酌醴而進之几筵因述生平一二以代屈
氏侑神辭使祝人歌之
溯吳江之慶澤兮鍾名嶽之崢嶸產至賢於德
門兮昭人譽於夙齡嘆禮樂之皆東兮寧獨俊
於一鬯何逼儒之多伎兮擬太歲於星精蒙昌
運於中葉兮上計籍于帝廷剖符竹於山郡兮
重南面於百城標風流以爲政兮曰會稽之蘭
亭再持憲於外臺兮播於越以嘉聲奏古樂以
朱絃兮試利劍以青萍倏意盡以投冠兮返初
服於客星永結心於瑤草兮長卷志于簪纓覽
方輿於指掌兮選形勝於前楹赴遠公之蓮社
兮締湖海之鷗盟畢向平之婚嫁兮適陶令之
閒情覩雞群之野鶴兮寓木石之枯形出烟霞
于口吻兮具山水於性靈挺音鋒於孤嶠兮騁
雄泉於滄溟意氣於碧漢兮薄高又於青旻

富詩律以千首兮美八义而遂成何身老而才
壯兮乃齒凤而意新信名德之冠座兮實江左
之著英安娛親之令子兮愛似舅之賢甥紹雕
龍之世業兮嗣逸響於家庭方石氏之孝友兮
揚謝家之芳馨歸角巾於故里兮惟客館之是
寧期難老以嶽崇兮胡山頹而屋傾效招魂而
心折兮感遺挂而涕零傷龍蛇之歲至兮悲狐
兎之意盈埋天骨於仙臺兮等蟬蛻於蓬瀛身
雖死而不亡兮榮鄉耋之令名對酸風與苦月
兮陳乾飯而絮醪過始寧之別墅兮叙忘年于
平生

祭二伯父台州李官文

遡我姓於豪州兮家牒墜而不傳揚鼻祖之貽
厥兮著宦跡于吳天避紛於白門兮寄一枝於東南當平江之再徙兮何宗門之嬋嫣藉世
德之休明兮揚清芬於後先維我祖之既穀兮

啓父行之皆賢或儒行而服賈兮或調膳而承
顏敦詩書于藝林兮聘裴馬於幽燕光門業於
出守兮榮貤封於葦簪至世父而益茂兮振家
聲於比肩仁内兆於免懷兮禮外灼於既冠少
脩詞以藻德兮長導志而成篇遊一鬻以稱俊
兮前賓興於立年越累祀而不舉兮托卑棲于
仁巷遠賓階以耽寂兮貢獨鶴于中園美堂構
之式隆兮躋家政于弗愆能以質而勝文兮行

復過乎人言事不事而縣解兮爲不爲而理玄
誓息心于世網兮將遠悟於真筌學導引於錢
鏗兮求儕董於偓佺隱丹砂於姹女兮問紫車
於列仙頃投袂而試吏兮就單車以之官幷戚
屬而不將兮人與馬而成三悅天台之黎蔗兮
頌不宛于平反乘簿牒之多暇兮探奇跡於仙
源超時態而録隱兮副學仙之靈緣不同塵於
流俗兮必自異於郡潛荷負之不行兮遂拂
衣而莫攀思全高以擅獨兮絶係蕘之交筵念
百城之故老兮咸載鐙而負鞬踰高軌於通波
兮締清賞於故山同阮巷之翠竹兮披謝庭之
蕙蘭引連枝于條幹兮合分流于一源詠三尺
以副牧兮賦六分以宗韓曰吾家之名駒兮如
卦胡與阿咸侍几杖以酬暢兮復過庭而盤桓
苦纏疴於頹齡兮踈支體之不關忽尸解于牖
下兮視屬纊於榻前得道隔于兩塵兮事方定
于蓋棺遺清白于後昆兮從先人於九原保嘉
名於不死兮慎終始而言旋在容愛而尤酷兮
列子姓之末班重有感于蓼莪兮類風木之潛
然多見遠之英鑒兮作白眉以相看祇自陳其
蕪咽兮匪敷文於几筵

祭曾母章太夫人文

伏惟靈資芳徽神錫難老率已師心四敬天造
恭順弗惰明烈永保既備婦儀亦踐母道内睦

永清外新斧藻彩則諸賢喜羅琚韋朗節獨高
寵光孤葆致養有榮華翟仍表班衣紫衣以娛
壽考壽考伊何竟揚德風夫子高潔黃綺愚公
萊婦鴻妻今德與同遺俗榮津僭隱區中温温
良人克生賢子物表亭亭霞問皎皎名通仙籍
望超群士一爲廷評平反式喜再歷名藩遠圖
遐軌滑甘實豐板輿遙指孝在迎親人美其美
祿養既申簪組脫屣移家南山海跡西市年載

垂帷戶庭如水辟書方來堅卧未起客愛主何
音傳正始隱不違親躬調食旨奉養宜繼將致
其勤竟罹禍謫忽爾漂淪福兼考終孝行獲陳
孤役煢煢謂天不仁夙志斯阻微衷莫申毀將
滅性病骨荐臻昔也高堂今茲玄室嗟嗟佩毋
哀哀子容踧踖椒漿聊展疇昔

祭海防張郡公文

粵維張公性韻方質挺生關西少樹嘉則津躍

二龍門施三戟詞情慷慨天才英特風檢瀅峻
厲有標格克振門業早通貢籍再踐禮闈四遊
上國丹霄長偕徒勞爲職一詣乖名微颸暫拂
思懷所通不廻儒域玉壺氷清朱絲繩直芳馨
自成清白如滌展騏海壖兵衛閑銿軍假司馬
一幹復出鯨鼴非威魚大由德開府殊勳入幕
奇畫頒被丹經譜響玉律伏波倅郡咸有餘力
王化同流民隱勤恤自可丹青豈緣薄責位望

將隆徘徊恩澤朝戟旌麾幕理文墨揚家宗
并傳世績枉跡儒生拔爲上客景摸星闇攻容
異席爽朗不群雅有貴識好士憐才致可儒述
久矣懷知倏爾陳疾瘍醫膏肓驚神駭魄曾不
愍留齊志隱沒幕謝芙蓉營凋柳色夜臺悲風
朝霜殘日庭有佳兒齊無長物言與泗俱哀則
孺泣廣柳爲車薤露成什身雖可忘道不可息
別館開顏寫泉歸骨豈期幽冥嘆近南北尊酒

總帷傷惋何極嗚呼哀哉

祭郡三守招公文

賢哉明府天韻奕塏桂林一枝光生南海相貴球琳獨芳蘭蒲璞玉渾金神復清灑少專毛氏聞無不解豈惟入第兼致詞彩七經教授百里出宰藹藹循良亭亭模楷吏道儒風一日千載壯心欲建秋髮將改拂衣未遂佐治爲勞從容山水大隱爲高曾何坦蕩遊乃逍遙齋惟獨鶴座有二豪王祥再得君孝莫超方外爲政林際投交衡門道駕黃菊霜螯士多向風碑還紀德持板入拜州郡之職義可丹青詞堪金石雅論獨陳深衷兩激跋涉不遐眄睞頓失卤問亟傳音容淪沒天意風颸路人雨泣彩舟捐館紅亭易簀泉路東吳夜臺異域月墜中河蜂摧半陟丹旐飛飛寒颸策策素幔單車楓林梅驛庾嶺遙山嘉晨短日逝水同流孤魂久客衆佐哭辭

惠好疇昔歲值龍蛇身去神識令子標望時賢世德沉沉官舍哀哀聖室空有斷雲淚可驚骨孝致狐兎憀動松栢扶襯天涯歸形泛宅生死深情岐路引紼嗚呼哀哉

祭慱上文先生文

歲祭酉之上春國子先生文長公捐館舍踰兎魄三晦公之長子焚然奉靈輀自直北抵江東次則寢苫枕塊於江滸及旬而並扶襯以歸歸之先塋而卜葬焉門下士張某居經涵泣者有日矣至之日乃始克以斗酒炙鷄爲文而告之曰嗚呼公之襟靈坦蕩不設城府則爲春月秋雲公之風流標奇敷文染翰則爲練裙裴几公之高步承明抗禮黃閣則爲大隱陸沉聾其聰不足以害吾明簡其禮不足以害吾廣不刻精竭慮不足以害吾技令遊公之門者如脫鱗介生羽翮大海之內雅已能言之矣奚俟不佞哉

其舞象之歲從先太史遊寶王父行遂忘年降德公家兄弟復與先子友善稱葭莩托縞紵以是接壁而遊牋筒相屬積爲義府噫亦奇矣逮予爲太學遊士公掌鼓篋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予就師儒之宦而考正焉公又目爲儒先引爲國士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無何公再入北雍予未能遠騁高厲感知莫酬而傷逝之情至矣人嗟散絶予泣山頹嗚呼痛哉公捐館舍之日適遂稅駕之請猶謂所知將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于虎丘石湖之間逍遥卒歲言未畢而公不可作矣夫世其家業不隕者古猶今也公文其內而質其外薄其禄而厚其名父子則談遷文史兄弟則機雲邁俗頹然怡然白首無間令子文孫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至今終之際猶有父風不薄于當世而可榮于后世公亦可以無憾矣吾哭吾私以識德公而思以爲報者爾嗚呼哀哉

祭章道華憲副文

舉舉章公風岸孤特採異嵎名茂姿高格節鑿少雙履行寡匹居尚幽玄理析堅白自公登朝中外更歷廷評一官漢法三尺象郡楚鄉懸旌掛席岳牧名濟吏道儒術進匪由兢居仍坐直流堪標望動宣時則飲貪卧痾累月窮日不諧於今與古同轍不展於外迪爾中積以志爲養匪豐禄實萱不忘憂抱痾侍疾賈誼何愁王鳳何得荒徑空堂道孤命屈性行思全如晦不易留連縞識婉戀詞客挹藻霞鮮垂紳岳立風雅凌遲假手才筆驅濤涌雲以詮憤激名父爲儒家駒善易予也陋生敝刺何適知者幾人所鍾艱棘獨剛交知賤躬陪迹有與必陳無言不入薛荔同披山蘡共息氣誼比鄰情體如一歲月

睽違俄成今昔琴書乃捐長路未極官止再命
年僅五十壽未極老位不逮德才天其身名折
其職湖山縱靈烟霞改色予遊學省在籠未釋
懷公之淚寒宵自滴林下爐頭與嘆增劇悲緒
結風愁雲翳日素車南還扶柩灑泣酌酒不持
薦肴不食何以棲神爲金爲錫哀哉大賢不享
大年清歡永絶設祭棺前總帳斯在孤懷涕然
即哀寄辭暫揩徒御范子之車徐生之絮死而
不忘維公自著嗚呼哀哉

祭外舅朱醇之先生文

士美吳趨良士乃出世服大僚代傳休績乃祖
乃曾高軌華秩或以丹青或以文筆尚書清風
與古同極美必光昭紛綸篆刻伊外王父玄衮
赤舄親維寧家成此相宅考以佽聞子起儒術
行稱其辭承榮奕奕厥翔千仞龍游四澤服義
冠仁干櫓篇籍析理致病研書成僻書咨資計
期正文律仲舒之帷伯起之席爰曜於初譽動
京邑詞河迅驅學刃攢植難泉鋒起疑關氷釋
信必由中貌匪外飾群倫月旦咸推第一朴其
身躬儉衣削食篤於族姻雅善良執群從以模
仁姑以宴矩步規行不設軫域宛有儒風洗然
自得祖烈斯崇孫謀靡失史館經闈蔚爲表率
聽聞嘉言瞻仰懿則伊予小子專經是式座無
空晨語不虛夕維舅維師乃家乃室玉潤方慙
承顏造膝弥弛不羈曰豈凡質宜慶于延用昭
世德把袂花京聚首萍迹徒御妻然嶇嶔理策
再經浹旬遽爾乖隔居鄙行鮮身窮道逸傃幽
告終臨凶若吉阽危之言琅琅可述殯非閒器
斂乃時襲東牀在今西州自昔吾哭吾私榮郤
重息玄首未華薦剡安及季次原生豈阿志畢
末位不沾識者稱屈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父隆
在三身願斯百價翔千金惟餘駿骨秋雲晝昏

草樹無色二男三女太半隕卒長女弱男茕然孤特謂天不惠撫悼增恤咸巢荷薪猶生之日既斗叔祭復踊毛膚來耶否耶音容如即

汪夫人哀辭 并序

隆慶辛未之歲長洲邑大夫張公繼室汪夫人捐閤邑軫襄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悲嗚呼哀哉歲維乙丑子大夫以明經擢第試宰丹陽不三月而政成徧千室以致頌居無何家艱乞還服闋再令長洲事上也當官正色馭下也忠信以寬兩驅陽鱎之魚再馴桑陌之雉琴清人閒千陌大化前前爲名公偉人夫人實有內助焉大夫携家入覲而夫人竟以病歿於前所治丹陽道縣中花事爲作松楸之容天上征驂別有泉臺之路嗚呼哀哉及聞夫人之于歸也鼓其琴瑟起敬讓之風服其斡濯興恭儉之教汪之世業在唐比于宣公張之門胄自昔號爲列戟乃

抑遂所從紹復隆尊而處卑奉先姑如寧膝下事君子如禮大賓品齊醴醑均和饗餼梳沐謝兄弟之宴往來如孝廉之船年纔及笄甚閑婦道如花泛惠風卉啜膏露求之古人鄭一柔繼室於曺氏文矩更娶於穆姜不多讓矣夫克舉窈窕之儀宜蘩蕃衍之福而寵翟未膺頓生榮謝跡韜驛舍音靜征途離鸞逐幽鏡以俱沉孤鳳隨清簫而共遠羅帷飄而欲卷芳草空殘駟馬悲而返顧金蠶不返其等各陳絮酒之奠爲文以哀之奠撰德于丹青庶圖芳於彤管其辭曰燦燦淑媛挺生鄱陽爰自待年金聲夙揚亦既有行總笄雜佩射雀獻祥乘龍擇對蘭玉過庭蘋蘩正內曰宜家人實維歸妹風檢孤標素章呈繪爲婦爲母率已師心星占婺彩絃嗣瑤琴德爲佩玉禮爲簪珥閨中式虔屏外不履女職是勤夫言是旨淑德柔風邑人傾耳清臚飛

華流馨入紀掩彩言歸慈訓早違收葬委世奉
禮未幾靈筵遽啓翠萋已非銀爐烟斷羅幕霜
飛形隨落英心戀孤闈嗚呼哀哉晨依墨綬夕
攸素軒春三秋九花落無言夫也神明妻復氷
清雙之則難孤雄悲鳴嗚呼哀哉有隕而妍有
沉而輝淵月苦荊水風號哭天靈衣虛襲總帳
空懸響像如在光靈翳然嗚呼哀哉捐輕軀於
壤末散靈魄於天潯伯姊慕芳惸惶諸姑眷芳

垂矜重扃閉芳燈已逝中泉寂芳此夜深何同
途芳異世感在昔芳自今嗚呼哀哉窀路漳江
棲魂異縣庭引雙輀階撤兩奠餘軸遺絃緬焉
增泫嗚呼哀哉

祭從伯母湯夫人文

嗚呼貴不必賢仁不必壽始信其言逮觀夫人
知天可必矣夫人爲家婦于伯祖吾母爲介婦
于我祖誼實先後睦姻仁恤之行予親耳焉夫

人與仁孝偕生與禮順偕長作嬪良人伯母叔
母姑姊妹子姪應接紛如夫人視尊已者敬之
敵已者友之下已者慈之家之孝移于我之長
族之睦移于我之黨又湯故族屬鼎盛貴雄吳
中夫人謝去鉛華殺衣黼食工足以致美于服
而不爲異力足以致豐于膳而不爲備婦德用
光家道甚宜世父今一邑刺三州政獲專達祿
及伐冰所去見思著於人聽歷中外者凡三

十餘年夫人多內助焉至舅姑褒封夫人偕其
貴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夫人事良人四
十餘年而勤勞不懈生今子五十餘年而教戒
無闕享年八十有六子侍孫携衣柔膳其可謂
賢且仁貴且壽矣夫人病今子診視藥石禱祀
無弗至殁而頓踴叫號泣血孺慕人以爲能子
焉吾家賢婦代稱壽母高則陳碩人嬪居起家
年九十七曾則王碩人柔順淑茂年九十六至

夫人而成三既貴且壽又孫枝森森承于餘慶以此考終可以無憾矣

祭少參王公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既揖之輝再俟之液厥考孔揚世有名績名公偉人必稱前烈炳蔚文彩紛綸學殖致其孝友式是仁恤義敦於家議揚於國言爲人師動本時則游藝相從操觚散帙

鑽爲宗工起自儒術六經百家義堂周室勝氣茂姿高標勁質嚴嚴外峻雍雍內植藝成行備披雲騁跡恭承嘉命早逼仙籍官刺一州嘉聲九集起草南宮載筆東掖璧懸馬幘膠繫董席舉士秋書誘以模碩俾之審翥假之羽翼高步西曹用分枉直矯矯藩臣洪都敭歷恒有歸志遠謝班秩明發所懷悅意養色架馳五車遥遥三孟山侶赴高林賢藝逸詩爍珠玫嘯出金石心靈洞開翱翔自得榮輕勸壽貞全風德處談今古大享賓客清風時來塵容不入小子晚交長者良覿平生相期笑語窮日晨遊繼燭宵吟竟夕形忘意孚久而愈密授書在斯輔遂自昔不鄙謂余才獨秀出逝水難諶一旦存歿悲鈎

變音愁雲改色雍門彰琴山陽聞笛尺牘盈篋愾然可述縞衣白冠察郁重息哀哀令子鏊效厥力言臻壽考已永終吉將不勝喪銜痛罔極蘋藻可羞光靈來格

祭叔母彭碩人文

隆慶壬申嘉平節之下澣嬸母彭夫人捐閤姪某設牲俎以奠而言曰於呼宗門日衰天禍弊族世叔父母哀訃相續丁此閔凶先後奔哭於惟嬸母産於今宗明經高第自新會公公子友于孳聞實隆儒林文苑克振家風紛然群從仙籍嗣通居方北阮壻奠南宮克生賢女孝慧自中愛甚於男有蔚其容作嬪冑父婦道克終彭

彭百兩結縭樂遂爛其盈門餘女亟饋直亮且
閑高明而惠有疑必果乃丈夫氣銀手如斷清
寡興利播於族屬芬馨自被適遵蒸喜不從於
義宗姻仰則嘆彼明智四十而寡煢然相視斬
焉嫡居中外攸華上承下訓克敬能勤幼子童
孫宛存遺志謂賢者假謂壽者祺積二十霜霜
鶴夜悲一子調選聿來京師捧檄南還巽慰母
慈歸則病革問巫謁醫一日二日俄拜堂帷以

號以呼寧慶何期雖受微祿計釜何爲賢匪無
假天實嶄之貴匪無盛我遘靡時惟吾聖善姻
婭尤宜問無隙月汐若同生計音驚悼齊容涕
洟來耶罔耶寄之哀辭酹觴于座以哭吾私

奠大伯父文

維世父之克生乃我祖之崇植樂孝事而忘劬
戒晨昏之饗食賴前業於家風揚休明之令德
學棄士而就商恭雍樂之賢客善心計於萬貨

駿裘馬於上國多先人之風邁實同氣而共術
重烏烏之哀情思鱸魚於鄉邑惟恭儉以裁用
恒欽退以諧物節浮浪於繁奢剷光彩於素一
雖曳履於都門終結襪於泉石有二媛之式從
歌五噫于琴瑟喜從容於文史欣誦說於載籍
寶器玩於商周固扃鐍于堂室嚴冠衣以出游
端步趨而山立遇佳辰而體安陟園沼以爲適
侍銅盤於竹林必落月而窮日問族親於歲時

展墳塋於旦夕戒馬氏之嚴敦示王家之沉默
偕山侶以赴高偶林賢而輳逸愛二氏之父風
日惟家之能克賤黃金於一經薪何必于父析
惜年志於一光孰云尒之難拾恃聰明之常存
亦何杖於出入稱居鄉之少雙目長者而無足
學導引于五禽高春秋於八十念弟妹之溘先
等同產於異域拜寧慶而嶽崇實難老之天錫
逢歲暮而始哀當陽窮而寢疾多一紀而考終

感先人之何及悲父行之不存同白日之西匿
雖所事之無憾痛罔極之仍集叙見遠于祠房
驚南道之黷色與封鼎之方葬胡歸神之是戚
信醇謹之足銘并嫻睦之可勒謝棲隱于城市
將返魂于松柏苟千春而迹彰豈百年而身没
乃酌酒以不持何薦肉而不食惟裳帷之所依
若有聞乎太息

祭憲使張公憲臣文

昔日山阿見君鳴珂萬里雙旌爲君勞歌今日
已矣吾其誰與平生之言白雲流水憶昔弃瑕
蓬心倚麻推材是梓附驥爲驛枉駕相顧傾心
不譯時從鄉賦煥發其華江東步兵崑山尺璧
無論弱齡年殊志匹島夷烽火居非鄰陌携家
攜子來展晨夕詞壇藝圃爲儒講德深觴細杯
落月窮日出必連鑣居每同席克不再舉從容
家食五品在三六學如一逍遙戴氏驅馳漢策
翻爲士宗幾變文律稽首帝閽譽動京邑行如
其詞貌稱其實明經高第晚冠仙籍鴻都新府
分符飛舄縣懷其化民濡其澤魯雉潘花矯矯
名跡出則遺愛入乃遺直青瑣黃扉不隨不激
闕下封章廷中前軼翩翩夕郎啣命洛陽兎園
文苑使星之光藩府騰價神州耀鉞歷外臺
嚴陵拓蒼持憲滇池旆旌分岐碧鷄金馬麗藻
波馳聞治於邦終無異辭迺循墻秩陶然解龜

單車就道遠人懷思藥就醫王義問仁祠心期
寧間夙分益親投冠未晚得句何新鵬搆畢閟
倏爲故人當時風采有道人倫開顏不再枉駕
何因哀哀今子少學成均荒庭讀禮筑然父薪
伊奠之誰可識孔悲吾哭吾私天乎不仁

奠南孫將軍恩鍾文

稽吳名將僉曰武子女陣標奇載之太史城猶
閭廬四郊無壘書出元戎用則膚公廢一於守

廢一於攻膹也減竈策也推宅桓桓孫氏雄乃在昔亭亭故侯衛我王國世其家聲食彼舊德身着輕裘座延重客家傍學宮早請獻馘島夷犯順師過枕席螯弧先登受降如敵再擁樓舡泛舟之役路轉雙旌波浮千翼官過襲封門添華戟獵射南山事匪平澤欲問赤松遂逢黃石秩謝鎮東興寄城南芙蓉作逕楊柳爲園山盡水庳是曰盤關以遊以娛嗒然晏然稀齡介壽

儒碩翩翩並曰耆德可以永年忽惟霜露艱疾誰痊南陌春光緬爾相捐絮酒東蓠千秋九原宛若平生總帳几筵

奠袁考功尊尼文

嗟嗟良友時髦罕匹聲聲儒宗亭亭名迹人倫不殊風采可述薄居其厚華處其實芬騰冠歲心鏡群籍慶擅雕龍第豈庇立譽馥一時官累

耀纓香省鏘珮上國斤藻銓梁中外敭歷奕世清規累朝懿績高氣外標深情內溢計入贍親祿散留客女富於男晝卜其夕劇談腦懷乍展冥默分結黃金愛逾素璧異袖同襟孤懷共術結誼勗哉忠言寤失青雲之交雅賞奇逸牘奏千言逕侈三益庠議既敷浮沉南北書帶昭文絳帷蔚飾鄒魯儒生升堂入室隨叩斯鳴何理不析學廣意疎性不傷物忤世違時論非所恤

攝以威儀頌及酒德俛眉暫仕經緯未畢悠悠山川輪平路仄返駕齊中舊里從疾篇成馬蹄味類雞肋杜墻絕賓散簪松石坐空幽蘭年歲未逼蒼然落景庭廡高棘百年一光儒林減色淚猶在袂塵未歇席范張通靈稚尚斂魄明月徒秋涼風方瑟尊酒平生徘徊何及

祭先姑妹朱妍文

維隆慶六年歲在壬申正月己卯值仁姑朱碩

人捐閣其猶子鳳翼獻翼燕翼以柔毛庶品爲奠再拜而哭且致辭曰嗚呼維我仁姑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經旬於茲矣念我先人同氣六人纔一甲子獨先朝露欲養無時啣哀不去心無何長姑靖安徐令夫人歿次則世父台州理官歿又次則我仁姑歿凡越三歲埋先人之一旁十年之中先人手足戚中間漸向凋落罔極之痛仍集焉吾姑孝以和恭以惠即事不外見其爲女時爲婦時爲毋時有可徵者爲女則大父毋特鍾心愛之襲衣兼食特加兒女子一等觀於父毋之篤愛可占其爲女之孝矣逮嬪于朱實佐君子相與營立生計間自視管籥視出納無斯須自暇逸我姑夫少係長裾晚耽坐隱得無內顧憂用是賓而禮之終始不衰嘗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觀良人之克敬可占其爲婦之順矣所生子女各一人子遊少學再遊太學士林目爲佳士敦書能文章事二人以孝聞女適陳早歲而寡克厲冰蘗之操今之呂榮欝生也歸寧于家毋氏貞疾與兄診視藥石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三年未嘗換色觀佳兒孝女之成立可占其爲毋之德矣淑茂如我姑宜延于上壽端明如我姑宜齒于貴位我姑夫方以耆英飲于鄉不克偕伉儷我仁兄善進士業不克享祿養始我姑之疾也我世叔父逮我兄弟皆以其私奔謁于道路禱鬼神問醫藥者相及也吾毋往視之吃不能言尚慮積憂傷于所親厚者之懷持形立氣猶若曰少間而竟以不起遂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于後衰門薄祐累遭大故予忝鍾李之戚感忍辱之書至哀無文至敬不餙故無其辭嗚呼哀哉

祭淳父黃先生文

洛陽才子江東布衣吾國黃生綺歲敦詩恥爲諸生尚異好奇多爾過庭聲爲宗師漢雲羞賦魏燊慙詞江左以來予實繼之津梁昔典敷析前規早擷芳訓凝華揚藻氣翔千仞聲馥一時片義忤衆與俗長辭世詰所譏瑕瑜不緇無假外鏡卷迹內涯逍遙吳市浮沉南畿蓬轀局髮危心結眉塵視裂組杯觀析珪丹沙可學夢請魂祈孤雲共匹野鶴來儀以哀以歎靡間歡悲

苟曰得性茶茸如飴常慕伯鸞死傍要離相深素槩偏嗜瑣妾嗟予先子奕葉交知方疚心路昃日不追君也末疾心數謂予睽月曠年舉基何爲華實兩缺風尚雙虧能讀父書吾與吾兒攬情震慮痛日以滋予曰無勞太息輕帷濁醪夕引望君何期

祭范太史太夫人文

獻翼聞諸母師質諸彤史爲遷者三敬敷者幾有若見呼而搤臂相悟而噬指與夫暮出而夜則倚廬至相而未忘織屨是以遇有疾而輒病至下氷筋而仍起又或仕至千鍾而心悲曾不得以負米有遠志而當歸非此毋不生此子蓋邑誦而門傳罕有異世而同軌者也孰若太夫人微之壺內再見于今邇之庭下可識其美者哉獻翼將赴范張之期升堂致敬而爲禮昔人千里而客交予今在三而小子感知邇而木所

爲親望風裁而擬所自始服義別於衆人懷仁最於多士思有覩於肅穆之容今也不可復作而既已矣方其克嗣徽音有淑其德四姓家聲陛居其一家尊遺愛仕隱一邑擇配委禽二門籍籍啗事咸熙閫職靡忒遙思媚於厥姑方作嬪於鴻碩戒彼雞鳴共其纖織誰終裕如人倏我齊誰終宴如我勞人逸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愆於時昔恭其諍夫愛而誨息有開必先文

章華國及吾師對揚於大庭無非正始於內則坐而論道天祉方錫茂講遂以聖功揖遜才於多術不儼然爲大師必隱然爲柱石使待陶鑄者人希俎豆之風見經綸者並瞻機杼之力名以聖善則稱情而昌於後昆加茲象服則益榮而起于緝緝自乳哺暨衣顯微通塞鄉人所見靡不如一吾師起家就養有日板輿未飛顧孫多恤胡天不弔邦媛斯失殄于其闇瘁於其國

令吾師暴不遑訣危不遽持舁不自意子豈是期誰謂河廣再葦再馳誰謂天遠星霜既披雪水卞山望雲以慨豈粹德易匱而福善之不在茲耶

祭比部陸公文名杲

維公名族聞家世載其德祖也神明父也專席爰生麐鬯至性質直射策甲科紹宗衍澤既持丰采兼崇經術西省爲郎才浮於秩有雛皆鳳比肩而立有慈皆龍今過其歷開業者艱承考者逸武罕不繩之憂統匪作之無述庭趨伯氏銓曹正色陟明於朝黜幽於室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庭爭乎士之極言敢諫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力挽乎風之甄別淑慝令海內善類之所推爲豐芑數世之所培植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雖宰執之仇讐而威有所不能惕切有穀之思而云片言父教占德星所聚乃知是

亦爲政之日也爲子客者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特耶公於是脫屣世榮崇心畧迹曾不待年遂乞骸骨謂避俗于軒冕亦何補于衮戢開琴酒以留連樂嘯歌而永日逕開與依朋來莫逆見長林之一人號厥家曰萬石盛將耋而彌尊下優詔以蕃錫登五臺之家山訪構李於故邑聞感天而墜花緣爲寺而捨宅嗣宣公之家聲遂同調於儒釋不追河上之仙踪

已合達人之至適蓋視紛俗如汚巳以生寄爲旅客者矣與心累世羅未免以身爲形役遑遑焉惟恐不及者不斗然其懸隔乎不獨浚明有家溯源自生亦使覩俗于野見廬知式何欲靜者木而不寧者風錫命自朝而考終以夕天不慭遺一老何謂壽之必得翼諺以夙誼感典刑於疇昔豈或有不亾者存耶陳椒漿以爲其於邑

祭燕翼弟文

嗚呼哀哀俊弟遽棄我而罷西堂之憂耶嘔血非傷背母爲傷潰疽非痛舜兄爲痛天何在而徒勞叫閽神不靈而血誠難動不材之木思附夢而埋吾一枝失群之鴈與接翼而焉所適縱也望陸渾爲鴒原兮形弔影兮姜被兮誰與共身孤命屈天其喪予何嬰罰之丁及於仲窮天地之慘不足以攄吾慟矣追思乎高格遠志逸氣霞姿未弱冠而鬱爲時棟風流醞藉爽朗不羈豈世俗之所能控營一意而務就傾千紙而弗以爲空飄飄然覩奇跡於人群信有如鷄之比鳳玩七經而紛綸披百氏而錯綜間染翰以自娛鉤微言而托諷擅聲律於成童購甲乙於乳洞常云吾寄吾狂匪徒弱而好弄開浩蕩之高言必巧發而奇中抱僻疾而還上計車謂三冬之足用嗟堅氷之在鬢念積雪之殘鞚知膏

盲之漸深若白衣冠而相送自愛骨肉之親燦而不殊咸謂百足之虫扶之者衆綆六十而踰半遂易簀而歸賙惜懷瑜握瑾而未剖屯其雉膏而相壅登身熱頭痛之坂晨夕惟藥石之是供竟惟囪短折之災卽太倉公在前如沃焦釜以漏甕曰父母豈欲我如是哉不如無生之免於是恫謂相報於來生乃臨訣而自誦載福則視羽毛以並輕避禍則蓼坤地而猶重衰衰大

賢孝友之性曾無待於韋弦自毀齒就外及函丈而比肩平原特眷於士龍康樂最鍾於惠連居其厚而不居其薄不尚白而獨尚其玄念我先人常置文度於膝上驂季方於車前宜鍾奕葉之慶卒使濱於死者數焉既嘆伯道之無兒復遣長志促於小年名勝與鄰笛之悲交舊發酒壚之嘆況分形并共氣恨不與弟算而相捐老者哭之母哭子壯者哭之兄哭弟不能不呼悠悠之蒼天也分甘絕少陳方圓而不食罷倚門而安事乎三遷欲推黎讓棗而無日矣徒破琴而絕絃招風魂與雪魄徒有淚河而徹泉學至闔棺而方止是胡王簣之難全莫使復陽猶有未樹塵垢糠粃尚堪陶鑄其成也毀其分也成今吾喪我何以爲情昔年問易著得井汲患漏而應羸瓶之卤試藥而失師出之律蒿目世人如緘老洫不亡者存後悔其泣

重祭燕翼弟文

吾家快士逍遙文苑天高其韻神助其欵慈母與驕師心縱誕逸氣烟翔興復不淺挺秀凝章前華後彥風采人倫門業奚忝不及世事但美神檢句東何劉林邊稽阮白日未暮青歲非晚遠志胡長促日胡短渴疾重輕塵痾頓漸憂生之嗟一往不返凋俊隊雄先基長卷骨肉既殊凡弟良鮮追痛考妣尚能理遺惟哭吾私今我憤懣花實相捐根葉並翦拊有衣裳弗曳弗攬簞有圖書弗啓弗覽昊天不仁降此卒斬昊天不弔降此絕險半氣一光身隨運蹇跡豈易憑情復難展想見音容宛若在眼高言莫聞賞心永斷勝日樽盤上元燈盞花底徵歌星前促管此事都廢歡不償慘昔人出養別斡非遠背親爲疎猶爾抱感況我同生廣陵絕散微命如絲贖之莫綰書與何人戶將孰襲碩鼠爲厲蒼蠅

成黠傑侮人亡事昧誰辨爲卜佳城再陟陘巘
逝水厲急荒途凌緬撫則孤帷入乃虛館旣設
朝餐再陳夕膳九傷未足千行重泫喪爾祝予
嘗其引滿

堂集卷之九

文起堂集卷之十

長洲

書啓

荅汪伯玉中丞書

僕本東南荒蘆中野人又犬馬之性不知俗之
尊於君而嚴於親也讀書至得其人重之如山
不得其人忽之如草獨契深衷不覺屑勞字故
遂不免爲凡夫所傲忽世人所疵賤心竊願之
間有搢紳先生之徒英鑒不凡魁然於時者則
相引爲同游往往過聽而辱之言甚則忘年降
德扳於世儒之中隆以俠士之顧嘗側聞長者
之遺風益愈不偶世矣事未一一爲俗人言也
明公才行標於青歲勳名樹於盛年歲未揚馬
文已並之如得子荀於烏傷思何武于襄漢聞
中開府節下消兵風流爲政固已獨步一時矣
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然又

弘奬前規樂與後進令結知者似逢狗監使得
者如登龍門盻睞成飾詹咳爲榮竊在下風
翹目慕義者舊矣頃因寧慶之後文舟出遊吳
會延納如平生懽時寄欵于南館儼然造焉德
輕陳千門餘結駟之跡學無揚氏堂有好事之
賓乃多氣相許子貢雄飛於朱邸原生雌伏
于蓬茨中郎以宿德見推仲宣以後生見拔其
揆一也信宿未已復陪歡綺筵從游具浸脩夜
兼晨連輿接席觴詠區中笑傲人外令胥濤不
流赤城失色金谷蘭亭之會昔人何得獨擅哉
至金庭玉柱間登縹緲峰臨消夏灣訪劉根之
仙壇窺葛洪之丹井停策小憩則澗水流其前
山雲起其後地主侍其左野僧叅其右翛然泠
然有塵外之想可與談逍遙篇爲汗漫游者屈
指數子而已僕少游群公間並卓犖不群殊絕
凡庸晚得明公長者游之最卓者也離別以來
閒坐卧西湖之上燈王贈席香積獻餐維摩禪
榻半爲蘇晉長齋殊有勝理尚欠支許之晤三
月若彌年載再奉良訊發亟伸悉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雖賢於從事勝垺葦軒不
足喻也兼辱念先人不朽計即九原不作千載
生氣何日忘之方今日在西隅涼颸拂衽撫景
興懷增其勞結昔李君鷹揚於歷下明公高視
于新都王郎擅名於東吳徐卿振藻于茗上中
雖浮沉聚散業已臺省增色矣近三君相繼北
上方軌而出僕幸得與周旋酬洽交知閭閻
相慶貢禹冠矣明公稱疾謝政結夏逃禪以避
當塗者之路何日一起遂通人之弘致然後脫
綉角巾臨滄州登故山齊引於深藏岩穴豈不
盛乎僕盛年不居碌碌無所底嚴慈棄養形影
煢然六年於此奉先人墳墓外皆意顧所生老
母爲家慶焉母兄見驕日以放跡且第有弱息

不廢先人之祀矣謂可脫屣世塵寄情雲上成
屬閭爲家人謀者將督之從國子先生於諸生
後理章句爲一命五斗計如樊舍檻猿責以效
伎非其性矣客有繩以世網欲令服聖賢之道
講仁義之業以驚愚適俗取媚當世古人云坐
叶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此稽
康朱穆所以著絶交書論也志氣所託寧可奪
哉徒遣時好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薄耳山僧
棲宿荒齋不克效尺寸茲刻經完專謁几下粗
陳胷懷以代言侍必大噱也相見在近言都不
次

與李于鱗憲長牋

昨使者車過吳門令我泉石色飛矣向風慕義
者十餘年間雖幾奉笻牘未緣半面一旦獲厠
衆賢參侍左右忽蒙延納親承咳睡謦語未終
旁日落月仙舟龍門何必稱數異代也明公享
當世大名鸞龍之文光副四海九牧之人共所
賞嘆又抗絶俗之標負不屑之韻風裁獨持雲
會寂調固已卓犖奇髦中矣寧特殊絶儿庸而
已哉至片長褒采小善抽揚俾後進好奇之士
依以揚聲長價如僕才劣稽夜多所不堪賢非
嗣宗動而傷教欲臧懷中之刺誰貽座上之書
惟明公眷顧有加品題成飾提挈之旨形于咳
唾殷勤之歡溢於眉睫即蒙蒙未視非仰鑽所
庶幾然横汗有朝宗之心駑騂希沃若之乘僕
之抗足翹首殆如此矣面有逸景別成參商青
江可望彩鷁不返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慺慺寸
衷欲陳之而未有路造膝言侍緬然未可卜也
林館寓形蓬蒿隨意白雲起于戶庭緑樹蔽于
几榻雖山川悠隔音塵阻脩每一乘高遠眺往
往神情奮飛所見高霞孤映朗月獨舉遂如瞻
對作物表雲外之想古人云二豎而遇豈不信

哉明公強起始持憲于浙中再懸旌于洛下文堪飾吏且足理人可謂蘭亭勝于往年梁園盛于今日矣邑人爲李之官附致悾款聊以當覿并上拙撰一編不吝刪削見付賜書督教以所不及僕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時維蒸賓紀序景風扇物所與爲時節保光儀

與汪伯玉中丞書

日者得趨函丈侍大君子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已足稱嘉士矣至爲十日之歡接塵而遊忘年握手如平生歡習見明公馭風騎氣超逸絶塵之度爲踴躍焉不省與世人寡耦雖生平親舊莫徃莫來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數賜見臨獨徃眷顧不謂英鑒如公亦有昌歜羊棗之嗜也幸甚過望何以言喻離析以來忽復去年今日繫仰之情何日不深中雖兩奉竿牘不能縮地千里借翰晨風一從左右爲人外遊歲一日千載之事自謂缺然昔大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益奇明公脫屣勳名日以探奇訪古爲事宜其與之比肩也僕少有遊徃之志第所見不過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即雁山亦未到所幸鴻鉅如公叨從執鞭者後聽議論之宏博觀文彩之秀偉並非今世之人所及如登終南嵩華之高泛黃河之巨流知天地之廣大如仰帝王京闕之狀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知天下之巨麗所云輕萬戶垺蓽軒不足喻矣藏之中心何以爲報承許爲先子不朽計翹首懸望攝山僧行迫篤燈草草布悃會晤未卜情甚邑邑不次

與陸秀才書

僕嶷崎歷落可笑人也足下過聽而辱之言又奬借過當豈以東南荫廬中物更有奇偉者耶前信取報甚急卒卒對客作狀自謂缺然不能

已已歐博士才既不羈韻復邁往得足下與之
游嘯詠可傳風流不盡當今燕城失色廣陵濤
不流真千載一勝事也杜牧之旅魂若在當現
身竹西路見神於二十四橋可異代同芳矣僕
去年秋日往大浮毛訪焦先生故墟過攝山吊
明徵君遺跡再與哀考功洪駕部二君子爲十
日之飲差快人意滿擬至維揚與二足下把臂
入林握手作河梁間語念倚門望久之不果此
願東歸掩關得山水盤曲之處朝莫覽赤門雲
物作四禪天想令百花洲洗馬池不損辱也隆
暑已半忽忽將去年今日仄聞大司成姜公念
德作人英鑒不凡僕雖成野人尚思執經代手
板從諸弟子後即復爾爾非青萍結緑求長價
於薛卞之門知不免盧胡也行有日矣中秋節
後當乞假相問一陳生平不宣 退眷鄉人行便
附承動定不宣

再與李于鱗使君牋

別未三秋幸有蒼雁頼鯉之便馳函寫抱者至
再焉想皆不爲殷生或可代一夕之話也向得
徐使君書及我公采拔之盲贍言增歎委心無
量思聞嘉響懸心空谷精誠發於宵寤倘蒙一
字之況今收目西風真解矇矣明公風性高閒
尊臨周南緣飾儒雅永飽嘉譽洛陽生李賁乙
卯貢士萬行君子也省大人於吳之郡蠻遂托
末契同席研書者一寒暑速裝言別巽得上謁
以快得御之望謹布腹心臨紙軋軋不具

與袁履善比部牋

昨輕舸自九峰三泖間來淹宿赤門別墅山樓
野眺雲物澄鮮重以城樹溪流甚助涼思晤言
成適不讓稽呂命駕時矣念足下千載人也襟
靈坦蕩標格遒舉終夕笑言不掛世紛不染埃
塩令人有人外之想再過隣叟池館野客分席

山島臨杯斜春換景酣暢而罷此塵世所無當是郭參軍游仙憂耳遠與方至遂爲陽羨之行清風兩腋率然玄遠與白雲老兄不負張公善拳也僕乃碌碌璞璞不克隨執鞭者后亦不免凡士矣返棹得手書即遣雁兒犀角相邀業已解纜不獲數刻之留令我勞結茲有事南雍謁曲阿羨夫子舆虛而往實而歸本願足矣計冬日方可造膝沈生行篋燈代面爲草蟲耗筆扎間草草不宣備

荅王元美參政書

南星館夜坐得喎中書并奉翼端代意之什如從雲墜再徵沈氏之說知公寒然有當官之心耳與心叶果於不謬公等在朝有奇節以立於當世又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異於衆人固已流水其身浮雲其性矣僕之等喎喎者也何足知長者之道哉三復詞旨非敢躐喙其間卉自外負遐眷也念下執事飄忽燕中茕然廬所尚遙問起居幾無隙月相慰苦塊坐必連宵比值白日回照青雲奮飛刷怨洗目僕之踴躍倍於恒品反似商參其迹金玉其音豈獨相深於枯寂時而不樂於光寵日耶顧交誼何如若翟公丁傅之門寒暄一也第麋鹿成性恥於君廬屋妾浮沈閭里俗耳庸目遂爲睢盱所至瘡痏計海內喎喎於時者求長價門墻方如百川歸巨海鱗介宗龜龍不得曩時歲月之隙與下執事握手叙平生呼爾汝非枉駕數刻遂不獲少展莫往莫來坐以此耳翹首青苕浮玉間神情飛越我勞如何當不減下執事之念僕也公博如莊周而兼以屈平之哀奥如孟軻而濟以李斯之壯峻如馬遷而重以相如之富明如賈生而輔以楊雄之專縱橫萬里上下千祀非李夫子當之公一人耳先朝何李當作衙官即甦然於時

者皆使北面僕之信公似與時流迥異念公疇昔品題顧盼盈於口吻布於簡牘亦謂異於衆人藏之中心何日忘報至謂鶴怨猿驚特區區山鬼守墟曲之見耳昔之慶貢禹冠者何人顧欲自同山鬼耶僕浮名漸損世情所捐惟公等一二人獨未耳倘不望僕之深何以辱而進之黎職方至阻雨荒齋與談風昔實為天假見所賜手書當效尺寸茲有白門之役與季朝夜周旋矣二絶走筆殊不成報緬縷不次

與李鳴卿書

昨倦遊白下客心欲速江路遷迴尚弭棹維揚旬日淹泊者非迷樓琴臺間所能留也十載故人如足下把臂入林故情緬縷不能已耳疇昔投分見足下已參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游處以來令人神躍而色揚竊謂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一時蠅集忽而獸散杯酒然諾者自足下而外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緬想唐兒態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襟帶以自異心知其倒之反之之非而不恤也如足下風神灑蕩意氣慷慨固自殊絶九庸又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然後異人矣日者過紹楊僕短馬疲言約行孤似非故吾非足下不責于以今人之態遺其鈆黃外飾深知其至者不能騫騰相造矣足下相遇之旨非望所及擊鮮灑酒大為厨人費萃堂妙伎與英彦分席傳巵足誇高會後園夜話舊雨聯床又得名郎為群紀交所讀撰述有一日千里之勢何多幸也別去兎魄已三四晦未緣一布衷愫以增勞結時展佳什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比昔所覩蓋愈逸宕所謂杜德機者是已奉報一二未免唐突西施曾托卞長卿致記室未得咳唾翹翹望之鄉人馮醫士以詼諧遊名人中因其行便聊陳

尺素馮或可效尺寸於名郎幸與之談且習知僕弛迹耳

寄徐子與使君書

少別經年積懷如渴別後聞持憲楚中寥寥各天未緣參展翼無晨風尺書不至秋來風物閒美索居寡歡永懷令德以增太息念足下遐思邁物逸氣干雲展音發口卓爾異才退則與客酣杯利落世務出則能以綜學潤之吏事雖身繫圭璋未嘗不神遊圓嶠詞可一字千金畫若一日千載矣於七子中驥步同騁今古所希不有王李跨代之宗非足下孰與哉又舅府恬漠意度天然不傷淵雅之致如海月皎空溪雲映嶽光粹無染方可喻其調致也即所恨一牘言在人間與在霞表循環卷舒令人翩翩然泠泠然奮懷霄雲有御風之想何必繁多始得驚世耶僕情寄高流揣發不遠未得乘龍片甲鳳皇一毛真寶衆求益無足慕愛者乃於群公之中俯屈英行歎賞獨至郤接海內之士靡不緣足下加嚴何以堪之何以報之夏末黎職方信宿家閒劇談高標絕趣繼繼之情言不能寫聊因北風以代欣對非所示於俗人也

貽崑山王令啓

[illegible]異比於流輩踈濶慵怠非時所堪又非其人不與遊凡遇賢達無不舒心莫逆是以才不逮聞名不恨毀然遇之以國士者多國士也忽逢如衆人者多衆人也每以自嫌亦以自慰明公洛陽上才東南遺愛廣求人瘼獨振士風清節不媿于神明惠化實光於簡册其間勝流靡不交口頌讚惟恐遷擢失所怙恃於不佞濫加眷顧謬膺嘆賞令人望柳城如卑父睇山邑若臨邛春日承枉過忽復改夏斜日拙於衰柳涼風生於座隅秋草芊芊晚峰伍伍清輝可攬襟懷

欲貯登臨緬邇放志趨兢殊不縈心三畝蓬蒿寓於一世矣茲將有白門之役窓間一經持侶雞鶩私心恥之駕言臨江山於九秋之后覽烟月於六朝之餘忽欲鳥舉如生羽翰恐不免歲月驚心風塵到骨有負知已如何如何不得候別專此代面

上海防張郡倅啓

昨復承車駕光臨獲奉顏色再聆德音欣慰無量仁公明德峻行當世所稀臨郡之初不煩紹介不待上謁遂蒙降禮寒門勤重之貞無與爲比歷三祀如一日題拂有加藏之中心何以爲報竊聞良吏不媚上而求懷于民仁公是已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於偉哲不恒之士生竊比焉仁公勳名日起內外屬望生亦私遂期仰第右遷在即不能爲情生寄跡一區南樓野戍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日處其中焚香煮茗頌詩讀書問與野客言笑無不可適奈時過立年尚從學省金陵勝地惜爲薄遊無足爲道者倘不得縮地相餞聊展平生當遣一介代送布衷曲也昨潘治中見過云仁公將枉駕訪潘特設鷄黍相候至夕不至悵望久之謂此舉出自仁公又不敢相邀徒切翹企而已所委文事完上媿不足效尺寸幸麾入不得趨

別臨紙滋然

上司成姜公啓

竊謂特達之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求伸於偉哲不恒之人惟公性降於靈嶽度稟於列星廉潔之操遠邁公儀先憂之槩近追賈傅神解朗於金鏡皎識淪於秋陽令砥躬炳業者式爲炬矱體物賁藻者崇爲鼎台當世鴻鉅中偉哲不恒如公者幾人哉走獨行一節之士不合通士

之覯又困躓奇薄聲光睽昧恒惧玷點名教愆
違訓旨以爲門墻羞南望函丈未勝瞻戀計走
角尚卑業已厠後士遨遊長者間往往面相進
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有相知之道未謂知已
之難也然卒見而不知知而不譽譽而不深不
若不知不譽之愈耳憶昨品文於膠庠之中論
襟於璧水之上聆琳成飾曲荷陶鈞纔奉半面
諭以逢人說項斯之旨不爲不譽矣拔於屬辭

求進之士隆以下榻逢迎之禮不可謂不深矣
薦劉將持公車未遂聆公一言見公一行真如
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增以趨所謂舉之
青雲不能抗委之白屋不能卑者惟獲仲於公
而已公器大而人莫能用經綸早卷岩壑淹棲
走亦樂志衡門修辭海曲阻遏攀造蘊心積慮
何時去心昨與懷鉛之子再遊白門一第不登
二毛漸長書劍誰托葉繻以歸然後知先進者

遇人特達不皆有是心乃知知已之難也昔李
翺見梁補闕期翺之名於無窮許以拂拭吹噓
翺作感知已賦況龍門之重遠出補闕之上走
荷眷顧之隆又百倍於翺者哉辭別之後再易
寒暑東山北郭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天無
活中士人意耶閩家食以來建祠房立義田又
士人有依劉之望乃知偉哲不恒之人雖棲宿
不同其致一也頃於都門得幸於郎君名家千

里駒克紹家慶爲躅躍焉有懷未吐專人代候
清秋圖展言侍不備

與王元美使君牋

攷火之辰獲車駕光臨卒卒一飯而罷春花夏
鳥有如隙駒忽復朱索爲門戶飾矣濶成參商
懷情悁悁百里而遥近孽未果又從瘍醫藥餌
者太半即三十六鱗不一致焉莫來莫往豈昧
平生踈慵乃爾當不以爲簡也不覩落花飛草

之什何能消暑愈病足下衣半臂抱醒酒石茗
戰時誰與晤言頃舉公山于前擢正禮於後長
途二龍矯矯難儷不謂長公忽憶山猿海鳥謝
病數焉旦夕爲太夫人色養計素丞相之跡已
著於名香文美間矣即不遂所請亦山雌也何
防丘壑耶僕僻處城隅雖鄰不覿向來寡偶益
愈離索昔人云何其光岂其卿皆行已外篇寧
特如風馬牛而已鶩望家園中有驚嶺鹿野之
致安得從田衣倘徉無煩天出阿鼻時耶去德
滋遠少布腹心勿吝辱而誨之爲我津梁乃多
矣

答用晦宗室書

獻翼江東陋生也竊覩宗室傳世有人物其魁
然丹青者如河間擅譽於學府淮南折行於賓
階陳思見稱於七步東平效技於十首亭遐
軌誰其嗣之恨不生其間作唐宋應劉勝事共

悃慤下帝系王基章光累葉清顏與玉壺同照
仁風與金商相宜文圃淹該書場貫洽樓情塵
外希蹤物表清暉秘譽燭野光朝可謂楚詩沛
易贊爲時宗漢日周年克昌不緒者矣又視蓼
莪如編楮逸山藻於蓬池風雲在躬水鏡被物
如下走有何才異猥辱來使損書惠覯發自深
乘執讀周復稽首拜嘉欣無以量懷慚仰德載
溢心顏忽忽蕪辭尤知匪報且此奉復緬緻下
情不能宣展惟諒

上司成姜公啓

惟公百代名德仰邈前賢鬱爲人師當世作楷
令華夷向風儒林增氣盛業微章行將照青編
書綠字矣真鼎宿垂芒星精降祉也獻翼品凡
鱗介欲宗龜龍流細百川思歸巨海勉出蓬蒿
一趨函丈公方意在援奇俯銓庸薄乃挫喑爲
明勉愚生智題拂之肯倍萬恒情充量而歸未

緣宣展酬知感恩懷此何極昔人受一言之譽蒙一眄之榮則鄭璞長價東陵增高獻翼德輕鴻毛身賤犬馬頓膺大遇寧特一言一眄而已哉想聆德音式如金玉展披論撰昭若發矇如升東嶽知衆山邐迤況介丘乎頃閒拂衣招隱山中遂通人之弘致倘成穩計潛龍棲鳳林淵有光矣第才爲世出如蒼生何彈冠稅駕世運可占所希自愛眠食以養時晦數欲假翰晨風一問起居負瘍經月未即乘船先遣一介少布腹心秉悃山積無能言喻伏惟垂鑒幸甚

與周給事牋

僕盛年已高下執事博遊才義獨振騷雅不乏昔賢之肯雅得古人之風即吳地越山五百里而近未緣投分展其區區昨使者車強起過吳門不謂過聽先辱光臨屣履遠迎出於非望兼與數子爲塵外遊沿泛湖上小憩楞伽逍遙自社忘其黃扉高軌退襟世人所罕風壤一殊闊河萬里莫山人還奉蕭氏之牘五言長城重於金石蓬心既采蘭味寧忘離析以來忽再寒暑索居城隅莫階青漢不能一薦窄牘申候起居野生疎慵乘成故態當不以爲簡也僕忽忽立年又踰其七棲神豹霧退非其人矯翰龍雲進亦徒爾思緑雞群皆立身之岐路行已之外篇矣夷疑園吏心寤北宮且爲自笑敢爲知

者道之孫千甫指使東吳儒將也又僕甲表至戚爲莫逆交茲以轉漕來上都敢布腹心并爲紹介倘沐垂盼均感均感藥餌中草率不備惟亮

復皇甫司勳牋

僕性不偶俗如躃浮屠病頹之駒雖在閭里市聲不入耳世軌不至門不有公等幾形影作伴矣離索之中不廢鉛槧時時對紙上語與古人

周旋僅窺一班因以自適出則晨夕奉屨杖日飲無何以至終更每聆驚世跌俗之論一洗耳目之陋漸覺古人糟粕寧特非世論所及而已哉比具艇子湖上領客出遨林巒與梵刹鈎綿雲日與烟霞輝映群籟參差以目力之盡爲界重以寒梅早芳詩情自倍故年春色已在先生杖屨中矣幸追躡後塵以快一眺當與禽向羊何千載同風共爲不朽望者如碧落仙翁之在

芙蓉城也違未兼辰誨函再及宛爾侍坐聞咳噩焉先子撰述承加品飾極知留神非所敢望於左右者又雄文貢寵風誼凜然拜賜莫喻欣榮非左思之文何以輒增十倍之價乎開闔百過字漫紙勞猶未忍藏之士襲中也僕淺才陋學不克光昭先君之令德藉先生才筆往往賴以施於後世豈三生有所欠負耶區區竿牘小禮不足以抒下情獨有馳心念德之意炯如皦日頃當面展不備

答舅氏葉虞部書

外弟秀出一時毋家文龍不謂天奪之速舉室驚呼悼念至今未能去心頃乘扁舟渡湖朝發夕至聊致一哀即生芻辦香之獻不克自展惟舅氏視之如破觚敝帚抑情自廣勿戚戚於既往庶幾東門吳延陵季子之達也知外從祖及寇窀之期感念泫然拜墓而返古人重渭陽

情慟西州路良有自矣下走踈拙後時度無可爲親戚光寵念欲以文字言語薄效尺寸辱以外從祖不朽計相委豈非榮願第以文辭骫骳不稱爲懼使者坐索此未可以旦夕致者聊復爾耳譬則壽事尚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謂能事不受促迫況文事哉才如昔賢識如昔賢三都成以十年古鏡吟之積歲閒有一夕而得八义而至者乃神來情來不可常也行狀如丹青狀

貌酷似其人模寫生平無事溢美方可信可傳下走雖寄家之親叨宅相之遇豈能立就耶又世俗之人好假尊官上秩標飾墓文誇耀聾聵覽不兼行詞理紕繆不足覆瓿雖學宪視之皆失笑歟飯具眼識真者謂親死之謂何循除書納賄人子方爲親不朽計而顧爲速朽計耶忝在戚屬之末敢以肝膽相告表墓之計惟其人惟其文不惟其位也吾舅縉紳勝流不洗此陋俗何望於庸兒世士哉碑志漢首蔡中郎唐首韓退之非皆槐位赫然於時者至今墓中人賴以吟口猶有生氣惟尊裁之

貽黃徵君淳父牋

承貽先公新集焚香莊誦日晷不足宵燭繼之惟恐其盡也盡則僅窺一班彷彿自昭明太子選中流出諸體具備何善不臻操觚者得之如貧而驟富寧特長一格避三舍而已哉文考所

當輒諭士衡以之燒筆者也王貢士甫司勳王比部雅已能序之矣以僕管窺賦則射病似列禮貧類莊贊頌二卷無非名理五言古如天地有終極斯文寧永傳異代亦可契對晤詎云淺義外靡繇兎璞間即瑤玖我意過宇宙形骸任短長乾坤雖無窮皆非我歲月有吐悉高度何謠非素心七言古如飲酒何嫌落紅日結交不論無黃金而施化作彩雲飛空餘碧草生江潛

芳草空留西子心啼螿忽響文君墓是處逢春添綺麗偏予閒閣減芳菲五言律如浮雲不寄覽芳草自爲年烟華增柳潤雲物助蜂多名花看客艷芳草度車香杯綠承芳草筵紅接絳河北路同春入南心並水流夜榻流僧梵春岩受客眠涯蘭杯夕氣蟋蟀枕秋聲殿懸秋露樹江吐夕陽山韶光原自速何用隔年催草異人間藥花非世上春宇宙無知已花會當友生五言

排如龍宮開法藏鰲界出蓮花五侯心不下萬里氣能前島弄全標梵花開悉露禪七言律如人逢子敬停花屐客勝公榮弄酒壺珠寺番爲歌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五言絶如紅顏不可將無由看妾影安得兩夔偕相逢皆此夕日暮山如隱春來鳥自狂七言絶楊柳詞四首張燕公見之皆書政事堂以爲楷栻矣雜文春秋解爲之冠史說翩翩然一家言瞻謁皇陵文文之黃絹即一篇可與日月爭光矣東方朔歌不過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具載一卷事如李營丘山水短屏圓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連珠首首皆選語死篇篇廣闡擬詩外傳無一宋人伎倆家語近於中說序文四十餘首無非佳境雕篆而成與兩漢六朝爭勝尤集中之魁然者小序言言欲飛字字欲活可書座右難封建論使宗元見之自當北面難術家諸文有關世教可以驅惑而雄辨過蘇長公數書中有一可以不朽記則漂母祠愛絶一代作者爲中原立赤幟本朝二百年來未得飲馬洞庭矣方之李獻吉王前盧後韻未穩者如一東二冬四支七虞五微六魚十灰九佳往往互用不一而三唐無是也及歌行鋟翔者必宜刪改足下童烏文考之歲即授玄靈草迄今而成豈惟能子且克紹雕龍之慶視足下爲父客又辱筆札見知聊一布之

貽郡大夫南昌姜公啓

使君下車一時風采震疊百城咸謂別乘之賢如今岑范不自鳥驚行中來雖在陋窮固已懷高堅之慕又辱過聽而枉盼隆以上士之禮區區歡賴過所望焉以妙才總劇郡閉閣坐嘯雖蒲鞭亦不用矣自恧蓬蒿中人未嘗一至城府缺於參展適此歲換台候勝常百執皆奮勵

向榮雖違門墻而附託餘芘亦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皂蓋班春不獲踵下客之後面致頌言望絕塵而瞠若莫喻此心高明所照必無讀過日佇新寵展慶

與徐徵君牋

不奉長者之光塵忽復兩年累得手書輒期儼然臨之掃逕下榻者數矣翹翹望之竟不果至念公乃今之方外士河上公也逍遙金庭玉柱

問壽過八十健若少壯時雲會之難尚復如此況塵務拘迫頹齡末殺者哉生平交知屈指幾人得之先生奄逝淳甫丈志惟黃白晨夕嘯傲接塵而遊者甫司勳一公而已陽春乍入燈市復然香茗之暇繼以琴酒與二三知交悅燈月觀漸祛煩惱障矣同氣三人遠在各天比得蒙報爲慰先考比棄養忽忽十年烏鳥之情何以言喻惟奉所生老母色喜健飯欬足樂也公情與僕同欣戚諒所欲聞者敢以告于左右邇知佳壻辟地爲樓葦做可以晏息古人弱女勝無非虛語也又尊集皆已銓次琬琰爲心雲霞在牘藏之名山山靈必護之矣但及公强健梓行于世令後代知布衣作者冠絕當時今芝髓薛荔皆生色長價獨非盛事耶公家從子雖筆下橐中有所不膳其銅盤竹林之氣何減阿咸今與僕並除一室期公即日掛帆爲十日之飲并賦數詩專此相邀萬勿再阻寸衷如積統留面布

致邑大夫張長洲書

竊聞郡邑不可以無志猶國家不可以無史志者史之遺也禹貢周官固有志之體矣國匪史則刑賞舉措戎祀朝聘會盟之典無所於紀邑匪志則封域沿革民俗土宜官秩之制無所於稽一統志載天下之事而修其實者天子事也

府縣志載一郡一邑之事而修其實者郡邑大夫事也南史稱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有治縣譜大唐縣有六等赤畿之外以戶口多寡資地美惡爲差何邑而可無志哉矧姑蘇實江表之名區長洲尤姑蘇之首邑自唐萬歲通天初建邑以迄于今大矣哉宇縣之中長世宇畤豈無子大夫之賢以稽古禮文爲事者乎但疆域建置界而不書舊俗風謠抑而不載未聞有留

意方輿遺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使一邑之文獻有足徵者其分見于郡志不能備論終始皆畧申梗槩而已且疆域形勢猶古也兩漢會稽郡舉二浙皆在焉後以浙江中流爲界至晉隋間長洲爲吳之苑後乃置邑夫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又人物盛衰風俗隆污有不數年而變者故黑齒彫題卒之端委以治既以知古可以察今執吳趨之歌而欲水土不絕疆蓼不虧人民不變豈不難哉邑而弗志與不邑同志而不修與不志同子大夫廣求民瘼不稽古禮文欲挽今而復之古非所聞也昔有魏先生嘗盱衡而詰東吳王孫獨無讎然而咍者平念走稱今客於長洲者武陵柳公多宴好之歡新昌呂公公安周公隆迴車之顧非兵燹之際則甦息之時走固願言而未暇也惟我公承留侯之高裔稟鄱陽之上姿試宰以來海

無驚波桑有馴雉荊玉不足芳其温南金不足喻其厲冬氷不足齊其潔春露不足侔其澤可謂道光古賢風攸彫僞者矣凡我士民襁老携幼惴惴懷恩顒顒戀德若赤子之於父母也況稱重客于時膺國士之遇者哉念兩飛庭葉再改欄花將膺內召步承明有日矣計可以增光益休無踰于邑志之輯者有缺事未舉敢恤一言遺記室耶頫稍留意今漁獵窮于百氏筆削

成于一家惠化清規與健筆青史同于不朽甚盛典也走席門常掩三逕纔通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若皇甫司勳汸黃徵君姬水劉侍御鳳阮指使鏊家兄鳳翼吳太學尚默並有良史之才又洞庭徐徵君嶙有袁固申公之識可總其事如疆域建置水利兵防學校官師人物之類分局定例各載其名審別舊章初陳法式不三月而志可成矣嘗閱左思吳都一賦尚備土壤山川及禽魚竹木諸士人之志豈出左思下哉先達楊君謙所爲吳邑志往往見稱于時不過四冊具載五百里數千載之事似非難成者比縣門構造且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則懷鉛握筆之士有不踴躍相成倍於恒品者哉若曰簿牘未暇則千百年之曠典非明公孰舉焉偶有嘗窺之見敢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裁之

上督撫宋公啓

大旆至吳踴躍之私倍萬恒品荷成服茲遇重臨丞相爭迎細侯當斯盛事缺於所仰瞻企節下日用爲勞劇欲侍大君子之光儀計某離群獨遊曳裾上謁非小人之分耳若感知懷顧何日忘之明公吳之遺愛授鉞江南去思舊切希恩者深一草一葉觀聽繫焉倘今宣尼鄭僑之政再見于今即所喁喁一時何足以妨長者之道哉竊在下風不任歌詠

與王觀察柬

秉悃山積幾易寒暄始一展扁舟之興名園奇討兩腋飄舉宛然遊仙夢中事又人與境爭勝則地靈少怯不克淹習者計車馬有行色恐勞周旋遂不謝而返舟中口占先書箑端飛上有小卷乞言必候刪正方敢登也二鳴編板如便不吝檢借若紀綱不暇亦不敢促迫矣不宣身

賤德輕葑菲莫喻昨承大中丞張公折柬下招情詞懇至此公大海人豪不足爲異第不肖何德以堪之當出公等遊揚遂爾過聽偶以寒疾不能奔赴托黃周二丈鼎言黃曾及之矣姑俟張公轉槐位行當賦一言百拜以謝每與徐憲副陸太僕梁中舍范翰攄言之非敢附於不能招之列也吾鄉士人稍有異同遂目僕非懷知感恩者解牛償馬之日夫復何言恃公慈毋之懷萬無投杼之理必能便間一道此衷兩於容座不及一吐先子吳中人物志亦學究一家言不肖論贊之重以蛇足狗尾之誚非附青雲何能千里耶不惜倚馬一言此肉骨而然灰也古人云貧賤難爲工大都可驗日下掃逕以望節鉞緬縷不備

答督撫張公啓

明公勳名冠世人物所宗竊在下風實切仰止恭遇節鉞臨吳江淮草木盡爲生色掃門代卒之心何時不勤念某身賤犬馬德輕滷毛未緣一覩大旆之光輝雖萬戶不願封徒勤憂罪而已恭承榮示重以嘉招如從雲隧非所宜蒙言念折行之旨遂當愈病倘能稍損扶服上謁敢後伏枕布衷不恭萬罪

再上督撫宋公啓

日承高駕光臨駐節鉞于衡門生華風於蓑草矣昔袁生僵卧今尹回車一時以爲美談千載目爲盛事若守郡者則誼止下榻雖南州高士得之猶以爲難豈請士迎師在昔亦罕見耶不肖陋質瑣才既出袁生之下明公威明貴盛甩然朝傑奚啻良二千石之尊而已哉顧蒙不鄙儼然辱而存之古人云貴非吾尊愛士踰山今見之矣亟欲扶服輳門叩首階下念孤蓬與蓬蒿中人終不敢山衣田冠逌爾入幙涸於書記

參戎之列亦異區區安卑守分仰報明公見知之萬一耳小詩申謝情見乎辭又近稿數章統希刪正上謁未緣俟坐嘯多暇候於給園雙樹之下翼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候姜夫子司成啓

竊聞師儒之席不拒曲士是以吾黨狂簡商郭獻讖不省瑣姿鄙槩濫廁鑪林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惟我夫子不遺跅弛垂光特深顧坿成鎔咳唾爲恩使沉埋踣斃復生羽翼士之仰於門下者殆無過焉即今朱軒躍馬光出電入不與易矣離別以來秋花再黃楓樹兩赤北面伏膺之心魂祈夢請何日忘之第杜墻絕竇未緣少展懷知河海未報捐塵未嘗不愧窮崇朝慙魄流夜想能垂鑒也不省不能前翁拘拘以取世榮春三秋九惟漁獵漢唐諸儒註疏勉智鑿愚抉其意抽其華冀成一家言爲儒林諸君子鞭策若蝡蛭然鳴其聲音誰爲聽之容卒業就正勿吝以挑蕪陋幸甚幸甚吾夫子行爲世標言隨事立自解珮山郊散簪松石者六祀於此矣龍靜鳳戢斗然絕俗台召絃辟茲禮尚堙雖譽竣岩中道菱氓外固已毗漢翼周矣丹陽吳會壤接成聯瞻望清風若在天外專遣一介布其區區以代過庭之義不任感激懇懇之至

奉荅督撫宋公和詩啓

獻翼窮陋樸訥最爲凡器每叨閣下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誠若葦流小才大遇何德以堪之日以片辭短章獻于閣下累獲嘆賞勤勤不忘方切惶悚夫何孫指使至手示雲墜重以和章計野生潛伏空谷久矣跫然之音胡然而來耶澤手發緘循環諷讀無事雕模意態各暢寧特才過古人且義掩古道矣其名聯秀句如仰翠微於名山聆清商於廣樂敢云同聲一時濫令

自托千里雖買臣懷綬于會稽相如還駟於蜀郡校其榮忝不能踰越蓋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得裴公一言不須埒馬華軒自昔而然也竊念明公當授鉞擁麾之時膺薦繩衎之任乃爾從容下士慷慨敦詩後進者學淺詞陋過承稱譽薦進拂拭寵顧之如此因識過駁豺于枕席之上玩鯨鯢于掌腹之中風淳井邑惟動里閭用是詠歌草澤倍踴躍焉又訊孫指使知我公起居日勝不但輕痾遣疾且云神色材力愈于下車之時天其有活東土人意耶言念微生難酬殊造攀望蔡戟無任感戀之至

答韓行人書

僕自束髮遂與足下爲諸生接塵而遊幸矣再與足下同席研書筆札靡間於同志中尤相得甚歡又與家兄弟並舉於鄉幸之幸者也足下固青宪之姿青紫拾芥無足道者卽足下亦奇不肖謂致青雲凌紫閣反覆手耳將旦夕繼王貢蕭朱結綬彈冠故事足下漸摩天去僕歲月屢更容髮日改卒自致寰區之外至乃抗憤而不顧遂放浪自棄與世濶踈心計步兵厨有殘酒願乞爲步兵爲阮嗣宗所得願作漆園吏一騁逍遙遊蒙莊未去將爲太樂丞又爲王無功先之僕之一第五斗無從覓矣新除綠綬其在少室伯醉鄉侯五湖長耶足下明經高第授古謁者職類漢之典屬國掌四方賓客之政倘奉使放歷湖海間星郎訪客星所在僕或當之翹翹有二星並懸霄漢庶不負生平相期也僕生平以筆札見知於世然拂世戾俗亦以此取類於人今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年來著易頗識損益之義昔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僕之五湖長似不減足下爲行此可與知者道耳關河四千里足下欻然書至知無遐心第談餘過

實謂僕香名在人傾動朝野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荅言欲卑之自以爲愧甚高論則世俗以爲笑故爲知已粗陳胷臆奉使南還傾吐可卜風便用布區區

與龍郡理書

昨展顧比部貽書聆尹參軍清論悉我公造士不遺纖介矣不肖抱策無專經之業抽毫非古詩之流敢托明公不朽哉然有不敢愛其敝帚者敢爲知已道之夫西漢以前經術與詞賦同流故詞莫麗於相如乃以七經教授光武中興以後儒林文苑始判而二然未有不明經術而閑詞賦者也賦詠盛於唐而李杜不以經術顯理學闢於宋而周程不以詞賦稱至說一經之生學一經之業者曰詞章爲雕蟲小技有工賦詠者無論他經即毛氏之學且不知何物詞章不出經術經術不能詞章真詫事也甚則專經者弃傳疏而求之不然之說與佔俾之間雖以理學名者且多不知經術矣不肖少執讎經學一先生之言初遊少學晚至壁水應舉於鄉者倦矣未能與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於二經十翼蒙蒙若未視焉中年游困而歸掩關累月漫成二易一曰約說取王輔嗣孔穎達警語韓昌黎所謂鈎其玄者是已二曰雜說以十二經註疏中於易有發明者附之是皆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三曰臆說則管窺蠡測之見傍引閒見一二臭成一家言斯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稍備述作之意不足覆瓿也夫揚子雲魁然於儒林文苑中作太玄造法言尚以禄位容貌不能動人張伯松與之併肩不肯一覩桓譚侯芭之外更無知者況敝車之比文軒縕袍之方錦繡者哉惟我明公當代雅宗平反多暇留神經術江東俊彦盛出門下莫不閭閻荷品裁者如不肖

野生賤士特蒙國士之知待以上客之禮謂文儒不必諸生也遂於區區膺說誤爲金匱欲序而傳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矣然不敢虛辱至意勉録三卅用呈記室刪正蒼蠅附驥寧特千里而已哉然非所敢望也

答廣陵袁進士書

僕從賢豪間聞足下開拔有志意與士不群延頸交馬倘至維揚未識足下何狀若未嘗渡江也足下上計時家兄弟得與足下周旋雖未傾蓋其情如舊又季談足下投分以來愛等衷叔分著丹青爾汝靡間世人所稀即旅中藉以愈病德足下當何如也不肖嘗慕賢以自厲希驥以慷慨思縮地與足下高晛而大談乃欲千里而咫尺未發相思不見日用爲勞足下鶴鳴交和好爵見縻且揚芳飛文出青雲之外昨黎秘書過吳閶盛談足下與齊中邢使君含奇政府婆娑公門令文章未墜甚善甚善不肖方卧岩石之下隱簾肆之間款啓寡聞何緣與足下游接齋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耶世之市道交者喁喁然勉僕以世路適足露狂簡而增塵垢矣足下詩札雲墜皎無塵土沏如清風得此可以把臂入林安用縞紵爲也不肖踈懶成性雖懸心北風久缺奉訊寧特有言不酬且有德不報將難爲顏乎何由假翼自致哉極雅意盡歡情未卜何日徒使懷眷於舊要爾

答兵憲永嘉王公啓

明公試宰虞山梁水間無論惠績即風流爲政爲十郡之最不肖已延頸企踵慕高義無窮矣隻鳧漸遠百域永懷繫仰之情又未嘗不在香省鳳署中也昨節鉞重臨邑人倍喜不肖雖雌伏丘中而登龍希驥之念日用爲勞不謂明公不鄙乃不忽遺猥見照臨兩屋顧問尚稽參候

不恭之罪懼無所逃頃謁轅門乏燿顏之才而蒙折節之禮獲奉光儀聆德音出於非望乃知一代鴻鉅必有脫畧世情之外不徒以勳名冠當時而已自慚非分歡欣踴躍不能已已下吏部門奉所惠貺發函伸玩重以報章高氣秀句不似從人間來把玩知重式歌且舞念昔時勝流稱重客枉光駕人爭願出門下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如不肖者也東望長懷且此布復辭醜義陋汗下赧然容叩首階庭少展異數之顧不具

荅洪憲副書

計公出守東昌有詩牘寄懷煢然獲報再守開封於河陰小吏行便曾致寸衷南北各天遂爾久不聞問海內知交如公幾何乃至莫往莫來幾二十改火越在荒虞中不獲執御於長者之側言念牛首連鑣江山勝集有如隔世人生非合浦之葉安能飛入洛陽城一望見旌麾也不佞心勞即一日三秋不足爲喻矣表學憲東還得訊起居欣若造膝再閱歲李長洲到官得見貽八行惟高誼勿忘久而益存萬里面談勝張敏通蒙乃多矣昔虞翻有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僕即坎壈一世形影自親有公知之復何恨哉明公敭歷外臺忽忽數年尚稽登壇授鉞滯於藩省豈爲郎時疲於執戟未足耶一笑笑念歷下城頭治河多暇當有詠石屋行者又日與犖不注諸山酬對竊用仰止焉博洽如公定遺伏生鄭玄之業不荒落於東魯間也鄉曲陸工部信至劇談公相念之旨其伻來取報附致區區不吝德音如生羽翰

荅陸工部淮上書問

不肖識客於髫齡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辟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無所事

卞樂矣不數年而足下通仙籍入香省一時民
譽咻命淮陰翩翩然與列宿爭光也結駟東還
猥承枉駕蓬蒿之中與世離索不覩車馬之客
爲日久矣僕與足下雖同閭里未嘗接塵而遊
一旦不遺而首存之區區微尙不謂誤入眄睞
誨諭勤重非所宜蒙獨有感知而已高車行色
失於餞送方切惶悚再辱翰貺遠頒清風汎如
發在簡素重以瑤編讀未終篇宛然嘗鼎一臠
矣第學步者失愈遠何竊計不肖碌碌不能辭
世聊復玩世頗爲世情所捐雖把臂造膝一行
作吏若昧平生矣何足下敬衆人之所慢愛衆
人之所棄將使足下藻鑒不信於人何其亦有
羊棗昌蒲之嗜耶李令君至得洪使君書洪嘗
與不肖爲人外之遊交出形骸者幾二十年於
此矣數年不聞問足下信至幸爲致之餘容圖
展不具

謝按院邵監察貽書啓

仄聞郭隗居致士之始燕昭識市駿之資是以
鉅公偉人渴賢好士必提奬幽滯采拔芻微禮
不隔於官民情相忘於貴賤恭惟明公會稽東
箭於越南金貞臣本乎孝子柏府出於木天叶
隼擊於秋霜小人咸懼飾羔旌於春露君子爲
榮沐義浸仁共所稱嘆如不肖弱齡抱策徒爾
羨魚中歲誓心有同叩角學未足乎三冬信濫
聞於十室素非相善於記室借譽於左右不圖
恣翱翔於碧蒿乃蒙流眄盼於毫芥虛已備禮
揚聲表廬剪拂爲恩品題成飾可謂重一言於
華軒榮片字於米袞者矣自恧疎蕪曷用酬戴
行行馬路雖暫避澄清之轡望龍津當少展
登御之車撫已過情循躬流汗

寄郡李龍大夫倅太平書

明公以水鏡之才佐理劇郡不三月而爭訟化

讓狼戾思和嘻亦異矣又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足以陶冶士心凡邦之子弟及他方後士莫不同情瞻仰如鱗之歸龍喁喁然懷奬借荷甄拔異之異者也惟公鴻飛鳳立風舉雲停矯世絕俗爲時所忌固其宜也韓退之云動輒得謗名亦隨之信然昔老氏送宣尼以言且以聰明深察爲戒管幹別諸葛樂言才不可盡持才以愚贈言及此時情可卜足爲悽心增其結念計

姑孰之行傾城追送惟恐不及宿濟餞郡牽衣總轡人人動北路南津之傷處處興浮雲零雨之感不特邑子留鞭郡人攀轅而已風流爲政號稱得士心者百年萬里孰有如我公者哉今爲參辰隱彼弦筈雖云千里而近實恨一水爲遥竿牘再馳心旌莫展不肖爲世人所遺乃放乃逸縣中盡笑奇服誰賞至蒙詡於戚獲見謫於嬪須惟公知我勝我自知窮巷草閣開誦榮

示慰藉滿帛足以助揚子宴然之情頗生不改之樂爲我廿露施乃多矣姑胥之人恨奪公之速差自慰者聞姑孰之人恨公來之暮且爲佩刀之徵耳念白守采石桂枝已殘柳條將脫嚴節窮愁傷志感時撫景懷知一日三月矣吾郡諸生謝相公所試高等弟子也遠來上謁其情不淺惟明公始終成就之

責從父弟書

昔鄒陽上書有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始焉信之繼則訝焉此在朱象管蔡則讎敵之在虞舜公旦未嘗不骨肉之也故云骨肉之親燦而不殊又云骨肉相殘愈疏愈酷苟因緣瑕釁心忿意危若不釋憾除嫌用成侵辱竊恐虧名爲累虧形次之今所不遣嫌吝于懷者大都爲虧財計爾二足下束髮負笈即

之林矣何至爲分寸之末錐刀之細形于意色哉余自知識以來見父黨怡怡白首無間重以衰門多釁多至相尤非所以慰安祖考貽示後昆也夫不冠不入馬援之泰娭也家無常子汜毓之字孤也彼獨何人無令劉整有叔郎之譏薛包擅分財之譽也采音海蛤何足損名不聞蘇氏犀角雁兒耶若云非以分寸不以錐刀爲嫌隙猜戾之故不能默默尤所不可何則已誠是矣已則賢矣吾聞賢者之容不賢者未聞不賢者之容賢者也雖公旦大聖召公至賢周公之心召公不能知皆不害其爲賢聖要無虧于昆弟之倫而已昔普明與田氏人本尋常未聞前史論列其它特以兄弟分寸錐刀終能悔仁服義卒使名聲若日月與舜旦吟口俱傳而不息愚兄不肖深忝前人坐貽謗藪未能事兄濫求乎弟知狂夫之言俗儒之說不足爲二難弟改聽也第有惠連康樂之知欵君苗君胄之牘豈燦而不殊之貞哉詩稱禦侮何病閱墻傳云掘地得泉則相見矣火宅青蓮回頭是岸惟高明鑒裁之

東府尹吳公

古稱一世惟三十年不奉大君子之光儀忽幾十五年於此矣非半世乎知交幾何人世幾何乃形影不接睽阻至此衷愫山積何以言喻聞公拜大京兆之命爲所知黃治中踴躍焉政事堂楷式寧特在案牘間而已哉將扶服留都少談夙昔方欲致尺書奉候不謂擁麾授鉞更有象郡之行道經吳會承遣掾相聞知無遐心望見顏色之懷與懸旌飛動矣聞尚有公宴恐不相值先令童子爭迎席門之中久無長者車轍賢達如公不展故人鷄黍之約倘竟爲嚴程所迫非所望也不吝寸陰以圖半面百千胷懷不

與沈體道太學乞蓴絲啓

嘗聞蓴菜生因吳水産自故鄉蔡朗名爲露葵陸雲用敵羊酪惜王武子未知斯味故張季鷹以之興思每游浦溆之中未遂採擷之願昨承故人筐筐緑葉敷榮紫莖摽色值白露黄花之候勝一元大武之饗雜菱芡而俱浮間蘋藻而共出名高食部味兹水羞遠薦中厨并邀上客

雖見重于異代始獲嘗於茲晨又不肖東海之波臣也鱸魚入饌鷗鳥可狎葭墻艾席橡飯菁羹有醇醪嘉膳不與易矣以吾平生風調加之此則即近全菜澹然已足興與秋天兹高事與晉時爭勝美人之則何日忘之倘辱問訊更望損惠令滄洲之情持栝獨遠顧可少耶非足下蔑榮嗤俗自致江海安能口腹累人以此不急之務相乞也

弔平湖陸上卿牋

宪公旁逝將使猿鶴興悲松蘿斂色況門下感知之士扶服拜哭敢後衆人耶乃莫勿未將墓道徙宿者緣家弟久疾未起日視眠食無一刻之暇憂心如醒二毛俱換風流得意之事邇來都盡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自謂缺然何所逃罪況令一介聊布腹心荀令猶存謝公不死雖非稱千金于終宴亦異銘九原而不亡也惟節哀順變以成大孝是望

東王孝廉以道

久因視家弟眠食缺於參侍不獲交顏接論已再改火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昨督撫宋公重足下篤行碩儒乃略專席避車之尊展結駟造門之敬甚盛事也如不肖未能滌滌瑕穢率釐愚懦乃異數之禮濫及匪人不特令撫公藻鑒有虧俾不肖受此過差之譚循躬知愧人必苟

慈明孔文舉方不負王子師豫州時尊重以書幣繼之詩章往往目爲雙材呼爲兩生刻畫無鹽唐突西施生平罪過莫此爲甚矣比按院邵公貽足下書幣重以表廬山無逸璞海罔遺蚌公貽足下重可爲邵公得人慶也弟不肖復爲足下重可爲邵公得人慶也弟不肖復厠其間賢否並膺聖狂何辨登燕雀于鸞鳳之庭寧特小巫大巫而已耶益深惶悚聞邵公將臨吳會倘往謝之勿吝見挈尤荷附驥之雅

寄大司寇姚江趙公牋

憶昨乘驄強起道出吳門承枉光駕與家弟獲奉光儀聆德音令人有今日得御之嘆良慰欽佇明公夙負遺直之名茂閎華要之品別未數年已衆獨坐登槐位矣比美夔龍群望所屬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也不肖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何日不輦去冬玉節再過金閶僕旌竟遠候餞無階會賦七言以代一面未蒙垂報久缺嚆音鄉里丁侍御行迫附致區區不備

東國子丞沈先生

昨趨函杖承枉眄睞陶範懷德景行慕履雖不深詰堂室詎忘瞻戀門墻第器非球琳乏光時之價足慚騄駬罕絕景之功以爲碌碌諸生之後不若野人爲安事類投檄情違棄繻歸卧蓬蒿之中游燕雀之宇日窮月蹙無所聊賴龍蛇

泥蟠之人每切諮仰何由假翼自致哉逾暑經霜左右訊缺斯索居寡接因循自阻非敢忘大昧深幬寒于長者之側也蔣西曹持憲東還劇談題拂之吉倘假餘光之燭庶慰未溺之厄當一出風塵暫捐蘿薜敢云叔夜有所不堪長卿非其所好哉有待然後能立獨何蕃歟

荅吳之衛

卑棲以來將衆侶謝鯤比跡阮籍毀譽不入于

耳憂戚不干心迎逢都廢不受世眼相白致足樂也第區區微尙雖掃軌鑒坏猶與邊篠戚施等耳目論耳食誰其辨之足下既秀出一時且奇情見諒垂示新詩照乘者二焉相念愛第僻疾詞旨勤重古人謂此道可以輕痾遣病卽枚生七發不能過矣不肖自念兄弟之少又愛第名士風流英朗絕俗不謂衰門乃生此寶凡我宗族猶或賴焉不肖方難爲兄不憂其不至

也又卧痾未起積以歲年晨夕視眠食代老母顧復一輩一笑皆所關意自秋徂夏憂心如醒九日中秋不知何節無半時寧息顛毛種種矣委頓之際請以身代此神明所聞也茯苓參米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重以佳詩自娛極口賞歎又添一太蒼公不患其不起矣感足下相念至情裁書叙心

東桑大理

都門薄遊再得耳聲欵目和眸且慰且喜不謁鱣席奉道顏兩易寒暑雖神馳心注欲聞起居音墨再踈獨有感嘆而已憶在昔年獲叨鎔範公等翱翔各廳高步六館鑾爲人師光生槐市佐姜夫子閤閤千東序竊念不肖人雖蕪鄙志不安下乃取爲泛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無何閫中王公出而倅郡象郡何公鴻都劉公衙官于司馬司空嶺南梁公最後擢人曹公早居廷尉史矣感慨今昔衷曲悽惋卽廷尉間寺正陳公評事孫公並辱一日之雅竟成千里之隔每用勞結蕭序戒寒西向無任馳戀

貽武選顧主政書

昨獲傾蓋之談接衽之雅再辱走千里之使奉巍牘檢豐貺令芳訊不絕與心俱藏嘆惋并至足下高挺宏俊之才悟解紈綺之歲又敦道術之交眷文誼之友如僕才綿力孱謝世寡術白

日易下青歲不回令高惠有亹敏之嘆王粲結依劉之誠非足下美行至誼而然耶昔漢文拊髀思頗牧勇如李廣能如魏尚問以二賢則云不知以其近也當世之人信遠輕近是古非今迷沿瞽襲近則忽之矣僕與足下同時最近乃知其實不徇彼名豈以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接塵耶每思畢其小乘附諸大方惜此技無足資身徒生業障耳不肖眼在管中迹處堂下

承所寄示乃敢點攛名作橫肆譏評去取嚴刻瑕指明月如何如何丁侍御行附承動定監丞沈先生與吾鄉諸公敘鄉曲蒙其疇昔并大司馬司隸何公煩一一致寸裹所冀尺素可以小展

報劉新會

昔人治單父宓子賤不下堂巫馬期帶星出入足下以子奇之才敷中牟之化其在閒不閒之間乎惠安聞五公山下梁僧寶公等遺迹存焉又與文筆山相峙若有待也足下政成三月聲流千里知無所事帶星矣訟堂不下與士人商較古今亦有鶴侍其旁聲徹雲霄如李侯時否耶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勾嶲令足下倘有意於寶公與鶴乎即薄牘在前知留中自有翛然處也芳訊再來并領海錯之惠種種爲珍僕給於鮮足下無乃浹旬蔬食耶

寄毛僉憲

計足下西省爲郎僕遊南都獲奉周旋於公卿間留中又著壹毛使君矣使者車過姑蘇燈光香灺把臂開襟酣飲一舸最爲快也不謂此別忽忽十年延平昭武之地旌麾在焉未緣假翰晨風足留神往比有朝天之便嚴程促之不獲式瞻儀度親承音旨耿耿異處音塵俱絕與異世無以異也念足下持憲重臨寄聲惠連感久

而相念劉新會秀才之僑眄以高第試宰德足下題評敢爲代致翹首南雲何時侍几筵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一叙平生歡也齒髮漸非故吾見時必笑

訊泉州李比部

憶昔投分見過不淺春三秋九未緑瞻對去歲旅中承枉光駕乃勞望屋而去見題几鳥飛駟莫追奉訪至再不果半面庭下黄花依然媚人知公不濺階梯談禪僧宅神超爭域業謝煩塵自恧凡夫有如泛龜終不解隨雲鶴陸沉苦海方有出胎之昧隔陰之昏安能得巨舟藉良導聞至理一言速到彼岸也時不待人歲律云暮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言念爲勞一夕經劫矣西省舊游蕭朱出守僅一相聞張丈左遷陳公外補並停橈見顧習知起居今人作四禪天想也蜀中何公遂拂衣之高音輝更遠貴邑黄孔昭君近況何如今上竿牘八行句句瘡疣所巢

報章一字文文般若

東文休承博士

拙撰箴銘聊復自警敢勞長者妙書可謂冠越谷以蟬冕釋東施以蛾眉矣比作座右銘一首字不滿二百更求名筆楷書一揮庶得永其流傳貽示後昆寧特篋笥之光而已哉昔漢崔子玉所撰載昭明太子選中嚴遵者在廣文選唐白居易續座右銘則見于長慶集今無陋之言鬧譽三氏今千載不滅在先生墨妙間矣若以書掩其人則非獨不肖之罪也

報王元美中丞

中秋承楚中尺素與良覿不異念公擁麾持節當上游重鎮自謂頭陀行逕知達人胷懷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庶幾也當代作者公魁然爲首功言並建名位俱崇折君官戢是謬名

徒虛語耳海內之士喁喁然以不出門下是懼
竊計門下士之末班孰有相知之早受顧之深
如僕者乎昔白氏偏師鄧魴見而喜唐衢見而
泣六義四始如公僕兼喜且泣矣每有悠悠之
談惟止以無辨寧當傲岸加於所天也公之明
鑒及于覆盆之下雖不薦竿牘潤然缺然芳訊
雲墜其何既如之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
習主薄僕不詣左右爲日久矣重以視愛弟眠
食書卷都廢區區蒙吝亦何言喻三易再上一
部其荅問一首幸有以教之勿以報虞翻之語
漫及爲望

東徐太素太學

僕與足下倘徉少年場有日矣月過時流老雖
未及壯齡已謝才乏半斗而筆扎漸捐酒僅數
杯而賓友益落行無濟勝之具而獨喜遊涉頗
足下畫舫新成便可陸居無屋製掩桂棹人目
仙舟江湖地之所豐魚鳥性之所洽放浪形骸
頗具雅致叩舷鼓枻並可成歌三老長年全勝
策蹇斯亦足矣何必泛計然之航覓孝廉之船
然後爲適哉古人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人生
行樂當貴何時信哉

報鄉進士盧先生書

不肖早有名輩相與通心計交游如公者名輩
中之最卓者也公跡高物表學冠時宗脩日養
夕百行無點少爲儒林之冠冕長爲上國之老
成以德義爲良田以清真爲豐歲以友睦爲嘉
穫抱七經爲繒纊綜百氏爲薦席日與古人磨
礱前心所撰輯古學畧彙其終始周孔之教盡
在中矣雖前策曩篇豈能過哉其奇神者如論
正學云顏曾思以三大賢而親相授受于孔子
韓子原道乃略而不錄何歟意者徒見三賢並
生孔子之世亦猶武周之于文王孟子以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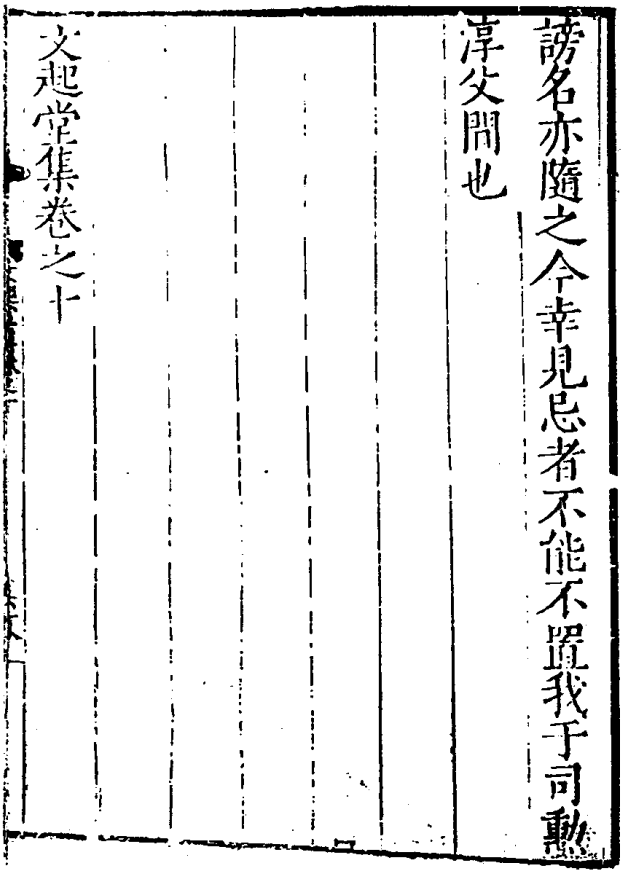
所尊而不繫之群聖之列也論文學如云六經之中周書不及商商書不及夏夏書不及虞世降也風不及小雅小雅不及大雅大雅不及頌位殊也皆漢儒所未發不肖才瑣質穢縱非鍾期能無擊節不須後世有揚子雲方好之也深企公樂業之懷深念公未遂之志昨姜司成懸吐握之心下訊海內之士不肖以公對若升之政府必王猷遐緝輔道東宮必聖功斯肇司成且驤首卬膺竟爲拂衣所阻趙司寇以侍御起任過吳昌與不肖談對如司成然謂公當自造青雲不屑區區薦剡也幸相去步武之間近而可師非直益者三友何隔闊晤言未緣請益希咳唾餘澤于英賢之後公能忘情於勸勵耶

東盧子劍

垂髫之日與君齊年出則接踵而游居則同席研書相知之早情在疑至加之君家尊忘形到爾汝號爲歡伯引爲睚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重以吳山越溪朝莫逢迎古寺閒房歲月棲宿交游傳中未可多得南史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云環堵蕭然廬多與俊秀交蘊窮樂于此不知歲之將莫江東無我君獨秀矣吾家昆季隨君舉于鄉上計往返爲臨組計未遂僕將翛然長往此事便廢豈忘平生之言哉願昭款意復踐夙好君其圖之

東皇甫司勳

先民有言才高于人衆必非之念公才華冠世獨步千載以一兵子俾得挫辱名流次則黃淳甫才俊無論生前不免死後之謗令郡大夫好士者聞之增憤懣之氣不肖何人敢與二君子同罪耶愛弟殀亡何心天地一犬吠形毀謗山積神明鑒之無容置喙第清投濁流爲善者懼矣頹氏云不容然後見君子韓退之云動輒得


誘名亦隨之今幸見忌者不能不置我于司馬
淳父問也
文起堂集卷之十

文起堂集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獻翼撰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六卷稧文三卷其詩文多參以俳偶蓋獻翼雖頗與李攀龍筆札往還而與皇甫涍尤契故學其含咀魏晉而未能成家云

羙言六卷

〔明〕余懋孳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羙言六卷》提要

羙言序

明興作者如雲新都汪伯玉太函吳孟元羙舍州兩先生千古之業最著海內為尊之伯玉刻意在莊史漢而畫然一也羙[illegible]羙元羙

羙言序 乙

大而多變無不意也趨乎秦漢入上老而間遊乎莊白之流風匪其格降貴極而反狎天性矣豈丈人憂之乎取新範在而弗為天也雲杜典贍宏審淘羙且大而弗為慶也蓋

作者若斯之難哉若夫餘濶相拾浮綺相矜不得乎中而爲之言箴如無不佞近從肅之司馬溫舜仲先生箴言而心折之箴言爲帝記傳誌爲詩爲賦爲銘爲誄爲尺

牘諸體陳矣今之才子所不必精其一而舜仲兼之彼其授材朗其纂拳右慱其敘事理其抒情啓其屬辭篤而舜仲日新乘已也則豈惟太函不得專美於前

爲弇州雲杜者不將猶後勁乎抑不佞閱諸長老士東負俗吏則不得嘿之尊古而稱千秋俗將有三譬曰妨政務曰才士不遜曰道心輕儇而柔越間誦舜仲之

爲山陰則事奏刀而令流水也舜仲故服膺此茶陽里之學又嚴事陶周望先生曰燕方閩有道者相參承本衷得而臻蕆如舜仲且以才士首有循吏而升理學家之

堂奥致虛精義豈惟文
哉不佞頃解吏事歸石
西山中蔔緒不歲讀葉言
而想見舜仲有媿色敢竊
比古宴而附青雲聲施乎
爲鄰子勿誣頌焉其可
矣

武林黃汝亨頓首謹

葉言序

舜仲諸生時爲兄司空暨里中酬應多所作即今作吏不廢去習故也舜仲從諸先生學湛心內照厭薄一切其于愉揄之境靡不親喪險之務靡不辦而虛徐容與故爾也不佞往所讀書令若存若亡是編擯棄令若是若非是蓋不習故也讀舜仲諸作其所爲序典而則引論而致題跋逸而宕記傳序而有體贊古志狀誄誄文情至疏揭神王論議鑿鑿雜文斐晝啓工尺牘健詩則穆乎性情矣而舜仲不嗛曰是奚足存着舜仲之所不欲存遠矣舜仲於學日深悟日入

所作將日臻勃此不足盡舜仲而習故然矣存其習不存其故將冨有日新于是乎在焉之序而存之弟戴九玄書於稽署之卿鶴居

學而無當於道者稗學也言而無當於道者贅言也故得道忘言至言去言要言不煩若乃繁言繡其聲帨駟玄輝際漱潤擷英樹幟讀自命不朽終不若歛華就實掃葉歸根寫三之音方隅之識矢口而吐信手而拈初無意於修辭何足正於有道予方妥雅之不暇可滋戛乎哉蓋予束髮操觚侍側長者命題賦詩聊供應酬未盡棄焚遂成簡冊偶為年友索

謂發由謂可存之以驗所進非欲出而示人也龍山諸生間取而灾之木垂成始以相聞予悔莫及因命之曰蒐言以明吾意所欲去如不然五穀而屬厭莫稗則吾豈敢書厚

翼言總目

卷之一智集

序

卷之二仁集

引

題辭

跋

記

傳

贊

卷之三聖集

志銘

狀略

誄

祭文

卷之四義集

奏疏

揭帖

論

議

解

賦

疏語青詞附

祼文

銘

啓

卷之五中集

卷之六和集

尺牘

詩

翼言總目終

蒓言卷之一目錄

智集

序

重訂朱子年譜序　尚書經家會序
余食其遺稿序　松陵趙氏族譜序
刻張翰林稿序　門牆桃李冊序
半豹齋藝序　名賢祠約序
比竹新吹序　馬霖汝四書義序
陳當世之適言序　賀襄王嗣位序
星源政紀序　別舒伯玄序
送趙憲卿赴召序
贈堪輿范子序
贈游長公考績序
贈朱邑侯再考序
贈戴理吾偕壽序
贈汪朋岡序
贈江君權守石阡序
贈朱司理奏最序
贈汪龍岡雙壽序
壽汪太尊七十序
壽詹前山七十序
壽金百山八十序
壽張續川七十序
壽余紹山六十序
壽施丈人序
壽余母胡孺人序

卷一目終

蒓言卷一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雲間張　鼐世調閱

序

重訂朱子年譜序

戊申

朱子之學說者稱其集諸儒大成至我明而大尊顯之列于學宮與六經並其生平言行果齋李先生曾譜之鶴山魏先生序之而近世名卿碩儒又為之刊訂屢矣乃汪子子烈尚有厭憂重加參定

夫何憂憂朱學之不尊也非憂朱也憂正學之不明也夫學所以適于道之路也適齊州者或遵平陸或浮滄溟而滄溟不如平陸之鮮溺也入成都者或馳棧道或出懸崖而懸崖不若棧道之較穩也朱子之學格物窮理從博及約分更分漏用心甚苦用力甚勞而要歸于尊德性求放心未始不直截簡易但不欲世人悅慕虛空遺棄倫物罕為頓悟之說以快聽聞耳學者不窺其修悟之合而苦其博學之難徒勦吐餘分割門戶曹攻互詆童

習白紛自當時朱陸兩家門人不能强同而近世姚江崛起左袒金谿不過傷俗學之失真而直指良知以破支離之障安能貶損朱子也近日學者譌以傳譌遂以支離誣朱子而以禪那誣姚江究且以西域之音盡變中原之語是何其不覩朱子之真乎夫朱學安得不尊也絜家寶者夜光連城各私一物而後可以矜重價未有主山海之藏不遺瓦礫而反見詆于蒼璧小璣者也窮口腹者辭脯豹胎各私一味而後可以矜至適未有享玉食之奉茹其菽粟而反意奪於餐霞吸露者也今學者之所珍曰直指本性耳其所嗜曰立地成聖耳不知宗門徑語朱子少涉而覺其似是之非力加排斥今反掇所棄而疑其所貧是何異懷璧而傲山海捫腹而鄙玉食乎天命之性不離庸言庸行耳順從心不廢好古敏求家法固然豈曰影響如曰直指成聖彼既生而聖安用指且成也如用指且成則或以直入或以曲致或以不言而喻或以旁証而通六經固是傳心騷雅亦皆至教安見格

物窮理之碍人入聖也前聖性矣獨其言存因言探心商榷訓詁以訓詁爲支離亦猶六經註脚之說耳豈秦灰漢律功果出于羲畫文演堯諮舜命之上耶飲食以生人也而不免于噎壹文字以傳心也而不免于障訓詁以析理也而不免支離其流之弊豈惟今人言之朱子先言之矣若學之而差豈惟朱陸弟子浸失真傳彼孔門之仁義而學之者一以爲爲我一以爲兼愛爲我兼愛咎不在孔氏而支離獨爲朱子病哉今觀其自少至老自常

達變不踰規矩妙合機宜何等工夫何等實詣即使學之元元窮年稿項黃馘不猶愈於倡狂自恣胥中爲夷狄者乎姚江意空諸儒直接孔氏恐學者誤朱子而爲之着定論故知朱子不得不尊也善乎楊復所先生之言曰朱子傳註學者童習之矣驟聞新說不以爲有益於童蒙而以爲有加於朱子可謂洞見病根者乎使學者于童習之外盡攻生平豈惟闇修之儒反虛蹺實即氣節文章矯矯自命者不覺心折意傾而惜乎全書

之浩瀚也則知人論世無如年譜便也余未知學而汪子屬之序妄摭所見以求正於善學者

○尚書經家會序

明一經而六經之義備則莫如尚書矣其一中九疇則畫象之精也賡歌颺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則經國之奧也至讀禹貢而下迄於誓誥則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率籲衆慶謹恤祇承民靡不委曲備悉按而用之如指諸掌此其爲用甚適而義獨全故不通六經之肯綮百家之致極古今之變不足以暢明尚書而末學溺於所聞徒云書道政事及命題搦管不暇理會神情而掇四書義之餘瀋以塞白相矜玄妙第不識揮麈喝棒以施之法宮明堂肖乎不肖乎故不佞謂書之義無弗備而辭則有體要以設身帝王君臣之間而矢口爲典謨訓誥之詞斯稱善述邑公毋凡同譚先生是其說以爲知言顧居常不講究練習而徒倚辦臨文之間即善體認何由速肖此

諸兄弟之家會所由訂也夫會而於家不已陗乎諸兄弟第論會之真不真無論廣不廣果其心會神會一堂固會千里亦會同方固會尚友亦會彼眞五周十安在必多而元凱旦奭安在不出一廷也諸兄弟倡之家而風之遠使家與家習即族與族龍躡姬呂立躋宇內於唐虞三代自茲會始可也匪是吾不謂之善明經

○余食其遺稿序

余食其予族兄也機調豪爽嗜古修辭睥睨八代置

宋以下語不道而長志屈於短馭未竟業而中道夭其人與骨朽矣遺言獨存友人吳大覺選刻之而問序予夫序食其必文重食其者則謝少廉爲之玄晏予未能重食其而食其蚤知予予不以文貌食其而以意貌食其食其殆超乎風氣者也夫文之有風氣也代自爲體各不相沿至宋標之以理學而修詞之體廢即以蘇長公之縱橫變化深入淺出而咀嚼既衆數薦不鮮我 明總前代之盛如泛海波罔知津源動以一勺藉口理學文章

幾于寂寞自河東倡道新建揭良知之宗超百家以直接洙泗自何李崛起七子登作者之壇超歷代而直接于周秦大司振藻炳于列星我朝讀紫陽之書守其師說或由晚年定論漸信良知要以輕厭鞏帨聽聲牙佶屈駭若牛鬼蛇神易象盤庚近而不玩即食其家學亦然而食其弗是也北面太函抗意濟南太倉之間而覩談遺如石曰不許夫其去世業也吾不爲食其是也而其慕上古也吾不爲食其非也食其豈果去世業哉無遮法門來者不拒飾贋藏拙謗法以身不若寥寥慕古取裁于龍門少陵其面目真而用意遠也且夫北地之爲文也歷夏之爲詩也是卓然者也然必秦漢必盛唐終不免於擬議若夫新安之王仲房東越之徐文長才情所至亦足以傳摹古率真定何燕泉聞之吾師曰司馬子長能爲漢者也蘇長公能爲宋者也是知言也今之能爲明者誰乎蓋必有不爲明者而後有能爲明者亦必有爲墳典丘索而後有能爲聱者譬之江河歸海漸趨漸下不遵

幡岷遡積石觀所自出而酌其潢汙蹄涔欲與四瀆爭流天壤間詎不悖哉食其將自爲明而觀所自出也故曰超乎風氣者也仲房文長當與裡讓子卿角受知食其引以千古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何以荅食其哉窮而業精是在大覺若其生死之情與食其均不朽矣

松陵趙氏族譜序

趙氏爲寓內鉅族所在代興其分著松陵則自國朝隱君子原一以迄於今凡十一閱世聚指數百餘元愷林立簪紱蟬聯輝映三吳間稱華閥矣而譜事闕如鏡吾先生慨然修之殫十年之力採摭斟酌勒以成編而屬通家子某卒業某不文何能一言爲弁然竊有契於先生之志也夫古之君子未有不重譜事者也國有史家有乘明世系死生出處之際以詔後人所從來矣合族展親于是焉在故曰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歐譜遠胄蘇詳自出書法各殊義無勝劣北地之譜李也莫知所從來上始曾下終兄弟焉非不欲詳

以明所疑爾諸家要指總之不離於實若夫趙氏自原一以迺良欵原原本本匪不可知廢與隱顯之際殆有難言歟故斷始原一信所知不以親盡等也其錄子若孫也信所見不以難知略也譜外感重妃偶也知父而不知母可乎冠以玉音當代著矣繫以仕蹟出處明矣綴以實錄死生正矣揭以人品附以著作文獻不亦徵乎先生之法豈兼旹諸家而用其長而愚則謂其志似老蘇也先生之言曰家譜人莫之禁而弗為者以忽於承前啓後

之義也老泉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可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盡則情盡吾所相與視為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譜之所以作也夫任其分而相遺相忮骨肉五兵思其一而吾胞吾與立達必共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安百姓安人孰非一念所極老翁惟曙此義遂能啓厥後以成名儒先生雖潛德未耀乎而愚見長公為稽山真能軫如傷起溝瘠今且以治行高等徵入　內廷峻望鴻流不讓

文忠豈惟是亢宗高門埒於眉山將一本之愛式充且擴世共楷松陵家法其在斯編乎信矣先主似老蘇也

刻張翰林稿序

夫麴蘗鹽梅不同質而皆調於味笙鏞祝敔不同器而皆調於音彼其出之澹寂而淫之澹寂一性牙曠之所適而莫不同人之風聲氣味殊方而合亦猶是也故不佞於張世調其才譬弗逮也其功力弗逮也世調以慧我以拙世調以敏我以遲世

調以博我以疎世調以精專我以率易且也一處雲間一處天鄣風氣宜大相懸然以不佞落落莫與無當於丘里而莫逆於世調癸卯同舉壁經傾蓋歡甚憾相見晚吐其生平則從髫丱時慕淡寂而仰止稽山兩人有夙契也不佞與世調同所慕而異所造異所造而同所收愈信精神所到殊方可合斷不宜以目前自狃既上金臺分棲蘭若無皇居壯麗之賦擊筑伉慷之歌雪夜霜天圍爐啜茗究竟身世終不欲負少年夙願未幾而並錄南

宮又山陰師爲政吾兩人於茲山宜有夙緣也者世調既簡庶常讀書中秘而不佞謁選得山陰令地位懸職業分矣而氣味如故也臨岐把臂戴味載歌世調不榮中秘而瞻彼稽山愚不敢薄邑吏而恣辱稽山相別期年世調試於文而屢試屢詘愚試于政而百舉百悔山陰王生師世調而待其館課屬不佞序且謂世調意也夫世調之於文也雖而則澹而有味抒性靈而薄枝葉幾幾乎似吾師矣其屢詘而有聲館閣宜也奚恤於簿書之叢而相質問爲不佞知世調意遠矣彼不屑爲雕蟲之小伎而欲爲有用之文章古有宇天下而每不爲邑令者謂令之試於事親也要以濟於嗜欲無滑其天機一無所望而至于一無所濡以之爲喜則循良以之爲辭則起衰以之爲公輔則正已物正其不失赤子即不愧稽山吾兩人豈有異也夫儻望館閣而步趨夫子世調更有地矣日而新之是在不已頃余入越而瞻稽山也日牽吏事而不暇登也釋事而登之其頻不休世調固不休

者相期於絕頂而浮雲太虛同乎異乎師世調毋徒以其文也

門墻桃李册序恭送　月翁老師入朝

夫庶類有情顧復之愛獨渥玄功不德大造之化疇忘　明主郵婺水之私吾師衍紫陽之澤五年氷蘗合萬姓以分甘三物爐錘鑄多才而作貢標枝化爲桃李花滿河陽竹箭登於南金價增上國茲乃紫宸輯瑞赤烏朝宗天官報最掖垣首擢乎朱雲帝語旌勞照乘先琢乎明月徵車既駕卧轍

何從千時務線添紋吹灰應律陽和解澤魚水有相得之歡手柄移春卵翼失更生之望前旌掩映後路唏噓覩皓叟之交顧晨風助泣看兒童之栽画晚吹增淒矧某等首植花城先沾雨露早收蘂籠忍隔風塵合情與四民同　深別恨比千家詩切幸甘棠之蔽野美蔭長存望蟾蜍於中天清光漸遠臨岐莫贈共獻呂虔之刀對酒當歌各續王褒之韻顧慚風雅用寫離思

半豹齋藝序　似是代太僕見田公

國家制舉藝以明經也而學者猥以修辭當之如以辭則構藻摛菁燦若春華足矣要以闡明經義傳聖賢之神則非深心獨詣悟而後言從纚纚洋洋文將安附故文以徵實言以聲心顏氏閔冉不失爲善言性道文章合也于今文教休治家左馬而戶莊騷乃講明聖學則江以西爲鄒魯曩不佞承乏江藩得觀厥盛大都風氣龐而未散士君子敦實行而理性宗賢哲並起迨戊戌而若谷徐公以麟經魁兩試海內人士靡不慕其爲文意旦以

英氣麗詞恫心駭目稍傳誦制義則固精而約辭而遠質而文殊不類少年習者蓋百家靡所不窮貫而以獨辭爲宗變化靡所不窮極而以會心爲法譬亘壁師道示本來則塵塵盡成三昧故容藏啓而貯覆者喪其識天機運而揣摩者失其工太素呈而粉黛者掩其色以是標軌藝林真足起代衰翼聖諦矣會有天幸而　上以師帥惠我婆娑雖紫陽遺澤波流漸遠文或掩道大夫始政即進多士而返之經陸博士雅稱知言謂迴波溯源則

制藝其司南矣宜與諸生廣其傳而冠序不佞不佞棄故業久安足知大夫文然竊見大夫爲政一洗積習而出以真心照若觀火而不察爲則利若發硎而不揆爲幹諸一切修名之術不屑入其中故其民溫溫如春凜凜如秋古稱文如其人吾以知其文矣乃其訓文學則主之以清言觀盆水主庭清之終日不能見眉睫一撓而不察方圓若秦江河之清連山噴雲百泠灌之而不失其潔其源清也夫性則文之淵源也性徹而神清神清而筆

隨之矣師大夫者安獨以文哉弟子曰仲尼作經文學不能贊一辭先生明之而兩以辭傾天下淫於文矣是刻其豹斑乎遂因大夫半豹之名而辭之剖劂氏

名賢祠約序

吾余之代有聞也幾二十世其蚤而以夙慧著也先名賢始奇其卒而以理學褒也先名賢始顯前紹循良後開忠節殁而俎豆於聖人賢人間文獻徵矣圭田闕焉先司徒游登九列手[illegible]之不自存

君子曰善養也宗廟典籍之謂何恫乎悲矣是約萬曆丙申立也前此未忍定焉及病中而始存是籍其爲害也遠其爲敢也薄以逖衍慶克紹先世士之承且遜也安用約約之以示思也防墜也昔衍慶嘗約矣久而墜奈何嘻是非約者意也其至今知祠焉則猶約力也且約之者子孫庸敢墜乎自封而非厥祖非我類矣爲名賢苗裔疇以非類自處我知其必有思也生襲圭組殁報豆俎則思君臣既肫紹庭亦啓忠貞則思父子闔彼室堂乃

望宮墻則思師友壺有刑于淑厥彖儀則思夫婦任不遐棄季亦血食則思兄弟夫德則莫備享則莫嗇思其靡報則戚思其未光則怍倘而遭時可爲且休然而不以法而敗嗟嗟薄薄何害或曰爾祖慶昌意豈不遠乎約宗祠矣今漸而墜不於其身於其法法者遭時縱志氣焰可羶羶而慕之遂變厥先得時之人非祖宗之賴也仲子唯唯否否不然夫夫暴得富貴未始得如名賢家法而訓之自我變置一空前人爲法之獎將及其身慕之佴何直沐而冠倘合好爵而悅遭時先司徒亦不賤矣名賢苗裔賴有司徒家法在司徒故曰吾約非得已也世有司徒則不約可也約而世在則世有司徒可也是不媿爲名賢孫子矣戊戌仲秋一之日

附祠約申言

祠之約莫備於衍慶有公蓄有義蓄有祠規先名賢亭之矣至克紹而產稍備不復議蓄焉先司徒之爲是約也蓋克紹規也夫蓄無常產有常有其

人則無常而亦有常至今而昔之有常者豈及乎不可常也司徒之心豈惟約名賢祠哉約不衍慶不克紹而名賢譜不統宗而直方嗚呼可思矣

比竹新吹序 辛丑

蒙莊有吉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氣比于竹而籟發物有固然若乃發于人聲而調于律呂節宣和氣感召三靈詩不亦難言乎哉然古者太史陳風下逮婦人小子塗歌巷吟靡不被之管絃登之朝廟聖人且謂其足以經則人籟而

天者一本于自然所謂言志道情無人無詩也當世修詞之子標李唐以後餘沫輒欲擅其柄自號于作者而或睨人彥士托物宣情動詘爲俚爲宂嗟乎詩之盛也果餖飣工乎不佞每謂騷儀之士誠留心風雅直先滌其躭慕昌染之心消其揣摩不平之氣待夫情與境會質任自然吐其胸中所自得則何必乞靈魏晉稟仰盛唐然後遒于律而鼓吹休明者而會舅氏某友人某出某同社唱和一編相示不佞引斗酒讀之大都隨景寄興因物寫懷無餖飣矜揚之態蓋其體則五七言長短篇具焉其人則黃耆英妙鬢髮豪爽靡不略其形骸而攄其獨致語不必古人亦不必不古人第令得聖人刪之安知一無當于三百篇之遺也者乃命之曰比竹新吹何居毋謂新比之而于律未盡諧乎愚謂情發自然何新何故欲撓則昏躁動則戾諸君子以情得句復以詩陶情絕其緣染和其天倪苟其元氣暢矣何患嶰谷之管難爲比哉昔昌黎之論書也曰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喜怒得喪一

于草書焉發之而其論詩亦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致使後之好事者謂千古詩才必在乎抑鬱窮愁騷人狂客而館閣無雄文下里無揭調不佞乃獨以性情之迂詞爲諸君稱說誠謂長者生盛世而歌擊壤無所容其不平而不佞豈二三兄弟且願相與鳴國家之盛也

馬霖汝四書義序

舉子業有才有品有先天之品有後天之品化腐而新滌凡而奇劖華而實百鍊而精光吐焉此後

天者也若夫先天者稟氣獨清賦質獨厚曠然有超一世之識而泊然無耀一世之情品在文先而肖意以曲精光自見故夫妙於舉業者有不在舉業者也余持是以爲文未及滿志且謝去持是以論文靡不捷得而更快意於霖汝霖汝幼英英負千古不屑意此道稍稍就之而聯掇高第余故未習霖汝邪蘅從金陵馬上望而知其才也少而儁偉者也而未定其品辰春從長安馬上望而知其品也少而鍊章而闇者也而未讀其文既相與朝

夕師門論心披愫索所爲藏讀之自喜吾說之合
也不詭而新不矜而奇不欲而真所謂先天者乎
使霖汝挾其才而無以居之即藻繢炯煠奪目駭
觀如慧眼者何兩歲拔霖汝者皆非可獨才合也
所以知霖汝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言觀霖汝
亦何必在舉業外哉

陳當世之邁言序

逞余讀書華川即知毛詩家有陳當世籍甚諸生

中試輒冠其儕偶諸當路行部靡不折節陳生都
人士多從之遊余視當世在寂而羣令啖名者蟻
附未幾當世選儁超入辟雍浮沉數歲余昨上公
車屈指宇內同調必首若而人今年春共出太史
顧先生門相得歡甚間出其之邁言以示余余惟
之邁獨寤隱者事也當世自稱垂壯于世無不遇
安取是名篇哉當世修獨知者也其選而復歸也
不競時名一意習靜就山阿結數椽頹其軒之邁
時奉尊人猶夷其中自相師友會心而授之筆無

意爲文而文轉工精于詩矣人或謂之邁爲尊人
名不知當世處窮固獨處通亦獨我且爲獨寤則
亦之邁也爾矣詎知數椽外有別境哉當世修之
獨而師契之獨逐好者不獨而群矣當世之意氣
猶是即都昌貴垂鴻業寧異獨寤意哉讀之邁言
得當世之品矣

賀襄王嗣位序 代王後過次頴 忠之孫

天子至仁在宥恩篤宗盟麟趾厥詒軼于前時皇
諸姬千國多應運而膺新命敦睦之歲 襄世子
奉 皇帝冊賜璽綬嗣王位與國人更始時大理
寺卿不佞臣某北向而呼萬歲者三復南向而呼
千歲者再臣襄產也耳目 王懿燉最其私用爲
天子賀而一時廷臣謂不佞倘 上問若所稱賀
厥旨云何則奚以對臣乃敬誦乎詩書之言也大
雅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康王之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
又王家今予一二伯父尚綏若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故夫磐石之

宗拱于萬國寵綏之效凝于不二奉若之訓稟于先公故魯之禽哥之耳熟在天朝皆不二之裔主而習於家法者也　今王方冲齡時聰明洵美媚于前訓無耳目馳逐之嬉而有好學樂善之雅今日者彤圭赤祉嗣有令緒寧惟養尊處優昭懿親之恩其以翊衛王室而倡萬國之忠也惟此日其以好學以奉若祖訓而倡萬國之孝也惟此日其以好學親賢積美而永有終譽也亦惟此日昇詩之新忘祉之慶也安能無賀且臣非徒信之王也詩曰倉

其有之是以似之臣猶及見先莊王暨乃靖考禮賢敦行不啻河間東平即臣之微賤從髫非中物色而國士遇之此猶其小者也若先憲王丁景泰時不辭批鱗上書請毋易太子廷吏所呿舌不敢道訟言之不諱迨復辟之日　天子圖書旌賢徵入朝上殿相見反覆歌詠恩數無比夫豈惟　上恩厚抑所謂不二心之臣為百辟儀者乎彼上書願朝郊迎臨送侈為盛事漢蒼視此懸矣其垂令緒而開嗣王之作求也又何疑焉今制優逸同姓諸侯王即不託師保元戎之任或負扆而賜履第令用憲祖之遺躬化為諸國先令循禮樂善以媚一人寧復吳楚七國之患其為足賀何多也廷臣僉曰甚善然吾聞王賢王也中山之衮文學防輔共表稱厥美而責讓之不以聞王豈樂上聞哉試以若所稱為　天子賀者達之王未必不善呼萬歲也

星源政紀序　代

自虞廷在治忽以五言至成周而太史陳列國之

風以觀政得失語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民之歌舞於德也弗可强也　朱侯涖我婺一政出民輒歌而舞之六年於茲矣觀風者時時採焉始為之歌來暮曰異哉其以破觚蘇其束薪者乎亟而疏其循良已為之歌羔羊曰美哉皎皎乎素風也哉且以觀其化也為之歌菁莪曰美哉蒸蒸乎為天子作人楨王國者婺其盛矣為之歌干旄曰是其能求賢哉賓而禮之其有地也為之歌閟宮曰美哉洋洋乎禮樂具興也哉何其善頌善禱也為

之歌章甫曰惠之溥也政之成也可藉手歟　天子就啓之者非太公乎爲之歌彤弓曰渥其厚也雅所生知本矣爲之歌天保曰美其報祖考也貶也哉使民愛且歸之君親政以備矣爰咨涕如矣于是歲丁酉主爵疏婺源有異政宜備采而俾從母久勞簿書間婺之人惟恐失侯於其覲行也歌甘棠　天子嘉元元假之時月婺父兄知不借久借也欲稱其紀其故實頌聲以寄孺慕而不以聞侯侯故廉慤讓聞風諮即戒百姓毋以私涼

德而諛我父兄亦私論次之而以質不佞汪生汪生即執筆堅中不譽爲父兄色遜父兄曰侯淵懿淳備靡可窺測第樓專徵而有可圖紀者可裒集者其事則澤宮紫陽霞漪玉雲接虹麟祥冊府賓筵在焉其文則　璽書褒綴冊記序頌歌諸具是矣嗟嗟侯政之淳備而感人前此未有哉父兄閱世久其於前政有去後思緜其日淺而遷去速故去始見德焉易若侯之淪浹深且久者　天子既徵之而倚借之父兄結于久且深喜其來憂

其徵而重念其將行展輯孺慕非紀曷寄之然紀第政耳政而歌舞之耳其有圖工弗能圖而良史弗能傳者無論其它即所云澤宮紫陽霞漪玉雲接虹麟祥冊府賓筵鳥革翬而雲霞漫者它衛文有能兼舉之而民忘勞者乎即忘勞能忘事乎侯抱蜀不言而務具修封以內若不聞事事者鉅公名卿樂爲記之使者以聞天子曰亦惟是令之能稱朕意甚嘉悅焉汚不至阿所好假令民之僞也風雨怠而寒暑更則何以自有婺來令不下數十

百人而歌舞之者可屈指殫也民固有遺直也惟惠則愛惟誠則結惟平則通夫長民者靡不務見愛焉勢格而塞情移而辟自侯之來所存鄙而稱山濤之紹者莫如先兄之孤曾不聞以愛辟即宅假顏色於侯茂或行其意以相稱也夫且誰格之善余司徒之頌侯曰政莫不平平一邑即可平九野侯旦晚侍從　明庭爲　上言婺首善遺風及所以治婺者布之九野九野人德侯而歌舞之其庸可禁乎父兄第紀之以備婺風其爲聞侯矣

別舒伯玄序

世多訾文士無適於用非有用難用之者難耳夫文士故以才名自負者也名與才附有時合有時離離在上合在下下之人共耳而共目之固實傳聲即異不勝同成于衆者也上則貴耳以爲察而所寄耳者不考衷于輿論而奇中于忌口一語入輒矜以爲覈名矣轉徙而和之即成于衆猶之乎獨也況復作意其間則恬可爲龍肅可爲狂彼貴意用世者安得不被此名也以去乎余曩從文章

知伯玄名意其人殆千古自命非局局百里才也乃釋褐以次受疆事未幾擁皐新安余得覩其人于攝婺無論氷檗自茹即濡沫邪翼不啻慈母第于千紀之豪不欲骫法耳代之百民號泣載道即百里別不忍也夫此數月之間耳其用婺者即其用泰者也余不知泰知婺已乃去泰而泰之子弟不勝孺慕尋慈母於數千里外者踵相接也去之日老嫗携持遮道至詰閽請不可得則勒而樹之貞珉夫民情在泰[illegible]婺者也奈何以猶去哉

婺土磽而民朴泰多斥鹵煮海之豪聚無賴作奸其間力可通神當路莫誰何矣藉令中都宰而在肯骫法乎睚眦力抗侯王何愛令長哉彼飛語鈐於藥匕首矣復得作意者成之伯玄安得不去泰也夫治豪宜肅治朴宜恬伯玄用之無不宜第令先治婺伯玄不以卓異褒乎新安弟子私相謂先生若用婺起家今且　召入內班供奉我輩安所得名師事之患不長有師耳乃未數而且并皐比徙之檄未下子弟父老相駭怖無不欲爲伯玄死

謂　聖明在上偏聽者何奪吾慈母良師且謂泰人詣閽之請何輿論安可恃也伯玄謂子弟吾才如屈鮑六籍之外無所用余曩受疆事非志也用趙人同升者强强用之而敗弟子不忘余則龍沙雲閣之間不減新安城也余謂伯玄何不可用獨世人用邑用之于爲上而伯玄用泰用之于爲民泰之上無能用伯玄者則伯玄竟以實用得不用也而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安取襍簿書而成之則伯玄將以不用爲大用也夫伯玄固已塵視浮榮

矣先朝起兎園而爲名宰者非其鄉人乎　明天子在上終不忍長沙屈賈生也

送趙憲卿赴召序

國家所與共治安者在附民在制兵兵之休養訓練用正出奇聽之閫帥而權置帥者在職方則職方之任綦重然閫帥各守其疆場不相越代而職方乃主籍九畿要害之未周物數之未辨而議人於輦轂之內制勝於千里之外則職方之任逾難非具文武才安能勝任愉快而當世銓法多倚新

制科甚且爲人撰官不爲官撰人故坐嘯而補者十五明試而簡者十三頃歲考選滯濡郡邑苦積薪而欣慕仙翁者且以是官爲人重矣松陵趙憲卿先生令會稽甚七年而有是擢士紳榮之後嘗其遇不配望予不佞獨喜主爵者能得人爲官重也夫憲卿不擇官者也然無所不任吾何以知之於附民知之民之難附也其有甚於今越乎其慧給未可以智籠其狎慝未可以法繩其堅忍未可以情使且也望令甚厚求令甚全六抵窮難繼極

難返之時也非才誠兩合張弛應機不失於鍼芒適調於呼吸而稍緩之則見爲巽輭稍急之則見爲乖方自吾入越來民不安其令過半矣乃口碑在會稽何獨轟若雷也周書不云乎民情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樂則眷憲卿之爲會稽也知有民而已知有爲民持法而已徵好去惡身且不顧後身先民民大得所好矣寧無譽乎世不少赫赫之譽而不必結於下亦或有悶悶之政而不必結於上其結於上下者誠也其

使之無不結者才也故知憲卿無不任也予從憲卿學製三年而手更拙乃憲卿不以爲非類而以爲同心賢者長談幾稱莫逆居常論人惟一真則久愈有味余方藉以爲鮑子爲鍾期不忍少去即二三兄弟才情百倍亦莫不以憲卿爲元龜珍重其行共陳祖帳相次進觴而屬受教最深者撰言予既以附民信治兵而慶憲卿能重官又以知我信和衷而慶憲卿能體國夫廟堂之上豈乏文武士顧安得捐形去智規隨一德者而同心共濟也

栽遂卿唱于而予七人者唱喁其有救于時則無負今日矣

贈汪朋岡序

嚢余自歸汝被命時即知有汪朋岡矣蓋其姊子默為余館甥云姊賢姊也歸于潘弗宇而以穆木德字默若然默以通家子納幣余務息也七齡而孤余即拮据王事靡內顧其能無務息憂乃門以內政肅然無務子亢至先膽徵慈弗煦煦舍續愛大類古賢母者追默陳鴈相見而頭角嶷然有樹立余藉以寬務息憂則汪姊力也而姊則謂未亡人何力之有吾教吾子無以難于余吾子潘故世族先君子食祖父遺蔭弗虞餒第處積盛之後而洊罹弗虞懷忌而伺之者惟產之卑覘而窺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未亡人不難捐所輕以全所重寧惟是象齒以崇窺諸則豈兒女子能知微吾弟識不及此余未習朋岡深而所聞大致類是是其人即不綰通綸掛名籍乃孝弟天性而意念遠操行篤恂恂德讓君子者故能善事

其姊而克樹其孤彼區區分祿治糜徼榮女主其于以愛姊也豈相度越乎且徵獨姊居鄉而鄉人則之至勤長吏殊禮相旌他如方田約束咸任其勞而不歉其怨鄉之人曰屬耳目縉紳先生修潔厥行或不能齊乃口而朋岡能得其鄉人交口譽之豈非孝悌之感而篤行之符歟余益信朋岡長者乃食其德而祝願甚者無先甥甥今壯且多子矣旃蒙之歲而朋岡攬揆甥來謁余言舉觴余以行事度其酋當亦始壽以上乃數之而僅僅踰艾也艾何以壽哉從此而追其事姊樹孤時則少年耳而行事類黃耆于人情尤難夫渠能以少年為黃耆顧不能及黃耆為少年乎則千歲春而千歲秋已定之矣艾何可無舉觴也而朋岡且歉邑不從姊舉觴夫甥也寧忍視杯棬第望其弟母者如母也觴所以舉也甥之謁也余苟病不能捉管再越歲而頻來謁甚至輒以是語之即不文請更數十年而次其軼事續之也君不為余舉觴哉君之甥且以藉手於君之姊矣

贈堪輿范子序　范子號南溟　辛丑

昔之賢者不在朝廷多寄情山水間夫世界中生山水亦復何限第深得其趣挾宇宙而弄元氣則必有虛襟曠懷幽情逸致超然象外然後境與情會曲盡其理而不失鉄芒非夫占禍福測陰陽則形家者說也然為形家者說亦非有道不能該有一物橫于中而方術意見得喪譽毀盡為之亂于山川性情邈不入矣嘗試驗之於我其精神閒曠意象順適隨目所接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順逆動

靜吉凶禍福若洞然吾前迄及目悅五色耳悅五聲意有所至而情有所忘雖禍福之至介若丘山無繇識之矣彼形家者亦然近日精此道者無如太初張兄彼以儒者而受異人書宜於山川性情有所冥會傾奉　詔襄先尚書事張兄為指其處余心然之乃先有指之者余尤意其非庸人未幾而吾侄遇范子于清華即先張兄而指者也范子貌恂恂類儒者不習為誇眇橫禍奇禍之語而山川性情則雅有會侄以其術之疑襄事而人多范君不負所任任者能得范君吾侄遇范君以形家言而得范君不以形家言范君惟不溺形家言乃能精形家言余疑范子始寄也范君曰不然某不讀書有山水之癖傾以茲術遊寧以代耕且欲閱世間形勝且欲識世間所謂名人奇士者耳因謂宋人語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閱盡世間好山水余為終誦之曰真則安能但身到處不放過耳途揭四言于卷端而次其語為贈倘有以吾言貌范君范君真寄者也

贈江君擢守石阡序　甲辰

國家中外相倚分符竹而任藩宣無如二千石重乃承流虞運樹表虞側履盤錯虞紛當震撼虞奪又無如二千石難頃者擢採四出郡國每賞調停天子更慎其人守牧之命百不得一請今年秋會　謹天戒　上銳意實修與百官更始釜鬵稍開廷臣出守者相鱗次而寺正江君且朱轓熊軾綰黑綬而守石阡二三寮友重其別而謀所以贈言余與江君共事久即不請安能無言為別竊喜二千

石之所重者未足爲君重所難者未足爲君難也江君蚤負才名以治行高第入評棘寺其所平反讞決燭照獨捷鋒穎獨銳單騎入舍室無滕姬門無雜客一意于職之內而才常盈于職之外余心多其能以爲剸繁任鉅何適不宜因稽其往事製錦鳳邑而邑稱神君也剔蠹流慈既去而人思之此循宰割專城得稍展布微見能至如攄皐逢邑冷趣文儒空有師保之名而權不稱位非有真誠妙用安能使波流者雅化速俗乃一振鐸而翻風

者蒸蒸也初試而作用矣矣何有于佐棘廷哉彼二千石與 天子共元元惟是拊循敎誨不得已而弼之刑昔所分出而小用者今迭出而并用之于以宣德意而紹循良矣難而或者以石阡遠在萬里外華夷錯處屬播事瘡痍之餘民瘼吏勞不足以優賢者夫惟賢者正無不宜耳遂用渤海文翁用蜀何必三輔內地馮翊扶風哉蓋至易乎矣爲未耜化荒裔爲文明烟朗漢帙其去援雒鈲篇之智不啻懸矣君于敎化訓俗其所已試而黃寘弼敎之効至令循夏者即功君用在棘庭推廣而妙其用矣患三苗不格乎君行矣 聖明在上誰謂有奇安施先勞無倦與民宜之石阡之化不遜渤海蜀都而萬曆之治超出五鳳神雀也則共事者與有榮施矣若夫墨書旌勞徵爲公卿自循良故事未足爲江君誦也

贈游長公考績序

不佞甫登朝籍輒慕今司徒一川游公爲人碩德深心歷三朝敭中外所過見思間從吳越滇南羊

城入桂都人士耳其膏澤翔洽居之以謙未嘗不欣欣嚮往且知其有後也既處都中會其長公少川君以桑梓通家來謁色恂而固氣歛而麗精光韜而不可秘不佞心多其有用之才于以紹休象賢矣讓而是時司徒由奉常晉廷尉居留都名日益高望日益重長公非久當任乃顧不自居每稱家大人雅意求退不欲以勞倦之餘更徼國恩孺子無知不難就新格博一命以明家大人之止足也于是用詔例珥筆西殿爲中書舍人舍人故閒

局累日月積資率多翩翩豪爽寢清華處優逸以相稱耀即驟貴皆然長公一入侍輶歌皇華道故都甚榮遇矣而獨守樸崇質不殊寒素同舍者雅重長公間言之不佞不佞益心多之以彼若才若器皆足際風雲譽龍虎何乃橐筆從事取鳳凰池優游爲愉快哉蓋長公善爲退者也吾聞長公當司徒守郡時餐氷食蘗幾難自存遂不辭勞苦以身當戶儉嗇而佐之薦諸弟少習本業不宜穠以生產且身代其勞而貽之逸故夫司徒萬里宦轍

無內顧憂群季彬彬有早擢賢科者長公之能退詎不有力也長公不以任子自都　上竟不能釋舊臣未幾而司徒考廷尉績被世恩長公之嫡已任矣又未幾而長公且奏績恩逮其偶矣縉紳侈爲盛事會　上用廷議特徵司徒晉新任簪紱入朝父子輝映即周前魯後不啻似之同舍者爭前爲壽紹介吾邑邢君屬不佞致辭則緇衣之美衛武宜足爲君誦不佞不以誦而且有味乎羊叔子諸葛武侯之言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藩泊明志

寧靜致遠彼二君子者豈不千古名臣而所垂誡未聞象賢有能奉若司徒凜凜德讓澹泊寧靜寡其素心長公用其退而儉者一證于真伊史氏傳之異日者共美司徒世家也不乃稱善頌哉敬書而請質之司徒以爲然否

贈朱司理奏最序

今東北多事　天子垂意疆場節鉞甚重乃有真氏戒嚴猾夏獨倚辦于司理卒以外分北而內協中令平成者讓功魯逢掖以司寇攝諸侯相用能

兵萊夷而殺宗國夫使理之所爲明者僅僅操三尺文無害爲愉快則一能吏任之耳要以漸教從欲則邁德爲難今制郡司理即不曳于九官然其治則士師任也其重則諸侯相也且諸侯牧各有寧宇不越其封外而司理以執法出入監大夫部使者問四目四聰　上寄之大夫使者而大夫使者寄之理則理之任逾重然諸侯牧各以其明爲於封之內而司理以其明爲於封之外上所寄耳目衆者衆亦環而耳目之則司理之任逾難深則

無民削則無法察則傷雅平則傷裁異則失人同則失已示朴則來侵見奇則來忌非夫成德之彥則或以乘人闕提或以文貌周容持此博虛擊而取顯禮槩以知人安民邈乎遠矣幸哉吾郡朱相君儼然理之也其未至也惲然以文名鎮郡人士迨合東觀即新郡而貌之若處子望之若仙人燭幽剸劇具曰神君乃或臨決斷而惻惻然隱也則泣罪之仁矣自公退食手一編無他御謁者不通故人閽者不入旅幣入郡三年所取日給惟南山

東薪上池勺水耳時代行部四鄰諸侯咸服其鑑而飲其和蓋不俟久在行間不獲從納大夫渥周澤然竊見監大夫部使者之章交薦而未已也四方輶軒之使暨諸逢掖之英介胄之長與計偕而領轉瀆望都門過天津者靡不稱說新都據舊京上游很云首善然土瘠磽俗使氣舞文簿書得奸其間又以多山深阻聚徒金穴境外竊發乎不寘自相君以來而民得其平喪者裹詩者亦裹園土幾空矣鈞束之日減而澆爭者盡歸本業歲不知

侵也奸宄之潛消而寇賊者靡或窺閬波及四鄰而卧大生麋鮑鬧寢柝則明允之力居多夫主上兢兢以急安壤諸大夫肝衡而憂邊鄙乃相君操不律坐清乎畿甸舒　上南顧其何修致是仲氏尚誼致書不俟曰相君之化不于其司理之日也某故從相君舉進士所治尚書家言相君獨精迪德邁種自有之矣以理新都猶發硎也盲而謨明瞽諧遜可遠在茲不俟不俟故治易在貢之豪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豫之彖剛應而志行夫微文

爲政折獄者無所用之要以尚于中行弼成泰道童習之矣一試而貞教于西拜多士之賜以幸無罪再試而治兵于東而且忽然慚于羽之化也相君一試而經術效即再試而陳昌言屢喜起斯其持券惟明分北亦安足多今茲質成也冢宰以聞上嘉悅之而寵所自生相君亦曰匪臣之能唯老臣之教夫豈虛語愚閭庭堅故高陽之元而魯司寇自正考父來益光厥德曩蜀中人士嘖嘖武周君有薦名尸祝不絕而辰溪宰又世其家聲餘慶

降祥易書備之矣若乃彰厥有常思日贊贊相君且以是對揚休命仲氏曰兄無庸修辭第以經言質之於相君相君有合矣

贈朱邑侯再考序

古者三載考績三載陟明令甲相沿于今爲烈自卓異塗開令始有一入覲而留中者矣　今上精上理復古虞周之法即殊尤卓犖率以四期五蜡而始就徵去年丁酉主爵既侍從宜補則無如婺源令賢令亦五蜡而再入計矣會　上諭中外

一體毋令悉侍從而釋耒循計吏既最朱侯復以單車來下邑父老見之不啻赤子復見慈母欣欣然手加額也居亡何侯當再考績最書既上父老子弟文學縉紳先生之徒聚族而謀所以效封人之祝則愠者半喜者半愠者曰國家懸異典以優殊績如侯者久勤勞何以風有位故愠喜者曰自去年來侯已非婺有今幸侥借之侯亦樂耒循此民深厥愛也故喜愠者曰孺子之愛慈母也切于愛日耒我日深則去我日迫矣若何賀喜者曰侯居帝所其常居婺非常非常之恩非常之遽也若之何不賀於是旅造不佞而質前言不佞避席曰公等毋言喜毋言愠第令　上閱最書閒婺人孺慕狀問婺百姓所以悉令者厥指云何其何以對則農者前曰我輩力田比歲逢年乃唯是穜是婺有循畔而無越思縣令裒敢鍾清詭寄版籍正矣今茲復來永著爲成憲則縣者前曰襄時夫戛之役糧以區分就區別等即倍蓰不啻率合上中而役下上令槩一邑而料量平今茲復來且著爲

契令則居者前曰比年外戶不閉閭無追呼所恃令在乃猶不逞者猶或陰伺閒覘令復來庶幾影滅也則貿成者前曰比年德威惟畏肺石既清惟事未見形而匿端者不無一二萌兆令再至其以片言而滅實烟塞蟻穴者多矣則宴者前曰閒者年穀登倉廩實我輩恃以無恐自令入朝兩害交儆儆悉矣非下車發粟安所得全活也入秋賤爲灾發乎亡歲令則露齋而與神約所不引躬修備者咎在令所不若兩賜逼八蜡者咎在神俄而

霖雨如祈起者十八矣則將作者前日邇來民紲
告寖賤未作然飾學宮新霞源百廢具興得以一
技食其力於民無厲於官無煩也今茲復寖則永
逸之貽滋多則賈者前日婺固非都會惟食貨通
而力微饒爰稽吾籍官無一楮之徵邇來寄爰於
庭則新水之供且減矣諸文學則更端曰凡茲生
養安全衆則共也既富而教於士尤多頃者　官
選儒婺之才兩甲其都邑夫何故則修悟兩不徵
獨絢詞章陰陽潛移微獨勞薪槱至如隆師儒豐

廩餼表先哲樹風聲殷殷至矣假令去歲徵入則
寅源之地靈不關雩壇之端應不彰鄉哲之隱行
不揚婺將安賴今日者得天得地以得人司勳者
其以是聞　上不佞竊謂得人易得天難侯既
得天行且得君婺雖望澤無饜　上安得復以侯
私婺哉要以諫行言聽膏澤旁流匪獨婺遺也父
老謂不佞子故家食婺則藉侯而庇之婺今起家
於都則奉侯而佔之都侯其爲若私哉家永新氏
曰天無私王無私侯奉天王以勞百姓不私一邑

詎私一人大正氏曰無私焉乃私也栽而培之天
之道也侯之推轂國子也譬傳馬棧直木已傳曲
木無所用之矣司徒氏子曰聞諸先大夫有意爲
德者私也無私者爲於所不知施于所不報疇昔
之事隱顯殊而侯不棄冷灰近日之事新故殊而
侯不遺宿草於是乎見天心不佞罷然曰第以吾
家事證侯無私未足見侯合諸父老子弟所欲私
侯之心乃見侯矣於是相與削簡而屬不佞藉之
以佐稗史氏

郡從事龍岡汪君偕配詹碩人六十序　丁巳

古稱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不佞
驗之於爲令信然第上令而稱有濟者十九下令
而稱有濟者百不一彼其薄仕不足於養廉而愛
爲欲撿則鮮濟愛存矣事或不自操而心與事忤
也則鮮濟其心事相遭或弗徵信于上上且肘掣
焉則鮮濟其靡所虞于上而或不勝交嘀久難自
持也則鮮濟至語及無交嘀則內德尤難而從弟
紳謂不佞獨不見夫舅氏龍岡之仕乎仕未有薄

於驛宰若治獄吏若郡從事者也始舅爲濠梁廈
九國之衝人馬力交窮上復議裁省而稱過客者
如故宰即奉憲令不貸借其誰能無少浸以自潤
而舅度支其間率自薄而厚人故厨傳充而人馬
相得上旌其能稍遷秩治寧波獄獄所轄徒繫下
者阽于危亡間有豪雄罔者吏稍爲刻深千金不
難致周絳侯所爲奪氣者乎而舅務爲長者多矜
全屬疫作而捐廩活之不啻數十百人人慶圖土
如福堂處獄吏如慈母能益著於是有曲靖之慕

矣曲靖爲先外祖官遊地故澤存焉舅至而喜可
知也愈務爲慈惠一切氷檗自如所部或循故事
贛金錢輒謝絕不受贛名愈益起擢有日乃浩然
曰吾先澤留茲土吾且獲重遊焉幸阿婦無忘翁
訓共苦節以無徵戾上下幸也今休矣歸而與妻
子拾薪作粥終吾天年安事敝敝徼升斗也當辜
者以異數許之歸路一僮一騎囊蕭然終不累百
姓半菽也嗟乎龍岡之于人可謂有濟矣使移濠
上者任職方移寧波者司平又移曲靖者當無循

其爲天子宣慈惠寧有既乎雖其眞心不爲薄仕
所移而能且稱是以上下交安然後得詹碩人
者以佐之故能成其廉而譽用永終至其急流勇
退有不難于達官而難于散秩者蓋不佞曩與羣
從談止足之義率侈吾宗多典刑爲盛事不虞于
若舅見之舅今歸數歲枝於鄉矣而髮澤然狀童
然其與詹碩人夷猶于考槃也寧復戀乘堅策肥
行呼擁之愉快乎乃濠上戶海濱徒衆滇南遺黎
戶而祝之造物者其能不益之筭弟之行爲舅及

詹壽也引滿卮復爲三方人進一卮則又起而曰
寡兄以愛物有濟實多于舅[illegible]舅揚解也復爲
寡兄進一卮

理吾戴夫人六十雙壽序 代司徒公

蓋余髮燥而尚論於鄉輒慕司諫戴先生爲人桂
巖其里也微獨司諫即至今而君子之澤猶有存
焉其碩人隱君子之流時有慕節義而高出儕俗
者自余服司諫故官以觸忌罷居田里柄臣修郤
不置動見株連曩時交遊至引嫌不敢近而桂巖

里人有理吾君者莫余棄聽余從子昌祖而納徵稱丈人焉豈非臭味之投所謂慕節義高脩俗君子之澤存焉者乎余以是知丈人自處士非碌碌食素封樹頊黃餘者也乃丈人故業舉子耳不得志而寄之嵩神養生家靡有所爭逐奇取第偕偶施碩人用積纖起課于耜視筐筥無虛日日而家乃大饒蓋至于衆子出分而時有贏羨稍稍桂惠其戚里戚里人德之夫第用其所寄而收効若此假令早得售而用其本術于以裨益當世不啻

鉅且遠乎然丈人亦藉藉有聲郡邑間方田之役以公見舉無論胥役無所作奸直畫一于舊章宜無虧賦而民無冤額迄年德日碩而鄰使君舉約法以其鄉委成鄉少年郎豪舉無敢倨視糾者夫畫地開阡商孝所忠于其王而秉晉式洛陽司馬至今脩盛事者丈人以一布衣超乘俚執而希蹤晉洛藉令司諫而在其所善鄉閭敦雅俗不重見賞乎鄉之人祝願丈人宜無不至矣除夕先二日丈人始杖于鄉兩踰月而碩人且錫難老昌祖

尾鄉人爲壽問祝辭于余余惟古人善祝無若華封人乃封人所祝丈人饒有之而封人所未備祝者南山偕老丈人兼焉然則桂巖之澤所不盡于司諫者造物且以私丈人丈人宜大愉快矣而丈人且遜避謝虛度不以舉觴夫此固壽徵也造物私縱之而丈人謙承之天之所益將在是矣安侯今日前此數十年而已知丈人之無涯也昌祖亟拜曰伯父不以壽祝而以不自壽祝祖藉手以贈丈之丈人更三十年而後從伯父聽邶之詩爲丈人

壽也丈人安得無舉觴丈人曰

贈太守岐陽汪公七十序

蓋隆萬之間 天子念故都御史遠勞其任一子爲卿屬於是岐陽汪公以造士入與大常簿佐於祠官 天子稱之曰能晉都事督府督府故治兵綰會御史觸柄相論城旦不已諭爲編戍來受籍綰神爲扼腕輒遣株連都事故優禮之若不知有柄相也者尋貳轉運司遷滇南太守謝事里居年纔逾艾耳蓋其於任官[illegible]能於當事徵直於守土

可徵循而不究於用余為里人語曰用何必守土哉當權勢而不懾則中丞有子而督府有人淇固僻遠幽遐無難卧理桑梓醇朴日殘第不得御先生長者而鎮之　天子嘉惠葵城其以太守鎮淮俗用不已多乎故不佞處兩都輒聞太守公善政則忻然喜今餘十年矣在禮可祝於國而公義加祥而神加王處之儔人中不知其為故太守也處之少年中不知其為七十翁也夫境緣變於外而成柴其中即韓潮州年五十旦云視若壯髮蒼蒼

太守閱世過潮州而華顛澤髮貌如孺子何修至是說者謂太守善養白得秘方可以不老余意不然其不知有栖栖也即其不知有太守也而其不知太守乃其不知老至者也天機全則神色不變第令少時負貴介氣濡染世味將膴仕而忻投閒而戚心戰而體安所得久視乎昔之為太守者如汲淮陽黃潁川並以任子為世名臣淮陽立朝以直著坐十年不調竟以憤終潁川召入為公卿而名損治郡至居鄉大縣史不著焉則夫出而任官

處而式俗太守兩難之矣或又謂太守少豪舉今乃稱長者若兩截人夫太守以直聞也人之生直直養不害遇氣節則為氣節遇長厚則為長厚蓋不憚權貴則不卑末俗直道固然即百歲猶是耳曩太守始壽則子壻稱觴不佞為之祝不佞以立朝直節為壽今七十矣御史之友鎮撫是邦致存問焉於余言如持券外孫欲余續之則以吾鄉範俗者為壽夫人以平居信立朝余以立朝信居鄉余言既驗于前當不謬于後則為之歌天保曰天保定爾俾爾單厚外孫進觴太守起曰敢忘　天子之休則又為之歌淇澳曰切磋琢磨君子膚敬太守起謝曰其敢忘先子之澤

壽西山金隱君八十序　代　癸巳

不穀養荷山中杜門謝客方有意乎嗇神守身之說而友人汪君明之葉君德復相過存輒為余言西山金君之善貴生也曰金君春秋八十矣我屬舊以經術得習君所聞義至高毋論遠者即頃歲德彌頑鄉里推重邑大夫重以賓延薦紳先生交

口譽之君且欷然好行德不少輟歲戊子旱疫爲厲澤幾若焦遠近嗷嗷君雖老而傳竟不忘積日倣古人散利遺意陰行之全活甚衆而不居其名不穀矍然曰意可知已洵矣金君善貴生也夫造物者之于人固欲其生之也第令我壽而不恤人天生意謂何　聖天子軫灾傷下明詔勸存恤部國吏旦夜責租稅稱殿最民益急矣一二巨室有奉　上意指佐百姓急觀風之使不難疏以上聞立致褒譽赫赫耀鄉閭乃名耳實安有乎金君

皤然散發身不攝郡邑之符名不掛長吏之籍而陰爲全活生意寔多造物者寧不益之籌算且也迹甚秘意深遠宜素所蓄積者鬧君少業儒爲博士言不售輒棄去比迹陶朱竟以誠信傾動于越閭已復棄去營蒐裘貢以美教化厚風俗爲邦司直越中比封君者閭相望然豪者競爲睚眦次則追逐嗜好極聲色遊娛疲而稅駕乎奇石名卉閒徒伐生耳安有如君稅駕者則裁之鉏斲也奇巖也皆寄耳肯以是役真耶以彼其才第得售意亦

爛有所建樹也今其季若息斑斑起家將亦償君云君雅好賢飭諸子從余友弱侯遊意豈有量哉然則兩太守慕其高陳計部侈其盛至以方于漢太丘一門不虛耳壽又安有量也余素不習爲譽言雅信兩君又以美教化厚風俗重有多于君君高行諸君子論之備余不具論論軼事于其覽揆兩君者輒以當酌者之辭云

壽詹前山七十序　代司徒兄　癸巳

不佞未習詹君而余仲孳習其尚　丁汝輔相與爲

摩燕之盟摩燕諸生甚高詹君也至是走書余仲曰前山翁春秋七十矣稱觴之辰屆在旬月二三子圖所以修酌者之辭而未能也鄉之月旦取重司農吾子兄司農而友詹仲敢徼摩燕之惠乎司農一言爲乃翁千歲壽若徵事則有諸長者之言在余令仲氏諷誦之其大致皆人所難夫人少不時難于自樹自樹矣難于善用善用矣難於善息故千金之兒內有嚴父外有莊傅猶或佚於活其天資朴茂則或握尺寸筭爲守虜稱克家矣不

然者恃其豪舉高睨濶步而輒跳于繩詹君蚤年
築然孤也訓何迪摹何范乃躬服孝弟引大義銳
意提躬用世之具卓有樹也學成行修不害于主
司衆人者方以當世無所事我我塊然一室撫琴
詠歌課膝前朝夕之效可矣君獨拳拳立宗法課
生徒直使詹之宗名聲文物甲都邑爲愉快非以
不用自廢者也聲譽日起藉藉郡邑閭前太守山
西何公擇所以正一鄉者僉謂非君不任太守固
重任人亟信任公于今三十年矣如一日郡使君

圖任舊人或以詘君君曰老矣願處石室爲鼓腹
民不以再受知爲華寵也斯庶幾善息者乎余觀
其人固天性亦其親君子嗜學問故從少得壯從
壯得老用能不湛于俗而有益于時第令守其獨
智利害心太明人已心太生必有自用其用而與
世忤者安所取鄉評如一日哉而余弟又爲余言
聞之同社生詹君有隱德族有孤收之不愛力嫗
殄世嗣之不愛財至其捐吉壤瘞無主者近逖咸
賴之不獨在其宗也余爲嗟嘆良久夫世人不敦

詩書不好君子私其智以爲能利已寸壤可居灾
及枯骨微鎌可貨奇視孤嫠此其人即洒然縉紳
中孰與爲諸生父者乎余有以知君之久視也二
三子謂汝輔可爲乃翁稱千年之觴矣

壽縉川張翁七十序

士貢

邑西語甲族輒稱張張于吾余猶淄澠楊也其最茂
衍而著聲者多余祖姑出粤今縉紳文學髦士素
封不下千指而以古貌高年爲鄉大老則有縉川
翁翁蓋家廣昌之楊惲云而廣昌會孫涪叔常者

又屏翁甥館不佞因叔常以悉翁翁兒時從少尹
夫人賢寧余門溫如璞玉識者占其爲福器矣而
是時翁家方盛少尹以貴傾縣鄙猶子藉有聲舉
賢書伯子亦蜚英黌序翁從伯子業經生而念克
家之靡任也乃慨然曰吾直徼此不可必以爲華
寵乎夫榮吾親與佚吾親等順耳引家揆紀綱之
因其固然不爭多筭第陰契猶龍氏治人事天之
言業以無墜會未及艾而有丈夫子五人則又慨
然曰吾裹以代終也非爲汝曹積也日之去我也

勗矣夸父之捷而逐之竟弗及吾又安能爲鄧林
稿也且吾即不擁旄蓋都聲伎若陸賈千十日一
過汝爲娛樂何至役役捺威雞長自勞乎且召五
子而分之一切無所問第取日給適兒子者給之
水間即五子各極所嚮以娟翁而翁若弗與辭矣
不以榮耳愉佛不以焚和蓋以其陰契猶龍者而
用以養身齒逾長神逾王唯是家有慶族有聚則
諸子姓羣從雍雍濟濟相率以請而翁祭酒焉如
是者謂樂事矣不佞曩家食輒有羨于翁頃起佐

司農執掌簿書益羨翁之善侠未壯而釋褐未艾
而釋錢區區直不斷近乎有得者也而枚常以書
來謂翁今七十矣前此十載海也無論則尚書敘
辭語以光世道而佐翁歡語具在乃今猶然諸生
間矣以續往事不無望司農也不佞謂翁所以壽
與所以壽翁往者備矣顧翁昔全天倫之順而今
稍不然美男子五而今乃稱四或謂翁畸于造物
者而翁之渾渾也嘿嘿也全者自如而不見爲畸
夫不爲造物畸者造物安得

者雍雍者將備所未備也不佞方長簡書亟于辟
第以自佚自全者質之翁庶幾當通家之話異日
彌碩彌高憲老士庠天保南山之歌當爲枚常續
之矣

壽紹山余隱君六十序 代

自昔司世道者莫不禮耆碩尊高年寧惟是閭巷
寔深則其積行抱義有足式後生而風末俗者頊
乎牽圍書衮留臺所轄江以東十餘郡顧以治襲
船詰戎事未及採首善之義士長者而旌之以示

風厲日者代庖司寇暑見諸生中有兩廡者侚侚
可信而會友人醫博畫崇相爲予言盧之姻黨有
紹山余君義士長者崇相未習余習兩生矣生
之言曰方今稱達尊耳世重者大都綰綬名卿若
鴻樹駿不則巖居川觀親魚鳥而樂林草若乃混
跡江湖追踪烟蠡即有高誼罔述之以生觀于余
翁其意氣可重也其質行可則也其才諝足多也
蓋國家輸粟塞下之法廢而握重貲者僅僅操奇
贏以與官爲市微復念

江淮維揚間往往急王事而後身圖性故儒稚念先業之未恢也不辭服遠迨其廉而五之比于封君則曰吾以行吾義也吾所為貽子孫者有一經在寧是多而損其智哉吾視遠近之病涉而道僅者皆吾體也乃損重貲而利之涉而起之生斯之積而能散視古人豈遠乎至如譽人善而解人慕不言而飲以和始所謂有道術而不用于時者也月之某日翁及始壽諸丈夫子皆以泮宮髦士洗腆而觴于前乃未有以翁高誼彰于世者則生亭

師門之謂何于是崇相為予悉其言而且謂善人之報造物者已于諸青衿見其端師類有保釐之責宜亦為首善樹之風聲者予未遑遽舉而重崇相請輒以崇相相語者書以授兩生使壽君若夫天保南山之歌則在兩生自祝之耳

壽施丈人序　代　已亥

不佞席青氈而董婺士則首急張生其為文精詣沉緻而其嗜學一而無所分獨念裎以內矣以奉母歡意側然蓋生于絃悉為再張矣其先為孟光

者則施女云施之歸生也亡何而翁以好義務卹人之急公事累責不貲中道見背諸子幼而生獨持戶私念傾産不足償即責母錢有義我父而寬我第留一簪何以謝諸君施輒脫簪珥以徇負得釋生或遊學它邑及讀書山中施每塲滌瀹上奉姑而下率諸姒生藉以無內顧罄日精不使始至奇生文已重生為人已又賢其故婦知必德門出也而生因為道其丈人丈人者少業儒不效棄去矣乃其急生有如不使生在髫卯丈人器許之然

是時為慶門王父為國子先生迨生陳鳳相見室鑿懸矣人謂丈人奈何無務息憂丈人則以有甥如是無憂也家世孝弟力田昆弟修故業而息之日益起高者居材千章比於封君卑者仰取俯拾以得微饒丈人一切無所爭故受田不加少而拓業不加多乃能割畝鍾以佐女迄今不替有丈夫子課之學第取解義理明禮讓不區區冠側注為榮即甥務冠而藉甚諸生中且勉之實用無虛辭借也里俗相勸以勤歲祭之籩豆自不少釋丈人

艾而授諸子以侯其天年丈人肆自侯然飲和者無細大靡不取衷丈人亹亹大夫舉約法敎家庭之丈人如弗聞也者唯含飴弄孫眼則視鶴而耳則聽魚鳥間植名卉數本居常引醇醴詩曰真吾友也蓋年則耆而狀則童在禮六十始杖丈人無所用之矣襲日者謂丈人單厚以德士君子以德敬尊拭目而觀耄期陽月中旬丈人初度矣子婦烹羔擊鮮奉觴于庭諸宗老子弟薦履交而觴于朝姻戚賓友歌南山述華封而觴于客各獨甥以詩曾郡謁不佞修酌辭且以爲悖史不復不習爲辭然竊乞之儀辱在掌故即不躬饋酹安得默默而已哉第以因甥而知丈人請以知甥爲丈人壽襲時張負善孺子平即懸席爲門時多長者車卒也與奇安漢負有榮施然而內德愧焉生食貧不減壽子平內行修矣得時而駕庶幾享有令名施于未世丈人其爲我加餐哉甥則曰丈人于榮名泊如也襲丈人以孝弟見重鄉先生其家婦則吾舅司徒弟也司徒著直聲躋通顯諸肺附藉以榮丈人有子而不以爲悅頃于里中結泊如巷時時借智慧弟子跡跃其中咳意可知已若然者將與至人爲侶而與無窮爲壽奚以修酌辭哉異日者傳述民聊以侈悖史矣

壽余母胡孺人六十序 代李白作

使者假節旄從藩服道故里北嚮將報前驅未發客有過而請曰聞古持節之士輶軒所過采其謠俗用以昭徽憲備風雅今子大夫經河洛浮衡湘環三吳閱俗寖多將徵有髦士庶女淑節懿質足

備采擇者乎使者謝客是在直指者客曰夫激揚風厲持斧者任之矣若夫嘉善類而載實錄大夫能無意哉使者曰如緣之筆大史氏職之客曰今海內一家郡國無史士之附青雲以聲施寧必在西掖乎夫徵顯闡幽亦紳者之責也使者曰繇衣之好誰無秉夷客曰隱德之湮滅多矣然爲男子而有可自見若夫閨闥之秀跡不越壺閫職酒漿操麻枲靡有博聞廣識而抱德煬和消其習氣以昭容德斯不愈足述哉使者曰所樂聞也于是

客爲語余毋胡事毋故大參孫也而歸蜡大夫之長公懋龍其供婦順得歡大夫歡固已迺長公務揮霍而毋佐之靜長公克家而毋代之終且毋阨舉子髫且能矣而知長公欲廣嗣也謂曰吾故欲多男也而翁喜弄多孫也誰謂君子子而不吾子者乃置之媵乃子之子若天性非矯爲察也迨長公無祿而毋顧天曰吾不難相從乎誰子子者則哺之飽飽之肥與之唉而神且偕來幾於忘乎能容矣使者曰容德難矣若向所稱爲男子而博聞

廣識乃至相形相軋娟嫉比比彼爲天子相而尙若是矧庶女也夫毋之有媵也易而有媵子也難其與子忘也易而使子忘我也難吾居距毋里不二舍時時見郭山沱水存[illegible]

而樂極諫其文學慕古昔而稱先王其淑媛閑貞靜而著義烈顧未悉毋如客之言卽以續穆木嗣徽音可矣厥后宜有昌哉于是毋之甥胡某介客而前曰若大夫之言與客之論毋有榮施矣千秋百歲藉以不朽矧在旦朝毋旦暮悅也弗敢請願

以今日之言登之縑素而以爲華袞錫使者曰唯

唯

引
刻聯捷稿引　細草流芳冊引
渡江雜詠引　明禮紀言引
二刻摩燕草引　余氏一家言引
題辭
題吳季升尚書義　晤語題辭
題龍山課業　題張懋之破題草
題三遷官蹟　題葉化之近草
題吳儒上詩草　題篤行文儒贈言
臨永師真蹟題辭　題慧心俠骨卷
跋
刻讀論勿棄跋　書聖學宗傳後
書手臨永師千文後　書梁賢嘉頌冊後
書雕龍世業後　書王節婦行略後
書先大夫行狀後
記
白洋開碑記　鄞山須彌庵燈田記
偶遊記　遊西山紀事
傳
汪裕吾傳　族母查碩人傳
王太醫傳　葛勝全傳
贊
達摩渡江像贊　汪長公贊
汪少岳贊有序

卷二目終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閱

雲間

引

刻聯提稿引

余幼孤侍先伯兄讀禮之餘環以四部私取而漁獵之多不解且不記憶迺吾本遂疆不習爲責口聲伯兄抑之從兄大鄣先生目爲聯提聲也辭既深終不悅時文已丑得陶師數十義幸蒙拳薑不

能肖遂釋去而所自拈弄多爲當世名家所賞甲午之役具區馮先生徵場卷千特許我知從兄言竟不遇丁酉幾遇矣以奇不果余自審用物甚少安得冒是名且忿名不必實徵遇何必學殖也於是一切都捐信口爲語村居少事携稗子坐一小樓山花野禽相看對語誰復同調者寅卯之際浪跡白門共知已結山水趣看僧俗持呪放生聊以散懷絕無外念入秋爲陶師所收未幾爲侯師所援師故具區先生所授記也機有偶然事如持券

令余修故業不置安知不更前竟因念自廢因廢成漏斯不以過乎梓人以聯提索余文余何樂暴吾過要使觀者懲于余毋以忿廢乃諸先生之慧鑑故不爽也

細草流芳册小引

不佞故善游長公少川中翰寔姻婭通家也昨冬同處都中則益相洽把酒劇談同有杯圖之感未幾不佞成進士而少川考三載績相對憾念甚顧不佞背先宜人垂十歲猶記憶一二藐嫩乞太史氏銘之墓而少川思所以彰先淑人汪者復泫然曰吾三日失吾母音容笑語之未習矣藐嫩之能知雖然吾猶及見先王父與宗族長老之及見淑人者靡不同舌稱賢也試問之家大人得其緊要會尊公晉少司徒晤于禪寺語次質之則司徒泫然曰吾不忍吾先室而不能無言也是實少年而解吾意成吾志稱同心之助而享年僅十八共糟糠而不共華腴也吾實痛之無論其宅以吾處諸生中時不能備褒飾而淑人安之吾性不負言

即纖毫無宿償淑人不難脫簪珥盡佐也家中丞嘗曰爲秀才妻而不留一簪至此千蓋心賢之矣少川則又稱述先王父言而母最善事我每從斷炊時緝纊易粟和顏色而進勇姑即而父筆耕百里外不盡見也是宜重食報者而不永筭且可徒遂絃屢更遘罹患正能及生者最後考廷尉績會覃恩始得及淑人然國家優大臣廷尉得年一孫則淑人固矣不佞且用爲中翰慰而母薄於福而厚於德促於生前而昌於身後即以吾母之賴我教我且及見伯兄著直聲歷遍顯要數十年而僅以宜人稱淑人始若滯而一旦秩滿恩龍章爲奕輝稱王命誰且與量福澤者耶雖蚤其芳韻不自久長哉因題其冊曰細草流芳俾中翰乞言當世而不佞道其實借爲之引

渡江雜詠引

癸卯之歲余從金陵與知已爲華嚴之會持呪放生更不憶有闈中事既而得偶途渡江不經過衆冤遇崔勝名流冷然會心沉吟成句不知韻何

從葆憲軾聊以送日而已去本業則更遠甚而竟後一第不自解所以然夫吾於文無意也於詩又無意也收效在文而送日或在詩余不知詩而恥我者且與之言詩雲將吳丈今之作家擅而工者也論文之暇索我讀語因出渡江前後數首總以渡江名之予讀之倘幾年之餘試相覆質即用屢詘稱知已矣

○明禮紀言引

昔尼父教事親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之制也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唯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宜旁皇周浹無非是也矧葬祭大事而請之　　子行之公卿四方之觀於是焉係可纖微略與先言從以禮爲訓而於邸與戒勿乞夫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是禮也不以天下儉其親亦禮也禮重大臣優忠亮天子定之矣爲子弟不敢違前人之命又不敢虛天子之仁則以禮請而以禮成庶幾哉酌乎禮者之禮之人命其夫請禮之有[illegible]循其始本終之

燕考且以勿忘共成茲禮者之德云成成首
書于讀禮之次
二刻摩燕草小引 乙未
不佞荆門三刖差其旦晷次湖陰最業牖所為
敝箒掃除之自根其藏之不固也會賓人從游中
來道湖山海嶠之勝有念摩燕心者至索其
故帙不可得會吾邑前而不得遍周聲以相見
古則云矣摩燕有當耶主司者輕褥之無當耶漏
先生安事誕我且湖山海嶠之間詎少周客肯令

余生誕先生也正儻恍間而豫章舒先生一發藏
大為鑒賞至謂不啻連城而鄉曾望自燕來亦謂
生若第守其璞卒乃得當安事改飾以媚不能知
已者余意或然因從頁人請搜其散逸庶幾藉手
湖上先生其有以全余會是乎不則不佞復重享
以千金不佞過矣
○余氏一家言小引 代大都公 乙未
不佞掩關餘十年所一切無所御而羣季諸俊不
厭其僻日相與過存出舉業相質不佞即靡有見

徐心往往隨機商榷各罄其意每美景良辰賭壁
不暇或即席分韻或譚藒當歌自辛卯春宴而後
洊以盛矣不自意被命再出自燕中過里門則羣
季悉相意因得縱觀新緗浹旬之間途以成泰其
語月吳而處不同要皆自性靈而湛于名理陸
士衡有言考日者尚多會心者貴當以諸君採奇
抉秘盡態極妍惟陳言之務去休它人之我先然
以引經証傳不失鍼芒不佞致非康樂謬得執耳
於春草池塘之間豈非天倫樂事乎好事掖之以

紀勝而字之曰一家言余惟大道玄同安剖一家
以諸君講求翼羽且欲提挈殽維潤色鴻烈安取
區區之言而是豹斑鳳綺又安足窺諸君第以今
大道喪世誕言四出而是黨士總百家而參其同
憂舉言而折之正即茲所謂一家言者也

題吳季升尚書義

余性僻不嗜爲莊嚴深邃之辭毋見清標逸韻生語會心冷冷然謂甚遒之至論尚書文不然尚書古史氏文詞所宜爾三五之際效忠宣恭重訓戒即不乏微言安得以　　棹首其詞貌故莊嚴深愧不足盡文而於尚書合也吾鄉多以是經名大都以雨者勝若乃莊而門之以韻深而出之以顯則無如季升季升丰神淵美如玉山照人

而爲官翰詞不離翥入極遊舊仍遇其機來節赴漸近自然復飄飄有凌雲氣酒然世習之外者余很秋讀數義於金陵業已心折推爲前鋒入春屬有天幸共出吾師侯先生門先生負人倫鑒不爲贋鳥所欺而郡中拔洎人余自慚率易曷足屢師門所藉樹幟裁壇獨在季升乃季升于尚書何精也余僭記季升拿人精是經蔚爲舉首與吳門相公頡行不偶一第而鬱發于季升余先君生平略與拿公似伯兄稍門之冠同門而余以駑僻成陋落落不前遜季升多矣季升不以爲陋相與質言余何以謝季升頃從季升受命吾師曰文如其人吾所披讀其文知必端人也夫弼節陳義時致主追踪三五名臣使人如其文以答師誦余且於經義參之矣

悟語題辭

剪彩作花無砂索飯飯非有本花亦無根試知言諱宗旨却似瞽子往奔若使授拾泮華莫如夢中作囈是以辭緣理違理以悟開內徹而靜嘿即文字之精外資而傳說亦反約之路然則文章理學何分兩門立德立言豈真二法此開先之學窮肯趣於百家語之書鑄鼎言於一覺者也夫其用經註我妙參朱陸之同化腐成新骨蛻楊王之舊作者隨機命筆比鏁語以立名觀者得意忘詮等法言而考信切莫當面錯過輕效東家之呼貴耳賤真幸負西來之意味食後食珍羞較菽粟何如栽花看花菌權與芙蕖自別欲讀悟語先玩題辭

題山陰課業錄　丁未

令之職無先得士當世功令且得兼究古聖士事試而月課之世徒謂舉子業不足得人始未真知之耳真則代聖賢之語而傳其神中必有之非其人而代之語能速肖乎故修詞之子有了於心而未了於口與手未有口了手了而心不了者舉子業猶是也山陰故稱才藪藏墅之所孕毓故舊之所流餘名世之所風勵即三尺童子皆知談性命而薄詞章令日接多賢如行道中鷹接不暇夫豈難反事師事兼以收吾善而區區課試之爲則以

職業在也且吾虛求之性命而竄入者未始不爲蒙革也吾眞求之舉業而神遇者未始不爲津筏也舉業之中有眞士職業之中有性命與士各修其業匪功令也命不揖客士不自前一舉而吏治士風文章道德胥是矣區區嬖龍虎際風雲以誇詡海內自士之餘未足盡講業意也

題張懋之破烟草

夫精華造化之所秘妙巧鬼神之所忌固陋易者極盛難繼罕能世其家學詎當撞破烟樓子

七齡時先大夫偶稱海日翁科名問此竟可得漫對曰可先君曰若何可余曰爲百代殊絕人可矣于是始知爲陽明先生父也山陰道海日翁居鳳元接武而鳳陽明先生之堂則有陽和先生其緒餘以爲文章而妙理巧心不易測也于幼叔先生踰三而友其仲子懋之杯酒論文更十年所頃又同出兩師之門臭味金蘭心期頗遠一仕一學共修目前寄傲龍山衙齋半嶺與懋之欒喜相望晉鐸相聞常共筵以爲節蓋余蚤起溢堂庶

對誼罷倦倦而懋之已獨醒燃藜抽精掞藻矣山源既遠醞釀更深緣家學而益以兩師之鑪錘在筆前品在文外解以神而動以天即起陽和未生爲聖譯寧獨異乎夫盛固難繼而有可爲者人心之巧愈出愈新因故爲新新乃獨妙雖以撞破烟樓懋之不自居亦無庸避矣故予其文而僭爲題之

題會水叔三遷官蹟

一命濟人心存愛物愛從心足象物而通如簡

形如燈照暗用有廣狹體無增虧世徒謂膴仕有豐功卑官無宦業皆離體索用滯蹟遺心者也要以肖心爲蹟隙光已露圓明因蹟會心一滴已具海水會計委吏便可相魯兵萊條列司官忽爾象微執法卑官由是大吏白是三遷由是九錫由是善觀會水先生當於其燦然者也夫民靡子遺堂漢之所憂也閭殫爲河匏子之所恫也鳩義矯虔清問之所遏也爲民請命刻犀殲豕拿膴宦蹟豈必出此先生祿不過升斗秩不過佐僚兼有數長

隨地底績在儀無異在遂在閩無異在儀舉轅之詢去後之思累牘連篇鏤金鐫石由其不薄一官銳意愛物存大吏所未必存濟大吏所未必濟匪蹟獨奇所以蹟者殊也予觀其投檄入林解梦急難不忘濟物非今是古柄鑒一世世或從而唉之嗚呼不唉不足以爲道殆其所以蹟乎故因仲嗣之請而漫書以弁其端

題葉化之近草　丁未

玉之在璞劍之在埋世未有知者而和氏茂先能

辨之非兩君鑒獨玄其精光寶氣有令人不得不知者也文品之相去不啻荆璧之與燕石鉛刀之與魚腸也皮相者蒙以櫝錞未發而疑既發而駭若夫鑒賞家則睹輝山望氣牛斗若晝晦黑白而手數奇偶耳往余遇化之於[illegible]清令象中一談相脉莫逆及讀其文辭光爾然[illegible]不啻無疑而不馳一以爲處子一以爲倩父而不依斷斷然辨其大方則從脉理神色辨之知不與俗同也彼溫閻以粟含光斂鍔已具有炊鏌戛鼎之精神待

雕琢砥礪而始驚怖焉屠牛之歲化之售于主司向之疑者稍信余言阿侄善長拿師說而刻文以布問序於余余恐世人相璧以櫝而相劍以錞也則爲脉理神色之說以告之毋珍重於連城而詫愕於龍津徒令余生竊知已名耳

丁未

題吳儒上詩草

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窮才之變極趣之致工拙異齊終不能遁其品故自昔有詩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隱者之詩有俗學之詩

吾讀儒上諸詩豈非所謂隱君子乎其性滄似柴桑翁其情質似孟東野而其才與趣又若取材六代而倣法三唐者然皆自放邱壑結搆十堵之間率然吟之不假敲推自成佳調非有苦心安能矢口合節若是吾見其為人真古淡而篤于天倫為貧操策而取予亦泯混迹廛市而襟韻超嚴嗣物寫懷大都適性陶情及爲經營之語絕無一毫俗想著于胷中蓋心源淨而品自超不問其入代三唐而味自永耳夫世之棲終南托北山者自以為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所處甚潔而未免有市心而滄浪之咏擊角之歌則屠鈎飯牛寧藏賢者東方生所謂大隱隱朝市豈不然乎何惟乎其能詩也

題篤行文儒贈言　　而午

古稱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較近相矜以文人無行是不然夫文固所以行之耳眼眼睍睍之衆性不知調欲不知節攀處而爭無所不至惟詞法先王慕說理義乃能扶植人紀建樹為猷次亦不失循循雅飭稱鄉善士是為文章行務華絕根之流拾人餘瀋縞人聲欸即篇讀之青炙較雕龍求一言幾乎道不可得而身有之者哉詩為經秉訓不朽即林棲野處而舒其性靈一歌一咏亦或振金石而助風雅是為行生文物昔宗廟盛先生殆文行兼者也少而明經壯子主司彬彬質有文而孝悌謙謙尤為鄉閭所仰已不得志視側注為長物築舍菊圃棲遲衡蓽跡于嘉遯者乎然猶以教樸為鄉閭先且也暗學下問結社稽詩不以窮寂自廢而譚大夫者故宗儒慧眼不輕物色者也乃為之心揚為之題門自篤行文儒之模出而共稱令君無失人夫先生亦質任自然耳身不逢世矣林草可樂魚鳥可親吟味可寄興家庭可為政固非欲流耳投淵鑿坏鑽石逃人類矜奇節者也乃行惟庸故篤篤故近道而足以風譚大夫樹之其以視吾鄉之波流乎然惟其啃學窮經故一得而兩救光祿兄為先生言故曰前以隱隱其文世以文文其隱愚為鄉人言則曰若先生以文文

以文亡其行大夫當以我爲知言

臨永師真蹟題詞

物之有形未有不散然亦有久存人間者王弁州先生謂書力可千年必自耳目所及定之耳若詣物理證之不壞之處固百歲而尚新推之千歲以上何獨不然如生人上壽不過百歲而寓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世之人亦遥思彭祖耳若親見之必不肯信以其非習見也智永禪師去今千數百年真蹟尚在余從山陰張陽和先生家獲見之精神骨力真非刻本可及亦非近世手筆其傳得之文成公家而徐天池鑒定以爲至寶此如處塵世而遇至人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信之而不可久留則肖像而奉之故請至雲窩乘政事之暇焚香手臨七日卒業還之主人而珍重其臨本以爲家珍

題慧心俠骨卷

射覆者十亦一中中多則奇中全則慧矣游談者詐譎人忌不詐則許許而合以售其意

吉凶鳳毅待星學以游江湖語多奇中時鎮大人而術益以大名司馬張肅之作慧心俠骨册爲贈越中縉紳先生咸爲賦詩而吾師祭酒公亦爲之序予何以贈君予讀太史公遊俠傳朱家郭解之流不免以武犯禁而季主坐論乃使宋忠賈誼若乎無色嗛口不能言豈獨托術然哉彼隱君子類有道者非以俠行其意者也項君言吉凶無詐不減季主而患人難忘人勢類任俠其所持術本日月星辰以占人事殆古五行家流予閱會占以五行爲主良然良然慧惡其小俠戒其武項君從有道遊將慧以定生而俠以義出也何有立名聲千里而全身也哉我明文物日盛方伎軼前代如萬司空之知與固所必傳倘信史採事應參今日其誰能先項君項君勉矣

刻讀論勿藥跋

論語記聖人之言也蓋一貫之終身不得其解大抵見有及有不及解有合有不合謂是用無註後其理則然很云讀止精旨本玄圃合著而參擬悟駁百家而案一致譬如[illegible]豹胎而啖馬肝意非不高其快人多矣以[illegible]先生所以讀論也何云讀曰吾齋[illegible]平誰則信之誦其經繹其傳註[illegible]是矣即有病不知也夫子[illegible]易可以無大過先生[illegible]母假途而迷歸路刻之以告讀論者

丙午

書聖學宗傳後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苦聖原於道德李新[illegible]金陵本於經術其書天下可以[illegible]

乃至訓詁意識自鑿鑿終日學而無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心為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夫子憂之而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無言者也人之憂也或喚之醒其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畫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機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亦不得已也曰古今之明宗多矣何獨取是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得方愈穫得國手而擇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于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病病民每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減使善學者而一讀即解以証於宗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書手臨永師千文後

戊申

永師為右軍七代孫妙傳家法生平喜作真草千文施江東諸寺流布人間不啻入百本長安崔氏所藏薛嗣昌所勒雖得真蹟亦未必不如也第世遠希有存耳師高足辨才久居會稽有遺蹟向聞学士董文簡公家藏一本今不知落何處余得寄禍而徐天池尚未鑒賞獨信筆所臨論所藏為王文成公所傳者以為非永師不能到千年神物宜有百靈為之護呵張仲子以我言書諸册相示借至雲間與兒祐焚香玩之如對逸蹟真人非凡骨可學然心目間已有永師視檀勢人熠薰天而不得一遇機緣固相萬矣臨本不工百有一二存篋中以備遺法毋謂敝帚而千金亭也

丙午

書崇賢嘉頌冊後

崇賢者誰前直指耿敬亭公也頌之誰越山陰士大夫也越人何以頌公而及新安亭耶公懿嫩未可縷數其大節者於按新安而冢嗣天官公之德澤深於越故越人喜公祀而為之頌以及處新安稅事稅事癸足賢公也事不止稅也彼柄臣者之

所甘心而借稅事以發難公平稅事則難端息書類全矣其所甘心誰也故給事中也奚途彼怒江陵相之矜政也思以其術易天下顯行督責而陰竊威福給事逆窺其萌而直折之此其慨寧止王雩之於魏鄭乎徵公賢則給事為長所之績矣然而為公則尤難何也給事之折之也虎未至而蟒未驚也公之明抗之也虎方怒而蟒正真也明知其必傷而不辭厥螫公豈惟忘軀日起生死矣故推公賢也豈暇計其後耶後數年而給事為

司徒上章白其勳來又數年而三入以德澤生桐山陰又數年而公以崇賢祀于學宮是父老子弟交口為頌會新令從新安來縉紳長者出冊相示令為之欷唏感泣不能已云公之恩在給事而餘在令也方令為孤雛而給事以苦塊簡兩乳弟設公稍動不幾為覆巢之卵乎則其有今日而嗣守天官之法於山陰誰寔賜之長者謂令感公事宜書之冊令亦不能已而意所屬給事語以貽之給事為誰新安余中宇也余為註給事弟學也

書雕龍世業後

夫其裘之笈必學而斷輪之巧不傳然不傳其所不傳不得世業焉就能斲而謂業可世乎雖能信之就姬孔而謂業不可世乎又誰信之為丽一經於韋門成一家於莊氏至今美之代不乏人備並世而聯鑣以出亦手內一大千也我　新昌盛隆萬之際不媿科名蓋有張山陰沈[illegible]三君者皆慧心猛力鎔鑄百家詩　明文徵明表

廻東去之轅悟西來之意吐其餘沫莫不學龍虎而被風雲且一歲同舉又為名師所收于子為極美宜有傳而制舉義又足以傳前人合而刻之可理何公以文章宰匠深加賞收名其編曰雕龍世業而序其簡端玄晏三都均命紙貴其事其人其詞稱三絕矣予不佞辱三君一日之知且為同門士亦承命而贅附於末簡謂當世毋以謂兒三君三君固有傳其不傳者是刻徒託龍也

書節婦王氏行略後

山陰沈節婦王氏起死植孤白首祈娶而身處于也吾師高其行為之載筆謂節婦無能禍之好非以須憐情死而抗誓移天以從禍夫率能化妬姑延舅嗣嗚呼難哉恩讀而感嘆不能已爵之曰死易立孤難貴乎成天下事也若節婦之不為一死而植兩孤衆知之矣其天植至性動于真不媿以情微師言孰彰之世蓋有未字而以身殉盟者意氣激烈不難慰吾親以明吾志不死終而死名等之乎情耳節婦倘借名乎六禮未成非女非婦此

時身未有屬其委命于親也可矯然明吾志也可胡其引命自安心自諭也至性所鍾毫無夾濫故能不渝非然者矜於一時終不能無微露間以一稱女當一滿夫至親醜不忍言而息若有深愛此豈常情所能堅乎性不染感人以情始雖善姬欲有血徹者真情也閨身明去其蔽真之所結安往不格垂死可活義斷可續此志此物也為丈夫而能以真拳物如節婦者有

綫哉愚既白其事於當路因讀行略而并題之左方

書先大夫狀後　萬曆

右狀成于甲申歲時伯子官符卿乞假葬府君于安久之原卜不吉因改卜焉所乞銘于周文格未脫稿明年南康人祀府君于名宦又二年邑人祀府君于鄉賢庚寅正月伯子以納言請歸十得里之古樓岡從俗試塟置膏炭塚中越癸巳之壬辰十一月初六啓壙燥遂奉櫬焉石尚虛伯子方考右司徒績當推思祖德獨謝事還山竟虛所請至戊戌而伯子卒不及諸生中無縣乞名世項不意辱我老師收之門牆所以不朽先人而釋憾先兄者惟我老師哀憐而惠許之府君大致已具狀中其敘不肖自祖日授以姚江則言曰是吾師也又曰肖子不在科名知學足矣室無媵姬莊先宜人燕居無媟容此自稱子綫縣所親記狀所不及者敬識末簡乞我老師採擇二姚墓在中梅山屢湯太史銘之矣

記

山陰白洋山增建石閘碑記　戊申

東越澤國面山負海中爲郡城環城而渚千巖萬壑之所自鍾舊爲鑑湖山接上游迤邐千里夾山而流爲曰川三東曰娥江西曰西江又西錢塘上分下合山陰會稽實邑其間同而入海處各三江上隸山陰北曰江北鄉爲三縣民受最衝在宋上古堤防未設海水遊潮直[illegible]四顧漫望斥鹵爰自宋世亟海築塘[illegible]西截錢塘北閘陡門以捍逆潮三邑之民始樂稼種鑑湖八百化爲原田地下形窪仍受西江合流而來澇常十九自勝國末一壩臨浦再壩麻溪并截維浣使合錢塘江不內行土虞沃壤在世廟初太守蜀郡湯公紹恩移閘三江陡門以外增腴千頃水利之功於是爲極聚三縣流共泄一帶二十八洞以時啓閉旱可無憂澇將時至潮漲江怒上流橫溢浸入故道益以霖潦沉竇產洼三縣一沼當此之時利在忘瀉壞塘決隄開葑復塞公私交患告無[illegible]

歲在戊子適值百六太守宛陵周公良詢聯衡薦思下令屬邑采集父老咸咨厥議時山陰令吳江毛公壽南拜手揖言治水之利在導其淺去水之害在捍與決可耆可浚可捍可決啓閉自在增置閘白洋之山當江北折過其一線直流迅疾依山接堤下有石骨爲三洞門永固不泐太守依驗果如令議兼檄會山知武并董郡士紳周達于保釐以及直指咸聽便宜鑿石鳩工成以不日縉錢八百民不知費日是冈年詩爲豐歲令長曰達太

守之惠宜勒貞珉以詔來世會命召行台未果立比年不災民忘其德感形家言榮使運鑿工請石直民請石易萬曆乙巳憲孚來牧目兩尋緒食曰寻督宜尊三江利乃自足商羊罷舞于亦中阻迄于戊申十旬暑雨平陸爲湖高阜爲渚蓑者以洗秧者以廢爰啓舊鎬波平疇路補時耘耔秋乃大熟築場未穫雲蒸雨浪雷電發越天漏滿月垂垂之實泥塗沒滅萬家徬徨郡縣謂塞三江無宣湯灣已詔童塔宋漫縱民衰決終疏白洋洪濤乃洩生耳之禾十收六七孳謂民曰乃今而知白洋閘功與三江相成也板雖缺安可營貞珉代之乃次其事起卧石磨礱書勒樹之山麓而覆之以亭且銘爲銘曰水之利人如身氣血湍則中乾壅則病滯當疏滯時用旺下法人之呼吸九竅脊髮塞其幾竅安可長活三江咽喉白洋鼻息呼吸宣通乃鬯厥土膏敷榮土毛澗澤誰爲節宣視此閘石

郭山須彌塵燈閣記　代司徒公

天郭爲東南最高山峙廬浙二江之海井傳軒轅

修煉跡處也前代太守張岱修其中飛昇去故俗呼爲張公山一日率山云鳥來時香火獨盛遠方朝謁如市僧舍客廛廢址纍纍雲霧中入勝國來化爲蓁鳥道不可攀矣披荆而上登其絕頂則覓氣在下曜以朝日左顧天目右矚匡廬不啻若子孫若趙懸匡天際瀑布千尺不寒之泉不竭之樹亦寓內一奇觀也余家蓬山之麓今　上改年廢處田間日對山靈爲知已頗力耕不給于租稅意有所繫緩未遑也秩命再出向老衲即禪室主

也結數椽爲耆頭稱清絕汪司馬伯玉額之曰須彌勒石而去鄉之文人或撰述焉今十五年矣募緣漸廣則爲工員麓新其輪奐七寶莊嚴別成一佛界每一齋會聚至數十百人遠方游人亦有至者因積所輸錢貿田供齋爲長期[illegible]

其一勒諸輸錢人名而虛其一思得可重山者記其事余方以田農謝事若果若不果終以余嘗言日夜從弟輩乞不休余借[illegible]

馬革論之詳矣余不利福田安知[illegible]

諸所有即不田而燈自傳田之[illegible]何有第化誘愚俗耆碩所共難而老衲能慈燈令衆男子衆女人各各去慳吝心發布施念倘所謂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者乎燈惡無可言也納且欲以言重山哉夫以山靈峻絕無論仄行二江孕毓非常往往興霧致風雨即其不知緣而下所放挈者乃泉石表異草樹徵奇自非匡廬而下所放挈者乃彼之游其下而歌咏之者其於時而茲山中廢後[illegible]

乎固宜世之希也然以其處大雷載太湓而左如余若人者日相望而峙安在其爲知希也余方與山靈修獨知之約不暇爲衲說緣事而第紀其興廢之迹如此

偶遊記

余家居深山每從載籍中見諸名勝[illegible]

諸生冠側注僕僕棘圍足跡多在閭鄽西湖虎丘近在卧榻一再經過無奇石與共賞兩年陽月以山陰令入計瀕下同僚[illegible]

期與同行遲遲未詣時亭[illegible]

明水靜盪悵然爲湖上之異物去駐從慕籃舉從閶上遵城濠至昭慶寺時陰雲小合日色暗然蓋菴同余步寺中禮三寶後殿弘壯如大內狀云是劫灰後中貴孫公捐貲復之非他梵宇可比從後殿出西廊廊于春秋爲百貨所集時人境寥寂獨有賣藥僧多小罐蓋老賸其二以去從西廊遵戒復出東廊僧俗稍衆余爲市數珠有負曝爲官人[illegible]

開朝日甚麗風息波恬萬頃如鏡其微動如龍鱗其閃爍如電光如檀中汞雨人相視而咲謂得天助放舟轉而西抜樓閣數重點綴有態樓頭有朝歌而殿博者比之空谷足音既而舟行漸陡至梅花嶼寂無人行柳色媚水隄影若帶坐中左顧則天光照眼右顧則青陰沁脾皆自然之理也行數步登湖心亭禮梓童遍讀題咏上樓登眺山形嵯峨厲形若夏雲峯巒扶疎難爲名狀霜後木葉盡脫霏霏雷者紅樹叢密如錦如霞不覺奇色目耳松子請

登岳廣公以酒果肴饌上且薦言方法相之與遊遵蘇堤至于忠肅墓舍舟而步行至石屋余曾以兩戒侍先尚書家太僕飲其中時方暮春花柳爭妍遊人摩擊士女雜坐歌鼓諠填山門途塞從者呵之不得入歲寒境冷無爭途者余且與蓋老並而輿相携入屋壁間佛象及蘇長公筆跡如故然石幃勒奕局則孫公添入矣出石屋稍行里許入法相寺謁長耳師寺僧爲開襍瞻跡跋真體其頭動如生聞先年遍體皆然自島夷刺出白

體爲今日耳轉而東踰嶺過煙霞洞望山門無住客不入直抵其洞將至有泉鼻峰奇石殊稱所名洞深可數十丈以暗不能窮中有羅漢像及大鳥首如昔時西洞口方丈迴可望江潮舊有舒嘯亭者亦孫公題也出洞右行過其後塢即西是龍井有小菴中爲方池者引井注而注之者也井旁龍之左高前有檻下臨澗澗後有跨空座從閣俯澗俯而窺則井乃更妙方池有金魚遊泳如環若不知幾千里蓋余

自嘻覺汗出而意于閣上乃大幽爽僧人　　茶始酌色綠而味鮮余疑非春採也　　小陽所摘更出雨前茶嘗之則色味俱遜僧謂遲霽天則色味俱變耳蓋老仍欲謁天竺僧云日已西不若盡此菴之致遂引閣後觀石鳥光潔無埃云是南渡時物出山門前導至片雲亭片雲者其石如雲卧而無態吳庠丞若狀元爲竪而榜焉且引井泉爲泓水遠之則菴境亦助其勝矣下嶺至平陸直輿而西抵玉泉時日已近寒有二三秀士閒然出山門

携南美人望吾輩至輒垂簾去而一人留池畔及
余輩臨泉始去也泉得名于樂天生句而所蓄息
大上無補者亦中貴刀耳池北有祠南有亭東有
閣閣則温中水扁之而歌筆詩不可縷數兩人尚
未忘天竺而奥夫以日暮促之踏至舟則温下一
鼓矣卿人請禮神發舟夜出北關凡三日而抵吳
江余欲速行蓋老爲虎丘之約渠過門稍留余候
于盤胥之間共謁沈恭伯而後至金閶渠實樸船
具笙歌以客禮我及不暢稍行數步撤席携盒直

放虎丘時天雨未歇恐碍登眺中途望兩岸樹澹
烟疎似有霽色至山前則泫然泉流聚之入山門
路稍乾共可去展相顧而指天謂此老何幇襯也
然天已將暮不暇盤桓第看試劍石摸宋人書直
行至生公說法處一石平潤可數敢名千人座座
上有立石亭而覆之相傳石悟點頭即此也石畔
有池可半畝岸有石欄路造其岸路畔有小閣閣
隅有小逕可通山下蓋老言遊人携伎者多出其
閣逕邊　支直連殿下覆以松柏其上殿爲石級

者有五十三蓋寓五十三參意也殿後有高倘閣
高禾及登從閣轉右則七級浮層浮層後有大士
殿壁間畫羅漢像甚奇更後出門歌亭遠眺乃千
頃雲也轉而東則和靜讀書處前望無際青靄日
則崑山古虎丘在目中中有五賢祠祀白樂天蘇
蘇州劉禹錫王　歐長公云卷四則文具閣前見
半山在晚烟中若隱若現從閣左來轉數武折而
東之斷峰壁立一亭跨其上有泉井甃圓之即
泉雜井一名劍池蓋闔閭鑄劍時清水淬其鋒此

爲天下第三泉耳渡亭而南即殿之前翼閣道小
實其中爲悟石軒軒當晉石之上多題咏並軒而
有方丈僅可容三五人是有魯殿靈光乃年友張
三星書也兩人坐魯殿旁各一蒲團出殿殿東
南上有閣左可望郡城其前則大樹若垣所見皆
山上境耳山勢三面皆起而石處中若仰盂好事
者觀月色須于中天乃得之吾曾所坐一方明月
可中庭乃實際也坐管弦者最多不減數十
千夫人日種其遊萬

月之清風佳人才士玄言妙韻書徹太空莫有碍虛仙人之談語畢日暮展舟就者理絃炊竹聲出雲表返金閶時有青客駐棹火者立岸數十炬大映谷歸舟而舟人不解擧棹由皆呼三公橋至西洲也以西成其至虎丘也以日午矣已申後弟而登塔剛越宋而上已再宿矣松予棲弟而登塔剛越宋而上已再宿矣松予棲弟而登塔剛越宋而上已再宿矣松予棲

人為言真覺寺更好有金剛座遂奮然同登座高可比浮屠而體方廣如臺臺上復為七級前開一門從中環轉歷級而上逼徹于天憑欄四顧自謂空無人也劃然長嘯忽值楊培吾舉大拳壺榼來吾數人皆慳酒量務求强潘之盡一杯而罷時鮑儀部在法華共往訪焉不遇止宿雙桂堂者故中貴庄也左卷積農具僧皆朴鄙而若春頭具經卷香花有西來僧行腳其中與之談頗有解時夜五鼓允企起禮佛作功課予亦趺坐牀間髣髴乘

籃輿豆腐關邊御河直行數里過烏龍潭極目青沃不知幾千頃潭上有龍王廟負潭而抱湖湖廣袤數里菰荷泛波半存青色若初秋時不啻六橋蘇隄間也予輩止而濯纓中貴數輩提榼來見客唉而相迎以寶珠桃各一枚為壽邀留不可得更以鮮藕為供遂領之登輿至玉泉山望湖亭湖受泉流為玉河故得名且澄澈如碧不取物華佳勝也踰嶺小轉為華嚴雙寺從左徑登小閣嵌壁疏欞酷似金陵之小憩虛余心喜之既薄而右

嚴登高嶺揭四洞雖無蓁薜而壁字天削固自勝但僧居食其間不免烟火氣耳下嶺而西有龍池清澗遊鱗宛然郭溪時日已薄暮矣攜金山既登獨山脈隆起可踏如江南而方丈閒若皆為遊僧所據不若華嚴之清寂也余輩盥濯畢托宿論文甚快間取奕局彈之余最拙而兩皆苦思亦徨小勝對允企則多遜矣夜分就寢俱不成睡且山間無漏刻聽羣鴉交鳴起而趺坐允企授我準提訣且勸以修西方余默識之語畢日已

高春亟乘騎至功德寺廣衍汗漫間以豐碑云車駕上陵則此為行在疎樹平原異于林草魚鳥之趣徐行過諸王公主園歷弘法謁卧佛其寺門有寶塔殿宇弘麗前後作兩卧像各長數丈許而前一像額間牟尼珠圓明映徹還真佛光矣僧為余言此珠可得而庭中兩株樹不可得樹名娑羅蓋異種不多產也出山右顧已近碧雲香山二山乃海內所競傳者余時先至碧雲澗聲泉響石梁如虹歷級而登可數十步乃為寺門門內諸像莊

[illegible]金碧炫錯而殿前注水成池跨池爲梁
[illegible]千尾五色相宜聞人語則羣來就食投以餅
餌爭而爭先此梁中之魚有親止矣遠殿而上乃
見有飛流噴沫曲水迴二[illegible]
不爲尤異乎　天子[illegible]
海天一色數字奇妙非[illegible]
暎畢復乘騎至玉華洪[illegible]
山半里之外行皆茂林[illegible]
百斜從山門速上門外一池[illegible]

不如殿宇中出右險左空[illegible]
犬吠窮之始有雙井而左[illegible]
聚徒千指梵唄鐘聲徹于夜[illegible]
土而左前臨高爲軒俯餐霞色千枝天光近矚皇
居遠吞海嶠　世祖嘗之曰來青以方碧雲不知
其孰非天際也吾輩宿于來青仰視御書遍牽名
蹟自是書生大快明日齋罷步趾秀林看周皇親
出家處及藏身寶塔還過八里庄瞻慈壽寺云是
惡聖帝施度僧之所祖堂數百衆共圍華嚴八日

兩卷不日成千爲國家無量功德即日食萬緡豈
爲後乎寶塔十層高出報恩琉璃夜光百里星衆
此又皇家盛事但中堅不可入耳其旁法藏卷有
無絃上人故是高足又數步爲摩訶庵近世名公
多至此宇遺蹟然于是興極而返棲于旅舍是爲
九月初七日也余西山之約累矣徵爾光則不果
且都門好友小修茂苌芝如伯雨輩不下數十人
而機緣乃僅僅于允企商[illegible]
惡得以萍跡而輕忘之[illegible]

允企能[illegible]
若此然以茲山之[illegible]
驟若奔馬珠簾捲雨錦緞繼霞回以翊衛神皐獻
妍帝闕而琳宮寶刹半屬巨璫隧道豐碑祇諛閻
鬼邊城白骨幽谷黃堆義鬼忠魂孤啼寂嘯不令
壯士扼腕乎　浮屠無常既到何物堪携畢世經營
終成一擲彼其浮慕西方而委之竺乾古先生且
以點綴山川裝飾風景爭妍極態用佐勝遊安知
造物者不役此爲明眼見乎黃金用盡敎歌舞留

與他人作少年視此曹豈有勝劣安得逞生齊物
造化在手者與之作逍遙遊

汪裕吾傳

曩不佞家食則習官源多君子頃起燕中則識有
太醫裕吾君君名某裕吾其別號也先世居官源
者有御史公宗大累朝多以經術聞至歸安吾成
進士彬彬門食甲門裕吾獨以醫客都下始裕吾
之舉也尊人蓋以晚得之愛倍常至而裕吾自英
奕無禪客里中父兄目撫之曰是兒故宜晚鄉不
晁貴宜有濟于時者裕吾亦雅自喜不少急于三

餘讀書漸博無習六家之指里中後生贄而稱弟
子者若干人裕吾私念吾守訓詁而名不出閭滁
不逮親尋寧以一藝聞諸侯且得豐吾養也于是
挾神農岐伯之書以遊都下始至頗其脅偶已而
藉藉縉紳中已而公卿貴人折節而過汪生矣居
都下多所全活不責償間奉白銀為贄歲時以聿
尊人尊人雖家居不啻承膝下歡迨尊人歿而兩
髽弟孤裕吾馳之曰吾挾茲術以遊欲起死人而
肉白骨安有一體中可令蔑棄也者無所愛矯而

之一如視其親髮者冠孩者室矣然亦父母
[illegible]而孚視嫂謂伯也故讀書至此宜忽至如無
[illegible]如吾嫂矣善事爭人往往責於
[illegible]志於吾說用 [illegible]太醫矣且謂大千小
[illegible]經志當世物與謂何自欺實行而[illegible]
[illegible]言哉以方仁[illegible]

休之方君平季主之筮[illegible]
留長孺褚家勝沽沽一倏之[illegible]
其人哉夫卜不審不孝將醫而在[illegible]
於炎季得牛醫兒報在[illegible]

族母查碩人傳

語曰婦事夫翁臣事君遭時[illegible]
信而見疑疏而不怨先忤後合者[illegible]
母查孝事不無太息云查碩人者[illegible]
孚仁[illegible]

傳而爲守義公筠有四子仁甫其叔也最愛而性
達守義公爲擇婦得碩人焉碩人靜而朴嫁以荆
布於諸婦最少守義公故好客伯仲以儒術倡客
益多中饋不暇給碩人尾諸婦治具陛謁伯仲方
學守義公行賈四方則愛子隨至姑歿有李氏婦
者悅仁甫非常人願托焉而仁甫亦悍之載與歸
碩人意靡它而或有大義過切仁甫謂碩人吾以
若爲能相知也者乃若不相知也者碩人則謂君
東繹婦何不名家女而安事卓氏爲守義亦謂與
[illegible]卷二 四十三

[illegible]許要[illegible]也于是善嫁李婦而更娶于瓜之
查查亦碩人族而瓜居[illegible]之都可操其奇贏仁
甫遂家焉修守義之業益禮四方客客過瓜靡不
知有余君者碩人即舉美元于家八年之間僅僅
禹顧落耳而顧人獨竭蔬木奉姑歡美疽病眇不
忘愛之以德而仁甫亦安于碩人得廣餉于瓜一
日携瓜子義元歸就傳碩人欣然撫摩之不啻美
也是時伯仲交愈廣客愈益多賈瓜者歲或奇而
姑性好惠碩人即聽政家婦乃竭力養志微獨脫

浴辟纊手常蟲即減饔餐易一饋者屢矣碩人既
勞苦而美元新婦有一簪輒敎脫以佐公家意謂
自封非吾婦也故有婦而姑若姊愈相得又十年
始異爨稱主毋碩人即以家授美及義不以已養
累義弟戚兩婦事王毋加虔而紓視膳如故歲時
羞土物惟腶以寄仁甫仁甫喜姑亦喜時節春秋
高仁甫賈得意稍稍恢其先業分餘于伯仲若季
增給毋膳日數緡毋笑曰徵若寄膳寧若如故蓋
其孝養如此及姑沒而義元讀書門學卒于瓜不

敷年而季子羔相繼殞羔[illegible]
人悼殫甚仁甫取義次子[illegible]羔碩人慮不
能自護乃以愛婢護豫行而夜叩天祝廣嗣也於
是碩人老矣乙未夏仁甫偶過家而碩人疾作欣
然曰吾且得偕老一訣乎獨拳拳無墜既翕家整
是囑無歎言越兩月而卒得年七十二仁甫曰宋
司空不忘糟糠有味乎其不忘也義卒知碩人云
碩人子四人長美元次義元次兼元次羔元義以
後守氏產而美于應漸隸應漸學餘具

濃夕氏曰余往過瓜見仁甫聲藉甚門多長者謂
丈夫志四方固然過守義堂見九十毋善飯微碩
人順安得無膝下憂乎至其長門不怨下堂來思
所感回與湘潭長沙異矣

王太醫傳

王氏著于婺源德靖間有德正者以儒術業醫方
書因以方垂南都南都縉紳視之不啻黃越人會
扁也是時大司馬喬泰襄務[illegible]正豈欲上池水

耶何以能洞人五臟而冢宰[illegible]若喬公冢宰
歸建寧德正亦居建寧有子以城役業儒不售且
短折于是遺腹孫子儀且釋儒術而讀王父書矣
儀有子中立中行即太醫也始太醫在庭幃
習父秘方且攻苦發篋讀伊尹神農之言時父方
多驗全活人然以好義僅僅稱長者中立登世未
亡人抱藐諸孤不自存太醫仰天曰安有掌大夫
而不能榮其爭人庇其同氣毋乃爲洪潛純夫長
安天子之都徵猶大人可遊被長衆君之流時有

嵩吾旦暮遇而受異人書多活顯者不乃爲父
兄地乎會張太史問禪生衆以無如太醫良太醫
因太史入燕中衆醫多以術挾持人太醫示之易
衆醫目攝之太醫按經析陰陽出一方衆醫語塞
時　上勤朝講近臣無少休暇起居非時而創才
者不廢詩酒逞逞以餞飽勞佚得患太史以頭攝
神王多太醫功家尚書貳問卿子舞象而疹見
候爲內熱且驚絕衆醫診之曰　風餓而頭太陽
隱隱若丹砂某醫挾持之曰　時發斑于法
不治太醫後至曰適過芽　大名卿乃是乎
疹而先候吉兆也已不藥而[illegible]神與其慤其
後太史子告歸太醫爲諸縉紳留迎養尊人若嫂
孤于京中會　上覃恩賜高年爵一級尊人與焉
太醫授秩爲院吏目于是兄子前爲壽蓋膺章服
而父子相輝映也居京師十餘年益受禁方多有
効諸方案不備載載其大者
祝鳩氏曰吾聞之古語曰術非儒不精非世不良
夫[illegible]湯補造化天貺原本子易備者無言之匪

區方伎云哉王氏之醫世矣且出之儒其有辜當
世宜然至如崇孝養植兄孤庶幾醫名而儒行者
余故樂道之而爲之傳

葛勝全傳

葛勝全者鄉賢名宦三谷余公僕也蓼之[illegible]川人
先世居下保慕三谷公有世德住事之[illegible]相新水
從行役不少厭弘治甲子三谷公試南畿中春秋
選勝全得食鹿鳴之餼歸而大[illegible]有三谷公
嘗藥不肯就計偕鄉人勸之行　知主性孝不

勸也是後四上春官再入太學三谷公成以日隨
正德丁丑三谷公令廣昌廣昌僻邑令復自非候
民公署絕肉食即新水或使勝全給如諸生時時
寧庶人反南昌廣昌起義兵從王新建討之積新
環署誓妻子以死守而領勝全從戎勝全在行間
日激勵諸士卒義不反顧未幾庶人擒廣昌部俘
斬獨多新建議功次且多廣昌令長者簡使獻俘
勝全執手提抱寧幼子詣闕時　天子方南幸縱
庶人復而擒之中貴人謂之　神明威武所制非

諸臣謬巧能制度人命自新建以下皆不賞而勝全獲從廣昌還故官廣昌公既功高見忌而會以裁私饋重忤他中貴人棄官歸歸三歲而卒勝全終其身無僻逮事廣昌子贈南康公孫刺史公曾孫尚書公當嘉靖閒刺史公北上而家有負尚書並讀書邑幸乙卯冬刺史公北上而家有負

事或叵測義不自生竟趨賊謂若且出覓必殺以賈威老首可獻毋慳吾少官人賊義而并釋之殺他貪者以去鄉里盛稱其事至為偶語以傳其後刺史公令瑞安勝全子孫並隨甲子尚書復計偕勝全猶無恙日結繩或為草廬自食及見尚書成進士乃沒同輩無復存者子孫亦不衍獨其子孫衍里中世從主食官邸不絕云

仲子曰余能言即記勝全為余言等幼子甚慧渠提抱時才七歲時時泣云我父薄子歲欲易萬歲

今安得半歲也此隨廣昌時事追念故主泫然泣下且謂余墮地渠蒙廣昌公坊上生花當不偶勉紹休烈遺澤長不以父兄殞也其篤于主不以釋忘規如此至如義感羣盜譽永鄉閭即青生難之況其儕乎語曰強將麾下無弱兵又曰近朱則赤先廣昌明德遠矣徂豆百世豈偶然哉

贊

達摩渡江像贊　丁未

寶船既捨一葦亦空云何隨影非真德功云何空立而法器逢云何衣止而別二宗異固非異同亦非同淨智妙圓具未發中我見祖師面壁神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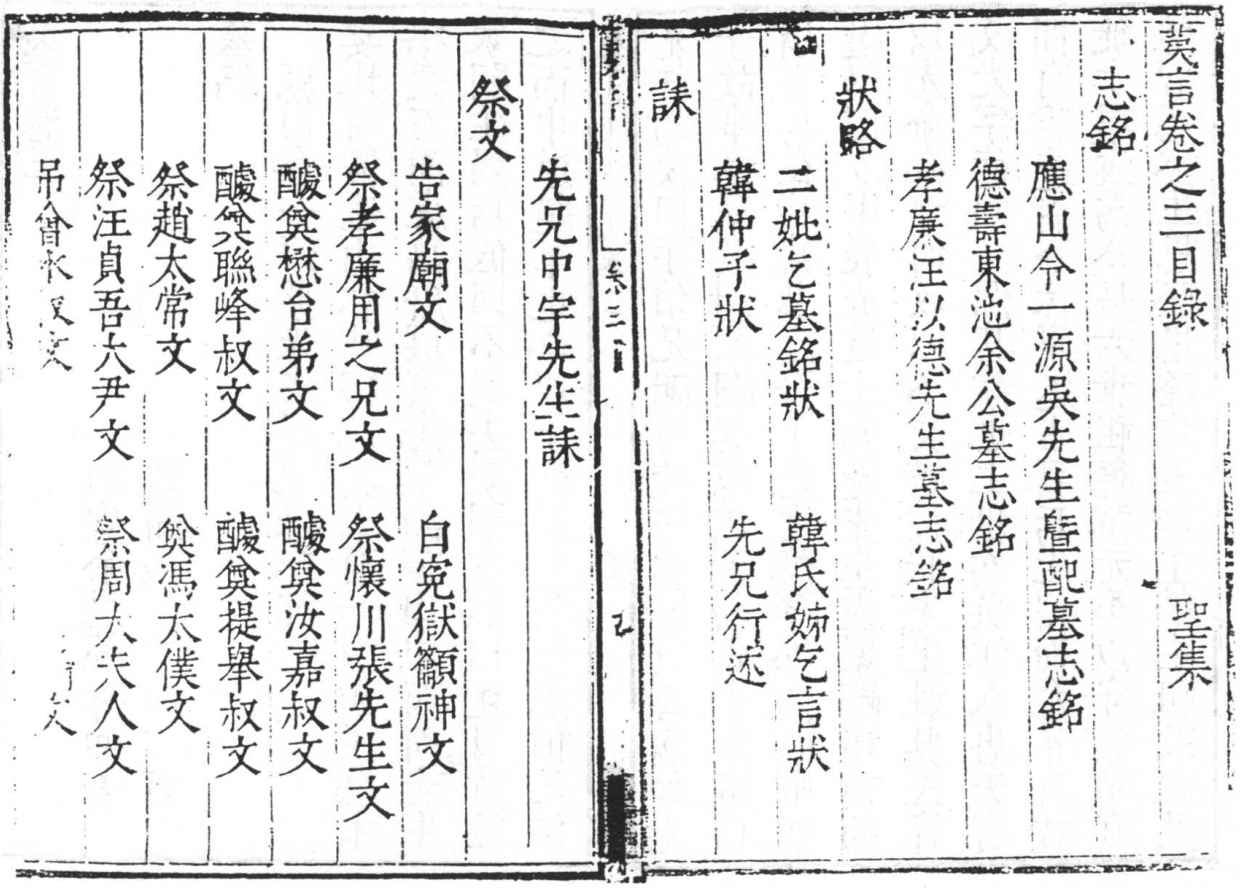
汪長公贊有序　丁未

不佞蚤歲從問學習觀我先生爲吉厥兄某公古心質行飲人以和不殫博士之聞余聞博士公受記雙江聶先生而長公得之過庭其冷然好修宜矣徂子文學冀龍以書謂余一言遂爲之贊

玉以璞完刃以錞堅彼其之子不爲物先葆乃天和湛湛默默紹衣德言博士是則新盡火傳雙江之脉式穀箎虎吹爾聞不泐

汪少君贊有序　戊申

君諱嘉惠字　柳溪公愛子也克家蚤世僅遺一女後一年而賢母以主卷屬焉大夫又一年而以宅相屬吾兒昌祚字未及面少君而圖其郎人苦收責多焚券且念翀業艱茹淡以守竟以勞瘁傷生坳二十年而未有傳之者宗老汪觀我先生有慨寄言于余余追爲之贊贊曰以年爲壽年盡則齊以形爲偶形化則齊就使君之獨壽而長者爲心悽惋慈與倏受寶柳溪身殞旣完付不可知巖巖羊羊皆吾之貽人有心今君可射思


葬言卷之三目錄　聖集
志銘
應山令一源吳先生暨配墓志銘
德壽東沚余公墓志銘
孝廉汪以德先生墓志銘
狀略
二姚乞墓銘狀　韓氏姊乞言狀
韓仲子狀　先兄行述
誄
先兄中宇先生誄
祭文
告家廟文　白兔獄額神文
祭孝廉用之兄文　祭懷川張先生文
醮奠懋台弟文　醮奠汝嘉叔文
醮奠聯峰叔文　醮奠提舉叔文
祭趙太常文　奠馮太僕文
祭汪貞吾大尹文　祭周大夫人文
吊會水吳文
祭開宇先生文　續楚聲爲韓姊作
祭封侍御叔文　祭汝道叔文
卷三目終

新安余懋孳弈仲著

雲間 [illegible] 閱

墓銘

應山令一源吳先生墜記墓志銘 丙午

婺北有嚴泄山吞吐雲氣吳上有一源先生墓木拱矣石尚虛萬曆庚寅懋孳讀書山中西商先生家嗣往謁焉低回不能去家嗣洛然曰先父許誌之而中道絕筆也命以子代之余義後惠伯兄伯

兄許焉後四年伯兄謝司徒中永歸余以善病如先子故事懋孳敬謝家嗣其謀之若勞侍御家嗣曰遺言具在疇其忍忘吾子勉之懋孳涕泣唯唯既遊學四方甲辰成進士歸過先生廬家嗣申前約以先命命之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光字德明一源其號也上世為吳江人唐天寶間有諱遷者令休寧遂占籍焉七傳而允昇府君徙于環溪為今居六世祖德裕元季以守禦功官

德言德裕生思隆思隆生玉麟玉麟生祖敦祖敦生邦樹即先生父也娶汪孺人而生先生先生生而顖異一目數行輒默識終身不忘邑先達遜不及或以腹笥目之先生意弗屑也務探其奧旨九歲能文章十二受知學使者用超格補增廣員所試輒高等千山馮公尤大奇之先生上書深言造士觀人之術使行浮文毋使文浮行馮公納焉其

[illegible]

學重當世不輕許可乃心折先生諸諸王父館先生貳室學者亦共稱兩先生兩先生名志同方朝

夕切劘究極聖賢之學先大夫心契哀知禰緒山東廓而祖文成先生持獨見以寔心寔事為功夫所發格致之說與紫陽相表裏于書無不讀而悉折衷六經探微抉秘發前人未發四方來學如雲隨其量厭飫莫不虛往寔歸其後各出為名卿大夫若家伯兄尚書從祖太僕及同邑李民部皆及門士也先生方為諸生已負當世任丙午領南畿薦莫不以大用期之乃數奇五上春官不第先大

九上矣相與歎曰三釜遠親一命濟人夫獨

非遺則而待河之清乎乃並謁遷先生得應山先
大夫得瑞安時相國徐文貞公深爲先子惜少宰
馮午山公向大奇先生者謂先生翰閣文星成均
師範以資格借庇應陽應民何幸獨以不習諸條
爲先生慮耳邑進士李少石望而知爲福星移書
親黨相賀先生負時望請求且素下車銳意古道
[illegible]
十事上之監司嘉納舉行擬先生爲卓魯先生政
先撫字而欲于催科中行之乃民十家分收爲甲

限派徵法使包侵不得告民紓貧有徵羨以供
將作飾廚傳不復借力于民省民間橫供無算過
客稍不便勿恤也會藩府役與蕭然繁費當道四
顧徬徨先生處之裕如諸騶從供帳戒嚴之命交
下如火先生間約之當道恚曰　天子之愛子也
其左右則親信也一忤旨毋其以軀擲乎先生曰
失事在尹尹當其辜卒無所失而民亦安堵當道
咸遜服中丞劉公繕部程公咸交章推先生爲薦
最先生念民勞吾未堪寻後予入兩城圮因割

官俸以修監司聞之各相贖鍰事動不決何而就
完倍堅其他損上益下未可更僕數民德甚擊徽
于上旌書游至歲復旱誠禱立應邑人歌咏之而
復墾閒田聽民自爲利化誘訓俗服食有經喪祭
有禮有婦姑勃谿者姑訟婦及其母先生動以至
情各感泣和好如初邑仕族張氏爲普明之爭先
生自列落其人新海[illegible]
民猶應先生曰亂萌也不撲且成姦得生者補治
之解散其餘黨亂萌以銷部有大盜奉逮良民無

數屢讞不決感先生誠悃[illegible]
民何氏久負固先生不加[illegible]
曰民向苦繁役偷生草莽[illegible]
縣薄賦是某等更生日也乞得民子編戶其德化
類如此而又揭理學以發蒙與起其子文翁凡先
生所爲出之本原皆古儒吏事而獨不外飾不媚
上官果如馮少宰所慮司理衰生者故與先生異
趣陽浮慕之以詩文相和而應庠陳諭爲衰里人
挾以橫侵縣官柄斋脩賦不縣縣官而倍收於民

民苦之先生收其柄陳大憾已而新生當入陳下
令不入薄贄者縣官卜吉鼓導送新生謁學官陳
闔檀星門擲印綬先生卽封其綬雖縉紳爲解不
果封陳終用是罷因爲困獸之鬬造蜚語誣于司
理以洩司理冀先生覺而求解可緣爲利假索梁
嘗先生先生如常閤也者竟與梁百枚于是司理
益恚始并志爲會沙矣銓司以風望薦其材待以
量移不鐫秩時論尚爲之不平而先生則以著書
明道爲樂不復有用世意矣歸次邑城聞室燬于

寇遂鄰虹井爲僑居時與洪侍御覺山游中永讓
溪諸先生相往還極論眞覔之學嘗言言行非二
物修詞立誠卽伊尹之要湯求爲決科卽徐淑之
孝廉言行不離此心充養得到則萬理明盡觸處
順理成章又云今之學不如古病根只在喻利學
未優而幸爲得學旣優而期必得得之而期弗失
失之而或有慊皆爲喻利語痛切幾與白鹿相發
明時或感興爲詩歌以天道明人心朗朗乎堯夫
之韻居平謂易主象詞近駢儷書古文出壁中多

廣蔡氏傳當更定三百篇小序宜存胡氏說春秋
率合非夫子意禮經當主儀禮而以大小二戴記
爲傳皆卓識非經生敢道至是益殫力欲次第釐
正之志未就方與讓溪論易著會通而竟賫志及
矣時嘉靖甲子二月十四日距生正德辛未十月
六日享年僅五十四其書稍就而行于世者有尚
書審是十卷祀禮從宜感興詩辨門人問答錄四
卷文集十卷所編通鑑綱目會紀大學衍義補纂
言各若干卷它如蚤年撰述霣厥芸窩不可端倪

舉藝論尤爲經生所推先生則匆匆置之矣易簀
前一月猶註明夷臨觀諸卦至日叱宗人禱祀之
請端坐觀化先大夫遺言曰公之學遍乎書夜之
道而知庶幾知先生者乎先伯兄謂兩先生並厚
於德言於遍類庸無論矣山林日長誰開薰武後
千百歲仰賴兩先生何限而復奪之遐算兩先生
深有得于知我其天之學後死者不能無莫知之
歎也先生內行淳備莊先姑夫人懿德宜配事繼
母備盡養夫人執婦道終其身至爲祝天願佳兒

佳婦昌厥徽家故貧自爲諸生積既葬及納弟子
贅不貲咸以分諸弟夫人先意成之不待仕宦而
共如氷檗無交謫也季弟蚤世撫其孤不啻自出
敦于族酌記禮以禴之粢盛醴齊夫人躬視致敬
方公不遑下壽而夫人後公四年乙亥十二月廿
三日生先公二年壬戌六月十八日卒享年僅四
十八先大夫嘗曰令德而仍不永其壽有憾不亡
者存耶懋孳生晚不及見先生所爲家嗣讀遺書
質以父兄遺言追維大槩其正學淵源洛閩之

裔也其博雅則考先康成之亞也其治行則單父
中牟之化也其里處則太丘靖節之遺也温而厲
介而和醉之酒而不亂投之色而不移臨禍福不
怵聞寵辱不驚曲成庶品而不揀鄭眞有如仲弟
文言所述者乃家嗣以文學世其家爲經生祭酒
介若孫恂恂德讓門以內雍然有古人風蓋紫陽
之鄉諸望族所罕覩此足徵先生之澤未有涯矣
先生嗣子二人冢名成志邑諸生郎懋孳所出女二人長爲冢

侍御某毋贈孺人壻封御史某次未笄卒皆夫人
出孫男 人桑性邑諸生某某成志出桑性成德
出孫女幾人曾孫幾人某某先生之葬也以隆慶
辛未 月 日先大夫方令南康弗遑稱觴返已
卯而先大夫抱撫劍之憾戊戌而先兄又抱遺命
之慽屬草數行慺慺悱悱僧輿先生與先大夫以文
學見推同其竽瑟時好同以循良最而相繼于吏
尚同位不配望爲緇紳嗟挈同而愚又悲兩先生
墓上片石機緣不偶則又同也先是伯兄爲先子

乞銘周文恪及吳中丞相繼以殁至丙午而懋孳
始得請于吾師祭酒陶公勒石垂不朽以慰九原
而痛遺命之未酬執掌弗暇給適以閩事經簿書
乘蚤夜之閒論次其事續爲誌而追爲之銘銘曰
紫陽振鐸諸儒成源遠流分異喙鳴誰爲嗣響吳
先生淨掃春華秋寔蠹經術飾吏政悉平執古御
今波忽驚百姓攀號衡犬停弋者何慕鴻飛冥冥
游卒歲有遺經胡然中道比列星偕良偶今乘雲
駕霓池之巔紫氣停眞人窟宅石函扃千秋百歲

崔城南來贈謁視此銘公不朽今余父兄

明德壽泉泊余公墓誌銘

吾宗以德壽著聞則有東湖公與予同出元路判
慶一府君裔由路判上遡八世爲鼻祖宋進士府
君肇居沱川下暨八世爲予昆弟行繇務相若東
湖公乃予大父行也予未三歲大父棄世源益路判
公多交大子伯而友松公不幸生三歲理源早亡始
君理源者曰以仲公一傳而生予父以人才辟于
朝再傳而定廣公以義俠重于

以行能顯于鄉友松公大父之子伯烋仲
人不欲生爲祝强起執婦道唯謹友松
二人不欲生爲祝强起執婦道唯謹友松
人仆事聽于季而尚事聽于汪竟以賢
雄一邑汪僉時所泣盈襦子言而父有遠志賁以
坳有如不光大也者吾何賴于佳兒公泣受教于
是師事汪而父事季跋踏如也友松公爲之色喜
遺產悉若不勝衣狀遺貲悉公業篤學力行不以產

乃養定而神加王如受異人術者之大恭藻源湖
公重汪節而多公賢館之貳室既委爲公徵示鉅
宣之意胡亦洗手作羹以奉姑歡公既有室練于
事或諷以自操乃承稟季父如兒時穀土穫幾何
廢土收幾何于母饋幾倍牛羊畜幾千頭居材幾
千章聽所出入勿問也比藉而分執在田執在邑
執敢河汗執敢山磽執可釣游營蒐衷聽所均弗
問也效陳公篤于愛友足以徵信公篤于恭讓足
以相成公若不悉賢賢若或走公者會因媼汪請

公帑百十緡爲孫女預瞽細得一遞券其人久窶
無償理乃暴得歲能償復取盈有負勿寇過公門
入而復出露積無恙倘亦恭讓之報耶雅志張其
先人身之弗達不以貪攫愛諸兒冢子世臣銳意
承公雖身殉不悔公時述媼汪言涕涔垂不止也
且甚篤于母嘗滌所賚匕箸及媼汪病備養嘗藥
不帶解者踰年既沒而用治命營樂丘走千里丐
名文表其墓君子謂之知大體行年漸高譽望益
于鄉閭公愈力行不怠參

其雄而從弟滿峰以治室謀為所攻已頗不任公
慨然曰吾與若同派而不與若共任乎叔叔子紹
從蕪湖連筏佐之念公則善分育則仁守雖則智
一舉三善備矣歲儀公大築或曰失筭公曰吾不
能多捐鄙而以力食此曹不亦宜耶其用意厚若
此故自公之與物也其在君子雖不得其心即在
小人靡不盡其力居平見老而修飾者歎曰人壽
幾何忽不在多壯圖晚蓋未暮奈何之言也始於
近道者矣然公不使諸子諱良知之學徧以力行

為念其督之則曰身不與天地齊觀便非學又曰
窮達有命學之成不成亦命邪蓋公之近道其天
性也身雖隱而德稱鄉郡邑欲以鄉射賓之不可
得隆慶戊辰公八十會國大慶賜高年爵一級公
曰天之寵也君之惠也老臣敢不拜賜乃具冠服
北向拜諸子孫環遶扶掖迭起而薦履觴進生員
酒為宗黨姻友畢歡諸縉紳若方司徒程比部汪
侍御各為文而壽之公猶泫然陟屺之思也明年
己巳六月廿一日以疾考終距生弘治己酉二

月八日得年八十有一始公生三歲人疑其不
既乃得上壽咸奇之念出先生傳公稱老子之言
治人事天莫如嗇公養生治家蓋若有未乎此者始
其奉親竭所難致無所借則公之孝可測也繇公
始末大抵冥符于河上之旨不自私故成其私勇
于不敢故活不自生故能長生彼壽為德德豈導
引延益者所可同日語乎公諱勳字士功嘗浚池
于里東而樂之因自號東池云元配胡氏生弘治
一年月日殁年月日子五人世臣先公
卒世倫太學生世綱元配出世綬世業繼配出
男人曾孫男人公始卒也窆于里南源新
三里啓壙不吉改卜高塍頭距居僅百武
坊以萬曆壬辰歲月日隧而封之四子善
襄厥事墓石尚虛未遑也後十四年而三子並厝
世綬綬為魯靈光晚持大體能推公享母之意而
諸孫彬彬文學圖不朽公乃請先輩所贈言屬予
論其子狀之而乞銘于予予生晚未甚悉公高公

山先生傳在矣故不辭而爲之志且重以銘銘曰
我有至寶曰惟嗇神用以治生匪儉其親賢孝爲
恭慕若終身夷厥町畦共及于真既壽既昌樂此
吉宅高瑩之原抱乙負辛厥左峋峋厥右嶙嶙厥
兆振振厥銘聿新宜爾德不湮

孝廉汪以德先生墓志銘

懋學家山中兒時入城喜見其先生長者獨未見
孝廉而稚善其從父子烈子烈爲言孝廉閒名
予心傾之未幾而孝廉力疾詣門謁旋行卷稱
日臻彌留竟輿櫬歸而孝廉子幸文昌爲吾婿
姊後予又從韓甥聞孝廉今年春文昌子起龍奉
祖母來山陰而子烈手爲狀屬懋學爲志銘嗚呼
予安能章孝廉也按狀孝廉姓汪氏諱嘉成字以
德別號養所狀不稱從筭命也先世禺族分著城
西縉紳文學輩爲婺城冠高會以上多隱德祖諱
大科寬碩長者娶王生二子長曰弘介即孝廉父
也爲邑諸生娶於程以嘉靖丙申八月十四日誕
孝廉孝廉生慶門盛際頗難爲名乃幼警敏摘詞

輒出人意表里中魁宿遜以爲不及弱冠補弟子
員試高等文譽益振每搆一義爲諸儕輩爭傳誦
宗別駕嘉會有時名至爲之焚草曰未可令大巫
見也俄而別駕舉於鄉自謂嫌秋在前宗之人咸
以叅逵貌孝廉孝廉益淬礪自戊午至丁卯三試
而中應天尚書選時王父狀會試父中乘公歎
之曰文孫虎變誇重慶　聖主讓飛重首斗閭者
以爲美談明年中會試乙榜故事乙榜得超補州
邑博士孝廉意不屑擔囊歸發憤下帷潛心義理

兼明習　國家典故期爲當世有爲鉏其於文含
英嚼藻燁如也顧數奇久厄一第凡六上春官登
乙榜者四終無愠色每歸即閉戶如初所坐榻當
兩膝處皆穿手丹鉛書幾充棟即屢常外滿鮮能
覩其面惟持几杖侍王父若父朝夕唯謹王父喜
飯諧大耳方顧而性疎宕人樂親之居常叅出暮
返其返也必沾醉孝廉侍其父候里門視安寢乃
退祖坳父態亦然孝廉侍父如其侍祖至自對杯
酌却不御微獨力不勝則以下邳北上辭會爲友

人卜夜乃翁不寐自檠燈促之歸遂斷酒以祝嚴訓廢兄弟則怡怡於朋友則懇款無懈恢有二子教不勝慈曰吾父未所責余而余安施之乃家子逢唐能以文學世其家每為余言輒泣數行下余亦泣蓋先大夫待子亦然而愚昧終未始廢學治所謂常自教兒者耶逢唐既舉子孝廉王父諡恭肅神孝廉有子倫幸天厚之孝廉德殖之寓意孝廉天幸在于祖見孫又見孫之孫若唐之篤衰則其殖之者也往濟寘于世味無所逐言事若不

出口閭喋喋語即其人譽已亦固發赤其不媚悅人可知已家城閑去縣治不百武終歲不一謁或以謁于之論曰吾不以孝廉為垢府此其志夸意遠宜永年而享年僅五十一訃歸其父傷而不哭曰壽也屬子烈狀之子烈亦曰壽也其有死而不亡者也哭之日是為萬曆丙戌三月廿七日殮于京邸友人德興祀無功族叔汪德承治其喪而同部諸孝廉環祖其素施且為言於篤部使來傳遽還而父命其配程及諸孫迎柩自就讀書處喪之

見所坐榻及丹鉛書則不能無慟哀其志之苦也配程生三子長即逢唐邑諸生娶張氏次逢祥太學生娶重氏一女字韓文昌有孫曰見高見孝孝廉未葬而逢唐亦卒見高遊江湖間以父執來謁余余為道子烈名實之論因慨今世士舉于鄉自號古孝廉至語承懽諱言善養臨取予輕言逢節此非有甚餒祈寒之不可堪而以傾室為方田世亦相率覓之曰是夫祿未逮而去廬儼未傷廉也孝廉獨差為垢府嗚呼廉哉是宜銘銘曰

明月在握不飾銀黃幽蘭生室不改孤芳誰謂市囂爾居則寂誰謂巷同爾音則邈硜硜洗垢默默守玄千秋萬歲惟真孝廉

狀略

二妣乞墓銘狀

甲辰

不肖肯二親棄矣即生我者不及忝安能忘前妣懿嫩顧從先伯兄得聞及讀先大夫遺言往前妣十之一而從兄游及就傅朝夕覩記得妣十之三往時伯兄若姊亦恩曾一再述大致乞言于朝終始未備悉且冀得吉壤而更銘焉乞銘公勢名山垂不朽也新安山崚崚多石善水非預試不敢葬嘗一卜于里之和瑞山再卜于安久原皆墳

高敕炭其中三年發藏其土濕慮至庚寅而得里之古樓岡僅容一穴奉先大夫葬焉並時得里之中挿山負癸抱丁初試之吉丙申十二月奉兩宜人即茲壤不數日而伯兄病明年日臻彌留竟不起不肖等未敢終事而形家言山故吉以初扞稍下偏左于法宜遷移右十武高十尺負甲抱庚其中宜燥其土赤黃有自然穴啓封果然乃以壬寅歲九月乙酉日更葬焉封而樹之乃述二妣者伯兄不可作矣余先世系及先大夫始末具方督學

藏中惟二妣遺事不肖述所見聞乞明公表揚前妣誥贈宜人孫氏婺北繡溪里人司城孫公處女也生有淑質司城公重之必欲得佳壻先大夫九齡試郡邑冠諸生邑令會公欲女焉辭不就而請婚會于孫公許之嘉靖甲午先大夫髽而舉于鄉丙申宜人歸焉事會王母廣昌夫人葉得其歡心于王母汪孺人尤謹先大夫從緒山東廓二先生遊頗宜人孝養無內顧宜人性柔順而極莊敬且善容物先大夫稱為益友居常見先大夫嗜學每構思一切都忘時其起居而謂護之不令先大夫覺也先大夫有時譽即山居四方之朋雲集宜人治茗藿無失客歲己亥舉伯子懋學不以愛故忘先膳于二女訓以禮則習與性成其後伯子給事黃門首觸江陵相者疏聲而韓氏女十七娶嫡相舟自矢皆稱宜人能教云宜人年三十七伯子補邑諸生又一年有家婦為人姑矣而事會王母逾加時嘉靖己卯王母棄會之寢先大夫既葬計吏行舉室喜甚宜人從容前出而賀王父曰

康公未脫還詣賊請曰無休吾翁領備勿恤也會先叔文學世仁並至賊義而并禪之其孝不避難如此明年先大夫以乙榜不仕歸諸兄深心遠念有賢者不及知宜人能意解也又三年己未先大夫謁選得瑞安令歸未至維揚宜人計聞先病革之際惟以不終事舅人爲憾因泣語之曰孝婦哉安所報願孝婦得婦如孝婦也先大夫明目含笑志在宜人者爲勸其終始稱女丈夫云將之瑞安乃請續于我胡宜人

胡宜人者清華里處士胡公次陽女也七歲背所生母事嫡母而謹家故貧女紅之暇獨凝寂不逐諸女戲處士笑曰女其鶺鴒若葦耶宜人謝不敢先大夫念孫宜人事其繼及得宜人事曾王母王父母曾王父母曾王父時家子婦既長宜人優家子不名而娣視之婦妹視嫡女且憐仲女之幼離顧復而恩愛有加先大夫嘗曰人生得琴瑟友最難吾兩得之事先慶瑞安邸中素泊如幼時瑞安當島寇殘破之餘先大夫憂勞常不

解寬宜人以時供膳服茹苦若甘能佐先大夫廉名遂大夫樂徽爲親辛酉竟以外艱歸而明年計歸裝僅料理掊政拙名以甲子謫倅歸州而宜人部使者謂先大夫一塵不染有絕斬斷吹之時則宜人共此時也其年家子袁督學士王母大先宜人先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先大夫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

永嘉祠未亡人先大夫更難出賴宜人善相視鄰邑勸爲且伯子奉使歸過孫起北上補南康令而伯子亦得撫州司理同在江以西凡四歲先大夫入覲則宜人就撫州不肖甫離襁褓宜人輒引不肖秉以訓秉未習言而開父兄爲不肖口授輒記不忘引以屢說不令論一字摹範夏楚肅于嚴師先大夫笑曰慈母哉宜人曰先賢斷機所以慈引康舉叔子懿行參之懿厚宜人于是年三以伯子考司理續補封襲人逾月而先大

夫考南康績推恩王父母伯子召爲給事中先六
夫擢台州太守授檄不赴歸相見宜人曰向所爲
舅姑請者遂矣君故稱靖節先生今何必不如第
見曹毋梁粟覓也家居一歲鄙窮活餓蔬菽少長
靡不適其宜明年乙亥伯子既忤汪陵相繼逝爲
編民丙子韓氏孤暴殤家婦嫠女相續率一月而
有三喪宜人共先大夫之感不一年竟見背哀是
爲丁丑六月不肖百身莫贖矣哀哉前而伯
子仲女哭逾慟則宜人之[illegible]知已宜人諱二
[illegible]

年已卯先大夫不幸又三年[illegible]相發　皇子
生覃恩伯子復冠帶未幾以臺省薦召璽給事中
又二年甲申比例乞補恩二宜人俱從先大夫晉
今褆子女婚嫁將畢季子摩復殤伯子既以起廢
出用超擢六歲中至司徒中丞滿三載倒得再命
爲泉壤光而適謝事于考績之際推恩尚懸還山
以後多病不起其皇皇襄事與遷窆之期前所備
之矣乃墓石尚虛諸事未備不肖孽遊學白門聞
邪與計偕即渡江北上未有以告宰于先宜人前

被　上恩成進士自茲以往且長簡書難內顧惟
以秋中乞假歸展先塋敢弓
名世一言勒石而封永詔來世不肖死且不朽
纊前妣孫宜人享年四十三生正德丁丑十月四
日歿嘉靖己未三月九日附葬于一人懋學戊辰
進士歷南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韓氏姊乞言狀

先大夫有風慧三索而得姊性亦慧先大夫鍾愛之七歲背母孫宜人事繼母胡宜人如孫也宜人亦愛之如所出先大夫在諸壻出與諸生論文入而見姊徵言為之顧解姊習訓逼小學十六歸韓生應泰十一月舉一子逾月而韓生夭姊為之不食先大夫謂曰死易立孤難乃食是時父兄並服官欲携以隨姊辭以姑在抱其孤事姑唯謹迄先大夫乞骸骨伯兄抗疏歸田獨姊歸寧而孤纍卒

姊遂堅不食也先大夫謂言姑故在且謂老父何強之食已而遂有胡宜人上嫂之喪先大夫病下瘠伯兄病目不省等皆稗諸視膳嘗藥姊極孝養先大夫既不起姊往事姑已哭其姑盡哀日夜樗賢者為後而難其人從叔氏勤督諸子駸駸庠序中伯氏次子登世姊收其婺哺其孤今且受室矣時韓氏老成驟凋人多窺之者業亦落姊以大義持戶窺者為之欷息居常引經斷義即伯兄亦為畏弟無論為女中師也前後縣公咸推重姊之

辭不欲受一額每謂吾婦道之未終而何以聞于人即桑梓識者亟稱節婦節婦不樂聞也不肖徵古女德其以節著獨知其有夫以孝著獨知其有父至如巴清乃以貲聞非必關于名教其有至性兼篤隨分竭誠且有功于其世業若姊真不媿所生矣曩先大夫病革顧不肖曰兒雖得有兄如父姊如母姊真不以異乳故廢于視諄諄引父兄為訓及不肖識句字應科舉姊途之曰欲梁公為女王相姚少師為靖難元勳俱不能得姊一盼若勉

辦好相見也不肖師[illegible]

姊在前年冬姊屆五十[illegible]未及歸謂頃徵天幸得一第何[illegible]人義不容緘區區之私不欲以伯兄之亡而令姊節遂湮滅也唯名世鉅公念其苦節惠之一言徵信來世不肖死且不朽未亡人何知焉

韓仲子狀

韓仲子應泰字虞仲婺源城西人也先世出昭穆齊宋季有處士陽一者從居婺梁化坊七傳而為

蘭坡公天護卜西郭之韓塢築居焉族始大有文
夫子四人彬彬文學長曰漢為余高王父館甥即
仲子曾王父也用胄監為南昌簿抗節不屈會面
弗其令長同事抑使謝不可竟掛冠歸營菟裘因
山澤之利比於素封漢生家務先隆醫永好義樂
善邑紳交重之若汪檗和潛裘毅泉中孫洪佳
御咸約為婚姻適子都經諱繼宗娶子汪不字而
其勝舉子應軫既續胡孺人生仲子及幸應乾仲
子生而魁偉為都經所鍾愛壻擇佳偶而都經以

中表少與先大夫學同舍相[illegible]大夫亦念祖
姑之誼而不忘夙好也以仲女[illegible]既納徵歸經
即世仲子孝養稱孤市[illegible]說先大夫愛女
及婿督臧獲紀綱之得以屈鉄而仲子益善事母
友于昆季分田爭取奉宜爭取隘人以為不類家
聲先大夫撰傳傳之即氣自英英而不失雅馴其
目為遠器也年十六乃親迎適先伯兄奉使過家
姊妹並歸寧仲子處貳室日理舊業間從外舅外
兄習德義之訓矯矯欲拔流俗逾十月舉子文昌

親戚咸為韓氏賀又兩月登白嶽謁玄帝還渡學
溪風雨晦冥舟人不戒而仲子竟從彭咸居矣計
至未亡人為之不食先大夫謂曰死易孤難乃
食是時父兄並服官憐不忍別未亡人辭以姑在
抱其孤事姑唯謹迨先大夫乞骸骨伯兄拂衣歸
山未亡人携孤歸寧使與不肖同就塾其課督不
殊軻母且念舊廬陋欲圮脫簪珥之不給請父兄
坊金佐之遂成含章堂經營預教花花乎為仲子
百世之業而文興竟以疾殞未亡人堅不食也先

大夫謂曰姑故在且謂老父何强之食且圖所以
為後者時軫次子方[illegible]序當繼因病猶豫會甚月
間有先宜人丘嫂之喪先大夫病下瘠伯兄病目
不省等稱無能為未亡人嘗藥視膳先大夫竟不
起議未決未亡人趨事姑姑亦尊切韓氏老成以
次就凋子室風雨飄颺時至遠近豪右獨以大義
不加兵未亡人未亡人念大事弗襄自高蹊難篤
固藩垣維堂構上吉壤兼以伯兄外護故業日拓
而仲子之祀可緜乙酉文昌舉子起龍未亡人周

呼虞仲而賀曰君有孫矣召乳乳之如自出收文昌同居既而昌夫婦偕沒未亡人為之服朞月歲乙未卜得環村之壤負甲面庚僉曰習吉捐百金售之明年營壙築圍更八年而環以山巷翼以書室以甲辰歲　月　日奉仲子葬焉右祔文輿而虛左以俟相從也葬三年起龍舉子兆翊未亡人召宗老扇告焉爰以主鬯而又捐所拓大宅一區為合族宗祠分田以給蒸嘗蓋至是而仲子之終代矣仲子生嘉靖癸丑正月十三日沒隆慶己巳正月十八日享年不及先人受產不及季父伯兄九齡童烏復為造化所奪然壽考多男羣從昌食者或稍墜其家聲而賢豪有道問薄之世靡不歎惜仲子之婦且南昌光祿都經尚在淺土而仲子已即樂丘乃未亡人所以有今者艱閼萬態不肖殆未忍言之也猶記伯兄沒而虎視虓豗息幾難自存即不肖亦為棄雍之議而未亡人獨曰有人此有土者丙子以前事也有社稷乃有君者丙子以後事也卓哉兩言踐若持忽微見定仲昌不愛

遷乎先大夫遺命不肖曰事姊如母而先伯兄每稱姊為畏弟且謂慧性非已所及不肖如母事姊而為虞仲計不朽以藉手父兄微吾師一言其奚賴焉若姊他懿嫩當有別述茲第撮其存韓者而崖略陳之念就不文惟吾師哀惟採擇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誄

○先兄中宇先生誄　戊戌

昔展禽逝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曰惠嗟嗟今之世而有能知吾夫子者乎不肖曷敢自後于女子矣泣而爲誄曰

夫子之不倚今夫子之不變今夫子之因物而無恩今夫子之簡易而無文今皎皎非潔剛豈折今酬心報主臣何功今推賢嫉慝辭膴崇今苟信吾

棄寧衆暴今身之弗恤名胡愛今世涸莫知含則藏今直道事人將焉往今匪圖不行吾醜刓方今上天下地浩浩蕩蕩今中心直方足徜徉今好古敏求肯晝空今忘食忘年遊大通今會衆已促陶甄磬今優游卒歲得吾正今君子所恃小人憚今杜折維裂乾坤絛今議以易名論定亶乎

祭文

○告家廟文　乙巳

惟我先祖肇闢川源自宋迄明世續令德　明經府君丁開國之際投書請檄安全其鄉閭陰德莫並而　竹居府君遂能定理源久大之基紹以人才重以義俠迄　高王父以信義禮教益光其緒用能開我廣昌首登賢路爲斯文祖惠政勤勞光於俎豆而值勛勩之際提東越之書以詔後來南康躬孝友以承之我　先大夫天授異姿蚤傳

聖諦啓覆自洪受記錢緜用能[illegible]國而亨浮雲世味父子兄弟師友一堂故不肖孳自襁褓中熹先叔孝弟之訓就傅而先大夫授以良知之宗既孤而先尚書迪以愷悌之旨自身作則出則正直忠厚處則孝弟忠信孜孜向學迨晚彌殷修極而開默合真體作者愈盛述者愈難戊戌以來日夜兢兢隕越家訓是懼幸得皈依劍溪金陵二先生之門期無墮落不意天假之緣偶叨一第綰綬山陰紫陽之過化具存師友之雷牆容通不省誠不敢

以京華外吏妄生欣厭惟是民望易孤重任難副飲水之懼對境寔深思啓行翼敢徼先靈倘師承之有緣亦家學之無替于茲及瓜之際虔修酒告之儀斟醴犧蕭洋洋如在以季弟彥博祔食于祖考府君之側庶

白寃獄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人智所窮神無不燭某奉　天子命來令山陰幸藉　神休比年豐樂豈意敎迪無術民或相殘以去秋九月初十日昌安

居民朱瓏主僕被殺某開閉思之默禱焚香願速得罪人以懲不類迄今四月賊匿伏沉雖萬衆一口獄情似可無疑而寸心未詳長吏終須抱憾死寃生命痌瘝切身爲此具疏懇禱於　神惟神大昭威靈或迪之見聞或告之夢寐或顯示其迹或曲諭其幾使天網不漏人心知懲寔惟　神之靈休烈其或任其聾聵逼民死地而寃抑罔聞則豈惟令之戮抑亦明神之善生神其鑒之

○祭孝廉用之兄文

甲午

嗚呼痛哉吾輩何忍哭用之也用之義至高而食報甚薄塗之人能道之矧二三兄弟幼同硯席長共嬉遊且喜接殷勤而吐衷曲往往見用之俛仰間無不意在千里且樂道古三謝一門之盛輒扼腕肝衡恨不使二三兄弟聯翩振翼共傳風起終不欲駐川之嘆若古人後夫用之若帝倘倘而過同志乃如是意豈有量也祖宗蘊槃薖積發之自今即愚不肖自謂遭當其會宜有以厭用之心不自意垂翅南歸且謂造物者豈有所蓄而勃發于

用之何王楊未盛而罕生先哲貢公未喜而國子先悲嗟已吾何忍哭用之也用之恠無崖岸樂成美即後生末學桀驁不雅馴猶且覆其瑕而采其瑜故人樂其易親而服其無它用之去而異同之形孰與聚之邇來士風茅塵名掛孝廉捷登播紳而用之緼袍大布朝薖暮鹽庶幾乎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用之去而熙攘之習孰與振之是用之未可以死也未可以死而竟死用之豈自死哉聞用之言生恒鬱十餘年死當大笑而去嗟乎嗟乎鬱

笑以鬱笑笑以笑在世憂世士子之常遂平章命決生死之關浩然長往不作兒女子態徵達生不及此古來豪傑獨往獨來與造化長終身多類是今念用之言凜凜猶生也用之不行大致已言詞震兄數言世之知者以有志未竟為憾不知浩沾一命為榮是何足供用之笑如用之言與世輩不宜以兒女子為用之訣第生平樂裏獨歸者久即今歲時伏臘等酒論文言猶在耳人則已非安得拾溧園之談為桑戶之倘況能障方少為勞又安得不向用之作長慟也用之尚飲此酒勿忘二三兄弟默相令子與侄輩共任之用之真不死矣尚饗

祭懷川張先生文　甲午

嗚呼哀哉以先生之志萬一未酬而竟賫此以往也弟子卯角事先生旦夕承顏色擬步趨則往往心折先生閫修內念靡不以千古豪傑自期雖遭時不偶未見諸行而皭然潔不滓之軀高不為之顧超乎流俗而不與物俱屑屑幾得行若子者矣當

世競趨聲利賢者猶移擬鼻比而執灑掃者不羨廝徒之間道即詩楊門之探奇攬轡登龍希躡附驥才薦波流莫知底止而先生之固命耳提一稟于先哲之遺訓是義和子孫宦海世情千遭萬不以瑤琴為不可教而諄諄詔誡者即此為在世之師徒閒者乎性家伯氏能知先生能以不負于伯氏此伯氏所以當南行而不使一季暫違于先生也南雍鼓篋海放縱恣不自且以風志將酬為先生引領望忽忽亡成仁志未立而造事數奇身未顯而情事[illegible]以來所不解顏者五六易草木矣[illegible]知者以緣是為疑而不自[illegible]亮此其故難言之矣世事浮雲變遷[illegible]有顏何天死道何不子乃今呼吸須臾竟[illegible]六尺可托庭且有人昨從吾甥聞百武之內得佳宅兆此皆智謀所難必而以無意得之造物者茲巧矣不顯畀以善人之遭而陰示以善人之報愚以是為先生慰也先生少時卓犖自喜君當慕郗汰愚海剛

峯爲公彼二公者享年啓亂竟作何居而先生寧復介意耶旬月之間猶獲論志淮清分手會幾何時寒暑晦明變不可知僕聞不豫輒報頻留問疾之東未還訃聞之使已至十五年恩義貧薄所失之恩曷禁予嗚呼哀哉易簀之際未聆遺言築室之恩曷禁予戚仰止山頹泰壞所爲善繼先生之志而圖之不朽者惟遺二生敢不竭其微力惜短情長不宵安能更爲文貲先生也嗚呼哀哉尚饗

羣季醵奠少弟懋台文

昔人有言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若乃未嘗生未嘗死者在達者之自瞰焉彼期之修短享之厚薄彭殤同盡卿丐同幻以公輔之清標容如冠玉聲若金石二三兄弟誰不以榮名貽之壽考覬之多男祝之乃駒過竟促而去來一夢也惜哉微獨二親即我輩造膝而談業分管而摛詞屈指鴈行染翰間不禁點點淚下矣公輔筆端最澤昔年之試難一青衿我輩以爲大材晚成至今日而此事又其所輕聞其臨決拳拳以未酬親恩爲恨所見

公有進于文詞聞者乎別離太促比諸不見天且不爲男子者所享不啻多且久矣我輩不習幻言哀不自禁援是爲解有酒一巵公輔當如平日者而飲之嗟嗟復何言

醵奠汝嘉叔文 戊竹房諸伯叔世法世傳啓生子文詩 庚己長汝嘉八年甘苦行止係竹公爲兒社

嗚呼汝嘉豈今之人耶所業者經術所述者詩酒所全者天真 之典刑後生之儀的也不類叨長八年垂歲分業不及涸汝嘉視席間自少至老徵天之幸竊喜同胥而下羣季子姓並爲惠玄

自甲子歲汝嘉輩英賢序行之奮翮南宮闕是仕者顯鴻名于朝學者修實踐于家耕者歌太平于野中間老成雖漸藏冊然家庭之內濟濟多賢不減祖宗時也癸巳而後東山洛社不類目不能從而汝嘉輩時憑杖屨序天倫樂事道先世遺風其爲意遠而爲益多大廈欲傾梁木勝任不類庶幾高枕而逸吾老也奈何一歲之間奪之再三社日而哭行之上巳而哭汝和南至而哭汝嘉凡此三公年皆少于不類乃今少者死而長者生樗朽者

無恙而砥柱者先傾造物之降割吾家陸矣汝素
享子美年畢尚平願賢者有後素所自信顯然而
往夫復何悲吾儕爲天倫悲爲祖宗家法悲爲眼
前風景悲爲賢者凋謝悲汝嘉當不以我爲不達
也神奠式臨爲我飲此酒

兩房醵奠聯峰叔文

嗚呼在昔朱公伯越沼吳已而遁跡逃名千金喜
致人以爲揣先覩變非偉丈夫不能吾宗僅人代
興若晁若弁若章甫若側注若綳布不下十百人

若乃扁舟五湖素封都會幾與朱公同聲二百年
于理源僅僅兄耳司徒有言白門汝張瓜步仁甫
兩公者商也而非商也庶幾乎商士嗟嗟兄豈徒
薦以五之者哉足跡遍乎名都而白門若土著公
卿士庶迄乎臺隸童隸靡不知有聯峰數十年一
日矣龍蛇之際偶居里門于時室有小警英特爲
之寒顫而兄旣不爲動事竟寢人以此稱兄識倚
重宴多二三昆季不得時時陪蒲博于兩花牛潚
閒然而懸肘後弄毛錐謁水衡者諸有陟亭靡不
從兄共實比年朝籍有人南榜久虛兄尤拳拳望
之今者泰期將至奮翮有日女得荅雅望于生平
也數月之前猶傳善飯考作九谷私慰有兄實幾
倘時晨晏告寢攀柰光祿相繼云亡于今堂有二
雙願有圖未完事將安仗瞻望素旆渢渢淺
松喬相率一酹亦不知所爲辭也嗚呼尚饗

兩房醵奠祕舉叔文

嗚呼自公庭禱而說壺髮而鼓信實啓予先祖父
歷不津津謂百年之積澤發自公嗇以英妙而豁

鄉邦之重矣已而[illegible]
不倡一登然而淵源經術克[illegible]
動銓司一試而恭藩軍再調而課[illegible]
下迄今上五年叨科目者不啻余十人其以驟貴
而身爲大夫自公而三耳嗚呼公之文果有用亦
足荅祖父矣八年于外驟歷名區桂林佛地羊城
仙踪公已升樂國而覽勝榮且也天子萬壽公又
以外臣而沾慶典鷄人之唱長樂之鐘宦況自是
可人而一旦擲之如敝屣也豈徒貴甲人哉優

游林泉二十餘載機發于醽飲人以和少忘其老
忘其貴不肖忘其賢其久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乃文學縉紳多其雅量邑大夫致其崇重公亦共
然忘之矣已而後昆從黃髮大老相與爲東山洛
社盟美景良辰必行樂亦千載一大快也中間
雖復委蛻無情迹試言校又親見之公等君子
真哉夫人生行乎其間未必不明精神者必强
固聰明强固矣未必用世用世未必爲貴大夫
大夫矣未必躋上壽上壽矣未

備又未必知樂乃天單摩公公之所以今之訣我
知公舍矣而逝也無奈一門之中先輩與刑相繼
摧謝即洛社諸賢獨公爲叠靈光巋老者倘公福
重振頹者望公子獨先公乃一旦厭塵世而從祖
父輩諸同社遊是公處其全而後死者顧受其戚
也公即含唉二三子弟安能無長慟

祭太常趙石梁父母文　甲辰

蘭山鍾靈淑水凝粹受啓哲人具大慧智絕欲去
苦文憲汝視從東魯宋焉來憲皇臨朝維產

居室昔際風雲星源雨施吏署波澄四郊醇醉棠
樹如祇花滋如墜集彼百美曷云三異暮徹天閽
起徵入侍神羊共嚴驄馬羣避霜冷遼陽風清塞
冀望重三臺名高八使　帝賚親臣西清召獻密
切宸居冥觀物地太常祀官托茲權位藩易避方
心傾異類皇華載歌同命將昇人士皎依欣承寵
義胡遽反真望孤示疾化者自歸生者自寧誰謂
有情能忘悲悶矧我紫陽孔適蒙庇夜望素師沾
裳滂泗斟醴特蕭我心如刺

西臺公奠馮太僕文

太微列象執法崇班肅清臣紀容邇　天顏不有
哲人孰者克任緊惟馮公位望斯稱禹穴鍾靈清
江濯粹奮翮風雲隨車甘雨機製爲錦花種爲棠
最褒卓異傳紀循良績來　帝眷譽徹天閽蟠頭
白簡柱後惠文神羊共嚴驄馬羣避望重三臺名
高八使大江之西畿甸之南吏署秋清寒谷春含
成勞既多卿貳特畀冏命維新六軍倚庇朝風夜
號卿月無光方期鳥任遽告景藏伯道香山問天

百口　帝悼近臣我嗟良友既同國卿亦悵僚私
犒蕭一酹安能爲辭

同邑合祭汪貞吾大尹文　己辰

玉以璞完器以虛受余聞斯者有渾淳者壽若泉之
持千君胡報吾一[illegible]　[illegible]學山
[illegible]　[illegible]鐘鼓和共
指千齊[illegible]門[illegible]子固君也欲然
恂恂若[illegible]雅榮龍章褒慰[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魂生白喜高望遂陽三[illegible]

大帝必篤之祐胡遽厭舟載之族邱形單郵
亭寂寥美報徒問天誰即不二書易殆于其後
一經可傳千秋不泐丹旐在前素輀在右桑梓宗
盟心摧欲仆犒蕭緘詞鑒茲一酹　乙巳

祭周太夫人文

嗚呼生人分義莫重於師莫重於師所自出謂其
成我之恩與生我等若不肖於吾師何如哉生紫
陽之鄉垂三十年習所見聞如夜如寐自霞源一
謁聆惟心之言揭經旨之宗始能滌舊迷稍知
自証嶮嶮得失之際幸不大至淪墮此其起死人
而肉白骨恩不可勝報也師寔生我而爲師祝願
王母者寧不望其千秋百歲慰吾師終身之慕而
貽弟子無窮之庇哉乃期頤上壽一歲之間越城
再見而何不能得之王母也不肖則謂王母更有
不盡之年從古爲人母長生久視不知凡幾而于
今獨稱一則曰孟母一則曰尹母兩者之筭不知
所終則爲吾師母而壽殆與無窮埒矣師之學術
出乎生死之外母之達觀忘乎有生之樂弟子安

用以慟爲吾師助悲哀第天性之戚終不可解而
弟子之同戚者又安能恝也矧不肖入越之始幸
奉九旬之觴而曾幾何時遽聞怛化且束於吏事
不能比諸孫朝夕總帷以躬弟子職炙絮之陳神
與俱往犒蕭遙奠惟王母式臨之　乙巳

吊會水叔文

維萬曆乙巳臘月既望族父前少尹會水余公捐
館舍數月矣族子令山陰日逼吏事促促無須臾
間得以束芻緘詞適從四明遠泛舟鏡湖因得小

[illegible]拜手焚香爲詩而弔之曰緊生人之本[illegible]
[illegible]我而玄同何淳澆而樸散隔一牖以自封神[illegible]
[illegible]成于秦越吠纓冠于鄉鄭吏爲迎而民爲魚一本
疎而多喈親公秉執以不流今續前人之踵武豈
時俗之媚從今[illegible]夫古塗壑英於橋門逸
況酣于[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次公之遺則氣以
折而彌鋭今才以鎖而逾精璞雖憐其三刖亦乃
發于新硎三公在庭一命亦膺拜官新定治賦石
英才堪任鉅都水儀城愛物存心濟人斯足望焉

無況穴蟻不漏既魚鱉之安淵向龍巖而督捕對
翠華於金山流木乳于香嶺厭佐路以倦遊驚衛
陽之新命蕙蒔百畦菊荒三徑豈戔王門之裾盻
尋谷口之盟甫息肩而逸老復委重於鄉評家有
典刑邦有司直懇懇勤勤切劘大義叱叵可乾風
波不避受拒自它忠告自已夢入葛天願還畏壘
縱往瀾之莫迴嗟公志之洵美龔黃耆之長存作
後生之眡倚胡不慭遺晨星落只嗚呼悲哉出而
能藏浸亦保身不諳入清入濁古與今寄往來之無

儻亦何羨乎大椿酌清江而遊時吾以哀夫吉人

弔王世弢文

丁未

嗚呼世弢復能共夜話耶世弢復能賦燕山之雪
尋白岳之盟耶予見世弢於霞願之[illegible]賓館親而昵
未悉其生平及[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予亦[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高足而吾黨無友矣同志日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閑賢世弢蓋予[illegible]

[illegible]輩儈房叔寡而世弢之[illegible]也予嫌文緩冤
進賢俟德謹[illegible]
[illegible]殁子友道至矣誰謂其[illegible]
業宗傳日夕共證以踐初盟而今已矣時邁剡溪
時叩曹山洙泗無恙而子思不作也予安能無慟
若夫齊彭殤而家六合適去遒來世弢見及久矣
有酒一巵願如夜譚者而飲之尚饗

祭開宇先生文

丁未

[illegible]先生之教[illegible]吾黨[illegible]

吾里豈其有夙緣耶二三脯附藝親乾經弟子皆得供七劑啓手足少酬分諠而不肖其能繫統坡缺掌簿書海暑易為玄禾而生為未東北載星出入不覺溺活垂働不自禁因念未從學先生所以性其家學是能盡其道而為民右今日一旦舍一往矣先生固善遇也其能無情乎生物而吾鄉之師道喪也昌黎子之論師云傳道授業解惑是惟知道而後可以傳授業解惑而後可以授業不惑而後可以解惑今七人者既而儻然擁皋比坐絳帷者自希青紫捉鉛槧發蒙之外有能尊證悟之書指自心之聖而個個惺惺者乎有能紀經世于歷代考鴻烈于本朝而燦燦井井者乎有能拂談塵于漆園擬玄荃于莊園而洋洋灑灑者乎中衛之尊過者拜而今亡矣愚讀遺書而涕更活活聖也乃尤有自憾者書固在也受而弗傳伊誰之責悟語吾未能會補過書吾未能寡經世圖吾未能証鼎二權書吾未能措于理莊語吾未能遊于虛即今有民有社學製三年淳古未還而自心未暢徒徼天時民力以竊循卓聲何以稱學道哉幸而處稽山剡水間伊邇哲人不使我聖有如徂春過嚴池即開先中夜久坐誰為施金針而指玄筏乎遺編在案被讀油然淚感詞以告筵几帐依然美人索于座前不聞先生再歸真也

續楚辭為韓姊作　　壬寅

維萬曆士寅正月日是為故君子韓君慶卅五十攬揆之辰未亡人阿余設遺奠而為位以奠曰不能言授意欣弟以祝先是生不信兄曾為楚擊以寄弟乃續其聲而跽祝曰嗟於怛乎義馭征而靡返今望舒未吐而朦朦雲翁鬱而弗開今春黯憺而無容追攬揆于初度今怨彭咸而靡從弔形影于三紀今予未測夫所終嗟余忍死于荒落今慕嬰杵之餘踪操余皇于溟渤今值爾天之颶風招南征而不復今喬委蛻而翱翔乎蒼穹駕玉虬與玄鶴今望瀛島與高嵩余亦厭此塵世今悼初頭之一空甘荼茹而靡悔今聊飄揚于秋溪陽一

旦而九逝兮夫何恤乎埃塵紛屯蔽而未已兮
蕙圃而狂人兒環衆以爲址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忠誠任事之臣不可一日去　上左右今者秦鏡
雖撤言路甫開中外遠近咸賴得正直忠厚如直
指兄者亟入春明以清政本而定國是乃叔父遊
厭人世而海內少稽治平之望彼蒼其謂之何去
年春暮熊我嶺雲今年秋仲報我計音近蓼在越
遠歸自秦言猶在耳而溫廬不可以復親吾安得
以不朽爲解而拭吾涕淚之沾襟尚饗

戊申

○祭汝道叔文

嗚呼遲任有言人惟求舊茲求舊今人間周秦

秦鏡漢鳥柴陶購以不貲何則謂其古也夫老成
人之存古韻不止於周琴秦鏡漢鳥柴陶也而況
家後有叔父所古者大羹玄酒之味所追者簠簋
土鼓之風所望於人者無懷葛天之俗雖不能遂
意自在焉而今不可見矣舉世視叔父爲昔之人
而懋翠獨奉爲憲老叔父亦不可一世而謂翠不
謬於前人此正先廣昌一團元氣未至澆散之辈
今而後作何狀余安能知之而安能不爲叔父哭
之叔父爲廣昌夫人愛孫南康公愛侄生不愿世

而享年獨永乃出諸父昆弟之上此固智所不能
謀勇所不能參貲所不能制富所不能售而自初
自古親親家法殊異平　　

蒐言卷之四目錄　義集

奏疏
乞補詰命疏　擬請簡總督大臣疏

揭帖
請證揭帖

論
天地爲大父母論

議
用人理財議　孝靖先生私諡議

解
白解壽淮太傳中臺江先生

賦
雲來窩賦　有序

疏語　青詞附
勝邑新文公祠募疏　須彌菴建法堂募疏
修融光寺募疏　薦韓姊丈五旬誄意

祭文
芝萱圖說　園語

銘
朝陽銘　銀佩銘
羅盤銘

啓
請府尊行諭祭啓　請令公行諭祭啓
饗欽遣沈太尊啓　饗徐魯源先生啓
餞大郭先生請啓　同門請周老師啓
謝邵座師啓　謝邵座師書儀啓
答湯若士先生啓　答楊餘姚啓

卷四目終

新安余懋學舜仲著
雲間 閔

奏疏

乞補誥命疏

爲違典陳情懇乞　天恩補給先臣誥命以廣
聖孝以勵臣忠事臣原籍直隸徽州府婺源縣人
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除授今職于三十三年三
月十八日到任管事至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止

違閏扣算實歷俸三十六個月三年任滿例應給
由任內經巡按御史金忠士保薦一次巡鹽御史
温如璋左宗郢保薦二次總督南京糧儲南京戶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欽湯保薦一
次起送考覈隨蒙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甘士价
具題保留接俸管事差吏賫冊給由到部例得請
封推恩臣父緣臣父世儒原任四川合州知州告
奉　欽依致仕于萬曆十二年因臣兄懋學起用
南京戶科給事中補給事恩誥勅進階奉直大夫

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臣兄懋學任南京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連前任通政
使司通政使實歷正三品俸三年考滿應任並無
論劾具本給由奉　聖言吏部知道是時臣祖父
例得封如子孫官矣不意二月初九日臣兄恩言
官論其衰殘奉旨致仕考滿在先致仕在後舊例
仍給封贈而臣兄自以難報　聖恩貧罪引慝深
居畝畝沒齒無言及臣兄于二十六年考滿故
本處撫按會題臣姪昌祚昌春等恩下部查議臣

兄生平當經禮部吏科吏部議覆俱歷歷稱其孤
忠亮節百折不回日久論定原無可議准已考滿
例蔭子蒙恩祭葬又蒙恩贈臣兄南京工部尚書
是時臣父又應補給誥命但以臣姪幼孤初疏未
悉不敢再瀆故臣父恩典尚懸至今今臣又叨蒙
聖恩矣伏查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推封四品至七
品贈父母妻室雖父秩高于子亦得依原職進
一階是　皇上之恩不以子職之卑而或遺也今
臣父之階先年已進而今日之恩遂不得霑使臣

父無霑恩之例也臣卽有榮親之心何敢萌冀格之聖但念　皇上旣准臣兄考滿贈官蔭子矣給其身而新其親非　皇上之意也錄其子而遺其父又非典禮之正也臣伏讀會典請給事例內一款各官考滿准給誥勅未領而事故者非犯貪酷刑者仍給其況非係貪酷已明者獨不與乎又一款各官考滿俟給誥勅未領給誥勅尋准致仕者仍差請給與況王只候管事二月而後致仕者獨不與乎臣父先[illegible]之恩而皆

聖恩幸沛一命使臣父久縣之典終[illegible]　聖聰　皇上浩蕩之恩偏見遺于臣父是臣負父兄實負　皇上也臣仰體　皇上以孝作忠故敢以狗馬之私瀝披具陳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臣兄正月考滿二月致仕及于二十八年該部題奉　欽依准已考滿贈官蔭子等情不諱仍照各該各官考滿後職後未經請給誥勅尋准致仕者無論給與事例特賜補給臣兄考滿贈官蔭子准臣父兄前[illegible]

九原臣世世子孫將曷報于無涯矣臣至情迫切于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凝倉場總督請簡總河大臣疏

爲事變日聞倉庾匱乏運道更宜愈乞　聖明亟點河臣以重軍國大計事臣待罪倉場所有京倉糧餉緩急無所逃責竊計軍國所賴獨此歲漕四百萬石之糧自折色一行且移省邊貲而倉糧告三百餘萬矣自宋元迄見議部議留而倉糧不滿三百石矣以不滿三百萬之糧支給遠近官軍卽

使居常無事運道無梗修舉故事猶恐入不償出況今四方又多事矣但雨爲害繼以星變京師米價騰湧幾輔寸草無收在邊方則五路台吉見告在腹裡則焚地逆宗爲難緩急之備臣所日夜焦心而難策也臣力所能及者運到之糧收放之法耳所恃以有此糧者一線之漕河爲國家之命脉時刻不可不慎防也今黃河又決單縣矣又南決淮安老隄北決劉獻口矣去年決蘇家莊又決豐

以完新運至今日橫潰四出懷山襄陵天在西南則生民爲魚在東北則漕道梗噎無河道則無漕糧無漕糧則無京倉利害逼切諸臣孰不上前可痛思也臣思治河全在督臣舉事全在冬月以寢苫枕塊之臣御駕星馳總之衆是以候人而秦河道也待春則水漲難爲工隆冬則水堅難爲力又以失時而業潰道也　皇上慎重用人意誠深遠然所推三臣實皆誠心體國者有成勞試舉臣所親見者沿途潰道人民皆詬潰道李　明達公

忠尙以爲命而黃　之撫山東曾　之撫江南撫循經濟望重一時詢謀僉同難逃　聖鑒使非專任責成事體終歸不便人心終不振聳日復一日功益難成一脈之流不過萬艘之來何路旦六軍吮蔗根本動搖責之倉臣則誤在運道責之河臣則權無專任即使聖不測之威終何濟于國事乎臣見諸臣之請情詞已盡不敢復瀆　一聽而利害相關倉場之于河道更爲逼切所以不避煩瀆冒死上請伏惟　聖慈垂察留臣再

愚幸甚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請謚揭帖

原任總督南京糧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致仕今故贈南京工部尚書余懋學身官生余昌祚謹揭爲遵奉　明旨乞採公論以恤議勳名以昭公論以勵臣節事竊惟國家激勸之典莫重於易名莫公于會議故大臣身殁祭葬贈官蔵得陳乞而謚典猶不許乞誠慎之也近視邸報禮部爲謚典愆期等事題奉　欽依移咨各衙門會

議中間所列姓名多係萬曆三十一年以後邸過大臣而祚父以二十七八年衰暮復邸囚在限外偶爾未開當此時而不籲陳乞賜祠議則一生孤忠終于淹沒而　聖朝曠恩忍于自外也不孝不忠罪當萬死輒敢冒死以祚父生平終始爲今日陳之祚父原籍徽州婺源縣人由隆慶二年進士授江西撫州府推官行取選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奏罷內守備印信差委及因建言五事貶

祚故大學士張居正親　　吉介

禎建言甘與祚父同罪又因御史劉臺建言追及首事居正屢欲加害幸　聖明在上撫按執法得以生全後萬曆十年居正死御史郭維賢奏薦復有御史孫維先奏薦節奉　聖旨朕一時誤聽奸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這本內有名建言得罪的都起用等因祚父奉此行趙用賢又移沈思孝鄒元標朱鴻謨趙一脉王用汲趙應元等十一人各補原官祚父復任禮部主客司署印管理會同館及巡視五城事務乞宥言官舉用遺賢得旨依議及巡視五城

程蒙賞外特疏奏奪奠緣王命奉　旨會議允行時御史江東之奏開余懋學趙世卿詞嚴義正切中時弊給事劉一相奏開余懋學正直忠厚等因十二年陞南京尚寶司卿疏陳時政十蠹十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力持馬價之議經理積庫銀八百萬兩十五年陞南京光祿寺卿條議厨役疾苦及飭大烹門五事寺政一新十七年陞南京通政使帶管總督糧儲兼理屯田事務各夏更換放本折色潛弭兵變本年改通政使次年到任數月一應章奏多所

封駁力復祖制時御史王明疏言邊事內開若非
余邊政之詰責則邊事幾不上聞等語祚父固卽
大閹時忌陞南京刑部右侍郎疏重民命且揭傳
寘嶺中地板以活病囚十八年改南京戶部侍郎
兼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奏註倉差以一職守又疏
條倉糧利病編審法審發糶畫舉三年給由歷任
無議十九年二月風聞論其衰殘奉　旨致仕是
時祚父年五十四耳歸山數年杜門著書足跡不
入城市巡按御史蔡才採鄉評具疏薦聞適才
得罪疏不及上又蒙地方道府等官開照祚父
畫宏猷高風勁節一塵不染家徒四壁圖書
投閒世仰兩朝山斗揭薦撫按間不意祚父
二十六年二月在家病故該巡撫都御史趙可
巡按御史李炳行查會題祚亦具疏比例陳情乞
賜祭葬贈諡下禮部議覆看得本官經國宏才家
時遠識防微杜漸蹈險尾以不辭匡善勿遑批逆
鱗而周避迫還卿寺益效孤忠四晉部臺未圖
職雖曾經乎浮議亦非蓋棺乎公論

何忝奉　聖旨准與祭一壇給與全葬隨該吏科
抄看得據奏情詞剴切既歷數其父生平之忠猷
又欲昭雪其父晚節之微議雖屬私情實關公典
公典者國家所謂廣恩臣下榮一人以勸千萬人
者也私情不可徇公論所當採進言之難難于洞
晰幾先謀國深遠居名之難難于實德忠藎不傍
品流以相矜詡得喪毀譽置之不問炎涼險阻處
之如一自非養定識邃者不能今懋學宿之我
不近名名終歸我今日公論記之人人題橛歟哉

給于禮部贈廕
天官宜昌祚
之據實奏請也且其奏詞
敬李江游居敬
之例而懋學行誼實在三臣之上兼給贈廕似不
為過抄出到部又該吏部議覆看得本官氣禀抗
鱗色形借著朝方操切如束濕而首陳敦大超然
曲突徙薪之謀士爭標榜為名高而獨言和衷卓
然廻瀾砥柱之守以彼其大節表表如是而所摘
一二瑣細要未足盡其生平者矣採科臣禮臣之
參評而見公論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據者也而督學御史黃陞批稱兩周正氣一代醇儒論列奸權婉陸宣公之激切闡明聖學真宋考亭之比鄰鄉評國論允孚法今傳後無媿此又風紀文宗詳覈而定之者也他如大宗伯馮公之志修裴焦公之傳尚寶潘公之狷介者之善繫若列貳公聰並觀宜相棄伏閤禮部移文有日久論定議當表揚者凡有所知名據實條具先日送部以憑酌議類奏是仰體 聖意之欲有遺恩而在事名世人人得侍公是也況經前原議祚父益號稍俟論定今五年之外正合前疏非蒙補議論何由定伏乞推 明旨不厭詳慎之意照禮部各據所知之文將祚父註入訪冊從公酌議倘先臣之孤忠不遺則 聖朝之激勸益遠緣是不避斧鉞據實具揭代展採進之行可睽限越待罪之至須至揭者

論

天地為大父母論

天下有至尊有至親知至尊之即為至親始能曲體其意而昭事不違夫天下所共尊者人主耳而命之曰天子則天地不乃其尊乎然而其尊而不見其親將有藉其寵眷而以為一人者則天地亦幾乎小矣惟試反之我生之初而有渾成未剖未形就資之始就資之生則被[illegible]而增育者固萬有不齊之類所共受氣而[illegible]者也夫合萬物[illegible]未有不愛所[illegible]者又未有不[illegible]大父母所特愛[illegible]將在宗子矣有父母必有宗子有大父母則有大宗子非宗子無以纘成業紹前休安緝其支庶綱紀其臧獲而慰克家之思非大宗子無以撫鴻基光曆圖修和其蒸黎愛惜其師保而慰克肖之願有若干而始與父母合體相成其大耳而世之言大者則異是以為九州之遼兆民之衆莫不隆

抑志頫首稽顙以奉一人一人者舍無二上於是父事天而母事地則天地且為一人大乎非也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宗子以代父母也非藉父母以私宗子也且父母慕厥子而能獨為大乎徵六子而[illegible]則安有為父母肖子而可封一[illegible]

[illegible]知父母也[illegible]

[illegible]親而鳴鼓[illegible]

[illegible]也則安心[illegible]

[illegible]應未有不動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童念其愛我[illegible]

[illegible]膜披肝膈不以疎逖而遺父[illegible]

[illegible]以愛同胞也則屢計安切而[illegible]關貳而忘父母之休戚念其愛我以愛吾與也則取以時用以[illegible]

[illegible]制不以夭札而干父母之元和夫惟全父母之生而始無忝所生推父母之愛而益為父母所深愛矣然或以甚愛而托之不愛者何也覆育而引掖之愛也夏楚而激勵之尤愛也蓋托之以所愛者既全則所以曲致其愛者益周夫父母亦何必以怒為愛哉前之克肖者可念而後之令終者天志

[illegible]于其過誤而第以此警動之假令其善承無拂則以喜緣喜何不可之有又使警之不省呼之不覺倩有所窮而愛者不轉為忘哉為人子不可令親忘則誰乎時倉且凜凜修職不敢翔其震怒倘可[illegible]藉其恩寵以虛文對乎故夫父母之心終古不改[illegible]事之道與時消隆有克明克類其容如倩之于[illegible]而父母之恩全有敬承克謹正事　責躬之子而父母之怒轉有時日在天三不足畏之子而父母亦末如之何矣然則善事親者未有不子民而為[illegible]民父母者始可嘗肖子故曰人君其容貌如天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合之見天地之心

用人理財議

蓋聞天下之人自足以任天下之事天下之財自足以供天下之用乃今哲士盱衡畫臣備員皇皇焉若亂置之之意何能佐天議理然嘗考于中而妄測之矣天人者國家之股肱而財者宇宙之膏液也使股肱膏液活潤何以永壽命而成久視然越人之治身也必察其受病之原而後鍼砭溫涼得以投其效賢明之治國也亦必察

其受病之處而後轉移補救得以遵其權今日人財之受病者何也人則教化不立士習譎也開納廣而吏道龐也舉錯稽而羣心辭也財則逐末而本業荒也風俗侈而物力竭也額外煩而正供妨也夫作聖之功基于蒙養王道之教謹于庠序人士喜方外之譚人習非聖之書原道德于申韓奉韋編于員葉澆淳散朴智故萌生繇是而畀以事任政恐其吊詭詮奇少烹鮮飲醇之意乃復使貴

雜以生疑下因疑而益激非自待之太輕則名存之過正如此固已謬矣至其官成論定而積薪厝風感易撼何以堅任事之氣乎此猶在下僚者也至如重臣大吏身表帥之任司用舍之權而任輕于代庖意倦于委宿則誤一人而賢之誤者不可勝計矣人紀又能用生衆爲疾常足之經藏富于民不洞之府今賦繁而民輕喜其業侈重而民輕去其鄉增關禁于流離廢牧而開採荒者漸多稼者易竭而以是供經費正恐其釜懸澤竭爲

爭逐奸胥之驅乃復使市駔儈僧倏而樹之招乘堅刺肥帝居后飾傾藏而供稱貸而繼如此困已窘矣上見其後而不見其窮下苦于征而實苦於榮始因商以征稅既包稅以病民谿壑何厭而蘭絲安出乎此猶在外庭者也至如左藏之儲以需非時之急而乃指有用爲朽蠹營不急爲濶度則誤一筆而受其誤者不可勝言矣財何以能理然則遂不可爲乎爲可爲乎可爲之時則易爲言之不可爲之時則難今日補救之術在士大夫

縮損益之方則典憲具在蒙晝一而守成規無虞生蠢矣謹議

免叔孝靖先生私謚議

謚者萬世之公也天子錫焉其有私自漢魏習也雖然季之惠黔之康定自婦人百世不改豈不以公哉夫其德足榮焉第令布衣之士韞璞幽巖沒世無稱亦非三者稱天之意矣叔父充谷先生以令德終於家父老子弟悲典刑之墜聚族而謀所以易名且曰文範貞曜之例近日有行之者屬孺子輯議孺子謝不媚古昔則以其習父兄遺聞宜直攄毋讓孺子聞先生幼抱至性事慕前修學以實踐為宗辭以渾朴為則務冠而裴英泮水淨掃春華甫壯而執經橋門容採秋實痛胡孺人之蚤世而寢處苫塊哀徹四鄰喜東池翁之高年而定省晨昏禮勤三至在丈猶孺移孝于恭卒使母之愛子渾異以為同寧忍子之連肢有怡而或切必誠必信自丈自修樂仲平之芳躅不以一命奪承歡稟正叔之遺摹毋以大宗忘紹統操分氷檗致

挽波流德性既堅嗜慾都淡一楊而左圖右史灰冷何吹三紀而弄月吟風紘斷弗續儒紳重若蔡豪俊桑其木鴞讓善讓名後生之斗瞻遂切薛孝禹弟幸正之月旦方新易簀而神氣朗然祇念天性蓋棺而心迹其覩無間公評古之遺民今之巨擘按謚法追崇安之曰孝竟榮命終曰靖吾宗自耳祖而下風惇禮讓俗流日敦家法幾頭先生力行古道咸曰宜人此其安之大者至如玄北榮神虛舟應物考終之際愚智共悼庶幾竟榮而令終矣在宋節孝處士錫謚於朝攷其生平慕親不仕尤爲大致至如多士式化要以屢屢主眷倘亦順風而呼先生深遵窈奧行不踰閾假令易地而處既得其本何難其餘于今謚典多格部使之請不及列卿即令節孝生今且從文範貞曜之例矣其以康惠遺意私謚先生曰孝靖庶彰幽嬀誠無浮溢縉紳先生文學弟子之倫咸曰可存其議

解

白解

有中臺先生任天質而傲世厭拘檢之勞形謝聲利于海國偶清博于山澗混脩垢於一致奇得喪于漠冥豈任傲乎朱亥托天放乎劉伶駒未額而皓首不梳髽而長生厥孫舜生奉觴而進壽性甚良更而爲君之神情於是黃眉更紙筆相屬四顧貌之曰白髮不著所以稱乃翁素而皓白何哉吾翁之白也爲書道乎爲仕途乎爲性下之守黑乎爲清吏之貽厥乎爲[illegible]白乎其首則皓然白矣余生聞而解之曰[illegible]之白也匪托其姓匪沿其名匪守雌而處孱弱於節而貽清彼皓首之機攘亦何當乎昭明闇之莊生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夫純白之備由機忘也神定而靈緊白之徵吾聞白在質爲素在色爲受在用爲明節以銀黃粉以簪綠誰得不受既受且久遷[illegible]不素機定計者也夫惟機生乎內則部之戚之

滑之敗之亡其質矣白將安附而翁行年八十而狀童而智童逍遙乎翰墨之場蝘蜓乎仕宦之路衆矜行而不尸其名衆希榮而不辭其辱迹若險而心則夷外若肆而中則朴首陽非拙柱下非工漆園非傲竹林非通瞑史非博滑令非文何知寂寂何知隆隆入穀中而不憒憒出穀甲而不忻忻不有機事安有機心庶幾全其天乎純白不戕矣或曰醉者墜而不害天以酒全翁於酒德老而彌壯蓋自托于醉白乎余生曰否否

賦

雲來窩賦　有序　丙午

雲來窩山陰令所闢讀書處也山陰處東浙之衝當冠帶之會俗文以巧事叢以紛賢者勤於職任退食未遑書齋弗廢弟治也余生性本棄昏質催木吶未嫻夷言豈慕著書僻一日不讀則神氣不清再日不讀則煩惱橫生庶物多忤矣於是值忙見倦必披書而坐高衙之西隅向有隙地不高不卑可以遠視周迴數武寬僅容

膝誅其草茅下有石砌因之爲檻工無煩費余生坐其間冷冷清清不知有人世時有白雲來相伴耳顏其室曰雲多在而漫爲之賦

惟大越之故國乃東南之名都首八城而建邑應列宿而分符始奠基于南郭復徙治於西隅殫前人之經畫庶周悉而靡遺奚造化之偶祕留隙壤而待余其大觀也體依龍卧懷抱飛來天柱矻立秦望徘徊百寶穴背負越臺右藏龜阜左隱蛾眉測陰陽而食墨庶不高而不卑其近觀也昂首

東閣曳尾龍池飛翼峙其東劃然衛其西脊中高而斷影象三台之太微地靈最勝人傑屢鍾堂構星列齋室雲從亭以光化樓以宜中三株樹只餘桂凌風何周垣之瑤砌任茂草之蒙茸蒼鼠窠兎青虬伏松枝殘菊虎樹簇花蜂穉子鶯喬性余之不治也余悄然曰穉子何知余心茅之未塞而何此之雍余民瘼之未鋤而何此之誅余毒龍之未降而何此之驅余政蛇賦虎之未絕而何此之除晝焉夜焉以焦以思心煩意惫不知所爲謂吾師而請焉問余有讀書之時也余憮然曰我知之矣政出于心心閒政靜讀書觀心紛擾乃定氣定神閒虛中環應余何省一龕之室以調政本乎于是芟蕪窒隙墐茨墉垣鋪砂巽礎樹棟疏椽高容鴞決濶不馬旋逕迂以迴檻曲以偏突以明窻戸以鈎簾鉢植陶公之菊盆開茂叔之蓮絃聲于室書滿于軒石函斷簡壁府新編娛耳刮目漆竹槧鉛一念偶契百慮俱捐俗塵不到窩中獨有白雲之來前也客或問而題之且曰窩之景可述乎余曰唯唯明動晦休春旦暮之候也冬記春來者無窮之運也吾紉窩也不過旬日吾樂窩也玩以歲月若乃啓明方高朝霞將散蒙覺形開氣清平旦彼紛囂之未來喜雲篇之在案又如磬影方長土規未側馬蹄既倦清齋暫息偃烈日之薰入對白雲而自得又如飛鸞西頓玄兎東昇星初事乘燭勞形乘情氣之易昏坐斗室而虛堂又如薄暮醉眼中宵忽寤哀大夢之長勞湯湯俗之未悟起坐徬徨頓披雲霧此窩中之窩無窮窩如陽春澤遍碧綠青黃鳴鶯遷金谷花報玉兎上也以盛眺士女翔翔元宵燈火上已觴觶升仰止而目賞還雲窩而心涼又乃朱明既敷綠樹重陰呦呦鹿鳴交交好音麥秋南陌雨過前村田疇沾足桔槹無聲榴花照眼荷香滿襟暫垂簾而獨卧羲義皇之上人又乃蟋蟀初吟梧桐葉落露濕疎林月明近郭燦燦稻肥熙熙室飽伐桂尋香穿針乞巧或意得而氣揚或智蓋而能索坐雲窩而玩古識優霜之戒薄又乃玄冬慮澶歲晏人愉徵租公府收責室閭敖

里胥使無煩諭牙儈以均輸風晨輟訟雪夜閒吟試煮茶而開卷何異乎映讀之時又況乎姚姒之遺跡句踐之舊處經紫陽之過化遒文成之卜居聽松濤于半嶺弄竹影于庭除清流濆墨滴露研硃紫行足雀香辟蠹魚涉百家而爍若讀宗傳而躍如故其口忘滋味其忘服御酌井水而啜園蔬百千琢錯之羅也着促矜而生歟察適于紙貉之温也環四壁而據胡林安于勢奚之美也無事靜坐脫然若仙讀書之樂不與人言紛拏倥傯神勞心惕客與窩中以淘以滌假外境而除煩慝在宥而常寂敢云仕優則學哉不失乎日夜之息也然則非窩不適乎窩何常之與有嗟乎乾坤逆旅光陰過客窩非常住世豈真宅從有形論窩爲主我爲客迹往迹來何太迫從無形論我爲主窩爲客不往不來何今昔惟見在之順適亦寓物而忘機苟當前之非有衆士容之是疑任太空而寄傲乘元氣以推移

疏語

滕邑新祔文公祠募緣疏

甲辰

竊惟德不忘報祀以先修世遠人遐吊古之真情獨切地靈時至有待之曠典宜新嗟我古滕舊稱善國過宋問道性善發世子之蒙爲國重農井地食文公之澤慨慕乎岐豐之盛典範前模勢迫于齊楚之交積求長策不驅民而死戰獨竭慮以圖存一片古心詎畢戰然友能賛一言多方仁政庶齊宣魏惠可與提衡宜作不遠之復已悲遜國之

社淪桑易改城郭依然 論語十二合六七則載滕事蓋並作是時之言此屋謂舊屋彊如秦爲郡縣周爲宋陵闔多矣吾敖之鬼然而布衣諄學章甫見蛇附于鄉郊豈以王公象賢恭礼不血食于吳會川原猶望行道爲之欷歔歷此可尋遺民忍忘伏臘聡茲北郭舊有茅堂當日臨高固氛祲雲物之蓋臘茲焉攬勝悵構茅靈爽之或憑宜構堂楹用楔神主三代之直道不泯人豈異心千歲之遺躅猶存永壽夫結誦閒分以招

各量力以鳩工累鉅于纖黍功成于不日儀今以
昔樹風聲于無窮試看執周之圭德思靡遺于職
世應知佩滕之綬美報豈薄于它年禮固非迂事
何嫌預僉謀協吉廟貌維新有告有祈將中外公
私之共賴式歌式儀僉與賢樂利以長沾凡百同
心好成勝事謹疏

天部山須彌菴募建法堂疏　丁未

金仙度世假法律以作慈航佛子傳燈依蒲團而
得證果三時功課却難露處草襖六度機緣亦有
寫經造寺貪慳破而靈光自發布施即見性之因
功德高而有漏漸除度僧齋眞之路況乎往生
極樂我情與彼情不殊受戒修行成渠與成我何
二法堂一開淨土現前休道有緣無緣要信即心
即佛惟天部最東南上乘而須彌乃第一叢林
百年之祖地有待重開億萬劫之功程于今
青黃代換軒皇之遺踪已屬浮雲靈氣鍾毓大士
之仙風終成外道當日名山

得非前緣屋聳椽現不盡諸天寶相茂林叢棘那
容得佛子跏趺造屋復聲啼夜雨梵唄寂寥鬧
虎豹嘯秋風僧規撩亂若不更結精舍何由超度
後來地闊餘基任爾有情增飾天開法界賴茲衆
信助成半施滿施隨爾發心中生上生終須報果
寸鐵尺帛尚可將托誠心累足索綯儘足發輸善
願共生歡喜看須彌菴裏頓生千佛蓮臺慧福雙
修今大千世中盡到三如彼岸功德非小普化自
今旦憐海球之善心莫負山靈之陰護凡百種性
合證菩提謹疏

修融光寺募疏　丙午

聞夫皇者建極而錫福大人明德以親民靡非欲
共反性宗同臻彼岸苟開方便不問津筏疑之則
六籍盡屬陳詮信之則三藏尤爲寶錄故寫經造
寺亦度世之機緣導民之捷徑也矧柯橋爲山陰
勝跡而融光乃　勅建叢林漢日高遷之亭故中
郎取材斷笛之所宋稱靈秘之院爲高宗飯僧駐
蹕之所滿錯雲林麗環寶殿森紆柯阜拾紫翠於

欄楹聯帶鑑湖寫烟波於甍棟運厄而勝國斬遵
燒劫道興而　英廟肇錫嘉名築室兩重慧日揭
招提而並朗賜經一藏法雲耿貝葉以俱輝崔巍
壯一方之觀嚴妙起衆生之信化行俗美斯焉有
徵夫何歲遠澤湮頹圮久矣敎裘僧散香閣就頹
昔者衛之興也實時若此雖懷復而邑人太學
[illegible]首發善念結緣因新僧眞諭告投義
部檄金文千四諦衍譯有基[illegible]于三車度藏
無所是議採形家之說改坐[illegible]方疏守商山佛

迎秀氣闢途傍水爰啓扃[illegible]清筵以安禪堂
結庵亭以復古於以助宣正[illegible]音向邑
令而請焉不慧差百廢之未興念物力之宜惜踟
躕四顧鄒重一言顧惟牖貴因明政宜沿俗今俗
類尚鬼禱祀之笙歌日靡禍錢明在爭先訟庭之
槍讞多成辟壁傾積儲而博一快業已隨身飾活
俊以漬拳靈福歸何處貪癡相續空長轉於火坑
孚念相殘各沈淪於苦海政莫能救刑罰奚裨執
若設會壇而喜捨即讀誦以爲明歆虛願而歸真

亦轉業而爲福魚龍漫演堪移梵宇之輝煌鼠雀
無張可助蓮臺之妙麗功德甚大損費不多應有
石軍之重來且看侍郎之再造敬疏數語用導十
方庶法苑閎開長捧　先皇之聖諦經壇蹌峙永
標來學之宗傳謹疏

追薦韓姊丈五旬醮意　　王貞

伏以法筵弘敞希慧日於羅天道律齋承沛慈雲
於九地爰重縣弧之感敬伸燃燭之儀報首藁砧
恩沾委蛻言念阿余投身世族執帝名門愧四德

之弗嫻奚百年之有托何意前生業在鸞窺鏡影
之孤鳳世寃留烏斷巢啣之哺閱氷霜于三紀數
歲月于五旬方嘆我生不辰更值良人初度先夫
應泰希軍嫡子文學書生垂髫失怙豪奢醜五陵
之馬裘舞象當門受業慕千秋之龜鑑涉世尚淺
應過積之未深組行方來痛陽筭之遽盡朝上玄
之白嶽俯馮夷之幽宮征南不返誰問楚人之膠
昂湘無還空灑皇英之淚猶奚四旬泣啓延一脉
于數傳何意九齡奪烏容十年於一旦肝腸欲裂

喘息苟延于今幾換春秋世態許多阻險防土有卜初成若爻之想當璧暗祈久懸類我之祝事周有體幾亦惟將及茲設祝之辰商是敦市之婦致心何地惟追薦于冥途稽首投恍願大慈之引接爲此敬延法侶備設清供接三科之儀申九獻之禮椒蘭氤氳馨達于聖以來臨蠟炬輝煌新六幽之普照曼衍乎魚龍雜奏見仙伎于階庭依希乎丹鳳雙啣下恩綸于永夜俾君子果昇天上從祖父以逍遙願亡兒早脫幽關共嚴君而怏樂至誠有感明德惟馨伏願果結人天恩均存歿從前罪業悉隨懺悔消除自後休祥許與皈依圓滿誌臧以吉德且不孤宜者順者順開壽域千無邊者則

宜男之萱世以喻母固矣而芝亦棣作偶名人施仲尉從西湖來出一幅而示余則芝萱圖也余為生未見父壯遊江湖思養卻甘歌采蘭芍藥以贈母芳世無知者語次歎歎良人為是圖以顧之余謂夫芝靈草也瑞品也又壽徵也有萱北堂可以忘憂稟性靡靈與芝萱偕閒時枝采露潤展吹歲寒而凋安稱人瑞果至而生實生百歲不列蘭綠安擬椿壽惟子之萱天挺之日之不衰而堅不扶而直三日作羨天隆骨立勉存未亡之軀遂延如綫之緒姑貞相映務息相鄒雲霾目昏風雨自悲慧性炯然氷心靡試即亢宗之願尚賒而存韓之壽已卑豈非人瑞者歟何稟賦之獨異也余往讀先宮書節壽序見施門三節心竊歎慕不能已三節者一為母之姑一為姑之姒而要其成兩節之終焉雲初之始則母尤異母方寂然冥意人知世人往無知母者如芝生深林不覺衆見顧安有共人

而不知之靈且瑞乎仲尉行矣攬茲圖而能已于咨嗟詠歌者豈人理也余不能言又不善為仲尉乞言於其南還書而授以問之當世

園語壽吳處士東山

不佞養荷園中慕領人之[illegible]欲有所贅語而一二友生[illegible]有所貺於是婺源潘生于植引[illegible]且曰壽富康寧聖人重之而列于[illegible]不偶歟不佞默然潘生曰[illegible]君子固共祝之非天富而[illegible]方以為汗諱而不欲道將[illegible]不云乎既富方穀苟行其德焉諱之潘生曰嘻之[illegible]列德于福也則德[illegible]也不佞唯唯潘生曰夫[illegible]姚寔有焉倘所非玄德基不[illegible]哉不佞曰玄德尚矣吾安敢[illegible]人有云為善于國不若[illegible]為善于家若是者[illegible]

於宗族鄉黨聖人與之矣何乃望玄德接踵比肩于今之世哉于是潘生避席曰生所見海陽吳處士遵者其齒則黃耆也其居則素封也入其庭秩然入其鄉鄉人嘖嘖然頌高誼不置倘所稱好行其德者乎不佞曰子盍觀人于鄉潘生曰未盡也處士貧而孤非藉世基而以自封也其事親孝攻舉子不給養乃牽車牛遠服賈以信義有聲金陵吳越間至於孝養而喜可知也今其孫十餘輩駸駸詩禮寧是土物愛厥心藏也詎斯有當于福歟不佞為之首肯潘生欲文焉不佞辭潘生遂次其語為處士千秋祝也

銘

朝陽硯銘

日浴咸池兮鳳高翥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流光彩兮耀千古

銀珮銘 爲女子作

體規而矩德從而堅佩比乎韋弦宜君子兮永年

羅盤銘 有序

厚不盈把光不照前潛地而地潛天而天測大方寃大圓宣帝澤潤重泉視瞬息規萬年匪汝司南誰與幹旋汝所爲宜君子而永延也耶

南溟范子製羅盤而素其背以待銘者適 天子賜葬先尚書范子與其仲子爲之銘

啓

宗繹紳請太拳行諭祭啓 辛丑

伏以仁風遐煽六邑載祖父之恩簡命特宣千門望天使之色敬洎吉卿冀代臨恭惟老公祖臺下毓靈東海高擢南宮欽邺流慈燦福星于江右保釐托重蒙寵露于畿南爭看社稷臣暫來股肱郡不俟幸歸宇下共戴青天邑父老遠慶山中私僻僻壤安意隨車之雨何當竹馬之期能意望恩不遺家司空叨承乎湛渥使命侍趾大宗伯傳宣

子繹紳假朱輪以皇華寔予縢下玆者秋霖灑道涼颸清塗軒豁舊所[illegible]領瞻日馭徽國新關里疲癃扶杖望塵[illegible]仰宜紳繹俯念蓋惟際此金天慨舉玉趾光苑泉壤豈唯聯九族以生輝色借山川方且合萬家而紀瑞 辛丑

請令公行諭祭啓

福星明婺水人瞻召父之光瑞氣滿鄴郊家仰山公之節敢隨騎竹敬候脂車恭惟父母江漢濯靈嵩衡昂粹名知丹扆方懸青瑣之班望答蒼生製

振紫陽之鐸政纔敷于三月俗已革于千家先子何脩汲黯寡和于當世君侯有道周施普被于泉臺詔出日遑撫我之劬勞獨至恩來天上膝下之覆露逾殷禮愧商閭光同衛第隨車甘雨野人恐後于壺漿寒谷春風狗馬敢忘其塊結末由罄誠候前者倘蒙衙鑒微忱終加大造光臨遂葦豈損候前者倘蒙衙鑒微忱終加大造光臨遂葦豈惟聯九族以騰歡蔭美甘棠方且合千秋而紀瑞

○饗欽遣沈太尊啓　十三

虎帳宵嚴凜威儀于天伐隼旗星飛由宴饗于皇華色動山川歡騰草野

師詞壇樹幟社稷壯猷誠孚冊袞聲重白雪之可望答荅生政紀紫陽之異三年覆露化已洽　厥膚六邑謳歌澤且及于枯骨茲者仰宣綸綍　念蓋帷不棄溝壑之遺黎親灑重霄之湛渥枉襄城之駕道在聖人臨衛玠之門誼高丞相隨車甘雨野人恐後于壺漿寒谷春風狗馬敢忘其塊結敬潔豆觴之獻少伸芹曝之私惟冀台駕鳳臨庭草徑花咸被潤德

六邑大會饗徐魯源先生啓　丙申

伏以德星明婺女之區光融庶品道脉衍紫陽之澤波潤十方豈意章縫惠徽治鑄仰惟先生道窺得一見每切于羨牆學妙函三味獨知于飲食仁爲已任視四海之皆家善與人同輕千里而相告冀希啓秘明察抱扃帷隱之蹊徑悉除平易之周行共示智愚咸得量充飲河本委盍傾人欣觀海莫申瓊報薄獻尊罍匪行潦之可羞簠簋明信之或達倘荷鑒茲芹曝採及對非暫停適國之車更振蚺城之鐸某等飲濬江而思澤洙水同長指蘭谷而銘心尼山共永

諸兄弟同餞大鄣先生詣闕啓　戊戌

伏以北闕倚衡新蒲輪之曠禮東山起傳慰朝野以遐思行旌掩映乎新陽朱明更麗祖帳競陳于故里白屋生輝仰惟先生稟粹鄣靈標宗蒗海潤濡三邑蔭巖藪以甘棠霧隱十秋化標枝爲桃李精來　帝夢譽徹天閽師道尊嚴寧獨執經鄒魯行看青黎夜照朝石渠夕虎觀尚書親授環觀聽

于三老五更帝心簡在唯是黽勉校本天倉親自寫
書臺西戡定東保鼇光然再揚修盛美千四庶士
亂在茲行矣倚歎席哉弟董質勲實樹夢依棲鵬
池塘步放瓊林且看秋風桂馥暫違鵷鷺恨豈皇
華輕借佩貂少陪校屬伏冀涓毛不棄仟撰可著
裏雲奇多綠野堂前浮蟻映聚樂亭面載玄言春
風意快黃金臺上引鳥行傾天厨而分玉盤寵恣
許可曷任歡騰

乙未辛丑先後同門請周老[illegible]

伏以上林桃李恩深兩歲之栽沙苑蒹葭瑞美三
秋之勝仰風儀若拱北辰吹吐爲司再啟物情延
祇迎絳幄恭惟大恩師老夫子扶輿間氣齊魯大
宗即七十五代之心傳聲諧孔鯉樹千八百國之
民望德迓姬衡共推帝者之師獨徹人倫之鑒大
鈞宏造品盡甄陶巨浙汪洋流悉歸於納
遂令躍治之膺謬稱入彀之英某等慕範有年遠
脩無地班聯朝著空切雨牆之羨受記座前誰慙
四科之彦望下風而肅謁仰化雨之新沾敬潔觴

汭之毛共迓蓬山之駕謹卜月之某日黃金鑿麗
白帝澄輝候紫氣于燕臺羣生頂禮望瑞鳥于仙
圃共擬步趨所望儼然不敢涯止引蘭庭而灑潤
人酌中衢之尊奠北斗以調元士充飲河之量鴻
慈惠鑒雀躍奚勝

第後謝邵座師啓

伏以慧日高懸秋實擷畿南之粹大鈞宏造春華
先冀北之英感冶鑄于師模等生成于元氣遙瞻
虎席敬布馬悵恭惟恩師臺下鼎宿垂芒奎躔軼

武德師天縱酌物若中衡之[illegible]人起代衰類情徹
西秦之鏡借福星于巖邑慈雲與化雨交流鼓棄
籥于棘闈洪浮共參齊蕎纔舊京之鷰薦俄上
國以駿收總海內入彀之雄很云百而處一計門
牆失拾之技蓋已八而得三千載爲期一時榮遇
都士競羨咸推品藻之精小子何能實賴陶鎔之
澤託瓊枝而權翔覓依潘縣之花臨曲水以歌風
屢立程門之雪敢依倍切頂禮難言敬因先歸之
[illegible]來之鯉枝逗[illegible]望旌旆之非遙星駕

夙言仰皐比而神往伏冀爲國自珍順時凝祉起中都而作相揩和合萬彙均沾還滌陽以泰衡秩柱越千秋永賴

謝邵座師擢後賜書儀啓

伏以望隆北斗方懸青瑣之班秩晉南賈暫假白雲之著官緣德重地借人靈色動門牆要流宗社恭惟大恩師老夫子才以誠運政與學優慶紳紛整錯之交而遊刃有餘朝士共推經濟當風鼓震撼之際而虛舟無礙弟子寔切心儀歌詠遍于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雨曉草柳色與人宋而並茂蓋歐瀘之情氣過紀
久矣在匣而鳴庖丁之批導無全何啻遊虛以往
同舟操楫倚公為三老長年共國吹竽使我匿徼
吟短調正慚覆餗友辱投瓊念不肖弟學製三秋
伎窮五用澤鴈之哀鳴未已謖語烹鮮蘭絲之眼
潛稍余徙悲東濕將稅駕焉何所借廣廈者萬間
禮不敢承因遣使而報謝感難云喻侍鑪子之賞
音臨啓可勝瞻遡

尺牘
達朱相公　答王瑞樓宮保
答劉孝廉　寄汪比部
東張肅之選部　答友
東雨仲弟　東楨孺甥
東幼良侄　答元成叔
東光祿兄　東祁年兄
答方督學訒菴　答范孟堅社丈
寄詹問石　寄大鄔先生
寄諸暨陳年兄　回汪觀我
回祁年兄　寄　年兄
回張芝如年兄　賀星野先生
東周未明　賀祁夷度年兄
東周老師　候陶老師
寄周老師　寄劉貞一
又　覆王康宇年兄
答張芝如年兄　東敦儒眞侯一甥

答友　東元之兄
寄少原兄　答汪觀我
答元之　答司城原明弟
答程君房　東汪星野先生
東女一叔　答汪若谷
答戴浴日年兄　上鄒南皐先生
答顏嘉與　答汪觀我
寄少原兄　答周廣裕年兄
寄張侗初　東顏嘉與
寄大鄴兄　寄程光山
會祁　東張侗初
復陶老師　東樊仁和
答沈存白　寄鄒南皐先生
答慎孺甥　東江元美
與喻楓谷憲副　答吳生
寄答元之兄　償金帖
東少原兄

莫言卷五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雲間

尺牘

達朱相公　朱屬辛丑入閣　丙午

某藥籠末品承乏名都視諸門墻小子恩義倍切乃自出春明未通一字入長居寧是有胸無心則以老師精神福履可從邸報中窺見一二矧幾務焦勞不宜以猥瑣復溷清聽然疎節之罪固自無所逭也頃者元孫有慶聖意少回旬日之內罷採使補缺官天下翕然改觀垂之史冊誰不歸功調元而老師自視歉然讓德讓名如太虛之無所有然惟無所有乃無不可爲闢言路舉遺佚舉蒼生所望而盡慰之不肖何幸而沾餘芬於萬一乎不肖賦才甚拙遇物多疎甫離研席謬領大城以古之道信今之友幾于過而始悔蒙揭仕學之教渡之迷津齋心鏤佩連月以來幸荷覆庇免於罪譴自惟尸素一年未能爲地方興一利去一害徒以

其經經之操僕僕之勞寄於民社若敝屣之無所用如父老屬望何即老師不加誅寔深慚懼百凡迷謬幸錫司南敢不砥礪以奉至教茲因邑人入京齎肅附謝更乞爲社稷生靈加餐臨書惶恐

答王瑞樓宮保

某猥以謫才待罪名邑自惟鳧鴈小吏不敢輕瀆上公然孔李通家則竊聞良知以來其嚮往匪朝夕矣頃從令甥得奉瑤翰發函莊誦感愧并深意自兒童過庭輒發此念今爲吏三載而先師廟貌猶借當途之力始得一新豈惟負門墻且徵政拙矣每念先師之教大盛于西江而越中爲杏壇洙泗講席久虛會堂寂寞良亦有司之愧茲幸撫臺銳意作興慮及廩既而明公不惜捐俸恢復祠田復東一傳儒紳雀躍謂先師在天之靈終始嘉惠後生某竊謂子思不過庭亦必原天命而兼成物我耳諸生仰望之切知明公必垂慰之茲因令侄使便兼以會中之請肅此布之左右草野厚誼仰祈汪涵

答劉孝廉

弟去夏亦欲從足下東耳笠屐蒲團坐畫圖行鏡中向師友求鞭策實我素心遠領民社殊非本願況儼然師友之鄉乎自古未有無體而能妙用者即政爲學學在政中如學製錦然學未始不在而於錦費多矣故受命以來日夕凜凜都門二三兄弟諗相推信置弟于不得退轉之地彼以世情論謂愚朴或與俗吏殊心夫不肖之心庶幾減焉知未徹而以愛物之心與不肖者同實恃同志有以開我也生則蔽矣正是頂門一針敢不佩服越中千古名區自種蠡以來迄於今日涖茲土者名世幾何弟非敢遠望居常聞蕭太守風流竊嚮往之簡書既下無以逃避曾向爾光言幸相知無輕譽我政恐蒼生無如安石何身處衆射猛省良多凡日之眩我搖我勞苦而挫辱我者皆其玉我者也顧我則益而物未必益終負所學耳讀伯仲語實披肝膈尋常骨肉見不及是晤對非遙尚祈請益滅明自高言游自下論道相見不礙菩提因役附

謝不能幸惟心炤

寄汪比部　乙巳

不肖束髮受知妄意千古大業即翁臺亦往往以文墨引之乃分緣淺薄未由侍緒論于白雲仙吏之間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視釋褐初又換一番回孔自寅至亥僕僕作牛馬走無米炊今世情相測謂縣吏何如人王元美有言比丘操屠靜女倚市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唉其非似讀之不覺長喟耳臺下望重中朝秋臺晉秩未足爲喜然此地故

先朝名公所託無論脫守郡之勞即其從容聯事翱翔藝圃南明之烈將自公績之爲紫陽大生色耳山陰川岳如故而塵容俗狀犯慮裝懷風雅寂寥地靈見唉獨有一片素心餐氷茹蘗可酬知已即毀言日至益以堅翁臺之信耳待罪八月貪不自存長安故人不敢通一字輒因舍侄蒼頭一申契濶草次主臣

東張肅之選部

不肖麋鹿之性未脫羈勒身爲吏能類諸生故

齋望台府不百武而近自夏自秋無日無客侍左右作竟日譚且以賤恙闕然祖帳匪翁臺索我開歌之外其誰能亮之奉違以來日切瞻戀聞北地秋水時至涼颸清照早晚送船何啻行鏡中而坐天上且計氷玉一時樂聚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爲社稷蒼生福無量矣小子曷任欣幸不肖心長智短任餘于器戴星出入無毫髮益於百姓每念生平何學一能吏之未辦安論循良儒效哉所恃翁臺萬念通家不惜終始而教誨之或免罪戾耳

答友　乙巳

弟於公家世講猶骨肉也生來僻性不辭東餞如食茶雖苦并以奉客客豈謂主人俗耶

東雨仲弟

向與雨仲從書籍中觀禹穴不啻靈異摳衣而探之至平易也凡人之視古也盡然卓犖襲黃亦自書籍上高視之究其實無過自苦便民今世之自爲名者相接也其親暱者傳聲而詬詡亦相於也以質古人自爲與爲民念大相背其得名處害人

實多故不佞雅态望為悶悶毋為赫然如兩仲斯我太過我則安能然有道之相信大異於市井之相唾矣

東槓孺甥　乙巳

僕向從紛擾中作舉業偶然了事不覺妄談入官以來力疲於奔走神疲於簿書雖日對佳山水及念古人所稱一行作吏茲事便廢不能不為之益知名士然喧囂犯慮倥傯裝懷不復能識句讀安

思力索態時至可知已僕既釋此道視吏事不足為自春徂冬竭其才誦上牽下制不得自由居常妄談百分不能盡一彼其能吏之未辦何論循良經濟哉獨賴父兄遺訓菜根能咬故敲朴廢而吏不玩交游絕而謗不騰要之世路風濤尚未知所底止夫人患無實心耳胸中去一毫世味造化即見一分轉移以僕望古人何敢謬自許可然以邑中數十年弊政積習一旦返之不揆一人然改革其餘亦力竭而不暇舉斷然舉之當亦如是夫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道豈不在斯民哉越中稱東南鄒魯真師友亦大難得有周閩兩師足以皈依古稱歸而求之有餘所媿者尚未求也內求而証之兩師更覺有餘如槓孺則自得師不必靠人牆壁矣夜分呵凍不及盡言

東幼良侄　乙巳

秋中讀足下手書竟是一篇佳作摹寫刻畫甚透題旨以此說理何理不真以此發情何情不盡其令雅俗並賞奚疑幼良自此遠矣別來苦于吏事

寢食不遑妻子共處一室經數日不一對語故家書罕作來札未酬近日變徵賦之法行之有緒稍得退食且聞幼良稱既廩轉憶兒時不覺自快乘興作數字待便寄答耳山陰令性顓才疎諸如幼良所聞皆告者過獨其能食菜根飲龍山一勺水不取不與非譽得失一切俱忘即使今日作柴桑翁當亦灑灑幼良以為何如夫文學之事已委之人經濟大略遠遜前輩從目前免作俗吏以無負家聲自是本來面目若幼良自有清盡　路莫遵

郡邑苦海也

答元成叔　乙巳

不佞薄德之人爲造化小兒所戲和氣致祥握蘭叶兆當自公先之不佞敢見殫求多太早計也作吏狀大可唉任事似國君勞苦似役夫清冷似貧僧頃寄語長安故人龍山之畔有忍辱頭陀寄于五柳先生多矣春色故園梅柳初放對琴尊而覺佳句每念尊叔此時受享自是陸地神仙不依依于清夢中作卧遊覺則攘攘一俗吏矣迫再遣乳母還山草草相寄內子寄語阿姊貧不自存止有淡菜少許希檢入

○東光祿兄　乙巳

閱邸報見先生假舊衙門差復遊大同此時家山重見旌旄矣堂卿直指德星聚于駝峰栢酒椒盤天倫樂事不肖匏繫海隅末緣效都門共分杯酒瞻戀若何非才當劇勞而罔功如棄飡水寅出亥入無益祇自苦耳越人性堅忍而多智可堪難詞郡邑之吏日以俗務與百姓周旋徵逋不能無緩急聽斷不能無曲直怒者半而喜者亦半即賢者亦然不獨弟也第其疎懶之性終不耐煩若雅在藩時有遠舉之思當不失爲先生弟子耳長安世情不堪着眼然不有一種清望坐鎮其間政恐益不可言爲先生謀則超然世外爲國謀則吾黨未可釋手也獻歲陽和萬望棨戟錢塘不肖從江頭一慰渴想懇切懇切

東祁年兄　乙巳

晉人謂痛飲讀離騷便是名士弟謂當官能文字便是大夫方其喧囂犯慮倏傯衰懷微獨得之淺者茫然自失即此事已深入而心體未脫無從容閒適之趣我必生厭人必生輕將索然無味矣日得讀三生寧聞草批評序語見仁兄精神閒暇游刃弄先既以惠民更以得士士無遠近靡不聞風而願出祁先生之門讚與呵莫不厭所願而遂斯不亦丈夫一快事哉敝郡人負勝氣而銳于求師舍親江生中行歙中名士癸卯之役駸駸乎入彀而復不果頃介潘民部津於弟以忝正于大方

之家生自佳士仁兄自異眼大鑑所收無物不鎔而楚適先秦弟爲詞壇中就一機緣故因江生而致此奉訊時過冬事弗及縷縷

答方督學訒菴

不肖髮燥時即知海內有訒菴先生銳然心嚮在白下曾以年家子通刺龍門未緣再謁君常見先司徒咳口當世意不輕可而嘗津津于方督學喻兵憲令司徒已矣二先生同心也黃髮之詞是我于孫黎民之福而使領略

世少鴻業而千載有成書先生彼易此乎新安自先輩云亡風雅寂寥白岳一丽先生遊至而九錫之辛丑中秋不肖得陪吟先生杖屨尊酒論文而紫氣度黃山顧不得一領緒論是何艾綬之不如青衿也入越以來苦于吏事才能氣槩百不逮兄而疎懶過之冀從令侯老父母問老先生無恙外不遑啻布私悃而尊者垂念世誼倦倦先司徒之二孤令人感愧無已今藉台庇長任千斤絕尺紉纔舞象粗識句字攜之歙豈讀老先生書亦知慕德門世澤作者代興爲戍臣務樣也時丁歲暮百事旁午因林君行呵筆布謝閒越非遠當從同門宋寧海覓便申候不盡瞻馳

答范孟堅社丈

日見郎君雅有父風不覺色喜過家之倩脗脗相關足下即病寧不爲之霍然爾尺同心經年不晤此心却無息不過無奈吏道束人嚴于桎梏而越中人情更不易處惟冷然獨守可作中流一壺若發一點熱心便生萬丈風濤自愛愛人總居無事

不但勢然道亦如此弟與知已易地皆然足下試思處衆構而不疑甘受過而不憾答知已如是可矣北漠畺南自有司命即有熱心亦不自由政恐無益而祇自損耳交宜若水弟見已定異日者自信信人釋此負擔脫然局外與故人相視而笑再振家風文成之業何遽成丘墟乎即在今日處困而亨不必于講壇求文成也知足下肝膽相照輒敢吐露言之幸謝故人勉旃自愛靜需二字符共相守也

寄詹問石

世間真師友甚不易得當吾世而失一人不可況生同里而耳目習者乎其委心安能已也不肖猥鈍力淺何能爲役長者辱而教之自不應退辱耳京師一年悠悠送日諺謂徹悟則雖瞬則易及一掛文綬執手板案牘盈箱奔走紹繩自實徹亥手不停書目不停閱身不停鑒折意機雜下一以爲覓恤一以爲道負一以爲急操一以爲勞出如廁入室頭面俱礙酬應之際尚不耐煩何言徹悟

也即爲諸生時所擬致于百姓者百不一展其罪狀不傳入聖聽而更有如葉老先生之相虎非道眼誰望之獨是任事一年不忍勞民以賈譽抑人以自賢每讀邑誌見王闢獨坐傳劇不飲私竊慕之然所處之時不免失客蓋事冗則無餘日以接應取約則無餘財以供饋廈萬家之縣而拙若此究竟不可知性自不可強也饒州之政純是古人而使稚俗並信此即文成治廬陵家法豈不自知而借聽于聲耶爲吏而學即仕即學擇交遠媚最是對病之藥不肖始下車妄意古人下士之風反多一重公案近來一切平淡人乃相安爭教極有味也山川景物無常佳勝過人即生勝稽山主人幸有吾師累土成山積水成渠愚弟子尚不自知若夫彭蠡匡廬又有詹先生與增色矣陶師見問時時致問道履頃同周海門師訂定宗儔刻成敬附一冊奉覽因風寄謝神與俱馳

○寄大鄴先生

平頃將至手教捧誦至再恍然從先生御風於雲

臺之上極目壯觀不謂成獨往也纔過邊庭又還舊里椒盤樂聚意味亦佳皇華駐節之間更有春風沂水之樂斯不亦良辰美景乎堂卿上之貴臣四壁皆空政自脫灑第恐俗事逼人不得却謝耳不肖生來極懶而所遭每不得閒身爲劇邑勞苦瑣碎固自安之第末流宦套大抵專于爲上而疎于爲民銳于收名而緩于賑實不肖僻性收名之事多不忍爲而獲上之方多所不憤故抵見官之苦而不見其趣獨夜而計過不致恣睢以負師訓

耳春間校士頗不謬沾沾自喜秋中棘闈例得假事或得遇先生于江上爲大快其簾之內外高才者多不肯但假一便覽吳山西湖令塵容俗狀少陶汰足矣重恩之詔恭喜伯父晉秩堂卿日升月恒不卜可知恩數下逮縣吏而俸不兩年不得沾德薄者宜爾邸報在冬極好看旬日之間便是春虞氣象入春又覺不然行取屢催未下終作何狀時方讞獄案牘紛拏每削牘奏記先生不覺翩翩在塵外也

寄諸暨陳年兄

弟領入山兄都五浪五浪主人賢于人山招客賢多未可使風雅寂寥記載殘闕其有文人墨士結知山靈者亮年交善接之不似愚弟使生客餘于我土也

回汪觀我

飛鸞不留年光易換奉違道範再值朱明心遐跡遐彼此全切拙性不宜劇地自寅徹亥鞅掌不休力疲于簿書形神耗于簿書其苦甚于簿作還視淨几明窗不啻南面王也署內之人無終始對一切知交書問俱捐昔人所謂謂喜忘憂忘優忘優忘影自慚幾非本來面目獨其驚波不興飲水若甘夢寐之間祇從一二師友訂証所爲不作一切顛倒擊援麈附蠅逐之想差足信耳昨夜雨後一簾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遂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此吾願學未能當佩服果行之言蘭亭風景大異昔時鑑水清波多成畎畝善越人外後面內善風氣固然更其土者從其俗閒桑麻不暑花

柳古刹名山蹋從千到閒從趙會稽登高吟趙閒何如弟應之曰從書本想望何等大奇親到眼前只是爾爾乃知無山不佳但難得主人耳越中有陶周二先生是賢主人教我以職業爲學雖不當見受益自多伐毛洗髓見地猶是故吾要其不受一楮至書亦不積嗜古之僻并未見端我不好事誰復好我齋頭所蓄僅僅土人家刻文集襍帖而已有足寓目覓便寄上頃聞郡人訾弟無香火債汪四如交亦過城而不入其閒事體在門下能自

亮之或不謂弟謬也入境問有所徵文一人莫成孤立千里相念時冀好音

回祁年兄

生平求友布衣紳亦不一人如仁兄骨肉之愛心腹之契真無可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兄弟人病其短獨取其真于今在越世態新情皆當遍使人益心結于仁兄也弟待罪盼于矣摘發為明更張為能擊摯為斷非識不遠實不忍為顧仁兄之庇虛封改而不甚爵左右寬而不甚奸交除

廢而不甚開罪事上簡而不甚督過誠為厚幸所不免者心長智短轉盼嗤嗟之會或微渺忽之應忙後多錯或借議端學不求知未足介意但周旋未中自是學窘耳如仁兄粹養宏略用工之勤不舍晝夜造物者逆之以寧陽使仁兄從容講究靜養湛思儲為全力以提挈宇宙旋乾轉坤當如事輸儲材既久工斲已堅善而藏之以駕神駿則任重道遠可以無敗若隨斲隨駕智損日虧將無完車寧望大用乎弟固未戒而輕駕者也故甚為仁

兄羨學問中瑣屬世情中分別敘倫名言頻發孟堅病中書云分過而不怨所以謝故人素位而反求所以成物我更修其職士修其行如日在而更人人共仰此時相見如初不必今日排衆獨是于講堂之上寧陽明也仁兄以為何如事冗心襟語無倫次觀人所忽知已者必能原亮臨楮神馳

丙午

寄 年兄

紫氣東來躡名山碧蓬海遇真人受記而歸快哉斯遊自是 有仙骨乃得機緣如弟對面而不

遇實可憐也再過城下未及一晤別來守道尊既行日得少憩蘭亭有味不入詞人之眼仁兄來由相示一唆耳節後一再晤陶師語仁兄轅色喜庶幾非助足發者歟弟日亦覺親皆仁兄成之然性實拙疎不習世態君子能亮小人驚怪不知此令性自木強非有意也

回張芝如年兄

丙午

弟庸鹿之性正如稽叔夜所言閱文雖勞快于吏事實多但顛倒處祇足貽笑耳令婿所作非復吳

下阿蒙昔長氣骨今具瑰姿矣頃因玉尒城之行邑事壅積嬰梁兄之命尚未能了司理當世作家珍重三公遂成一篇大文字皇甫聲高三都賦妙具兼之矣弟倚題兄作兩兄自不可少得閤成一段呈上敝衙西近鄉書室如藉孔大美其名曰雲來窩舟中無事戲作長言呈兄一哈幸加郢削司理原稿奉還

賀星野先生　　丙午

積新漢庭尚勞治郡時事大都若此暴承教謂舉

者欲膏澤下民無如郡邑不肖竊謂尤便在郡蓋邑之所親者未鹽瑣屑常用精神于不必用之地郡則視民尚親而有屬吏可以任使察其令而民自安孰其要而務自舉故事練而神不必太耗昔人謂以邑練按臺之略以郡定撫臺之基以先生平日留心臨事祇懼襲黃之烈旦夕可成璽書徵入開府建牙理自如此非謂公家貨物而漫然稱述也

東周永明

客冬獲讀手教言言肝膈有味乎骨肉爲疎之語也苟心之同何論骨肉益令人感悵耳翁丈演雲掣電弟所素知乃其感人神速而深至蒲君善摹畫之弟以此益重蒲君當是我輩人會有日聞于當道謂此君儒雅仁愛兼以明決吾然長吏之最聞者亦或善之若其適逢機會則固莫之爲而爲耳翁丈聲譽鵲起太夫人非久當從京兆眉卦榮與養并何須將母如弟以先人遺體誤肩非任餓死不成廉勞死不成勤弁捧檄一唉未能致之睫

下追念先兄屬望之殷未能爲慰每退食未能不涕交頤也今春徼寵靈先兄始祀瞽宗家侄係籍任子以次明年當得補幼者向在弟署自課之粗識句字家季亦厭場屋矣二兄過分何敢屢徼天幸耶弟拭目望次公不啻此也越吏受享有佳山水明師友真足誇人此外即一篋不能將敬新刻三種乃先兄晚年所述萬里奉寄知翁丈亦千金享之矣祁窒國稚莫逆交便中已致之蒲君賢者諸郎克肖願翁丈不惜餘力啟導俾延及愚弟也

冗劇手勤爲鑒纔纔

賀祁夷陵牟兄 忠敏公龍生之孫 丁未

蜜園之約訂之數年而僅之一晉卿未遑望乎方秉燭夜遊亦是一段奇事倘得附名參末幸甚幸甚弟千古矣看竹不問主易從此時屈一葦來自而卧閣下未可知也新命一下吳人喜而士人非勞中處其間不敢速賀達遲見東坡當言之思非以吏事密邇不暇給耳不腆多新安千里之遥未能刻向許見教者并慈鄉下何當撰杖謁我東萊

東周老師 丁未

不肖入越聞師能出戶而喜又聞師尚倦遊而戀區區之心念欲一覿温厲而匝月之內奔走恐只間即聞李先生陶老師全叅天衣而不及假隙光一往謁也獨幸捧師教言朝夕如見三語皆中不肖病頗自覺欲反其舊況有明訓當漸日減非敢少待也學莫患于改過雲霧開則天光自現吏事不精只緣心體未復不肖願于日用間奉師訓耳吾師知通晝夜謂

格自是定理豈小子敢爲私祝更願倍加調攝以成將來直指行後即當回既冗次不莊

候陶老師 丁未

某入越四浹旬尚未執灑囘文罪戾如何前十四日擬乞短假從老師及李先生于天衣雲門之間一瞻德範而奄蓋適至未幾而張生自雲間來直依紫氣詣座下近者反遠而遠者反近機緣豈薄其分量耶聞李先生爲吾師留結禪山直指行後不肖尚不敢自外石火電光那堪虛度太虛浮

空覓何相關朱銀臺公遠有此變聞者盡爲爽然不肖寄茲民社悠悠送日自怖醉生之不悟妄向吾師求度耳

寄周老師 丁未

奉違師慈半歲得瞻温厲且知元氣加王甚喜衰垂念策以及時爲學不覺爽然日日言學而所造終未穩謂無所得已知當下即是謂有所得尚覺下度非真實以涉境驗之聲色貨利紛華靡麗似無所羨亦不喜爲近名之事然畏蒼死生猶未免

介帶難謂自由也近日用工專以忘怒觀理爲法行久當復請教天色暑甚向姚江得疾連日又發邑事又不可歇手使非佩服師訓身與世雨傷將不止此矣始知學問不但養性亦養生要訣也

丁未

寄劉貞一

不肖類器堅匏而辱道眼相收引以實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長安兩月燒燭夜譚許聽教化古人有言公罡我于青雲之上我敢作墮落想乎藉此還邑勉自振作兩臺並按百冗蝟集而心境頗閒微尊教不及此爰立既行政體似當一新頃銓衡之卜不肖引領而望非惟吾私謂今日愛惜人材擔當大任非台翁不暢耳有抱如翁即不銓衡何施不可不肖猶不免蓬之心也夫吳道尊品絕一世頃入越一見屬目誰先之者邑吏之職爲上易爲下難直道之明獲下易獲上難中庸在下位一章推本于誠身信友有旨哉然未可向俗人言也

又

不肖弟樸遬無似埋沒頗久雕琢未深識之當世

如堅匏之無所用也不意貞一先生乃慮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古人誠重知已則何以稱不負乎都門旬月促膝圍爐肝膽俱傾形骸悉化不肖弟忘其僭越長者忘其疎狂隨機指示言言密諦臨岐纏綿杯酒慇懃何以爲謝別來數月常玩味于使人終盡其情不以意見擾之二語蓋不學人苦無意見初學人苦滯意見意見之誤言獨信則有作物之患言虛受則有徇物之患言任事則有固執己意之患言議名則有異快之患言艱難則有畏

之患言率易則有驕慢之患積漸以往不可勝言則不得不返于虛虛又非泛然如不繫之舟也人心中無碍乃虛有疑則疑碍有懼則懼碍無疑無懼常寂常照夫是之謂無意見即孟之不動孔之不惑亦以毋意括之故謂長者教我二言徹上徹下語也不肖工力甚薄矢志不欺氣定神閒虛中環應亦望的未至耳盡日應緣不忘自反紛華之說躁競之習似是帶來得輕然拂意相遘未免不平因悃學未得力耳當今海內此事當推海門先

生而石簣先生與之參訂甚密淵源供遞未能領
受某公天資既妙淵源又真幸旋陽灣泊寧靜無
烟火氣惜王墨池蚤已出京便與諸公朝夕切劘
真足增泰山高而益海濶也越雖弦誦相望醇漓
朴散謗法以身反以稚事為辭不肖弟亦於職任
中求性命不敢希白鹿為湖之 先生以為何如
兩先生近來不立文字鄒先生 刻僅一本未能
奉寄容徐高之所惠祁父母 其最緊骨出髓
便中即當致之楮短心長 皆是望

康宇年兄

不肖弟出中監儒安意得當世賢者而事之甲辰
之後不敢以釋褐為榮其獲老年丈見收同志而
于秋驥附也實三生幸矣弟學力未成疑情未斷
方欲請告入山求証師友而為當事所阻誤領民
社以謗拙之才處極難之地風波罪狀無壓而
走左右每念老年丈一意求信真豪傑作用出尋
常萬萬也奈何各天苦乏濟俟徐高戶傳至實報
如奉真錄弟何能置徐若乃令弟則心銘之矣

榮振之如年兄

性懶官儒俗事許日更長弟前月正有此句而灾
羊潤仍雖退食不覺如燒如然中一遭五閱社
為稍子供玩又苦無暇不能閒字真每憶作大儒
死方快六龍松風白林遊羨皇上令兼管長林
忌也鄙若故是何緣日來相益稍進廣前秘密勿
各相示珍疏敬存余庵中頗能耳不宣

東敦衡與儒二甥

歙浦維舟幸成良晤一出練江便作羊為風塵清

論名實如在天際獨喜當局之人猶有伯氏譚心
王參州云行天下知天下大 為行天下又悲天
下小也寥寥宇宙知音幾人 之我閱不亦愉快
也昔楊公遠舉業名家閱卷具眼見如牟尼珠映
衣五色誰能辨覓乎在室滿室在座滿座乃至
齊州大環亦復如是毋謂此法計有大小也周老
師病後一晤謂為令近視則以發難中節為對師
為論程子詩曰人能于怒時遷忘其怒而徐觀理
[illegible]且申之曰此內觀非較量也不省為之有

省庭內幹旋微有得力但氣一動志媿未徹底耳吾邑友道宏參即真問業不可得新盟當為斯文吐氣敢無一言效忱容且晚面之生文纔讀一過更玩之乃奉璧也

答友

足下今日即行耶世間機緣成遠之而近或合之而離所恃有無合無離者吾輩不以形迹論亦不敢作惜別語往者不佞重足下以其肯攻吾過辱教何厚幸官修職士修行願足下毋忽僕言從逆耳良藥苦口實益不佞毋忘足下言

東元之兄

夜雨燈前劇譚徹旦恍是燥髮時春草池塘入夢佳境俄而鼓棹山陰便覺塵氛滿面三數月來督撫建牙繡衣持節樓船華轂肩扼尾墅執手板而磬折其間安能無秦淮當夜之想惟是酌泉漱糞茹蘗知甘有清涼而無內熱則官衙不異僧舍耳兄詩法駸進大異疇時將來卿士詩盟豈必遊六人以邀聲價哉

知尊兄特寄耳隋珠彈雀斷不為也世人心計俱精於必責報弟一切以世外自處亦以世外處人非好矯激樂住風塵安不得不然千萬亮之

寄少原兄

弟夜宿郵亭燈花報喜自天外喜躍無已是日見報吾兄改差江西相距百人慶而制人未免若耳彼中諸者如王南塘鄒南皐諸先生別來數年俊一印証必有一番進境弟當謂陽明先生不入江西不能多外護昌明此學之方今時難言思過

法尚未正羣心共忿即任事

然弟謂代狩重臣不必諫行言事

民彼其得之于上甚難而得之于下甚易也部邑吏奉憲檄若聖書朝施暮及此長安中建白取金者不啻相百也弟才薄不遠而領邑太難老氏有言治天下者非以明民吾矣于亦曰民可使由之今越中聰明太淺智巧太深如去冬大計部吾更五去十二登籍其人不自知則其民無告之

入一語故僅僅立於不敗然事以貪省禮以貪褻殊無精彩可觀不審無墜家聲否

答汪觀我

從來作吏多稱洛不佞處東浙之衝敝手板而宿水淫宛無虛日獨其案牘去手吾吏敢衙謁鼓不須千里尊之句恍然如侍衙園而採紫芝也自秋徂春三臺節鉞相屬交游僉謂至密如陶石師亦罕覯面千里一堂闕焉奏記惟先生能亮之耳令姪孫使來覆誦手教兼以佳句惠難為和言

本雖彊終不欲孤負紫芝俟離臺行後當為長言求正不佞入越無所益徼幸不棄於具眼者陶老師一意內修不立文字斷是文莊文潔以上人海門先生不佞匪貌尊之實心服之其操行不但學問淵不閒遠近宗傳之作雖似駭人不佞以為正莫善學孔子處孔子之祖述憲章萬世不疑而莫旨一章所敘述僅僅數語不啻生文其知止二字論語末載而曾子傳言之中庸二字論語未載而子思傳言之中間所引經言率多斷章取義要以發明心學直指訣竅或不嫌割裂會而通之僅亦六經註我耳不佞初亦不服曾讀九解而如心折當時使敬菴先生口塞固自有易領略者幸長者再商之火坑中人食葉忍渴漢皇梅林望遠頗得此老之力不敢徇耳目也生騃與張溟先生句自是定論不佞謂莫尹惠寺聖年文公生讀人已引領一讀不學何敢深言然不讀不學其愚也

答元之

弟素性硜硜茹其水葉無復以甘味分知已一念相寄又以使者重擾兵厨甚愧甚愧閱世非遠冷味亦嘗不敢向冷人前說清流中即有今日不供出道負難償豈有菜色甚至隨衆味而中止非實矯為之蓋有從權而事未必洽不若常經之無敗也仁兄豈不諒此各道其情故不相害亦自不相詎也

答司城原明弟

頃差吏回得手書兼閱新政兩條蓋世人作名率貴巧而賤拙愚謂拙悉不若巧一味真誠猶勝

閒必不自外苑中也

東江星野先生 丁未

自兵亂軍旗出鎮楚越名二 [illegible] 再更寒暑矣不肖私料當世才誠兩合[illegible]公尚有幾人古稱春月而可想此時遠公遙望盧神行心結當是范仲淹華規模不數潁川勃海治行也大夢擔當誠重見之真而持之定上下無不傾心且察賢而任可以代[illegible]不似邑吏瑣瑣米鹽精神半耗于簿書走耳吾鄉先輩江中丞游司農俱以治部得

[illegible]有私書近日舍侄過敘甚知麒麟叫嘯[illegible]此時已有英豪鍾必靈物[illegible]地赴湯蹈[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物[illegible]成[illegible]候[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終不知[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公察[illegible]安乃[illegible]知[illegible]已玄[illegible]先生有以[illegible]教我遠[illegible]化丞子從[illegible]紹[illegible]知[illegible]中之行[illegible]

附布種種難以楮悉且為史作書[illegible]不便以幣[illegible]為佈家刻二種小刻二幅敬奉教

東女一叔 丁未

春間上計部門回便寄聲臨期竟遺小刻牛馬走[illegible]倏[illegible]之狀即此可知[illegible]家閒寄到手書甚慰[illegible]想越天長[illegible]精神之佳來也[illegible]女[illegible]大鵬海鷗總[illegible]非堂燕[illegible]作吳[illegible]佳[illegible]淡師一味[illegible]越中幾

作長途赫赫蓋亦不免風波顧守拙者乃超然
第恐後來下長耳叔父近況若何舍堂舅客前可
寄與否太虛中無處非家其知里中少一野客也
者此家間羣季所不免屬望也經於身計總不復
顧念誤入汪洋或為巨舸或為一葦到岸時總是
廣昌子孫連月三臺按部缺掌未休刻下又以催
科勞形提筆時不能盡所欲語澆花種樹展卷炙
香叔固自然神仙人也

東汪若谷

中秋後閱考選報始而疑既而喜以翰翁品格當
在校垣瑣闥之間而借重陪京殊令人疑然諫官
之重等于宰相惟是能行其言明目張膽持白簡
而定國是何問南北且留臺清議所出名世所叢
近日如陶宗伯四橋趙端肅歸德郭司農希宇譚
中丞岳南蟬連鵲起赫然寓內即吾邑兩太僕聲
實豈遜兩符卿哉喜可知已亟欲乘便修賀計俞
旨一下繡衣即出春明軺敢需榮旌行之耳不能
才短政拙自分晨夕於世而按臺物色踰分已甚

捐心多愧所恃以答知已惟益礪初心勉圖後效
耳居越甚熹長途不肖所恃為中流一壺者有兩
言為椷櫟不為桃李躬自厚薄責于人故有道信
其真實高才者樂其不爭但恐伯樂一顧又來衆
驅耳太公善飯為慰阿衡寄來課頗不廢業而家
弟近乃得一子辱在肺腑敢以并聞荒蕪不盡欲
陳徒有神結

答戴浴日年兄

弟一出春明無緣時奉教益即趙人絕響燕市而

邑吏自寅至亥磬折鞅掌無遑暫一脯勢入行況
敢咯口天下大計哉先輩恐邑吏廑志每為名實
之說以相鼓舞綜其實不然自內試者從容練習
而後建牙授節是謂以豫而立自外試者素未及
習而遽有民有社不免以政為亂若華秩之與賤
吏又非所論已世間事業未有不從本源出者老
年丈遂抱遠懷安往而不顯名實哉弟治越三年
一籌莫展猶乎其經經又安敢為物先兩臺報政
幸免罪戾方來日長未知稅駕諸可欲詩曲成惟

老年衰病情餘照固草率之優至 [illegible] 諭罪滿罪
親非久戚布

上顧端皐先生

讀教命諄切剖示無滓先生固嘗謂學者不當
發蒙振落矣[illegible]
自棄今世[illegible]
故[illegible]
子則畏匡陳蔡真切況其在非[illegible]
[illegible]生遇至人心悅誠服[illegible]

自任不肖何敢輕自許 傳習而拯徵者乎受命
以來風夜祗服身在世間從世間討消息庶幾無
滅項以藉手于門墻耳

下未

答顧嘉與

項從徐孝廉得手書[illegible]無量朋來友甚切而遇
合甚疎十數年來或以筆調或以氣鬼相賞不乏
而以一大事為心期殊覺寥寥如至越得劉貞一
今得仁兄耳世滿鬼蜮知有聲聿何意有警視此
[illegible]越中者弟幾因此得[illegible]仁兄高鴻鉅遊于

虛而不碍度量誠相遠哉去秋一至[illegible]已即成
蘭別寒悠悠積念未申而大[illegible]已先收我乃從案
牘閒驗之夫一公移耳幹辦者于此覘剖決而有
道者于此覘心源誠中形外聲應氣求人不易知
知者更不易也千秋喜吾要在今日金石之盟永
矢弗諼人旋附此報命之辱兼呈小刻求正徐君
我輩人真足為蘇先生弟子矣

戊申

答汪觀我

為越吏而以羨蘭寄長者非余生不至此非觀我

不能諒至此也不肖弟今三年及瓜矣大都海書
期會少靜默之時亦無聚講之暇獨於紛擾中求
穩妥覺周先生教言甚用得着其引先哲發已意
直指本心愚意與禪學微有不同要以論真同則
堯舜與世尊無二心也論[illegible]真釋氏亦有禪律二
教世有禪而犯律者百方亦深罪之若是真釋禪
即律律即禪忠恕即一貫也從於忠恕外求一貫
者紫陽固不許姚江亦不許其實所見不差人仁
據姚江話頭謂其疑紫陽耳姚江能疑紫陽之[illegible]

海不能疑紫陽所信也門下以爲何如若紫陽一生真脉更不許人參祿得字譜而益彰早晚讀之頗得其正學之旨然全書未 干業不敢輕易開口容再三讀乃敢作跋序文非前輩深造者不可借也六芝園歌漫然成之書一發未正不妥處不妨直示改定再更事與旧俱旋無暇息停薄暮退食手勒不能勞兄見于筆跡間矣价行附此先謝兩月後并年譜本子途上朱子全書爲弟購一册至切金囑千一册侑簡

○寄少原兄

舊秋一月而得兩函甚慰是時料新命自下冬月可拜家慶不妄奈人有數月福星也閻賊一撤秦中父老子弟皆得更生吾兄心亦少慰滿令本北士蹈虎尾而不辭縉紳或以不測爲此兄危弟謂此君附景耀於千秋當使不與黨人者生耻耳藉花入計還官地方稍相信性疎乏力不遠人情脫身蒼頭自家來又因循上兄至衙爲儒進兄[illegible]

[illegible]叔父以下俱平安舒[illegible]大都蒼[illegible]

爲慰恐家人不便相聞敬勤數字從容房相寄報惟吾兄爲國爲道倍加珍攝俞下歸裝尚有一腔欲吐也

答周廣裕年兄

撫臺以仁兄爲地方重倭整根而剔利弊或以爲名形便勢利勝於烏或以爲烏俗樸民質勝於名二者皆非爲仁兄論吾輩只信自心勞逸毀譽置之若一況仁兄之才又宜于名也閻其堅苦礪礲之若一解之一錯之無不割然要地需能滿意直一解之一錯之無不割然要地需能滿

已者既解既錯之後而墟以養民則人心孰不收矣弟政門不雜惟是趙之藩共役無病在營百斧斤無所施破砍無所用世間一切好事行之祇爲業障慶此者不畏財虎而畏明王閻事諸兄八已犯其四五矣弟之指趣何嘗爲人仁兄肝膽相照左提右挈可幸無罪今仁兄且百錢塘帶水隔若天漢何能無疑望之感兄介何以解我乎惠勘敬領所有笋乾正是吾輩所安貧咽存

寄張侗初

寒暑再易不覺相思屈指仁兄北行已近來歸
師可得一晤而掌記西來公文以書劄難倦他事
之亦令胷次豁暢喜才五十三參後固應有進歟
普度世間弟且借口禁絕作握中如意矣倘命有
用繪真寄入手則靜坐得力亦能助其發多
不中節也新化師北海正堪依然待我往力時
物之變幻不可逆料中着力以至於無
可着力則境界亦動心靜許後之慮活潑潑地物
來順應怒哀皆是太和豈如弟輩多費無力哉哉

言文字自成一家其見地已在前輩之上今世賢
豪固多此書却不可多得弟得讀之幸矣寄書僕
僕退食即置案頭略契至治造化之旨嘗書一偈
于寓中曰馬自不害去將安施花開滿園誰借故
枝仁兄幸鞭策之何如年來吏事悶悶大抵慕儒
吏而得拙吏恥啖名而得無名然拙劣之中頗有
一分真處則老師獨知之弟懶學不成政不循耳
一切違心動名之術非不知無奈面皮薄耳一脫
心事何時再一傾吐刻下紛擾者參差走正忙文

事者乃真忠厚亦真正上進古今論之豈無如
來世而任事之人然不如前代使令讓吏者抵脫
耳弟處越城太覺煩惫君常慕田義之士悅敢吉
之氣父子兄弟宜且習之而區區之私願天下多
真正直共成國事以台丈自嘗故我遠大故敢以
往語相質惟台丈幸教之

○寄大部兄

春間得開河手書能言十年於一絲不掛更自天
然見吉況味發揮[illegible]

負政恐不得釋太倉公寄伯兄云當今之世不
人知而人不得不知之者先生是也每味斯言
足為吾家兩先生實錄適來將事鬱積志士憤懣
痛哭流涕視為庇談非甚解絃韓詞衷遠客幸甚
諸君悉以徵入弟虛縻歲月不覺及臥病父師之
訓不即戮然[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受章門下誅經人日持手板搤殺于炎荼棘皆
之中不乃形穢乎

寄程光山

同郡兩榜兄弟僅得兩人而仁兄先焉風神朗然
玉樹乃忘我形穢遽奏殞長安半年熱血盡灑
玉人宛然如昨日也自出春明天各一方鏡水石
盤定有神靈即許英入都未由一望軒級懷想何
如天方應世無生不宜已老山喜作閒居先代遂

心齋理之餘[illegible]

出力皆可以餘力及之豈以不肖弟未敢掌簿書奔
走牛馬枝窮形敝而日不暇給者乎越中故稱風
波而近日尤甚強項令不知凡幾一切任其硜
硜聽世人作何等觀耳適當羅山公之任草勒附
候僻性素不以土物[illegible]小刻二種請正閒老師
起居無恙即有能振之者未即來奉晉晤遥
起居無恙即有能振之者未即來奉晉晤遥

舍祁

作吏之苦莫如無米之炊況重之炊歲乎吳越地
勢不甚相遠當其荷鍤[illegible]舜海若不仁山苔道上

不見畫圖泰望峰前幾成斥鹵漂梢初開烈照
隨續不為青萍即為焦尾吏處此時即欲無嘔心
焦思已不可得況以崔苻夜聚人不怨誨盜而怨
捕盜急之則以為俱焚緩之則以為漏網不肖弟
出而奔走入而撫膺終不得善策豈如老父母建
一奇而令長洲之菟如海寧之魯乎何分量之相
萬也郎君頒資寮証具是高此長公奠老線而尚
需遣才[illegible]

東廓鄒初

仁兄三過山陰而此來聞弟將有嘉興之行而不
苦志以氣移內境信道篤無須臾遠來心境有所
聞教若有醒耳從古聖賢為學無非是了生死的生
嘗云我輩未知生[illegible]孔子亦只是死的生
的分明死[illegible]子在形色上亦然合當下形
色上修[illegible]才死[illegible]堂虛無著如何
又有箇孔子在太虛中所[illegible]不能可與而不

可言言惟以悟[illegible]幾不至為
無忌憚之小人何[illegible]不[illegible]事不在學
外証學不在政事外[illegible]平江陝[illegible]本自知難
向人說脫若超而得覺落正眼弟眼下步驟要之
作个人知行脚僧心中[illegible]下一日百里自不
得休息為山陰令又如寒山令[illegible]前事決不
能為維摩奢積顯大神通作大道場此便可為仁
兄道要之本體無增損也大業之人於遷行無
為遷大政輯要寄弟所珍[illegible]

隨王使先兄得知已耳諸子[illegible]公[illegible]緩緩時因
北風幸惠德音

復陶老師

世人倒視虛實而說鈐良知吾師揚以人會見之
開而詔以人職有血氣者無不猛省盡性成物功
豈在陽明先生下不肖得聞至教何敢不終服以
葉仰謝不敢以口語謝也呈稿後人石序固宜然
且名號可無說耳某合品格得老師知乃益增重
夫貞必絕俗任必欽恕非大豪傑誰能索之千衆

曰之外此當世所以多[illegible]
東廓鄒仁和

鏐江駐節衣帶而鈐鍛相聞當道使人令龍山吏
增色然嘉仰請罰恐不免部內罷弱也仁兄寧無
厭乎杭紹士民相結如織在越板兩吳士曰某
某既得雋稽去其家弟亦聽還故里以仁兄司命
文章執耳詞壇誰皆自棄門牆然徼星爰而青眼
視之弟與劉榮乃二生一可白無負也

答沈存白

前辱雅愛深例不遺比來秋水　修齋頭生草滿室惶惶謂東人之子勞而罔覆不若百人坐淨室中無負耒之勤猶得請賑請蠲九重恩澤也長吏聞之不覺悲惻即御風沐雨放開決瘡紓恣不啻庇蔭平雨露倍勞者可得半牧司日之後秣酒新香猶可以遲佳客不識高許果肯況乎俗吏無一善狀儻儻薄書間周時局輒有長林豐草之想其如郡邑不得請告何別論已悉容慶後晤之因使報命不悉欲陳

寄鄒南皐先生

不肖曩聞前輩得力有從修得悟者有從悟得修者修悟不離經生浪言之不肖每謂非修不悟常修常悟如人入京從越從吳從魯從齊道里了然豈不謂悟然過一國自有一國風俗經一城自有一城光景視諸逶度自有不同即所以為悟宰者有一無二然變化不極則真體不全故曰修乃能悟而不敢自是也老師宿材施教知不肖方在塵中即指點以境上磨練而不失之　　已充為方便信

諺辱重書不隸知已遠去令人　　耳以阿後菌學阿若丁傳德之人常恐言之不信望僕何敢金然正學非異人任則不敢不自力也時哥一變舉國逆予玉石俱焚烈於往代僕嘗謂天下不少讀書而少確論祇因參才不諳當世以致論復傳訛若先憂如慎獨何忠天下無國是我人係已聚也靈將運賤公新阡不卜自吉儻使未能效季子之題款何如之使者　　子之題款何如之使者　　道而後而學塗不遇　　無能夜雪之興

即福根待之

東江元美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江風山色供兄和與亦復不淺豈謂弟坐敝廬而和參木幾黯然銷魂哉但險巇鐵刃者安得享優政欲匿之名山暫作桃源無奈老兄不忍舍去人壽且爲薪樂之業耕樂者即弟別業前歲與兄引杯酌處也地邇路僻不甚譁囂山色儀型稍減滿戶主人據圖書名蹟做跖其間客至袁青若清談名理而品古人當令塵心少淨神冤飛越庶幾爲不死上藥也兄能乘風一共乎

與喻楓谷憲副書

魏落如葦一見長者而遭國士之知中心曷忘懷抱日積不獲時通之左右緣由君僻甚人跡至疎行賈仙鄉者絡繹道路千里如咫而獨秦川音耗不絕戶外則咫尺千里悵悵何可言前歲公甥偏過先兄已昔手執等衾安慰禮意作太人語至十日後見皆若生平

而孤先兄子視之今孤侄笑笑依從四壁蕭疎門徑險境不可言而不肖壯不成名無能爲報徒欲於遺編借重名人表章不朽老先生幸許之乎當世士自托時籍無不假交游以成名獨先兄門戶讀書不獨當路名人亦祥祈禱者者作盈案而不言文辭乘人也而不言德業諛而不言實交遊既斷世鮮能知之者而先兄佑如也病中戒子弟勿乞銘與誌是不肖私念明倒具存公論新定載然置之弟子之心未能自已茲且翁創而請銘不肖以子弟不敢固棄柳之赤忭命

答袁生

不慧落落無所合自謂與物無競未嘗大機闇亦有合及余生晉陵以法貴五五年冬歸臥知己往往燕小刻時吹嘘之遇大史譚解元所著大故未嘗爲著詞於其

不定留客爲候令弟忠信可期但難知已不意往
能相俟待余生能養士班仲升當復足遠矣短裏
相答聊謝知己幸教有緣願以異日
○寄答元之兄
足下去扮檢而往南昊欲九萬里耳若乃風波浅
人滔滔皆是人士鄙夫鹿鹿公侯貴方
在中流得一壺而爲快尚非總先人丘墓亦何爱
北固區區顧世路人情將無在彼猶在此乎鳳凰非
千仞不翔天飛泥蟠神龍亦自有致豈唯亦各行
其志也往時知己天各一方千仞者樂泥蟠者勞
寒月孤燈不識猶有故人想否要之翩成終當遇
于於扈霄之上不具言
償金帖
戊戌
鄙人遇孔方無情遂不復從我遊者今春封以念
村之宮猶然作塵狀向人會當還從足下不中任
使鄙人殊不快意足下知無可更遣試爲因才使
之毋謂鄙人有所私昵
○東少原兄

自草馬入都門邑人士日夕而[illegible]命不虞言爰
始考選也昔人謂諫官宰相之行通諫官
行言若言道兩行人司耳目也特是執[illegible]後惠
文能之斯不亦丈夫一大快乎溫中丞司諫善吾
兄矣弟當折節[illegible]事氣節同吾不後作[illegible]
[illegible]伯兄大事未裁[illegible]然乃前[illegible]
天子濃恩光寵泉臺于弟之懷亦可少慰[illegible]
三當爭持公道以風勵後來然家庭無人安得快
便如是昨從白門戲胄阿伯[illegible]可[illegible]
壬何相值也或者[illegible]謂國家既不遺舊臣又
豈肯屑越良臣乘時邁會爲先祖父報[illegible]主恩兄
其爲之前茅即不肖弟敢忘決捨場事[illegible]迫不及
多譚且聞叔父舟次瓜州附此爲候總祈自玉不
宣

五言古
賦得薰風入苗蒼
夏日同趙會稽遊蘭亭
謁新建墳　入計別二子
感事　佛衣圖床
七言古
駿馬行應郡侯教送陳學臺晉貳閩卿
天壽篇賦爲毅峰先生六十
打麥謠　新蘭亭
寄壽吳先生　張雞行
雪霽舆中作　癸卯候試南畿病中
歌一首寄乃父
五言律
燕磯　別金陵
北固　金山
焦山　飛閣
韓信釣處　露胆廟
呂梁　長清道中
平原　驛路
寄內　早發
贈邢中翰考績推恩
送廣文子美叔之肇寧
法華寺訪鮑虞部遇雪
冒雪訪鮑中老不遇
雪晴出郭　出郭謁寺丞兄于真
容僧舍　謁禹陵值雨
天台道中　春日同陳觀海年丈
監試邑弟子於教場漫成二首
江南雨中行二首　秋夜訪周陶二師及
猪山先生于乳山泛月石潭紀事一韻
江南道中　天界寺訪僧
余次先兄乞言狀汝嘉叔讀之有詩志感
因韻奉答二首
七言律
上元日同諸兄弟集王簡室觀沈啓南畫

席間分韻得名字
送程于遠應聘　送宋公子應召
送星野進士服闋入朝
壽淮太傅江中臺齡八十題契白禪心卷
三首
蒼頭自蜀來得成都政聲有喜因寄代侯
大郭兄起漢州量移六館賦此絕壽
爲雨仲弟贈友　先司空蒙恩謚荃部
邑當路並臨敝廬因呈一韻
冬月送阿侄之南雍
熊令君貽書索句自嘲一韻
聞詔補臺臣徵還言者家兄少原在補中
喜而有作　春日得江于夏有詩
謝余作序占此相答
東元之兄　過吳椽書樓借司馬
史索贈一律　甲辰元日早朝
計偕道中懷祐兒　計偕道中憶弟
送張少卿使周藩　送黃門國由奉冊喜

藩　泐河成
別姚起元還吳門同登西山
送伯震侄讀書浙江兼懷中丞文
入山陰有懷　東灘店
滕縣謁侯師留酌時師以父垣擢奉常持
節魯藩　夜行雪中過楊湾吳
汶邀酌　涿州道中望都門作
五言絕
獨酌　題舊遊門

戲題稚子畫務蘭　宗兄以團扇索題口
占與之　過子房碑
大佛偈
七言絕
元宵獨卧　觀禳者有感
秋夜書齋　花鉢中枯竹吐枝笑
而成句　中秋對月二絕
題贈施公懋臨聖教序帖
味大叅祠中殘桂生花和諸舅韻

最閒館憶壯丹　余索居久倚臣二三
凡共研詩門促兩言別意甚恨倀倀語竟
爲占一絕　寫愁湖觀達
金山寺夜待陶師　贈虛舟和尚
毛遂碑　鮑叔祠道
孟子祠　孟嘗君養士處
滕文公行井田處　過白溝
涿州橋　一友久客金臺頗好
詩將歸楊溪索贈一絕

驛路逢春一絕
端陽之明日發舟擬泝劍溪踰天台入赤
城遇大水而返猶多有競渡者漫記數
絕
仲夏陪當道重謁禹廟三首
黃河舟中一絕
觀歸道中見桃花口占一絕
初夏試諸生一絕

卷六目終

蓴言卷六

新安余懋孳舞仲著
雲間　閔　　校

詩五言古

賦得薰風入蔪蓉

遲日澹漣漪芙蕖色初試不受汚泥緇偏作紅桃
媚佳豔欲侵人清芬還自秘簟紋涼風來并并花
香吹輕翮衣若羅浚亂波如縐萍拜任意蜻蜓動
驚魚戲寧隨秋風摧且共南薰醉紅光滿玉池異

韻分初地兩華青實含千葉金房出安用採爲裳
堪紀長生瑞

夏日同趙會稽遊閶亭

夜發城西悶清晨集蘭渚鳴湍激新漲凝露滓朝
暑下馬渡竹橋幽禽對人語蘭若出深林往跡留
孤嶼指顧聚鵝池今乃時禾黍觴咏感昔賢問俗
携佳侶攬轡共歸舟翩翩風欲舉

謁新建墳

朝上先生墳暮謁先生祠夢兼從先生顛倒起所

思若舜至今在姬孔未喪斯覿面毋相失良知獨
醒時

入計別二十

薄宦我辭親追隨爾何意為愛越王臺住過文成
室竹疎衙自幽山青泉更洌流餘一振衣之子樂
相侍半嶺聞長歌絕頂看橫翠燒燭檢殘書拈花
採了義共話家常言冷然天籟吹試問若與我豈
各言爾志小者向余言習安不見異朝誦數千文
暮臨數百字授筆讀宗傳不知天與地古人已往

矣豈必面相識大者為余言得師當在自看眼見
有方開眼覩無界昨日鳳凰城今日臥龍治軺車
萬里山帆影終非實誰謂羲皇前較今獨玄秘我
聞孺子言戚戚不能寐靈性本自醒適言具慧智
所以別聖凡有二與不二常恐物外牽覿面旋相
棄臨岐越與燕歸路總於一莫忽眼前因淨掃浮
游累心月處處圓妙機今已示

感事

詩法除秦舊宿良亦漢波誰道君冉冉長三百

羅三百目亦疎橫惟抑何多孤誰已控地動鼠無
寧柯繞從兩鼠端忽驚新織客偏若井中蛙高飛
可奈何

拂衣圖味為是職方尊人如吾先生作 甲辰

彭澤無迴駕函關不返車豈獨厭世榮素心自有
如阡陌吳先生清風逼遼初少年擅明經中歲集
芳譽雄談摧五鹿慧識析三魚子政心會通文戚
意獨舒鐫鴻漸楚域化洽魯齋堪漢主旌重聘卿
執掃除桃李爭芳妍庭樹更森疎儼然搢紳表歲

安事盛華裾 聖代專熊軾已入望隼旗飛鴻已
冥冥誰能控鵬翼且不顧牢刺若遺羽高躋
毋責秉神綸素餘聞風疑脫舉吊影共庭趨念
昔我先子二八舉賢書秋風驚億膾五馬一朝註
兩兒養不待快事較君輸林中臂未把世外意同
居展圖追往事令我倍欷歔能讀非所欽真如實
所希三萬六千日隙光亦以舒寄語後來者相與
惜居諸

七言古

駿馬行應郡侯教送陳學臺華隸閩藩

君不見周天子瑤池八駿飛何駿今不見楚王黃金爲臺薄千里古來何地不談霸圖時乎時乎難遇耳今　皇德澤光海隅東土之水盡入青萍令馬牽空一過使君神遇稱絕倫治治洛陽能識真昭勳烹文君壯下五花青逸氣英英眼底空南與江北肯教人留汗血驥自來萬壑豪一瞬間

後百千歸羅網特恩徵拜列卿閒親臣更爲近臣長緋衣歸報聖人前莫遣神駒空立使

天壽備賦爲毅峰先生六十

造化鑪冢運復積閒值之期常五百嶽降星精豈偶然由來天壽爲平格　皇家功德軼黃虞姚姒斐龍相追趙河濟龜鳥私淑氣吾師挺出稱紀陳勝冠便珥蟬頭筆芸閣黎光耀朝日價重詞林未足奇道貧言禁交逾密當年舊學復誰臣典禮懋衡簡命新四結功成義不辱清風偏憶採芝人

郊復秉阿衡未渭水更投尚父緣名世行藏關氣運公豈久君東谷童叟相攜訊道旁

七言古

中國春門歸去十三秋司馬千金五嶽大椿一葉六千歲甲子循環數未遒海蓋洪荒真人瑞時禹方厘聖主求正好旋乾斡北斗豈惟吾道付滄洲門人曷以爲師壽萬歲鴻稱國與休

打麥謠

鳥山南谷水急昨日漫天今白地農家喚婦補擂頭齊向東園打麥乾打麥復鋤禾道逢使君車同問使君無奈三江何

新蘭亭

清溪七十過蘭浦曲曲紆迴未可數行聽橋邊湍瀨鳴池頭更看蓮葉舞山光映帶入畫圖竹影參差拂談麈卓錫當前地亦奇探船忘渡飛成羽乘興提携一攀俯柴徑

午蘭氣芬縕襲人腑濯纓小憩叢篁中誰道新亭不如古

寄壽吳先生

開宇先生風穆如胸中曾破五車書揮研不復疑三豕深入誰當辟蠹魚蒐海文江量難窠先生時戲寫三昧肯只俯仰任驅馳蠹空諸仙隨聲欵肯時漫掇經生言直搗眺陵追震澤季子摩成甘闔筍穎川饒鮑天人策却憐造化有平奇絳帳徜徉理水潛忽報青旛添甲子豈敎朱絃負心期杲子龍山對北斗寄語先生姑進酒君不見平津再對始封侯同舉少年相及否

孤雛行

丹穴有雙雛一冷一成翼噭噭未長鳴翩翩具五色獨翔千仞岡豈與鷄爭食烏鳶逐鴟梟哧爾影孤側雖則是影孤側鸞鳥欲傷胡可得

雪霽輿中作

昨夜彭城風景烈旅館殘燈作明滅擁卹柔裘羣被眠疎櫺隱映成清徹鷄聲啼散五更天馬蹄空

傳三尺雪拙吏偷閒癖已深披裘且抱藤長吟調成不是陽春曲愛覓偏關萬里心寒上征衣衣未什北窻那管三冬足烈士會爲異地悲慷慨已衰迫閼干路乘輿何須見戴回閒道寧辭深夜宿檀緣未可齊逝日已流人不住孤今蓁北無江南幾處重茵幾宿露我來策蹇渡河梁中夕皇皇亦何慕稽山我劍水清且晚相看欲相語長安日近且加鞭東海茫茫何日渡愁心戚戚風塵塵塢上烏啼報詰朝萬頃無瑕看作玉一道神光出紫霄滹沱不用堅氷合皇路應占見覞消舟子南津爭蕩槳霜啼北岸競鳴鑣鳴鑣意氣未全禽輕車熟路正輳輳共唉主人無熱意惹將白雪淨紅塵

癸卯侯試南畿病中聞阿宗讀書漫歌一首寄乃父

看亦一卷書枕亦一卷書司空步武今曷如人人咍我老蠹魚征夫白眼輕作咄我家小兒有奇骨襁褓能吟太史詩睟盤獨取侍中笏牽我衣裳坐我懷令我神輕欲飛越別來數月客南中眼底風

燕磯

青京多王氣靈壁鎖江流百尺雄龍穴千尋一柱樓鳥沒天低岸雨落照遠波浮尘看風雲變英雄一時

葉舟

別金陵

屢朝生麗地久住漸成家候鳥迴三湘雪歸雲度兩花夜月橋門市春烟樹裡街那堪復日日江上望天涯

北固

尚負金焦約聊酬北固心登樓江暗宅繞牖暮城深小潤驅吳蜀驗碑刻古今興來呼小艇乘夜訪山陰

金山

佛火夜疎橋波心湧落星版敲江艇靜潮上海鳥膠煮豆人燒燭聞泉客寫經更傳香飯罷時有老僧聽

焦山

水際探幽處青山屬隱君枕流終不返鑽石自成羣絕岸連雲黑深堂出海雲過客名蹟去歸棹尚微曛

邢關

江淮一線路南北兩來船擊棹寧先後終期早晚天賈收魚稅利官入水衡錢少須傳著書人

衝前

韓信釣處

濛鴻今何屬王孫蹟尚存中原時未定曲岸且招

蹲故國衰烟暮新碑落照昏知君終不反欲語向誰論

露肋廟

滄桑猶自變金石亦成移血肉豈不愛素心難可緇湖光水骨瑩日暮遠聲疑爲問生存者盧亮獨幾時

呂梁

不是狐岐路瀕河亦呂梁輪開春浪靜決塞泗流長官舍朝鳴鐸龍祠夜主香却疑衙尾進起視月

滄洋
長清道中
渡江家漸遠適國路新通遠樹回雲繞殘峰帶日
紅泉聲三水似壁色五陵同轍亂喧人語方知出
濟東
平原
日落女墻明平原百雉城地分三晉壤人共四方
名一吹誅樸伎千金壽舉生莫令東海去生塵却
秦兵

驛路
驛路人肩摩風霜熱裡過車聲疑為語聲吹雜驟
歌地迴雲生路氷連玉作河共傳開府處到日近
無多
寄內
我不因人熱卿其謂我孤入趙紹宜樂燕豈豈
枯李倫非所偶冀缺自吾徒便作於陵餓何妨手
辟纑
早發

涼鐸起孤城鄰鷄促遠征月高人步穩霜薄馬蹄
輕賈客趨南服書生數北程到兹二十里生落日
初明
贈邢中翰考績推恩
華秩倚西清新恩出禁城最書褒善政紅術重幸
卿染翰纏綿襄調詩玉肩生龍章懸物望共向鳳
毛傾
送廣文子美叔之歐亭
一官新拜命千里別相親首宿盤中味書遺席上
珍談經增座重問字引杯頻弟子歡迎處考亭復
比鄰
法華寺訪鮑儀部遇雪
為愛鮑知我燒燈指法華遶空雲作幕鋪地雪成
花野鶴寒棲樹殘僧午供茶未須驚路險肯裹問
生涯
月雪訪鮑中老不遇
積雪迷荒徑招提象外開樹低鳥易下水險最為
稚客憐殘經亂僧房小監陪多情最許歎獨往自

遲回
雲晴出郭
世界看成玉清宸聽漏空光生照裡浣溪鵝
飛清徑驚波鷗翼流泛沿島尼相喜至自依巖生
泥塗

出郭謁寺遇元千共宿僧舍
易水凌秋渡燕關路雲回相送迎九門朝暮切三
台宮況歸禪榻鄉思客林却憶松扉在不迷王珂來

謁禹陵值雨
共攬東南勝名山舊帝庭當年會受計千古遂藏
銘廟棟梅飛遠書田名尚侯蕭蕭風雨至呵護有
諸靈

天台道中
誰信風塵吏天台路已遍霞標採翠藻山隱子微
踪斷岸看回馬清溪任轉篷漸親無棘性幾與海
鷗同

春日同陳觀海年文館二試已第于秋教場觀武
鑑水涵毗睨龍山枕曲隈將軍鳴鐸處禪子論文
來映日青萍合凌雲彩筆迴登壇還自信乎古越
王臺

八越精奇集頻年教若何詞鋒竹箭美筆陣五雲
過烈士辭飛翼佳人出岸嘉君王安樂日共宴士
偏多

江南雨中行二首
漸入江南去山幽步轉工叢莫云由徑足嗅亦探
蓬岬柳滋偏娟新桃洗更紅行裝看濕處春色正

融融
渡江三百里日暮聽潮淙擊石鳴雲雁驚濤落古
松淺山懸瀑布遠寺隔林鐘共說春光好合烟韻
更濃

秋夜訪周陶二師及楷山先生于吼山泛月石
潭紀事一韻
久負名山約還資一葦通遙占星聚夜更喜月澄
空鼓棹冊無碍邀杯思不窮落川圖處處鯛眼便
相逢

江南道中

中原行歷盡景物漸相宜江畔漁舟穩山家烟火遲清音聞好鳥春色透殘枝到處堪幽賞歸心爲兩移

天界寺訪僧

不讀高僧傳那尋竹磴來路窺雙徑入門俗慮灰開數豆酬心佛燃燈度辨才更參禪榻上亦許宰官陪

余次先兄乞言狀汝嘉叔讀之有詩志感因韻

奉答二首

何計贖阿兄推留身後名風流悲頽盡正氣尚猶生不朽皇囊簡空寒息壤與英雄揮灑處未許一田橫

交情深作誄隱淚切瞻碑會有元章事能言杜拾遺知玄誰似叔益惠不如兒流水新裁調千今孰子期

七言律

上元日同諸兄弟集玉蘭堂觀沈啓南畫席間分韻得名字

疎篁火樹照飛觥障疊雲山恨隊情白雪忽詩應內滿丹丘喜見碧間横物華恣意供圖畫池草相期屬弟兄且詫輞川觴詠好不知辰閣繪浮名

送程子達應聘入閩

羨年耽靜就幽閒此日逢人强出關匣裡吳鈎看百越握中明月吐三山霜天鳥興侵遊展雲點驚

峰照客顏閩海忽傳占紫氣一星新指斗牛間

送朱父母應召

朱雲經術重燕閣裁鳴琴出教間興政可收循吏傳時名今就近臣班封章早晚陳民隱環珮從容侍聖顏莫道山城偏雨露此行膏澤遍人寰

送星野進士入朝時以服闋應得京朝官故有及之

鳴馬蕭蕭向帝庭江南驛柳正青青喜傳玉署除仙吏豈是金門隱歲星驚動憲臺知久屬詔補拾

映識新研蒼生借問虛前席漢主寬仁萬國寧
壽淮太傅江中臺翁入十題共白謂心卷
曾將辭賦擬相如奏罷梁園返故廬渤海自堪垂
大翼王門何意曳長裾徵投淮水身全逸社結香
山與轉舒借問延年非大藥一壺春色數行書
又
自解長裾棄大潛綢繆徵處是書巢倫號化日寬
樗社便少塵囂到華門五老圖成漆太傅一經傳
奧屬諸孫蒲輪若舉前朝事漢世襄生可尚存
又
太傅當年王作人早從明主論經綸著書未就
慕扃練水投竿隱釣磯北望青來無限意白雲
處未全貧
蒼頭白髮侍成都政事有誰同高臥
病裡初逢萬里人空船倘帶蜀江春天清一路
吟徵月暑三臺物色新消息早回皇之到風流儒
向吏才真阿咸績鼻無生氾濫官施餐新集錄
大郭兄起漢州量移六韻凡為壽

徵書乍向齣門回聖主偏憐作賦才豈為鵷行學
蜀道仍看駿骨來燕臺環橋日曜金華底榮苑雲
深蔗滿催前席此皆虛已久蒼生共喜謝公來
為兩仲弟贈友
論交今日布衣輕意氣如君不世情任俠未須推
大賈風流猶自魯諸生江邊短棹兼天遠客裡殘
琴對月明悵我孤帆湓浦裏送君雙淚故人先
先司空蒙恩謝登那邑當路並臨敕建閩王一
韻
翠華分仗下遙天殊擬曲江遣使年發水星辰環
五聚深山日月照雙懸孤臣隱抱遺書恨聖主
恩同法漢倘更有召公來無忘十不敢飛揚去學前
冬月經阿經之南雜
數載風塵滯洪中承恩新起謁南宮橋門雜吾和
絃調璧沼龍光發劍虹任子漢庭惟有賢名師當
世孰如融此行好用三冬足歸取人稱大道東
熊令君貽書索句自嘲一韻
誰信名中士不虛却從青鳥歌吾諸吾存六甲計

侯衆眼白空悔讀父書已覺傳經衛子政漫從諸
賦擬相如里兒共垓臨邛謬賀駿何當作賦客
聞詔補臺臣徵還言者家兄少京右神中書三
有作
成命新傳不復收忽又更起直諸頭
馬跡都亭誰縱野役遊書論日雲龍已無知兄有詩
裁凜凜秋國計共讓會已無知兄有詩
春日得江干憂有詩謝余作
花氣吹來且欲眠故人遺我詩憂思
招隱把句殷勤若問天聲價未須名晏重不憚原
自白留先幾兩秋結那堪遠偶爾因君一澤然
東元夕兒
劍器頻年本一操風鳴疑復是鈞乃相思影動
流水獨坐況吟引渴膠意氣尚有還我筆驚名誰
謂屬兒曹憐兄尚有池塘夢浪向江頭續友騷
過吳椽書樓借司馬史索觀一律
檻外青苔過雨痕樓頭山色納詩樽秋眉已覺星
辰近俯盼仍看海氣吞傲客喜緣資介經交遊喜

自憶龍門和君共讀長卿傳徇監如今可尚存
甲辰元日早朝
銀燭光殘曙色開九霄春氣遍人來千官三
仙伎彩麗明霞照壽杯萬國瞻依希日近
字共雲迴幾行環佩聲初散御爐香裊上
計偕道中懷祐兒
去年今日意何如心事全傾向子書骨肉生全無
外願君臣義重有行君臨岐珮共南
疑伯魯書愛我不須榮市駿西來蘇老先
計偕道中懷舉
千里相思向風塵家庭師友客中
西合射策吾先冀北來夢裡覓吹時共調吟成
弄酒頻催須攜得子齊雲玉何物名山藉手回
送張少御使周簿
中州古道白雲鄉驛柳青分使節光太史受圭非
卜洛長卿高調故遊梁相沿杜下遺荒史好向周
南採逸章 聖王仁恩郊甸滿騶嘉
宋黃門圖田奉冊嘉薄

諸姬千國共望從白水春陵皆大風叔父有勞寧宇在　天王殊寵世恩中歌謌固宜仍公公固遠
雙龍薄劍相辱告臣竟歸大義相成

泜河成

河渠當日賞臣功千里清流一帶通豈是龍門新鑿險猶勞馬鬣浸陳風沒海帆影連春色是東人
烟謌暮紅貢舶渡艘相次入東南民力　王百穀作

別姚起元還吳門姚與余同登西山有圖在能故句及之

朔風寒日薊門秋顧陸於今且倦遊下榻猶憐千古士歸帆還指五湖舟物色情堪寄當宜使
論縣尚留此老人

送伯霞從徵書初中秋夜飲

帝城秋雨歇公讌時對阿戚破夕曛千里白雲馬逸九苞還爽鳳雛文征裘劍氣凌霜色絳縣絲
光照夜分倘同詞壇憐傲吏不妨愛穀遠相聞

入山陰有懷

明愈淨几正堪供艾級何當赤品憑路入畫圖看

不暇舟行鏡裡望偏圓雲封宛委書連葉花發蓬萊吏亦仙獨有家聲傳未易百里才非自矜然

東灘店

古道平原落日斜東灘茅屋數人家鄉關萬里悲千劍先饋廻徼宮奴鼓夜提燭燼半明寒劍氣更殘月
冷浸蘆花憑君莫說風聲急一片氷心自不渝

滕縣謁侯師留前時師以支直擢三常侍詩

古滕寒色冷車轂下馬摧衣問虞成愛節銅章莊
舊國數椽茅屋梲孤城叢餘諫草心猶赤禮罷補

壇夢亦清弟子未須臾乞法一杯謝問已分明

夜行寧中

翔望瑤臺漫漫天飛塵不動曉烟斷處微
窺樹宿春風來意遠聽鼓鳴聲戍客愁夜柝譙馬
倦依依未卒寒叙真偏同調遲爾清管與味玄

涿州道望都門作

路近天衢膩色新輕車度雪淨無塵燕山奕氣雲
生穀易水清氷日映蘇遊影文魚深不飢撑枚寒
鵲漸依人機忘尚

五言絕

獨酌

清露何所對流水共行雲不厭貧相遇老中有忘人

遠離遊門

物態漸成冷相思意未衰重門不鎖客三徑黃中

看

戲題稚子畫務蘭

憶爾有幽香不用羞顏色風雨未相妨何事佐無

奈

宗兒以團扇索題口占與之

且喜月常滿誰云風獨清縱教秋色到素影越關

情

過子房碑

老人先已去蹤之杳無跡借問受書人知留一片

石

大佛偈

非佛何神通是佛何着相一塊太石頭看作金

七言絕

元宵獨卧

回望吳謳送巨星家家火樹笑明星元夕閒江

海憂誤入金門制詔歌

觀襆者有感

底事茫茫果有無為薪尚喜竟遲迂一看殘不用

燒却二月官奴已喚租

秋夜書齋

幾凡荒意對月明青苔露濕少人行隔溪何處笻

砧杵和作伊吾三兩聲

花鉢中枯竹吐枝映而成句

琅玕原自美東南偶折花前翠色慚為識主人清

興在枯枝春對艷枝含

中秋對月二絕

風清露冷色偏妍笛裡開山水裡天一片秋雲吹

已散便忘烟雨暗當年

當窻北斗已闌干無寐歌笙尚間歡此夜嬋娟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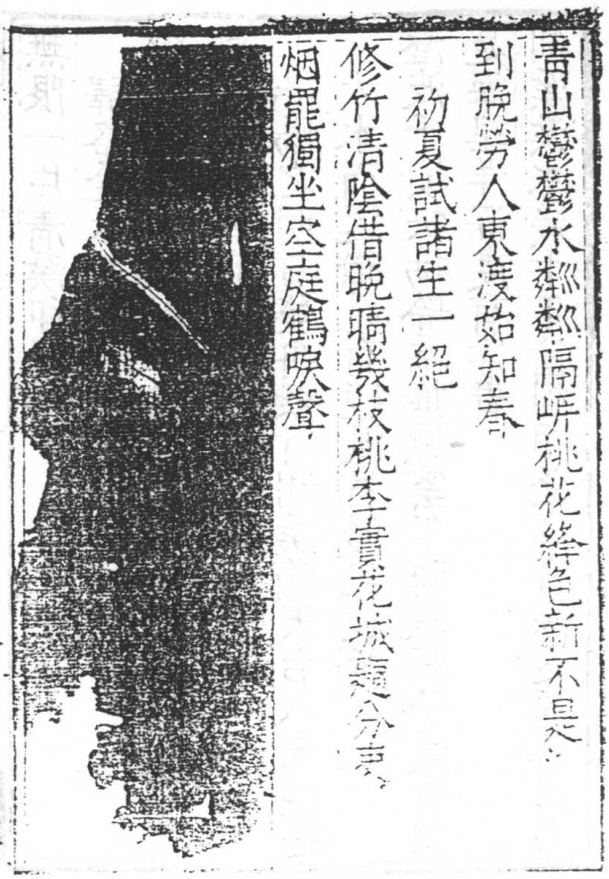
是獨時人別作桂花看

題贈施公懋臨聖
山陰逸蹟已千年忽讀
相見笑破青金數萬錢
味大參祠中藏桂生花和韻
不書花陰傍月移天香密逸夕
霜態休怨秋風作意遲
最閒館憶壯丹
幾處繁華換却移春色借與家
豪落筆處飛來總是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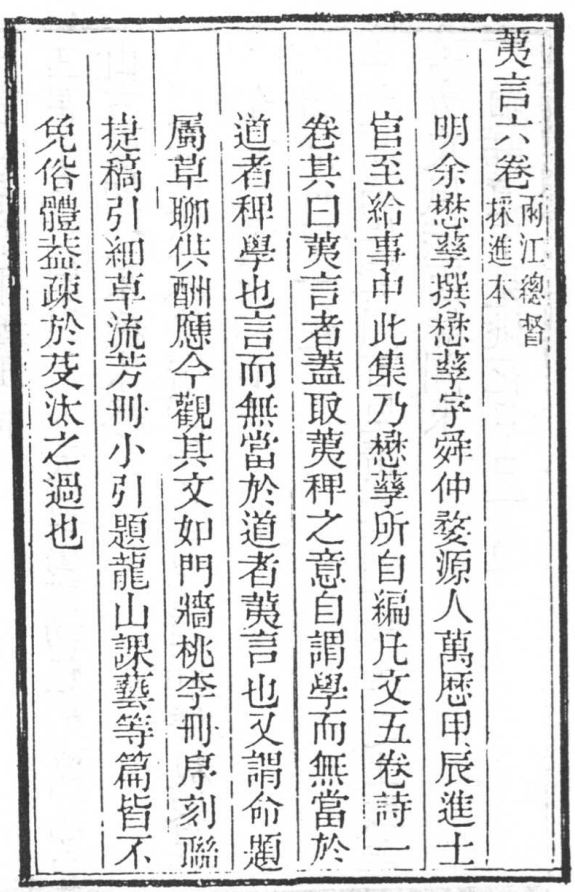
余索居久偶因二三兄共附師門促膝言別意
甚懇懇詩成為占一絕
十載心期未可論龍頭欲語半
非遠共向中流到渡門
莫愁湖觀蓮
六朝芳蔭照水清湖光會作畫人疑憑君莫問湖
名字只有蓮花是舊情
金山寺夜待陶師
天外孤峰水鏡間清波四照坐來閒瑞光漁火大

然處共指燈傳第一山
贈虛舟和尚
乾風輕棹絕江流江自中分是自浮蘆秋一夜
處渡好從初地問虛舟
毛遂碑
豪俠從來借此身青牧時暮遂風塵終成兩語註
間決定死生十九人
題永禪道
知己相推亦等閒高名千載落人間憐君不與
齊友獨遣清風遠昔山
孟子祠
縱橫當日意如焚俎豆巖巖擅獨尊古木祠邊知
有寄願將仁義與王言
孟嘗君養士處
昌食三千滿薛城漫緣鳴犬布衣輕歸來尚有馮
驩在贏得人間養士名
滕文公行井田處
三里孤城聽鼓鼙溝塗猶自類開阡若使明

天子不遣君侯追楚齊
過白溝
赤兎高驤紫氣浮北平千古雲山秋草外
郊春尚有幽鬼哭白溝
涿州橋
百尺虹飛轉轢轢來屐稽留入
憑衛看疑是軒轅舊戰圖
一友久客金臺頗好詩將歸楊溪索贈一絕
帝里輕裘散驕驄黃金籠滿寫詩囊生涯何處青山
無限一片清溪印綠楊
驛路逢春一絕
纔帶長安雪色來征途何處問梅開灰水輪度月風
輕送驛路梅花一夜開
鴈陽之明日發舟擬沂剡溪踰天台入赤城遡
大水而返猶見有競渡者漫記數絕
滄波千頃快揚舲為惟風雲乍晦冥鄰子候看日
是海望洋深處有浮青
剡溪溪水幾千年簡裡相逢亦有緣返棹不知歸
興盡去來同泛一壺天
欲入天台路轉迷漫將單木木過橋更喜旦白依
舊在對霞光起夫遠
秋風鼓雨任驅逢行轅焦勞慮孝白橋橋邊新
日脫龍冊爭奪錦纏紅
却來鏡裡作生涯敲開高陽豈問家郎女人間興
事急蕩舟還姑石榴花
仲夏陪當道重謁禹廟三首
古樹森森翳羽旗鴈鳴騶交擁綠苔碑是九
行散疑是當年輯玉時
玉帛千今萬國同來載天地屬誰功德紹
山古屢劫燒來總未終
入載勞民遂永傳憑回猶自有遺徑却憐秘密三
入劉長後魏泥印石青
黃河舟中一絕
三千被高褐七雲開百里黃流酒一杯誰道上頭難
着力東風識面等閒來
覲歸道中見桃花口占一絕



青山鬱鬱水鄰鄰隔岸桃花綠色新不是
到晚勞人東渡始知春
初夏試諸生一絕
修竹清陰借晚晴幾枝桃李實花城題分春
烟罷獨坐空庭鶴唳聲



蓑言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余懋孳撰懋孳字舜仲婺源人萬歷甲辰進士
官至給事中此集乃懋孳所自編凡文五卷詩一
卷其曰蓑言者蓋取蓑稗之意自謂學而無當於
道者稗學也言而無當於道者蓑言也又謂命題
屬草聊供酬應今觀其文如門牆桃李冊序刻鄰
提稿引細草流芳冊小引題龍山課藝等篇皆不
免俗體蓋疎於芟汰之過也

蕭氏世集三卷

〔清〕蕭伯升輯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蕭氏世集無卷數》提要

蕭氏世集總序

黃岡杜濬

自古名家之興其先必有盛德之士其後必有高才之士無盛德在其先則其積不厚無高才在其後則其流不光然盛德之士常患乏文采高才之士多不謹細行故萬石君以數馬稱而謝康樂以佚遊敗先後之勢然也惟泰和蕭氏不然濬讀其家集若國初正固先生所謂盛德之士也遘聖作之運而徵車在其門可謂遭際之極矣正使乘時速化淡結人主之知立談而取卿相雖有巢許烏得而議之而先生逡巡謙讓辭尊居卑至臨以天威不改其度惟直陳當時之利弊使斯民蒙福卒之始終恩禮榮不以官盛德如此宜其文不勝質矣乃先生經史蟬聯出風入雅著書滿家造士半天下再傳而爲雪厓大宗伯遂巍然稱名卿作詩不減吉甫蓋

不第先生盛德之報而文章之效亦於是乎見有萬石君之盛德而多其文采見一奇也伯玉先生起乎二百年之後而爲高士之士也自其成進士即以制舉之業鳴一世讀其文者輒恨不以館閣處先生而先生固本恬澹於仕塗有奇情於讀書有獨解挾其兩弟刻心述作其所爲詩文清遒奇肆俱有必傳之道世族有此踈不頹然自放而三先生清修蕭遠常有味於

白居易之言以儒術治身以道術養生以禪理治心何其雅飭歟有謝康樂之才而克謹細行此又一奇也嗟乎此豈一日之積哉常聞諸故老異時西江之士多慕柴桑之義百年以來仕者比他處獨爲鮮少聖人出而重之故制策第一人多出西江而吉水爲尤盛自是理學節義文章遂爲天下冠此其風俗之所以成就道德之所以長養意必有眞學眞行方聞厚重之儒以領袖其間往往思讀其書知其人而未得也正固先生當之矣且夫正固之前有靜安處士稱故未遠老正固之後有貞行長史得出處之正中間爲養而仕者僅一見豈非古抱關擊柝者流孟軻氏之所笑乎子孫繩繩服正固之教故世有文人而無稗士文獻之家獨此無愧焉孟昉承之學固而守堅蔚然爲名士諸集之刻豈獨紹明家學哉雖以移風易俗可也

蕭氏世集總序

皖桐方中履撰

數十年來海內莫不知有泰和蕭太常伯玉先生先生與先中丞公爲同年進士履幼時卽得讀其春浮園集及省老父於青原始得交先生從子孟昉因過所謂春浮園者低回流連未嘗不想見先生之爲人已而孟昉盡出其曩世著作示我始於正固先生附長史公次宗伯公合

春浮園集及次公先生陶莽雜記季公先生牘雋總名之曰蕭氏世集鋟版以行俾履爲其序履按王筠曰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然未有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劉辰翁論三曾曰一門三第非世所少功名富貴竟亦何足復道惟人自有集列爲三文布盛文肅聲詮文定筆詮文當大者見稱歐曾此大江以西山水所聚是以至此於戲今蕭氏可謂盛矣往聞諸學士大夫言泰和國初之文人必以楊東里爲首今讀正固集乃知東里爲後輩其哀辭以爲先生沒而鄉人學者無所師由此言之蕭氏一門以文章與國相終始不尤盛哉或曰正固遭逢高皇帝子侯爲諸侯王傳相逮宗伯太常而益顯是之謂盛履竊以爲不然吾讀十傻疏四門箴言本仁義雖受貶不耳官是豈以位爲樂者雪厓公行至楊村驛彼特詔爲大宗伯尋改

南京亦必有不合於時太常公通籍四十年居官未滿三載故與兩弟徜徉泉石摩挲鼎彝縹牒几橫經籍書而以言語妙天下每見前輩紬繹凡入館閣莫不有集集莫不數十卷識者望而度之高閣彼蓋以官爲文者可一笑而已夫六君子之書各序論之詳矣余縱有言何以加諸正固先生曰吾爲文不能譏訶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太常公兄弟皆

自言生平不作俗下文字今讀之信然謹揭其立言之旨而書之以告夫後之善讀斯集者斯集行海內所知不特伯玉先生矣雖然微孟昉卽春浮園集恐亦不免於蟫朽枲斷況正固諸先生乎如須溪集凡百卷今存者記八卷耳他如周益國楊誠齋皆同郡人世亦鮮得見其全集遍問之僅一二舊家有抄本喪亂以來湮沒者何限孟昉獨能表章數代遺文於殘邑廢壘

荒煙斷草之中是可書也日者夏輯西昌紀存其所表章又寧止一家而已哉

蕭氏世集序

南昌後學彭士望謹

癸丑壯月望將歸贛南旅山再過研鄰蕭子伯升盡出其先世文集屬望序甚勤丑敬望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嗟乎國家三百年氣運主德上氣政令風尚其盛衰得失始終之故於是集槩見之不獨以文章傳也矣其集始正固先生暨長史大宗伯太常一行居士司訓凡八世得六

人焉正固先生蒼五經要義刑統八韻解正固京華歸來諸纂詩文累千百今僅有存者合併爲正固集長史嘗爲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今惟自誌一篇附正固集後篇中載啓王條陳八事及王門四箴而已宗伯則雪崖詩若干首諸體略備自正固迄宗伯歷祖孫父子三世至今三百年全纂俱散軼則文章之傳者不其難與又五世而太常伯玉先生春浮園集名天下次

公爲陶菴雜記李公則不自爲文以古人爲集
遠矣馮包漢宋二千年人物而大意略見於發
凡數言盡當世之務蓋昆弟三人又各自爲集
不相類是則所謂蕭氏世集也矣今世人爲詩
必稱杜文必稱韓歐嘉隆名人更馳騖秦漢雖
本朝職官郡縣名亦以史漢更之詩禁用唐以
下故實必求宋初盛薄中晚語宋明輒以爲笑
悲夫盡棄其已之身但倣獵他人之形似得爲

其子孫僕隸欣欣有榮幸焉是其人已無志識
顧安得有文章乎且夫六經諸史之傳萬世而
不敝其指要在淑身持世應變救時利民生之
爲汲汲故堯舜推之南北海愚夫婦其心同而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則不必其盡似即易
之爻象書之典謨語指可覩矣夫是故古今世
家非人人有集楷文章之譽爲難前中鮮情實
無關世事雖復著等身之書極雕繢之美發皇

驚世俗人之耳目識者已皮置不一顧而其文
卒亦不傳吾茲反覆於蕭氏家集以論其世正
固先生年六十洪武間特徵至即上十便書觸
漢忌峻法爲百姓請命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知潭王弗克終不肯爲其長史至與高皇帝爭
殿上持益固寧遠論不爲屈坦行公爲靖江王
長史召入靖難兵起與周紀善上書言大計斥
柄臣誤國永樂初歸落卒調護王得無恙在官

以壽終先生父子博學高行爲鄉里所推今雖
不獲覩其全集而行述所載十便書及自誌略
事史傳言大計書其距戮滅之禍間不容髮皆
以身救民全人家國之際有仁者之勇而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是豈徒以詩文見者哉宗伯集
要亦不止是方其官正統景泰間北狩爰立未
爲無事公居漢楚意無日不在民牧宰外圉俾
內廷不憂南服專意北向以特知彼任用宜矣

太常仲季孝友在山水之間蕭疎閒曠是晉以上人流不自意身遂世難遂見亡國憂時之意甚於樂生亦重傷矣其生平纂述極欲清省不好爲繁尤恥作俗下文字以蹈襲古人爲深鄙每敘剛由宗伯三世而上其元氣精誠所痾磅以自成其文章山太常二公而下其文章絕去雕飾皆歷歷自見其性情此蕭氏世集所爲可傳者也嗚呼國家治日少亂日多人生安樂終

不勝其憂患而世家名族尤必有葛藟之及焉以覩嘉隆萬曆百年內優游息偃坐享太平何可追企則文章與國運爲升降其興廢得失不有可考而知者耶蕭子伯升既孳孳表章其先集惟恐後而於邑之利民者無弗舉爲好賢愛客急友難更生死一意不相負其爲人性情直遂不自匿其瑜疵此又自成其爲伯升之集以無忝其先世足並傳矣

世集自序

時昭陽赤奮若之陽月世集鐫既成分部冊裹漢竟將問業於世之大人先生名賢畧士不孝伯升北面稽首捧書戰栗呼弟仲升諸子從弘從靜從溥及長次男從淯從沛進而語之曰嗚呼我昆弟得有今日猶及見先集之成與夫工刻之精良部冊縹緗之雅好汝小子覩之妙忽易訓有力者之可以隨而得之也其可不敬戒

以圖維先世繼述絕續踐歷艱危之故以淑慎其身俾勿墜而自嚴其朝夕也乎吾嘗讀史見漢唐宋大勳之後或一傳而即戮或再傳及數世其子孫在畎畝降爲隸氓曾不能自名其祖宗德業爲何狀由是漸殄滅無子餘又或子孫通顯握大權窮極富貴奢靡婾嫉亡忽焉以及其族以累辱其先人如是之載在簡策者何可勝道其殘跡尤無容磨滅雖孝慈百世不更者

往往有之故先世雖人人有集不徒傳其文章要必有其德業與其志行其遺澤之所緼藉而後之似續之者亦必無黜噪於世以忝負其祖先此求之一德與王錫爵百年太平之福猶自不易而況於兵爭鼎革遂世變將化離永亡之不慨其尚能續高曾之緒業闢奕世之遺文於幾失復得之際使人知西昌蕭氏代有令聞以貽休於厥後其不亦重可幾幸也與益自吾入

世祖正固公至行爲鄉里所宗年已六十應洪武特召甫至即上十便書峻却不爲潭王長史寧以身易天下億萬人之命不脅以官不犯萬乘嚴主之怒至今思之猶爲嘆慄而吾祖履坦不爲奪卒用其言罷告假連坐諸大獄而官止於司訓則是吾正固公之大有造於斯民也履行公副爲長史因召入即倡言靖難兵事且切責大臣永樂初元輒烈矣卒不之及隨靖江

王之國以德禮輔導王爲群小慍疾而身與王胥安全壽考不爲世指名可不謂龍德之至善剛柔而無悶者與任長史卒於官乃大發於雪崖公之身爲宗伯雪崖公之爲宗伯也在景泰間國家亦復有骨肉之變其爲雲南方伯以討平苗亂省達儉之煩其免役除苛政以利濟滇楚之民者不可數計用卓異超爲宗伯初非偉進嗚呼三世皆在位正直履虎尾不咥人有大

功德於百姓而莫知其所自合祖孫父子無間然此亦古今之不恒遘者與亦越我高曾迄我王父夢瑤公居作述之際或被服儒生潛德不耀或仕進宦績著聞皆有以率先德啓佑後人在人世頗足傳述而顧以集闕文有揚厲未暇及者爲逮我伯考太常公仲父一行居士暨先府君孝友敦門內之行忘兄弟爲分身即禪悅以行慈惠凡所爲賑饑掩骼療疾苦醫藥拯溺

餧治塗梁傳舍禮進寒素無弗致焉出貲且無算而伯考雅志丘壑視榮名如郵寄仕而已已而復仕不卑遷謫道路所及諸日記皆悁然有世代民生之懼末季居閒曹爲當塗畫策洞燭幾先惜未能親見諸行事遂以殞沒仲父則兄出弟處爲國爲家性敦厚視子孫如友賓而徵言之及雖古人家訓不是過府君道韵平淡產不及中人絕無事事海內之賢儁無弗交獨遠

名勢而自托於書法畫苑之間乃潛心經術徵見於選牘發凡數言以明其志其始右軍處桓謝之際者與夫三百年來國初有文字抵觸之辟季年有直節明黨之誅其或居高位而族戮或負海內之大名爲指目遂膺顯禍亦造物不欲其太盡而實未有以充之故若斯之難也吾祖宗諸父父與有明相爲始終伯考雖知名遠近其文采表見於當時而未嘗一日得行其志

仲父府君抑首涅塗都無宦意遠世三祖則志安社稷德及生民而立哀定以指隱桓令非周紀善之行連高學士之誌銘解揚諸公之家傳哀辭先長史之自誌其事且湮滅而不傳故程子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蘇公亦謂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後不發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不誣也今吾諸父父亦既不愈矣而吾與若之爲子孫爲曾聞孫者其何以惕厲以克荷先世之

業吾去六十僅五年仲年亦遂五十吾遵世難生灾恒在呼吸每有天幸性卞急時不能無過而中實惻怛苟可以利物者輒不量力爲之特氣獨忿疾於當頑耳仲厚讓是羲皇人里閈翕然推其盛德非吾所及吾與仲或庶幾獲寧沒以無累辱於先人也乎今汝曹幼稚應未識刱守之難乃因先集告成遂爲之道古括言先世發跡之自令汝曹聞之欣懼以儆動其志氣敢

備以自於海內之大人先生名賢舉士亦僅如村野氓語雜亂說尸佔口要見按圖繪指其父母弓劍懷橐以明得意其錫昆閒知則亦哀其志而已矣若夫語言之得文章之工則具載先世之集與在昔諸鉅公之篇今名賢之弁序俱已略備予小子其無容贅一辭也矣嗣孫伯升敬識

正固蕭先生集序

新建熊文舉譔

蓋余尚論國初吉固多君子焉於時太和有蕭正固先生者篤信好學士也生當元季屢踐科場不偶於有司因而慕古作者之文肆力秦漢名家後見元運日否講道里中敦重典則從容矩度從遊士日衆門生學子承先生之教資之以取上第掇美官者踵相接也入明詔舉賢良

郡縣強起先生應詔赴京首奏十便皆人所難言無不鑿鑿中款縈天子讀其書嘉歎賜宴東角門維時所舉賢良皆許自量厥能授職先生力陳衰老願乞田里不允尋授潭府長史先生又辭天子詔以親王輔臣庶務咸所總理不卑屑卿卿可勉行先王孰辭如初忻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即就道天子明日憫念其忠言衰老遣驛騎追止之復得還留京師給飲食朝望一朝

見秋九月入賀聖壽節宴畢授平凉府訓導先生安於其官教訓不勤弟子問風景服外至屯營守帥皆遣子弟從學率就雅飭值賓興之歲聘幣交至各省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引以爲掄材爲國亦樂領之庚午較文湖廣癸酉以爲掄材爲國亦樂領之庚午較文湖廣癸酉較文福建所識拔皆知名士及詔徵考典籍賜宴奉天門諸所對揚皆稱旨然後請歸復賜宴奉天殿衣被靴襪有賜道里之費有賜歸而優

游田里以終其天年若先生者可不謂篤學大儒進禮退義者乎先生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顏歸休自適之齋門人因以爲私謚云先生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稿平凉有歸來稿居恒自言爲文不能譏訣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所爲詩直亮冲融而忠孝之情溢於言表著述雖富兵火之餘僅存若干篇學者誦其文考其行亦足不朽矣議者惜先生之蘊負不罄展於當時

然以勝國之遺賢值英明之聖主納言不諱授官至再宴賚便蕃較文數四及歸里而衣被靴襪路費之賜有加無已先生有詩云白嗟衰老日驚喜異尋常對酒黃金殿論文白玉堂則先生未可爲不遇也先生代有詩人孫昭大宗伯名位顯赫裔孫太常士瑋身致雲霄韻留冰雪嗣子伯升暇以先生遺集示余讀之再四而歎先正之風徽猶存於簡冊而盛世之崇儒重道

不遺於幽仄也因爲敘述以見志焉

古木今凡識

往嘗余于友蕭伯玉圖記有云影入簾春雨足句蔣陽文貞所嘆其先大宗伯雪岸公者取以名圖始知宗伯又因宗伯而知其祖正圖先生益欲師其人於千載之上爲其以文章不少槩見爲憾今觀孟昉所輯兩先生遺稿文章事業後先輝映抑何蕭氏之多君子哉伯玉言論妙

天下其淵源家學益有所自而孟昉述祖德而彰世澤意念深矣雖然此一隅也當日伯玉豈不見及此夫亦日搜羅未廣必求其全以待之異日云爾夫天下何事不槩於求全姑待兩念夫求其全而卒已夫待之他日而已夫之當前矣曾記余與伯玉晉卿期衛上下揚抑古今思盡得吾鄉先輩嘉言懿行裒而成書以爲吉州文獻尚時天下無事吉州藏書之家不乏徧爲

物色即殘篇斷簡在所弗遺然猶存乎見少安知其後之兵燹頻仍盡衆而歸之一炬迄於今寧能存什一於千百乎可歎也向使余三人者就其所有編纂授梓如孟昉今日之不求全而無姑待以垂來茲亦何至有今昔之感哉嗟乎斯文未墜先岳猶靈秘枕中而藏名山當未盡淹凡爲子若孫者能各珍其先世之手澤以俟好古者旁求博採後之君子豈無心余三人之心者乎余老矣有志弗逮因書以望之同志

徵辟

敕諭一道

敕曰朕以布衣得膺大統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間爾尚仁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名賢渴望來儀以資啓沃今特遣行人喻良唐泰往詣所居徵爾赴

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敕

洪武十五年壬戌三月　敕

三華老人自贊

煢煢其孤凜凜其成擾擾其亂勞勞其生佩祖父之遺訓與聖賢而同情晚遊　帝京十策具陳望雲南而遐征土空同之崢嶸履險如夷力謝浮名既出典於文衡復入考乎遺經　聖眷孔隆士論匪輕昔何愧乎淵明今何忝乎子陵若斯人者其合乎道之清者耶

江左施閏章撰

歧字尚仁自名其齋曰正固學者稱正固先生世居泰和縣西柳溪土祖與道志節清曠治亭沼自娛嘗署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終隱不仕父方平仕元爲書記客死嶺南厓山寨歧年十六往收父骸以歸發憤力學試有司不利即棄去好古講道里士愛敬之齋酒饌過從

劇飲不亂人目爲君子醉有巨室高年舉杯屬以身後墓銘歧正色曰若好爲人庶幾不閣吾筆也一坐聞之悚然洪武初高皇帝以賢良徵時天下初定告訐蠭起亡命者相聳輒赴闕告變枉死者無算歧至上十便書言時事所不便者甚悉且面陳小民無尺寸之刃而橫坐大逆之名誅殺過當墟閭井而耗戶口非聖主所忍聞也上悅賜食是時郡縣所舉賢良皆許自量能授官歧以老固辭詔爲潭王府左長史凡數命皆固辭忤旨謫雲南楚雄府教授既行復追還令朝望入朝居歲餘授陝西平凉府學訓導歧嘗夢神人引至一室座有圖書至是入學舍如夢中所見歎曰命也訓飭弟子一如居里塾時從者甚衆賓興之歲聘幣交至嘗主試湖廣福建並得士數十人又詔徵考定典籍與宴奉天殿賜衣被數事給道里費比歸築樂在堂於

近里之楓山自爲志銘曰吾以此見祖宗地下羞不辱矣年七十有二端坐卒平生撰著有正固稿京華稿歸來稿若干卷嘗曰吾爲文不能譏諛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其詳見衡府紀善周是修所撰行狀及學士解縉傳中

子遵字用道號坦行侍父岐讀書三華山下督之嚴毅嘗謂遵曰父子責善而至相夷是無家

教也周公以成王移徒伯禽伯禽敢喘息哉遵奉命惟謹以明經爲官靖江王府長史尋召入較國史永樂元年從王歸國遇事當白侃侃無忌諱王遣入奏國用不敷遵力進以節儉且諫王曰至富可得至貴不可得王貴比天子僅降一等復何求哉惟節嗜欲愼起居讀書學問非但養成德性亦可怡悅心情非若騎射博奕徒勞力損神也因條陳切務凡八條語皆懇至又

作四門箴王爲之改容嘗以祿不逮養凡遇內宴珍饌不忍醉飽金繒之衣惟朝賀一用退則布衣手書翰不釋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自爲墓銘曰才不及於經邦政不及於善俗然在職八年王國安而道無辱雖之臧武仲之智而得孟公綽之不欲是保全歸以從先大夫於楓山之麓人謂之實錄云俄得痺疾乞骸忤旨謫宜府鴈兒嶺巡檢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正固先生蕭君行述

吉之爲郡隸大縣有九而安陵西昌文江其尤也西昌由漢唐迄宋元號多貞儒偉士至　天朝益盛其閭閻頎德或仕或隱無不赫赫然著稱當世而儗仰二十年間若陳先生心吾廖先生子謙歐陽臨淵令銘王先生子與并其弟御史佑劉司業崧并其弟子彥楊吏部自立蕭學錄子所皆相繼物故吁可悲也所幸懋遺以棟

斯文使後學有所依歸者惟正固先生獨在然如晨星如霜木如魯之靈光葢一人焉耳余宦遊河洛四三年凡遇還往者輒首詢先生安否以繫斯文興喪今復不可作矣余悲若之何哉洪武三十二年余自汴還　朝未幾而先生之令子遵以材德著望郡縣交薦舉至　京師授靖江王府長史與余朝夕聚處也乃得詢先生順正之槩遵以余同里閭流請狀其實以求傳

於當代立言君子余不敢辭謹按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領歸休自適之齋門人因以爲私謚云蕭氏世居縣西柳溪之上其先由齊宗室曰叔誄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至今稱金陵蕭氏宋建隆中叔誄十一世孫有曰景純曰景太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攻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黜爲衡山丞先

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別字古山學行純正祖與道別字靜安志節清曠嘗帖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治園亭池墅自娛俱隱德不仕父方平尤遂於學仕元至書記後客死廣東星山寨先生生泰定乙丑四歲而喪母白夫人五歲而書記入廣客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日務讀書爲文曾不失先業成童了達強識嶷嶷四起凡再試科場既皆不偶於有

司即棄去慕古作者之文肆力於秦漢以前諸名家而從遊者滋衆後見元運日否而祖父母日皆益衰老不可斯須去遂講道里中敦重典則里巨室知愛慕先生者齋酒饌過謁不虛日先生雖劇飲至醉亦必從容如度不冠爲毫髮縱市人咸指以相語曰此君子醉也翰林待制楊公景行奇之以從孫妻焉先生於經史無不博通而淡極理趣四書尤所精熟時暗誦以勉

諸生終卷不脫一字至恒業以傳授者四代之書三百篇之詩講貫洞徹參互廣遠如長江鉅海浩浩湯湯莫或測其涯涘門生學子承先生之教資之以取上第掇美官者相望也性端重不喜諧謔嘗燕會里大姓家有高年中酣舉杯屬先生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大筆是託先生正色拒之曰須好爲人庶幾不閣吾筆也傾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巷燕集往往喧

諱忞卑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但詢知先生在乃忻然冒來日有一庸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少不當惟端坐不應諸少侍側或降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誘導不倦且躬行實踐允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薰其德而善良者爲不少也其取諸人者不固獲不責備久要必持誠信益遠而敬益不衰事祖父母盡孝養之道客故家

大族遇盛饌罕致之味常不忍先舉筯諸生承意輒臺饋於家楊氏亦克盡婦職奉順惟謹備物致甘旨質釵釧無靳祖父母雖暮年失子而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終當承重之責歸厓山之骨雖離亂造次哀禮兼盡鄉里指取以爲法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運更革柳溪之居蕩於兵燹長子忠又陷於寇繼娶栗原羅氏亦詩禮名族距邑西北十五里伯兄允

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鄉因家焉　國朝廓清大典文治旁求俊乂老成碩畫先生語兄尚書曰莆氏一門惟兄與我耳今諸幼皆未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祖宗墳墓安所托乎語畢涕泗交下自是累舉不就洪武壬戌春　詔舉賢良共論治道郡縣強起之先生視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矣且時儉民告訐蠭起動以叛逆誣善良乃幡然曰吾幸生爲丈夫子

何可無益斯世哉殄行震驚不忍見也吾其往焉既入　京首奏十便書一曰審察誣告謀叛者以爲善良之便近年以來亡命者輒赴　闕下誣人謀叛一言不察而良民受滅門之禍可勝歎哉二曰禁止不當實封者以爲人倫之便近年以來卑幼實封尊長吏卒實封本使人倫不正天理不明其害何可已哉三曰免池塘之稅以爲耕種之便近年河泊等官品丈量各處

溪澗水窟一併起科稅額前遇大旱耕者不敢車水爲　國家之利甚少爲生民之害甚大其弊可勝道哉四曰早計撥秋糧以爲會計水脚之便近年糧米上船而倉分計撥未定於是主典者多取糧米而船戶多取水脚矣五曰早行移折收以爲民間預備之便且如折收布疋三四月間行移日早民間皆可自爲慢令致期則民有倍價收買之費矣六曰雜科隨土地所宜

以爲價直之便且如有硃砂處科硃砂有鉛錫處科鉛錫有油漆處科油漆官徵一分民無十分之費矣七曰雜造不必圖局拘監以聽民自爲之便如燒磚不必官作圍子打船不必官起作場蓋圍子工倍於燒磚作場費甚於打船監督之虐有掇而無益矣八曰罪坐所由以爲同寅之便近年一官犯罪或一府一縣皆連坐人材難得賢能者豈肯與貪污同贓乎九曰依律科罪以爲決配之便近年贓輕者或斷發邊遠無還期贓重者役滿還家於是大貪者遂爲小貪者之笑矣十曰考覈生員以爲學校之便近年學校文具校官乏才生員不學全無成效嚴加考覈則廩膳不虛廩而人材有實用矣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刃而枉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太祖高皇帝嘉納賜宴右角門時郡縣所舉賢良至皆許自量

厥能任職使先生曰臣今年六十誠衰耄無能爲庸臣言可行惟　陛下行之職使非臣所任也臣但乞退居田里足矣　上不允明旦召入特授　潭王府左長史先生復奏曰臣誠衰耄矣無能爲庸矣虛糜廩粟非臣所願也　上曰長史尊且重爲親王輔臣凡一國庶務咸所總治茲不庳辱卿卿其勉行哉先生執言如初不少變　上又敕近臣諭之意先生益不變如初

若是者往復數四竟忤　旨謫敎雲南楚雄府受　詔卽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且又憫其老也遣驛騎追之至采石而還入　見復得旨留京師令好與飲食月朔望一入　覲居歲餘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曰先生就此得歸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入賀　聖壽節宴畢遂授陝西平凉府儒學訓導既入學舍則恍然如向夢中所見因長歎曰

豈非命也自是益安於位其爲敎一如居里塾時弟子員無不信服外至屯營守帥皆遣子從游善誘所施率就雅飭蓋先生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賓興之歲則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誠亦儒者補報事也洪武庚午校文湖廣得士六十四人楚王禮遇有加癸酉校文福建得士五十四人明年　詔徵考定典籍始至賜宴　奉天門敎大烹日賜食會同館具供張對揚屢稱　旨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季安皆所推重居閱月得請歸復賜宴　奉天殿賜衣被靴韈給道里費比歸則傾橐集士友豫營樂丘於近里之楓山樂丘成復自誌而銘之又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羞不辱矣每語及　皇帝聖恩之厚必北面下拜因諭鄉黨曰吾老矣若

等宜守紀律毋自速戾　今上神聖聰斷不汝貸也丙子正月初度日親友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校文之行乎三月江浙使者果至先生辭不領聘六月二十二日戊申得痰氣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猶手春秋會通一卷遽作而言曰吾其止於斯乎言終翛然端坐而逝以是年九月十九日葬於楓山邑大夫皆臨奠遠近會葬者將千人致祭

者接於路多哭之慟享年七十有二夫人羅氏後先生二年亦卒合葬墓右子二人忠字用文以破卤塔臨洮百戶何遇家久不相聞問比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被徵赴　朝邂逅於路且悲且慶遂護送南還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爲積善之報焉遵守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朱氏家禮行之初以欽保徵哀訴得終制及是年四十二乃由孫男五人望朏旺啞

晦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累千百篇初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所至求爲文若詩者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能譏諛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有五經要義傳於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理律句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合而紬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用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得乎此必失乎彼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所著述皆有功名教一有不經輒氓掛擲斥不少貸可陳心吾先生讀其文而敬之曰正固先生養高三華山下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未嘗不達窮古之不顯亦世者尤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間昏暮赴救曰若人一家均染沴氣故均得一證鬼安在耶嗚呼先生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敦薄俗使論道安

民之際得以在　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展其蘊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積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焉況於易簀之頃正大光明其所養抑又可知矣余生也晚不能盡知先生之道且學膚識淺豈足以發揚盛德善行然又不敢使湮沒弗傳也是以掇所知之槩爲之狀庶幾職太史氏者有考證云

王府紀善迪功郎里生周是修撰

明太祖戊申登極戊寅開五賓天已丞爲皇太孫建文元年公生於泰定乙丑辛洪武丙子蓋洪武二十九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應聘爲洪武十五年壬戌庚午主湖廣試癸酉主福建試丙子辭江浙典試命而先生終矣狀中周紀善稱洪武三十二年者蓋靖難後革除建文年號所謂祖冒孫年是也讀者不可

不知丁未又四月望前同里後學施男識

正固先生蕭君墓志銘

洪武十五年秋九月 詔廷臣聚天下博學儒士共論治道以備官使臚陵屬邑曰泰和首以蕭君應 詔既入覲於 廷上書論民事之便者凡十條曰審察誣告以爲善良之便曰禁止不當實封以爲人倫之便曰免收池塘稅以爲耕種之便曰早計撥秋糧以爲啟收之便曰早行移折收以爲使民豫備之便曰雜科隨土地

所宜以爲價值之便曰雜造不必置局以爲造作之便曰罪坐所由以爲同寅之便曰依律科罪以爲決配之便曰考覈生員以爲學校之便書奏 太祖皇帝嘉納其言 賜食 內廷翼日授潭府左長史君以老不任事再四懇辭遂俾教雲南楚雄府既受 命就道 上復念其衰老馳使追至采石尋有 旨留居 京師月給膳羞每朔望入 朝十六年秋九月 聖壽

節　特命侍宴　奉天殿既畢授陝西平凉府
儒學訓導嘗考試湖廣福建鄉闈所取士後皆
知名二十七年　詔徵君考定經籍　賜宴於
奉天門奏對稱　旨既竣事上休致之請　上
從之陛辭　賜道里費及衣被靴鞾而歸二十
九年夏六月廿二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二君
諱岐字尚仁世居邑西之柳溪家牒所可徵者
在齊時有宗室曰叔誄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

宋建隆中其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擢科仕至
殿中侍御史弟景太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
世孫森登嘉定庚辰進士第以直言忤權貴左
遷衡山丞君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祖靜安俱
業儒而隱德弗耀考方平故元時爲掌書記沒
於厓山寨君生於泰定乙丑甫四齡而失恃未
齔而書記公從戍廣海間惸然孑立惟祖訓是
承而資稟頴悟篤志於學研窮典誥訓詁誓命
之文比壯有聲場屋而連枉於有司乃棄去而
與古爲徒凡經史百家之編靡不搜訪而極其
淮洨制行端嚴繩趨矩步一語不妄發一行不
詭隨而辭受取余必求其當於義宦門巨室或
爲君設醴雖盛饌雖致之物陳列於前君大父
所未嘗者必先饌之未始嗜味以求飽後生晚
出聞君所止輒引避而去尤致孝於大父就養
左右克盡其懽使忘其失子之悲大父年登大

耋而皆以禮葬卒返厓山之樞而祔於先塋皆
子職所當爲者也君施教府庠嚴條約弗專
夏楚而化導誘掖以作新弟子員變忮慢之習
興敬讓之風雖鵾冠縉卒莫不觀感而慕學焉
君不信異端邪怪之說鄉鄰困於癘疫則蚤暮
裹糧儲藥以拯救之所著有五經要義若干卷
詩文累千百篇曰正固藁京華藁歸來藁鄂渚
藁又取刑統八韻賦本理斷律句爲之解以傳

學者君娶楊氏先卒繼室羅氏子男二忠字用文遵字用道奉議大夫　靖江王府長史孫男五塾舘甫頤晦仰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楓山之原申庚山寅甲向鄉儐邦彥咸謂君學術之正操履之固質諸輿論人無間言君既以自額其齋而門人弟子復以爲私謚云遵爲學有文克繼先業蚤有聲於儒林始用薦授職藩邸一日介其鄉友紀善周君是修謁余容臺以誌正固先生墓銘

墓爲請余自洪武初元竊祿太史及徵博學之士亦再被　召命惜與君未之前識然聞其名甚久觀長史之恢宏家學以大其承而君素蘊未發者乃於長史乎見之雖榮名膺仕不有於躬而德厚流光克昌厥後者蓋未見其止也是用俾實紀事而顯詩之俾刻諸墓道銘曰

蕭出於宋徵于喬因邑命氏傳世系漢室元功何鮮儷身爲儒宗望之繼魏晉縣延建唐世社稷之臣暨其最顯士魁奇擅文藝歷宋暨元幾隆替繄君生逢改物際攻苦敎淡恬紙編窮經屬文富清致　皇明興賢頒聘幣迺覩　形庭缺渙日僊輔宋藩爲國衛君月楷百承　嘉惠臣井固辭自逃厥量能度分樂洩洩校官西陲無幾歲　優詔賜環寧淪滯　厖恩渙澤匪常例舞蹈南歸尋所懋承家有子與時會　王門烜赫長裾曳增高益祟顯而銳君年七衰窀幽

竁哀榮卒享大夫祭太史勒銘辭匪贅永貽爾後鐫斯碣

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譔

曩余游太學與西昌胡存淵尹彥璟同舍因得拜正固蕭先生於牀下時先生校文福建鄉闈後以　詔徵來考經書距今又十年矣嗚呼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而河南高太常誌

其墓云一語不妄發一行不詭隨此蓋先生之實德也又云德厚流光克昌厥嗣亦惟先生自以當之先生之父子用道爲　靖江府長史留京一日持太常所撰示余余於是不能無深感焉謹書其後以歸之

翰林修撰同郡李賁

余嘗讀漢嚴子陵傳至不肯諫議之命而歎光武之雄能屈於布衣之賤子陵之高能忘

夫萬乘之尊君臣之間貽美無極然光武倘徇布衣之舊其屈從之也固宜子陵自恃天子之友其敢於不受命也亦宜我　太祖高皇帝之威德震蕩海內一言之出一號令之施風驅電迅孰敢有毫末尼哉正固先生以疏遠小臣未嘗一瞻　龍光若子陵之於光武之可恃也乃能力辭長史之命於斧鉞之下一而至再再而至於三其辭愈堅使　天威不霽先生其殆乎及厎教雲南先生既欣然就道　太祖知其心非有它也復追回之且申前命於此時也孰不畏威而改慮哉而先生執辭如初竟量移近地叩光武之量能容一故人爾未足多也孰若我　高皇帝能容疆直之臣如先生者哉是固大地之量非光武比者雖然先生之心豈子陵獨善之心哉十策之陳其憂時之切子陵無有也惟

高帝之明有見於此故能容先生之疆先生之識足以知　上之心必不已害也故能成高皇之仁今先生雖往矣猶有令子復膺藩王長史之重享爵祿榮名於　昭代使先生之志益彰則天之報施善人夫豈苟哉子陵雖高而未聞亢厥宗者之有其人焉是又不可不知也余以先生之學之德高太史之銘暨巨堂諸公論著備矣故表其最難能者

正固先生傳

故宋遺老蕭靜安先生吉之泰和人既老惟一子方年甚愛之方平賢而有文章求顯揚其親也得小官死海上方平妻亦先死靜安康強愉樂且爲園亭池館種樹單卉接故人賓客飲食燕喜無虛日夫婦皆年九十而終予嘗怪之人惟一子鍾愛又賢有文章爲求祿養客死遠方夫婦皆老內無冢婦何以爲懷而反安樂致壽

考如此此非人情也及聞正固先生尚仁乃其孫自少端重然敏悟絕倫乃祖大奇愛之日就謂吾子死吾子未嘗死也教之甚篤年十六即往厓山收其父遺骸以歸操履既淳學問益廣講說益精及門之徒日益衆以養祖父母也朝夕不暫違所以致其惟忻佚老於悲思牢落之餘李令伯未足爲難也於戲人子事親人道之常惟世俗之事繼母與大父母厚者猶或失之薄也正固先生之事豈易能哉故推之以行其志果有大異於人其沒也門人學者私謚之正固而莫以爲誣其原蓋出於此也尚仁忠行既高不屑榮利洪武壬戌 詔辟衆巖穴之士郡縣強起之至即獻十便書不尚淡性命而近切事情上於時欲通其變以神化斯民尚仁陳其所 樂聞天下布衣名至無慮數千百計特見慰勞至 賜坐與其食蓋 深納之也此其機

一悟於 上上慨然益廣其聖慕功利之及於人者可以十計哉必有陰受其惠而不知也縉少時識故 潭王博洽能文辭風有稱譽其後以自焚國除 上以堯舜之明初不意其至此極也尚仁已逆料之七八年之先尚仁之始擢爲 潭府左長史也 上特召至 殿中語之往復其辭甚多且曰長史王相尊重一國事無不理王有過小匡直大輒以聞卿無苦必以辱

卿復固辭　上曰汝敢必不爲潭府長史乎對曰敢必不爲潭王長史　上曰汝敢必不爲潭王長史矣往教學雲南仰拜舞叩頭謝趨出明日遂行已過采石　驛召還至　闕下未前引上從丹陛上望見遙呼之且前謂曰今願爲長史否對曰終不願　上亦不復強之矣於戲此又與二疏之志足以知太子何遠哉自是因留居京師官給珍膳月朔望一入見歲餘授訓導

陝西平凉府先是夢至其齋中至如所見遂益安之化行俗變屯營守帥至崆峒山葬皆遣子入學長子忠元季爲亂兵所掠不相聞久已自平凉罷官歸途中忽遇得之益初掠之者何某後爲百戶無子因將畜之百戶死襲其官自臨洮來因從還茲非孝感與先生得年七十二疾無甚苦手春秋一通蹶然起曰吾止於斯矣復坐乃沒鄉人弟子合辭走謚時以爲安于遵用

道善繼今爲靖江府長史余平生與先生言未嘗聞其妄語其他行實諸君子述已詳余摘其可輔世教者爲之傳贊曰　名實混於世邊悠乎遠哉名實者嘐嘐然曰道學道學異端他岐道其所道而孰非道哉若正固弟先生平平然不爲異說之日人咸謂之有行詡是固嘗以口舌得之　高皇帝神聖開闢以來未之有不能使爲　潭王長史夫何如其介也於戲　高皇帝何如其仁也

永樂元年癸未秋七月二十一日　賜洪武庚辰進士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總裁官郡人解縉書

於戲自正固先生歿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趣向無所聞於疑惑無所承於造就無所資於效法無所咨於故實貿貿焉倀倀焉如聾行中夜無有所問道也故皆哀切傷悼不能自已焉先生諱某字尚仁學者因其所自號稱之曰貞固先生吾邑在　皇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鄉御史公有尚書劉公與

其弟東原先生有正固先生有廖愚寄先生夏有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範諸先生既相繼沒世而學者未嘗貿貿焉倀倀焉如聾行中夜無有所問道者爲其猶有正固先生也乃今正固先生亦已焉不可復作此吾邑之學者所以皆哀切傷悼不能自已焉夫貞固先生自幼時以至孝獲重於鄉閭長老弱冠即白刻苦讀書爲儒者之學以闡其世業其行雖頗沛造次必依於仁義禮法其學自六經下至諸子百氏無不博覽精究而必合於孔氏之旨者爲尚其文章必在扶植世教不爲藻麗其施教必領端底裏不肖少有不盡是以鄉人學者凡承貞固先生之教者往往皆爲端士有光於時政教之位故先生雖不仕而先生之道傳於人人著於當時又不待仕而後見也於戲所以爲正固先生者世固

不多有也而今尚可復得哉且夫人生常理無何足以深哀乎惟人於爲善必有師不得乎師不能識所由不得乎師而冒昧由焉未有不迷謬於他岐者矣然則正固先生沒而可哀者非以爲正固先生哀也爲鄉人學者不得復師正固先生而哀之也爲鄉人學者不得復師而哀之而至於情不可已於是發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

仰彼先覺兮揭蒙發曾嗟若先生兮昭代博宏
服仁與義兮秉忠貞諧大常兮攷明經言爲
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澧蘭之芳
馨騁威鳳其九章兮何不游乎虞之庭止高岡
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陼兮斥
鵠上翔於青冥彼小大胥適匪安兮羌獨偃蹇
乎林坰嗟若先生兮世紛紛其誰與凝衆考德
而問業兮日詵詵而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飾梁

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於居梁而猶無慙
白玉不遇夫磨琢兮質雖美而焉試蓀既自我
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胡不可以
少留胡爲倏忽兮溘風飄而雲逝吁嗟失筮與
龜兮吉凶乎吾何所諏紛盲瞽其邂逅兮又孰
明夫道所由終焉倀倀兮如夜游於戲先生兮
委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姻家子楊士奇譔

正固先生哀辭 有序

嗚呼先生之歿其可哀也夫先生問學既明而
持守甚篤正言善行自家庭而達乎州里敬信
服從自子弟而及乎交遊親黨而鄉揚邑恰而
神暢其爲文章溫厚和平意所欲達詞亦傾竭
又自少孝於其親親之歿已久每語及輒流涕
至老不衰其學與行過於人者如此也嘗以聘
至京陳十策 太祖高皇帝嘉奬之授 潭王

府長史辭不敢當改平凉府學訓導久之得還
家學者從受經後多顯者於乎先生修於身行
於家敘諸其徒今皆不可得矣使先生不沒至
今吾黨之士其造就當何如哉是可哀也已先
生之子遊博學而材爲文章宏富捷出能世其
家先生歿三年以選爲 靖江王府長史先生
辭焉而遵得之積之厚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蓋天道也人欲不爲善而專事媚倖者視先生

可少止矣先生嘗名其齋曰正固學者咸謂之正固先生云哀之以辭曰

彼輻輳以售兮孰韜其輝彼恬漠之感兮孰遨以嬉羌不知夫至道兮卷舒在我惟先生之明潔兮蹈而弗違於乎龍門兮哀哀豸松筠兮女蘿嘅古道兮榛莽望白雲兮孔遐

翰林修撰里人梁潛

正固先生哀辭 有序

亮讀解翰林大紳暨 當朝耆公所爲正固蕭先生傳銘輓章始弗能贊一辭矣既而跡先生被徵時嘗奏對 殿廷擢 潭府長史不拜 先帝允之辛歸老以爲後學楷範而賢子用道不旋踵拜 靖江府長史憲先生固而辭之天廼固而予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後人果天將益其謙德而啓其徵於後來者乎抑將壽先生而俾造就於後學者乎亮嘗聞宋王祜藝槐於庭而期其後人之有爲竊疑祜之事若有所必而先生則未嘗有所必也一以必而得之一以無必而得之其班資之崇庳姑弗暇究然安知先生之子若孫繇長史而上不與祜之後人比肩也哉遂爲之辭曰

嗟若先生兮莫之與京翹令望於江右兮咀華含英紹風流於諸老兮文章肆鳴障廻瀾於既

倒兮砥柱是撑赴蒲輪之遠召兮謂大器之晚
成敷十策於　大廷兮洵辭嚴而義明何天爵
之是崇兮鄙人爵之榮風飄飄其高逝兮　帝
悠厥誠兆美徵於益謙兮世緜晉纓錫嘉惠於
後學兮士林典刑倘高下於衆中兮月旦斯評
羌俯仰之無怍兮懷瑜握瑾棄糠秕之皆摧兮
猿哀鶴驚賦玉樓於天上兮遐乎遐征翠華山
兮疇平咽澄江兮幕聲慨許言之莫既兮於戲

先生

三府件　讀鍾亮

正固先生詩集目錄

五言古　一首
五老峰
七言古　二首
遠別離
吳山歸隱圖歌
五言律　四首
檻舍

暴石
泊界溝
閬中
七言律　十九首
次韻友人滻口阻風
酬戚孟舒
送郤南仲
次韻鐵至剛見貽　二首

陪徐通判黃知事慧都講遊空同
送徐宏遠通判赴京
夢與神人登臥虎山命和唐詩鸛鵲樓韻
送朱德庸從軍西征
贈日發平涼留別諸友
同尚訓導遊王母廟 即武帝圖中有澄州
溫泉
早發華陰

函谷關
關中
徐通判空同送別圖
杉關
次韻題詹時雨卷
快閣
七言絕 五首
長風沙
落星石
裏洋河
九華山
河上

五言古一首

五老峰

峨峨五老人乃在匡廬山不知幾歲年俯仰俱蒼顏端居煙霞表下視滄波間羣峰列諸孫秀者如雙鬟嗟余未佚老愧爾長清閒正面色逾好側見景不慳因看瀑布泉忽憶東林關相期

巢雲松鼓枻當南還

七言古一首

遠別離

遠別離歸何時山河六千里眇在天之涯故鄉墳墓何纍纍望祭不至魂無依念之使我中心悲況復不見妻與兒人生七十古所稀胡爲飄飄將安之汝豈不能稷契皋與夔又豈不能直言極諫陳便宜前年獨立當丹墀上書親受明主知高官厚爵良不庫一言忤旨欲奚爲一斥遠去居邊陲秦雲隴雪風披披終山秦華窮險巇渡河涉渭筋力疲製膚手足生胼胝日暮途遙人馬饑山城草縣百事非朝蓬幕鹽伴兒嬉空同山高望眼迷浮雲茫茫隔京師南瞻廬阜雙淚垂夢回酒醒長歔欷有懷拍拍當告誰吁嗟乎遠別離

吳山歸隱圖歌　爲湯德善賦

東吳之山高萬疊家家門對屏風列雲開遠峰青於藍雨過流泉白如雪就中佳處是錢塘水秀山明開四方樓臺半出煙霞裏楊柳盡垂湖岸傍地靈佳氣生人物玉潔冰清最奇絕琪筵坐看林中花盡卻醉歸湖上月湯君生長承平時往昔繁華曾見之蒼松翠柏繞華屋流水畫橋通碧池只今回首五十載宦轍壯遊歷江海時時往事來夢中往往鄉山隔雲外中年奔走

來西秦西秦道路多風塵把山不似天姥好涇
水寧如西湖清高堂況是有慈母寂水無由奉
朝暮忠臣孝子不兩全忽憶雲山歸隱處涇城
一相見袖有雲山圖孔丘自歎甚衰矣馮驩莫
賦歸來乎爲君長歌挹君手歲晏山空客行久
衰遲已是兩朝人富貴何如一盃酒君不見杜
少陵若耶雲門常有情又不見陶彭澤五柳柴
桑還可得人生出處自有時暮年解印應鼓枻

五言律 四首

樵舍

樵舍臨江濱人家水遠堤葦籬通徑小茅屋接
簷低稅重魚難得情深酒自攜維舟風色好留
滯夕陽西

采石

欲買采石酒頻澆太白墳潮吞水中月雨暗巔
頭雲島嶼千家市江流幾派分臨風懷往哲吟

罷不成文

泊界溝

二月長淮漲官船不可行雲深村市暗風急浪
濤驚白雪連天遠黃流與岸平暮年尚飄泊歎
枕歎平生

閘中

自入閘中道偏諳物外情田從山上種船向石
間行海味空多品榕根盡倒生連城公館好驛

使遠相迎

七言律 十九首

次韻友人滯口阻風

雙櫓咿啞水不流如飛却羨北來舟愁心寂寞
孤蓬雨華髮飄蕭兩鬢秋謾想陳蕃能下榻未
應角里更封侯西山極目何時到弱水茫茫隔
十洲

杖策秋高山草廬寧知萬命與人殊楊雄已老
空能賦賈誼無由更上書妻子空瞻傳信鴈友
朋長歎暴鰓魚多情五檜堂前客時把清樽慰
向隅

送部南仲

書成欲寄大江西聞道匆匆散馬蹄關塞歲闌
冰似鐵禁城春近雪生泥傷心絕域交情少回
首前山望眼迷知子才華應未老姓名早晚上

金閨

次韻鐵至剛見貽

慈爲敵國酒爲兵時復臨風酌數觥隴雪還添
離別恨河流不盡古今情才華自讓三千客聲
價終懷十五城腸斷花朝京國路莫隨天仗助
躬耕

與子同來函谷關弊車羸馬敢偷閒重山復嶺
勞行跡破帽單衫覺厚顏竟日心肝常痛裂幾
時腰脚尚凝頑故園桃李應開遍花信風來第
幾番

陪徐通判黃知事登都講遊空同

乘閒策蹇上空同也逐徐卿雪色驄長史聯鑣
來絳下老僧飛錫向雲中名山絕頂迷禪宅廢
址遺碑有道宮擬借廣成雙白鶴朝天一日過
江東

送徐宏遠通判赴京

年喜朝廻出帝都又聞考績赴征途三年清苦
官無事六月炎風客載驅赤日黃埃雖縱轡綠
陰佳樹且停車平涼父老頻翹首側耳西還有
報書

夢與神人登臥虎山命和唐詩鶴鵲樓韻

名山高近蔚藍天攜手登臨各勉旃但覺乾坤
逢午日不知宮闕是何年白鬚白髮同桃梗懶
戴黃冠問玉田彷彿天香來鼻觀此身如在紫

雪邊

送朱德庸從軍西征

送行千里渡臨洮臨別三盃佩寶刀積石西來山勢險黃河東下浪聲高運籌決勝需長策報捷飛書帖綵毫十月鬼方應授首丈夫有志不辭勞

觀月發平涼留別諸友

自古瓜期亦有期疾行非速久非遲春風一載正固先生詩集 七

諸侯客夜雨孤燈弟子師造物小兒真戲我斯文大用果爲誰餘生已遂歸田計多謝初筵酒一巵

同尚訓導遊王母廟 即武帝回中在涇州

望仙橋上路非賒今日登臨覽物華十丈旛幢王母宅九重樓觀玉皇家回山樹老霜留葉渥水冰消雪作花幸有廣文爲地主來同羽客泛流霞

溫泉 在臨潼縣

驪山宮殿有荒基山下溫泉石甃池已許行人濯塵土謾傳妃子洗凝脂官亭靜向風前護陰火潛從地底吹稱有縣胥嚴鎖鑰恐留鶺鴒問清漪

早發華陰

鐸聲車下起　四野鳴雞促曙光二十年間如反掌六千里外偶還鄉回頭幾雪留西華極正固先生詩集 八

目浮雲隔大行復擬前途追往轍不堪足蹣跚何長

函谷關 在新安縣

少陵昔到新安縣老子曾遊函谷關野馬黃埃終日起青牛紫氣幾時還荒城小邑車盈市亂石危橋水轉灣太息此生成底事化人西去杳難攀

關中 自古至

沙河千里入淮河春雨盈盈泛綠波村港斷橋堆積沫溪潭落水轉微渦故園動是三年別官舫行經十日多舟子喜乘風水便船頭趨鼓發清歌

徐通判空同送別圖

神山樓觀住高寒千仞雲梯許客攀翠壁丹崖開祖帳冰桃雪藕簇雕盤驊騮當道停鞍轡鸞鶴凌空刷羽翰半剌翱翔上霄漢路人舉首日

中看

杉關

聞說杉關道路難我行今日到杉關良田流水七八月華屋長橋數十間茅舍避人常塞戶筍輿送客遠登山布帷撥盡秋陽裏時有清風拂醉顏

次韻題詹時雨卷 貢學士 姓增

翰林昔在東牀選回首人間八十餘青鳥久無

天上信白頭猶教里中書生涯積雪欺蒼檜心事清波映碧藻長揖秋閨三兩友且將佳句共商予

快閣

幾度乘閒登快閣摩挲老眼看陰晴西江詩派今誰在南極文星徹夜明往事已隨流水去白雲長共遠山橫魚龍寂寞秋江冷吾道何人執耳盟

七言絕五首

長風沙

行舟早發長風沙露重風清月影斜此夕江頭得安寢鼕鼕更鼓出官衙

落星石

天上星辰墮水來凡王宮殿起樓臺叢林久爲妖僧毀依舊當年石一堆

裏洋河

東流依舊北風多挂席迎風左右過一岸人家
門戶好舟人說是裏洋河

九華山

舟行遙見九華山離立諸峰杳靄間安得添予
栖絕頂十人相對共蒼顏

河上

河上驅車日暮陰黃流如箭水淙淙欲知老大
還鄉意一片朝宗赴海心

正圖先生文集目錄

序

送潘教諭序
送黃教諭序
送曾伯川序
送郭彥遷序
送范秀才序
贈郭慶守歸耕序

龍氏書屋詩銘序
贈羅敬敷序
送子理序
送楊起予序
送鄧原貴序
送葉副使序

記

友多聞齋記

祺社圖記
愼齋記
銘
劉吉翁墓誌銘
耕讀齋銘
墓表
鄧節婦墓表
書
與劉三吾書
復郭敬守書
傳
蕉境翁傳
義象傳
假雷傳
箴
言箴

歎箴
哀辭
吳訓導哀辭
劉快軒先生哀辭
招魂些
跋
跋蘭亭梅花帖
跋陳有實所存先世行狀墓銘
跋郭鈖慶舉狀
跋楊子初所藏米詔後
附
長史坦行先生自誌銘

明　西昌蕭尚仁

序

送潘教諭序

儒者年近七十而爲郡縣所薦舉朝廷所擢用其勉強從事不其難哉然老而入仕以得教官爲幸教官而不遠於故鄉尤爲幸教而得遇聖賢所居之地尤爲大幸福寧潘尚德春秋六十

有七今年應聘而起天子恨其老使教諭建寧府建安縣年老爲教官不爲勞十幸也福寧去建安皆閩地爲故鄉二幸也建安非他縣之比是生朱夫子於教爲易三幸也人皆謂建安爲五經四書之窟其地必彬彬多士非道明德立者不足以教之然五經四書人同此理其言自擇善修身以化成天下無他道紫陽先生特發明之耳教於洙泗者不必皆孔子教於曲阜者豈必皆周公哉尚德年高而德邵奉天子之命以往時以朱夫子之所以爲教者提撕之發揚之人其有不翕然而從之乎將大有成也

送黃教諭序

福寧黃希平先生耕於穎上者十有二年時以其學教授於人怡然相接穎人德之洪武十五年秋朝廷禮羅天下之士先生即應聘而出歷試累日言無不中天子問先生宜居何官惟以

教官對於是除先生教諭高郵之寶應縣高郵本淮海維揚之域四方往來轍跡之交教官得其人而不爲閭語其行止模範同於中國人其有不樂從之者乎吾知其無青衿廢弛之歎而有菁莪樂育之效也先生春秋六十有三九載三考年踰七衰其爲教必將大有成者異時濟濟多士升於郡庠貢於成均登於科第先生告老而歸庶幾不負朝廷立學選官之意而先生

平昔所以敬學於人師表於後進者爲不虛也

送曾伯川序

曾氏爲泰和故家在昔盛時吾與伯昂俱連袂於翰林待制楊吟窻之門而伯川亦爲孫塔於庚午進士彭士奇之家兄弟聯璧魚魚雅雅惟以讀書窮理爲心蓋將求其所大欲也豈計今日之從軍者哉氣運更革世家大族淵謝始盡朱門甲第鞠爲草莽獨伯川兄弟猶得完其身

而保其家於是不見伯川者三十年矣近年乃使其子弟代役於海州翩然歸志鄉黨姻戚莫不欣喜載酒問勞無虛日某丘某水曩時所釣遊者咸就經理治其祖考之墳凡若干塋封樹表識悉還舊觀既又綜理旅費以遺其兄伯昂孝友之念可謂至矣事既集乃告行於常所往來將赴役所以余相與有瓜爲來別館中欲得一言以爲贈余惟伯川年幾六十而意氣浩然髭髮雖白舉止自若是雖有遠役之勞而將無遠役之苦所謂從軍古云樂談笑清油幕者也方今大明麗天邊境寧謐持兵戈者率多詩書法律之流爲主將者亦皆文武聰明之士如伯川者道同而志合言聽而計用進退之際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海洋雖遠風信已順波濤不驚舸艦如箭往時同伍之友必有迎笑於彼岸者矣子之海上往見伯昂其爲我致意云

送郭彥遷序

彥遷典勘合於都府者數年有能聲往余以攷校經書上京師見彥遷於幕下凡偏裨將帥之士察采賓客之賢莫不舉首加額把袂歡笑融怡洽浹不啻若兄弟師友非其有得於人心者能若是乎茅屋數椽家於通衢之側竹門蓽壁薪水之勞皆藉於外妻孥犬豕盆盎釜甑枕席杵臼之類咸在目前非其甘澹素高廉潔而能

然乎從事三年日月告滿幕府薦其能而不留樞臣愛其才而不阻由是捧牘以聽於天官將受高擢乃復請告以歸墳墓而寧其家非從容進退不汲汲於富貴者其孰能之乎事畢戒行來別館下余與其父僉憲爲同年每過郭氏必置高座視彦遷猶吾子其何能已於言余聞以吏選升者必領喉舌之任案牘之所經百責之所萃勞孰甚焉然惟清愼勤者足以集事不清

則汩於私不愼則失於縱不勤則曠其職吾子其戒之余又聞前代有由吏選歷守令入風憲而躋崇階者彼沉於下僚老死而後已者皆庸才也吾子其勉之方今聖人宵旰求賢旁招俊乂美譽有聞不循資格彦遷如以余言爲然戒其所戒勉其所勉則必有不次之擢僉憲將無憾於地下矣吾儕老人不亦與有光乎

送范秀才序

木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焉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囂隳突使上之情不得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勤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於當時聖世之德澤自旁流於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大學秀才范德常興水利於泰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

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溪壑一循舊人之所擬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歡趨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怠者懲其不如法者未及暮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石完固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之功而歸者歡呼載道歌謠四起莫不曰爲吾民建無窮之

利者聖天子使吾民拜無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下興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爲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錄於縣志異時上之史館德常不徒有功於今日亦安有譽於後世也醫士任敬立皆從事於水利者

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爲德常東歸之贈云

贈郭慶守歸耕序

郭慶守耕於粟原之上數歲皆得年歸而以侈其友人蕭岐曰子知耕之道乎今夫耕必盡力於人而責報於天也然吾觀今之人耕而鹵莽之耘而滅裂之故其得鹵莽滅裂之報者宜也吾之耕有道焉吾治其稷鋤時其錢鎛而田萊之荒穢者無有也吾修其防庸時其啓閉而水旱之爲害者無有也春雨時降載陽載陰起而視之而吾苗已戢戢矣或耘或耔曾不幾時又起而視之而吾稼已粟粟矣故吾數口之家所以傲然於環堵之內而無復寒暑之慮者耕之力也今焉畢稅於官方將蓄其鷄豚育其沼沚釀清泉以爲酒採山蔬以爲茹乘閒觴詠惟恩所適而世之所謂是非榮辱者泉無累於吾心若是者方之南陽莘野雖不足以擬其萬一然

由此脫去外累不爲物役優哉悠哉聊以卒歲其亦庶乎其可也夫可爲而不爲者失其時者也不可爲而爲之者失其身者也故丹朱其傲曷若儆息茅茨之爲安隋身大貨曷若服勤田畝之爲樂也且子亦嘗有志於當世矣然既不聞進而有以利乎人退又不閒有以爲己之利其視古之兼善獨善者又何如耶余有味乎其言於其往也贈之以歌曰東原之區兮惟子之

居兮既適而幽樂且無虞兮東原之丘兮惟子之疇兮既沃而豐樂且無求兮又歌曰東原之上兮惟子之往兮毋往不來余心所望兮

龍氏書屋詩銘序

龍氏舊有書室藏書甚富遭兵火蕩盡君子固惜夫斯室之燬然尤慨夫古書之不可復見也後幾年而作室之孫致雲示余以所得詩銘凡六首作銘者二人其一則梅南劉中孚嘗爲薛

侳清苦有操行者也其二則癸酉進士曾貢傳道丙申進士劉楚子高皆有聲場屋者也作詩者三人其一則癸巳進士楊植思永以孝友聞鄉里其二則王氏子沂廖氏自彊皆以齒德領袖於鄉校者也余讀之再三不勝今古存沒之感中孚之消息不相聞子高則高蹈遠引使人不見者三年矣傳道死王事且無後若子沂思永之墓又多宿草矣今蹔然靈光者惟自彊也山川寂寥老成衰謝暇日游從無與適閒惟過廖氏談少頃而已余安得不悠然而有動於中也然數君子之知名者猶幸有文墨存向使軒冕而富貴則摧謝之後不啻飄風好音之過耳矣又安得使人傳誦以至於子孫哉龍氏代以儒術教授於遠邇今至於致雲不知其幾世也其屬余序詩銘者一以見前人之作室藏書使其後有所承一以記諸君子之立言使其傳有

不泯於是書室雖燬而作室之意不毀矣古書雖不可見而藏書之意則可見矣其品題於斯者亦悠久如一日也若致雲者其用心遠矣哉故序之而錄其詩銘於下方且以志吾感慨之萬一云

贈羅敬敷序

羅氏所居當西昌閩閩之通衢往年敬敷家務時常招致四方醫士館穀之不問歲月資餽遂

得治日之良法焉常居善藥庀上劑以應人之求者不衒能不矜名不施鍼治隨其冷熱虛實而藥之無不愈者或往來城市阡陌間輒佩其七筋藥物以隨遇有病者即施治之故相迎者常不絕於道路歲在庚子其居厄於兵火圖書玩好皆蕩盡獨醫經藥囊不相失其後兵駐西昌敬敷避地於贛之虔龍南上流之地數百里遇灘瀨要害處雖日用器物必棄去惟利濟之具

不忍捨蓋其所好出於天性然也軍旅既定敬敷完其家以歸因出其向之所蓄善藥上劑者所濟尤衆余時教授龍氏於敬敷有朝夕之好勸其服勤苦廿儉約雖甚急不以芥意及求醫者至聞叩門剝啄有聲即迎候之然世衰俗薄少愈即削跡或不致毫髮之意焉余嘗諭敬敷學醫術不繫人以生死若傷癘疽者使有後發乃使人少愈即削跡不致毫髮意亦獨何哉敬敷曰是所謂盡心者若斯言也其不庶幾於君子長者之言耶昔東坡以王彥若施鋒鏃去臂爲有道余於敬敷不知當何云也惜余年日邁學日不進不足發揮君子之盛德厚道然淡於聞見即喜談而樂道之使敬敷遇東坡其人藉一言以獎掖噓拂之其譽豈止州里而已哉然遇不遇未可知也其子遠寄從余游頗質愿當食其父忠厚之報羅氏其終有後乎因序其說

以爲敬敷贈云

送羅子理序

子理將別余赴春官其來益密視其意以爲吾病且廢恐不得相與雲龍上下而余亦自恨如此子理必游宦千里外恐遂不能一朝見也由是二人者皆惻惻不自釋因思往年未病時同志慕科第者何啻十數輩往來里閈談不絕口雖余亦挾氣自負如子理灼然可中者皆藉藉

有聲斯文間今老者已矣少而壯者咸致身青雲之上唯子理以學校故稍後向使子理無意學校則久已去矣此余之私幸者以子理未去可交也今年秋子理復掉臂不顧出領貢士獨余抱病幽憂抑鬱日呻吟乎几杖其視諸君子之高舉遐翥者不啻蛙坐井中而時仰夫飛鳶之在天也如斥鴳藩籬而竊睨夫鯤鵬之變也徒心想足跂而神交意慕於千里之遠也亦何

爲哉亦何爲哉然有以自解者古人之心視在彼猶在此也道之將廢也歟已之廢猶人之廢也道之將行也歟人之行卽已之行也吾知道之行與不行耳何彼此之間哉子理明敏高潔有才識吾知其上於春官發無不中其仕也必能存古道於當時寓聖賢之意於簿書期會之際則道之行於子理者不猶愈於吾乎子理行矣因風有便惠我好音明年過京師見往時同

志之士幸出以訊之

送楊起予序

二十年前西昌談舉子業稱尚書第一者必曰楊用霖氏楊氏世科以易春秋進獨用霖有得於書其論議出口若懸河注水汩汩不自已也若角勝聚訟不肯少下於人也其文詞寬裕優贍又若重湖大澤飛流會滙而不見其涯涘也余與楊氏通家而去用霖稍咫尺故得與斯文

之好而竊稗其萬一焉時起予甫總角朝夕左右無倦也聞論議之至輒掩口微笑若有所得用霖指之曰是子必世吾業也人無間於其言用霖雖以儒術經義聞鄉里然屢枉有司再戰再北豈其力之不足哉命也兵興以來老成衰謝顧聆用霖之基宿草靡然使人不勝感激乃今及見其子起予以其世業出領貢士易若拾芥豈用霖之學之效眞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

孫哉亦命也余於楊氏識其父祖子孫凡四世往年用霖有聲場屋既不得與之偕今其子致身科第又不得與之並壯不能紳其武於前輩衰不能媲其美於後生其於人世當何如也至是起予將赴春官不以余衰病求一言爲別余惟古人以少年登高科爲不幸非以其成之速懼其學之有所止也吾子其去也而務學哉學足以明善而後聖賢之道國家之法盡在是矣

如此而後無忝於世科也無愧於家學也無負於余言也是爲贈

送鄧原貴序

嶺南鄧原貴以吏選來西昌計其所歷先後凡三十月矣法當由縣躋府然而上官奇其能同列服其知士民感其德強而留之者又數月不得去君子謂原貴非有得於上下之心者不能也既而大府聞其賢檄縣毋得抑遏使自達縣官聽之其登大府佐賢太守視事微微馳聲譽有日矣然原貴方恬退自守浩然有歸志君子又謂原貴非有得於進退之道者不能也往年余微劉校子高原貴職吏曹其造請迎送有禮余時力疾出租於東門外原貴方割鮮置酒延寓舍士友列坐莫不劇飲盡醉若平生歡酒酣原貴復舉杯爲壽歌大江東去一曲使行者無惻惻之色而余亦不覺病臂欲舞是豈尋常文

墨筐篋者能之乎是宜上下之心不忍釋去而進退之裕如也今原貴以戒行來別其用舍行藏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朝廷方不次用人求能吏以濟天下之治若原貴者其果久於閒曠之地乎吾知原貴固無求於時而時將不能以釋原貴也乃爲之歌曰嵯峩兮梅關白雪兮滿山長劒兮歸來思美人兮不得閒歌畢書以爲別

送葉副使序

葉叔昂氏以儒士不得已而起既授官西昌暫其妻子會稽以養其母者凡三年未及迎養而母辛常戚戚焉益人子於此始無所用其情也茲非儒者之行歟及其將東也凡府若縣之相知者莫不齎咨歎訝不忍別夫莫其復職又數月而後往益其上下之交無所乖戾者然也茲非儒者之政歟吾聞會稽佳山水多昔賢游集之地故其士君子莫不好儒而敦行博雅而有

文若叔昂者亦何可多得哉叔昂歸會稽其爲我訪鑑湖一曲之處復有如昔時黃冠野服搜酒船以歸者乎何其人之多幸於當世吾將聞之以愈吾疾也

記

友多聞齋記

士君子局於謏聞寡見拘於私智薄識者必其所友之不廣也夫已之謏聞寡見固然矣使復得是人而友之不亦損乎已之私智薄識自若矣使復友其人而從之烏能益乎故聖人謂毋友不如已者又曰友多聞不如已者損之謂也友多聞者益之謂也豐城藍亦謙氏名其讀書之齋曰友多聞可謂善求益者矣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在已之學問有限能得夫多聞者而與之友焉斯不亦廣其所未聞者哉昔者仲尼猶禮於師襄老聃歐陽子亦問與故於原甫貢葛

吉之聖賢猶然況於是君子乎亦謙居於是蒔花種竹焚香瀹茗日延多聞之士與之商搉古今談論事變評議人物擇其善者而從之其爲益固不可以涯涘矣抑孟軻氏有言友天下之士爲未足當尚論古之人夫古之人且不可見安得與之友乎然其言行政事載在經史吾自禹貢職方而觀之以至於河渠溝洫而天下之地理可得而知矣吾自周官儀禮而求之以

至於傳記書志而古人之禮樂可得而述矣凡學皆然斯不亦多聞者哉故吾爲亦謙記其齋使藍氏之子孫知求多聞於今之人尤必求多聞於古之人不然則口耳而已矣

祺社圖記

右沈士元所畫祺社圖一卷一人巾插雉羽舉小旗前導一人張膀力舉大旗二人以肩共舉之一人擎鶴執耜竿若將有所向然一童步而

鳴鉦一童短髮執太平年小小旗舞於後腰鼓者二人一向一背吹二人拍一人一人徂而上下手鳴鼓一人插竹枝於巾偃而鳴柄鼓一翁拽杖繫匏舉袖舞一翁醉而舞一人坦腹戴華陽巾置杯尊於地指呼若將酌之拍手而歌笑者三人兄姊提童幼者二人翁持杖者童舉香紙卜筊者一童啖餅而引牛老嫗冠簪瘿頸騎於牛背一翁冠面結巾衣員領乘驢若夫婦然一童舉旗有纓肩食具盤合者一人肩瓶尊豚蹄系首者肩布囊雞鴈者一人巾環背破笠提籃負杖攜刀杓椎罩若治庖者凡三十有四人皆極村用之樂意古昔農人祈年於田祖以社以方者歟此淳俗也十八年三月余自平涼南歸阻泛漲留宿妙濟觀飛霞老仙出以見示觀其衣冠老幼攜持嬉笑奇形異狀筆不重出畫者之工若親見之飛霞愛重什襲所謂好古博雅君子也余亦歎羨不已因爲記其名數形似求敎使有工畫如士元者由余言作之則人皆有此圖而可以見古風矣飛霞俾錄於卷後遂書之

愼齋記

愼齋者福建幕府進士唐奉先之所居也愼者士大夫百行之源齋以愼名君子韙之進士未第時嘗有志於斯世及其登第則受命於廷掖

治乎大藩簿書之先後寄焉民生之休戚係焉吏治之得失在焉其可以不慎乎及其能事既畢而人心服之復命於朝而大子悅之皆慎之力也既而官於京師從事於都府上下承接出入啓覿然猶未盡其美不慎而能之乎今年夏四月余領福建考文之聘及期而至則進士之官於幕府已數月矣剸煩治劇之餘送往迎來之際維持文場綱紀其事動以法制余已知其

爲能慎之君子然聞其又以二字揭於私第蓋進士之心志於慎宜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既撤棘乃以慎齋記爲請余惟帝王之道聖賢之學未有不由於慎慎者人心之所以有守也天理之所以常存也書之兢兢業業詩之小心翼翼亦帝王之慎乎大學之誠意中庸之戒懼慎獨非聖賢之慎乎人之一心慎則存不慎則放天下之事慎則治不慎則亂而況於居官者乎而況於處喉舌之地者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慎之謂也

銘

劉吉翁墓誌銘

歲在戊申夏五月友人劉清乃能歸其父吉翁先生之骨於贛將以七月十五日與其母合葬於城北之枧原未葬先狀其行倩余誌於石劉氏之先相傳爲東漢校書尚之後五代時有以

鈐轄官於吉者因家焉先生其十八世孫也曾祖諱某字德夫祖諱某字宏叔父諱某字庭蘭皆世爲儒家先生諱吉亨通詩習卓子業預擬全經破題三試不獲選遂大以其學教授於人然居贛之日爲多淡衣大冠怡怡唯唯學者爭師賓之至正十三年癸巳六月初九以疾卒於贛之城南蔣氏賴其弟會翁猶子與進與其徒斂葬於益岡嶺先生爲儒性仁厚不爲事物侵

奪家貧喪祭不進禮教養孤弟有恩事母孝先
娶周氏生子華保不期歲而母卒繼娶文溪曾
氏諱滿字嗣徽提舉與齋之孫克相其家撫華
保如己子華保提領龍南醫學後先生二歲卒
曾氏有子三人長環珠次覲佑皆蚤卒其季清
也女一人適陳允源甲辰兵亂清舉家避地水
南間關道路其母以七月初一日卒於田北喪
葬弗如禮至是克合葬焉清通敏好文詞能世

其業然未有子先生享年六十有六曾氏享年
六十有八先生自歿至返葬之日凡一十有六
年銘曰生則同室死違其鄉孰如其私卒同其
藏是曰有子刻銘於丘以永千祀

耕讀齋銘

惟耕之餘廼讀其書惟讀之暇廼可以稼我田
伊何匪蔓匪蒿時之至焉春雨如膏我負其耒
有覃其耜播而種之黍稷薿薿歲維有秋廼豐
其收斯倉斯箱盈車盈篚方其俶載有伕斯樂
我驅我牛書挂其角及其既種弗敢自如理我
荒穢帶經而鋤百穀告成如茨如梁三冬之隙
文史是用我相昔人孰與之俱有卒之野南陽
之廬治心如田有得如稻惜彼寸陰無使草草
暨陽之族五楹之賢爾耕爾讀視我銘言

墓表

鄧節婦墓表

節婦姓王氏諱了眞同里士人鄧心遠妻也至
順元統間岐之先君子與心遠偕筮仕嶺南既
不果遂各以其學教授南海上節婦事心遠父
唯謹其子彬生未晬也後先君子沒於文丞相
就擒之厓山寨而心遠亦以其年死廣州節婦
聞訃服喪過哀孤婦道尤篤賴先君子內兄廖
取厓山骨併心遠以歸節婦具棺衾葬心遠於
鄧氏之兆紡績織紝以養老慈幼終其身方心

遠死時彬甫髫齔後數年余爲童子師於安成彭氏比歸則聞彬已就學矣又數年則聞彬治尚書與吾同經矣皆節婦力也然彬亦善事節婦兵興以來母子挈挈相保節婦不見亂而沒天相之也時癸卯六月十五日明日卽葬於北門原旣葬之三年彬來告曰彬不識父賴母教母嘗謂家不必富要能承其先身不必貴要不辱其親服彬佩服斯言然使不能表暴大節尤

爲母辱也以先君子與節婦之夫其去與死及返葬皆同時知之爲深故泣而識之節婦夫去時年三十死時年六十一銘曰嗟嗟節婦弗違其夫以事其親而長其孤惟今之世孰有如節婦者乎我銘在茲永永弗渝

書

與劉三吾書

僕自往歲得仰挹清光時聽至論快意未嘗拜別之際又蒙謙接許奉音問言猶在耳感佩感佩袁子圃備書榮進上階懋膺多福蓋翰林之所倚望斯文之所瞻仰非老成其誰聞之忻喜踊躍姝慰瞻企令孫此時學必大進內承祖訓外習典章後生少年正宜培養僕歸老田野日就衰困追思往時侍教玉堂觀光金闕何可復得徒爲兒子輩丁之累而已因便謹奉問起居友人康宗濂府官辟充山東訓導將就試惟與

進幸甚未涯胥聆萬冀以道自愛爲國家重焉

簡

復郭敬守書

往歲得侍教於江漢之上後科復闈中皆忝首座不辱交契使來備審履候康裕中表納福甚慰甚慰區區前歲被徵考校經書留宿會同館每早趨朝退與諸公會於翰林凡四閱矣蒙恩過分賜宴再三賜衣被鞍鞴與道里費有詩云

自嗟衰老日驚喜異尋常對酒黃金殿論文白玉堂遠道無可發笑姑寄此耳餘生倘假數年得及尊兄致政之日握手一笑倒其幸也然亦安知其不然令孫赦生頭場已成讀報未准肯賠千萬保愛以逞餘慶不倘

傳

蔗境翁傳

蔗境翁者京口人也字光遠姓顧氏少有美質

性樂田野及長益峻茂好與其類赤立尚奇節嘗曰士生斯世當以寸長利天下立聲價以膾炙人口安能抱負勤苦與草木同腐乎由是益培植務根據嘗試吏他吏有荼毒昏噬於民者翁毅然自守不與物忤人無小大貴賤見翁輒舉首迎笑列於上齒疊疊不厭宰相聞其美舊之於吏部吏部試之果然擢佐江西理問幕理問職讞獄佐其幕者多深文刻苦民罹其毒惟翁以恬素擇履居喉舌之地事不當讞則以甘詞進於執事執政雖怒必茹納之既三年其美益著朝廷拔其材拜龍陽知州翁至官蘇渴潤燥民嚅嚌感惠又大悅未三月改知太和州民歌之曰蔗境翁龍陽來民見翁何美哉昔苦甚今甘回蔗境者翁所自號也翁嘗言仕宦當如顧愷之啖蔗由尾至中漸入佳境故自號蔗境翁云贊曰學士大夫生草野間多挺拔秀異然

鋒兵興承雨露恩往往變其節以納人於癈者蔗境翁者亦醇厚之士哉跡其行事庶幾皆入人心腹使人稱舉不絕口謂之蔗境有以也夫

義象傳

客有自南京來者言元奉宗廟共圖中有馴象乃世祖時貢物也於今垂八十年累朝幸上都以象載御寶導駕及本朝兵至城陷主將驅之

南行象跳踉頓足不忍去既出城兩眥汪然淚下自燕至南京道上皆躑躅歔欷不自已既至象奴令拜今上皇帝象不拜奴以其言訐之謂天命改矣北朝皇帝無矣今上皇帝乃眞主也速拜象又不拜奴曳其項强之象捲奴鼻端擲之空中以牙承其墜刺殺之象斃於亂鋒下夫象南獸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夕唯南是思矣今乃以八十年豢養之恩甘於其地而不忍棄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豈不以爲昔自

南而北奴之言既如彼今自北而南奴之言又如此何反覆不忠之甚耶奴言其可信乎雖不聽可也是其心又類於篤信有守者之所爲也及其殺奴也蓋亦以爲奴既不能以禮自處乃欲以無禮處我奴罪當死其忠義之氣憤發於切齒怒目之表故雖殺奴而斃於亂鋒之下無悔也是又非不智無勇者能之也象之所立如此謂之獸可乎吾於此有所感

矣昔魏明帝徙漢銅人於長安銅人爲之垂淚唐玄宗有舞馬及祿山陷長安得之馬堅不舞蓋忠義之氣貫於金石雖獸亦不可忘所自也嗚呼金石頑鑛物也馬賤畜也其至性感發乃有若此者象之智不亦有賢於奴乎若是雖謂奴不如象可也象之事信有徵故傳其事以諗來世

假雷傳

假雷者不知其姓名鄰有美女假雷心欲私之誘致百端終不能得女既適人假雷坐臥不自釋聞盛飾經女家不一視既遣媒而淫者往說之米粟金帛唯所欲女不以貧賤易心終弗之從一日假雷者召俳戲作斧鑿翅爪具客市薰諉之藥莫天變入擊其夫而事弗覺也一夕風雨晦冥假雷服前具候雷震遂排戶入擊殺之女以爲真雷也伏地泣告不敢動假雷從容已

出不旬月使人求娶女女志弗改假雷求之急女視夫死無子且弗知其殺也許之數歲生二女假雷視女久且悅已從容戲之曰若忘雷擊時所云乎女曰若安知哉假雷誦之甚習且曰此吾篋中雷也女啓篋視之果得其所爲斧鑿翅爪具女心動然不形於色假雷往外女訴有司遂殺假雷蕭子曰世率言雷霆之威凡叛君父慢神明者聞之莫不震恐倖免然乃遺於假雷乎當是時女之大節明甚若人者假其威殺人之夫而奪其妻雷果安適哉故曰大威之下大奸存焉善爲威者當不在赫赫也余聞劉宗海云

箴

言箴

汝勿爲直直言忤人汝勿爲忠忠言危身惟忠惟直愼其所投投非其人彼反汝尤懦者藏愆

謂爲汝容恨者愧之乃逐汝凶慝偉之言汝以爲德曾不歸汝益肆其惑銘汝肺肝庶幾自懲汝如不懲不如無生

欺箴

人而欺天謂天不知汝曷不聞天高聽卑人面欺人謂人不疑汝曷不知人各有私天人之隔昧者幾希凡欺之言厭以自欺無用之辯達者後之有容之量孰校其非不以其迷厭益其嚚

嗟汝勿欺念茲在茲

哀辭

吳訓導哀辭

子羽居邑庠者三年弟子安之士友敬之邑大夫尊禮之今年六月以飲酒日風暑得疾服凉劑少愈既抵家病加劇乃進熱劑灼艾以卒後數日士友聞訃者咸痛惜之邑宰爲之輟足傷悼不已先是其鄉多病熱有死者人畏惡之子

羽葬之日無敢執紼者嗚呼子羽之死果若是耶其果死於鄉人之所畏惡者耶毋乃先凉劑後熱劑而有失於其間耶其果莫之致而至者耶子羽病時欲歸余曰不足憂也既少愈則命工裝潢所錄韓柳二集其笑語應接猶平人也使子羽不歸庶幾其不死耶鄉人尚鬼其子不更事無乃有事於請禱而委醫藥於人以致然耶其然耶命耶人常患不謹於已而聽於人不盡其道而委之於數此余所以爲子羽惜也哀之以辭曰嗟乎子羽人莫不飲子飲得疾也人莫不疾子疾何革也謂子無歸洗得而繫也子之云亡咎將誰執也德人引年胡奪之亟職敎在官胡其底職思樂泮水予迺陳迹子不見今我心悒悒來者其誰逝者之感嗟嗟子羽九京莫起相見無日

劉快軒先生哀辭

先生珠林世家先世以科第致身者三十餘人先生亦嘗習舉子業以取士額狹而競之者衆一再試不偶輒棄去縣珠林徙城東隅逕陋巷以入室甚陋家甚約然無一毫芥蒂於中客至輒迎笑延茗飲再四不倦或酒數行危坐高論無虛日來者各滿意而去知先生曠然於懷又所居距快閣咫尺登其門者如登快閣故美其稱曰快軒先生先生長不滿六尺方面而長耳

闢戶而寢將色黎黑素衣錙笠其行于于務以正己格物爲事有以書幣延致師席者不問道遠邇輒來書戒行李以往或終歲不抵家里之士友樂聞先生之高論而不可得也皆待先生之歸輒盈戶滿室先生出其所著述以娛客其集有中鵠汲清其文辭端簡嚴重務爲老成語不與世俗爭靡麗來者競觀之有不得觀者坐而聽之皆忻然若有所得余時以姻戚子弟日

至其門先生延客坐三子玉立侍側其學與齒皆出余上使人若鍼芒刺不可頃刻留也然先生忘其年而與之交融怡洽談喜談而樂道遂安之焉談者皆曰安得先生久居鄉里使人有所依托得屬聲於其言也於是以其名聞鄉大夫大夫禮羅先生於鄉校學者趨之尤是士友之游學者益倍於先生之門未幾壬辰之難作而先生以疾歸珠林翛然而逝矣先生歿後而里之遺嬪屠戮者不可勝計先生獨不見亂人之報施善人者固有在也先生詒足以睦宗族學足以惠朋友行足以敦薄俗使先生不死不遇世亂則其所撫循造就詎可測哉余與其中子楚相善尤篤知先生爲深能無哀乎系之以辭曰出自東門兮我心孔悲悽哉先生兮余將焉追念彼昔者兮來把光儀其中申申兮其言怡怡勗於後生兮惠以好辭人飽其德兮如

獲所歸有美世家兮秀鍾佳兒玉立鼎峙兮使余愧之謂仁者壽兮胡不慭遺有德有言兮蘊弗及施老成衰謝兮余將疇依瞻彼珠林兮喬木雲齊世業有傳兮厥聲四馳懷哉先生兮徵招魂些爲廖實齋先生作

悲德人之云徂兮忽復遭此亂離胡一坏之莫保兮恍尸解而難追彼孝子之掩藁兮慨獨痛

夫裳衣恐魂魄之遐逝兮命亟陽以招之陽曰
吁嗟先生曷歸來乎故居此禾川以西豺虎所
都此石門嵯峨猿險不可踰此隅目齲齒食人
以肥其貔此蜂屯蟻雜莫爬梳此嗟哉先生無
西足娛此書臺以北蛇虺之區此妖風毒霧莫
敢觸於此嗟哉先生無北是如此東固之東魑
魅所盧此山鬼持磷婚劫爲墟此風號雨嘯日
羣呼此饑人精魄伏草莽以須此嗟哉先生無

東是徂此章貢以南蚊蚋所趨此灘石齒齒敗
舳艫此蠻煙瘴雨齊不見夫鬱孤此曾城巖巖
笋人頭顱此嗟哉先生無南是圖此九關之上
陰曀莫祛此機枪矢燭天之衝此天狗砆地
血流成渠此帝閽不可叩剛風不可度此嗟哉
先生無上是謀此九京之下白日莫睹此人身
牛首執戈殳此淵陰泊寒慘不得以舒此森人
毛髮促肌膚此嗟哉先生無下是拘此吹塘之

原翁所家此佳城鬱鬱昔藏諸此葬故就新鍛
鍰枋此念彼昔者協於龜書此陰陽適均地坦
以腴此周原膴膴蕃秬秠此清流活活窩菱藻
此翁適而安恬以愉此春雨秋露時沾濡此季
子童孫其來于于此盤有嘉殽饌盈壺此再拜
俯莫酌以清酤此孰與若敖鬻熊之大此里閭
咫尺邇闉閣此登科之路世亦儲此冒堂冒構
辟茵蓐此澗月之樓庋翠書此世綵之堂紛羅

爲此魂兮在茲其來須臾此魂兮歆茲於嗟
此池有鮮魚畦嘉蔬此簪羞以時俎豆孔庶此
翁有老易識盈虛此翁有左氏訂賢愚此歆無
非類祀不諂諛此昔藏也安久弗可渝此上下
四方渺愁予此吁嗟先生尚歸來乎故居此

跋

跋蘭亭梅花帖

余少時嘗習蘭亭梅花帖於剞落中愛其清婉

道勁如繁星麗天雖雲影散亂而光燄自若乃右軍得意之書今觀此本與家藏無異蓋蘭亭贋本最多獨眞者邇來自別也甲戌九月識於翰林院中

跋陳有實所存先世行狀墓銘

姻兄陳有慶有賢子曰仲遬示余以其季父有實所存陳氏先世行述墓銘詩文若干篇余讀之再三百感俱集仲遬之高祖菊存行狀一篇

乃鄉先生嚴元友所述也仲遬之祖以道行狀一篇則吾表叔楊公平所述也元氏之儒宗鉅公吳草廬作菊存墓銘揭學士曼碩又表其墓崇文少監周伯奇又爲以道墓碣世遷代革前代之名臣耆老固不可見而鄉之前輩如元友公平二先生安得復生於今日使學者有所依歸乎此吾所深恨者也陳氏世爲儒家至仲遬之曾祖梅村翁始大五福俱全三子皆仕進鄉族罕比如有慶者亦自許科第可立致孰知元運始衰而陳之三子一艾聲望孫皆零落殆盡運之興廢豈非氣運使然耶有實從事帥府之時錄此卷謂非氣運使然耶有實從事帥府之時錄此卷之廣東而眞本則藏於家亦欲張大其家聲以顯揚其先祖豈知其有今日耶及其攜此卷以求試院諸公題識也其意亦以爲家道淪喪恐先世遂沉滅無聞故欲求之於今日又豈知其遇禍而竟死耶其身既死其妻配他人然能使

遺攜一子併此卷訪其夫家而歸之吾意當是之時心肝痛裂欲哭不可山川有知必將斂光霽而增悽惋矣大丈夫未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有實之禍天乎人耶此吾所尤恨者也洪武八年十二月題此卷畢不覺老淚交下

跋郭餘慶舉狀

右郭餘慶舉狀一通乃至正十六年州升之府而通府官所連署者也距今二十一年矣是歲

吾州中舉者二人歐陽銘日新劉楚子高皆以詩貢獨餘慶書經不偶於時衆皆惜之未幾科廢而世代亦更革矣後十年子高飲於府城酒肆中得故紙徐而觀之乃所以舉餘慶者也爲之愴然因袖而歸諸郭氏子高之心蓋亦慨夫餘慶之不得並舉今既無意斯世且使爲郭氏子孫者幸而見之知其爲專門之學則必思所以無愧於其先矣又十餘年餘慶閱書篋中出

以示余使人愧感交集因思前代盛時江西舉者四千餘人而吾盧陵居三之一披沙揀金金固不多而揀者自倦矣其得失詎非命耶如此紙者汗牛充棟滄桑之後流落人間至於他用者知復何限僕少壯時亦兩舉不中僕之姓名家世在狀中者或爲人覆醬瓿墁牆壁拭几揩墨皆不可知獨餘慶以子高而僅存者豈偶然耶吾家先世有舉於宋者其誥軸付身解據舉狀雖百餘年猶新蓋前代之故家文獻其所藏皆如此今不肖既不能如先志矣爲郭氏子孫者尚什襲之哉

跋楊子初所藏宋誥後

吾先世家柳溪聞長者言與楊總管居第相對望每想前輩之流風餘韻欲執鞭而不可得今年總管之孫子初教授邑庠示余以宋理宗所賜禮部尚書楊棟知貢舉手誥尚書即總管季

父也雲章爛然龍翔鳳翥伏而讀之又知前代人主遇大臣之厚士大夫得君之深至於如此也崇尚理學自宋理宗始尚書對揚天子之休命卒能理學之行自宋迄今不廢其事蹟矣宜乎楊氏之子孫寶而藏之也

伯升少時即從家太常熟聞先公正圖先生行誼山立文章醇深遭世不偶隱居栗里雖名在元愷之列而華門蓬戶晏如也及恭逢

明盛身膺蒲輪乃布衣詣闕論事殿廷之上衡材圖楚聲實懋著儒者之遇可謂盛矣而公恬澹自守卿副數求卽聽懷丘壑高皇帝亦不違其意賜老於家猗與休哉何風之隆也公平生肆力詩文著述甚富歲久散逸先太常思購其全故鄭重梓行伯升媿匪負荷且身經亂離懼公之集終泯而弗傳也因汲汲奉其僅存者鋟之梨棗以示後嗣

而垂久遠云公子卽先長史公諱用道以經明行修 朝廷辟爲靖江王傅賢良方正是以家稱令子而國名直臣誕生宗伯良有以也所著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惜皆散失惟存公手書自誌今附先正固集後以見公名父之子名臣之父文章德業不徒然也

孫伯升敬跋於師儉堂

正固先生行笈名實三君子述之詳矣至詩之力追中盛文之下上昌黎三君子論文無一語及之何哉豈眞親見楊子雲祿位狀貌不足動人抑過自韜晦不願以文采表見甘沒沒終也嗚呼彼名滿生前卽東里西涯大著作具在後世復有子雲必能知者余奚贅

吉水後學施男跋

靖江王府右長史蕭用道以永樂三年七月得風痺疾五年正月病日殊具啓於　王王命養病於官朔望免朝用道以寵命難勝恐一旦弗可起乃治命其子脯聒曰萬一不幸必全歸於家從葬於先大夫先宜人之墓下且安厝故妻康宜人之柩於左預治繼室彭宜人壽藏於右皆從申山寅向凡葬無用僧道鼓樂且撤其費以

灰壙淨槨爲善復自誌之用道諱遵故齊西昌侯叔誄之後宋衡山縣丞森之七世孫高祖古山公曾祖靜安公以儒雅名盧陵在有元盛時俱韜匿不可致祖方平公澗翻經史丁世亂弗耀父正固先生以文行名天下山立石分勳合矩度受知　大明　高皇帝上十便書力辭潭府長史往教平凉既而以校書　召歸尋奉恩賜老於家用道幼深潛不羣侍正固先生讀書三華山下先生嚴毅方正從游子弟常不遠千里至每示子曰父子責善而至相夷是無家教也周公以成王移撻伯禽伯禽敢喘息哉用道領悟不少懈母隊章羅氏仲繁之後最鍾愛一子而激勵多方故用道未弱冠學年十七授徒里中以明經博洽聞尤持論直所至少不合即棄去人服其教而高其義饋粟盈倉以單丁得終養採山釣水獻旨貢新娛侍之意愛日之

情藹如也比親終服闋徵辟交集有自畢父以訓導聘者雖强之不應吉郡守朱仲智發源令都以信交以明經行修薦之擢官　王府嘗講昭鑒錄因進啓曰臣聞修學好古處家爲善此河間東平之所以流芳百世也淫戲無度棄德慢賢此劉賀楚戊之所以遺臭萬年也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願　王以閒平爲法以賀戊爲懲則家國幸甚三十五年七月

改授諮議九月陞右長史奉議大夫尋蒙　朝命召入內館校　國史實錄後霑賜賚永樂元年冬十二月二日從　王之國三年春二月十七日至桂林二十六日遣奉　表謝恩於京覩歸尤殺然自守不校羣慳遇事有當白侃侃無諱左右忌其剛峭欲以危機中之是年冬十月十九日遣入　奏國用不敷下有司歲辦祭祀用道進啓曰祭祀者尊祖敬神之道難於使人

代備之在古禮必躬親之之國之初權宜付之有司事出一時不得已者今　朝廷有禁不許領價科買所合遵守臣請散派軍校耕布黍穫牧養孳牲定爲祀事歲計一以盡　殿下誠敬之心二以遵　朝廷禁約之法庶幾神明昭格國祚長久啓進事閣未行復改造用道進賀正旦未幾禮部果以祭祀違制下責長史司而用道不與焉歸次采石舟失柁舁幕始達岸因偃臥莫能起水入舟衾席爲透明旦左手足顫掉病源於此而蹇蹇不挫見府中用事者多開利路爲容悅心甚憂之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進啓曰臣聞古之賢王以爲善而樂以納言而明不以小善而不爲不以淺言而不聽且至富可得而至貴不可得王者宮殿之高儀仗之盛貴比天子僅一等耳此外復何求哉設以國用不足亦當清儉自守以俟恩命若急求小利則干政

典而虧令德矣臣職居輔導嘗進直言畧言不忠罪當萬死所深願者　賢王守　朝廷之法順軍民之心以長保富貴至千萬年而臣下亦獲善終耳且條陳切務其一曰廢體實宗廟社稷之主尤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長壽享洪福今年病證四發蓋因起居失愼嗜慾失節所致伏願　賢王加意保重釋憂疑息忿怒罷耳目玩好之勞以去病源其二曰讀書學問非但所

以養成德性亦可以怡悅心情魏武帝讀陳琳一檄頭風頓愈況經史所載皆古先聖哲名言至道及忠臣烈士嘉謀善行玩味有得當心開目明長益精思非若騎射博奕徒勞力損神也伏願　賢王日坐書堂三二時容臣等得侍講誦亦可節性少病其三曰鞭背之法　朝廷所決死罪方量用之蓋以人之臟腑皆繫於背性命所關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即禁鞭背蓋謂

此也今　王保惜臣子凡有重罪多行釋免尤當愼簡鞭撻以廣仁恩其四曰歲用草薪宜於荒僻逐時採辦不宜附近掌禁使軍民失利未免怨謗道路且掌禁之人又未免承風生事巡守嚴切或包占至界私爲已利乞行裁省其五曰建安屯種雖係事故軍人荒開田土而校尉暫耕尤爲未便乞以　敕書內事理爲戒仍行護衛勾補軍人下屯給還耕種其六曰祭祀之禮所當至敬今以典膳所買羊齊郎買小豬無知小人往往假此爲名在外生事造謗有失恭祀神明之意且軍校牧養孳牲定爲歲計良法豈不足用其七曰飲奉　舊制當川不離長史紀善講論古今近日內使傳云無啓本者不許入來臣等心不自安今既免早朝合令各官有啓事者俱於辰巳時赴書堂前許臣等亦得與聞庶盡公論其八曰凡差遣出外之人宜詳選

謹厚者今官員中尚有性不純直如百戶陳忠是也況軍校廝役又皆市井小人虛張聲勢詐騙計取事所必有尤宜設法關防啓進事稍中沮四年三月初五日又進　王門四箴曰臣謹按國史實錄洪武七年正月禮部尚書牛諒等定親王四城門名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太祖高皇帝曰昔舜闢四門以廣天下之視聽納天下之善言善士今諸王惟

覩名思義以藩屏　帝室斯爲善矣臣得侍講學輒推廣名門之意作四箴以獻亦猶唐張鎰古之箴大寶也端禮門箴曰府之南門名爲端禮南離垂光繼明而啓　賢王夙興言行必端尊其瞻視正其衣冠　祖訓有條銘於心骨國典有章慎於毫髮明乃服命罔乃藩維以嚴朝會以講禮祠孔聖有言禮讓爲國禮以治身敬以成德內先親親外重尊賢治道益明王化益

宣體仁門箴曰府之東門名爲體仁東震布氣與物爲春　賢王馭衆惟仁是體薰然慈愛發乎豈弟軍給於民民守於軍在境內外一視同恩恤其饑寒念其勤苦以宣　王章以謹藩輔孔聖有言仁以長人上博而施下守而親威毋傷猛勢毋傷迫永植邦基措於安宅遵義門箴曰府之西門名爲遵義西正金行斷以處事　賢王發政惟義是遵截然裁制百度惟貞上尊朝廷下臨臣庶必審諸心必研諸慮一念之發在察其幾一役之興在適其時孔聖有言義以爲質慾勝則內惠迪則吉行無或戾動必得宜平平正路萬福是基廣智門箴曰府之北門名爲廣智北正水行流通以治　賢王應物智必廣周洞然四達無有隱幽邦事之繁何利何病邦人之衆孰邪孰正事燭其端人鑑其情浸潤膚受無得而行孔聖有言智者不惑內見既明何有差忒勿任小慧惟圖永終百千萬年國祚益隆　王讀畢因問曰四門用仁義禮智於五常何不用信用道對曰實有仁義禮智則信在其中矣又問曰古今人何多好名與利對曰亦自有清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東平河間不留意聲色貨利而孜孜於爲善修學名留至今豈非佳事每進講書堂遇有疑難必懇懇引證大義　王亦喜聽多質問之用道常以祿不

逮養凡遇內宴珍饈不忍醉飽品官金繡之衣惟朝賀一用退則布衣蔬食足不出戶庭手不釋書翰不玩遊玩不喜從宴會廣西民俗雜猺種持鈔粥市物多不售或請拘治之則一笑曰事在有司非長史當問也因教家人以晨飯已進午飯申進饑者易爲食何以徵饌爲且命妻彭氏率其長子望歸於家曰吾不欲以家累煩清白況墳墓春秋忍失所託乎尤喜聚書教子

嘗得文獻通考手輯而記之曰太學板行親手編次藏之家塾永遠傳示能誦能習烝我續嗣以借以鬻非我族類其垂裕之意如此用道生前元至正戊戌十二月甲申自誌在　大明永樂丁亥三月乙卯在官一無所積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而已子六人望朏玭晅晦昇女三人光榮賢皆嫁士族孫一人順喜銘曰才不及於經邦政不及於善俗然在職八年　王國安而道無辱雖乏臧武仲之智而得孟公綽之不欲是保全歸以從先大夫於楓山之麓也永樂丁亥三月庚申日余自書惜眼昏弱不成字也

書長史蕭公遜事

西昌蕭正固先生徵辟大儒以文章德業煇耀於後其子坦行先生名用道遂於經術負性剛直洪武間官靖江王府長史尋被召較

國史實錄爲建文五年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今存者諫啟八條王門四箴而已　敎伏閒建文朝事練公子寧傳中紀北師渡淮中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川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兩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誦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容言者手詬者槐而止覆取周公是修傳

觀之所載略同考其歲月實長史公入內館
纂修時也嗚呼當靖難師起景隆兵敗天命
固有所歸要亦謀國者不知人之過也長史
公能知之又能率同志告之不以利害禍福
爲秋毫顧慮公自誌有云遇事當曰侃侃無
諱諒哉公遺文百不存一此書有關國是足
以見公之大而自誌暨家乘皆闕不載豈當
時有所避忌耶 敬亟摘而錄之告其裔孫孟

昉使知先正行誼如此類者詎可泯沒不彰
又知人以事重不繫乎爵位公所上大計書
奏雖不得而傳後生小子當存其事蹟以警
世之姦媚捆嘿者江左後學胡其毅謹識

雪庄蕭先生詩集序

新建熊文舉撰

余既序蕭正固先生之集矣正固聞孫大宗伯
雪庄有集余取而莊誦之見其詩不多篇質直
渾朴純任自然片語會心悠然愜適贈送之風
肆好傳情之語清幽作而歎曰大儒之言純以
粹德人之言莊且仿其謂是乎公世有明德起
家甲第初任潛郎九載秩滿乃授司勳壽以大

臣薦出憲滇南入覲陞雲南右轄服闋陞楚左
轄未幾有宗伯之命公所至盡心職業在滇南
勦賊誅渠宥脇民服帖然雲南供給諸隸多踰
額公悉裁去在楚省苗蠻相煽爲變朝廷往討
芻糧犒士之費悉責有司公以公帑應辦而民
不擾其最棘者起部下令民造船百艘公曰官
積木累萬而賦於民非便請之部從之自是船
造於官民尤德焉述職來朝於時遴才行卓異

者十人錫宴賜衣賜鈔公歸至楊村驛騎追還
比至朝廷親擢禮部尚書未幾任南京禮部尚
書焉余讀已事而歎古治之不若人才之鮮少
也天下陳泉秉憲有能悉心竭慮小大之獄必
以情如公治雲南者乎賦征無藝有能自請蠲
役如雲南給官薪炭利倍必汰以便民者乎楚
師驛煩申息之門不啓有能悉出帑藏爲用而
民不擾者乎起部之檄屢下井涇木刊造船之

費不貲有能請官本爲用民不知勞而事集者
乎至舉治行超卓錫宴賜金遂從外藩直躋列
卿可謂不次之擢踰涯之眷至極而無復加又
何所遇之隆渥也統而論之公以清操潔守勤
事急公奉上而上亦以殊寵異等報公可謂明
明穆穆千載一時者矣至今讀其詩及志銘傳
述風流醞藉猶令人掩卷有餘思而況躬承家
學思繩祖武如公之裔孫孟昉者能無繹思纘

承之是切乎是爲序以傳匪獨言其詞翰之美
也

敕湖廣左布政使蕭晅

朕以爾才行老成別有委任
敕至爾即馳驛赴京毋得稽違故敕

天順四年二月　日

諭祭

敕一道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方輔

諭祭南京禮部尚書蕭晅

爾以篤實之才厚重之器發身科第勵節宦

途歷任郎官已蜚清譽出掌藩府益著嘉猷

乃進春卿庸典三禮胡爲一疾而遽云亡訃

音來聞良用嗟悼特命有司爲營葬祭爾靈

不昧尚克承之

天順五年六月

諭葬

敕一道

爾爲國重臣茲焉長逝日月易邁宅兆候臨

追念往勞良用嗟悼特遣祭爾尚其欽服

天順五年六月　日

雪厓先生像贊

聖代求賢佐東藩起价人地分喉舌重天眷股肱親禁履沉宵月朝衣暗曉塵所遺清直操長與日華新

雲間夏寅正夫題

故禮部尚書蕭公墓誌銘

天順辛巳五月五日南京禮部尚書蕭公以疾卒於官訃聞　上悼惜特輟朝一日　敕有司治喪葬還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旁輔　諭祭者凡再初公以湖廣布政使入覲也當天下小大之臣述職之歲　上命吏部遴選一時才行超卓有政績者示旌異僅十人公與焉　錫宴禮部　賜金織衣一襲楮幣二百錠遣之既就道

特驛召公還　親擢禮部尚書　寵賚駢蕃眷遇日至人皆以爲榮居無何　上以南京禮部事多曠　命公往涖之或者以謂公方柄用而遽去未喻其　旨至是卿典有加而　諭祭之文深致獎歎然後知　上之所以用公者有待而不虞公之遽喪也嗚呼若公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諱昭字仰善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詵之裔世家西昌柳溪之上至公之祖始徙居

邑北之栗園今爲栗園里人也曾祖方平祖尚
仁考用道自高曾以來皆通儒尚仁甫爲鄉邑
經師學者稱正固先生　太祖高皇帝徵至授
潭府長史固辭除平凉府學訓導終於家用道
前號坦行遂經術正固先生没學者皆就坦行
卒業用薦永樂初授靖江王府長史世德治行
之詳具少師楊文貞公所著墓表公自少白皙
美丰姿而端重詳雅可愛弱冠爲邑庠弟子員

即刻苦問學窮日力不厭永樂癸卯江西中鄉
選宣德丁未會試第馬愉榜進士兩刻其程文
小錄中人固稱其得家學也是歲例　賜還需
次於家又明年召至京試事刑部久之擢南京
吏部文選主事九載秩滿陞北京格勲郎中尋
改刑部山西司郎中以尚書金公薦陞雲南按
察副使景泰初入覲還在道吏部以　朝命遣
使授雲南右布政使以憂去服闋驛授湖廣右

布政使未滿考陞左布政使遂有禮部之　命
爲人沉靜有幹局刑獄无所究心所至舉其職
在雲南適邊境弗靖　敕公率衆勦之公宣
上德意止罪其首而原其脅從或執良民爲盜
主將欲幷誅以爲獲公察其誣釋之夷酋咸化
服帖然有千戶相鬬死傷者訴之官蔓引至百
餘人連歲獄不決公一訊得其情平反者甚多
雲南遠藩供給之隸多踰額公曰隸有常制可

用黷貨邪宜省之或曰多不便公率先裁去額
外不濫一人衆不能違悉從公議以爲常雲南
之人稱公至今在湖廣苗蠻相扇爲變　朝廷
命將往討而芻糧犒士之需一出有司公設方
法盡公帑之蓄以應辦民不知擾而苗蠻以平
工部下民造船數百艘以漕公曰官積木累萬
而重賦於民非便言之部從之自是船造於官
民尤德焉蓋公之政治見於措注者此其大略

也跡公所踐歷在吏部刑部皆以考最再贈其父母而進封其妻既榮遇矣比擢憲副雲南尋授方伯既又遷湖廣皆不俟秩滿輒遣使就命之卒之有宗伯之拜非公名才能臣　上心所簡在其能戾契幸致是邪奈何享年財六十有六不及乎中壽以沒此大夫士相知者猶不能不爲公惜也配劉氏有賢行子三人長曰憲次曰景曰選皆端謹有立景爲邑庠生女二人皆

適士族孫男九人榮震寘寵宸寧舜譽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景既歸公之喪將以明年正月十一日窆其鄉石頭山之原前期其弟仰德詣余請銘嗟乎余與公進士同年交莫逆而先運副府君實與長史公有世好宜銘於我乎屬也銘曰　韓矣西昌惟侯有家世載令美益籍厥華伏櫪而崇奧於經術服行以貂須時乃出仍世弗遂自公紹之充其家學發以師資擢第入

官舉間鬱蒿郎署載遷勵勤匪懈乃贊憲度爰長大藩醒賜脊枯以滋以蕃　帝曰懋哉余嘉乃績職列六卿爾其宗伯三禮之典曰寅曰清上下惟和神人以寧始公之來　帝實用之今公之亡孰不爾思昔日褒恩爰及攸自茲焉卿典九原之責惟仕之難難於初終我爲銘章用昭無窮

前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國子祭酒

同邑蕭鎡撰

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泰和蕭氏文獻故家也蓋齊宗室西昌侯叔誄之後代有顯者宋盛時景純爲殿中侍御史森擢進士第爲言官忤權貴左遷衡山丞至公之高祖靜安遂不仕曾祖方平仕元典書記歿於厓山祖正固先生　國初以賢良徵上書言十便授　潭王府長史懇辭爲平凉府學訓導老於家後以考校經書名事畢而歸公之尊甫用

道繼起爲　靖江王府長史以公聰悟絕人最鍾愛之遣入邑庠受學於任御史敬敏曾學士鶴齡讀書求道明體以致用朋輩皆推讓之遂取進士擢南京吏部主事時宗人府幕僚及太醫院皆缺官五品印章無繫屬皆以屬公從容詳雅無毫髮漏失人謂其小試已不懈如此則其大受可知也在文選滿三載得推　恩父母如其官家宰黃公喜其廉謹欲薦爲郎中公曰吾父母妻室受恩已幸矣復何敢躁進迨九年陞郎中賜亦如之以刑部金尚書薦陞雲南按察副使時雲南多寇竊董戎沐公言於　朝專命公撫治公悉心殫慮務察實情事有大小無不得宜者人自謂不冤雲南土官多女婦有事赴京混然無別公奏請於藩憲投文申部從之有司皂隸給官薪炭利數倍俸給民苦之公廉得實即下令減所部三之二貪者以爲病而預

役者皆鼓舞之景泰庚午朝覲歸道陞雲南右布政使既而遭內艱治喪之外不安與人接服闋駈召赴湖廣領舊職時苗蠻叛官軍征討資費皆取於民因大擾公悉出帑藏餘積爲用公私皆稱善焉陞左布政使當造船數百艘公以官積木常有餘言之工部取爲用自是造船輒舉爲例民不知勞費而事集天順四年來　朝有旨取才行卓異者十人大宴於禮部賜金織

綺衣一襲鈔千貫辭歸至楊村驛特賜　敕曰朕以爾才行老成別有委任敕至爾即馳驛赴京毋得稽違比至　親擢爲禮部尚書所以勞勉甚至已而　上念南京宗廟之所在而禮部典禮之必得其人命公往焉久之詎意抱病而醫不効五年五月五日卒於官　上悼惜特輟朝一日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墳塋公性孝友事父母極孝敬三兄爨卒事寡嫂無違禮撫諸

子姪仁而均存心坦厚遇事一以誠公勤廉謹人無間言者生洪武丙子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妻夫人劉氏有淑行子三人憲景選景邑庠弟子員女二人皆適仕族孫男十二榮震賓寬寵宸舜寧譽賢家薿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四人至是景自京師奉柩歸凡知公者皆弔哭盡哀以明年正月十一日奉葬於五十都石頭山之原乙山辛向時余致仕老病不能文公之爺仰德乃以神道碑爲請謂有世好不可辭乃勉述其事爲銘俾刻焉銘曰　維齊之支顯於前世宋建隆間厥聲相繼執法殿中君子之風淪於海邦陟於衡山趨哉正固承時復起爲賢師儒爲名長史詩書相傳世業在焉維公承之鵬搏鳳翥翔於郎曹儀於憲府　天子曰都予惟用爾遂陟藩翰遂陞春卿二品之貴禮樂之英寵渥霈施有隆弗替天胡不然遄咈

衆志緊天何時復生此材我作銘詩以寫我哀

光祿大夫少傅兼宮師吏部尚書致仕邑人王直書

大宗伯蕭公小傳

公諱昭字仲善號雪厓泰和栗原里人南齊西昌侯叔詵之後祖尚仁　潭府長史父川道靖江王府長史母彭氏公自幼英特不凡負氣奇嶠以母命入邑庠爲弟子員從敬敏任御史鶴齡曾學士授書經專志舉業不與同輩相嬉狎以經中癸卯鄉貢登丁未馬愉榜進士兩試皆有經義棹行於世既釋褐蒙　恩歸榮於鄉

徵至試政刑曹擢南京吏部文選主事一考歸省暨復任仍舊職冢宰黃公以廉謹奏保爲本司郎中懇辭不允癸亥滿考陞稽勳郎中無何改刑部山西司郎中兩任皆廻父以已官母妻封宜人歷再考大司寇金公以才能薦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時邊境寇發總戎沐公以爲請救公會同督師勦捕兼領操備撫安夷民公夙夜盡心協同撫捕一境遂安景泰庚午憲使何公以疾阻不能述職公代行不數驛　朝遣人齎憑陞公爲雲南右布政使至中途聞母喪遂還守制服闋改湖廣布政使在任三年遷左職無何靖州寇作遣都憲石公尚書王公南和侯方公討之值歲歉芻糧倉卒無所出公星馳躬詣軍門曰請之則稽期不請則無以應孰若先移常德京儲以給之徐爲之請可也卒以計勝寇奏凱而還丙子春入　覲獲璽書褒勉天順已

卯述職至京　朝廷以公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賜筵宴與襲衣一套寶楮一千緡歸至楊村驛詔遣錦衣衛千戶齎敕追回擢禮部尚書期年改南京禮部尚書辛巳夏得氣疾卒於官所司以聞　上爲之嗟悼令禮部遣官致祭者再工部爲造塋兆得年六十有六娶劉氏子三人景邑庠生長憲次選女二人孫男十一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四人槻還葬五十都石頭山

之陽師與公生同郡長同朝中雖出處不偕一晚而獲仕於南則又交處爲同道歷考公之行事誠所謂侃侃負大臣之體者矣贊曰　自古有明之君則必有憲之臣相與協志同力以共成一代之事業非偶然也如雪厓蕭公以名進士歷任曹郎克衆其官遂承推轂往副臬司既而才猷茂著功業彌隆三遷方伯再任尚書政聲昭乎當時令名垂於後世自非君臣相遇才

與時遭者能若是耶宜乎生有　褒寵歿有哀榮以表其志行也說者謂西昌固文獻地而蕭氏唯多賢信哉

天順五年八月既望　賜進士朝議大夫加授大中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講同修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儉書

五言古十首
王存性拙齋
羅方升耕間餘興
送道士歸姑蘇
挽清江張封相
蕭思敬實庵齋
贈給事月澗樓

三友堂爲范進士
陳氏懷鄉樓
友清軒
山水圖爲楊郎中題
五言律四首
和蒙啓九日韻
送東上人歸蜀
送余員外

送楊郎中歸
七言律 三十五首
送郭紹彝司訓
送孟勤發江西韻
晏城阻風
琴樂圖爲楊川夏廣文
舟中寄家兄
舟中九日偶成

和孟勤九日韻
送歐陽廣哲
送士正司訓歸江陰
送士採歸
和孟勤至日早朝韻
和初兄韻
望雲思親爲何辦事題
挽王理同年

爲廣衡壽母六十
送郭僉憲齋表歸
挹清軒爲王昌問賦
送鄧時衆赴漳川
劉寺副城南草堂
余姻友歐陽廣渤來京
送孟嘉
聞鴈爲朱主事和伊兄韻

歸隱爲劉主事乃叔題
龍門別墅爲士臧題二首
送胡叔遷省親
送馮員外乃弟還鄉
送廖大尹子謨還任
送蕭敬成還泰和
送某縣丞致仕
送李誠歸蜀省親

送劉江歸五雲
題陳通政所臨米元暉山水
城南野趣
挽李秀才
排律一首
鍾山佳氣送吕信王舍歸十二韻
五言絕一首
題梅別廣東蕭進士

七言絕十六首
扇面葡萄
九鷺扇面
爲進善題牆雨二竹
小景三幅爲將王事
小景便面
茶花白頭翁
芙蓉
鵝鴿取蓮
石榴
碧桃
雪夜乘舟
坐石水雲
釣舟
鸚鵡啄櫻桃
小景爲何郎中題
送別圖

明　西昌蕭垣

五言古　十首

王存性拙齋

世徒尚巧智肆志乃自盈予獨循至理齋居拙以名端坐永清晝書史事研精朋儔日過從門無喧囂聲悠然穹壤間中心澹無營

羅方升耕閒餘興

孰謂耕鑿難我云耕亦樂弗耕胡有秋弗學胡有穫若人躭幽勝結屋依林壑方春時雨降倪焉事東作輟耕有餘暇辭吐珠玉落啓戶看桑麻悠然興欲托

送道士歸姑蘇

高士何飄飄文采光陸離蚤歲契道妙不爲外物移一朝慕奇勝欻起遊京畿朝回偶相見縹緲神仙姿於焉振霞珮明發還白歸孤鶴參雲翔仙樂凌空吹維時向孟冬朔風正淒其何時復攜手聽唱步虛詞

挽清江張月相

清宵摧庭樹葉落辭高枝滄波浩東注渺渺無還期人生匪金石百年誰能持哲人不可見乘化遽何之白骨瘞荒丘徒令存者悲嗟哉宇宙間榮華朝露滋不有太史銘潛德孰由披

蕭思敬賓旭齋

亭亭槫桑樹皎皎懸朝陽鷄鳴海色動曙景分微茫寂爾一室間洞然見八荒夙慮既已澄旦氣自清涼豈惟愼厥修益以追前芳寸心苟弗渝庶慰吾所望

戴給事月澗樓

明月出滄海照此碧澗溶流光幾萬里烟烟涵清漪高松俯寒寂勝景偏相宜有時向夜分窻戶燭生輝於焉俯仰間忘彼塵俗機美酒聊獨

酌清琴還自怡澹然一室內此樂無已時秉心
諒不易終始以爲期

三友堂爲范進士

菲菲南海士歲晏風霜寒凡卉已披靡眷茲良
獨難高松挺奇翠脩竹森琅玕梅花亦粲粲襍
立階庭間達人囿所操政暇多清懽鈞簾俯清
景相對日盤桓物理本相契興適心自安官遂

桃李花洞謝隨春還願言保厥終庶以垂不刊

陳氏懷鄉樓

菲菲南海上渺渺白雲飛中有幽人居十年遠
相違搆樓依城西窓戸光且輝開簾時眺倚悵
然起遐思鄉國不可即桑梓徒依依迢迢萬里
外夢寐曾見之潛鱗思淺淵翔鳥戀故枝於焉
俯仰間能不重歎欷

友清軒

世徒尚榮華桃李紛相逐若人志不羣開軒依
林麓右橋通清泉小檻列松竹寒梅吐奇葩香
氣滿幽谷眷茲清景勝凌寒抱貞獨物理自相
契對之殊可掬

山水圖爲楊郎中題

山邑橫半空喬樹疎歷歷好鳥鳴春風雙澗寒
泉滴蹄扳不易得雲溪稀人跡忽覩高堂上煙
霧滿四壁

五言律 四首

和蒙啓九日韻

撫景臨佳節登高繼古蹤黃從林下熟菊向雨
中逢對酒聞鳴鴈驚心怕候蟲鄉書渾不至悵
望倚長空

送東上人歸蜀

京國來遊久今看杖錫還碧雲隨掉去流水與
心閒仙鶴聰經劒霜楓映衲斑錦城歸去早臘
盡到禪關

送余員外

白首論交久清秋送別初江風吹客棹書鯉到鄉閭奉母心常切忠君志有餘重來期莫滯早爲寄槭書

送楊郎中歸

乞假言歸日新承寵渥殊衣冠辭上國飄棹向鄉廬詩詠奚囊滿醪香野店沽相思何處是翹首重踟躇

七言律　三十五首

送郭紹彝司訓

十載燈窻風雨寒一朝辭去謁金鑾聖朝典敎需多士東魯傳經喜得官萬里莫嗟今日別一樽且盡故人懽同行況有張公子江水江花日共看

送孟勤發江西韻

紫詔傳宣出禁城與君應各促行程風清南浦牙檣動雨過西山淥水生壯志每懷勤國事青年誰復動鄉情問來遂底推窻看證喜尊前得句成

吳城阻風

客棹趨朝去若奔吳城山下夕陽昏篙師爲報維舟急白浪從敎捲地翻秋色動時催客恨雨聲滴處破鄉魂明朝想得帆風穩且盡窻間綠酒尊

琴樂圖爲楊州夏廣文

典敎江都舊有名援琴且許樂昇平高山杳杳游魚聽流水泠泠別鶴驚無事從敎彈夜雨有時端與賦秋聲我來洗耳懷先哲千載高風獨爾幷

舟中寄家兄

扁舟六月下江濱一望南雲一白寬關塞風高鴻鴈急林原雨暗鴿鴒寒明晴擬竭忠君願晚

節惠遠奉母懽寄語堂中賢伯仲宦遊何日遂
團圞

舟中九日偶成

節值重陽客水濱撫時對酒輒思君朋儔不減
舊英與骨肉何殊落葉分曲岸風清槐漸老故
園露冷菊空芬遙知千里慈親念莫上殘頭望
白雲

和孟勤九日韻

客行幾日逢佳節寒暑俄驚節序催黃酒自懽
懽與少看花徒把笑顏開雨中葉落蛩鳴切風
外雲橫鴈唳哀遙想故園諸伯仲登高能不重
徘徊

送歐陽廣哲

金門朝罷喜逢君載酒凌晨自揖羣北至已看
霜淇露南歸更好策蛛勉長河晶舫明秋水極
浦征鴻入暮雲最是臨岐分手處滿庭落葉不
堪聞

送王司訓歸江陰

京國逢君喜欲傾才名不忝舊緗綸交却憶
當年事送別那堪此日情野戍宿寒車轍少關
城日暮馬蹄輕遙知後夜相思處日斷星河是
幾程

汴水同遊幾載宦途別去又三年已聞美譽
同胡瑗莫謂寒氈有鄭虔岐路一朝傾別酒關

河萬里著歸鞭明時好爲斯文重他日行應被
寵遷

送士拯歸

蚤年載筆侍朝端爲政江都更羨難可忍清時
辭綺綬不將夜月級金鑾天邊鴻鴈愁中聽雪
後梅花馬上看我亦思親別來久煩君早爲報
平安

和孟勤生日早朝韻

金門五夜漏聲遲玉珮聯趨正此時九陛龍飛瞻御座千官鵠立拜彤墀寶函乍捧黃金案海日遙臨赤羽旗道是宮中添色線曈曨已上萬年枝

和初兄韻

半載乖違居上國北堂未得侍親闈寄書萬里人來處別思千重淚滿衣獨羨翠鷗還自得誰憐孤鴈漫相依長安夜夜相思夢曾逐浮雲到故扉

望雲思親爲何辦事題

迢遞關山隔故岑長安惟見白雲深酬恩未盡春暉念極日空懸寸草心林下猿啼秋雨冷天邊樹晚夕陽沉明時宦業期無忝紫誥歸封勝萬金

挽王理同年

金閨通籍記當年何事仙遊獨杳然半世才名嗟未就一經舊德竟誰傳文江水冷沉秋月蘭甸烏啼慘暮煙惆悵臨風思挂劍黃金臺下草芊芊

爲劉廣衡壽母六十

槿花滿眼酒盈觴堂上慈親未白頭六袠已看周甲子百年猶記度春秋佳兒戲綵薰風動上客當筵竹葉浮況是娛親逢治世何妨歌舞樂無休

送郭僉憲齎表歸

宮花如錦柳如絲送客都門惜別離曉日又看持節去春風還想過鄉時青山綠樹詩情好碧水長江旅棹遲我亦鄉園頻在望憑書早寄慰相思

把清軒爲王昌問賦

臨川佳境最清奇構得華軒足自怡獨對春山晴雨後閒看秋水晚涼時鳥啼暗踏窻閒竹客

至頻題卷裏詩只恐明時徵詔下林泉未許久
棲遲

送鄧時泉赴漳川

官衙日大明窗西望漳川自蜀中遠道莫嗟
今日別芳樹日與故人回都門雨霽值征秋驛
路花飛送去舃倒鄉思知旁無寧好將離緒寄
雲鴻

劉寺副城南草堂

何年結屋此棲遲門巷幽偏足自怡草色入簾
春雨後山光映戶晚晴時教兒每對三更月愛
客頻看一局基早晚南歸來過訪草堂深處醉
題詩

余姻友歐陽廣勃來京師與余聚晤幾一
載矣今以其雙親在堂乃促裝南還余深
惜之而不能留也賦詩一首

攜書兩載客京畿壯歲明經願不違千職極知
疎定省鄉心應是戀庭闈鯽門酒盡歌初罷路
水魚肥雨正飛料得到家秋未晚香醪釀熟菊
花肥

送孟嘉任廣西按察知事

名藩迢遞桂可開幙下郎官得俊才炎暑已從
千里淨風霜遥自九天來灘江水滿玻瓈碧桂
嶺雲橫錦繡堆問說家君官舍地滿林松竹舊
時栽

聞鴈爲朱主事和伊兄韻

秋來鴻鴈豈堪聞況是離愁悵別魂有弟長懷
雷上國無書空待過衡門聲隨暮雨凌空急影
落寒塘顧侶存南北迢迢幾千里幾回惆悵到
黃昏

歸隱爲劉主事乃叔題

宦遊幾載憶樵漁乞得歸來遂隱居晚節尚存
三徑菊塵編應拂舊時書陶潛解印身將老謝

飛看山興有餘聖主只今恩曠蕩知君此樂復何如

龍門別墅爲士臧題

龍門山水最清幽新結茅廬溪上頭翠竹千竿庭際晚黃雲萬頃隴頭秋怡情自喜書連屋愛客頻敎酒滿甌自是山中多雅趣人生舍此復何求

十年水竹愛閒居獨向山村結草廬好鳥當軒

雲過樹寒泉繞屋石通渠雨餘自喜耕荒隴日暮還歸讀秘書清隱何殊人境外時聞一曲起樵漁

送胡叔遷省親

扁舟北上問庭闈半載承歡願不違淚眼又從官邸別錦颿遙向故園歸河橋雨霽寒潮急客路風清紫蟹肥的酒臨岐情不盡碧雲紅樹滿斜暉

送馮員外乃弟還鄉

難兄久宦客京師羨子能來慰所思賓館連牀懽會際都亭酌酒送歸時舟經泗水孤颿遠望入鄉關一鴈遲後夜相思無夢問可堪去住各天涯

送廖大尹子謨還任

出宰江湘久著聲承恩此日復南行喜看劍珮辭金闕還聽絃歌滿縣城三疊陽關催去騎一

尊竹葉寫離情泰陽未必長淹驥早晚應須被寵榮

送蕭敬成還泰和

曾看兩度上瑤京誰似君家好弟兄樽酒喜逢今日會片颿恐動故鄉情楚天渺渺雲鴻去路渚溶溶雪水清爲報堂中賢季父錦衣春暖笑相迎

送某縣丞致仕

蚤年游宦際明時白首辭歸拜玉墀海日遙臨金闕曉宮鶯近囀綠楊枝九重白喜恩重萬里寧辭去路遥都市一杯分手去雲山煙樹兩相思

送李誠歸蜀省親

觀光幾載客燕京此日還鄉過錦城萬里雲飛親舍遠一尊酒盡去颿輕洞庭水落秋光暮巫峽猿啼綠樹平況是庭闈渾未老東風相見樂洋洋

溪情

送劉江歸五雲

宦遊幾載遠相違今日歡逢慰所思賓館連牀秋雨夜都門分手夕陽時滄波江上孤颿去綠樹天邊一鴈遲爲囑舟行未可住還家早慰倚門慈

題陳通政所臨米元暉山水

十里青山江上頭清江一曲自悠悠流雲時度千厓雨嘉樹頻含五月秋石逕藤蘿窮勝覽茅簷經史足窮搜嗟余別却溪山久援筆看圖思未休

藏南野趣

溪南勝境絕氛埃溪上茅亭向水開竹裏鳥啼花影亂林邊雲度雨聲來怡情散步穿苔逕載酒垂綸釣石臺自是山中多雅趣不須天外羨蓬萊

挽李秀才

聞君有志究遺編何事仙遊竟杳然半世才華徒自負百年親老更誰憐屋梁月落悲玄鶴宰柱風寒泣杜鵑幸有銘文新揭在夕陽低處草萋萋

排律一首

鍾山佳氣送昌信王舍歸十二韻

寧親歸去日征棹向京華淮水經行盡鍾山入

望塵榮光含霧雨曉翠拂煙霞壁淨浮嵐氣巖
虛吐石花蒸林環帝苑夢繞侍仙家近遂滄江
轉遙連紫陌斜睨告聞日觀白雲度雲車渾老
千年樹疑藏九轉砂憑高憐過鴈覽勝送歸鴉
想對芳春酒應題上漢槎極知來往好寧爲別
離嗟明日都城望思君詎有涯

五言絕一首

題梅別廣東蕭進士

一片羅浮玉娟娟傲歲寒臨分無限意持贈客
中看

七言絕十六首

扇面葡萄

異域傳從博望侯土林寒蔓老蒼虬只今四海
來同日坐對西風滿架秋

九鷺扇面

綠楊年老蓼花紅渴玉飛鳴思不同豈爲高秋
鵬翮健奮身亦擬遠相從

爲進善題晴雨二竹

洪園瀟洒見清標雨後蒼蒼濕石皐自得春風
問錦簇長情莫看拂去青
塵雨瀟瀟濕風毛兩君相向最清高幾回欲赴
滄溟去裁作長竿釣巨鼇

小景三幅爲蔣主事

仙肌玉樹本同清拾得寒香踏月行自是徘徊
未能去滿天風露溼衣輕

渚蓮江白映瑕姿香秋飄飄獨步遲不是看花
情不倦爲尋仙侶到瑤池

小景便面

石逕藤蘿擁翠巔晴雲縹緲綠陰連知君深趣
就幽隱荷杖來看瀑布泉

茶花白頭翁

蟠根久植向庭臺獨占春光雪裏開堪笑山禽

眠未醒不知頭白已相催

芙蓉

西風葉落鴈初過十里芳姿映碧波今日忽看
圖畫裏當時彷彿錦城多

鴛鴦收蓮

紅蓮落盡綠浦稀一點蓮房沒水微日莫鴛鴦
原上至兩情相頡復相依

石榴

安石何年遠貢來絳英五月點蒼苔日長窻下
看書罷疑有餘香落酒盃

碧桃　蜂蝶

雪花點點露華新曾看窻前幾度春蜂蝶亦知
春意好飛來葉底自相親

雪夜乘舟

雪花和月照晴瀾獨棹孤舟去復還不見故人
回首處推蓬惟對劍溪山

坐看木雲

行唫偶坐木雲隈萬頃襟懷望裏開不是斜陽
不歸去孤緣清景送詩來

釣舟

山光水色碧沉沉獨釣長江歲月深清興已知
聊自適當時誰識子陵心

鸚鵡啄櫻桃

丹實纍纍玉滿枝靈禽獨啄已多時明當獻入

長楊去爲語春風向赤墀

小景爲何郎中題

綠樹清溪帶草堂晴雲不動水生凉望中漫有
秋風思隔岸青山似故鄉

送別圖

江風颯颯柳條稀策馬青門送客歸別酒一尊
情未盡鄉心已逐白雲飛

伯升　既次第先宗伯公集而不禁三歎也宗

伯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官左轄清慎之名升聞朝宁　英廟特敕驛召寺拜禮部尚書先朝以外藩驟躋六卿者自公始公居官有異政發為文章力追大雅安其生被寵春而沒膺哀榮也嗟乎主恩祖德如此其至則後之為子若孫者其將何以繼承而光大之也哉此伯升所以次第公集而不禁三歎也裔孫伯升敬跋於樹滋堂

西昌雪厓宗伯詩大似韋左司王右丞余論次之暇見其手自削稿强半為同寀倩作是蓋無意為詩而詩自工者今學者嘐嘐尚古不取裁前人用物也癖而觸喉也愈痞讀公詩當通身汗下安得早起公九京為後生小子師資使海內調墨者筆之下不至昔噉吾吉亦後死者之過也後學施男跋

國朝蕭伯升編伯升字孟昉泰和人是集皆錄其先世詩文曰正固先生集詩文各一卷蕭岐撰岐字尚仁洪武初以賢良徵授潭府左長史改平涼訓導自顏其齋曰正固一曰坦行自誌岐子遵撰遵字用道號坦行以明經薦授靖江王府長史永樂間謫宣府鶴兒嶺巡檢有仕學齋集散佚不存獨存其自誌所載陳靖江王八敝及四門箴一篇曰雪崖詩集蕭晅撰晅字仰善號雪崖宣德丁未進士官南京禮部尚書前有伯升自序稱與吏部郎中蕭士瑋春浮園集并士瑋弟士琦陶庵雜記牘傳諸書同時合刻為蕭氏世集今士瑋士琦之書各有別本而此帙之內均不載未知何故也